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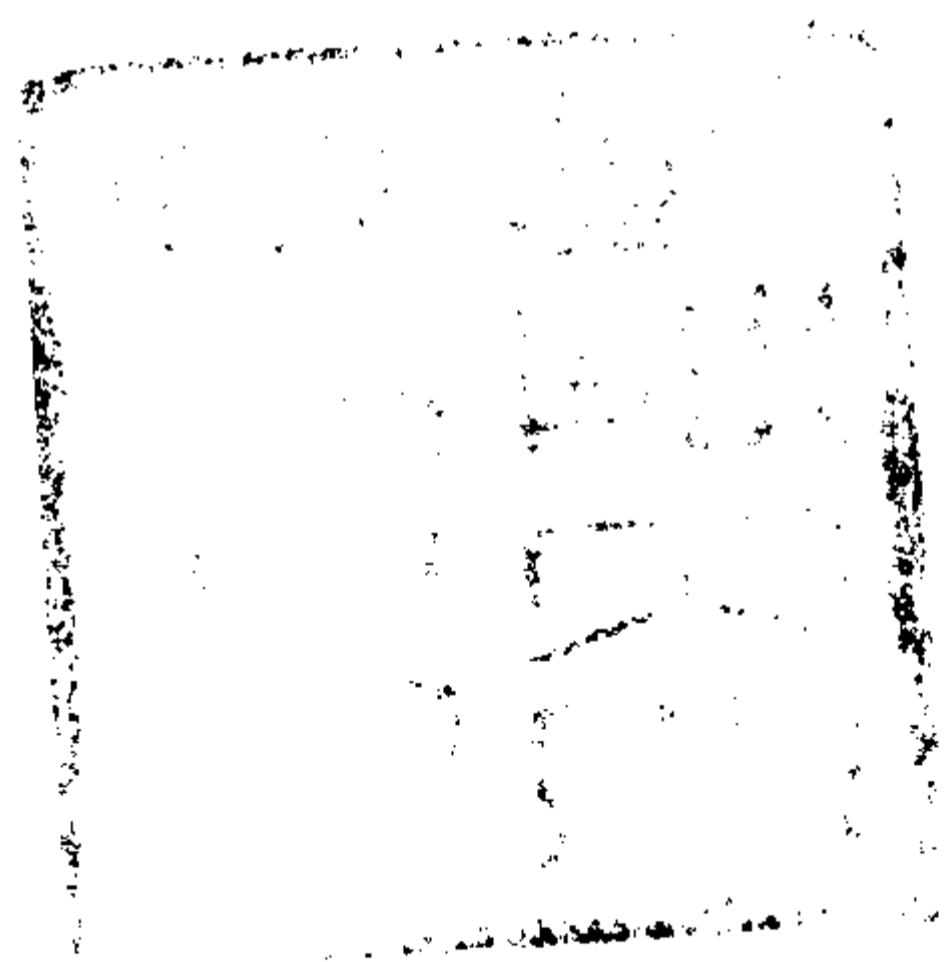


中国军事通史·第十卷

唐代军事史

(上册)

杨希义 于汝波 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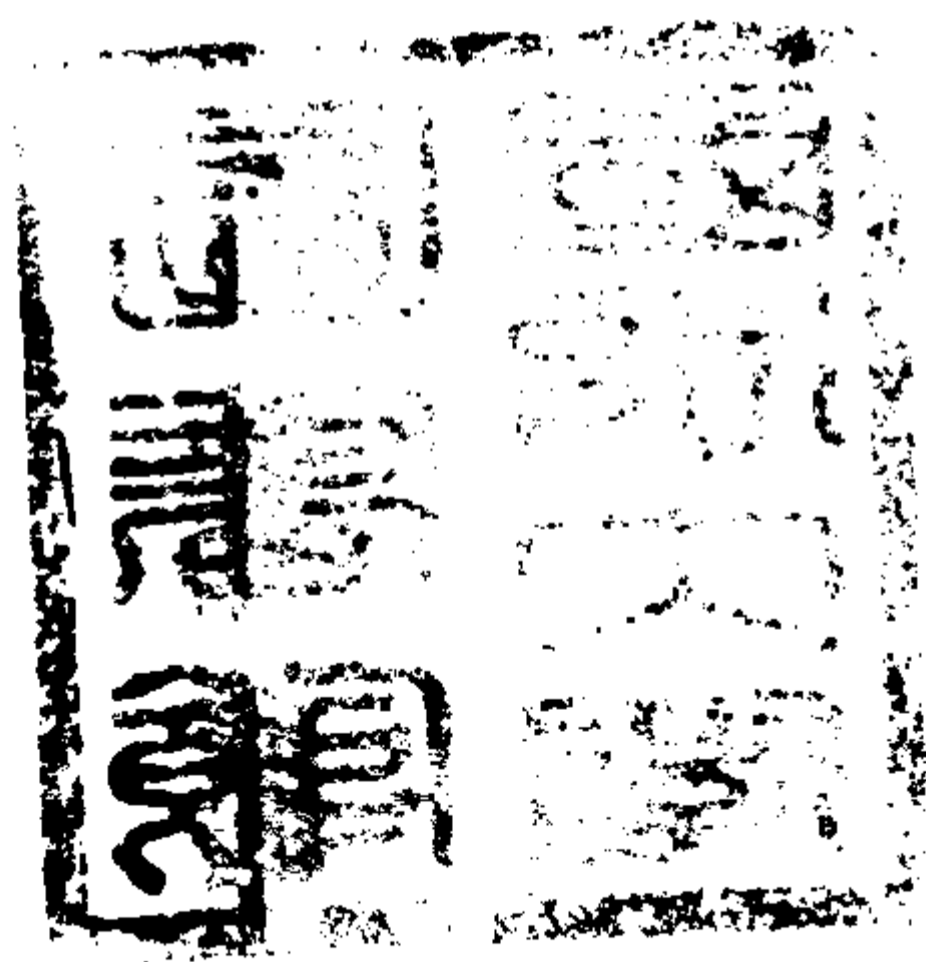
国防大学 2 069 4785 7

中国军事通史·第十卷

唐代军事史

(下册)

杜文玉 于汝波 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

中国军事通史编委会

顾问 高 锐

主任 李际均

第一副主任 谢国良

副主任 余起芬 姚有志 梁巨祥 吴如嵩(常务)

于汝波(常务) 熊德骐 王显臣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汝波	王兆春	王显臣	王楚良	毛元佑
毛振发	方积六	孔德骐	卢 星	史卫民
冯东礼	朱大渭	任 力	刘曙光	杜文玉
李际均	李德龙	杨希义	吴如嵩	邱心田
余大吉	余起芬	邵 鸿	张 健	张大禾
张文才	张文强	张永山	陈梧桐	范中义
罗 琨	赵 明	柳 玲	施渡桥	姚有志
黄今言	黄朴民	梁巨祥	韩志远	谢 健
谢国良	熊德骐	霍印章		

编写说明

《中国军事通史》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中的重点课题，并被列为全国重点出版项目。全书上起原始社会末期，下迄辛亥革命，按照历代王朝顺序，共分17卷、20册，第一卷上刊有全书的总目录和总序。全书总计约800万字，并配有500多幅图片、插图和作战示意图。在军事科学院及中国军事通史编委会的领导下，军地40多位军事史研究专家、学者共同努力，历时10年，终于完成了这项重要的军事文化工程。现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向国内外公开发行，以飨广大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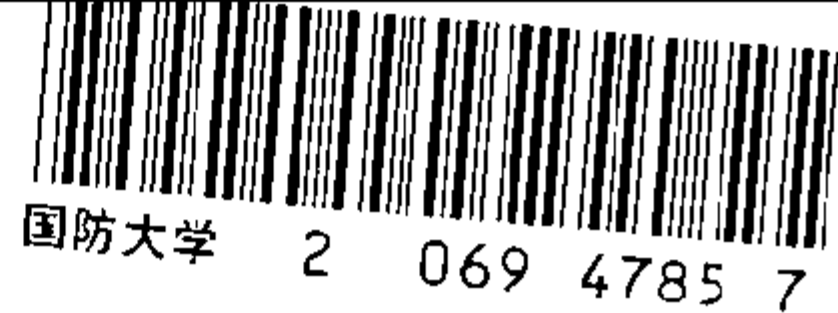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军事领域的辉煌成就举世瞩目，经验教训也极其深刻，这是一笔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是我们从事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丰厚历史文化资源。因此，学习和研究中国军事发展的历史，揭示军事运动的规律，科学评价军事事件和军事人物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鉴古知今，古为今用，达到为国防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目的，十分必要，极具意义。这正是我们编写这部《中国军事通史》的基本宗旨。

在全书编撰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贯彻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相一致的原则，采取以时代为经、以重大军事事件为纬的编纂体例。在把握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整体发展的基本前提下，以战争和军队的发展过程为主要线索，努力探索和再现武装力量在建设和运用中的运动轨迹，以及不同历史条件下军事学术的发展和成就。举凡重要战争、历代军制、武器装备、军事人物、军事思想、军事后勤、军事地理等有关军事历史的基本内容，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了叙述和评析。由于这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开拓性的工作，加上我们水平所限，本书难免有疏误不当之处，真诚地希望有关专家和

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本书的编写，得到中央军委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为本书题写书名，使我们深受鼓舞。军事科学院成立了全书编辑委员会，具体组织和领导全书编写工作，并负责审定。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三室全体研究人员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西北大学、中华书局、江西师范大学、渭南师专等单位一些有关的专家、学者共同承担课题的研究和编写。书稿完成以后，又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多位专家的评审。全书各卷的文前图片除有关作者提供的外，钟少异同志提供了一部分，并负责统一选编和审理。各卷的书末附图和书中的部分插图，由赵国良等同志绘制。军事科学院科研指导部及军事科学出版社也对本书的完成和出版给予了许多支持。此外，我们在编写过程中，还吸收了史学界、军事学界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值此全书出版之际，谨向关怀、指导和帮助过我们的各位领导、有关单位和学术界同仁致以深切的谢意。

中国军事通史编委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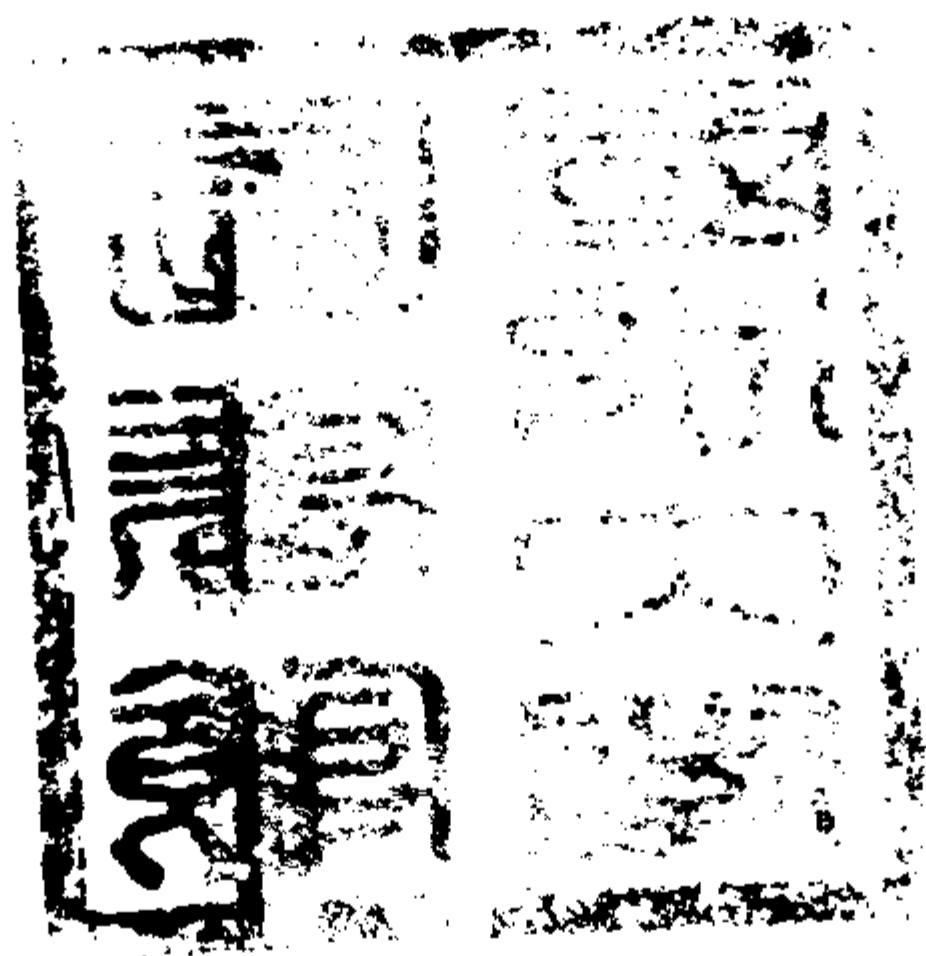


中国军事通史·第十卷

唐代军事史

(下册)

杜文玉 于汝波 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

目 录

第十卷 唐代军事史 (上册)

绪 论	(1)
第一章 李渊晋阳起兵与唐朝建立	(21)
第一节 李渊起兵准备及其战略策略	(21)
一、隋末农民起义形势与李渊酝酿起兵	(21)
二、李渊起兵的组织准备及其战略策略	(25)
第二节 晋阳起兵与定鼎关中	(29)
一、晋阳起兵与建军誓师	(30)
二、霍邑之战与进取河东	(36)
三、攻克长安与建立唐朝	(41)
第三节 李渊集团起兵夺权成功的原因	(45)
一、主观原因	(45)
二、客观原因	(47)
第二章 唐初统一战争	(48)
第一节 唐朝初年的国内形势及统一战争的战略决策	(48)
一、群雄割据的形势特点	(48)
二、统一战争的基本战略	(50)
第二节 平定陇右与朔方	(50)
一、平定西秦	(50)
二、削平凉州李轨	(56)
三、平定朔方梁师都	(57)
第三节 东取河东	(59)
一、刘武周南下与河东危机	(59)

二、李世民东进柏壁决战	(63)
三、唐军追歼刘武周	(65)
第四节 决战中原	(67)
一、李世民居困洛阳王世充	(67)
二、窦建德兵败虎牢	(74)
三、王世充不战而降	(79)
第五节 进军河北	(80)
一、刘黑闥起兵反唐	(80)
二、李世民督军击败刘黑闥	(83)
三、李建成率部歼灭刘黑闥	(84)
第六节 收复江南	(86)
一、平定两湖萧铣	(86)
二、抚定岭南	(90)
三、进攻江西林士弘	(92)
四、平定江淮辅公祐	(93)
第七节 唐初统一战争胜利的原因及其历史意义	(99)
一、胜利原因	(99)
二、历史意义	(105)
第三章 唐代前期的军事制度与国防建设	(107)
第一节 唐初的经济、政治制度	(107)
一、以均田制为基础的封建经济制度	(107)
二、以三省六部制为主体的封建政治体制	(111)
三、唐太宗与“贞观之治”	(113)
第二节 唐前期封建军事领导体制的完善	(118)
一、监军制度及其演变	(118)
二、兵部的职能及其组织机构	(120)
三、军队组织指挥体系	(122)
四、军队后勤领导机构	(125)
第三节 军事制度与军事布局	(126)
一、府兵制的恢复及其全盛	(127)

二、折冲府的建立与“内重外轻”军事布局 的形成·····	(128)
三、府兵制的编制体制·····	(134)
四、府兵的征集与训练·····	(135)
五、府兵的任务与作用·····	(137)
六、唐前期的兵募·····	(139)
七、团结兵·····	(140)
第四节 边防体制及军屯制度·····	(141)
一、边防组织体制·····	(141)
二、烽燧制度·····	(145)
三、军屯制度·····	(146)
第五节 马政制度与骑兵发展·····	(149)
一、唐代马政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149)
二、军马的管理机构及其马场分布·····	(152)
三、马政制度与骑兵和边防斗争的关系·····	(153)
第六节 其他国防设施与后勤建设·····	(154)
一、仓储·····	(154)
二、兵器与装备·····	(157)
三、军事交通运输及管理·····	(159)
第四章 太宗、高宗时期巩固边疆的战争·····	(163)
第一节 唐初边防形势与唐太宗的边防战略·····	(164)
一、唐初边防概况及斗争形势·····	(164)
二、唐太宗的边防战略·····	(168)
第二节 巩固漠北的作战·····	(171)
一、唐军二击东突厥·····	(171)
二、唐军二击薛延陀·····	(182)
第三节 经略西北的战争·····	(193)
一、唐军二击吐谷浑·····	(194)
二、唐军征高昌、焉耆、龟兹·····	(200)
三、唐军对西突厥的作战·····	(207)

四、战后唐朝巩固西域的军政措施·····	(218)
第四节 巩固西南边疆的和战政策·····	(224)
一、吐蕃的兴起·····	(224)
二、太宗时期唐与吐蕃的和亲政策·····	(227)
三、高宗时期的唐蕃战争·····	(229)
第五节 唐朝巩固边疆作战的胜利原因及历史意义·····	(234)
一、胜利原因·····	(235)
二、历史意义·····	(239)
第五章 唐朝收复辽东和对高丽、百济的战争·····	(241)
第一节 唐初朝鲜半岛的形势·····	(241)
一、朝鲜半岛三国概况及其与唐朝的关系·····	(242)
二、唐朝对朝鲜半岛三国的基本政策·····	(248)
三、日本对朝鲜半岛的野心·····	(248)
第二节 太宗时期进攻辽东的战争·····	(249)
一、双方作战方略·····	(250)
二、唐军的战前准备及进攻部署·····	(251)
三、唐军第一次进攻·····	(253)
四、唐军第二次进攻·····	(259)
第三节 高宗时期对百济、高丽的战争·····	(261)
一、高宗即位后对朝鲜半岛的政策·····	(261)
二、唐军继续对高丽进行的两次骚扰战·····	(262)
三、唐军击败百济、日本联军·····	(263)
四、唐军击灭高丽·····	(266)
五、唐军镇压高丽、百济军民的反抗斗争 与新罗的争夺之战·····	(271)
第四节 唐对高丽、百济及新罗战争的性质 及其作战指导的得失·····	(273)
一、战争性质·····	(274)
二、作战指导得失·····	(276)
第六章 武则天、中宗时期的军事斗争·····	(279)

第一节	武则天的代唐及其施政情况	(279)
一、	武则天的代唐建周及其内外政策	(280)
二、	武举的设立及其意义	(290)
三、	武则天时期的经济、政治形势	(292)
第二节	武则天执政后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	(294)
一、	徐敬业扬州起兵及其失败	(295)
二、	唐宗室的起兵及其失败	(300)
三、	武则天的专制统治	(304)
第三节	巩固边疆的作战	(307)
一、	契丹的侵扰与武则天的对策	(307)
二、	对东突厥侵扰的反击作战	(313)
三、	对吐蕃的作战	(326)
第七章	唐高宗至睿宗时期阶级矛盾的加深与 各地人民的起义斗争	(331)
第一节	封建剥削的加重与阶级矛盾的加深	(331)
一、	均田制的变化与土地兼并的激烈	(332)
二、	租庸调法加重对农民的剥削	(335)
三、	社会阶级矛盾的不断加深	(339)
第二节	浙江陈硕真领导的农民起义	(340)
一、	起义爆发的直接原因	(341)
二、	起义的发展与政权的建立	(342)
三、	起义的失败及其历史作用	(342)
第三节	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	(344)
一、	岭南地区的起义	(344)
二、	西北地区的起义	(347)
三、	西南地区的起义	(349)
四、	江南地区的起义	(351)
第八章	唐玄宗统治前期巩固边疆安全的战争	(353)
第一节	“开元之治”与玄宗的强兵方略	(353)
一、	韦、武集团乱政时期的内外形势	(353)

二、玄宗即位与“开元之治”	(358)
三、玄宗的强兵方略	(368)
第二节 战契丹奚族收复辽西	(371)
一、营州之战	(371)
二、抱白山之战	(374)
三、都山之战及张守珪、安禄山对奚、契丹 进行的作战	(375)
第三节 击渤海巩固东北	(378)
一、渤海国的兴起及其军政制度	(378)
二、唐朝与渤海国的关系	(382)
三、唐军击败渤海国进攻	(383)
四、战后唐对渤海国的政策	(384)
第四节 平后突厥汗国巩固大漠南北	(385)
一、唐朝的备战政策	(385)
二、呼延谷之战	(388)
三、平后突厥汗国收复失地	(389)
第五节 攻突骑施收复碎叶镇	(395)
一、突骑施的兴起	(396)
二、唐对突骑施的安抚政策	(400)
三、唐军收复碎叶镇	(402)
第六节 战吐蕃保卫河西巩固西域	(405)
一、保卫陇右、河西之战	(405)
二、收复安西之战	(414)
三、讨小勃律之战	(415)
第九章 唐代前期军事思想与兵学著述	(418)
第一节 李渊的军事思想	(419)
一、因势借力、先取关中、后图天下的 兴兵起事思想	(420)
二、军政兼施、各个歼灭群雄、统一全国的 战略指导思想	(422)

三、正确料敌、集智用长、先胜后战的作战 指导思想·····	(423)
四、因势定制、严明赏罚、用人所长的建军思想·····	(424)
第二节 李世民的军事思想·····	(425)
一、乘机起事、夺取天下的思想·····	(426)
二、灵活机动、因敌制胜的作战指导思想·····	(427)
三、文武并重、积极防御的国防思想·····	(429)
四、重视军制建设、善于知人用将的建军思想·····	(430)
第三节 李靖与《大唐卫公李靖兵法》·····	(432)
一、强调以谋取胜·····	(434)
二、注重严明治军·····	(436)
三、战术上多有创新·····	(437)
第四节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反映的唐前期 军事思想·····	(441)
一、“致人而不致于人”的用兵思想·····	(442)
二、训“节制之兵”的治军思想·····	(445)
第五节 非兵书言兵·····	(446)
第六节 名将事略·····	(450)
一、“料敌应变，皆契事机”的李勣·····	(450)
二、“灭三国，皆生擒其主”的苏定方·····	(452)
三、“文雅方略，无谢昔贤”的刘仁轨·····	(454)
四、“治戎安边，绰有心术”的裴行俭·····	(455)
五、“武纬文经”，“善于抚御”的郭元振·····	(457)

书末附图：

- 1、李渊晋阳起兵及攻克长安作战示意图
- 2、唐军与薛仁杲第二次浅水原之战示意图
- 3、唐军围攻东都及虎牢之战示意图
- 4、唐灭萧铣江陵之战示意图
- 5、唐军击灭东突厥颉利可汗部作战示意图

- 6、唐灭西突厥曳咥河之战示意图
- 7、唐军攻克平壤灭高丽作战示意图
- 8、武则天平定徐敬业叛乱作战示意图
- 9、武则天收复安西四镇作战示意图
- 10、开元末年唐军出击突骑施收复碎叶镇作战示意图
- 11、天宝六载（747年）唐军讨小勃律国作战示意图

目 录

第十卷 唐代军事史（下册）

第十章 唐朝后期军制的变化与军事技术的发展 ·····	(459)
第一节 府兵制的破坏与募兵制的代兴 ·····	(459)
一、府兵制的破坏·····	(460)
二、募兵制的兴起·····	(463)
三、弘骑、长征健儿与团结兵·····	(465)
第二节 节度使的设立与藩镇兵的盛行 ·····	(470)
一、节度使的设立·····	(470)
二、藩镇募兵与地方军阀·····	(471)
三、玄宗后期“外重内轻”军事布局的形成·····	(474)
第三节 禁军的兴废 ·····	(476)
一、禁军的性质及其沿革·····	(476)
二、神策军的兴立及作用·····	(479)
三、宦官操纵禁军·····	(483)
第四节 唐后期军事技术的发展 ·····	(487)
一、战船的发展与进步·····	(487)
二、火药的发明·····	(488)
三、武器制造技术的提高·····	(490)
第十一章 安史之乱与唐王朝的平叛战争 ·····	(494)
第一节 玄宗统治后期的社会危机 ·····	(494)
一、均田制的破坏与阶级矛盾的加剧·····	(495)
二、政治腐败与奸佞专权·····	(497)
三、战争频繁与财政日蹙·····	(499)

第二节	安史之乱的爆发与西京的陷落	(500)
一、	安禄山的叛唐准备	(501)
二、	安史叛军南下与玄宗仓促应战	(504)
三、	安军袭占东都洛阳	(505)
四、	河北、河南军民抗击叛军的斗争	(508)
五、	灵宝之战与西京长安的陷落	(512)
第三节	肃宗灵武整军与组织战略反攻	(516)
一、	灵武整军与反攻准备	(516)
二、	太原、睢阳保卫战	(518)
三、	收复两京的决策及作战	(521)
四、	唐军围邺之战的失败	(524)
五、	河阳、邙山之战与洛阳的再陷	(527)
第四节	代宗再克洛阳，反攻最后胜利	(530)
一、	唐军收复洛阳之战	(530)
二、	唐军战略追击，平叛最后胜利	(532)
第五节	唐军平叛胜利的原因及作战指导的得失	(535)
一、	平叛获胜的原因及其意义	(535)
二、	作战指导上的经验教训	(537)
第十二章	代宗时期农民起义、反击吐蕃、回纥及国内平叛战争	(542)
第一节	代宗时期唐王朝社会危机的加深	(542)
一、	生产破坏、经济停滞	(542)
二、	剥削加重、民不聊生	(544)
三、	国力衰弱、边备松弛	(546)
第二节	农民起义的爆发	(548)
一、	袁晁领导的浙东农民起义	(549)
二、	方清领导的皖南农民起义	(550)
三、	陈庄领导的浙西农民起义	(550)
第三节	吐蕃、回纥的内侵与唐军的反击作战	(552)
一、	唐军对吐蕃的作战	(552)

二、仆固怀恩叛引吐蕃、回纥入侵与唐军的反击 作战·····	(559)
三、唐军反击作战的主要特点·····	(564)
第四节 唐廷对周智光、李灵曜、田承嗣作战·····	(566)
一、平定周智光·····	(567)
二、一讨田承嗣·····	(568)
三、平灭李灵曜·····	(570)
四、再讨田承嗣·····	(571)
第十三章 德宗时期削藩与反击吐蕃侵扰的战争·····	(572)
第一节 德宗即位前后的国内形势·····	(572)
一、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	(572)
二、边防斗争形势危迫·····	(577)
三、朝廷内部政治状况·····	(578)
四、议复府兵制的失败·····	(582)
第二节 对魏博镇田悦作战·····	(584)
一、邢、洺之战·····	(584)
二、洹水之战·····	(587)
第三节 对成德镇李惟岳之战·····	(588)
一、恒州之战·····	(589)
二、王武俊之叛·····	(590)
第四节 对幽州镇朱滔作战·····	(592)
一、朱滔反唐·····	(592)
二、魏州之战·····	(593)
三、贝州之战·····	(594)
第五节 对淮西镇李希烈之战·····	(597)
一、李希烈反唐与德宗的对策·····	(597)
二、襄城之战·····	(598)
三、李希烈称帝及其失败·····	(600)
第六节 对朱泚、李怀光作战·····	(602)
一、泾原兵变与朱泚雄据长安·····	(602)

二、朱泚称帝与唐军收复长安·····	(604)
三、河中之战与李怀光的覆灭·····	(610)
四、德宗平叛战争的经验教训·····	(612)
第七节 反击吐蕃侵扰的作战·····	(614)
一、吐蕃侵扰河陇与唐朝组织反击·····	(615)
二、唐军联合回鹘、南诏再战吐蕃·····	(620)
三、唐军作战的主要特点·····	(626)
第十四章 宪宗时期平定藩镇割据的战争 ·····	(628)
第一节 削平藩镇割据的条件和战略·····	(628)
一、永贞革新与宪宗即位·····	(628)
二、宪宗削藩的经济条件·····	(630)
三、宪宗削藩的政治条件·····	(634)
四、宪宗削藩的战略·····	(636)
第二节 平定西川、夏绥·····	(639)
一、刘辟割据西川与唐军进讨部署·····	(639)
二、平定西川·····	(641)
三、平定夏绥·····	(642)
第三节 平定镇海李錡的作战·····	(643)
一、李錡雄据镇海起兵反唐·····	(643)
二、张子良倒戈与唐军收复镇海·····	(644)
第四节 平定成德王承宗的作战·····	(645)
一、唐军一讨王承宗·····	(645)
二、唐军二讨王承宗·····	(651)
第五节 唐廷收降魏博镇·····	(653)
一、李绛献策谋取魏博镇·····	(653)
二、田兴率镇归顺朝廷·····	(655)
三、魏博镇归顺后的影响·····	(656)
第六节 平定淮西吴元济的作战·····	(657)
一、淮西吴氏割据的形成·····	(657)
二、唐廷遣兵一讨吴元济·····	(659)

三、成德、淄青破坏讨吴·····	(660)
四、唐军调整部署再讨吴元济·····	(662)
五、李愬奇袭蔡州活捉吴元济·····	(665)
第七节 平定淄青李师道的作战·····	(669)
一、李师道反叛与唐军五路进讨·····	(669)
二、刘悟倒戈与李师道的覆灭·····	(671)
第八节 宪宗削藩战争胜利的历史作用及军事原因·····	(673)
一、宪宗削藩战争胜利的历史作用·····	(673)
二、宪宗削藩战争胜利的军事原因·····	(675)
第十五章 文宗至懿宗时期的军事斗争 ·····	(680)
第一节 唐朝国内军政形势·····	(680)
一、长庆销兵与藩镇割据的加剧·····	(681)
二、文宗求治与武宗革新·····	(683)
第二节 唐廷继续进行削藩战争·····	(689)
一、平定横海李同捷·····	(689)
二、平定山南西道杨叔元·····	(693)
三、平定昭义刘稹·····	(696)
第三节 唐廷巩固边疆的作战·····	(706)
一、反击南诏侵扰、巩固西南边疆·····	(706)
二、反击回鹘侵扰以固西北·····	(713)
三、驱逐吐蕃收复河陇·····	(717)
第十六章 唐末农民起义战争（上） ·····	(724)
第一节 唐代末期的社会危机·····	(724)
一、经济严重破坏，封建剥削残酷·····	(724)
二、朝政日益腐败，政权动荡不稳·····	(726)
三、战争频繁不已，灾荒连年不断·····	(728)
第二节 浙东裘甫起义·····	(729)
一、起义的爆发·····	(729)
二、唐军围剿部署与义军对策·····	(731)
三、唐军围剿与义军失败·····	(732)

第三节	桂林庞勋起义·····	(734)
一、	桂林戍卒起义·····	(735)
二、	义军打破唐军三面围剿·····	(736)
三、	唐廷借沙陀兵镇压起义·····	(739)
四、	庞勋引兵西进及最后失败·····	(742)
五、	庞勋起义失败的主要教训·····	(743)
第十七章	唐末农民起义战争（下） ·····	(746)
第一节	王仙芝、黄巢大起义的爆发及其转战中原·····	(746)
一、	僖宗即位后的唐朝社会情况·····	(746)
二、	王仙芝举义旗，黄巢积极响应·····	(748)
三、	义军转战中原与唐廷对策·····	(749)
四、	王仙芝兵败黄梅·····	(751)
五、	黄巢引兵回攻山东·····	(752)
第二节	黄巢乘虚进军南方·····	(753)
一、	进攻洛阳受挫·····	(753)
二、	渡江进攻皖、浙·····	(754)
三、	进军闽、粤·····	(755)
第三节	黄巢北上夺取两京·····	(756)
一、	北进两湖·····	(756)
二、	再入赣、浙·····	(757)
三、	夺取两京·····	(759)
第四节	黄巢困守长安·····	(762)
一、	义军夺占长安后的形势·····	(763)
二、	唐军反扑与义军分兵出击·····	(764)
三、	义军反攻与朱温叛变·····	(766)
第五节	四川阆能起义·····	(768)
一、	起义爆发的直接原因·····	(769)
二、	起义的经过及其发展·····	(770)
三、	起义失败的教训及其作用·····	(773)
第六节	沙陀出兵助唐与黄巢起义最后失败·····	(774)

一、李克用出兵助唐·····	(775)
二、黄巢撤离关中退入河南·····	(778)
三、黄巢起义的失败·····	(779)
第七节 唐末农民战争的军事特点与经验教训·····	(783)
一、军事特点·····	(783)
二、失败教训·····	(785)
第十八章 唐末藩镇兼并战争与唐王朝的灭亡·····	(788)
第一节 唐末农民起义失败后的国内形势·····	(788)
一、统治集团内争激烈·····	(788)
二、藩镇林立攻战不休·····	(792)
三、唐朝政权名存实亡·····	(796)
第二节 北方藩镇兼并战争·····	(798)
一、朱全忠与秦宗权争夺河南·····	(799)
二、朱全忠与时溥、朱瑄、朱瑾争夺山东·····	(803)
三、朱全忠与李克用争夺河北·····	(807)
四、朱全忠与李克用争夺河东·····	(818)
五、朱全忠统一中原的军事特点·····	(824)
第三节 南方藩镇兼并战争·····	(826)
一、王建夺取两川之地·····	(826)
二、王潮、王审知夺取闽地之战·····	(831)
三、杨行密夺取江淮之战·····	(833)
四、钱镠夺取两浙之战·····	(838)
五、马殷夺取湖南之战·····	(841)
第四节 朱全忠西攻凤翔与东取淄青之战·····	(843)
一、韩全诲劫持昭宗依附李茂贞·····	(844)
二、朱全忠围攻凤翔与李茂贞临危求和·····	(846)
三、朱全忠回兵东取淄青与王师范投降·····	(847)
第五节 朱全忠谋篡与唐朝灭亡·····	(850)
一、劫持昭宗东迁洛阳·····	(850)
二、谋杀昭宗屠戮朝臣·····	(852)

三、废除哀帝灭唐建梁·····	(854)
第十九章 唐代后期军事思想与兵学著述 ·····	(856)
第一节 郭子仪、李光弼的军事思想 ·····	(857)
一、郭子仪的军事思想·····	(858)
二、李光弼的军事思想·····	(861)
第二节 李筌的军事思想 ·····	(866)
一、道、兵、儒兼取的战争观·····	(867)
二、“致富强”的经国治军思想·····	(868)
三、重谋胜的战争指导思想·····	(870)
四、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	(871)
第三节 李泌、陆贽的军事思想 ·····	(872)
一、李泌的军事思想·····	(872)
二、陆贽的军事思想·····	(877)
第四节 杜佑、杜牧的军事思想 ·····	(881)
一、杜佑与《通典·兵典》·····	(881)
二、杜牧的军事思想·····	(884)
第五节 《道德经论兵要义述》 ·····	(886)
一、“去争”、“遏乱”的战争观·····	(887)
二、道德仁义礼兼而用之的治国理军思想·····	(888)
三、以不为求为的战争指导思想·····	(889)
第六节 其他兵学著作 ·····	(890)
一、《射经》·····	(890)
二、《贾林注孙子》、《陈皞注孙子》·····	(891)
三、军事地理图书·····	(892)
第七节 名将事略 ·····	(893)
一、忠烈善战的张巡·····	(893)
二、“器伟材雄”、“长于应变”的李晟·····	(896)
三、“雄强有力”、“沉勇多算”的马燧·····	(898)
四、“忠谨”、“功高”的浑瑊·····	(900)

书末附图：

- 12、唐军平定安史之乱示意图
- 13、仆固怀恩叛引吐蕃、回纥入侵与唐军反击作战示意图
- 14、马燧解救邢、洛之战示意图
- 15、李晟收复长安之战示意图
- 16、高崇文平定西川刘辟之战示意图
- 17、唐武宗平定昭义刘稹之战示意图
- 18、黄巢义军作战经过路线示意图
- 19、汴晋太原之战示意图

绪 论

在中国军事史上，唐代是一个军事体制变革深刻、各类战争发生频繁、军事理论日趋完善的重要时期。其间既有极度辉煌，亦有黯然之色。在唐朝建立（618年）到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的将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内，李渊等领导的军事力量从小到大，由弱渐强，取得了攻占长安、建立帝业的胜利；接着，又相继剪灭割据群雄，完成了统一大业。此后的唐朝统治者们又在巩固和拓展疆域的斗争中，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实现了中华民族空前的大融合，从而使唐王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之一。但从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失去了昔日的威武强盛，逐渐从它的顶峰跌落下来，开始了由盛转衰、由衰而亡的演变过程。藩镇割据的战火绵延不断，周边地区的动乱此起彼伏，农民起义的浪潮席卷全国。唐王朝在这些错综复杂的斗争中频频失误，国家遂如江河日下，直到公元907年最后灭亡。在唐朝立国289年的时间里，军事以其特殊的力量和方式影响甚至决定过当时社会的进程，其自身的发展也同时受到了当时社会条件的推动和制约，从而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历史时期的独有的特色。

一、唐代军事制度的变革

唐代军事制度的变革主要体现在从府兵制到募兵制的转变、中央禁军的演变、监军制度和军事区划体制的蜕变等几个方面。这些变革具有深刻的经济、政治根源，同时，又与当时的经济、政治变革相适应，对整个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从府兵制到募兵制

府兵制是唐朝前期最重要的也是我国古代军事史上最具特色

的军事制度。早在唐朝建立之初，唐高祖李渊就在继承隋制的基础上，着手恢复并组建了府兵制的最高领导机构和各级组织，并制订了关于府兵的简点、征集、训练和自备衣粮等规定，使府兵制继续保持了兵农结合的基本性质。唐太宗即位以后，面对日趋严峻的边防形势和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又大力改进府兵制度，完善府兵最高领导机构——十六卫，选择有实际作战能力的将领担任各卫大将军、将军和长史等职。军队的调动权控制在皇帝手中，遇有战事，皇帝通过兵部命将出征，战事结束，则兵散于府，将归于朝。与此同时，唐太宗把武德年间府兵的基层组织军府改为折冲府，并按每个折冲府所占地团范围的大小和所领府兵数量的多少分别定为上、中、下三等。折冲府下置团、旅、队、火等编制，从而使府兵具备了一套完整而又严密的组织编制体制。另外，唐太宗还健全了府兵的兵役和训练制度，进一步明确了府兵的征集、简点、服役期间的具体任务等规定，如凡年满21~59岁的均田农民都可简点入军，60岁退役；其简点的原则是“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①；被简点入军的府兵战士在服役期间要完成宿卫和征战两大任务。为了提高府兵战士的作战能力，唐太宗不但详细制订了府兵丁壮在军府期间定期进行冬季训练的具体内容，而且还亲自在殿廷教习骑射，使之在“数年之间，悉为精锐”^②。于是，唐朝的府兵制度发展到了全盛时期，并与以三省六部制为主的政治制度和以均田制为主的经济制度相互配合，相互渗透，构成了唐王朝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主体。为了进一步加强国防建设，唐太宗还组织边防部队在沿边地区大力屯田积谷；恢复并完善边疆和内地的烽燧报警制度；大兴马政，发展监牧养马事业；组建装备精良而又训练有素的骑兵队伍；进一步改进军队的兵种结构，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所有这些，都为贞观之治局面的出现提供了有力保证。

① 《唐律疏议》卷十六《擅兴》。

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唐纪八》，唐高祖武德九年八月。

府兵制在贞观时期发展到鼎盛后即走向衰落。高宗时，府兵已不能按期番上，番上者逃跑的现象也日益严重。至玄宗朝，府兵制出现了瓦解之势。到开元十一年（723年），府兵丁壮已逃亡殆尽。唐玄宗不得不下令停止府兵番上，用募兵制征集宿卫部队，募得12万人，号称长从宿卫，不久又改称弘骑。戍边兵士也由募兵充任，称为长征健儿。到天宝八载（749年），“折冲诸府至无兵可交，李林甫遂请停上下鱼书。其后，徒有兵额官吏，而戎器馱马锅幕糗粮并废矣”^①。募兵制逐步代替了征兵制，成为唐后期主要的兵役制度。

府兵制衰败的主要原因，一是府兵制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的，均田制一旦遭到破坏，府兵制就成了无皮之毛。唐中后期，官僚地主兼并土地之风不可遏制，府兵得不到应有的土地，家庭生活无法保障，当然也就不能自备资粮和武器到军中服役。另外，均田令规定的给予士兵的优待也逐渐变得有名无实。卫士授勋者不能按规定授田，府兵对广大农民失去了吸引力，造成兵源枯竭。二是从府兵制本身看，它虽有兵民结合、可防将帅专擅等特点，但也有自身的弊端。如番上过于繁扰，人力、物力都造成很大的浪费；士兵经济负担过重，富户率先规避，广大贫苦农民不得不以逃亡等方式反抗，造成番上和回归都不能按时；军队编组复杂，军府分散，致使将不知兵、指挥不灵、反应迟钝等。三是府兵社会地位降低，有的实际上成了达官贵人家的奴仆，人以做卫士为耻。正是由于以上原因，府兵制不可避免地逐渐衰败下去。

（二）禁军的演变

唐代中央军队除府兵外，还有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这就是禁军。禁军在唐代经历了由小渐大，由宿卫皇宫到兼宿卫、征战于一身，由皇帝亲兵到成为宦官专权工具的演变过程，对唐王朝的存亡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李渊在长安称帝后，把太原起兵时的3万人留作宿卫，号

^① 《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元从禁军”，这是唐朝最早的禁军。元从禁军实行世兵制，所享待遇高于一般卫士。贞观初年，太宗选善射者组成“百骑”，分二番在北门宿卫。后又选材力骁壮者组成北衙七营。贞观十二年（638年），在北门置左右屯营，至高宗时发展成为左右羽林军。武后时，改“百骑”为“千骑”，中宗又改“千骑”为“万骑”，名称的变化反映了禁军不断扩大的轨迹。李隆基以“万骑”击败韦后，将其改为左右龙武军。禁军在唐前期的主要任务是宿卫皇宫，与十六卫互相制约，又互相配合，以保证皇帝对军队的控制和京师的安全。由于禁军是皇帝最接近的亲兵，所以对统治集团内部争夺最高权力斗争的胜负往往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谁掌握了禁军，谁就会在斗争中赢得主动。武则天废唐中宗，张柬之灭武氏集团，李隆基除韦后等，都说明了这一点。

禁军在安史之乱时跌入低谷。玄宗西逃时跟随禁军只有千人。肃宗至德二载（757年），置左右神武军，制度如羽林，又称“神武天骑”，与左右羽林、左右龙武总称为“北衙六军”。后又增加了左右神策和左右神威，禁军扩展成为10军，其势渐盛。其中最有力、影响最大的是神策军。

神策军原是天宝十三载（754年）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为防遏吐蕃在临洮（今甘肃岷县）西设置的一支戍边部队，后屯驻陕州（今河南陕县）。代宗逃难到此，观军容使鱼朝恩举在陕之兵和神策军迎扈，因统称其军为神策军。代宗返京，神策军始入京都正式成为禁军。天宝以后，“弘骑之法又稍变废”^①，神策军遂成为中央直接控制的主力部队。为适应与叛军斗争的需要，神策军于大历、贞元年间曾大规模扩编，到贞元后期，兵力已达15万之多，同时担负着宿卫和征战双重任务，在抵御吐蕃侵扰、讨伐国内叛乱、镇压农民起义等军事斗争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史称“是时神策虽处内，而多以裨将将兵征伐，往往有功”^②。唐王朝在安

① 《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② 《玉海》卷一三八《左右神策军》。

史之乱后又得以维持 100 多年之久，神策军是其军事上的主要支撑者。但神策军受宦官控制，其在人事升迁、经济待遇等方面享有远远高于其他军队的特权，军将后来日益骄惰腐化，逐步演变成成为宦官专权的工具，战斗力损失殆尽，因而导致了自身和唐王朝的最终灭亡。

（三）监军和军事区划制度的蜕变

唐王朝的监军制度和军事区划制度曾为维护朝廷的统治和国家的统一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到了后期却都走向了反面，成为弱化乃至分裂国家的因素。这种变化给了后人以深刻的教训。

监军在历史上由来已久，但在唐以前无常设之官。《通典》中说，隋末有时以御史监军，唐初沿用此法。“开元二十年（732 年）后，并以中官为之，谓之监军使”^①，监军始有专职官员并形成制度。监军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军队服从朝廷的指挥，沟通中央与藩镇的联系。其次，考察节度使的政绩和军纪情况，并向朝廷报告。再次，协助军将治理军队，消除兵乱。唐朝廷在藩镇常设的监军机关称监军院或监军使院，院置监军使，下有副使、判官、小使等僚属。监军使任期一般为 3 年。监军制度的出现，适应了朝廷对藩镇控制的需要，对维护唐中央政权的统治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在实行过程中，出现了监军“权过节度”的现象，由于宦官多不懂军事，因而严重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某些宦官借监军之职专权自恣，打击异己，激化了朝廷与藩镇的矛盾，起了相反的作用。更严重的是，宦官由掌握军权进而控制朝廷大权，为患极大。大致从唐肃宗开始，除唐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哀帝李祝以外，其余皇帝大都由宦官拥立，宪宗、敬宗等均死于宦官之手，僖宗甚至称宦官田令孜为阿父，唐昭宗也一度被宦官囚禁。被唐朝后期诸帝亲自扶立起来的家奴宦官竟成了侵夺和倾覆中央政权的心腹大患。

唐代沿袭隋朝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军事区的方法，以达到“治

^① 《通典》卷二十九《监军》。

众如治寡”的目的。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将天下划分为10道，朝廷分道置兵，各道中既有道管辖的地方军和戍边部队，又有中央直属的折冲府。部署兵力的基本原则是，以京畿和敌情严重地区为重点，分区置兵，形成“内重外轻”、中央军与地方军交叉配置、中央与地方共同防卫的国防体系。据不完全统计，唐太宗在贞观年间设立的折冲府有600多个，总兵力约60万人，分布在全国10道7府77州之中。其中唐都长安所在的关内道就有280多府，兵力约20万人，约占全国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形成了“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的军事布局。其后，又将国内调整为12道，从兵力部署上看，防备吐蕃的河西、陇右、剑南三道和防备突厥、奚、契丹的河东、范阳、平卢等道的兵力明显加强，边防任务较轻的江南、河南等道兵力较少（详见《新唐书·兵志》）。这种布局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具有重要意义。为加强对边远地区军政的管理，自贞观十四年（640年）开始，唐廷在边境地区陆续建立了6个都护府。都护府的主要职责是“抚慰诸蕃，缉宁外寇”，叙功罚过，总判辖区内军政之事。大都护一般由亲王亲领，府中日常政事由副大都护主持。这是唐前期一种重要的戍边体制，对边疆的安全和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但到了后期，形势发生了逆转，军事区划的职能作用发生了质的变化。玄宗晚年，骄奢滋事，喜好边功，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多次进行战争。边境局势的紧张，迫使他不得不强化边境的武装力量。当时的边兵多达49万人，光安禄山掌握的兵力就达18万之多，而朝廷组建的彍骑总共才只有12万人，在兵力部署上出现了内轻外重的严重局面。另外，各道节度使都身兼多职，集军、政、财大权于一身，且节度使可以久任一方，得以大力培植私党亲兵，于是，渐成“王纲解纽，主权外分”^①之势，为一些居心叵测的野心家制造动乱准备了条件。以安禄山、史思明为首的武装叛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安史之乱后，唐境内逐步演化为“列

^① 《通典》卷一四八《兵序》。

镇相望”、“自国门以外，皆分裂于方镇”的局面，并一直延续了100多年之久。

唐朝有些军事制度前后变化如此之大，作用如此不同，乃至截然相反，《新唐书》的作者认为，是“措置之势使然”^①。这无疑是不错的。但它又不完全是个人行为的过错，而是封建专制制度本身造成的。封建专制制度必然产生它自己无法解决的矛盾，统治者们的“措置”不失之于此，则必失之于彼；不失之于眼前，则必失之于长远；不失之于局部，则必失之于全局，从而最终把自己推向反面。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原因盖在于此。

二、唐代战争及指挥艺术

（一）唐代战争

在唐王朝立国将近3个世纪的时间内，各类战争频繁发生。其中有平定天下的统一战争，安边拓境的民族战争，为维护国家统一进行的平叛和削藩战争，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战争，为反对唐王朝统治而进行的农民起义战争等。这一时期各类战争多达数百次，有的战争规模巨大，动用兵力多达百万之众，延续时间长达数年、数十年甚至百年之久。

从唐朝建立到安史之乱爆发以前的100多年时间内，唐王朝首先进行的是起兵反隋和削平军阀割据的统一战争。这一战争大致从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的晋阳起兵开始，到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基本结束。唐王朝在这大约8年的时间内，相继夺取了隋都长安，歼灭了割据金城（今甘肃兰州）的军阀薛举、薛仁果父子，凉州（今甘肃武威）军阀李轨，马邑（今山西朔州）军阀刘武周，两湖军阀萧铣，中原军阀王世充以及窦建德、刘黑闥和辅公柘等农民起义军，结束了自隋末以来天下大乱的局面，实

^① 《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现了秦汉以来的又一次大统一，为社会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稳定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唐王朝经过一段休养生息和积极备战以后，又开始了一系列旨在安边拓土的民族战争。这类战争先后延续了近百年之久。到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为止，唐王朝灭亡了东突厥汗国、西突厥汗国、薛延陀汗国、吐谷浑汗国和渤海国，并多次击败了吐蕃、契丹、奚族等少数族上层首领发动的武装袭扰和叛乱活动，赢得了一系列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胜利。唐王朝的疆域向北扩展到了今天的贝加尔湖以北地区，向西扩至今天的威海东岸一带，成为当时世界上版图最大的国家。

从唐太宗贞观十八年（644年）开始的对高丽国的作战，是唐朝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一次对外战争。到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年）为止，唐王朝最终取得了灭亡高丽和百济的重大胜利，从而结束了从隋朝以来对高丽进行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军事行动，不仅收复了中国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丧失的辽河以东的大片领土，而且还把疆域扩至朝鲜半岛的西南部。后来由于新罗人民的反抗，唐军才退出朝鲜半岛，新罗逐渐统一了高丽和百济故地，并同唐朝建立了友好的外交关系。

从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开始，直到唐灭亡，是唐朝历史上战争更加频繁的时期。唐王朝先是用了8年时间，到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为止，才终于平定了这场叛乱。接着，唐王朝为了消除割据藩镇的武装叛乱，又相继进行了长达百年之久的削藩战争，先后取得了平定西川、镇海、成德、淮西等镇割据叛乱的重大胜利，并多次击败了吐蕃、南诏等少数族政权的入侵，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维护了唐朝的统一局面和边境安全。但由于朝廷对军事力量的失控和战略决策的失误等原因，唐王朝在削藩战争、民族战争中也遭受过重大失败，致使国力日削，乃至一蹶不振。特别是从唐宣宗大中年间开始的农民战争，此起彼伏，如火如荼，最后终于发展为以黄巢为首的大规模的农民战争，给了唐王朝以沉重打击，使其名存实亡，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谱写了新的篇章。

（二）唐代战争指导艺术

战争指导艺术大体可分为战略指导和作战指导两个层次。从唐代战争情况看，其前期的战略指导表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后期则得失相参，失大于得。唐统一天下战略、建国后的国防战略、平安史之乱战略、削藩战略、农民起义战略的制定、实施及其结果证明，只有从自身力量及当时形势出发制定出高瞻远瞩而又切实可行的战略，才有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否则，必然失败。

唐统一天下战略是中国古代最精彩的战略之一，大致可分作两步。第一步为夺占关中。早在隋炀帝大业初年，李渊就根据当时全国的形势，产生了起兵反隋之心，但一直韬光养晦，隐忍未露。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当隋末农民起义的浪潮风起云涌，隋朝灭亡已成定势时，他接受了次子李世民等人拟定的起兵计划，确立了“乘虚入关，号令天下”的战略目标，其基本策略是因势借力，以屈求伸，即因天下大乱之势，借突厥和农民起义军之力，打着拥隋旗号反隋，在斗争中发展壮大自己，并对招募兵士、筹集粮饷、联络突厥、清除隐患、结好李密等有关全局性的战略性部署都进行了精心策划和周密安排，于同年七月在晋阳（今山西太原）起兵，并先后取得了攻占霍邑（今山西霍州）、包围河东（今山西永济西）、进军关中和定鼎长安等重大胜利，为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第二步为统一全国。唐朝建立以后，唐高祖又对全国的复杂形势进行了全面分析和正确估量，制订了以统一全国为目标的战略决策，这就是：在确保关中的前提下，先急后缓，先北后南，分化瓦解，各个击灭群雄。由于战略正确，实施策略得当，因而，取得了统一战争的胜利。这里需要顺便说明的是，唐统一天下的战略主要是由李渊做出决断并付诸实施的。有些史书把唐高祖李渊说成是一个“优柔失断，浸润得行”，“不有圣子，王业殆哉”^①的昏庸之君，是不符合实际的。

唐朝前期，基本上实行的是积极防御的国防战略并取得巨大

^① 《旧唐书》卷一《高祖纪》。

成功。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面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不断侵扰，一改过去某些中原王朝单靠修障筑塞进行消极防御的方法，采取了励精图治、富国强兵、以战止战、求得边境长治久安的积极防御战略，先后进行了征东突厥之战、灭吐谷浑之战、败薛延陀之战等重大作战，不但较为彻底地解除了边患，而且使唐朝声威远播，在当时的国际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高宗时期的讨西突厥之战，武后时的用兵突厥和吐蕃等，也基本上都体现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只是唐玄宗到了后期，把这一战略思想推向极端，变成了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才使自己走向了反面。

唐后期，由于内乱不断，国家的战略重点集中于国内，其在当时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日益下降。国家统治者们为处理国内问题而制定的战略，总的看，其水平远逊于前期。

唐平安史之乱战略的主要失误是轻敌冒进，急于求成，结果欲速不达，反而延长了平叛战争的时间。玄宗、肃宗都犯了这样的错误。但其间也不乏高明的筹划。如在安禄山攻克两京之后，李泌从“王者之师，当务万全，图久安，使无后害”的战略思想出发，提出了立足长远，以迂求直，以逸待劳，歼敌有生力量，疲惫敌军兵力，然后一举克复范阳，全歼叛军的建议。此建议如果付诸实施，将会大大缩短平叛时间，取得平叛战争的彻底胜利。可惜的是，唐肃宗因为急于求成，拒绝采纳这一正确的战略决策，最终使平叛战争陷入了如李泌指出的“贼必再强，我必又困”^①的境地。

安史之乱被平定以后，唐王朝并没有汲取教训，及时调整军事布局，加强中央的防卫力量，削弱地方节度使的权力，彻底改变“内轻外重”的军事结构，而是为了尽快结束战争不惜饮鸩止渴，又将3个安史降将李宝臣、李怀仙和田承嗣分别封为成德、幽州和魏博节度使，史称“河北三镇”，遂使藩镇割据之势在国内蔓延开来。在削藩过程中，唐王朝又错误地采取“以方镇制方镇”的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九《唐纪三十五》，肃宗至德元载十二月。

方略，相继在内地遍设藩镇。到唐德宗时为止，全国藩镇竟达 40 多个。每当割据战争开始以后，唐王朝便不惜滥赏“出界钱粮”，企图用经济收买的方法，借助藩镇兵力消弭割据叛乱。结果往往适得其反，这些增设的藩镇大多相互效尤，拥兵自重，日益坐大。唐王朝却因为经常开支巨额的“出界钱粮”而国力更衰，财政支绌。有时因为赏不及时，或赏赐薄少，还会激起新的兵变。爆发于唐德宗建中四年（783 年）的泾原兵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唐宪宗即位以后，任用贤能，聚敛财富，壮大国力，坚持削藩，基本上采取的是先近后远、先易后难、分化瓦解、各个击灭的战略，先削平西川刘辟、夏绥杨惠琳、镇海李锜的叛乱，后取淮西、淄青、河北，取得了削藩战争的一系列重大胜利，造就了“元和中兴”的局面。但是，由于他对严重失控的军事体制没有、也不可能进行根本改革，藩镇割据存在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基础并未触动，节帅自领军务、自擅财赋和自置官吏的弊政依然如故。唐王朝因为实行优赏政策，经济实力更加削弱，藩镇势力却更为增强。因此，在“元和中兴”的外表下所隐藏的內部危机正日益加深。

唐穆宗即位后，采纳了宰相萧俛和段文昌等人的建议，不合时宜地实行“销兵”之策，诏令天下有兵处，每年于百人之中，限 8 人“逃死”。即每年以 8% 的速度裁减兵员，企图以此达到销兵省费、“偃武休兵”的目的。但因为募兵制行之既久，从军兵士仰赖“百战千功之劳，坐食租赋”，养家糊口，一旦销兵失业，就会断绝生路，由此反而酿成兵变。于是，割据藩镇趁机再起，叛乱战争又频繁发生，使唐王朝陷入了更大的困境之中。

隋末和唐末农民起义在战略运用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较大不同。其相似之处，一是都善于利用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求得生存、壮大和发展。如隋末农民起义军利用隋炀帝进攻高丽造成社会危机、统治阶级内部出现分裂之机逐步壮大。唐末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利用藩镇割据、朝廷内部朋党之争等矛盾，在统

治力量薄弱的缝隙之地和无暇顾及之时迅速发展。二是都有自己的战略目标。李密为瓦岗军制定的战略目标是“席卷二京”，“诛灭暴虐”；黄巢在北伐前就确定了“北还以图大事”、“洗涤朝廷”，即夺取两京、推翻唐朝统治的战略目标。三是都善于发动群众。利用起义军与人民群众存在着的天然血肉联系，采取开仓济贫、严格军纪、惩处贪官等措施，进一步取得人民的拥戴，建立起义军得天独厚的战略优势。

两代起义军在战略运用上最大的不同点是隋末农民起义军注重建立和保卫自己的根据地，但缺乏在战略上打运动战的意识。黄巢起义军则走到了另一极端，长于流动作战而忽视根据地建设。这两种倾向都是缺乏远大战略眼光的表现。如，李密只知仓米能争取人心，不考虑粮尽后怎么办，更不肯离开这些粮仓去争取更大的胜利，故李世民说他“顾恋仓粟，未遑远略”。李密长期围困洛阳，屯兵坚城，最终为李渊所用，也证明了这一点。黄巢运用避实击虚的作战原则，创造了于运动中歼敌有生力量的大规模流动作战方式。在义军力量较弱时，他率军向唐力量薄弱的广南进军；在力量壮大后，他不失时机地率军北伐，攻得下就攻，攻不下就走，使敌疲于奔命，从而掌握了战争的主主动权。但他们只注重流动作战，忽略建立可靠的根据地，遂成为其最后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战指挥艺术的变化与兵种、军事装备及军事技术的变化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唐代轻骑兵逐渐代替了重甲骑兵，对唐代战法的变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另外，唐代兵器向多样、锋利、重型、杀伤性能强等方向发展。如当时已出现闷钢法，并将这种方法炼出的优质钢材（镔铁）铸于兵器的刃部，大大提高了兵器的质量；弩的种类增多，射程和杀伤能力都有较大提高；唐太宗的第四代孙李皋制作出车船，提高了舰船的航行速度和机动能力。最迟在公元808年，唐代还发明了火药，并在10世纪初开始应用于军事。军事装备和军事技术的变化对唐代战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另外，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到了唐代，已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人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当时无论是野战，还是城市攻防作战、水上作战等，都表现出很高的指挥艺术。尤其是李世民和李靖，他们在作战指挥上，善于利用当时已有的军事装备和技术，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成功地指挥了许多重大作战，其作战指挥艺术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最高水平。

综观唐代战法，较突出的如：李世民在唐初一些重大作战中使用的“持久弊之”，待衰而击；“冲其阵后”，“表里奋击”；乘胜追歼，穷追猛打；围城打援，“一举两克”。李靖在唐初一些重大作战中采取的长途奔袭，奇兵取胜；“用兵任势”，“临时制变”等，都具有很高的指挥艺术水平。唐代自李靖始，就非常重视阵法。李靖所创六花阵、行军法、撤退法、行引法、安营法、旗法等，在当时都多有新意而切实可行。唐人重视阵法，但反对拘泥，体现了灵活机动的指挥艺术。另外，唐平萧铣、灭百济和高丽所采取的大规模水陆协同作战；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沙漠、山地、高原等条件下的长途奔袭作战；李光弼、张巡等进行的城守作战；李晟等人的攻坚作战以及他们在诸役中采取的运动战、伏击战、地道战、袭扰战、心理战、反间战等战法，都给中国古代作战指挥艺术之锦增添了绚丽的新花。

三、唐代军事思想

这里所说的唐代军事思想，主要是指唐代占主导地位的、较前人有所发展的关于战争和军队问题的理性认识，它是唐人将前代的军事理论与自己的军事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对当时军事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其主要载体是唐人的或后人整理反映唐人军事思想的兵学著述。从唐人兵学著述情况看，基本呈“兴——衰——兴”马鞍形。唐朝初期，兵学兴盛，出现了一批兵书。究其原因，一是经过战争实践，人们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二是建国后有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为总结这些经验提供了条件；三是当时的统治者及整个社会从切身经历中认识到军事的重要，较重视武备。

唐太宗之后至安史之乱，为史籍著录的兵书极少，反映了当时人们在承平日久的情况下，对军事问题的轻视和忽略。后来战乱频仍，谈兵者又多起来，兵学又趋兴盛。从这些载体中我们可以看到，唐代军事思想在继承前人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又有某些新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在战争观上，唐人主张“天下一家”，兼取诸子理论之长；在战争指导理论上，对某些军事范畴的阐释多有创新；在建军治军上，重视军制、任将和练卒3个环节并有新的发展。从而形成了源于前人而又高于前人的唐代自己的军事思想。

（一）在战争观上，主张“天下一家”，兼取诸子理论之长

唐朝统治者在处理国内外重大问题上，有强烈的“天下一家”的意识，表现出较为雄大宽阔的胸怀。唐高祖李渊就提出，处理问题要有“天下一家”、“胡越一家”^①的气度；太宗李世民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强调对不同民族应“爱之如一”^②；王者应“以天下为家”^③。这一思想几乎影响了整个唐代，成为其制定国内外重大政策的一个基本指导原则。如唐廷对国内少数民族实行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因而实现了空前广泛而深刻的民族大联合，这是唐朝国防力量强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唐廷还积极发展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友好关系，据《唐六典》载，与唐交往的“异国藩邦”盛时达300余，即使在开元时，也还有70多个^④。对于袭扰唐边境的少数民族政权，唐廷基本实行的是抚顺伐叛的政策。对未归附的少数民族政权也反对轻率用兵，迫不得已时才诉诸武力。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一旦降服，唐廷仍以“天下一家”的胸怀对待之，如唐太宗对东突厥首领颉利及迁入内地的突厥人的优容政策即体现了这一点。

① 分见《资治通鉴》卷一九一《唐纪七》，高祖武德九年六月；《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

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五月。

③ 《贞观政要》卷五《公平》。

④ 《唐六典》卷四《主客郎中》。

唐廷在对国家、军队和战争问题的认识上，兼取儒、道、法、兵等家之长，亦较少褊狭之见。如唐太宗李世民赞成老子的说法，认为“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①；但并不因此笼统地反对战争，相反，在必要时，坚决采取战争手段解决问题。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主张采取儒家“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②的办法对待；但同时强调国家要保持强大的武装力量，“安不忘危，治不忘乱”^③。赞成儒家“足食、足兵”和法家富国强兵的思想，在恢复和发展国家经济的基础上，大力加强军队建设；但同时反对穷兵黩武，认为“甲兵武备诚不可阙，然炀帝甲兵岂不足耶？卒亡天下”^④。取兵家“兵者诡道”的思想，但同时强调“增修仁义”，提出国家政权或可“逆得”，但“守之不可不顺”，主张取得政权后，治国不应再“尚诈力”^⑤，但军队作战仍须以诈谋取胜。这种儒、道、法、兵诸家思想兼取的战争观基本影响了整个唐代。后来的兵学家们对此进行了理论归纳和总结，也体现了这一特点。如李筌《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在强调“主有道德”的前提下，提出“善用兵者，非仁义不立，非阴阳不胜，非奇正不列，非诡譎不战”^⑥的观点；王真《道德经论兵要义述》主张治国理军要“道、德、仁、义、礼”兼而用之^⑦等，也体现了诸家兼融的思想。

（二）在战争指导理论上，对某些军事范畴的阐释多有创新

唐人在战争指导理论方面，继承了先秦以来的兵学研究成果，结合自己的战争实践，又有所创新和发展。其主要成就体现在对久速、奇正、虚实、攻守、形神等重要军事范畴的阐发上。

关于久速。前人多见战争持久对己之害，未见持久对敌同样

① 《贞观政要》卷九《征伐》。

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唐纪十三》，贞观十七年六月。

③ 《贞观政要》卷十《慎终》。

④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纪九》，贞观四年五月。

⑤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唐纪八》，贞观元年六月。

⑥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二《沉谋》。

⑦ 《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卷三《上德不德章》。

有害，更未见当这种对敌之害大于对己之害时，持久便是对己之利，因而在论述久速时，往往片面地主张贵速而贱久。李靖在总结唐代军事实践的基础上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在肯定“兵之情主速”的前提下进一步提出，如果遇到敌将多谋，士卒团结，纪律严明，兵利甲坚，士气高昂，难以速胜的情况时，就应“卷迹藏声，蓄盈待竭，避其锋锐，与其持久”^①，从而从理论上纠正了只讲速战、反对持久的片面观点，强调应根据情况灵活决策，当速则速，当久则久，对久速这一重要的战争指导原则作出了较全面辩证的论述。

关于奇正。自《孙子兵法》提出“奇正”这一重要的兵学范畴后，兵学家们不断对之进行探讨。但唐前的注释家们只注意孤立地解释奇正概念，如“先出合战为正，后出为奇”^②等，对奇与正的辩证关系缺乏深刻认识。李靖认为，奇正理论的精髓是“奇正相变”，认为“奇正者，天人相变之阴阳，若执而不变，则阴阳俱废”，把这规定为正，把那说成是奇，只有教阅时才这样做；到了战场上，就只有“临时制变”。善用兵者，必须根据情势运用奇正相变规律，做到正亦胜，奇亦胜，其关键在于“使敌莫测”^③。这一认识纠正了前人对奇正关系的形而上学的理解，对于后人正确运用这一原理指导战争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关于虚实。虚实是孙子在《势篇》中提出的一个军事范畴，并认为“避实击虚”是克敌制胜的重要的战争指导原则。对虚实与奇正的关系，唐人之前，无深刻揭示者。唐人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结论：一是认为奇正是致敌虚实的手段，只有知奇正，才能真正做到避实击虚，“苟将不知奇正，则虽知敌虚实，安能致之哉！”二是只有知虚实，才能正确使用奇正，做到“敌意其奇，则吾正击之”；“敌意其正，则吾奇击之”，如此，则可使

① 《通典》卷一五四《兵机务速》。

② 《十一家注孙子·势篇》曹操注。

③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

“敌势常虚，我势常实”^①，做到致敌而不为敌所致。可见，奇正与虚实是互为手段和目的的二者不可偏废的致胜原则。

关于攻守。攻守是战争双方对抗的基本方式。对此，唐人提出了“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乎胜”^②的著名论断，即认为进攻是防守的机括，防守是进攻的手段，二者虽是矛盾的，但在“同归乎胜”上达成了统一。为此，要攻中有守，守中有攻，既反对缺乏防御能力的盲目进攻，又反对被动的消极防守。唐人的这一见解对攻防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了深刻准确的阐释，成为古今中外克敌制胜的铁则。

关于形神。形指军队物质力量，神指精神。李筌认为“兵之兴也，有形有神，旗帜金革依于形，智谋计事依于神，战胜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虚实变化神之功而用在形”^③，阐明了“形”与“神”的辩证关系，强调既要保持强大的军事实力，又要有高明的谋划，使之相辅相成，相互为用，而不可将其割裂开来，从而发展了《孙子兵法》关于“形”的理论。另外，唐人对顺倾（用顺其心志之法达倾其社稷之目的，见《神机制敌太白阴经·术有阴谋篇》）、心迹（“心与迹同者败，心与迹异者胜”，见《神机制敌太白阴经·沉谋篇》）、诚诈（“抚士贵诚，制敌贵诈”，裴行俭语，见《资治通鉴》高宗永隆元年三月）等范畴，也都有高于前人的见解。

（三）在军队建设上，高度重视军制、任将和练卒 3 个环节

唐代统治者高度重视军事制度建设。李渊在称帝后第二年时就指出，为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必须“各因部校，序其统属”^④，并因此置 12 军。唐太宗李世民也认为，“周氏设官，分掌邦事；汉家创制，先定章程”^⑤，反映了军队建设以制度为先的思想。唐代后期的人们从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的教训中也认识到，军队建设

①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中。

②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下。

③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二《兵形》。

④⑤ 《唐大诏令集》卷一〇七《备御》。

“若制得其宜则治安，失其宜则乱危”^①，强调军事制度对国家安危的重要。唐人主张，军制应因势而定，对前人所创军制既要继承，又须发展，着眼于保证军队的高度集中统一和战斗力的提高，唐高祖和唐太宗对府兵制度的沿用、整顿和完善就说明了这一点。唐代后期的统治者们在这一问题上出现严重失误，杜佑、陆贽等人对此提出了严肃批评，强调实现中央对军事力量的有效控制与提高军队战斗力的统一，反对顾此而失彼。李靖、李筌等认为，要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还必须严明军队内部的法令法规，在其有关著述中对此作了详备的条令性规定，体现了以法统兵治军的思想。另外，唐人也十分重视军事法律的建设，完善唐律中有关军事问题的规定，将统治阶级的意志和要求用国家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对于强制军将履行自己的职责，保证皇帝对军队的控制，统一军队的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

唐朝统治者自李渊起，就十分重视对将才的罗致、培养和使用。尤其是李世民，在知将、爱将、用将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和特殊的才能，在将帅病伤时，他或详问其起居，或剪自己胡须为其治病，或亲为之针灸等；他主张对将领要舍短用长，“弃怨用才”，知而后任，用而不疑，反对“将从中御”，因此，他能驱驾英才，将乐为用，有些曾反对过他的人，后来也都成了他得力的将领。他既重视培养新人，又重视发挥老将的作用，他不但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没有大杀功臣的开国皇帝之一，而且还能“任以吏事”，使之为国家再作出新的贡献。对待少数民族将领方面，唐太宗也有迥出古人、深益后世的见解和建树，唐代少数民族将领数量之多，发挥作用之大，在中国历代汉族政权中是绝无仅有的。唐人不但强调将帅个人素质的完备，而且注意到其整体结构的合理，认为“智均则不能相使，力均则不能相胜，权均则不能相悬”，因此，要根据“情异则理，情同则乱”^②的原理合理配置大将和裨将。

① 《通典》卷一四八《兵序》。

②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三《阵将篇》。

强调将不可久任一方，不可集财、政、军等大权于一身，防止出现尾大不掉之势。

唐朝的统治者和兵学家们高度重视军队的训练。李世民亲自用讲武、狩猎等方式训练部队，并定期进行校阅，规定根据训练成绩赏罚负责官员；强调对军队“教得其道”，如赞成根据蕃、汉特点，因材施教等。李靖强调按照实战要求对部队进行严格训练，规定了“教旗法”、“教阵法”等训练内容和循序渐进的训练方法，同时重视攻守战具的制作、配备和练习。强调严明赏罚，反对行姑息之政，认为姑息只会“使逆辈益横，终唱患祸”^①。

唐代军事内容十分丰富，除我们以上讲的军事制度、战争及指挥艺术、军事思想内容外，还包括军事经济、军事外交、军事人物，以及军事地理、后勤、交通、通信等内容；不但包括唐朝的军事，还包括这一时期国内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的军事。唐代军事上承魏晋南北朝之传统，兼融诸家，博采众长，既有批判继承，又有创新发展，从而将冷兵器时代的军事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对后世军事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但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而且在世界军事史上也有其光辉的一页。

^① 《樊川文集·守论》。



第一章 李渊晋阳起兵与唐朝建立

(参见附图 1)

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出身于关陇贵族集团的隋太原留守李渊在其次子李世民、晋阳(今太原)县令刘文静及晋阳宫副监裴寂等人的协助下,于晋阳起兵。同年七月,李渊等率众南下,经霍邑之战、围攻河东等重大作战,挺进关中,于十一月攻占长安。隋义宁二年(618年)五月,隋炀帝被弑的消息传到长安,李渊遂自立为帝,建国号大唐。

第一节 李渊起兵准备及其战略策略

一、隋末农民起义形势与李渊酝酿起兵

隋朝末年,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趋尖锐。炀帝生活奢侈,好大喜功,使这些矛盾进一步激化。他大兴土木,营建东都,修筑长城,开通运河,徭役不息,且政苛刑暴;他南游江都(今江苏扬州),北幸突厥,西至张掖(今属甘肃),游乐不止,浪费和挥霍了大量的民脂民膏。大业七年(611年),隋炀帝又下诏拟征高丽,大肆征发民伕,“馈运者填咽于道,昼夜不绝”^①。同年十二月,不堪忍受残暴统治和压迫的山东百姓在邹平(今属山东)人王薄的领导下,聚集在长白山(在今山东邹平、淄博、章丘边境)揭竿造反,并作《无向辽东浪死歌》以相号召,揭开了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接着,漳南(今河北故城东北)人

^① 《隋书》卷三《炀帝纪》。

孙安祖在同乡窦建德的协助下，也在高鸡泊（今河北故城西南）聚众起义。山东地区很快便成为农民起义的发源地。

大业九年（613年），隋炀帝又发动了对高丽的第二次战争。这年六月，杨玄感在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起兵反隋，众至10万。这次起兵虽然很快被镇压，但农民起义却方兴未艾，如火如荼，由山东地区迅速向中原、三辅（今陕西中部）和江淮等地发展。特别是在河南瓦岗寨（今河南滑县东南）起义的翟让部和在淮南地区的杜伏威部以及在河北的王须拔（自称漫天王）、魏刀儿（自称历山飞）等部的人数不断扩大，势力更加强盛。

大业十年，隋炀帝第三次攻打高丽，为此在全国大批征发士兵和农夫，再度引发了全国性的农民起义高潮，隋炀帝不得不抽调兵力进行镇压。为坚壁清野和防止农民参加起义军，他于大业十一年强令民众迁入城市。但这些人入城后无以为生，反而被迫出逃或参加起义军。遍及全国的农民大起义风起云涌，迅猛发展，后来逐渐汇成3支主力队伍：河南瓦岗军在李密和翟让的领导下，经大海寺（今河南荥阳东北）之战，歼灭了隋军在中原的主力部队，并击毙了主帅张须陁。不久，又攻占了洛口仓（今河南巩义东北）和回洛仓（今河南洛阳隋唐洛阳故城北10里），对东都洛阳形成围攻态势；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转战河北中部，人数发展到10多万，于大业十三年（617年）初在乐寿（今河北献县）自称长乐王；江淮起义军在杜伏威和辅公柘的领导下，打败了隋军8000人的进攻，乘胜攻占高邮（今属江苏）、历阳（今安徽和县）。隋朝的一些地方将吏也趁机拥兵割据，称霸一方：隋朔方（郡治今陕西靖边白城子）鹰扬郎将梁师都杀郡丞唐世宗据郡造反，自称大丞相；鹰扬府校尉刘武周自称太守，北连突厥，自称定杨可汗，割据马邑（今山西朔州）；金城（今甘肃兰州）府校尉薛举与其子薛仁杲^①挟持金城县令郝瑗叛

^① 新旧《唐书·薛举传》均作“薛仁杲”；《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三，义宁元年三月据《太宗实录》及礼泉昭陵前六匹石马之一的铭文作“仁果”。今从新旧《唐书》。

乱，自称西秦霸王，尽有陇西（即陇山以西）之地，众至 13 万。隋炀帝被围困江都，不能西返，隋朝的垮台已成定局。在这样的形势下，早有反隋之心的太原留守李渊决定起兵夺取天下。

李渊字叔德，北周武帝天和元年（566 年）生于北周首都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他是十六国时期北凉武昭王李暠的第七代孙，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西北）人^①。李渊的第六代祖李歆被北凉主、卢水胡人沮渠蒙逊所灭；五代祖李重耳降于北魏，曾任弘农太守；第四代祖李熙“为金门镇将，领豪杰镇武川，因家焉”；曾祖父李天锡，曾任北魏幢主；祖父李虎，随北魏孝武帝由洛阳西入关中，并与李弼、独孤信等协助宇文泰翦除侯莫陈悦集团，“以功参佐命”，被任府兵柱国大将军，时称“八柱国家”，赐姓大野氏。北周甫建，“追录其功，封唐国公”；父亲李昞，官至北周“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袭唐国公”^②。李渊七岁时袭爵唐国公。周静帝大象二年（580 年），以千牛备身入仕。李渊的生母独孤氏，与隋文帝的皇后独孤氏为同胞姊妹。隋朝建立后，他以皇亲国戚历任谯（州治今安徽亳州）、陇（州治今陕西陇县）、岐（州治今陕西凤翔）3 州刺史。隋炀帝大业初年，迁荥阳（郡治今河南郑州）、楼烦（郡治今山西静乐）二郡太守。李渊娶北周上柱国窦毅与宇文泰第五女襄阳公主所生第二女窦氏为妻，生四子：即李建成、李世民、李玄霸和李元吉。

隋炀帝在大业九年（613 年）发动第二次对高丽的战争时，李渊被派往怀远镇（今辽宁辽阳西北）督运粮草。杨玄感起兵反隋后，他又奉诏令急驰弘化镇（今甘肃庆阳），担任留守，兼领关西诸军事，防御玄感。此时李渊已看到“隋政荒，天下大乱”，遂“结纳豪杰，众多款附”^③。又同隋大臣宇文士及“尝夜中密论时

① 关于李渊的籍贯众说纷纭，颇多歧异。今从《新唐书》卷一《高祖纪》。

②③ 《旧唐书》卷一《高祖纪》。

事”^①。这说明李渊此时已对隋朝产生离心之意。

大业十年（614年），隋炀帝从辽东前线返回洛阳后，对臣下“多所猜忌”，因而“人怀疑惧”。他曾下诏要把李渊由弘化征至东都，加以控制。正值李渊患病，未能成行。炀帝便向后宫侍奉的李渊外甥女王氏问道：“汝舅何迟？”王氏以李渊患病相对，炀帝恼恨地说：“可得死否？”后来，王氏把炀帝的话如实转告李渊，李渊“闻之益惧，因纵酒沉湎，纳贿以混其迹焉”^②。李渊同隋朝之间的裂痕正在不断加深。

大业十一年（615年）四月，隋炀帝从洛阳北上，经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幸汾阳宫（今山西阳曲东）避暑。诏令李渊为山西（今太行山以西）、河东（黄河以东）抚慰大使，率部镇压山西和河东地区的农民起义军。李渊率部进至龙门（今山西河津），即遭到毋端儿率领的农民起义军的攻击。李渊带兵出城迎战，连发70余箭，箭无虚发，农民军被迫逃散。接着，李渊又向绛郡（治今山西新绛）的农民起义军发动进攻，收降数万之众。

大业十二年（616年）七月，隋炀帝第三次巡游江都。同时下诏以李渊为太原留守^③，王威和高君雅为副留守，与马邑（郡治今山西朔州）太守王仁恭“北备边朔”^④，阻止突厥南侵。

① 据《旧唐书》卷六十三《宇文士及传》载，武德二年（619年）宇文士及降唐时，李渊曾对裴寂等人说：“此人与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辈皆在其后。”武德二年的“六、七年”前，当在大业八、九年（612~613年）李渊任弘化留守前后。“尝夜中密论时事”为该《传》中宇文士及语。

② 《旧唐书》卷一《高祖纪》。

③ 关于李渊任太原留守的时间，诸书记载不一：新旧唐书《高祖纪》和《大唐创业起居注》等书均置此事于大业十三年，未注月、日。《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三据《隋书》卷三《炀帝纪》载系于大业十二年年底。另据《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载，大业十二年七月，炀帝巡幸江都时，“以帝（即李渊）地居外戚，赴难应机，乃诏帝率太原部兵马，与马邑郡太守王仁恭北备边朔。”李渊这时既能“率太原部兵马”，当为太原留守无疑。故据以系此。

④ 〔唐〕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

大业十三年（617年）四月，精于“玄象”而又善于“相人”的隋大理司直夏侯端对太原留守李渊说：“天下方乱，能安之者，其在明公。但主上（指隋炀帝）晓察，情多猜忌，切忌诸李，强者先诛。金才既死，明公岂非其次。若早为计，则应天福，不然者，则诛矣。”李渊“深然其言”^①。此后，被李渊引为行军司铠的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东）人武士彟看到“盗贼蜂起”，也暗中劝李渊“举兵”，并送去“兵书及符瑞”。李渊对士彟说：“幸勿多言。兵书禁物，尚能将来，深识雅意，当同富贵耳。”^②由此可知，李渊在大业十二年担任太原留守以后，就已萌生了“举兵”而追求“富贵”之“计”。就是说，他要在农民起义已将隋王朝的封建统治彻底打垮的有利形势下，酝酿起兵，抢夺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了。

二、李渊起兵的组织准备及其战略策略

大业十二年（616年）七月，就在李渊担任太原留守不久，晋阳地区的形势已趋严峻。塞北的突厥族正虎视眈眈，时刻准备大举南侵；南面由历山飞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也正在迅猛发展，愈战愈强，大有和突厥相连之势。老谋深算而又才兼文武的李渊深知，要想“举兵”起事，必须首先解除突厥骑兵和农民起义军的南北威胁，保持晋阳地区的社会稳定，才能伺机而动。否则，就会在

^① 《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七上《忠义传上·夏侯端传》。据《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二，大业十二年二月载：“会有方士安伽陀言‘李氏当天子’，劝帝（即隋炀帝）尽诛海内凡李姓者。（李）浑（字金才）从子、将作监（李）敏，小名洪儿，帝疑其名应讖，当面告之，冀其引决。敏大惧，数与浑及（兄子李）善衡屏人私语”，不久，李浑妻兄、左卫率宇文述挟私愤唆使李敏之妻诬告李浑与李敏等谋反，故炀帝“杀浑、敏、善衡及宗族三十二人”。由此可知，上引夏侯端语中“金才既死”，当指隋炀帝听信方士之言，诛杀李浑等人之事。

^② 《旧唐书》卷五十八《武士彟传》。

突厥族和农民起义军的南北夹击下，坐以待毙，失掉安身立命之地，“举兵”之事就会成为泡影。正如他对其次子李世民所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然历山飞不破，突厥不和，无以经邦济时也。”^①这就是说，李渊在担任太原留守以后不久，就把北和突厥、南击农民起义军，稳固太原，作为他起兵前的一条重要战略方针。

突厥是公元6世纪中兴起于漠北的游牧民族，曾一度统一漠北。隋初分裂为东、西两部。东突厥留居蒙古草原，西突厥远徙阿尔泰山以西。东突厥启民可汗在位期间曾和隋保持友好关系。大业十一年(615年)，启民可汗死，其子始毕可汗继立，对隋始取敌对态度。同年八月，当炀帝第三次北巡突厥时，被始毕率兵围困于雁门(今山西代县)达40多天。大业十二年(616年)年底，始毕可汗又率数万骑兵南下侵扰。太原留守李渊奉诏北上，与马邑(今山西朔州东)郡守王仁恭合兵抵抗。李渊改变战术，完全按照突厥骑兵的作战方式，组建了一支2000多名善于骑射的骑兵部队，装扮成突厥模样，随逐水草，远置斥堠，演练驰骋，终于将突厥击败。从此，突厥丧胆，“不敢南入”。李渊深知，突厥的这次南侵虽被暂时遏止，但仅依靠当时隋朝派驻北边的军队想要彻底征服突厥，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他在以后便转而采取联合突厥的策略，用金帛钱物满足其贪婪欲望，甚至不惜向其屈辱称臣，以达到消除后顾之忧的目的。

就在李渊击败了突厥南侵，率众回到太原以后，历山飞(即魏刀儿)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已向南打败了隋上党(郡治在今山西长治)守将慕容和罗侯部，向北又击败了隋将潘长文部，太原告急。李渊闻讯，立即与副留守王威等率河东和太原兵马南下征讨。

^① 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同此。

行至西河郡（治今山西汾阳）的雀鼠谷^①时，正与历山飞的部将甄翟儿率领的2万多农民起义军遭遇。当时李渊所率官军仅有四五百人，而农民起义军的人数却超过了官军的四五倍之多。对此，王威及诸将都面有惧色。但李渊却抓住了农民起义军自恃兵多和骄傲麻痹的弱点，采取了“多张幡帜”，设置疑兵的策略，又诱以“辎驮”财物，致使农民军“舍鞍争取”。李渊乘机麾军“纵击”。结果，农民军伤亡惨重，“老幼男女数万并来降附”^②。此后，“郡境无虞，年谷丰稔”，为李渊即将发动的晋阳起兵创造了一个适宜的基地。

宦海阅历丰富、沉稳持重的李渊“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接待人伦，不限贵贱，一面相遇，十数年不忘”^③。担任太原留守以后，他更加重视收罗人才，积极进行组织准备。而且还指使远在河东的长子李建成等“潜结英俊”，近在身边的次子李世民“密接豪友”。在任职大约半年时间内，总计李渊父子结纳的关陇士族和英俊豪友约有以下10多人：

裴寂，字玄真，蒲州桑泉（今山西临猗西）人。时任晋阳宫副监之职。在李渊的“时加亲礼”下，二人“情忘厌倦”^④。

刘文静，字肇仁。世居京兆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隋末任晋阳县令。李渊任太原留守后，文静看到他“有四方之志，深自结托”，后又与李世民结为密友^⑤。

刘世龙，晋阳人。大业末年，任晋阳县晋阳乡乡长。在裴寂

① 雀鼠谷：又名冠爵津。位于今山西介休西南20里。据《水经注》卷六《汾水》条载，冠爵津“在界（介）休县之西南，俗谓之雀鼠谷。数十里间道险隘。水左右悉结偏梁阁道，累石就路，萦带岩侧，或去水一丈，或高五六尺。上戴山阜，下临绝涧，俗谓之鲁般桥。盖通古之津隘矣，亦在今之地险也。”

②③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

④ 《旧唐书》卷五十七《裴寂传》。

⑤ 参看《旧唐书》卷五十七《刘文静传》。

的多次引荐下，李渊对之“甚见接待”^①。

赵文恪，太原人。隋末任鹰扬府司马。晋阳起兵后，被授右三统军之职^②。

张平高，绥州肤施（今陕西延安）人。隋末任鹰扬府校尉，被征调戍守太原，为李渊“所识，因参谋议”^③。

李思行，赵州（治今河北赵县）人。曾因避罪潜居太原。晋阳起兵后，被授左三统军之职。^④

李高迁，岐州岐山（今属陕西）人。隋末客居太原，被李渊引为心腹^⑤。

许世绪，并州（治今山西太原南晋源镇）人。隋末任鹰扬府司马。当他看到隋朝将亡后，曾对李渊说：“天道辅德，人事与能，蹈机不发，必贻后悔。今隋政不纲，天下鼎沸，公姓当图策，名应歌谣^⑥，握五郡之兵，当四战之地。若遂无他计，当败不旋踵。未若首建义旗，为天下唱，此帝王之业也。”李渊听后很觉惊奇，由是“亲顾日厚”^⑦。

钱九陇，晋陵（今江苏常州）人。其父原为陈朝边将，被隋俘获，九陇遂被没入为官奴隶。后投靠李渊，深得“信爱”^⑧。

唐俭，字茂约，晋阳人。其父曾任戎州（治今四川宜宾）刺史，与李渊有旧。唐俭投奔太原后，曾劝李渊和李世民父子创“（商）汤、（周）武（王）之业”，受到李渊器重。晋阳起兵后，

① 《旧唐书》卷五十七《刘文静附刘世龙传》。

② 《旧唐书》卷五十七《刘文静附赵文恪传》。

③ 《旧唐书》卷五十七《刘文静附张平高传》。

④ 参看《旧唐书》卷五十七《刘文静附李思行传》。

⑤ 参看《旧唐书》卷五十七《刘文静附李高迁传》。

⑥ 据《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七》，炀帝大业十二年十月载：“比来民间谣歌有《桃李章》曰：‘桃李子，皇后绕扬州，宛转花园里。勿浪语，谁道许！’”意为李氏当为天子。此处“名应歌谣”当指此。

⑦ 《旧唐书》卷五十七《刘文静附许世绪传》。

⑧ 《旧唐书》卷五十七《刘文静附钱九陇传》。

任记室参军^①。

长孙顺德，李世民之妻长孙氏族叔。仕隋为右勋卫，为避辽东之役，逃匿太原，为李渊和李世民父子所“亲委”^②。

刘弘基，雍州池阳（今陕西泾阳西北）人。隋时以父荫入为右勋卫。大业末年，为避辽东之役，亡命太原，受到李渊父子的“亲礼”^③。

殷峤，字开山，雍州鄠县（今陕西户县）人。隋末任太谷（今属山西）县长，后归附李渊^④。

刘政会，滑州胙城（今河南延津东北）人。隋末任太原鹰扬府司马。后率众投于李渊麾下^⑤。

上列诸人中既有关陇、山东的门阀士族和隋朝的地方军政官员，又有亡命太原的“背征三卫”和皇家隶人。这些人在后来的晋阳起兵和定鼎关中的战斗中，大都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建立了赫赫战功。唐朝建立后，均被称为“元从功臣”。

这些人物对李渊诚心拥戴，从一个方面表明了李渊具有杰出的组织才能和众望所归的德行。

第二节 晋阳起兵与定鼎关中

李渊晋阳起兵后，经过攻占霍邑、围攻河东等重大作战，终于在大业十三年（617年）十一月，攻克长安，取得了定鼎关中的巨大胜利。义宁二年（618年）五月，唐朝建立。

① 参看《旧唐书》卷五十八《唐俭传》。

② 《旧唐书》卷五十八《长孙顺德传》。

③ 《旧唐书》卷五十八《刘弘基传》。

④ 参看《旧唐书》卷五十八《殷峤传》。

⑤ 参看《旧唐书》卷五十八《刘政会传》。

一、晋阳起兵与建军誓师

大业十二年(616年)年底,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军风起云涌。河南瓦岗军在李密的率领下,在大海寺设伏,一举击毙了隋军将领张须陁,接连攻占了河南地区的许多郡县,成了这一地区唯一强大的武装力量;河北起义军也在窦建德的领导下,袭杀了隋涿郡(治今北京市西南)太守郭绚,“声势日盛,胜兵至十余万人”^①;江淮起义军在杜伏威、辅公柘的率领下,重创隋右御卫将军陈稜部,所向无敌,迅猛发展。隋炀帝坐困江都,不能西返。隋朝的垮台已成定局。李世民和刘文静酝酿的晋阳起兵计划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出台的。

李世民是李渊次子,隋文帝开皇十九年(599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生于武功别馆^②。隋炀帝大业十一年(615年)八月,突厥始毕可汗围困炀帝于雁门时,李世民应募参加了屯卫将军云定兴率领的勤王兵,为云定兴出谋献策,显示了善于出奇制胜的机智与才能。此后,当他看到“隋祚已终”,遂“潜图义举,每折节下士,推财养客,群盗大侠,莫不愿效死力”^③。大业十二年(616年)十二月前,晋阳县令刘文静因为和瓦岗农民起义军领袖李密有“姻属”关系而被捕入狱。李世民平时和文静志趣相投,便私下入狱探视,二人遂在狱中拟定了招募兵士,“鼓而入关”,定鼎长安,以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七》，炀帝大业十二年十二月。

② 据《旧唐书》卷二《太宗纪》载，李世民生于“开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崩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享“年五十二”；《新唐书》卷二《太宗纪》所载崩年与旧《纪》同，唯享年作“五十三”，以此推算世民当生于开皇十七年（597年）。但据《贞观政要》卷十《灾祥》等所载李世民回顾自己生平所说：“朕年十八便举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升为天子”云云，以此推得世民当生于开皇十九年。当以世民自己所云为是，故从《政要》诸书。

③ 《旧唐书》卷二《太宗纪》。

成“王业”^①的起兵计划。但他们都深深知道：这个起兵计划如果不被担任太原留守的李渊接受，是决然不会实施的。为了能使李渊尽快接受和实施这个计划，刘文静又向李世民推荐了和李渊关系密切的晋阳宫副监裴寂。李世民当即拿出了自己的“私钱数百万”，让他的密友龙山县（今山西太原西南）令高斌廉与裴寂赌博为戏，并“渐以输之”。裴寂因此与世民结识，且日加密切。在两相无猜时，世民便把与刘文静商议的起兵计划告知裴寂，裴寂心领神会，当即答应转达李渊。第二天，裴寂照例邀李渊至晋阳宫饮酒，当李渊喝得酩酊大醉后，裴寂便让陪酒的宫女“侍寝”。酒醒以后，李渊大惧。这时，裴寂便把李世民的起兵计划转告李渊，并说这是“二郎”指示他“以宫人奉公，恐事发及诛，急为此耳”。最后还郑重其事地试探说：“今天下大乱，城门之外，皆是盗贼。若守小节，旦夕死亡；若举义兵，必得天位。众情已协，公意如何？”^②李渊对起兵之事，早有筹思，当即欣然赞同。

大业十三年（617年）正月，突厥始毕可汗再次率兵进犯马邑，隋炀帝立即诏令李渊和王仁恭率兵阻击。李渊派副留守高君雅率太原部兵北征。由于王仁恭等人违背了李渊的“指纵”，为突厥所败。消息传到江都，炀帝以“不时讨捕，纵为边患”为名，派使者驰驿晋阳，囚捕李渊，诛杀仁恭。这时，李世民便当面向其父李渊陈述了自己计划已久的起兵方案，并劝说：“代王（指隋炀帝之孙、隋长安留守杨侑）幼冲，关中豪杰并起，未知所附，公若鼓行而西，抚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耳。奈何受单使之囚，坐取夷灭乎？”^③李渊回答说：“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不早起兵，顾尔兄弟未集耳。今遭羗里^④之厄，尔昆季须会盟津之师，不得

① 《旧唐书》卷五十七《刘文静传》。

② 《旧唐书》卷五十七《裴寂传》。

③ 《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七》，恭帝义宁元年四月。

④ 羗里：古城名。在今河南汤阴北。相传商纣王曾囚西伯姬昌（即周文王）于此。

同受孥戮，家破身灭，为英雄所笑。”但时隔不久，炀帝又赦免了李渊和仁恭，“各依旧检校所部”^①。于是，起兵之事便暂时中止。

大业十三年（617年）二月八日，马邑军人刘武周杀太守王仁恭，并连结突厥，打败了隋雁门郡丞陈孝意和虎贲郎将王智辩，据郡造反。不久，又率众南下，攻破楼烦郡，进据汾阳宫，大有攻击晋阳之势。就在这时，李渊决定实施李世民拟定的起兵计划，并精心安排了具体措施和行动方案。

首先，李渊命令刘文静假借隋炀帝的名义，草拟了一道诏书：征发太原、西河（郡治在今山西汾阳）、雁门、马邑等郡20岁以上、50岁以下的男子当兵，定于大业十三年年底全集涿郡（治今北京城西南），准备开赴辽东前线。“由是人情大扰，思乱者益众。”^②这就为李渊的招募军队和扩充兵源，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社会环境。

其次，李渊知道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是隋炀帝安插在晋阳的两个心腹耳目，要想顺利地举兵起事，必须要对王、高二人严加防范。所以他就对王、高二人假意询问说，刘武周已占据汾阳宫，如我们不能遏制，将要招来族灭之祸，你们看应怎么办？现在朝廷用兵，动止都要禀报，接受指挥。如今敌寇就在数百里以内，而江都却在3000里外，加之道路险阻，其间又有众多敌寇。以困守孤城的弱小兵力，要想抵挡势如洪水猛兽般的敌寇，必无保全之理。进退维谷，究竟如何为好？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王、高二人也觉无计可施，便顺水推舟地对李渊说：您是朝廷的外戚、亲贤，若一味接受朝廷的指挥，岂不要坐失良机？现在重要的是讨平敌寇，请您立即采取果断措施！^③李渊看到王、高二人已经就范，便下令李世民、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人张贴露布，招募军队。结果，10天之内，就有1万多人应募而至。加上原来太原

①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

② 《旧唐书》卷五十七《刘文静传》。

③ 参看《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七》，恭帝义宁元年四月。

部的“数万”兵士，李渊麾下的兵士至少有3万之众。于是，李渊命令刘弘基和长孙顺德统领新募之兵；副留守王威任太原郡丞，与裴寂等负责管理仓库粮饷，供应军需；副留守高君雅巡视城内，保卫兵器库藏。至于兵马武器的分配、军事战略的决策以及赏功罚罪和调遣部队等，均由李渊统管，并把最高指挥部的地址移至晋阳城内的兴国寺。

最后，李渊又秘密派人急驰河东郡（治今山西永济西）和长安（今陕西西安），召建成、元吉以及女婿柴绍携眷属齐集晋阳。

正当李渊在紧锣密鼓地施行起兵计划时，引起了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的猜忌和怀疑。他们看到李渊指示长孙顺德和刘弘基等“背征三卫”统领募兵，便想将长孙、刘二人拘捕，企图从他们口中侦知李渊的“异志”。王、高把他们的这个想法告诉了晋阳乡长刘世龙，企图争得世龙的协助。但刘世龙有感于李渊对他的知遇之恩，便把他们的密谋向李渊告发。李渊遂决心除掉这两个心腹之患。

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十四日晚，李渊命令李世民带兵埋伏在晋阳宫城外。第二天一早，又召集王威和高君雅在兴国寺议事。不久，刘文静和刘政会进入议事庭中，声称有“密状”奏报。李渊假装示意王威接看“密状”，文静等不肯交出，说此状所告就是副留守的事，只有“唐公（即李渊）”才能阅视，状上写的是“（王）威、（高）君雅潜引突厥入寇”。高君雅立即气急败坏地喊道：“此乃反者欲杀我耳！”刘文静等人不由分说，立即将王、高二人逮捕入狱。

五月十七日，突厥数万兵马果然南侵晋阳，其先遣部队先由外郭城北门冲入，又从东门撤出。李渊当即命令裴寂率领部队做好战斗准备，又派人将晋阳四周的所有城门全部打开。突厥兵马不知虚实，皆勒兵城外，不敢贸然入城。晋阳城中军民都认为突厥的这次南侵，是王威和高君雅的勾引所致，李渊便把他们斩首以徇。接着，李渊又派部将王康达等率所募千余兵士出城进攻，遭到突厥骑兵的前后夹击，伤亡惨重。城中将士闻之大惊。李渊看

到用武力相攻不能取胜，便派城内兵士于夜晚潜出城外，第二天黎明，假扮援军，大张旗鼓地进入城中。突厥果然信以为真，便在晋阳城外停留两日，抢夺了些许财物，匆忙北撤。

为了彻底消除起兵后的北顾之忧，李渊派人向突厥始毕可汗送去了一封亲笔信函，其中写道：“我今大举义兵，欲宁天下，远迎主上，还共突厥和亲，更似开皇之时，岂非好事。且今日陛下（指隋炀帝）虽失可汗之意，可汗宁忘高祖（指隋文帝）之恩也？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必以路远，不能深入，见与和通，坐受宝玩，不劳兵马，亦任可汗，一二便宜，任量取中。”^①李渊又在信函封题上书写“某启”字样。有人根据“启”为“下之所以达上”的行文格式，劝说“改启为书”，但李渊坚持不改。

始毕可汗接到书信后，立即答应出兵相助，“以求宝物”。但却在回信中表示对李渊的“欲迎隋主，共我和好”不能相从。并说如果李渊“自作天子”，那就“从行”出兵，“觅大勋赏，不避时热”。使者往返7日，回到晋阳。李渊看过始毕的回信后，沉吟良久，面有难色。裴寂和刘文静得知始毕之意后，都来劝李渊接受突厥意见。但李渊却坚持要“尽”臣“节”，不作“阶乱之人”，宁可“绝好蕃夷”，决不“从其所劝”。李渊决定不“从突厥所请”之意很快被聚集在兴国寺内的兵众得知，这些兵士便纷纷表示：唐公若不从突厥，我等亦不能从公。裴寂和刘文静等人把兵士们的“偶语”转告李渊，李渊仍生气地说，你们都是隋朝臣下，对我如此劝说，臣节安在！就这样起兵之事又被搁置起来。

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三十日^②，李建成、李元吉及柴绍

①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

②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四和《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均载李建成到达晋阳的时间是大业十三年六月己卯。但查陈垣《二十史朔闰表》一书，是年六月无己卯。又据《通鉴》载，突厥于大业十三年五月十七日进犯太原，留城下二日而去，李渊所遣使者往返七日。以此推算，建成到达晋阳当为大业十三年五月己卯（三十日）。

携眷属到达晋阳。李渊十分高兴。这时，裴寂经过和李建成、李世民等人的反复斟酌后，向李渊提出了这样一个策略：“请依伊尹放太甲、霍光废昌邑故事，废皇帝而立代王，兴义兵以檄郡县，改旗帜以示突厥，师出有名，以辑夷夏。”^①意思是废除隋炀帝杨广，立代王杨侑为帝；改换隋炀帝时的旗帜，向突厥作出代隋的表示。这样既可以师出有名，又能够得到突厥和华夏兵民的支持和拥护。其实，这个策略完全符合李渊既想起兵反隋，又要保持臣节的思想。因此，很快便得到了李渊的认可，并立即派人驰报突厥。始毕可汗闻讯后，当即遣部将康鞘利等送马千匹，前来太原交易，并答应出兵相助，助兵数量由李渊决定。这个被李渊称为“掩耳盗钟”的策略，果然奏效。据说，此后每天前来应募的兵士就有1000多人，20天左右，得众数万，进一步壮大了起兵的军事力量。

大业十三年六月五日，西河郡丞高德儒表示不从。李渊立即派李建成和李世民率兵征讨。行军途中，建成和世民不但同兵士同甘共苦，又严肃军纪，规定：“果菜以上，非买不食。”这样，既鼓舞了士气，使随行兵士“人百其勇”，而且也获得了沿途百姓的“感悦”爱戴。所以，他们很快便攻占了西河郡城。除拒不从命的高德儒被斩首外，“自外不戮一人，秋毫无犯”。总计从出兵到凯旋，“往返九日，西河遂定”。李渊曾情不自禁地说：“以此用兵，天下横行可也。”

六月十四日，李渊创建大将军府，自号大将军，以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唐俭及前长安县尉温大雅为记室，武士彠为铠曹，刘政会为户曹，殷开山为府掾，长孙顺德、刘弘基分任左、右统军。又以长子李建成为左领军大都督，统左三统军；次子李世民为右领军大都督，统右三统军。其余文武，随才授任。

六月十七日，突厥部将康鞘利等驱赶千匹战马来晋阳，并转达了始毕可汗愿意出兵相助之意。李渊选购了500匹战马，又派刘文静随康鞘利一起返回突厥，请求突厥发兵500相助。并告

^①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

诚文静说：突厥愿意出兵相助，这固然是件好事。但如果出兵过多，内地百姓就会遭殃。因此，数百之外，无所用之。我军最为提防的应是刘武周和突厥勾结，贻为边患。现在突厥既已答应和我军联合，我们只是假其声势，怀柔远人而已。最后，又一再叮嘱：“公宜体之，不须多也。”^①

七月四日，李渊以第四子李元吉为镇北大将军、太原郡守，驻守晋阳宫。凡留后事宜均委以处理。

七月五日，李渊亲率3万大军，齐集军门，庄严誓师。接着，遂浩浩荡荡从晋阳南下。第二天，又派通议大夫张纶率部西征，经略离石（郡治今属山西）、龙泉（郡治在今山西隰县）和文城（郡治今山西吉县）诸郡。于是，李渊晋阳起兵就这样正式拉开了帷幕。

二、霍邑之战与进取河东

大业十三年（617年）七月五日李渊率军从晋阳南下后，行军数日，到达西河郡治所隰城（今山西汾阳），慰问吏民，赈济贫困，稳定社会秩序。七月十四日进入雀鼠谷，经灵石县（今属山西），抵达贾胡堡，南距霍邑（今山西霍州）50余里。霍邑在汾水东岸，位于雀鼠谷南端谷口。西邻汾水，东据霍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晋阳大军南下的必经之地。当李渊起兵南下的消息传到首都长安后，隋西京留守、代王杨侑遂派虎牙郎将宋老生率精兵2万屯驻于此，和防卫河东郡的隋左武侯大将军屈突通构成犄角之势，阻击李渊。这时，突然乌云密布，天降霖雨，道路泥泞。李渊只得下令兵士在贾胡堡休整，又派人带领老弱之兵北返太原，增运一月粮饷。

七月十七日，张纶率兵攻占离石，击杀拒城抵抗的太守杨子崇。

^①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

七月十八日，始毕可汗所派突厥先头部队抵达贾胡堡。后续数百骑兵也已上道，不日即可抵达。

七月二十日，河南瓦岗军领袖李密遣使送来书信，请求与李渊联合。这时，李密已被翟让推举为主，建魏公旗号，拥众数十万，黄河以南，江淮以北，无不归附。李渊为了使李密专意中原，牵制东都隋军，使其不能顾及关中，而使晋阳之兵“专意西征”，便在回函中“卑辞推奖以骄其志”。李密得书大喜，“于是不虞义师而专意于世充”^①。李渊麻痹李密之计，收到了鹬蚌相争，渔父得利的效果。

秋天的霖雨仍淅沥不止，北使突厥的刘文静迟迟未归，突厥的援助部队也不见踪影。军中又有流言说：突厥欲与刘武周联兵南下，将要偷袭太原。因此，有人建言：宋老生与屈突通犄角据险，短期内难于猝拔。刘武周与突厥相互勾结，将对太原构成严重威胁。而南下兵士的家属多在太原，一旦太原有失，则军心摇动。因而主张“还救根本，更图后举”^②。李渊听到这个建议后，未加熟虑，便下令左军兵士先行北返。当部分左军已经起程以后，他又心存疑虑，便问计于建成和世民二人。建成兄弟异口同声地回答说：刘武周占据汾阳宫后，已踌躇满志，无心扩张；突厥贪图财货，他们虽与武周联合，但却相互猜忌，决不会轻易进犯太原；宋老生轻浮急躁，缺少谋略，必败无疑。现在秋粮遍野，军饷筹集毫无困难。既已大兴义兵，理应奋不顾身，挺进关中，占据长安，号令天下。当前遇到小小敌寇，就立即班师，南下的兵士势必会一朝解体。那时，“众散于前，敌乘于后”，旦夕之间，就会败不旋踵。因此，他们果断地说：“雨罢进军，若不杀老生而取霍邑，儿等敢以死谢！”李渊听后恍然大悟，当即下令追回已经北返的部分左军，并兴奋地说：“尔谋得之，吾其决矣。三占从二，何

① 《旧唐书》卷五十三《李密传》。

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七月。

籍輿言！懦夫之徒，几败乃公事耳。”①

大业十三年（617年）七月二十七日，返回太原增运粮饷的车队抵达贾胡堡。八月一日，云收雨霁。第二天，李渊命令兵士晾晒行装铠仗。八月三日，大军沿霍山西麓向霍邑挺进。正午之后，李渊所率数百轻骑已达霍邑城东五六里处。为了引诱宋老生所率隋军离城出击，李渊派建成和世民各领数十骑察看地形。又将所余骑兵分为十多队，由霍邑东南向西南移动。所到之处，李渊都要指划一番，假装将要安排营垒，攻打城池。与此同时，又派殷开山催促大军加速前进。宋老生在霍邑城头看到李渊在城周部署军队，后续大军又快速向霍邑逼进，果然以为李渊要逼城置营，全力攻城，便亲率2万多守城兵士从南门和东门分两路冲出城外。李渊为了进一步引诱宋老生远离城池决战，遂将数百先头骑兵分为左右两队，分别在城东和城南排列军阵，摆出将要迎战的架势。但未及接触，李渊与建成所率左军即向后撤退。宋老生以为李渊胆怯畏惧，引兵紧追。李渊后撤一里许，与后续大军会合，立即发起进攻。这时，李世民所率右翼部队从南原直冲而下，向宋老生阵后发起攻击，隋军前后受敌。晋阳之兵前呼后应，击鼓和喊杀之声，“响若山崩，城楼皆振（震）”②。双方在激战中，李渊派人在阵前大喊：“已斩宋老生！”隋军将士闻讯，阵脚大乱，纷纷向后逃跑，争先恐后地向霍邑奔去。但霍邑的东、南两个城门早已

①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又据《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七月条载，当李世民和李建成提出了南攻霍邑的建议后，“（李）渊不听，促令（左军）引发。世民将复入谏，会日暮，渊已寝；世民不得入，号哭于外，声闻帐中。渊召问之，世民曰：‘今兵以义动，进战则克，退还则散；众散于前，敌乘于后，死亡无日，何得不悲！’渊乃悟曰：‘军已发，奈何？’世民曰：‘右军严而未发，左军虽去，计亦未远，请自追之。’渊笑曰：‘吾之成败皆在尔，知复何言，唯尔所为。’世民乃与建成夜追左军复还。”按：此段文字显然受到贞观时期史臣所修《太宗实录》的影响，溢美世民，贬低李渊，隐没建成之功，故不取。今从《起居注》。

②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

为李世民部所占。宋老生进退失据，被晋阳军头卢君谔斩首。3万霍邑守军也作鸟兽散。李渊率众顺利占领霍邑。这次战斗前后仅用了一个时辰。霍邑之战的胜利，为李渊后来挺进关中和定鼎长安成功地举行了一次奠基礼。

李渊所率晋阳之兵在霍邑城内只作了一天的短暂休整，第二天，又沿汾水河谷南下。

大业十三年（617年）八月八日，临汾郡（治今山西临汾）不战而下；八月十三日，轻取绛郡（治今山西新绛）；八月十五日，抵达龙门（今山西河津）。刘文静和突厥部将康鞘利率领前来助战的500骑兵和战马2000匹，也同时到达。李渊对此时突厥助兵的到达，很感满意。因为在霍邑之战直至攻取临汾、绛郡等地的战斗中，均无突厥相助，可避免突厥的邀功责赏。另外，又消除了突厥和刘武周连兵进攻太原的威胁。因此，李渊兴奋地对文静说：“（此）皆君将命之功也。”^①接着，李渊即欲率军渡河，挺进关中。当时，可供渡河的津梁有三：一为黄河东岸的龙门和西岸韩城（今属陕西）间的龙门山和梁山；一为河东城西的蒲津桥；一为风陵渡口。由于蒲津桥为隋将屈突通所控，风陵渡又在蒲津桥南。所以，此时仅有龙门山和梁山间的渡口可供利用。不久，前来归附的蒲州汾阴（今山西万荣西南）人薛大鼎和河东县户曹任瓌也劝李渊迅速渡河，占据永丰仓^②，然后“传檄远近，关中可坐取也”^③。任瓌还主动请求说降隋冯翊（郡治在今陕西大荔）太守萧造和关中最大的农民起义军首领孙华。李渊当即接受了薛、任二人的建议，八月十八日，率部抵达汾阴，派任瓌携带他的亲笔书信，渡河招降孙华。与此同时，又派兵沿河北上，搜寻渡河舟船。八月二十一日，晋阳之兵到达壶口山（今山西吉县西南），河东水滨百

①③ 《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八月。

② 永丰仓：隋代粮仓。原名广通仓。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置，位于华阴东北渭水南岸广通渠口。大业初改名。后世渭水南移，仓址隔在渭北，今在陕西大荔境内。

姓每天争献舟船的有数百之多。李渊遂开始组建水军，准备渡河。

大业十三年（617年）八月二十四日，孙华接到李渊的信函后，率心腹数十骑从郃阳（今陕西合阳）渡河来到汾阴，面见李渊，“殷勤诚款，请先立效”。李渊当即拜孙华为光禄大夫，封武乡县公，加冯翊太守。并命其率先渡河，作为前导。接着，又令左、右统军王长谐、刘弘基及左领军大都督府长史陈演寿等随孙华次第渡河，占领黄河西岸，等待大军，并告诫弘基等人说：屈突通驻守河东，精兵不少，相距仅五十余里，如不敢率兵来攻，足以说明其不得军心。但此人久经战阵，惧怕获罪，必然出击。如果一旦屈突通向你们发起进攻，那我就率领大军，南下进攻河东，必胜无疑。如果他全军守城，那么，你们渡河以后，就迅速占据蒲津桥西岸，封锁桥梁。这样，河东城就会陷入被扼喉、拊背的境地，屈突通如不逃走，就必为我擒。

九月七日，屈突通得知孙华导引晋阳兵将刘弘基等渡过河西后，立即派遣虎牙郎将桑显和率精兵数千连夜渡过蒲津桥西，偷袭王长谐部军营。因晋阳兵将早有防备，设伏迎击，隋军大败。桑显和率残部逃回河东城中，并派兵封锁了蒲津桥梁。这一天，西征军张纶率部连克龙泉和文城二郡。

九月十日，李渊率大军围攻河东。由于河东城池坚固，屈突通所率隋军拼死守卫，故久攻不克。这时，冯翊太守萧造、华阴（今属陕西）县令李孝常及京兆万年（治今陕西西安）、礼泉（今陕西礼泉北）等隋朝官吏和地方武装都相继派人前来归附，每天约有千人。他们都一致请求李渊早定关中。对此，李渊犹豫不决，遂召集幕僚商议。裴寂认为，屈突通手握精兵，盘踞坚城，如果舍此入关，一旦长安也久攻不克，我军退路将被堵截。那时，腹背受敌，实为冒险之举。因此，他主张先克河东，然后入关。长安凭借河东援助，屈突通失败，长安必破无疑。李世民的见解正相反。他认为兵贵神速，应乘士气旺盛之机，率领归顺的将士，西入关中，长安的隋军必定震慑恐惧，等不到他们施展智谋和勇力，就会像秋风扫落叶那样，长安唾手可得。如果久攻河东，顿兵坚

城，就会使长安的隋军得到喘息和防备之机。那时，就要坐费时日，一旦将士离心，宏图大业就会化为泡影。况且，关中地区接踵起事的将士，不知归属，应尽快招抚怀柔。屈突通只不过是一个“自守虏”而已，不足为虑^①。李渊听取了两种意见后，决定留少数兵力继续围攻河东，自己亲率主力渡河，挺进关中。

三、攻克长安与建立唐朝

大业十三年（617年）九月十二日，李渊下令主力部队从梁山渡河。九月十六日，李渊将起兵的大将军府安置在朝邑（今陕西大荔东）的长春宫。关中士民闻讯前来归附者络绎不绝。其中有隋朝邑法曹靳孝谟，以蒲津桥西的蒲津、中湔二城归降；华阴县令李孝常以永丰仓归降。其余京兆府诸县派人请降的不计其数。九月十八日，李渊派长子李建成和刘文静率王长谐等部数万人屯驻永丰仓，防卫潼关和河东的隋军；又派次子李世民率刘弘基、殷开山诸部数万人沿渭北向长安挺进。

隋河东守将屈突通听说李渊率领主力已西入关中，遂以鹰扬郎将尧君素代领河东通守，守卫蒲津渡口，自率部分精兵由风陵渡东岸渡河，援助长安。由于受到李渊所遣刘文静部的阻击，屈突通不得西进，只得率部东撤，企图与驻守潼关南城的隋将刘纲会合。但刘纲已被刘文静部将王长谐击杀，南城失守。屈突通只得守保潼关北城。李渊乘河东空虚之际，派将军吕绍宗进攻，但不克而还。

这时，先后在鄠县（今陕西户县）起兵的李渊堂兄弟李神通、小女李氏及在盩厔（今陕西周至）起兵西域商胡何潘仁等，听说李渊渡河的消息后，都纷纷派人来到朝邑迎接。

晋阳起兵前夕，李神通和李渊的小女李氏、女婿柴绍均留居长安。当李渊派人接柴绍夫妇北上晋阳时，李氏遂回到鄠县庄园，

^① 参看《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九月。

疏散家产，聚众起事，准备迎接其父李渊。这时，西域商胡何潘仁也在盩厔司竹园起兵造反，自称总管。李氏派家僮马三宝说降了潘仁，并率众东进，攻占了鄠县县城。马三宝又相继说降了农民起义军李仲文、向善志、丘师利等部，各率数千人齐集鄠县，一时声势大振。长安留守、代王杨侑多次派兵征讨，均被击败。李氏乘胜攻占盩厔、武功、始平（今陕西兴平），兵士迅速发展七万多人。李氏遂派人告知李渊，李渊大悦，渡过河西以后，当即派柴绍率数百骑兵经华阴，沿秦岭北麓西进，迎接其妻李氏。李渊的堂兄弟李神通听说李渊晋阳起兵之事后，也怕受到株连，从长安逃入鄠县山中，与长安大侠史万宝等聚众起事。此外，李渊的长女女婿段纶也在蓝田（今属陕西）起兵，聚众一万余人。李渊以李神通为光禄大夫，段纶为金紫光禄大夫，均受李世民统领。

李世民所率刘弘基、殷开山部在西行途中，隋朝地方官吏及小股农民起义军“归之如流”。九月二十七日到达泾阳（今属陕西）时，兵众增至9万余人，并与柴绍及李氏夫妇会合，世民令其“各置幕府”。因为李氏幕府之内多为女兵，故军中称其为“娘子军”^①。攻克长安后，李氏以功受封为平阳公主。

李世民与柴绍和平阳公主泾阳会师以后，李渊即令刘弘基、殷开山率众6万经略扶风（郡治在今陕西凤翔），然后，南渡渭水，东进屯驻汉长安故城（今陕西西安西北10公里处），对隋都长安取迂回包围态势。据守长安的隋军将领阴世师和骨仪等当即派兵出击，被弘基、开山部打败，退回城中。李世民在柴绍夫妇的导引下，也从泾阳南渡渭水，进抵盩厔司竹园。何潘仁、李仲文、向善志等皆率众相从。世民派人急驰冯翊，请求李渊约期会攻长安。接着，又率众进抵阿城（今陕西咸阳市南）。李渊获悉世民会攻长安的请示后，认为屈突通孤守潼关北城，既不能东逃，又不能西归，只有静观我军成败，才能决定去向，“不可为虞”^②。遂令李建成率

① 《旧唐书》卷五十八《柴绍附平阳公主传》。

②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

领屯驻永丰仓的部分精兵，沿新丰（今陕西临潼）西趋汉长乐离宫（在今陕西西安东）；又令李世民率部由阿城北趋长安故城，与刘弘基、殷开山部会合，对长安城形成东西夹击之势。这一天，隋延安（郡治在今陕西延安西北）、上郡（郡治在今陕西富县）、雕阴（郡治在今陕西绥德）三郡官吏相继派人向李渊表示归降。

大业十三年（617年）九月二十八日，李渊亲率大军从冯翊西行。十月四日，到达隋都长安城东春明门外西北。李建成和李世民也各自率部到达指定地点，总兵力共有20多万，长安城已陷入重重包围之中。这时，李渊派人多次来到长安城外，向守城的隋将卫文昇表示了“尊隋夹辅”^①之意，劝其开城纳降，免动干戈。但均告无效，城内“拒守愈固，信使不通”。

十月十四日，李渊下令诸路兵马向前推进，冲入长安外城，隋军被迫收缩在皇城和宫城守卫。十月十七日，李渊将大将军府由春明门外移至外郭城内安兴坊中，指挥诸路兵马加紧制作攻城器械。长安城内及其周围的竹木等物，被用之殆尽。

十月二十七日，经过10天的战前准备以后，李渊下令诸军同时攻城。于是，士气旺盛的攻城兵士纷纷沿云梯、楼橹，争先恐后地攀登城垣。这时，守城的隋刑部尚书、领京兆内史卫文昇年事已高，听说李渊要攻打长安，早已忧惧成疾，不能理事。只有隋将阴世师和骨仪等指挥守城隋军拼死抵抗。关中最大的一支农民军首领孙华在第一天的攻城战斗中，捷足先登，但却因中流矢身亡。故攻城将士被迫退却，未能得手。十一月九日，李渊又移大将军府于皇城东面的景风城外，亲自指挥攻城战斗。他命令兵士当晚发起进攻，第二天黎明，军头雷永吉首先率部登上皇城城楼，杀退了守城隋军。其余诸军相继登城，守城隋军全都缴械投降。十一月十一日，李渊命令李建成、李世民率部分兵士入城搜捕阴世师和骨仪等，将其斩于朱雀街衢，其余隋朝官吏、将士，全部赦免释放，一无所问。又查封了宫内府库、图籍，并颁布了严

^①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

禁抢夺公私财物的命令。因而，长安城内军民安堵，社会稳定，“京邑士女，欢娱道路，华夷观听，相顾欣欣。”^①

大业十三年（617年）十一月十五日，李渊选择良辰吉日，备好羽仪法驾，把年仅13岁的代王杨侑由东宫迎至宫城的大兴殿，立为皇帝，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大赦天下，改大业十三年为义宁元年，并约法12条，废除了隋炀帝时的全部残酷律令。十一月十七日，李渊从汉长安城长乐宫移居长安宫城内的武德殿，自称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进封唐王。并设置了丞相府大小官员。李渊每天在大兴殿东南虔化门处理军国政务。

十二月二十一日，隋将屈突通和刘文静部在潼关南、北二城相持一个多月后，又派部将桑显和率众夜袭文静军营，企图攻占潼关南城。文静与部将段志玄率部奋力苦战，击败隋军，桑显和只身逃回，余众全部被俘。屈突通自知兵力单薄，无力西进，又听说长安已经陷落，便留桑显和镇守潼关北城，自率部分兵士东行，企图逃奔东都洛阳。屈突通东行不久，桑显和当即举城投降。刘文静速派窦琮等率轻骑与桑显和追赶屈突通。行至稠桑（今河南灵宝北），屈突通布阵自卫，但所率隋军全部临阵倒戈，将屈突通执送长安。李渊不但赦而不罪，且任屈突通为兵部尚书兼李世民元帅府长史，派其到河东城下招降守将尧君素。但尧君素却严词拒绝，屈突通只得率部返回长安。河东此时孤立无援，已成强弩之末，对长安不能构成严重威胁，故至武德三年（620年）才被收复。

收降屈突通后，李渊又派刘文静带兵继续东进，攻取了弘农郡（治今河南灵宝），收复了新安（今属河南）以西的大部郡县。此后不久，李渊又派云阳（今陕西泾阳西北）县令詹俊和武功县正李仲哀率兵南巡巴、蜀。到次年年初，东自商洛（今陕西丹凤），南到巴、蜀地区的隋朝地方官吏、农民起义军首领以及氏、

^①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

羌等少数民族首领，都争相派人来到长安，请求归降，接待机构每天抄写的回复信函就有 100 多封。

义宁二年（618 年）五月二十日，隋炀帝在江都被宇文化及所弑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李渊遂废掉杨侑，在太极殿登基，建国号为唐，是为唐高祖。又改隋义宁二年为武德元年，以长子李建成成为太子，次子李世民为秦王，拜尚书令，四子李元吉为齐王。其余官员均设置齐备。唐王朝宣告正式成立。

第三节 李渊集团起兵夺权成功的原因

一、主观原因

李渊集团于大业十三年（617 年）五月酝酿并发动晋阳起兵，同年十一月攻克长安，次年五月称帝建唐，仅历时一年。究其迅速取胜的主观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抓住了起兵的有利时机

如上所述，在大业十二年（616 年）年底到大业十三年（617 年）五月这段时间内，由于农民起义军的迅猛发展，以隋炀帝为首的残暴统治已经受到沉重打击，从此一蹶不振。但隋政权仍死而不僵，它还拥有一定的武装力量，对农民起义军进行疯狂镇压，企图作垂死挣扎，死灰复燃。如中原地区的隋将张须陀虽被击毙，但隋炀帝又诏令光禄大夫裴仁基为河南讨捕大使，代领其众，徙镇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继续与河南瓦岗军为敌；隋涿郡通守郭绚虽被高士达、窦建德率领的河北起义军袭杀，但隋太仆卿杨义臣所率隋军却乘高士达兵疲将骄之机，阵斩士达，使河北起义军受到重创。不久，窦建德势力复振，但仍须与河北的隋军势力进行周旋，无暇他顾；江淮起义军虽击败了隋军陈稜部，但隋炀帝统御的关中劲旅仍盘踞江都，使其不能北上以争天下。李渊集团选择在这个时期酝酿并发动晋阳起兵，既使隋王朝感到鞭长莫及，无力增派重兵进行围追堵截，也使农民起义军只能与援而不

能为敌。

(二) 制订了正确的战略策略

当李渊集团在酝酿和发动起兵之时，晋阳地区的形势仍很严峻：不但内有副留守王威、高君雅作梗，而且北有突厥的威胁，南有农民起义军的进攻，东有李密窥视关中。如果对于这些敌对势力不能正确处理，变不利为有利，起兵之事就会成为泡影，功败垂成。对此，李渊精心安排了兴国寺议事之计，顺利地诛杀了王、高二将，清除了心腹之患；接着，又派刘文静出使突厥，利用奉送金帛财物的方法，甚至不惜屈辱称臣，终于取得了突厥的支持，解除了后顾之忧；南下途中，又卑词推奖李密，打消了李密西入关中的欲望，化不利为有利。在这些正确策略的实施下，终于使晋阳起兵取得成功。后来，在霍邑之战、围攻河东以及攻占长安等一系列重大作战中，李渊都相继采取或接纳正确的作战方略，终于取得了定鼎关中的最后胜利。因此，可以说从晋阳起兵到攻克长安等一系列重大决策中，李渊集团采取的所有战略策略都正确无误，这是取得最后胜利的关键。

(三) 争取人才、安定民心工作完备周密

早在晋阳起兵以前，李渊就利用自己显赫的家世、崇高的地位以及大智若愚的性格，广纳豪杰，结交英雄，因此，很快就在他的身边形成一个文武兼备的坚强集团。起兵以后，他又把这些人封官晋爵，使其担任文臣武将。这些人由于受到知遇之恩，故能作到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就是李渊所能依靠的骨干力量。

行军途中，李渊又非常注意结纳人心。除对于坚决抵抗的隋军将领给予武力征讨和严刑处罚外，对于自愿归附的隋朝将吏则一律赦而不问，有的还分封官职，继续留任。这种分化瓦解政策的相继施行，收到了巨大的效果。不但减少了进军途中的阻力，而且迅速壮大了自己的力量。与此同时，李渊还相继发布了一系列整顿军纪的号令，不许兵士骚扰百姓。因此，所过之地，民众安堵，秩序井然。不但使沿途百姓衷心拥戴，而且也使农民起义军接踵归附。这种争取人才、分化敌人、安定民心、最大限度地团

结一切反隋力量的政策，是李渊集团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二、客观原因

李渊集团的胜利除去以上主观原因外，尚有以下客观原因：

（一）晋阳地理位置优越

李渊任职留守的太原，古时亦称晋阳。这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故城，最早为春秋时晋国大夫赵简子家臣董安主持修筑。北齐时又在汾水东岸增筑一城，于旧城内增置龙山县，东城仍名晋阳。隋文帝又改龙山为晋阳，作为并州治所，太原为并州属县。隋炀帝改州为郡时，仍以晋阳作为郡治。晋阳为太行山以西至黄河间的腹心地带，北与蒙古草原接壤，南与秦、晋相连，历来就为中原王朝的北方重镇。隋炀帝为了防卫突厥南侵，不仅以此为北都，修建了规模宏大的晋阳宫，供随时巡幸，而且还在此贮备了大量军饷物资，“食支十年”^①。这就为李渊的起兵反隋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另外，这里地处中国北部，不但隋王朝鞭长莫及，而且距离中原地区的农民起义军也有千里之遥，不易受到敌对势力的直接打击。这就为李渊集团的发动起兵提供了一个优越的地理环境。

（二）镇守河东、关中隋军力量相对虚弱

中原、河北和江淮农民起义军的发展壮大，直接威胁到了隋王朝的东都和运河航道等腹心地带的生存安全，因此，隋王朝便把大量军队集结在这3个地区，全力对付农民起义军。加之隋炀帝三巡江都时，又带去了所有的关中卫队，因而防守河东、关中的隋军力量大为削弱，这也为李渊的顺利起兵和定鼎关中提供了可乘之机。

总之，李渊集团是在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取得起兵晋阳、挺进关中、攻占长安、建立唐朝等一系列重大胜利的。

^① 《旧唐书》卷六十四《巢王元吉传》。

第二章 唐初统一战争

唐朝建立之初，面对割据金城（今甘肃兰州）的军阀薛举、薛仁果父子对秦、陇地区的大举入侵，当即派李世民率部西征，终于在武德元年（618年）十一月将其剪灭；次年五月，又用分化瓦解之策，平定了凉州（治今甘肃武威）李轨，从而解除了首都长安及关中地区的西面威胁；武德三年（620年），李渊又派李世民率领唐军进入河东地区，于同年四月一举歼灭了盘踞马邑的军阀刘武周，从而保证了首都长安的北部安全；武德四年，李世民再率唐军主力东出潼关，与隋朝残存的主力部队王世充等展开中原决战，经过艰苦卓绝的激烈战斗，使王世充部受到重创，龟缩在洛阳城内坐以待毙。在窦建德部援助洛阳，唐军两面受敌的紧急时刻，李世民果断采取围城打援的方法，生擒建德，10多万夏军一朝瓦解，王世充在四面楚歌的困境中，被迫开城投降。唐军终于在统一战争中赢得了最为重大的一次军事胜利，奠定了统一全国的坚实基础；接着，唐军又相继出兵江南，先后进行了平定割据江陵（今属湖北荆州）的军阀萧铣，击败江西的林士弘，镇压江淮辅公柘和河北刘黑闥等农民起义军的反唐斗争，从而取得了统一战争的全面胜利。

第一节 唐朝初年的国内形势及统一战争的战略决策

一、群雄割据的形势特点

唐朝建立之初，虽然关中的大部地区和巴蜀一带很快平定，李

密率领的河南瓦岗军也在以后不久被隋将王世充击灭，但全国总的形势仍很复杂严峻：军阀薛举、薛仁果父子割据金城，窥视秦陇，不断东侵；凉州的军阀李轨自称天子，拥兵自重，势力渐盛；马邑刘武周和朔方（治今陕西靖边白城子）梁师都等连结突厥，割据北方，虎视眈眈；隋将王世充盘踞洛阳，时刻梦想东山再起，卷土重来；军阀萧铣拥有两湖地区，企图火中取栗，抢夺帝位。此外，河北的窦建德、江淮的杜伏威和辅公柘、江西的林士弘等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也在不断扩大地盘，日益强盛。总计唐朝所能控制的地域尚不及全国面积的三分之一，所以统一战争的任务还十分艰巨繁重。但是，综观全国的割据形势，仍有以下几点唐朝较为有利：

1、这些割据军阀虽然各自拥有一定兵力，控制部分地区，但他们由于各怀鬼胎，图谋称王称霸，因此，这些割据军阀之间充满矛盾斗争，企图相互吞并，始终没有、也不可能形成统一力量，更不可能保持步调一致，相互为援。即使某个军阀受到另一势力的严重威胁时，其他军阀也只会袖手旁观，决不会拼死援救，消耗自己的军事力量。另外，这些割据军阀为了扩充实力，不仅对百姓进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而且其内部也尔虞我诈，充满了勾心斗角的权力之争。

2、农民起义军虽在广大穷苦百姓的支持下，迅速发展，成为打击隋王朝腐朽统治的主力部队，但农民起义军之间也缺乏统一号令和统一领导，始终各自为战，没有形成坚强的统一力量。有些农民起义军的领导者为了扩充力量，扩大地盘，甚至不惜相互兼并，自相残杀，也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农民起义军的总体力量。有的领导者在形势发生变化时，为了保存自己，甚至不惜认敌为友，与隋朝的残余势力沆瀣一气。这就使当时的割据形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3、无论是在军阀割据还是在农民起义军活动的广大地区，由于战火不熄，干戈屡动，社会经济受到极大破坏。不但广大百姓流离颠沛，迁徙不定，农桑失时，饱受战乱之苦，而且这些割据

者也普遍乏粮，只能依靠抢掠和压榨维持军计。因此，他们大多缺乏雄厚的物资积存，没有长期割据的经济实力，有的甚至只能自生自灭，倏忽存亡。

二、统一战争的基本战略

根据唐初全国割据形势的上述特点，以唐高祖李渊为首的统治集团在统一战争中先后制订了下列基本战略：

1、首先对距离关中最近、威胁最大而势力最强的军阀薛举、薛仁杲父子发起进攻，确保首都长安的安全。采取分化瓦解之策，使凉州李轨保持中立，孤立薛氏父子，最后达到各个击破之目的。

2、对刘武周等割据势力在发动军事进攻的同时，又实行坚壁清野、断绝粮道等策略，以瓦解敌人军心，达到迅速歼灭之目的。

3、对割据势力加强军事进攻的同时，实行政治分化，招抚胁从，对主动归降者给以高官厚禄，以弱其势，达到不战而降之目的。

由于上述战略决策的正确运用，终于使唐朝统治者取得了统一战争的全面胜利。

第二节 平定陇右与朔方

唐朝建立之初，李渊统治集团决定采取对西北的陇右地区首先用兵的战略决策，平定陇右与朔方，消灭金城的薛举父子和凉州的李轨集团，这对巩固关中，稳定长安，确保新政权的安全，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平定西秦

薛举原为河东汾阳人，后随父迁居金城，拥有“家产巨万”，成为当地富豪。隋炀帝时曾为金城府校尉。大业十三年（617年）

四月，即李渊父子正在酝酿晋阳起兵之时，薛举也与同党挟持金城县令郝瑗据城叛乱，自称西秦霸王。并连结岷山一带的羌族豪帅钟利俗等，先后攻占枹罕（郡治在今甘肃临夏东）、西平（郡治在今青海乐都）和浇河（郡治在今青海贵德）等郡，完全控制了陇西（即陇山以西）之地，兵众达到13万。同年七月，薛举自称秦帝，迁都天水（郡治今属甘肃）。这年年底，当李渊攻占长安后，薛举派其子仁杲率众进犯扶风，并兼并了汧源（今陕西陇县）的农民军唐弼部，兵众达到30万，对长安构成了严重威胁。

面对薛举的西面威胁，唐高祖李渊曾召集大臣，商议对策。有人建言，应该偃武休兵，劝农耕稼，安人和众，关中地区自然安宁。等到“秦川将卒，贾勇有余，三年之后，一举便定。今虽欲速，臣恐未可。”^①此说貌似稳妥，实则消极被动。因为拖延3年，不但割据军阀会日益坐大，而且农民军也会愈战愈强，这将会给统一战争带来无穷后患。因此，李渊未予采纳。最后，李渊父子和众多大臣经过认真分析，决定施行首先用兵西北的战略方针。这是因为位于西北的陇右地区“土旷人稀，非用武之国”^②，而关中地区却是土地富饶的“天府之国”。以“秦川将卒”驰骋陇右，可稳操胜券；其次，陇右地区牧场辽阔，“多畜牧”^③，占领西北，可获得大批战马，为以后的扩充军备提供物质条件；薛举、薛仁杲父子以及李轨等人野心勃勃，虎视关陇，已对长安构成直接威胁。特别是薛举父子，不但势力强大，而且又极端残忍，成为李渊集团最危险的敌人。总之，首先用兵西北，歼灭薛举父子和李轨诸部，可解除唐都长安的西顾之忧，为以后统一战争的次第展开奠定牢固的基础。因此，李渊当即派李世民率兵西征，双方在扶风遭遇。结果，仁杲大败，世民乘胜追至陇坻（今陕西陇县以西的陇山东麓），距天水仅有一二百里，吓得薛举急忙同僚属商议“降

① 《旧唐书》卷七十五《韦云起传》。

② 《隋书》卷四十《王世积传》。

③ 《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事”^①。但李渊此时为了确保关中安全，下令世民鸣金收兵。义宁二年（618年）初，薛举曾乘李渊派兵东出潼关、进攻洛阳，关中空虚之机，企图连结朔方梁师都和突厥莫贺咄设部，进犯长安。后来虽因李渊派人离间突厥，薛举孤立，此举未行。但说明薛举对长安的垂涎之心，从未止息。

武德元年（618年）六月，即唐朝建立之后月余，薛举又率兵进犯泾州（治所在今甘肃泾川西北），唐高祖李渊遂决定派李世民为元帅，率8总管之兵，全力攻击薛举。于是，唐朝平定薛举父子的决战至此正式拉开。

1、第一次浅水原之战

武德元年（618年）七月四日，李世民所率唐军与薛举部在高塘（今陕西长武东北）遭遇。李世民认为薛举远离本土，运粮不便，军饷缺乏，急于速战。故下令唐军占据高塘，深沟高垒，“以老其师”^②。两军相持期间，世民突患疟疾，只得卧床静养，便把军务交给元帅府长史刘文静和司马殷开山处理，并告诫他们说：“（薛）举粮少兵疲，悬军深入，意在决战，不利持久，即欲挑战，慎无与决。待吾（疾）差，当为君等取之。”^③但二人走出元帅府后，殷开山却对刘文静说：秦王染疾，恐心力不济，故发此言。我们应乘机破敌，何以要把劲敌留给秦王呢？因此，他提议主动出击。在殷开山多次挑动下，刘文静遂改变了李世民的策略，将唐军调出高塘，列阵城外西南，并自恃兵强马壮，不加设防。薛举看到唐军调离高塘，便率军秘密迂回于唐军侧后，出其不意，偷袭唐军。于是双方在浅水原（今陕西长武北）展开激战。由于唐军腹背受敌，军心动摇，故被击败，兵士损失大半，唐将慕容罗睺、李安远战死，刘弘基被俘。李世民被迫率兵撤回，薛举乘机占领高塘。

武德元年（618年）八月，薛举派其子仁杲率兵进围宁州（治

^{①②} 《旧唐书》卷五十五《薛举传》。

^③ 《旧唐书》卷五十七《刘文静传》。

今甘肃宁县)，被刺史胡演击退。这时，原金城县令郝瑗对薛举建言：今唐军新破，将帅被擒，京师骚动，可乘胜直取长安。薛举当即答应。正当整军待发之际，薛举突患疾病，不久死去。其子仁杲继领其众。郝瑗也因痛惜过度，一病不起。仁杲只得率兵退居折墘城（今甘肃泾川东北），暂停东进。唐军同薛举部的第一次浅水原之战至此结束。

2、第二次浅水原之战（参见附图2）

李世民率兵撤回长安以后，唐高祖李渊更加认识到薛仁杲部确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劲敌。他立即派人潜趋凉州，利用李轨和薛仁杲父子的前嫌芥蒂，使其在薛秦后部骚扰，借以对其进行牵制。为了取得李轨的配合支持，李渊在给他的书信中以“从弟”^①相称。李轨得书大喜，当即派他的弟弟李懋前来入贡。李渊晋封李懋为大将军，并派鸿胪少卿张俟德册拜李轨为凉州总管，封爵凉王。

武德元年（618年）八月十七日，唐军经过短暂休整以后，李渊又派李世民为元帅，率兵讨伐薛仁杲。刘文静与殷开山带罪随军效力。

李世民率领的唐军抵达高墘后，下令兵士严密防守。薛仁杲派部将宗罗喉率兵阻击。宗罗喉多次派兵在城下挑战，企图引诱唐军离城出击。李世民下令坚壁不出。唐军将士激愤难忍，纷纷请缨，世民对他们劝谕说：“我士卒新败，锐气犹少。贼以胜自骄，必轻敌好斗，故且闭壁以折之。待其气衰而后奋击，可一战而破，此万全计也。”并下令军中：“敢言战者斩！”^②于是，双方在城下呈对峙态势。

九月十二日，当唐军主力与薛仁杲宗罗喉部在高墘相持之时，李渊又派秦州（治今甘肃秦安西北）总管窦轨率部东进，从西面向薛仁杲盘踞的折墘城发起进攻，但被仁杲击败。仁杲乘胜追击，顺势包围了泾州。泾州“城中粮尽”，唐骠骑将军刘感及守城将士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六《唐纪二》，高祖武德元年八月。

② 《旧唐书》卷五十五《薛举附子仁杲传》。

“唯煮马骨取汁和木屑食之，城垂陷者数矣”。在此危急时刻，长平王李叔良奉命率兵援救。薛仁杲看到泾州一时难于得手，便扬言军粮不继，引兵南去。第二天，仁杲又派折墟^①人前来泾州城下诈降。李叔良信以为真，遂派刘感率兵迎接。当唐军抵达折墟城下时，才知中计，急忙撤退。薛仁杲伏兵于百里细川，突然出击，唐兵大败，刘感被俘。仁杲又麾军包围泾州，李叔良“婴城固守，仅能自全”^②。九月二十二日，李渊又派陇州刺史常达在宜禄川（位于今陕西长武西北）出击薛仁杲部，歼敌1000多人。仁杲率兵同常达部交战多次，不能取胜。不久，又用诈降之计，劫执常达，占据陇州。唐军虽在秦州、泾州和陇州方面的战事未取得进展，但却牵制了薛仁杲部的大量兵力，减轻了高墟方面唐军的压力。

武德元年（618年）十一月七日，唐军和薛秦部在高墟相持60多天。薛军粮饷用尽，军心动摇。其部将梁胡郎及内史令翟长孙相继率部投降，仁杲妹夫钟俱仇也以河州（治今甘肃临夏东北）归唐。李世民利用薛军离散之际，下令行军总管梁实率部分唐军移至浅水原，用以引诱薛军。宗罗喉看到唐军离城布阵，遂率全部精兵向浅水原的唐军阵地发起进攻。梁实凭借有利地形，指挥唐军拼死抵抗。宗罗喉久攻不克，遂派兵断绝了唐军水源。梁实部兵马断水数日，仍守险不出，而薛军的进攻却有增无已。这时，李世民看到薛军兵士已经疲惫，便对诸将说：“彼气将衰，吾当取之必矣。”^③第二天黎明，世民又派右武侯大将军庞玉率部列阵于浅水原西。宗罗喉“自恃骁悍”，指挥全军向右翼猛攻。庞玉率部奋力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难以相持。这时，李世民率唐军主力，

① 折墟，《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六，武德元年九月作“高墟”。按：此时李世民所率唐军正与仁杲宗罗喉部在高墟相持，李叔良不会不知。疑此“高墟”当为折墟之误，故据改。

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六《唐纪二》，高祖武德元年九月。

③ 《通典》卷一五五《兵典八·坚壁挫锐》。

从浅水原之北，出其不意，攻击薛军阵后。宗罗喉回师相拒，但已首尾不能相顾。唐军“表里齐奋，呼声动天”，奋勇冲杀。薛军抵挡不住，军阵崩溃，士卒四散逃遁，死伤数千，投涧谷而亡者不可胜计。李世民挑选精骑 2000，打算尾随追击。窦轨叩马阻挡，请求“按兵以观之”。但世民坚持要以“破竹之势”，彻底歼灭薛军。遂不顾窦轨劝阻，率众紧追。追至折墟城南，薛仁杲率部已列阵抵抗，双方隔泾水相持。薛军骁将浑干等临阵倒戈，向唐军投降。仁杲恐惧，遂引兵入城据守。傍晚，唐军主力相继赶到，遂将折墟城团团包围。夜半，城内薛军纷纷越城逃亡。十一月八日，薛仁杲自知计穷，出城投降，后被送斩长安，薛秦灭亡。

唐军在第二次浅水原之战中其所以能够取得全歼薛秦的重大胜利，首先是由于主帅李世民吸取了唐军在第一次浅水原之战失败的经验教训，抓住薛秦军队运输不便、急于速战的弱点，始则深沟高垒，拒不交战；在敌军粮尽疲惫之际，又出动小股部队，诱其出击。在敌军气衰力尽之时，突然以主力发起进攻，使其陷入首尾不能相顾的境地。敌军退却以后，他又以轻骑紧紧追击，不给敌军以喘息之机，从而迫其投降。正如李世民在战后所云：“（宗）罗喉恃往年之胜，兼复养锐日久，见吾不出，意在相轻。今喜吾出，悉兵来战，虽击破之，擒杀盖少。若不急蹶，还走投城，仁杲收而抚之，则便未可得矣。且其兵众皆陇西人，一败披退，不及回顾，散归陇外，则折墟自虚，我军随而迫之，所以惧而降也。此可谓成算，诸君尽不见耶？”^① 其次，薛举父子残酷暴虐，不善抚众，故兵力虽众，但其内部军心涣散。史载薛举每次战后，都要把俘虏全部杀光，且“多断足、割鼻，或碓捣之”；其妻“好鞭撻其下。见人不胜痛而宛转于地，则埋其足，才露腹背而捶之”；薛仁杲比其父母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经常把战俘“磔于猛火之上，渐割以啖军士”，每攻一地，都要把富人“倒悬之，以醋灌鼻，或杙其下窍，以求金宝。”这样，不但“人心不附”，而

^① 《旧唐书》卷二《太宗本纪》。

且在兵败以后，必然导致“无恩众叛”^①。因此，薛秦的迅速灭亡，自有其必然原因。

二、削平凉州李轨

李轨字处则，武威姑臧（今甘肃武威）人。隋末任鹰扬府司马。大业十三年（617年）八月，李轨在同郡人曹珍、梁硕、安修仁等的支持下，囚捕了隋虎贲郎将谢统帅和武威郡丞韦士政等，自称河西大凉王，建立了割据政权。西突厥曷娑那可汗之弟阙度设也率众2000，从会宁川（今甘肃靖远一带）前来归附，势力渐强。不久，薛举派部将常仲兴率部渡过黄河，北攻李轨。李轨派部将李贲率兵迎战，双方在昌松（今甘肃古浪西北）激战。结果，薛部全军覆没，常仲兴被俘。李轨乘胜派兵攻占张掖（郡治今属甘肃）、敦煌（郡治在今甘肃敦煌西）、西平（郡治在今青海乐都）、枹罕（郡治在今甘肃临夏东北），尽有河西五郡之地。

武德元年（618年）十一月四日，在唐军与薛仁杲部在第二次浅水原之战开始前夕，李轨在凉州即皇帝位，改元安乐。同年底，李轨听信其子李仲琰和心腹安修仁的谗言，鸩杀了“甚有智略”的吏部尚书梁硕，其余心腹“从此稍离”。这一年，河西地区又遭受荒灾，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李轨不但不予赈济，反而听信巫者之言，征发百姓修筑台阁楼榭，“由是士庶怨愤，多欲叛之。”^②

武德二年（619年）二月二十八日，李轨派部属邓晓东入长安，向李渊致意自己已称大凉皇帝，拒绝接受李渊所赐凉州总管和凉王封爵。李渊大怒，当即囚捕邓晓，“始议兴师讨之”^③。李轨的心腹安修仁之兄安兴贵正在长安，得知此事后，当即表示愿往凉州

① 《旧唐书》卷五十五《薛举传》、《薛举附子仁杲传》及《传论》。

② 《旧唐书》卷五十五《李轨传》。

③ 《资治通鉴》卷一八七《唐纪三》，高祖武德二年二月。

说降李轨，如李轨拒绝，则“候隙图之”^①。

武德二年（619年）五月，安兴贵到达武威（凉州治所，今属甘肃）后，被任为右卫大将军。兴贵趁机劝李轨效法东汉初年的河西太守窦融，归顺唐朝。李轨严词拒绝。兴贵看到李轨毫无降唐之意，遂说服其弟安修仁，暗中聚集居住在凉州一带的各少数民族胡人，进攻凉州。李轨出城迎战，被打得大败，只得婴城自守。安兴贵单骑驰至城下喊道：大唐派我前来诛杀李轨，敢相助者夷三族！兴贵累世居住凉州，深受当地士庶信赖，故守城兵士纷纷出降。李轨看到大势已去，只得开城出降。于是，“河西悉平”^②。

平定薛举父子和李轨政权，收复河西和陇右之地，是唐朝统一战争的最初胜利。这不仅解除了唐王朝的后顾之忧，也为唐军的挺进中原乃至最后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三、平定朔方梁师都

梁师都为朔方豪姓，曾任隋鹰扬府郎将。炀帝大业末年，罢归乡里，趁天下大乱之际，结纳心腹党徒数十人，杀郡丞唐世宗，据郡造反，自称大丞相。并北连突厥，肆虐北境。大业十三年（617年）三月下旬，梁师都又率部击败了隋将张世隆部，乘机攻占雕阴（郡治今陕西绥德）、弘化、延安等郡，僭位称帝，建国号梁，改元永隆，与割据马邑的刘武周遥相呼应。突厥始毕可汗给师都赠狼头大旗一面，赐号大度毗伽可汗、解事天子。不久，师都又导引突厥骑兵移居黄河以南，攻拔盐川郡（治所在今陕西定边）。

武德元年（618年）七月四日，梁师都派兵进攻灵州（治今宁夏灵武西），被唐骠骑将军蔺兴柟“击破”^③。

① 《旧唐书》卷五十五《李轨传》。

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七《唐纪三》，高祖武德二年五月。

③ 《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唐纪一》，高祖武德元年七月。

武德二年（619年）二月下旬，突厥始毕可汗率众渡河抵达夏州（治今陕西靖边白城子），企图入塞“抄掠”^①。梁师都率部迎接，亦欲乘机南侵。适值始毕可汗患病身亡，其弟俟利弗设被立为处罗可汗。这时，唐高祖李渊所遣“奉币使于突厥”的高静到达丰州（治今内蒙古五原南），丰州总管张长逊又派高静持币赠于处罗，处罗可汗遂率部返回塞北。

三月一日，梁师都派兵再次进攻灵州，又被长史杨则“击走”^②。

九月三十日，梁师都趁刘武周攻占太原，南攻汾、晋之际，率兵进攻延安。高祖李渊遂派延州总管段德操督军讨伐，双方在延安之北野猪岭遭遇。德操看到师都兵士众多，唐军少弱，遂坚壁不出，挫其锋锐。待其稍有疲惫，即令副总管梁礼率唐军主力从正面攻击。正当双方交战激烈之时，德操率轻骑突然从师都阵后杀出，师都抵挡不住，北遁200余里。此后，梁师都兵势大减，虽不能对唐朝构成严重威胁，但由于他“频致突厥之寇，边州略无宁岁”^③。

贞观二年（628年）四月，唐太宗在全国基本平定、而突厥日益衰弱之际，派人携带书信劝降师都，遭到拒绝。太宗遂派夏州都督长史刘旻、司马刘兰率军征讨。这时，夏州西城已被唐军攻占，梁师都孤守东城。刘旻等率军抵达西城后，多次派轻骑“践其禾稼”，又“多纵反间，离其君臣，其国渐虚，降者相属”^④。梁师都的心腹战将李正金、辛獠儿、冯端等看到大势已去，合谋绑架师都，但未成功，遂降唐。从此，梁师都的部属“益相猜阻”^⑤。刘旻看到歼灭梁师都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向太宗上表请战。太宗

①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上《突厥传》。

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七《唐纪三》，高祖武德二年三月。

③ 《旧唐书》卷五十六《梁师都传》。

④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唐纪八》，太宗贞观二年三月。

⑤ 《旧唐书》卷五十六《梁师都传》。

当即派右卫大将军柴绍、殿中少监薛万彻率兵援助。四月下旬，刘旻率部向盘踞夏州东城的梁师都发起进攻。突厥颉利可汗发兵援救，被柴绍部击败，退回故地。唐军遂将夏州东城团团围定。四月二十六日，在城中粮尽、援兵已绝的形势下，师都的堂弟梁洛仁杀死师都，举城投降。

第三节 东取河东

刘武周于隋末割据马邑后，在东突厥的支持下，大肆南侵。武德二年（619年）十月，相继攻陷了太原和以南大多州县，河东告急。唐高祖李渊乘平定陇右之威，当即派李世民率唐军进入河东，收复失地。唐军经过柏壁之战等多次重大作战，终于全部歼灭刘武周及其部将宋金刚部，取得了收复河东的重大胜利，为以后的进一步平定北地和决战中原扫清了道路。

一、刘武周南下与河东危机

刘武周原为河间景城（今河北沧州西）人，其父刘匡时迁居马邑。炀帝大业年间，武周曾应募赴辽作战，以功被授建节校尉。返回马邑后，又迁鹰扬府校尉。大业十三年（617年）二月初，武周趁大乱之际，杀马邑太守王仁恭，据郡造反，自称太守，募兵1万多人，并派人向突厥表示归附。不久，隋雁门郡丞陈孝意与虎贲郎将王智辩联兵讨伐，在马邑桑干镇（今山西朔州东南）被其击败。王智辩被杀，陈孝意率残部逃回。三月二十二日，刘武周乘胜攻破楼烦郡城，占领汾阳宫（隋代行宫，在今山西静乐境内），并将抢掠的宫女、财物全部送往突厥，始毕可汗“以马报之，兵威益振”^①。不久，刘武周在突厥的支持下，又麾军北上，攻陷定襄（郡治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突厥立武周为定杨可汗，并送给他一面绣有可

^① 《旧唐书》卷五十五《刘武周传》。

汗标志的狼头大旗。在始毕可汗的支持下，刘武周自称皇帝，改元天兴。接着，刘武周又率兵南下，包围了雁门郡城。郡丞陈孝意率众拼死拒守，终因外无援兵，寡不敌众，定襄陷落。

武德二年（619年）三月二十二日，刘武周在突厥的支持下，又大举南侵。四月初，抵达黄蛇岭（今山西榆次北），逼近太原东面的军事要地榆次（今属山西）。这时，唐朝并州^①总管李元吉匆忙调兵迎击。

李元吉是唐高祖李渊的第四子。晋阳起兵前夕，他与大哥李建成及妹夫柴绍从河东奔赴太原。晋阳起兵后，被任为晋阳留守。唐朝建立后，被封齐王，授并州总管。元吉生性酷爱打猎，曾说“我宁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猎”。担任并州总管后，更是恣意取乐，以致“境内六畜，因之殆尽”，又“当衢而射，观人避箭，以为笑乐”^②。但对太原和河东的防务，却置之不理。故不仅使当地百姓“各怀愤叹”，而且也使他的属吏忧心忡忡。右卫将军宇文歆曾向高祖李渊奏告了元吉的荒淫行径，李渊下诏罢免了元吉职务。但元吉又指示他的心腹赴长安求情说项，不久又官复原职。当他听说刘武周率兵进至黄蛇岭后，匆忙派车骑将军张达率兵迎击。张达嫌兵力单薄不肯前往，但元吉却强迫其带兵出征。结果，唐军一触即溃，全军覆没，张达愤而投降。四月二日，刘武周率部在张达的导引下，攻占榆次，逼近太原。

武德二年（619年）四月十八日，刘武周率兵包围太原。李元吉出城反击，围城之兵受挫后，稍向后退。四月二十日，李渊诏令太常卿、行军总管李仲文率兵援救太原。刘武周为了阻断唐朝援军北上之路，分兵南下，相继攻陷石州（治今山西离石），杀刺史王俭。五月二十日，又陷平遥（今属山西）。

武德二年六月初，易州（治今河北易县）流寇宋金刚被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击败后，率众4000，投奔刘武周。刘武周听

^① 并州：即隋太原郡。唐武德元年改名并州总管，仍以太原为治所。

^② 《旧唐书》卷六十四《李元吉传》。

说宋金刚勇猛善战，遂“委以军事”^①，任其为西南道大行台，派他率兵数万进犯并州。

六月十日，刘武周率兵继续南下，一举攻陷介州（治所在今山西介休）^②。李渊当即派左武卫大将军姜宝谊和行军总管李仲文率兵援救，刘武周亦派部将黄子英率兵狙击。双方在雀鼠谷北口对阵。黄子英多次以轻兵在阵前挑战，宝谊、仲文率全军出击。双方刚一接触，子英即假装败退。唐军奋力追击，中敌伏兵，致遭大败，宝谊、仲文均被所俘。不久，二人又一起逃回，李渊仍令其带兵防御武周。

刘武周相继攻占了雁门、楼烦、榆次、离石、平遥、介州等地，逐渐形成了对太原的合围态势，太原的形势岌岌可危。

唐高祖李渊对刘武周的南侵深为忧虑。右仆射裴寂主动请缨。六月二十六日，李渊遂以裴寂为晋州（治今山西临汾）道行军总管，率兵北征，并“听以便宜从事”。

七月二十五日，刘武周又派宋金刚率兵进攻浩州（治今山西汾阳）^③，刺史刘贍在李仲文部的援助下，拼死拒守。金刚久攻不克，只得退回介休。

九月十日，晋州道行军总管裴寂率兵抵达介休东南的度索原，与据城抵抗的宋金刚部对阵。金刚派兵断绝了唐军水源，唐军兵士数日不饮，渴乏难忍。裴寂移营就水，宋金刚乘机纵兵出击，唐军大败，散亡殆尽。裴寂率残部一日一夜驰至晋州。于是，自晋州以北，除浩州外，所有城镇几乎全部失陷。裴寂上表谢罪，李渊派人慰谕，仍令其镇守河东。

九月十六日，刘武周令诸军进攻太原。李元吉闻讯大惧，他哄骗司马刘德威说：“卿以老弱守城，吾以强兵出战。”^④当晚，他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七《唐纪三》，高祖武德二年六月。

② 介州，义宁元年，以介休、平遥置介休郡。武德元年改曰介州。

③ 浩州，即隋西河郡。唐武德元年改浩州。武德三年又改汾州。

④ 《资治通鉴》卷一八七《唐纪三》，高祖武德二年九月。

便带兵出城，和妻妾家小一起逃回长安。刘武周顺利攻占太原。接着，他又派宋金刚率部南下，相继攻陷晋州、绛州（治今山西新绛）龙门（今山西河津）。十月上旬，又陷涪州（治今山西翼城），军势甚盛。镇守河东的裴寂生性怯懦，无将帅之才，只是频繁派遣使者，催促虞（治今山西夏县）、泰（治今山西万荣西南）二州的居民迁入城堡，焚烧粮草。致使百姓惊恐不安，皆思动乱。夏县（今属山西）人吕崇茂趁机聚众叛乱，自称魏王，响应武周。裴寂率兵镇压，反为所败。李渊立即派永安王李孝基和独孤怀恩及陕州（治今河南三门峡西）总管于筠、内史侍郎张俭等率兵征讨。这时，据守蒲坂（今山西永济西南）的隋将王行本^①也与刘武周遥相呼应，“关中震惊”^②。面对河东的严峻形势，李渊认为一时很难控制，便决定放弃河东，仅守潼关以西。李渊在慌乱中作此决定，显然带有很大失误。因为刘武周旨在“南向以争天下”，野心极大。如果使其占据河东，不与争锋，势必会对关中造成严重威胁。一旦他与据守洛阳的王世充连兵，就更难制服。加之北面又有突厥和梁师都部可为依靠，不但会牵制唐朝的大量兵力，而且也会对以后的统一战争带来巨大影响。故李世民闻讯，当即上表说：“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殷实，京邑所资。若举而弃之，臣窃愤恨。愿假精兵三万，必能平殄武周，克复汾、晋。”^③李渊接表后，觉得世民讲得有理，便改变初衷，把屯驻在关中的全部军队都拨给世民，使其统兵北征，李渊亲自赶到长春宫为世民饯行。

① 王行本：隋河东守将。据《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六，武德元年十二月载，隋河东守将尧君素在遭到唐军多次攻击后，粮草用尽。其部将薛宗、李楚宗合谋杀死君素。君素另一部将王行本带兵入城，捕杀薛、李等人，遂代君素守城。

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七《唐纪三》，高祖武德二年十月。

③ 《旧唐书》卷二《太宗本纪》。

二、李世民东进柏壁决战

武德二年（619年）十一月十四日，李世民率军从龙门乘坚冰渡过黄河，屯兵绛州西南的柏壁（今山西新绛西南），与刘武周部将宋金刚部成对峙态势。当时，河东地区经刘武周部抢掠后，仓廩俱空，百姓均退聚城堡，军饷无处征敛，故唐军乏粮。李世民当即发布通告，号召百姓回归乡里，重整家园。百姓听到世民率军已至河东，纷纷归附，每天前来军营慰问和投军的络绎不绝。因此，唐军很快筹足了军粮。李世民在同江夏王李道宗商议策略时，曾询问说：“贼恃其众，来邀我战，汝谓何如？”道宗回答说：“群贼锋不可当，易以计屈，难以力竞。今深壁高垒，以挫其锋，乌合之众，莫能持久，粮运致竭，自当离散，可不战而擒。”世民说：“汝意见暗与我合。”^①统一认识后，世民遂下令休整士卒，秣养战马。偶尔派小股部队对敌人进行骚扰，大军则坚壁不出。因此，宋金刚部的兵势逐渐减弱。

武德二年（619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唐将李孝基、独孤怀恩、于筠及唐俭和行军总管刘世让等率兵向盘踞夏县的吕崇茂发起进攻。在大兵压境之际，崇茂急忙向金刚求救。宋金刚立即派部将尉迟敬德和寻相率兵援救。

尉迟敬德为马邑善阳（今山西朔州）人。大业末年在高阳（今河北高阳东）入军，以骁勇著称。后归乡里。刘武周割据马邑后，敬德归附，被任为偏将。不久，又被调归宋金刚，随其南攻晋、浍。敬德作战勇猛，“善解避稍，每单骑入贼阵，贼稍攒刺，终不能伤。又能夺取贼稍，还以刺之”^②。因此，累立战功，甚得武周和金刚的器重。他与寻相率援军驰至夏县时，吕崇茂也率军从城内杀出，唐军腹背受敌，抵挡不住，孝基、怀恩、于筠、唐

^① 《通典》卷一五五《兵典八·坚壁挫锐》。

^② 《旧唐书》卷六十八《尉迟敬德传》。

俭及世让等均为敬德所俘。正当敬德和寻相率部从夏县返回涇州时，李世民在美良川（今山西闻喜南）设伏，进行截击，敬德猝不及防，被歼 2000 余人。不久，敬德和寻相又奉命率兵援蒲坂守将王行本。李世民亲帅步骑 3000，在安邑（今山西运城东）阻击，宋军大败，敬德、寻相只身逃走，其余兵士全部被俘。这两次对敬德部的作战胜利，使唐军在柏壁与宋金刚部的对峙得以持续。

这时，唐军诸将都请求与宋金刚进行决战。李世民劝谕说：“金刚悬军深入，精兵猛将，咸聚于是。武周据太原，倚金刚为扞蔽，军无蓄积，以虏掠为资，利在速战。我闭营养锐以挫其锋，分兵汾（州治在今山西汾阳）、隰（州治在今山西隰县），冲其心腹，彼粮尽计穷，自当遁走。当待此机，未宜速战。”^① 由于李世民对敌我双方的分析精当，策略正确，因而军心稳定，步调一致。

武德三年（620 年）正月初，唐将秦武通率兵进攻蒲坂，王行本出战失利，被迫退守城内。在粮尽援绝时，行本企图突围逃走，但城内守军无人相从，行本只得开城投降。蒲坂王行本部的覆灭，消除了柏壁唐军的南面牵制。

二月六日，刘武周派兵南攻潞州（治今山西长治），相继攻占了长子（今属山西）、壶关（今属山西）等县。潞州刺史郭子武抵挡不住，唐将王行敏奉命援救。有人传言子武企图叛变投降，行敏将子武当即斩首，将头颅遍示全军，军心复振，接连多次打败了刘武周的进攻。

二月二十日，李渊又派将军桑显和率兵进攻夏县的吕崇茂，以期牵制宋金刚部的南面援军。

三月二日后，刘武周曾两次派兵进攻浩州，企图打通石州（治今山西离石）和汾州之间的通道，援助柏壁，但均被唐将李仲文部和行军副总管张纶部击败。三月二十一日，李、张二部又乘胜攻占石州，武周守将刘季真被迫投降。

四月十四日，宋金刚部在柏壁与唐军相持半年以后，终因军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八《唐纪三》，高祖武德二年十二月。

粮用尽，向北逃窜。

三、唐军追歼刘武周

武德三年（620年）四月十四日，当宋金刚部北撤之时，李世民认为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遂率兵追击。四月二十一日，唐军在吕州（治今山西霍州）追及宋金刚的殿后军寻相部，大败其众。乘胜北上，昼夜兼行200余里，交战数十回合。唐军行至唐壁岭（今山西灵石东南）时，兵士饥渴困乏，疲惫不堪。行军总管刘弘基请求停止追击，等待粮饷。世民果断地说：“金刚计穷而走，众心离沮。功难成而易败，机难得而易失，必乘此势取之。若更淹留，使之计立备成，不可复攻矣。吾竭忠徇国，岂顾身乎！”^①遂策马继续北进。唐军将士见主帅毫无止息之意，只得紧随其后，再也无人敢以饥饿为言。经过3天的紧急行军，终于在雀鼠谷追上了宋金刚部。接着，唐军又投入了激烈战斗。一日之中，交战8次，歼灭和俘虏敌军数万人。夜晚，唐军就露宿在雀鼠谷西原上。李世民和唐军将士接连两天从未进食，3天衣不解甲。当时，军中只有一羊，世民与将士分而食之。

四月二十三日，李世民率军抵达介休（今属山西）城下。宋金刚率残部2万多人在城西布阵，军阵南北长达7里。李世民先派部将李世勣^②率小部队在阵前挑战，宋金刚麾军出击，世勣即向后撤退。当宋金刚率兵离城追击时，李世民率精骑从宋军阵后杀出，金刚大败，被歼3000多人。金刚领轻骑逃奔太原，李世民率兵追赶。行至张难堡（今山西汾阳南），与唐浩州行军总管樊伯通、张德政部相遇。堡中将士被刘武周部围攻多时，看到世民率部抵达，欢呼雀跃，立即献上浊酒、粟饭，款待唐军。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八《唐纪四》，高祖武德三年四月。

^② 李世勣：原名徐世勣，为瓦岗军将领。李密降唐后，世勣亦归附唐朝，被高祖李渊赐国姓李氏，故又名李世勣。太宗逝世后称李勣。

金刚北逃以后，留部将尉迟敬德收集余部，据守介休。李世民派李道宗和宇文士及劝谕归降。敬德和寻相看到大势已去，只得出城归附，并献出介休和永安（今山西孝义东）二城。世民闻讯，兴奋异常，立即任敬德为一府统军，使其仍统率 8000 旧部，编制在唐军诸营之中。唐军诸将都对敬德的归降表示怀疑，甚至有人“请即杀之”。但李世民却深信不惑，并对众将说：“寡人所见，有异于此。敬德若怀翻背之计，岂在寻相之后耶？”又对敬德说：“丈夫以意气相期，勿以小疑介意。寡人终不听谗言以害忠良，公宜体之。”尉迟敬德见世民对他如此器重，便发誓“以身报恩”^①。

刘武周听说宋金刚大败而归，惊恐不已，遂放弃太原，逃入突厥。宋金刚逃归太原后，企图收集余众，负隅顽抗。但部众军心已散，不肯相从。金刚无奈，亦带领百余骑逃奔突厥。李世民遂率军占领太原，河东州县也相继被唐军收复。不久，刘武周和宋金刚又企图背叛突厥，逃归马邑、上谷，先后被突厥所杀。

刘武周的覆灭和唐军的胜利并非偶然。首先，李渊晋阳起兵后，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当地百姓记忆犹新。李世民再次抵达河东后，“发教谕民”，故百姓“莫不归附，自近及远，至者日多”；但刘武周割据马邑后，却大肆“俘掠”，致使所经之地，“未有仓廩，人情恒扰，聚入城堡”^②。唐朝收复河东州县后，“士庶歌舞于道，军人相与为《秦王破阵乐》之曲”，颂扬李世民和唐军的胜利。这说明人心向背起了决定作用；其次，刘武周利用李元吉耽于畋猎、不设防务的弱点，虽相继攻占太原，南下河东，取得了一时的胜利。但由于他不善驾驭部下，又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始则拒绝了苑君璋“连和突厥，结援唐朝，南面称孤，足为上策”^③的忠告，继则又发生了尉迟敬德和寻相的临阵倒戈。致使部众离心离德，政令不一。再加长驱南下后，军粮不继。这些都是刘武周部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最后，

① 《旧唐书》卷六十八《尉迟敬德传》。

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七《唐纪三》，高祖武德二年十一月。

③ 《旧唐书》卷五十五《刘武周传》。

李世民运筹帷幄，知彼知己，以己之长，制敌之短。屯兵柏壁，深沟高垒，拒不交战，以老敌军；敌军北逃时，又穷追猛打，不给敌军喘息之机，终于取得了全歼敌军和收复河东的重大胜利。这次胜利不仅使秦晋连成一片，扩大了唐朝的统治地域，也为今后进一步平定北地和攻取中原扫清了道路。

第四节 决战中原

(参见附图 3)

隋将王世充于武德元年(618年)在洛阳称帝建郑前后，曾击败了以李密为首的河南瓦岗军，相继占有了河南大多州县，成为中原地区最为强大的一个政治集团。武德三年(620年)七月，唐军在平定了河东刘武周后，李渊又派李世民率主力10多万人东出潼关，同王世充集团展开中原决战。经过半年多的激烈战斗，唐军收复了河南地区的多数州县，歼灭了王世充的大量部队，将其包围于洛阳孤城之中。王世充在垂死之际派人向河北窦建德求救，建德倾全力赴援，又被李世民在虎牢生擒，河北起义军一朝瓦解。武德四年(621年)五月，王世充在绝望之后，被迫出降。唐军赢得了统一战争中最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一、李世民围困洛阳王世充

王世充字行满，原为西域胡人。后随祖父寓居新丰(今陕西临潼)。祖父死后，祖母改嫁霸城(今陕西西安东)王氏，遂冒姓王。隋炀帝大业初年，由兵部员外郎迁江都郡丞兼领江都宫监。由于他善于阿谀逢迎，取“媚于帝”，故得炀帝欢心，“每入言事，帝必称善”^①。后又“委捕诸盗，所向辄定”，被炀帝“愈属信之”^②。

^① 《旧唐书》卷五十四《王世充传》。

^② 《新唐书》卷八十五《王世充传》。

大业十三年（617年）七月，当河南瓦岗军在李密的率领下，歼灭了隋军主力张须陁部，攻占了河南地区的多数郡县，将炀帝之孙、越王杨侗所率的20万隋军围困在洛阳城中之时，隋炀帝遂派王世充率江淮精兵讨伐李密，援救东都。但世充在黑石（今河南巩义西南）、洛南等作战中，又连遭失败，只得率部退守洛阳。

武德元年（618年）七月，王世充在洛阳城内发动政变，杀隋皇泰主杨侗的内史令元文都，控制了杨侗政权。嗣后又利用瓦岗军在和宇文文化及部作战时，受到重创而未及休整之机，调集大军，向瓦岗军发动突然进攻。结果，李密率兵仓促迎战，被其击败，李密只身降唐，兵将损失殆尽。不久，占据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的瓦岗军将领徐世勣亦相继降唐，瓦岗军遂告解体。河南州县大多为王世充占有。武德二年（619年）四月，王世充废皇泰主杨侗，在洛阳称帝，建国号郑。同年十一月，击灭了宇文文化及部的河北农民起义军窦建德部乘胜攻克黎阳。因此，在唐军击败河东刘武周后，控制河南的王世充和占领河北的窦建德遂成为山东地区最为强盛的两大势力。

王世充虽然在洛阳建郑称帝，成为中原最为强大的政治集团，但其内部却很虚弱。这主要因为世充“器度浅狭而多妄语，好为咒誓”，又“性猜忌，喜信谗言”^①。因此，他的将吏多有叛离。如骁将秦叔宝、程知节、李君羨、罗士信、席辩、杨虔安、李君义及豆卢达等先后降唐，骁将刘黑闥又投奔了河北窦建德。甚至还发生了郑国的礼部尚书裴仁基、左辅大将军裴行俨父子与尚书左丞宇文儒童、尚食直长宇文温兄弟及散骑常侍崔德本等数十人“谋诛世充”的重大事件。这次事件虽因“事泄”^②而未果，但却说明王世充集团已陷入危机之中。王世充也自知“众心日离”，但却为了继续维持摇摇欲坠的郑国政权，便“峻其法”：下令洛阳城内如有一人逃亡，全家受戮，唯相互告发才可赦免；如全家逃亡，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八《唐纪四》，高祖武德三年三月。

^② 《旧唐书》卷五十四《王世充传》。

则诛及四邻。即使出城樵采，人数都要严加限制。但结果却适得其反，“杀人益多而亡者益甚”^①。为了防止出征将帅叛逃的现象继续发生，王世充把洛阳城内宫城变为监狱，把出征将帅的家属都投入狱中。由于叛逃的将帅与日俱增，故这座监狱的关押人数增至万人之多，每日因饥饿而死者就有数十。对此，高祖和李世民父子在歼灭刘武周后，于群雄割据之中，把王世充集团选作在潼关以东的第一个打击目标，确实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采取的一个正确的战略决策。

武德三年（620年）七月一日，李世民率7总管25将，10余万众从潼关东进，向洛阳推进。通过渭水、黄河漕运粮饷。第二天，突厥处罗可汗派兵南下，企图开赴洛阳，援助世充。潞州总管李袭誉奉命阻击，突厥骑兵大败而归，被缴获的牛羊万计。不久，李渊又派太子李建成率兵屯驻蒲州（治今山西永济西南），保证东进唐军的侧翼安全；又令礼部尚书唐俭抵达并州，加强北线防务。

王世充听到唐军大举东进的消息后，当即调兵遣将，齐集洛阳。又设置四镇将军，率兵把守洛阳四面城门，大力加强洛阳防务。与此同时，又派魏王弘烈镇襄阳（今湖北襄樊），荆王行本镇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宋王泰钦镇怀州（治今河南沁阳）。王世充亲率左辅大将军杨公卿、右游击大将军郭善才、左游击大将军跋野纲等内外军84府，共3万步骑，迎击唐军。

七月二十八日，唐将罗士信部率先包围了洛阳西面的军事重镇慈涧。王世充急忙率兵3万赶来援救。李世民率轻骑赶至阵前察看虚实，不料和王世充所率大军遭遇。由于众寡悬殊，李世民和所率轻骑很快陷入了郑军的重重包围之中。李世民拉弓劲射，郑军应弦而倒，终于杀出一条血路，突围而出，还擒获了世充的左建威将军燕琪。受此小挫后，王世充又匆忙撤退，并将慈涧的守军也全部调归洛阳。李世民遂指挥唐军分路向洛阳逼近：行军总管史万宝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八《唐纪四》，高祖武德三年三月。

部从宜阳(今河南宜阳西)攻占龙门(今河南洛阳南),切断洛阳与南面襄阳的联系;将军刘德威率部翻越太行山,围攻怀州,隔断洛阳与北方和东面虎牢的联系;右武卫将军王君廓从洛口(今河南巩义东北),断绝王世充从洛口仓向洛阳的运粮通道;怀州总管黄君汉率部南下河阴(今河南孟津东),进攻回洛城(今河南偃师西北),断绝洛阳与东南交通。李世民率唐军主力,屯驻洛阳北面的北邙山上。诸路唐军营寨相接,逐渐形成对洛阳的包围态势。

武德三年(620年)八月九日,共州(治今河南辉县)县令唐纲和邓州(今属河南)土豪相继执杀窦建德和王世充所署刺史,举州降唐。

八月十四日,唐怀州总管黄君汉所率校尉张夜叉部乘舟沿河攻克回洛城,切断了河阳(今河南孟州南)桥上交通,收复了回洛城周30多个堡垒村落。王世充当即派其子玄应率杨公卿等部北上,企图夺取回洛,但久攻不克,只得在城西修筑月城,驻兵把守。

王世充陈兵于洛阳西北的青城宫,隔水与唐军主力对峙。他曾在阵前大声对世民说:“隋室倾覆,唐帝关中,郑帝河南,世充未尝西侵,王忽举兵东来,何也?”世民派宇文士及回答说:“四海皆仰皇风,唯公独阻声教,为此而来!”世充自知不是唐军对手,只得请求“息兵讲好”,但却遭到严词拒绝。双方遂“各引兵还”^①。

八月二十五日,翻越太行山的唐将刘德威部袭击怀州,攻入外郭,收复了城周不少堡垒村落。

九月十三日,王世充显州(治今河南泌阳)总管田瓚率所部25州降唐。于是,洛阳与郑将王弘烈镇守的襄阳间的交通完全断绝^②。洛阳已陷入唐军的四面包围之中。

九月十七日,李世民派右武卫将军王君廓从龙门攻占轘轅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八《唐纪四》，高祖武德三年八月。

② 时洛阳与襄阳间有两条道路可通：一是经邓州南阳，一是经显州，出蔡、汝2州。邓州已于武德三年八月九日降唐，此时显州又降，故襄阳与洛阳间交通完全隔绝。

(今河南登封西北)，王世充当即遣将魏隐率兵援救。君廓假装逃遁，引诱魏隐追赶，途中设伏袭击，魏隐大败。君廓率部直追至管城（今河南郑州），收复了沿途许多州县。接着，王世充尉州（治今河南尉氏）刺史时德劼率所部杞（治今河南杞县）、夏（治今河南太康）、陈（治今河南淮阳）、随（今属湖北）、许（治今河南许昌）、颍（治今安徽阜阳）等7州降唐。世民下令：归降的王世充州县官继续留任，只是改尉州为南汴州，其余“无所变易”，“于是河南郡县相继来降”^①。

九月二十一日，李世民率500骑登上北邙山魏宣武帝景陵察看敌情，不料王世充率万骑突然赶到，将世民围在核心。郑将单雄信执槊向世民直刺，唐将尉迟敬德跃马大呼，驰入围中，将雄信刺落马下，世充军向后稍却，敬德趁机护卫世民冲出重围。接着，敬德又与世民率兵杀入敌阵，左突右冲，如入无人之境。正值屈突通率大军赶到，内外夹击，郑军大败，被歼千余人，冠军大将军陈智略被擒，王世充只身逃回。战后世民对敬德说：“比众人证公必叛，天诱我意，独保明之，福善有征，何相报之速也！”^②

从武德三年九月下旬到十月下旬，相继降唐的王世充军将和地方州县官吏有张镇周、荥州（治今河南荥阳）刺史魏陆、阳城（今河南荥阳西南）县令王雄、汴州（治今河南开封）刺史王要汉等。由是，唐军打开了嵩山以南的道路。镇守虎牢的王世充长子玄应听到周围诸州皆叛的消息后，急忙从虎牢逃回洛阳。

十一月一日，李渊派金州（治今陕西安康）总管府司马李大亮率兵攻占襄阳樊城镇（今湖北襄樊北），并收复了附近14座城栅。二十九日，李大亮又相继攻取了王世充设置的沮（治今湖北南漳）、华（治今湖北宜城）2州。

十二月上旬，王世充的许、亳（今属安徽）等11州以及随州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八《唐纪四》，高祖武德三年九月。

^② 《旧唐书》卷六十八《尉迟敬德传》。

(今属湖北)总管徐毅等相继降唐。至此,河南地区的多数州县已为唐军所有,王世充仅能控制洛阳孤城。

王世充眼看大势已去,只得派人携带礼物到窦建德处乞求援兵,窦建德“许以赴援”^①。

武德四年(621年)年初,王世充的梁州(治所在今河南商丘南)总管程嘉会又率部降唐。

正月下旬,李世民挑选1000多名精锐骑兵,均穿黑色铠甲,分为左右两队,分别由骁将秦叔宝、程知节、尉迟敬德和翟长孙率领。每次作战,李世民都率此精锐,冲锋在前,所向披靡,使敌军丧胆。

二月三日,王世充之子玄应率兵数千从虎牢向洛阳转运粮饷。李世民当即派部将李君羨率部截击,结果,大败其众,唐军缴获了全部辎重,玄应只身逃回洛阳。从此,洛阳的粮饷断绝。这时,李世民认为向王世充发动总攻的时机已经成熟,便派宇文士及入京向高祖李渊请战。李渊当面指示说:“归语尔王:今取洛阳,止于息兵,克城之日,乘輿法物,图籍器械,非私家所须者,委汝收之;其余子女玉帛,并以分赐将士。”^②

二月十三日,李世民指挥唐军主力从北邙山南下,向王世充在青城宫布置的军阵逼近。但壁垒尚未修筑完毕,王世充即率众2万从禁苑方诸门北进,凭借门东故马坊的坚固垣堑,临谷水抗拒唐军。方诸门东位置高印险要,易守难攻,故马坊的垣堑高大坚固,唐军将士都面有惧色。李世民经过对敌阵进行仔细观察后,对左右诸将说:“贼势窘矣,悉众而出,徼幸一战,今日破之,后不敢复出矣!”随即令屈突通率步兵5000,渡过谷水,向王世充发动攻击,并指示说:“兵交则纵烟。”^③当烟火大作时,世民引大军南下,身先士卒,与屈突通合势力战。李世民欲知世充军阵厚薄,遂率数十骑冲入敌阵,直出阵后,所向披靡,杀伤甚众。但在混战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八《唐纪四》，高祖武德三年十一月。

^{②③} 《资治通鉴》卷一八八《唐纪四》，高祖武德四年二月。

之中，世民与诸骑相失，被长堤所阻，只有将军丘行恭单骑跟随。王世充的数名骑将蜂拥而上，世民的坐骑被流矢射死，困在核心。危机时刻，丘行恭拨转马头，向驰近世民的骑将张弓疾射，箭无虚发，追兵稍退，但自己的坐骑也带箭负伤。行恭跳下马背，拔去箭矢，让世民乘坐，自己手执大刀，跳跃大呼，连斩数人，杀开一条血路，终于引世民冲出敌阵，与大军会合。后来，世民即帝位后，曾下诏“刻石为人马以象行恭拔箭之状，立于昭陵阙前”^①，这就是著名的昭陵六骏之一——“飒露紫”，现藏美国费城大学博物馆。

在唐军的强大攻势面前，王世充亦率部拼死抵抗。先后4次散而复合，激战3个时辰，直至午时，才被迫撤回洛阳城中。李世民居军追击，直抵洛阳城下，俘斩7000多人，并将洛阳团团包围。

第二天，王世充又率兵从洛阳城南右掖门移出，临洛水布阵。这时，原先被俘的唐将王怀文趁世充“引置左右”而未加防范之际，突然引槊行刺。由于世充身披重甲，枪槊“折不能入”，怀文被杀。接着，御史大夫郑颀又坚辞官职，削发为僧，世充大怒，将其斩首。从此，洛阳城内的人心更加离散。

二月二十二日，王世充的河阳（今河南孟州南）守将王泰弃城逃走，部将赵复举城降唐。郑军别将单雄信、裴孝达与唐将王君廓在洛口（在今河南巩义东北洛水入黄河处）相持。李世民亲率步骑5000援助，雄信等闻讯当即向洛阳逃跑，君廓率众追击，郑军大败。

李世民打败洛口郑军后，又回师洛阳城北，指挥唐军向洛阳宫城发动进攻。城中严密守卫。所造“大炮”可抛起50斤重的石块，掷出200多步。“八弓弩箭”大如车轮，箭簇如同大斧，可射500多步。故唐军虽四面攻打，昼夜不息，但却连续10多天，久

^① 《旧唐书》卷五十九《丘和附子丘行恭传》。《全唐文》卷十《六马图赞》录有太宗赞文。

攻不克，伤亡与日俱增。王世充又加强内部防务，先后逮捕了 13 名打算翻城降唐的叛变将领。

但此时唐军将士也产生了厌战情绪，许多人都疲惫思归，总管刘弘基等请求班师。李世民认为，唐军既已悉众而来，当一劳永逸。现在河南州县大多归附，洛阳孤城，势不能久，功在垂成，决不能弃之而去！于是他下令军中：“洛阳未破，师必不还，敢言班师者斩！”^①又派参谋军事封德彝入京，向高祖李渊陈说洛阳必克的有利形势，李渊表示赞同世民的决策。接着，世民又派人向王世充送去书信，劝其投降，世充拒而不答。

二月三十日，镇守虎牢的王世充部将沈悦派人向屯驻管城（今河南郑州）的唐将李世勣表示归降，并愿作内应。李世勣当即派守卫洛口的左卫将军王君廓连夜东进，袭击虎牢。在沈悦的策应下，一举攻拔，并俘获了王世充的荆王行本及长史戴胄。

武德四年（621 年）三月中旬，李世民指挥唐军兵士在洛阳城周挖掘壕沟，修筑堡垒，断绝交通。洛阳城内粮饷匮乏，一匹绢只能买粟三升，10 匹布仅购一升食盐，其余服饰珍玩，贱如粪土。后来，树皮草根都被食尽，老百姓只能“澄取浮泥，投米屑作饼食之”^②，因此，全都患上疾病，身体浮肿，死者相枕于道，由原来的 3 万多户锐减至 300 家。就连公卿贵族也都只能以糠菜充饥，尚书郎以下官员，多有冻饿而死者。王世充无计可施，只能焦急等待窦建德援救。

二、窦建德兵败虎牢

武德四年（621 年）三月十六日，窦建德派其将范愿镇守曹州（治今山东定陶西南），亲率精兵 10 万，援救洛阳。

早在武德元年（618 年）七月，即窦建德在乐寿（今河北献县）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八《唐纪四》，高祖武德四年二月。

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九《唐纪五》，高祖武德四年三月。

自称夏王以后不久，他就趁瓦岗军败亡之机，与唐军为争夺瓦岗军余部占有的黄河北之地兵戎相见。第二年十月，窦建德倾军出动，相继攻占了相州（治今河南安阳）、赵州（治今河北赵县）、卫州（治今河南卫辉）及黎阳等地，唐军被迫退回关中。武德二年（619年）十月，在洛阳建郑称帝的王世充又亲率大军进抵滑台（今河南滑县东），兵锋直至黎阳城下，大有与窦建德交兵之势。这说明此时唐、郑、夏已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武德三年七月，当李世民率军对洛阳发起进攻，李渊派人“连和”夏王时，窦建德既未答应，亦未拒绝，只是将俘获的李渊之妹同安公主送还长安而已。这说明此时窦建德对唐、郑交兵仍持观望态度。但到是年年底，当唐军节节胜利，世充连连败北，丢失了河南多数州县，只孤守洛阳一城，覆亡已成定局之时，窦建德这才感到“齿寒之忧”。于是，他便接受了中书舍人刘彬的建议，当即向王世充派来求救的使者答应“赴援”。同时，又派人来到唐营“请解世充之围”，企图“却唐全郑”，继续维持“鼎足相持之势”^①。然后，待“唐师既退”之后，“徐观其变，若郑可取则取之，并（夏、郑）二国之兵，乘唐师之老，天下可取也！”^②但李世民却将窦建德所派为世充说项的使者扣留“不答”，加之李渊又在窦建德率部渡河进攻曹州的农民起义军孟海公部时，派将军刘世让率兵从河东出土门（即井陘口，在今河北鹿泉西南），偷袭夏都洛州（治今河北永年东南，建德于武德二年十月由乐寿迁都于此），唐、郑关系遂告破裂。

武德四年（621年）三月中旬，窦建德在攻克曹州周桥（今山东曹县东北），俘获孟海公并收编其部后，遂征发曹州孟海公和兖州徐圆朗^③等部农民起义军，率兵10万，从周桥西进，援救洛阳。

① 《旧唐书》卷五十四《窦建德传》。

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八《唐纪四》，高祖武德三年十一月。

③ 徐圆朗：隋末据兖州起义的农民军领袖。先附河南瓦岗军，李密败后，又归王世充。洛阳平定后，归唐，封兖州总管。后又随刘黑闥起兵，武德六年，为唐军所杀。

二十一日，进抵酸枣（今河南延津东），接着，又相继攻克管州（治今河南郑州）、荥阳、阳翟（今河南禹州）等地，水陆并进，泛舟运粮，溯河西上。王世充之弟徐州（今属江苏）行台王世辩派部将郭士衡带兵数千与建德会合，共10余万，号称30万，屯军于虎牢东原（即东广武，在今河南荥阳东北广武山上），与镇守虎牢的唐将王君廓部形成对峙态势。窦建德一面在板渚（位于今河南荥阳西北汜水镇黄河侧）修筑宫室，一面派人入洛阳，向王世充通报。

在洛阳久攻不克，窦建德又率军援救的形势之下，唐军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对此，李世民曾召集众将商议对策。宋州（治所在今河南商丘南）刺史郭孝恪和记室薛收等人认为，王世充虽据守洛阳，将士精锐，但眼下最大的困难是缺乏粮食。因此，在我军包围之下，已陷入“求战不得，守则难久”的困境。现在，窦建德亲率大军，远来赴援，亦当极其精锐，不容忽视。但如果因此退却，使郑、夏联合，以河北粮饷供应洛阳，就会拖延战事，偃兵息武，统一天下的时日就会遥遥无期。因此，他们主张采用围城打援的策略：即以唐军主力继续围攻洛阳，深沟高垒，拒不交战；由秦王李世民率领精锐，东进虎牢，休整士卒。然后，以逸待劳，伺机进攻，定会击败建德。建德被破，世充可不攻而下，不出二旬，郑、夏二主必然“面缚麾下”^①。但萧瑀、屈突通和封德彝等人却认为，唐军已经疲惫思归，王世充据守坚城，不易攻克，窦建德又驱大军援救，势不可当。我军如继续围城，将会腹背受敌，这决非上策。因此，他们主张“退保新安，以承其弊”。世民当即表示赞同郭、薛建议，并强调说，王世充连吃败仗，兵摧食尽，上下离心，不烦力攻，可以坐克。窦建德刚刚击败孟海公，将士骄惰，我军如据守虎牢，扼其咽喉，建德要是冒险进攻，我军必会容易取胜。建德要是狐疑不战，不出一月，世充必定不攻自

^① 参看《旧唐书》卷七十三《薛收传》、《旧唐书》卷八十三《郭孝恪传》。

溃。那时，我军获城破之胜，气势倍增，必会一举两克。如不迅速东进，建德攻破虎牢，最近归附的诸多州县，就会得而复失。那时，“两贼并力，其势必强，何弊之承！”^①定下决心后，他调兵遣将，派屈突通等协助齐王元吉继续包围洛阳，自己亲率骁勇 3500 人东趋虎牢。当时，正值白昼出兵，经北邙，历河阳，大张旗鼓向巩（在洛阳东 110 里处）地挺进。王世充登城而望，猜不出唐军去向，竟不敢出兵。

三月二十五日，李世民率部抵达虎牢。第二天，李世民为了试探敌军虚实，亲帅 500 精骑，由虎牢东行，向敌营逼近。沿途设置数处伏兵，令李世勣、程知节和秦叔宝分别统领。最后仅留尉迟敬德等 4 名骑将与之同行。当行至距建德军营 3 里处时，与建德派出的流动哨兵相遇。世民有意暴露自己，并引弓射杀了一名敌骑。建德军中闻讯大惊，立即出动五六千骑追赶。世民指示另外两名骑将先行，自己与尉迟敬德殿后，“按辔徐行”。当追兵被诱入埋伏圈后，李世勣等率唐军突然杀出，歼敌 300 多，并俘获了敌将殷秋、石瓚，凯旋而归。接着，世民又致书建德，陈说利害，冀其退兵。

窦建德在虎牢被唐军阻击月余，不得西进。几次小的战斗又均遭失败，将士疲惫思归。

四月三十日，李世民又派王君廓率轻骑千余偷袭夏军粮道，并俘获了夏军将领张青特，更使夏军军心动摇。这时，夏国的国子祭酒凌敬劝建德率军渡过黄河，攻取怀州、河阳，然后，翻越太行山，进入上党（郡治在今山西长治），占领汾、晋，进军蒲津。并说，这样做有 3 个好处：一则入空虚之地，可保全胜；二则拓地收众，增强兵力；三则关中震惊，洛阳之围自解。建德的妻子曹氏也赞同此议，主张从滏口（今河北武安南）翻越太行山，攻占山北州县，又连接突厥抄掠关中，唐军必回师自救，郑围自解。并说：“若顿兵于此，老师费财，欲求成功，在于何日？”^②但窦建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九《唐纪五》，高祖武德四年三月。

^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九《唐纪五》，高祖武德四年四月。

德却认为洛阳危在旦夕，如不立即援救，而舍之北去，是胆怯失信，故拒而不纳。再加之世充派来的使者，早晚都来痛哭求救，又暗中贿赂建德部将，使其阻挠采纳凌敬和曹氏的建议。于是，建德在众将的怂恿下，决定“进逼虎牢”^①。

不久，唐军得到情报说：窦建德将乘唐军饲料用尽，在黄河北岸牧马之际，袭击虎牢。武德四年（621年）五月一日，李世民北渡黄河，南临广武（即西广武，在今河南荥阳东北广武山上），侦察敌情。最后决定，将计就计，故意留马千匹在河渚之上，引诱敌军出击。第二天，窦建德果然全军出动，北倚黄河，南连鹊山，在汜水东岸南北宽20多里的宽阔地带布置军阵。王世充的部将郭士衡也率部在窦军之南布阵，“绵亘数里”，大肆“鼓噪”^②，以壮声威。面对强敌压境，唐将皆惧。李世民率数骑登高瞭望后，对众将说，窦建德兴起山东，从未参与大战，现在冒险喧嚣，是无纪律，逼城布阵，有傲视之心；我军按兵不出，敌军勇气自衰，待其士卒饥疲，必将自退之时，我军乘而出击，必胜无疑。并对诸将发誓说：“甫过日中，必破之矣！”^③因此，他一面严阵以待，尽管建德多次派兵挑战，他拒不出击。另一方面又派人召回留在河渚的战马，准备参加总攻。

窦建德从辰时布阵，到午时已历3个时辰，士卒饥渴困倦，有的席地而坐，有的争抢饮水，有的准备退却。世民看到决战的时刻已经来到，便命令宇文士及率300余骑从建德军阵西面驰向阵南，进行试探性攻击。并告诫说：如敌阵不动，应立即退回，如阵势移动，则引兵向阵东进发。宇文士及率部驰至建德阵前，夏军果然骚动。这时，河渚的战马亦至，世民立即下令唐军全线出击。他亲率轻骑首先冲出，唐军主力紧随其后，东渡汜水，直向夏军阵前杀来。窦建德正要召集群臣议事，唐军突然杀来，使其

① 《旧唐书》卷五十四《窦建德传》。

② 《旧唐书》卷二《太宗本纪》。

③ 《资治通鉴》卷一八九《唐纪五》，高祖武德四年五月。

乱作一团。致使匆忙奔向建德处躲避的群臣，阻塞了夏军骑兵的道路。窦建德在宫室前面挥手让群臣后退，使骑兵出拒唐军。但进退之间，唐兵已至。窦建德大惊失色，慌忙向东陂撤退。唐将窦抗率部紧追，夏军拼死抵抗，“战小不利”。世民所率骑兵接阵冲击，所向披靡。淮阳王李道玄挺身陷阵，直出敌后，又突阵而归，往来两次，飞矢集身，状若猬毛，而勇气不衰，张弓劲射，敌军皆应弦而倒。其余将士，亦奋勇向前，喊声大作，尘埃蔽天。世民率史大奈、程知节、秦叔宝、宇文歆等在激战之中，直穿敌后，在夏军阵后打起了唐军旗帜。夏军将士望见阵后唐旗，遂全线崩溃，向西撤退，唐军追击30多里，歼敌3000。窦建德身中数创，逃至牛口渚，被唐将俘获。夏军见主帅被擒，相继投降的有5万多人，世民将其全部遣归乡里。只有窦建德之妻曹氏率数百骑逃回洛州。虎牢之战就这样以唐军的胜利和夏军的失败而告结束。

三、王世充不战而降

虎牢决战结束后，李世民率得胜之师回到洛阳城下，继续围攻王世充。沿途的偃师（今河南偃师东）、巩县（今河南巩义东北）以及洛阳故城（在今洛阳东洛水北岸）的王世充守将纷纷投降。李世民将俘获的窦建德和王世充的部将郭士衡等带至洛阳城下，以示世充，世充与建德哭泣而语。王世充在绝望之余，向诸将提议突围而出，南走襄阳。但却遭到诸将的一致反对，他们说：“吾所恃者夏王，夏王今已为擒，虽得出，终必无成。”^①王世充在突围无望、守城不得的形势下，遂于五月九日出城投降。第二天，世民率军进入洛阳，严令守护街市，维持治安，秋毫无犯。又封存府库，将金帛财物分赏有功将士。只将王世充党羽中的段达、王隆、单雄信、郭士衡等10多人斩于洛水之上，其余不戮一人。后来，窦建德被送斩长安，王世充也在徙蜀途中被仇家所杀。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九《唐纪五》，高祖武德四年五月。

唐军从武德三年（620年）七月挺进中原，到武德四年（621年）五月进入洛阳，接连取得了全歼窦建德和王世充两大政治集团的胜利，这首先应该归功于秦王李世民等人的正确决策。在围攻洛阳的会战进入相持、唐军将士疲惫思归的紧要时刻，李世民经过对敌军弱点的正确分析，果断地作出了继续围城的决定，从而统一了思想，鼓舞了士气，为后来的胜利创造了先决条件；当洛阳久攻不克，夏军又大举增援，唐军将士产生了畏怯退却的念头后，李世民又毅然决然采纳了郭孝恪和薛收的建议，采取围城打援的策略，终于取得了一举两克的重要胜利。其次，当围攻洛阳的会战打响以后，唐高祖李渊始则派太子建成屯兵蒲州，防卫突厥南侵和并州总管李仲文的叛变，保证了唐军主力的侧翼安全；继则又不断派出小部队进攻洛阳周围州县，牵制了王世充的增援部队，减少了唐军主力的四面压力。这些对唐军兵力的正确部署，也是最终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围攻洛阳和虎牢决战是唐朝统一战争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两次会战。因为王世充和窦建德是当时两个最有实力的政治集团，他们的相继覆灭，不仅使唐朝占有了富庶的关东地区，增强了经济实力，而且歼灭了两个最为棘手的竞争对手，这就为唐朝统一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五节 进军河北

武德四年（621年）七月，以窦建德为首的河北农民起义军被镇压以后，建德部将刘黑闥又再次起兵反唐。经过一年多的激烈战斗，这股势力于武德六年（623年）正月终被平定。

一、刘黑闥起兵反唐

刘黑闥是贝州漳南（今河北故城东南）人，与同乡窦建德关系“友善”，并经常得其资助。隋末曾先后随郝孝德、李密起义。李密败后，为王世充所俘，被任为骑将。又因“窃笑”世充“所

为”，遂“亡归建德”^①，被窦建德封为汉东郡公。建德败后，逃匿乡里，闭门不出。

武德四年（621年）七月下旬，唐洛州刺史李君实以及唐将秦武通等在追索窦建德的部众所藏匿的财物时，或“以法绳之，或加捶撻”，致使这些将领“惊惧不安”^②，遂思作乱。不久，唐高祖李渊又诏征建德故将范愿、董康买、曹湛及高雅贤等入京，使其更加恐慌。于是，他们遂以为建德“报仇”为名，推举刘黑闥为首领，起兵反唐。七月十九日，黑闥率众一举攻占了漳南县城。李渊闻讯，当即置山东道行台于洛州，又于魏（治今河北大名北）、冀（治今河北冀州）、定（治今河北定州）、沧（治今河北沧州东南）4州并置总管府，加强河北防务。二十二日，又以淮安王李神通为山东道行台右仆射，专责征讨刘黑闥事宜。

八月十二日，刘黑闥率众南下，攻克郟县（今山东夏津），击杀唐魏州刺史权威和贝州刺史戴元祥，众至2000，黑闥自称大将军。李渊急忙从关中发步骑3000赴援，又令驻洛州唐将秦武通、定州总管李玄通以及幽州（治今北京西南）总管罗艺^③率部联合讨伐黑闥。

八月二十二日，黑闥又率众攻克历亭（今山东武城东北），执杀唐屯卫将军王行敏。二十六日，唐兖州总管、原王世充部将徐圆朗据州叛乱，囚捕唐将盛彦师，响应黑闥，被任为大行台元帅。于是，兖、郛（治今山东东平西北）、陈（治今河南淮阳）、杞、伊（治今河南临汝）、洛（治今河南洛阳）、曹（治今山东定陶）、戴等8州豪强皆举兵响应。不久，窦建德部将崔元逊亦执杀唐深州

① 《旧唐书》卷五十五《刘黑闥传》。又据《资治通鉴》卷一八八《唐纪四》，武德二年十一月载：“世充使黑闥守新乡，李世勣击虜之，献于建德。”《新唐书》卷八十六《刘黑闥传》所载与此略同。今从旧传。

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九《唐纪五》，高祖武德四年七月。

③ 罗艺：隋襄州襄阳（今属湖北）人。隋末起兵，自称幽州总管。武德元年归唐，赐姓李，封燕郡王。贞观元年率兵反唐，被击溃，为部下所杀。

(今属河北) 刺史裴晞，响应黑闥。

武德四年(621年)九月底，淮安王李神通率关中步骑抵达冀州，与罗艺部会合，又发邢(治今河北邢台)、洛、相(治今河南安阳)、魏、恒(治今河北正定)、赵(治今河北赵县)诸州兵，共5万余众，在饶阳(今属河北)城南布阵10余里，罗艺率部居于阵西，东西相连，互为犄角，与黑闥交战。刘黑闥所部兵少，仅依河堤单行布阵相迎。正值风雪大作，神通乘风向黑闥发起进攻，兵才相接，突然风向改变，唐军为风雪所蔽，因而大败，士马军资损失大半。西翼罗艺部亦先胜后败，只得从藁城(今属河北)退回幽州。黑闥“兵势大振”^①。

十月六日，黑闥又率众北上，攻陷瀛州(治今河北河间)。不久，唐观州(治今河北泊头东)、毛州(治今河北馆陶)土豪相继执杀刺史，响应黑闥。

十一月十九日，黑闥率众又从瀛州西进，攻克定州，执总管李玄通，玄通自刺身亡。黑闥又与叛唐自立的蔚州(治今河北蔚县)总管高开道^②及突厥骑兵遥相呼应，恒、定、幽、易(治今河北易县)诸州“咸被其患”^③。

十二月三日，黑闥又挥师南下，攻克冀州，击杀刺史麴稜。八日，又向宗城(今河北威县东)推进。驻守宗城的唐黎州(治今河南浚县)总管李世勣抵挡不住，逃奔洛州。十二日，黑闥率部追击，唐军大败，损失兵士5000多人。此后，刘黑闥长驱南下，相继攻占洛州、相州、卫州(治今河南卫辉)、魏州、莘州(治今山东莘县)、黎州等。不久，又回师北上，相继攻陷邢州、赵州。武德五年(622年)正月，刘黑闥自称汉东王，定都洛州。“半岁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九《唐纪五》，高祖武德四年九月。

② 高开道：隋沧州阳信(今山东阳信南)人。隋末从豆子航(在今山东惠民)格谦起义。后称燕王，建都渔阳(今天津蓟县)。武德三年归唐，被任蔚州总管。此时又叛，复称燕王。后被叛将张金树所逼，自杀。

③ 《资治通鉴》卷一八九《唐纪五》，高祖武德四年十一月。

之间，尽复建德旧境。”^①唐将李世勣、秦武通和洛州刺史陈君实等先后率唐军从河北撤回关中。

二、李世民督军击败刘黑闥

在刘黑闥攻占河北，窥视中原及威胁关中的严峻时刻，李世民自请率兵征讨。武德四年（621年）十二月十五日，唐高祖遂命秦王世民和齐王元吉讨伐黑闥。

武德五年（622年）正月八日，李世民率军抵达获嘉（今属河南）。黑闥闻讯，放弃相州，退保洛州。世民率部北上，于十四日进据相州治所安阳（今属河南）。接着，又经肥乡（今属河北），在洛水南岸布阵，进逼洛州。唐幽州总管罗艺奉命率部南下，与世民夹攻黑闥。正月二十七日，黑闥派部将范愿领万人留守洛州，自己率大军北上，阻击罗艺。当晚，宿于沙河（今河北沙河北）。李世民派部将程名振率兵载鼓60具，在洛州城西2里的河堤上击鼓，鼓声大作，洛州城内地动屋摇，范愿以为唐军将要攻城，派人驰告黑闥，黑闥立即返回，派其弟十善与部将张君立带兵一万，北进鼓城（今河北晋州）。正月三十日，与罗艺部在徐河（即今河北保定北漕河）遭遇。经过激战，十善、君立大败，被歼8000余人。罗艺乘胜追击，相继攻占定、栾（治今河北栾城县西）、廉（治今河北藁城）、赵等4州之地，率部进至洛州之北，与李世民部对洛州形成夹击态势。不久，洛水（今河北曲周东南）人李去惑据城降唐，李世民当即派唐将王君廓率1500骑兵进入洛水，与李去惑共同守城。洛州陷入唐军的三面包围之中。刘黑闥为了打开通向贝州（治今河北清河西北）的东面道路，遂率兵向洛水进攻。二月十一日，行至列人（今河北肥乡东北），被唐将秦叔宝击败，只得退回洛州。不久，刘黑闥再次急攻洛水。但洛水城池坚固，城宽50多步，四面环水，易守难攻。黑闥于城东北挖掘两条甬道，作为攻城道路。李世民3次率兵援救，均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九《唐纪五》，高祖武德四年十二月。

遭到黑闼阻击，不能接近洛水。世民召集众将商议对策，年仅20岁的罗士信请求代替君廓守城。世民应允，便登上城南高冢，用旗召唤君廓。君廓率城内守军奋力突围，士信乘机率200兵士冲入城内，代君廓固守。黑闼指挥兵士昼夜攻打，正值天降大雪，唐军不能援救。士信坚守8日，至二月二十五日，洛水城陷，士信被杀。四天以后，世民乘天晴雪霁之机，指挥唐军奋力攻城，终于占领洛水，黑闼被迫退回洛州。世民遂于洛水南北布阵，与洛州相持。黑闼虽多次在阵前挑战，唐军只是坚壁不出。不久，洛州城内乏粮，黑闼遂派兵从冀、贝、沧、瀛诸州运输粮饷，水陆俱进。唐将程名振率部千余人断其粮道，“沉其舟，焚其车”^①。

唐军与黑闼在洛州相持60多天，世民估计黑闼粮尽，必来决战，便派兵士在洛水上游修堤筑堰，堵截水流，并对守堤将士说：等我军与敌交战之时，决堤放水。

三月二十六日，洛州粮尽，黑闼帅步骑2万，南渡洛水，向唐营进攻。李世民亲带精骑迎战，击退黑闼骑兵，又乘胜冲击步兵。黑闼率众拼死抵挡，从正午直战至黄昏，黑闼兵势渐弱，抵挡不住。遂与部将王小胡等向北逃遁，余众不知，犹在格斗。这时，守堤唐军决开堤堰，洛水大至，深达丈余，黑闼部众大溃，被歼万人，溺死者数千人，黑闼仅与范愿等二百余骑逃奔突厥，于是，“山东平，秦王还。”^②

三、李建成率部歼灭刘黑闼

刘黑闼率残部北入突厥后，又于武德五年（622年）六月初，招引突厥骑兵，大肆进犯河北。七月八日，抵达定州。其亡命鲜虞（今河北定州）的故将曹湛、董康买等，又聚兵响应。

武德五年（622年）八月，突厥颉利可汗率精骑数十万，大举

①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唐纪六》，高祖武德五年三月。

② 《新唐书》卷八十六《刘黑闼传》。

入侵并州、原州（治所在今宁夏固原），“自介休至晋州，数百里间，填溢山谷。”^① 唐高祖一面调大军抵御，一面派太常卿郑元琇前往说和。这时，河北空虚，刘黑闥乘机南下，相继攻陷瀛州、东盐州（治所在今河北沧州东南）、贝州、冀州等，打败了留守河北的齐王李元吉部、淮阳王李道玄和洛州总管、卢江王李瑗部。“由是，河北诸州尽叛，又降于黑闥，旬日间悉复故城，复都洛州”^②。

这时，太子李建成同其四弟齐王李元吉与秦王世民之间的裂痕已经显露。太子僚属王珪和魏徵乘机对太子说：“殿下但以地居嫡长，爰践元良，功绩既无可称，仁声又未遐布。而秦王勋业克隆，威震四海，人心所向，殿下何以自安？今黑闥率破亡之余，众不盈万，加以粮运限绝，疮痍未瘳，若大军一临，可不战而擒也。愿请讨之，且以立功，深自封植，因结山东英俊。”^③ 于是建成请行，李渊应允。武德五年（622年）十一月七日，李渊遂派建成率关中兵北征，又令陕东道大行台及山东道行军元帅和河南、河北诸州皆受其指挥。

这时，河北地区自相州以北均归附黑闥，只有魏州总管田留安勒兵贵乡（魏州治所，今河北大名北），拼死据守。齐王元吉退守昌乐（今河南南乐）。刘黑闥曾多次率兵向贵乡发起进攻，企图拔除这一据点，但均遭失败。

十二月十八日，太子建成率军抵达昌乐，与齐王元吉会合。黑闥当即引兵相拒，但因士卒疲惫，虽两次布阵，均“不战而罢”^④。相持之际，魏徵向建成建言：前次击败黑闥，其将帅均悬名处死，妻、子囚虏；故齐王这次到来，虽有诏书赦其罪行，但并未取信。现在应全部释放在押眷属，对他们厚加慰谕，则可坐视其分崩离散！建成采纳了这一建议。不久，果然奏效，再加上黑闥的军饷已经用尽，于是，众多逃亡，有的还绑架首领前来归降。刘黑闥恐怕洛州城内叛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〇《唐纪六》，高祖武德五年八月。

② 《旧唐书》卷五十五《刘黑闥传》。

③ 《旧唐书》卷六十四《隐太子建成传》。

④ 《资治通鉴》卷一九〇《唐纪六》，高祖武德五年十二月。

兵杀出，与唐军南北夹击，遂连夜率兵北撤。当逃至馆陶（今属河北），永济渠^①上的桥梁未成，被阻渠南。十二月二十五日，建成和元吉率唐军亦至。黑闥派部将王小胡率兵背水而阵，自己督兵修桥。桥刚修成，黑闥率部过桥后，兵众大溃，纷纷弃仗投降。唐军追兵仅过 1000 多骑，桥又毁坏，故黑闥得与数百骑逃脱。李建成只得令骑将刘弘基率过桥的 1000 骑兵继续追赶。黑闥在唐军的追击下，昼夜兼行，于武德六年（623 年）正月初三逃至饶阳。黑闥所属饶阳刺史诸葛德威将其骗入城中，举城降唐，将黑闥等绑送建成。建成将黑闥及其弟十善斩于洛州。至此，刘黑闥的再次起兵被彻底平定。同年二月，割据兖州的叛将徐圆朗部也被唐军围困城中，圆朗穷蹙无望，弃城逃跑，途中被杀。于是，河南、河北之地又归统一。

第六节 收复江南

唐朝建立以后，江南地区仍处于群雄割据之中。军阀萧铣盘踞两湖，称帝建梁；农民起义军首领林士弘也在豫章建立楚国，淹有岭南；江淮起义军也在辅公柘的率领下，举起了反唐旗帜。武德二年（619 年）二月，唐军在击灭了金城薛举、薛仁果父子以后，李渊遂派大将李孝恭和李靖率众经略江南。经过峡州和江陵之战，于武德四年（621 年）十月，萧铣败灭；次年十月，林士弘覆亡，岭南大定；武德七年（624 年）三月，辅公柘亦被镇压。至此，唐朝的统一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全国重归统一。

一、平定两湖萧铣

（参见附图 4）

（一）峡州之战

^① 永济渠：隋炀帝大业四年（608 年）所修运河。引沁水南下，达于黄河，又北通涿郡（今北京市西南）。流经汲县、黎阳、馆陶、清河等地。

峡州之战是唐军与军阀萧铣之间发生的第一次作战。

萧铣是后梁^①宣帝萧贽曾孙，南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人。隋炀帝大业初年任罗县（今湖南汨罗北）令。大业十三年（617年）十月，萧铣乘天下大乱之机，纠集隋朝官吏董景珍、雷世猛、郑文秀、许立彻、万瓚、徐德基、郭华、张绣等，在巴陵（郡治在今湖南岳阳）起兵割据，自称梁王。义宁二年（618年）四月，萧铣即帝位，建国号梁。接着，遂率兵攻占南郡（治今湖北荆州江陵），徙都江陵（今属湖北荆州）。不久，又派张绣率兵进军岭南，收降隋将张镇周、王仁寿诸部。钦州（治今广西钦州东北）刺史宁长真以郁林（今广西贵港）、始安（今广西桂林）之地归附，交趾郡（治今越南河内）太守丘和亦举郡投降。于是，“东自九江，西抵三峡，南尽交趾，北距汉川，铣皆有之，胜兵四十余万。”^②遂成为长江中游实力最强的一支割据势力。

武德二年（619年）闰二月十四日，隋夷陵郡（治今湖北宜昌）丞许绍帅黔安（治今四川彭水）、澧阳（治今湖南澧县东南）等诸郡降唐，李渊诏令许绍为峡州刺史，赐爵安陆公。与此同时，高祖李渊又以左光禄大夫、山南道招慰大使李孝恭为信州（治今重庆奉节东）总管，督开府将军李靖，与许绍合兵讨伐萧铣。

峡州治所夷陵位于长江北岸，“距三峡之口，介重湖之尾”，州西25里又有长20里的西陵峡，两岸石壁千仞，为长江三峡（瞿塘峡、巫峡、西陵峡）重险之一，是江陵西面的重要屏障。为了消除西面威胁，武德二年（619年）九月，萧铣派部将杨道生率众从陆路进攻峡州，被许绍击败，道生大败而归。接着，又派部将陈普环率水军溯江西上，企图渡过三峡，攻占巴蜀（今陕南、川北、重庆一带），对峡州形成东西夹击之势。许绍闻讯后，遂派其子智仁及部将李弘节率水军追击，将其击败，普环被擒。在接连两次进攻峡州均遭失败

^① 后梁：南北朝时萧氏在江陵建立的割据政权。为西魏、北周附庸。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为隋所灭。立国33年，历萧贽、萧岿、萧琮三帝。

^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唐纪一》，高祖武德元年四月。

以后，萧铣遂派兵驻守长江南岸的安蜀城（今湖北宜昌南长江对岸）和荆门城（安蜀城稍东）^①，与峡州成南北对峙态势。

这时，唐将李靖亦从金州（今陕西安康）率部经夔州、归州抵达峡州。由于被萧铣大军所阻，久不得进。李渊怒其滞留，暗中下敕许绍将其处斩。但许绍“惜其才，为之请命，于是获免”^②。

武德三年（620年）仲冬，当李世民率领唐军正在围攻洛阳王世充时，萧铣集团内部发生了一次重大分裂：即萧铣的心腹将领董景珍于十一月五日举长沙（今属湖南）降唐。李渊当即派峡州刺史许绍带兵接应。萧梁内部的这次重大分裂，是由萧铣的“褊狭”和“猜忌”引起的。原来萧铣建梁以后，拥戴他的部将“恃功恣横，好专诛杀”，不服调遣的现象屡有发生。为了制止这种现象滋生蔓延，萧铣便以“罢兵营农”为名，企图借此剥夺诸将军权。于是大司马董景珍之弟便心生“怨望，谋作乱”，但因“事泄，伏诛”^③。当时，董景珍正驻守长沙，萧铣又派人召其返回江陵。景珍大惧，遂举城降唐。萧铣闻讯，立即派部将张绣率兵南下，将长沙团团围定。景珍打算突围而出，但被部下所杀，张绣遂平长沙。不久，张绣“恃勋骄俊，专恣弄权”，萧铣又将其处死。此后，萧铣肆无忌惮，大杀将帅，致使叛逃者与日俱增，“铣不能复制，以故兵势益弱。”^④

武德三年（620年）十二月十四日，唐峡州刺史许绍乘萧铣内部动荡之际，率军南下，横渡长江，攻占荆门，将萧铣部队全部逐出峡州境内。唐军首战告捷，萧铣被迫将部众撤至南郡境内。

（二）江陵决战

武德四年（621年）二月初，唐将李靖向信州总管李孝恭献攻

① 安蜀城和荆门城：据《旧唐书》卷五十九《许绍传》载：“江南岸有安蜀城，与峡州相对，次东有荆门城，皆险峻，铣并以兵镇守。”故其当在峡州之南。

② 《旧唐书》卷六十七《李靖传》。

③ 《资治通鉴》卷一八八《唐纪四》，高祖武德三年十一月。

④ 《旧唐书》卷五十六《萧铣传》。

取萧铣 10 策，孝恭当即派人送往长安。李渊接视李靖所献 10 策后，表示首肯，遂改信州为夔州，以孝恭为总管，“使大造舟舰，习水战”^①。又以孝恭缺乏实战经验，令李靖为行军总管兼孝恭长史，主持军务。李靖遂向孝恭建议广召巴蜀酋长子弟，引置左右，消除唐军后顾之忧，且迅速壮大了唐军兵力。

武德四年八月，李世民所率唐军平定了河北窦建德和洛阳王世充两大政治集团以后，李渊认为向萧铣发动总攻的时机已经成熟，遂以李孝恭为荆湘道行军总管，李靖摄行军长史，统 12 总管，发巴蜀之兵，自夔州沿江东下；以庐江王李瑗为荆郢道行军元帅，督军由郢州（治今湖北京山）南下；黔州刺史田世康出辰州（治今湖南沅陵）道，黄州（治今湖北新洲）总管周法明出夏口（今湖北汉口）道，由东西南北四面向江陵进攻，讨伐萧铣。

九月，当孝恭率部从夔州出发时，正值长江三峡水涨，波涛汹涌，船行险阻，众将都请俟水落后进军，但李靖却说：“兵贵神速，机不可失。今兵始集，铣尚未知，若乘水涨之势，倏忽至城下，所谓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上策。纵彼知我，仓卒征兵，无以应敌，此必成擒也。”^②孝恭从之，遂乘险东渡三峡，抵达夷陵。萧铣闻讯，急忙派部将文士弘率精兵数万屯驻清江（今湖北宜都东清江入长江处）抵抗。十月九日，唐军进至清江城下，文士弘率兵出战，一触即溃，唐军获战船 300，歼敌万计，并乘胜追至百里洲（今湖北枝江东南江中）^③，控制了南江江面，士弘进入北江，形成南北相持局面。孝恭打算立即出兵北攻士弘，李靖劝阻说：“彼救败之师，策非素立，势不能久，不若且泊南岸，缓之一日，彼必分其兵，或留拒我，或归自守，兵分势弱，我乘其懈而击之，蔑不胜矣。今若急之，彼则并力死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八《唐纪四》，高祖武德四年二月。

② 《旧唐书》卷六十七《李靖传》。

③ 百里洲：长江出今湖北枝江东南后分流，自北向东者为长江干流，自南向东者为南江（今松滋河）。百里洲为长江干流和松滋河之间陆洲。

战，楚兵剽锐，未易当也。”^①孝恭不从，遂留李靖守营，自率精锐出击，果然败走，退回南岸，将大量军资器仗弃于百里洲中。士弘部众纷纷离舟上岸，抢夺唐军辎重，“人皆负重”。李靖看到士弘部众大乱，“纵兵奋击，大破之”，乘胜追至江陵城下。

萧铣自从实行“罢兵营农”政策以后，身边的统兵将帅已被黜杀殆尽，仅留宿卫兵士数千人。当他听说唐军已兵临城下，士弘连遭失败，恐惧至极，急忙把全部兵众调出抵抗，又派人在江、岭之外，仓促征兵。但因道路遥远，援兵不能迅速到达。李孝恭和李靖乘机指挥唐军攻城，很快就进入外廓，又攻占水城，缴获了大量战舰。李靖建议将这些船舰全部散置江中，众将大惑不解，均表示反对。李靖解释说，萧铣的地域广大，南至岭表，东距洞庭。而我军孤立深入，独自作战，如江陵未下，援军四集，我军就会四面受敌，那时进退维谷，虽获船舰，有何用处？现在将这些船舰散置江中，使其塞江而下，萧铣援军见此，必谓江陵已破，不敢轻进，往来打探，拖延二三十天，我军必定攻占江陵。众将听命。形势发展果如李靖所料，萧铣援军看见塞江而下的船舰后，以为江陵失陷，遂停止前进。

江陵被围，援军不至，萧铣内外隔绝，计无所出。于十月二十一日，被迫出城投降，唐军进入江陵后，严明军纪，“城中安堵，秋毫无犯。南方州县闻之，皆望风款附”^②。萧铣降后数日，援军先后抵达江陵的有10多万，听说江陵已经陷落，全部缴械投降。

萧铣从大业十三年（617年）割据江陵，到武德四年（621年）投降，前后历时五年而亡。

二、抚定岭南

萧铣败降后，李渊改南郡为荆州，以孝恭为总管。又拜李靖为上柱国，赐爵永康县公，使其安抚岭南，并得承制授官。这时，早先被萧铣派往岭南略地的黄门侍郎刘洎听到江陵陷落的消息

^{①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九《唐纪五》，高祖武德四年十月。

后，即以所得端（州治在今广东肇庆）、康（州治在今广东德庆）、封（州治在今广东封开）、新（州治在今广东新兴）、宋（州治在今广东四会）、泷（州治在今广东罗定东南）6州50余城降唐，被授南康州（治今广东德庆）都督府长史，统领上述6州之地。

武德四年（621年）十一月九日，李靖率兵度过岭南，遣使分道招抚诸州，所到之处，无不归附。萧铣的桂州（治今广西桂林）总管李袭志率先归降，被孝恭授为桂州总管，于次年征入长安，拜柱国将军。

武德五年（622年）正月，李渊又以李靖为岭南道抚慰大使兼桂州总管，率兵继续南下。二十七日，俚族^①酋长杨世略以循（治今广东惠州）、潮（治所今属广东）二州之地归降；李靖又派使者说降了泉（治今福建福州）、睦（治今浙江建德东）、建（治今福建建瓯）3州之地。

三月二十三日，隋交趾太守丘和听说李靖度岭后，派司马高士廉奉表至长安，请求归附，李渊遂以丘和为交州总管。不久，隋鸿胪卿宁长真又以宁越（郡治在今广西钦州）、郁林二郡归降，李靖承制以长真为钦州（今属广西）总管。通向交（州治在今越南河内）、爰（州治在今越南清化）2州的道路至此开通。

四月二十七日，广州（今属广东）农民军首领邓文进、隋合浦（郡治在今广西合浦东北）太守宁宣和日南（郡治在今越南荣市）太守李峻同来归降。

七月十八日，隋汉阳太守冯盎接到李靖安抚岭南的檄文后，集众商议。有人劝其仿效赵佗^②，自称南越王，割据岭南。但冯盎说：

① 俚族：古族名。亦作“里人”。东汉至隋唐屡见于史籍，常与僚并称。主要分布于今广东西南沿海及广西东南一带。

② 赵佗（？～前137）：真定（今河北正定）人。秦时为南海郡龙川县令，后为南海尉。秦末兼并桂林、南海和象三郡之地，建立南越国。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受封南越王。吕后时，自称南越武帝，发兵进攻长沙。景帝时归附。

“吾家居此五世矣，为牧伯者不出吾门，富贵极矣。常惧不克负荷，为先人羞，敢效赵佗自王一方乎？”^①遂率部归降。李靖以其地置高（州治在今广东高州东北）、罗（州治在今广东廉江东北）、春（州治在今广东阳春）、白（州治在今广西博白）、崖（州治在今海南琼山东南）、儋（州治在今海南儋州西北）、林（州治在今广西桂平）、振（州治在今海南三亚）8州，并封冯盎为高州（治今广东高州东北）总管，耿国公。至此，岭南96州之地全部平定。

三、进攻江西林士弘

林士弘，饶州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大业十二年（616年）十月，在河南瓦岗军和江淮起义军蓬勃发展之际，士弘追随同乡操师乞^②聚众起义，并一举攻占豫章郡（治今江西南昌），师乞自号元兴王，建元始兴，以士弘为大将军。炀帝派隋将刘子翊统兵征讨，师乞在作战中负箭身亡，士弘继统其众，与子翊部战于彭蠡湖（即今鄱阳湖），隋军大败，子翊被杀。士弘声望大震，众至10多万。

大业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林士弘在豫章称帝，国号楚，建元太平。不久，又派兵攻占九江（今属江西）、临川（今属江西）、南康（郡治在今江西赣州）、宜春（郡治在今江西宜春东）等郡，这些地方的“豪杰”争杀隋朝官吏，以郡县响应。于是，“其地北自九江，南及番禺，皆为所有。”^③

大业十三年（617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方与（今山东鱼台北）农民军首领张善安率部攻破庐江郡（治今安徽合肥）后，渡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〇《唐纪六》，高祖武德五年七月。

② 操师乞：《隋书》卷四《炀帝纪》作“操天成”。今从新旧《唐书·林士弘传》及《资治通鉴》。

③ 《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七》，炀帝大业十二年十二月。《旧唐书》卷五十六《李子通附林士弘传》系士弘称帝、拓地事于大业十三年。今从《资治通鉴》。

江南下，抵达豫章城下，向林士弘请降，士弘狐疑不定，未予接纳，只是将其安置在城东南塘之上。善安大怒，遂率兵攻城，并放火焚烧了豫章外城。士弘退居南康（今属江西）。不久，萧铣又派部将苏胡儿攻占豫章，士弘再退余干（今属江西）。这时，士弘仅有南昌（治今江西永修西北）、虔（治今江西赣州）、循、潮数州之地。武德四年（621年）十月，江陵被唐军攻占后，萧铣的失散将士大多归附士弘，“士弘复振”^①。

武德五年（622年）二月，农民军首领张善安部举虔、吉（治今江西吉安）等5州之地降唐，被拜洪州（治今江西南昌）总管。不久，循、潮2州亦归附唐朝。

武德五年十月中旬，林士弘派其弟药师率部进攻循州，被唐循州刺史杨略击败，药师被杀。不久，士弘部将王戎又以南昌州（治今江西永修西北）降唐，被拜该州刺史。

十月二十一日，林士弘在土地日削、势力锐减的困境中，从余干惧而南逃，藏匿在吉州安城（今江西安福）的一个山洞中。袁州（治今江西宜春）的部分豪强聚众响应，企图推举士弘东山再起。业已降唐的南昌州刺史、原士弘部将王戎也在暗中派人将士弘接于自己家中，“招诱旧兵，更谋作乱”^②。唐洪州总管张善安侦知此事后，发兵征讨。正值士弘病死，部众溃散，王戎亦为善安所俘。

林士弘从大业十二年（616年）起兵称帝，到武德五年（622年）被平定，历时近7年之久。

四、平定江淮辅公柘

（一）杜伏威降唐后江淮起义军形势

由杜伏威和辅公柘领导的江淮起义军是隋末三支农民起义军的主力部队之一。隋炀帝大业九年（613年）年底曾起兵于长白山（位于今山东邹平、淄博与章丘之间）一带。后来相继打败了隋军

^{①②} 《旧唐书》卷五十六《李子通附林士弘传》。

宋颢、陈稜诸部，遂乘胜攻破高邮（今属江苏）、占据历阳（今安徽和县），势力大振，成为江淮间兵力最强的一支农民起义军。

义宁二年（618年）三月，宇文化及在江都弑杀炀帝后，杜伏威向隋越王杨侗上表归附，被任为东道大总管，晋封楚王。

武德二年（619年）九月，杜伏威派人至长安，向唐高祖李渊表示归降。李渊遂以伏威为淮南安抚大使、和州（治所在今安徽和县）总管。

武德三年（620年）六月，唐军平定了河东刘武周后，正欲大举进攻洛阳王世充。李渊为了从东南方面牵制世充兵力，遂诏令杜伏威为使持节、总管江淮以南诸军事、扬州刺史、东南道行台尚书令，晋封吴王，赐姓李氏，又以辅公柘为行台左仆射，封舒国公。

武德三年年底，杜伏威派辅公柘率将阚稜、王雄诞及部众数千人向占据毗陵郡（治今江苏常州）的李子通部发起进攻。公柘渡江后，迅速攻占丹阳，进屯溧水（今属江苏）。子通亲率数万兵众，结阵抵抗。公柘挑选精锐甲士千人为前锋，又令千人随后，自己亲率余众为殿，向子通布置的“方阵”发起冲击。结果，子通败逃，向东南退却。公柘在率部追击中，由于轻敌冒进，反为所败，只得退守溧水。部将王雄诞建言应乘子通“狃于初胜而不设防”，再次攻击，公柘不从。雄诞遂率其“私属数百人衔枚夜击之，因顺风纵火，子通大败，走渡太湖”^①，于是，“江西之地尽入于伏威”^②，伏威由历阳徙居丹阳。

李子通从太湖继续南下，乘势攻占了吴郡（治今江苏苏州西南），不久，又徙居余杭（今浙江杭州）。于是，李子通遂“东举会稽，南距岭西，西抵宣城，北太湖，悉有之。”^③

武德四年（621年）正月，当李世民所率唐军正在围困洛阳之

① 《旧唐书》卷五十六《辅公柘附王雄诞传》。

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八《唐纪四》，高祖武德三年十二月。

③ 《新唐书》卷八十七《李子通传》。

时，杜伏威派部将陈正通、徐绍宗率精兵 2000 西进，从东面向王世充发起进攻。二十五日，攻克梁县（今河南临汝）。同年十一月上旬，伏威又派部将王雄诞率兵南下，进攻子通。李子通率精兵在地势险要的独松岭（即今浙江安吉东南的莫干山）迎击。雄诞派部将陈当带千余人，居高临下，步步进逼，并“多张旗帜，夜则缚炬火于树，布满山泽”。子通大惧，急忙焚烧营寨，退保余杭。雄诞率部紧追，子通连遭失败，遂于十一月七日缴械投降，伏威将其执送长安。接着，雄诞又乘胜相继兼并了占据歙州（治今安徽歙县）和昆山的农民起义军汪华部及闻人遂安部。至此，“伏威尽有淮南、江东之地，南至岭，东距海”^①。

武德五年（622 年）七月上旬，当王世充和窦建德两大政治集团早已灭亡，刘黑闥亦被击败，李世民率领唐军正在围攻兖州徐圆朗时，伏威恐惧，上表请求入朝。七月八日，遂与部将阚稜一起来到长安，被拜太子太保，仍兼行台尚书令，第二年年初，又进位太保。

伏威与公柘虽为“刎颈之交”，但公柘较伏威年长，伏威以兄相称，军中士卒亦称之为“伯”，故地位与伏威相等。这就逐渐引起了伏威的妒忌。行台设置后，伏威遂以其养子阚稜为左将军，王雄诞为右将军，而将公柘任为仆射，外示尊崇，而实则暗夺其兵权。公柘察知伏威的用心后，怏怏不平，遂跟随方士左游仙“学辟谷以远其事”。伏威西入长安前夕，曾对部将王雄诞说：“吾入京，若不失职，无令公柘为变。”^②这说明，在伏威入关降唐以前，他和公柘之间的嫌隙已深，公柘后来与其分道扬镳是势在必行的。

武德六年八月初，即杜伏威入关降唐一年之后，辅公柘在左游仙的鼓动下，决心叛唐造反。他诈称已经接到杜伏威指示反唐的书信，并派人转告王雄诞。雄诞闻之不悦，又不知虚实，便声称有病，不再理事。公柘乘机夺得兵权，又派人将起兵反唐的计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九《唐纪五》，高祖武德四年十一月。

② 《旧唐书》卷五十六《辅公柘传》。

划转告雄诞，企图使其参与起兵行动，但却遭到雄诞的坚辞拒绝。公柘知道雄诞最终不可强屈，遂将其缢杀。接着，他便下令军中：杜伏威已在长安被捕，根据他的书信指示，立即起兵造反，并命令军士整修军备，储存粮饷。不久，公柘便在丹阳称帝，建国号宋，署置百官。唐洪州总管、原兖州方与（今山东鱼台北）农民军首领张善安亦举兵相应，被公柘任为西南道大行台。

（二）芜湖之战

武德六年（623年）八月下旬，唐军在歼灭了刘黑闥、徐圆朗诸部后，李渊遂令襄州道行台仆射李孝恭率水军由江陵向江州（治今江西九江）进发，岭南道大使李靖率交、泉、广、桂之众向宣州（今属安徽）进发，怀州总管黄君汉率部由亳州（治所今属安徽）南下，齐州（治今山东济南）总管李世勣率部沿泗水渡淮南下，由南、北、东三面会攻公柘，诸路唐军均受孝恭统辖。

辅公柘听说唐军大举会攻丹阳的消息后，当即派部将徐绍宗率部北渡淮河，进攻海州（治今江苏连云港），又派陈政通部渡江进攻寿阳（今安徽寿县）。企图阻挡北路唐军。

武德六年（623年）十一月上旬，唐黄州（治所在今湖北新洲）总管周法明率部沿江东下，张善安率部在夏口（今湖北武汉）抵抗，法明遂屯驻荆口镇（今湖北武汉汉阳境内）相持。法明由于麻痹轻敌，不设防卫，被善安所派刺客刺死，唐军遂退。善安亦率部退回洪州。

十一月十二日，唐舒州（治今安徽潜山）总管张镇周等部在猷州（治今安徽泾县）黄沙（今安徽宣州东南）击败了辅公柘部将陈当世部，向芜湖推进。

十二月二日，唐安抚使李大亮率兵进至洪州，与张善安隔赣水对阵。大亮单骑入阵，劝善安归降。善安应允，遂入大亮营中。大亮执送善安于长安，公柘败后被杀。善安部众溃散，大亮遂入洪州。

武德七年（624年）年初，唐军主帅李孝恭率部沿江东下，连克枞阳（今属安徽）、鹊头镇（今安徽铜陵北长江东岸），于三月十日进抵芜湖（今属安徽）。在此期间，安抚使李大亮率部从洪州

东进，与唐猷州刺史左难当一起击败了进犯的辅公柘部，行军副总管权文诞又败之，并攻占了公柘猷州（治今安徽石台）境内的枚涸等4个城镇。三月二十一日，唐徐州总管任瓌又率部沿运河南下，一举攻占扬子（今江苏扬州南长江北岸），迫使广陵（今江苏镇江）城主龙龕投降。这样，就使辅公柘陷入腹背受击的境地。李孝恭指挥唐军主力向芜湖发起进攻，公柘部一触即溃，唐军一举占领芜湖，并乘胜攻拔梁山（今安徽和县南70里长江西岸）。顺利取得了芜湖之战的胜利。

（三）当涂决战

辅公柘在芜湖之战失败后，迅速收缩战线，在当涂（今属安徽）一线布置重兵，企图抵抗唐军：他派部将冯慧亮、陈当世带水军3万屯驻博望山（位于今安徽当涂西南30里长江东岸，与西岸梁山夹江对峙），并在博望与梁山之间连接铁链，锁断江面，又在梁山修筑月城，长达10多里，阻击沿江东下的唐军；还派部将陈正通和徐绍宗率步兵3万屯驻青林山（今安徽当涂东南），阻击从猷州北上的唐军。这时，唐将李世勣已渡过淮河，攻占寿阳，兵临峡石。李靖亦率部与孝恭会合，抵达博望山下，与辅公柘冯、陈诸部对峙。尽管唐军多次出兵挑战，公柘部只是凭借有利地形，坚壁不出。孝恭集众商议对策，众将都说：“（冯）慧亮等拥强兵，据水陆之险，攻之不可猝拔，不如直指丹杨（阳），掩其巢穴，丹杨（阳）既溃，慧亮等自降矣！”孝恭将从其议，欲引兵绕过当涂，直趋丹阳。但李靖却说：“（辅）公柘精兵虽在此水陆二军，然所自将亦不为少，今博望诸栅尚不能拔，公柘保据石头，岂易取哉！进攻丹杨（阳），旬月不下，慧亮蹶吾后，腹背受敌，此危道也。慧亮、正通皆百战余贼，其心非不欲战，正以公柘立计使之持重，欲以老我师耳。我今攻其城以挑之，一举可破也！”^①反对直捣丹阳，主张攻击当涂正面之敌。孝恭最终采纳了李靖的建议。他首先派遣老弱之兵向敌阵进攻，而率精兵结阵于后相待。老弱之兵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〇《唐纪六》，高祖武德七年三月。

一触即败，向后撤退。冯慧亮与陈当世麾军追赶，追至数里，与唐军主力相遇。这时，曾偕杜伏威一起入关降唐的旧将阚稜摘下头盔对冯、陈兵士说：“汝曹不识我邪？何敢来与我战！”公柘兵士中多为阚稜部下，他们深知这位将军“善用大刀，长一丈，施两刃，名为陌刃，每一举，辄毙数人，前无当者”^①。因此，皆丧失斗志，甚至有人竟打躬下拜。唐军乘机大举反攻，慧亮部大败而归。转战100多里，先后摧毁了博望和青林两山营寨，慧亮和正通被歼一万多人，残部逃回丹阳。李靖部率先抵达丹阳城下。不久，李孝恭及李世勣部亦相继抵达，对丹阳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公柘看到丹阳危在旦夕，遂率部离城东走，欲与据守会稽（今浙江绍兴）的左游仙部会合。李世勣所率唐军不舍昼夜，尾随追击。公柘逃至句容（今属江苏）时，随从兵士由数万减至500。夜宿常州（今属江苏）时，部将吴骚等人打算将公柘执送唐军，被其发觉，公柘遂抛弃妻子家室，独自带领心腹数十人斩关而逃。行至武康（今浙江德清西），又遭到当地武装民团的袭击，公柘被捕，押送丹阳，孝恭下令处斩，又“分捕余党，悉诛之，江南皆平”^②。辅公柘于武德六年（623年）八月起兵反唐，到武德七年（624年）三月被唐军平定，前后历时半年之久。

在平定辅公柘的作战中，唐初军事家李靖的杰出军事才能得到了一次充分的发挥。当公柘部占据有利地形，置重兵于当涂一线，又修筑月城，锁断江面，企图疲惫唐军，多数将领主张绕道敌后，直攻丹阳之时，李靖果断地提出诱敌出战，首先击败正面之敌的作战方案。后来的战事进展证明李靖的决策完全正确，这无疑是唐军取得当涂大捷的关键。正是由于这次作战的迅速胜利，才导致了辅公柘起义军的最终失败，从而使唐朝的统一战争至此基本结束。

① 《旧唐书》卷五十六《辅公柘附阚稜传》。

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〇《唐纪六》，高祖武德七年三月。

第七节 唐初统一战争胜利的原因及其历史意义

一、胜利原因

以李渊为首的关陇贵族集团于大业十三年（617年）七月从晋阳起兵，十一月攻克长安，武德元年（618年）五月代隋建唐，同年十一月歼灭西秦，拉开了统一战争的序幕，到武德七年（624年）平定江淮辅公柘的起兵反唐，仅用六七年时间，即取得了统一战争的基本胜利，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丰功伟业。在隋末群雄割据的尖锐复杂的斗争中，李渊集团之所以能够取得最后胜利，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顺乎潮流，合乎民心

自从隋炀帝即位以后，凭借隋文帝时期积累的雄厚财富，肆意挥霍，大肆聚敛，纵欲奢靡，“东西行幸，輿驾不息，征讨四夷，兵车屡动，西失律于沙徼，东丧师于辽、碣。数年之间，公私罄竭”^①。加之徭役不息，“比屋良家之子，多赴于边陲，分离哭泣之声，连响于州县”，赋役繁重，“长吏叩扉而达曙，狂犬迎吠而终夕”^②；钱币滥薄，“至裁皮糊纸为之，民间不胜其弊”^③；法令严酷，“益肆淫刑”，“生杀任情”^④。致使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百姓黎庶被推入死亡深渊。嗣后，又经历多年的“群雄虎争”，兵连祸结，争斗不已，遂把社会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广大人民“无以自给”，只能“剥树皮以食之，渐及于叶，皮叶皆尽，乃煮土或捣藁为末而食之”，甚至出现了同类“相食”^⑤的

① 《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志上》。

②⑤ 《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③ 《资治通鉴》卷一八九《唐纪五》，高祖武德四年七月。

④ 《隋书》卷二十五《刑法志》。

人世间最为残酷和悲惨的罕见现象。

为了复苏经济，“救济苍生”和“欲宁天下”，早在晋阳起兵前夕，李渊就已经注意废除苛刻政治，“布宽大之令”。大业十三年（617年）六月，李渊在给突厥始毕可汗的复信中就一再强调“若能与我俱南，愿勿侵暴百姓”；不久，李渊派建成、世民率兵进攻西河郡时，就严格军纪，“近道菜果，非买不食，军士有窃之者，辄求其主偿之”。攻占西河后，又“不戮一人，秋毫无犯，各慰抚使复业，远近闻之大悦。”^①晋阳起兵后，李渊途经西河、霍邑时，“慰劳吏民，赈贍穷乏”，或挑选丁壮“从军”，或将欲归军士“遣归”^②。故晋阳之兵到达黄河东岸后，“河滨之民献舟者日以百数”，就连关中士民也“归之者如市”。渡河入关后，李渊不但对“所过离宫园苑皆罢之，出宫女还其亲属”，还下令诸军“各依壁垒，毋得入村落侵暴”^③。攻克长安后，李渊“先封府库，赏赐给用，皆有节制，征敛赋役，务在宽简”^④，又“约法为十二条，唯制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死，余并蠲除之”。后来，“又尽削大业所用烦峻之法，又制五十三条格，务在宽简，取便于时”^⑤。武德四年（621年）五月，李世民率军进入洛阳后，下令“分守市肆，禁止侵掠，无敢犯者”^⑥。同年十月，唐军平定萧铣后，李孝恭接受了岑文本的建议，严禁“纵兵俘掠”，江陵“城中安堵，秋毫无犯”。结果，“南方州县闻之，皆望风款附。”^⑦

总之，由于李渊集团在统一战争中，先后施行了顺应社会、合乎民心的诸多举措，赢得了广大民众的广泛支持和拥护，所以，他们能够取得最后胜利。得民心者得天下，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就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七》，恭帝义宁元年六月。

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七》，恭帝义宁元年七月。

③ 《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七》，恭帝义宁元年九月。

④ 《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志上》。

⑤ 《旧唐书》卷五十《刑法志》。

⑥ 《资治通鉴》卷一八九《唐纪五》，高祖武德四年五月。

⑦ 《资治通鉴》卷一八九《唐纪五》，高祖武德四年十月。

是如此。

至于拥兵割据的诸路军阀，如薛举、薛仁果父子的生性“酷暴，好鞭撻其下”^①；河西李轨的“筑台”邀福，“多所糜费”^②而不恤百姓；王世充的“残忍褊隘”和“恣行威福”^③；萧铣的“性褊狭，多猜忌”^④等。总之，他们只知割地称雄，而置民众的疾苦于不顾，甚至还助纣为虐，草菅人命。因此，他们的接踵覆亡，乃是人类社会择优汰劣的必然结果。

以河南瓦岗、江淮和河北3支主力为首的隋末农民起义军在打击以隋炀帝为首的残暴统治、调整生产关系等方面，曾发挥了巨大的革命作用，是历史发展的强大动力。但当隋王朝已经土崩瓦解，旧的统治机构已彻底垮台，代表统一趋势的新建政权——李唐王朝已经诞生以后，这些农民起义军及其余部就由于失去了斗争方向而逐渐沦为割据一方的军阀势力。嗣后，他们的割据行动由于背离了社会的需求和民众的期望，所以，他们也就逐渐走向了反面。曾经金戈铁马、横扫河北隋军的窦建德，在隋朝的残余势力王世充岌岌可危之际，他仅以“齿寒之忧”，麾军西进，援救洛阳，结果，兵败虎牢，身名俱灭，即是一例。至于建德亡后，刘黑闥再次起兵河北时，就受到多数建德故将的反对。如刘雅就说：“天下已平，乐在丘园为农夫耳。起兵之事，非所愿也。”^⑤辅公柘起兵反唐以后，也受到伏威故将王雄诞的坚词拒绝：“今天下方平，吴王（指杜伏威）又在京师。大唐兵威，所向无敌，奈何无故自求族灭乎！雄诞有死而已，不敢闻命。今从公为逆，不过延百日之命耳，大丈夫安能爱斯须之死，而自陷于不义乎！”^⑥他

① 《旧唐书》卷五十五《薛举传》。

② 《旧唐书》卷五十五《李轨传》。

③ 《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唐纪一》，高祖武德元年七月。

④ 《资治通鉴》卷一八八《唐纪四》，高祖武德三年十月。

⑤ 《旧唐书》卷五十五《刘黑闥传》。

⑥ 《资治通鉴》卷一九〇《唐纪六》，高祖武德六年八月。

们虽相继被杀，但他们的话却反映了广大百姓的心愿。所以，刘黑闥和辅公柘的先后败北，也是他们倒行逆施的恶果自食。

（二）集文武之才，拥地利之便

如前所述，早在晋阳起兵以前，李渊就广纳豪杰，结交英雄。晋阳起兵开始前后，在李渊身边已经集聚了一批杰出的文武贤才。其中既有“启举义之谋为首”、宦海浮沉的裴寂，又有“奋纵横之略，立缔构之功”^①的刘文静；既有才兼文武、智勇双全的李世民，又有“儒雅清显，为一时之称”^②的温大雅，其余如刘世龙、许世绪、公孙武达、钱九陇、李高迁、张平高、李思行、赵文恪等，皆倾心相结，遂成为晋阳起兵的骨干力量。南下河东、挺进关中、建立唐朝以及后来的统一战争中，李渊集团又大力搜罗人才，相继收降了一代名将如李靖、李勣、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段志玄、张公瑾等，文韬武略皆无与伦比。李渊集团正是凭借和依靠这些文武之才，才取得定鼎关中建唐立国和统一全国等一系列重大胜利。

和李渊争夺天下的诸路军阀如薛举、薛仁杲、李轨、刘武周、王世充、萧铣、梁师都之流，却大多任人唯亲，刚愎自用，唯我是尊，最后以致众叛亲离，人才淹弃。因此，他们的接踵灭亡，实属必然。

另外，李渊集团在起兵之前，就把长安及关中地区作为攻取目标。起兵南下途中，当接到李密送来的信函后，李渊为了顺利“入关，据蒲津而屯永丰，阻崤函而临伊洛，东看群贼鹬蚌之势，吾然后为秦人之渔父”，遂在复信中“卑辞推奖以骄其志，使其不虞”^③。抵达河东郡后，李渊又采纳世民的建议，果断率兵渡河，顺利攻克长安，很快控制了关中地区。

关中地区，形势险要，周围设有关隘，秦岭横亘于南，北山

① 《旧唐书》卷五十七《裴寂刘文静传·史臣曰》。

② 《旧唐书》卷六十一《温大雅传·史臣曰》。

③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

阻断于北，易守难攻，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秦汉隋等兴起于此，终得天下，故汉初人把“入关而都”称为“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①和“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②。另外，关中“沃野千里”，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物产富饶，河流纵横，渠道交错，“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诸侯安之，河、渭漕輓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③。隋末的兵燹之役及重大战事，多在中原、河北和山东等地，关中所受影响较小，足以成为立国之地。李渊正是充分利用关中的地利之便，源源不断地把隋朝在长安和永丰仓的贮粮和部署在关中的唐朝后备部队运往战争前线，使关中地区成为统一战争的可靠后方和坚强后盾。这同“土薄民贫”的凉州、无险可守的四战之地洛阳、江陵等地相比，确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地利之便。

其实，对关中优越的地利条件，时人早有认识。大业九年（613年），当杨玄感在黎阳起兵叛乱以后，李密就把攻占关中作为稳妥之策向玄感建言：“关中四塞，天府之国，有卫文升，不足为意。若经城勿攻，西入长安，掩其无备，天子虽还，失其襟带。据险临之，固当必克，万全之势，此计之中也。”^④但鼠目寸光的杨玄感却取其下策，进围东都，遂遭灭顶之灾。

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正当李渊集团策划晋阳起兵，瓦岗军对洛阳久攻不克之时，归附瓦岗的隋巩县（今河南巩义东北）县长柴孝和就曾向李密建言：“秦地阻山带河，西楚背之而亡，汉高都之而霸。如愚意者，令仁基守回洛，翟让守洛口，明公亲简精锐，西袭长安，百姓孰不郊迎，必当有征无战。既克京邑，业固兵强，方更长驱崤函，扫荡东洛，传檄指捩，天下可定。但今

① 《汉书》卷四十三《刘敬传》。

② 《汉书》卷一下《高帝纪》。

③ 《汉书》卷四十《张良传》。

④ 《旧唐书》卷五十三《李密传》。

英雄竞起，实恐他人我先，一朝失之，噬脐何及！”^①但李密部下均为山东人，不肯相随入关，李密只得将关中拱手让给李渊。只是在失败之后，才在迫不得已之时入关降唐。

武德四年（621年），窦建德在虎牢被唐军拦阻，部众思归洛州之时，凌敬也曾建言：“悉兵济河，攻取怀州河阳，使重将居守，更率众鸣鼓建旗，逾太行，入上党，先声后实，传檄而定，渐趋壶口，稍骇蒲津，收河东之地，此策之上也。行此必有三利：一则入无人之境，师有万全；二则拓土得兵；三则郑围自解。”^②但窦建德最终也未能采纳这一建议，因而导致了夏兵失败和郑国的覆亡。

凡此种种，都说明唐得关中对统一战争的最后胜利所起的重要作用。

（三）战略正确，策略灵活

唐朝甫建，面对薛仁杲父子对关中的频繁骚扰，李渊采纳李世民等人的建议，毅然决定首先用兵西北，相继剪除了薛举父子和河西李轨割据势力。接着，李渊又派兵北上，歼灭了刘武周集团。武德三年（620年）七月，李渊抓住战机，派唐军主力进军中原，向王世充和窦建德发起进攻。此后不久，李渊又派兵3路，向江陵的萧铣大举兴师。经过将近一年的激烈战斗，相继灭亡了上述3个最有实力的政治集团，从而取得了统一战争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此后，割据江西的林士弘和在河北、江淮起兵的刘黑闥、辅公柘等农民起义军，亦于武德五年（622年）、六年、七年相继被平定，全国重归统一。李渊对统一战争作出的上述战略决策，不仅使首都和关中免遭兵燹，而且也适应唐朝兵力逐步增长的趋势，使唐军主力始终保持了旺盛的士气。这无疑是统一战争取胜的重要因素。

另外，亲临战阵的唐军主帅李世民、李靖、李孝恭等唐初著名军事家，在统一战争中灵活而又准确地运用策略乃是致胜的重

^① 《旧唐书》卷五十三《李密传》。

^② 《旧唐书》卷五十四《窦建德传》。

要保证。当唐军与薛仁杲在第二次浅水原之战中，李世民始则采取“坚壁挫锐”^①，继则又“兵机务速”^②，使唐军大获全胜；唐军与刘武周部将宋金刚在柏壁相持时，李世民又采取了“敌饥以持久惫之”^③和“乘胜”^④追击的策略，终于全歼敌军；在唐军对洛阳久攻不克，窦建德率军援救的紧急时刻，李世民又果断采取“塞险则胜”^⑤的策略，进军虎牢。接着，又运用“引退设伏取之”^⑥和“阵久疲致败”^⑦的策略，终于获胜，连灭二国；在讨伐萧铣的作战中，李靖不仅献出10策，而且巧妙使用“水攻”^⑧，使敌措手不及而告败北。萧铣投降后，李孝恭又采纳了李靖的“示义”策略，取得了不战而胜和扩大战果的惊人效果。正如《通典》卷一百五十五《兵四·示义》所载，唐军进入江陵后，唐将们要求对抗拒的萧铣将帅“籍没其家”，然后分赏将士，但李靖坚决反对，主张“宜弘宽大以慰远近之心”，否则，“降而籍之，恐非救焚拯溺之义，但恐自此以南，城镇各坚守不下，非计之善。”结果，这个策略被李孝恭采纳后，“江汉之城，闻之莫不争下。”

上述种种策略，不仅表现了唐初军事家杰出的军事才能，而且也丰富了我国古代的军事思想，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

二、历史意义

李唐王朝取得统一战争的最后胜利，完成统一中国的丰功伟

-
- ① 《通典》卷一五五《兵八·坚壁挫锐》。
 - ② 《通典》卷一五四《兵七·兵机务速》。
 - ③ 《通典》卷一五五《兵八·敌饥以持久惫之》。
 - ④ 《通典》卷一六二《兵十五·乘胜》。
 - ⑤ 《通典》卷一五九《兵十二·塞险则胜否则败》。
 - ⑥ 《通典》卷一五四《兵七·引退设伏取之》。
 - ⑦ 《通典》卷一五五《兵八·阵久疲致败》。
 - ⑧ 《通典》卷一六〇《兵十三·水攻》。

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统一后的李唐王朝，“其地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①，版图比隋朝极盛时期更为扩大，从而建立了当时世界上幅员最为辽阔的封建帝国，奠定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疆域的基本范围，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多民族的统一的国家。

第二，这次统一结束了自隋末以来长达10多年的分裂割据的混乱局面，涤荡了战争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给社会经济的复苏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创造了一个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为国家的振兴和民族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社会基础。因为“如果不能摆脱封建分散和诸侯混乱的状态，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指望保持自己的独立和真正发展经济和文化。只有联合为统一集中的国家，才能指望有可能真正发展文化和经济，有可能确立自己的独立”^②。

第三，李唐统治集团及其第一、二代皇帝夫都亲身经历了隋末农民战争的战斗洗礼，他们亲眼看到一个强盛的隋王朝是怎样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遭到灭顶之灾的。因此，在战争已经结束，国家已经统一以后，他们在商讨古今之时，由于“惕焉震惊”，而不得不对社会实行一些进步的统治政策，不得不对人民适当减轻赋役剥削，从而促进社会发展，刺激广大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这就为创造历时近3个世纪的盛唐时期奠定了基础，为中华民族高度文明的深入而又广泛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唐文化至今仍具有世界魅力当与此不无关系。

① 《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

② 斯大林：庆祝莫斯科建城八百周年的《贺词》。

第三章 唐代前期的军事制度 与国防建设

府兵制度是唐前期主要的军事制度。唐朝的府兵制是高祖李渊在隋朝兵制的基础上建立的，后经过唐太宗的不断改革，逐步得到发展与完善，并进入全盛时期的。其中十二卫是府兵的最高领导机构，折冲府是基层组织，其下还有团、旅、队、火，其编制体制日益完善。府兵平时一面参加农业生产，一面进行军事训练。遇有服役任务时则分番宿卫京师或番代戍边。贞观年间，全国的折冲府约有三分之一以上分布关中，形成了“内重外轻”的军事布局，对于加强中央集权起了重要作用。另外，唐前期为了加强国防建设，还建立并实行了烽燧和军屯制度，扩大边防屯田，充足边兵军饷，改进兵器和军事装备，扩大军事交通运输。遂出现了唐代前期民富国强、“华戎同轨”的兴盛局面。

第一节 唐初的经济、政治制度

唐高祖颁布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是唐前期的主要经济制度。唐初三省六部制是唐中央主要的政治体制。唐太宗即位以后，继续推行均田制和三省六部制度，又任人唯贤，虚心纳谏，轻徭薄赋，崇尚节俭，因而出现了誉满古今的“贞观之治”。

一、以均田制为基础的封建经济制度

唐朝建立之初，由于受到隋末兵戎战乱的影响，社会经济出

现衰败景象。“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①户数也减至 300 多万，仅及大业年间的三分之二。为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安定社会秩序，唐高祖李渊继承隋制，于武德七年（624 年）四月颁布了均田令。该令包括国家对官吏、百姓（包括僧尼、道士、女冠及工商业者）的授田种类、数量以及收授和土地买卖等一系列具体规定。

均田令中有关给百姓的授田规定是：凡 21 岁以上、59 岁以下的丁男和 16 岁以上、21 岁以下的中男每人授田一顷，其中 80 亩为口分田，20 亩为永业田。老男及笃疾、废疾者授田 40 亩，寡妻妾授田 30 亩；道士和僧人每人授田 30 亩，尼姑、女冠每人 20 亩；工商业者的永业和口分田各减百姓之半。百姓所授口分田在身死以后要归还官府，永业田则可以传之子孙。口分田种植粟麦，永业田只能植种桑、榆、枣。乡土不宜者，可以所宜之树代替。凡应收授之田，皆从当年十月开始，十二月结束。授田的原则是先课后不课，先贫后富，先无后少。

均田令中关于官吏授田的规定是：凡在编官员均可按照官品大小授予不同数量的永业田、职分田和公廨田。其中永业田的所授数量是：亲王 100 顷，正一品职事官 60 顷，以下每个品阶递减 5~10 顷。最低一级的散官云骑尉和武骑尉可授田 60 亩。官吏的公廨田按中央和地方的官署衙门授给，最多 26 顷，最少 1 顷。公廨田的地租收入，供给各官署衙门的办公费用；官吏的职分田亦按官员品级的大小授给：最多的 12 顷，最少亦有 80 亩。官吏职分田的地租收入归官吏私人所有，是国家发给官吏俸禄的补充形式。

唐代均田令中有关土地买卖的规定是：凡官吏的永业田和赐田均可买卖；百姓的永业田在家贫和无力丧葬时，亦可出卖；凡愿意从受田不足的狭乡迁往地多人少的宽乡，或将土地充作邸店、碾硞之用者，其永业和口分田均可出卖。

唐朝的均田令同隋朝相比，具有下列几个显著特点：

^① 《通典》卷七《历代盛衰户口》。

1、寡妻妾以外的一般妇女及官户以外的一般奴婢和耕牛均不再授田，而增加了僧尼、道士和女冠以及工商业者的授田规定。这说明唐代的奴隶制残余有所缩小，而宗教和工商业者的势力却有所发展。

2、官吏授田的种类和数量比前代均有所增加，显示了土地分配的更大不均。

3、对土地买卖的限制更为松弛。这在客观上助长了官僚地主和豪强富贾兼并土地之风，有利于大土地私有制的发展。

最后，应着重指出的是，唐代均田令虽明文规定了对百姓授田的数量，但这只是对农民占田数量的最高限制，国家不会、也不可能将所有土地授给百姓，更不会“尽夺富人之田，以予贫人”^①，因此，百姓受田不足是当时的普遍现象。

但是，不能因为百姓受田不足，就否定均田制的作用。其实，唐代均田制曾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实施，这是确凿无疑的。从已经发现的敦煌户籍残卷来看，几乎多数民户都有应受田、已受田和未受田若干亩的记载^②，这当是唐代均田制曾经施行的确证。正是通过这一制度的实施推行，把广大农民束缚于小块土地上，有利于封建国家对他们进行租调剥削，用以增加财政收入。另外，唐朝实行均田制，也有巩固府兵制的作用。因为唐代均田令中有这样一条规定：“有军府州不得（迁）住无军府州”^③。即原住于有军府州的均田百姓，不得随意迁往未置军府之州。这就保证了征集府兵的兵源。唐朝建立之初，对太原元从卫士6万余人，就曾“于渭北白渠之下七县绝户膏腴之地，分给义士家为永业，于县置太原田，以居其父兄子弟”^④。这些卫士应是后来禁军和府兵的骨干。唐朝文献中还有地方官吏追夺官僚、地主的籍外占田，以给

① 《文献通考》卷二十四《田赋二》。

② 参阅《敦煌资料》，中华书局1961年出版。

③ 《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

④ 《玉海》卷一三八《兵制》引《邳侯家传》。

贫民的记载。贞观年间，泽州（治今山西晋城）刺史长孙顺德曾将前刺史张长贵、赵士达等所占境内膏腴之田数十顷，“劾而追夺，分给贫户”^①；高宗永徽年间，洛州（治今河南洛阳）刺史贾敦颐将豪富之室强占的籍外占田，“括获三千余顷，以给贫乏”^②。这些分得均田的“贫乏”之户就包括负有兵役任务的府兵丁壮。

在均田令颁布前后，唐廷又实施了租庸调制。该制规定：课户每丁每年缴租粟2石，每户每年调帛2丈、绵3两，或麻布2.5丈、麻3斤；每丁每年服役20天，如不服役，每天折绢3尺、折布3.75尺，是为庸。如有事加役超过5天，免调；超过30天，则租调全免。和正役相加，每丁每年最多不得超过50天。凡遭受水旱虫霜等自然灾害的地区，全年收成损失十分之四者，可免除地租；损失十分之六者，免除租调；损失十分之七以上者，租调和徭役俱免。

唐前期的租庸调制是以丁身为征税对象的。唐人陆贽曾说：“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③。故一般人将其称为租庸调法。

唐朝的租庸调制是在继承隋制的基础上制订的，但较隋制为轻。这主要表现在输庸代役上。隋时规定“民年五十”，方可“输庸代役”。唐朝却把输庸代役扩大到了整个成丁。这就使广大农民有了更多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不致因为从事徭役而荒废了农耕，标志着农民对封建国家依附关系的相对减轻，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另外，这一制度还按灾情轻重规定了相应减免赋役的条文，这无疑都对唐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但是，随着唐廷财政开支的与日俱增，唐王朝对广大百姓的赋役剥削也逐渐加重。原来所谓的减免之法，大多成为一纸具文。贞观十一年（637年）时，“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

① 《旧唐书》卷五十八《长孙顺德传》。

② 《旧唐书》卷一八五上《良吏上·贾敦颐传》。

③ 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载《陆宣公集》卷二十二。

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夏秋冬夏，略无休息”。唐太宗虽屡发减免诏书，但“有司作既不废，自然须人，徒行文书，役之如故”^①。到高宗、武后时期，赋敛益重，以致“一夫之耕，才兼数口；一妇之织，不贍一家。赋调所资，军国之用，烦徭细役，并出其中。黠吏因公以贪求，豪强恃私而逼掠，以此取济，民无以堪”^②。再加上官僚地主和豪强富贾的大肆兼并土地，失去土地的均田农民日益增多，他们有的“家道悉破，或至逃亡”，有的则“人不复业，则相率为盗”。为了控制更多的剥削对象，唐廷又编制了一整套严密检察户口的制度，即每年编造户籍计账时，都要进行“团貌”，把人丁的形貌特点记录在案，编成手册，“起正月上旬，县司责手实计账，赴州依式勘造，分别为卷，总写三通，其缝皆注某州某县某军籍，州名用州印，县名用县印，三月三十日纳讫。并装潢一通，送尚书省，州县各留一通”^③。为防止农民逃亡，唐廷即根据户籍计账搜括逃户，谓之括户。又实施摊逃之法，将逃户“应赋租庸课税，令近亲邻保代输”^④。但无论是括户还是摊逃之法，都不能制止农民的逃亡和反抗；恰恰相反，括户越严，摊逃愈急，逃亡更多。即使在唐前期最为兴盛的开元时期，广大农民的生活境况仍每况愈下。正如唐人杜佑所说：“钱谷之司，唯务割剥，回残剩利，名目万端，府藏虽富，闾阎困矣。”^⑤

二、以三省六部制为主体的封建政治体制

唐朝的职官制度大体沿袭隋朝，中央仍为三省六部制。三省为中书、门下和尚书。其中书省长官为中书令，负责起草政令，为

① 《贞观政要》卷六《论奢纵》。

② 《唐会要》卷八十三《租税上》。

③ 《唐会要》卷八十五《籍账》。

④ 《唐会要》卷八十五《逃户》。

⑤ 《通典》卷六《食货·赋税上》。

朝廷决策机构。凡天子之言共分7类，曰册书、制书、慰劳制书、发敕、敕旨、论事敕书、敕牒。均由该省长官中书令草拟。其次还有中书侍郎2人，参决国家大政方针的讨论和制订；中书舍人6人，掌侍奉进奏，参议表章，并参与三司决审大狱和文武官的考课等；右散骑常侍2人、右补阙2人、右拾遗2人、起居舍人2人等，掌侍奉规讽，备顾问应对等。

门下省长官为侍中2员，掌审议政令。其下还有黄门侍郎2员、给事中4员、左散骑常侍2员、谏议大夫4员、起居郎2员、左补阙2员、左拾遗2员等。侍中之职主要掌管出纳帝命，总典吏职，赞相礼仪，以弼庶务。凡军国事务，与中书令参议决断。黄门侍郎为侍中助手。给事中掌陪侍左右，分判省事，并参与决审大狱等。

尚书省长官为尚书令和左右仆射，掌管全国政令的贯彻执行，属执行机关。其下还有左右丞各1人、左右司郎中各1人、左右司员外郎各1人、都事6人。该省的首脑机关为尚书都省，其职能是“掌举诸司之纲纪与百寮之程式，以正邦理，以宣邦教”^①。尚书省之下又设六部，即吏、户、礼、兵、刑、工。每部长官为尚书1员，侍郎2员。尚书吏部主管天下官吏的选授、勋封和考课等事宜。其下又有吏部、司封、司勋和考功等4司；尚书户部主管天下田户、均输和钱谷等事宜。其下又有户部、度支、金部和仓部等4司；尚书礼部主管天下礼仪及科举之政令。其下又有礼部、祠部、膳部和主客4司；尚书刑部主管天下刑法及徒隶、勾覆、关禁之政令。其下亦设刑部、都官、比部和司门等4司；尚书工部主管天下百工、屯田和山林川泽之政令。其下所设4司是工部、屯田、虞部和水部。

三省长官即侍中、中书令、尚书令和左右仆射均为宰相。由于李世民在武德年间曾任尚书令之职，后来，世民又登极称帝，故此职遂虚设不授，尚书省的长官实际上已变为左右仆射。从贞观年间开始，唐朝诸帝均给一些官品较低的官员加上“参议朝政”、“参知政事”、“平章政事”、“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

^① 《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志二》。

事”等头衔，使其成为宰相，故使宰相的数目大增。武则天执政以后到开元年间，左右仆射渐失相职，仅判省务，只有诏加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头衔，才能参决政事。

唐朝还为宰相们专门设置了议事之厅，始称政事堂，附设于门下省。高宗时又迁至中书省，开元年间又改名中书门下，其印也为“中书门下之印”^①。

唐朝廷三省分掌决策、审议和执行之权，将前代丞相权力一分为三，使其相互制约，便于皇帝居中控制。又设置了政事堂，供宰相议事决策，这就不仅加强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而且提高了议事决策的行政效率，强化了封建统治。

除三省六部制外，唐朝中央还设有监察百官违禁行为的御史台，分掌各项事务的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常等九寺，国子、少府、将作等三监，以及专掌图书典籍的秘书省和主管内廷事务的内侍省等。

地方官方面亦承隋制，设州、县两级制。州置刺史，县设令、长，缘边重地，初设总管，武德后期改称都督，兼管军事、行政。贞观十年（636年），唐太宗又按山河形便，将全国划分为10道：即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唐玄宗于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又将山南、江南分为东、西两道，增置京畿、都畿和黔中道，由原来的10道增为15道。皇帝时派黜陟使、观风俗使、巡察使或采访使等分巡各道，对州县等地方官进行监察。

总之，唐前期设置的三省六部制是封建政治体制的中枢机构，它同以府兵制为主体的军事体制相互配合，构成了唐朝政治统治的两大支柱。

三、唐太宗与“贞观之治”

唐高祖李渊与皇后窦氏共生四子：即长子建成、次子世民、三

^① 《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志二》。

子元霸、四子元吉。由于三子元霸早亡，故仅留三子。唐朝建立以后，李渊按照“立嫡以长”的立嗣原则，将建成立为太子。但从晋阳起兵开始，到剪灭割据群雄和统一全国，李世民功高势重，威权日盛，并形成了一个实力很强的政治集团。正如当时任太子洗马的魏徵所说：“秦王（指李世民）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指太子建成）但以年长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①这样，建成要保住太子地位，必然会对世民产生嫉妒和加害之心。李世民凭借自己显赫的权势地位，也必然会产生覬觐储君的欲望。从武德四年（621年）全国渐趋平定以后，双方遂都积极拉拢党羽，培植私人势力，进行着日益激烈的明争暗斗。这时，掌握废立太子大权的唐高祖李渊理应采取果断措施，或大力扶植建成，确保其太子地位，使其将来平稳接班；或按照“择贤而立”的另一立嗣原则，在太子建成恶迹已彰之时，及时实行废立，把世民升为储君。但是，在建成和世民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并不断激化的情况下，李渊却优柔寡断，举棋不定，采取了息事宁人、委曲调和的态度，这就在客观上更助长和加剧了双方矛盾的发展。武德七年（624年）六月，当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勾结庆州（治今甘肃庆阳）刺史杨文干，企图谋杀世民，举兵叛乱的阴谋败露以后，李渊在派遣李世民带兵平定叛乱时说：“文干事连建成，恐应之者众。汝宜自行，还，立汝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诛其子。当封建成为蜀王，蜀兵脆弱，他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②但杨文干叛乱被平定以后，由于听信了后宫谗言，李渊遂不再实现原来诺言。武德九年（626年）六月一日，李建成夜召世民，以毒酒饮之，世民回府后，吐血数斗。适逢李渊来到秦府，见此情状，又对世民说：“观汝兄弟似不相容，同处京邑，必有纷竞。当遣汝还行台，居洛阳，自陕以东皆主之，仍命汝建天子旌旗。”^③但第二天由于建成左右又从中作梗，“事复中止”^④。于是，李世民遂召集秦府幕僚商议对策，决定在六月四日发动政变，袭杀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〇《唐纪六》，高祖武德五年十一月。

②③④ 《资治通鉴》卷一九一《唐纪七》，高祖武德九年六月。

建成、元吉。这天黎明，李世民率领兵众伏于宫城之北玄武门内，利用建成与元吉上朝之际，将其全部杀死。这就是后来所说的“玄武门之变”。两天以后，李渊遂将世民立为太子。同年八月，李渊又主动将帝位让给世民，自己当了太上皇。八月九日，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即帝位，是为唐太宗。第二年年初，改元贞观。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五月二十四日，唐太宗崩于翠微宫含风殿，在位共23年。在此期间，唐太宗以隋亡为借鉴，励精图治，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民族关系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治国方针，遂使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政治昌盛，文化繁荣，国防力量日益强大，民族关系和睦融洽。后来，封建史家为了彰明唐太宗的文治武功，遂将这一时期誉为“贞观之治”。

唐太宗采取的治国方针大致有以下几点：

1、任人唯贤，虚心纳谏

唐太宗曾说：“为官择人，唯才是举，苟或不才，虽亲不用。”这就是唐太宗一贯坚持的用人原则。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曾对右仆射封德彝问道：“比来命卿举贤，未尝有所推荐。天下事重，卿宜分朕忧劳，卿既不言，朕将安寄？”封德彝说：“臣愚岂敢不尽情，但今未见有奇才异能。”唐太宗立即批评说：“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于当时，不借才于异代。岂得待梦傅说，逢吕尚，然后为政乎？且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①为了做到官得其人，人尽其才，唐太宗不分亲疏、贵贱，不问地域、新旧，甚至在反对过他的政敌中，挑选贤能，按才授官，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对其中才能优异者，甚至不惜破格重用。唐太宗不仅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才，尤其注意培养、关心和信任人才。因此，贞观时期，不但人才济济，英贤辈出，既有擅长筹画、机智多谋的房玄龄，又有善于决断、作风干练的杜如晦；既有“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的魏徵，又有“激浊扬清，嫉恶如仇”的王珪；既有“敷奏详明，出纳惟允”的温彦博，又有“处繁理剧，众務必举”的戴胄；既有“才兼文武，出将入相”的李靖，又

^① 《贞观政要》卷三《择官第七》。

有“临敌应变，动合事机”的李勣；既有“深识事端，故动无不中”的布衣宰相马周，又有精通古今，身怀五绝（德行、忠直、博学、词藻、书翰）的一代文宗虞世南等。而且这些文武大臣也都尽心竭力，辅佐太宗，君臣之间始终保持着融洽和谐的鱼水关系。这是形成贞观之治的主要原因之一。

唐太宗是我国历史上从谏如流的一代明君。他曾问魏徵说：“何谓明君、暗君？”魏徵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①他很赞成魏徵这个说法。为了使群臣都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在贞观初年曾采取当众褒奖和物质鼓励等方式“导之使谏”。对于利国利民的正确谏言，他还能及时采纳，闻过即改。对于那些言辞激烈、据理辨析的面折廷争，他还能克制自己，以诚相待。因而，贞观年间曾先后出现了一大批直言敢谏的忠直大臣。魏徵就是这些大臣中最为著称的代表。魏徵死后，唐太宗曾沉痛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殁逝，遂亡一镜矣！”^②唐太宗贞观年间的大政方针其所以“鲜有败事”，与他的虚心纳谏有直接关系。

2、廉洁自律，崇尚节俭

唐太宗曾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可不畏惧乎？”所以，他把那些像秦始皇和隋炀帝等对人民横征暴敛的君主比作是“饕人自食其肉，肉尽必死”。他认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③。在这种民本思想的指导下，唐太宗在贞观年间对人民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不以“劳弊”之事干扰农时，这是社会经济能够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唐太宗还认为奢侈浪费、纵欲放逸是亡国的先兆。因此，他不但提倡节俭，反对挥霍，而且身体力行，戒奢以俭。不仅如此，他还

① 《贞观政要》卷一《君道第一》。

② 《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徵传》。

③ 《贞观政要》卷一《政体第二》。

经常以节欲自律告谕大臣：“群臣若能备尽忠直，益国利人，则官爵立至。若不能以此道求荣，遂妄受财物，赃贿既露，其身亦殒，实为可笑”；“若徇私贪浊，非止坏公法，损百姓，纵事未发闻，中心岂不常惧？恐惧既多，亦有因而致死。大丈夫岂得苟贪财物，以害及身命，使子孙每怀愧耻耶？”^①据说，在唐太宗的身体力行下，贞观“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衣无锦绣，财帛丰饶，无饥寒之弊”^②。

3、推行均田，大兴义仓

贞观时期，唐太宗较为重视均田制的实施。贞观十八年（644年），他亲自视察雍州新丰县（今陕西临潼）灵口村时，听说当地每丁受田仅有30亩，“遂夜分乃寐，忧其不给”。第二天，即“诏雍州录尤少田者，并给复（免除徭役），移之宽乡”^③。另外，他还用减免赋税等方法，鼓励农民垦荒种田，并将“浮游无业”者，强制送回原籍生产，不但增加了国家的剥削对象，也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还接受了大理丞戴胄的建议，实行隋初创立的义仓制度。规定自王公以下的所有私有土地，亩税2升，设专仓贮备，以供荒年赈济。不久，关中连年发生灾荒，太宗下令开仓放粮。由于义仓存粮充足，“逐粮户到，递相安养，人人自安，曾无怨言。”

此外，唐太宗在大力整饬内政的同时，还居安思危，训练士卒，保卫边防，接连打败了东突厥和吐谷浑，又灭亡高昌，进军西域，大大拓展了唐朝疆宇，遂使这一时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正如《资治通鉴》一书所说：“流散者咸归乡里，斗米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④因此，可以说，贞观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不可多得的太平盛世。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唐太宗虽然是我国封建社会一位著名皇

①② 《贞观政要》卷六《贪鄙第二十六》。

③ 《册府元龟》卷一〇五《惠民》。

④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纪九》，唐太宗贞观四年十二月。

帝，其杰出的政治和军事才能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他的所作所为并未超出他所处的历史时代和阶级地位。正如他自己所说：“朕终日孜孜，非但忧怜百姓，亦欲使卿等长守富贵。”^① 其实，“忧怜百姓”是表象，“长守富贵”才是本质。正因为唐太宗是地主阶级和封建统治者的代表人物，因此，他对人民剥削的本质，必然会逐渐暴露出来，而且，愈到后来，愈加露骨。他在死前曾自我忏悔说：“吾居位已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②。这些话虽然也体现了唐太宗具有自省的可贵品质，但也揭示了他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

第二节 唐前期封建军事领导体制的完善

唐前期的尚书省兵部和十六卫、东宫十率是军队组织的最高领导机构。其中尚书兵部主掌兵马调遣，十六卫和十率府主管军队的统领和训练。此外，唐王朝还在缘边重要地区设有都督府和都护府，统率边防部队。尚书兵部的驾部司、库部司以及各地的军资库、两京武库和各地的仓储则负责供应部队的军饷、马匹和粮饷器仗。遇有军事行动，则命将调兵出征，委派专门官吏供应粮草。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这种日益完善的军事领导体制对巩固唐前期的中央集权统治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监军制度及其演变

中国古代的监军最早约出现于春秋末期^③。此后，有关监军的记载在秦汉魏晋和南北朝时期的史籍中，屡见不鲜。但这一时期的监军既无定制，又无常员，只是偶尔为之。且监军大都以位高

① 《贞观政要》卷六《贪鄙第二十六》。

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二年正月。

③ 参阅《史记》卷六十四《司马穰苴传》。

职重的大将充任，有的本身即是统军将领，有的还赋有兼掌军队的权力。隋末唐初，以御史台官员御史专任监军，遂使监军督察职能逐渐趋向固定化和制度化。

据《新唐书》卷一九九《儒学·孔若思传》载，若思祖父孔绍安曾在隋大业末年任监察御史，“高祖（李渊）讨贼河东，绍安与夏侯端同监军，礼遇尤密。”这说明御史监军最迟在隋炀帝大业年间已经出现。入唐以后，大约在高宗末年始有御史监军的明确记载。《新唐书》卷一二三《李峤传》载：“高宗击邕、岩二州叛獠，诏监其军，（李）峤入洞谕降之，由是罢兵。”这当是唐代御史监军的最早记录。

文明元年（684年）九月，即武则天执政以后的第二年，诏令将“旧御史台改左肃政台，专知在京有司及监军旅，并出使”^①。由此可知，至少此时御史监军已由习惯法变为成文法令，渐以成制。此后，关于御史监军的记载屡见不鲜。如同年九月，武则天派李孝逸征讨徐敬业扬州叛乱时，即派殿中侍御史魏元忠“监其军事”^②；垂拱二年（686年），金微州（在今蒙古境内乌勒吉河西北）都督什固始桀骜不驯，武后命左豹韬卫将军刘敬周发兵征讨，特敕左补阙乔知之摄侍御史，“（监）护其军事”^③；次年十一月，武则天欲遣韦待价将兵出击吐蕃，凤阁侍郎韦方质奏请如旧制遣御史监军，但武则天却说：“古者明君遣将，阃外之事悉以委之。比闻御史监军，军中事无大小皆须承禀，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责其有功！”^④遂破例地废除了御史监军的旧制。但至证圣元年（695年），王孝杰出征吐蕃时，仍以殿中侍御史张仁愿监督其军，并“因入言状，孝杰坐免。擢仁愿侍御史”；第二年，王孝杰起复为清边道总管，统兵18万以讨契丹，又以“监察御史孙承景监清边军，战还，自图先锋当矢石

① 武则天：《改元光宅赦文》，载《全唐文》卷九十六。

② 《旧唐书》卷九十二《魏元忠传》。

③ 陈子昂：《燕然军人画像铭》，载《全唐文》卷二十一。

④ 《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唐纪二十》，则天后垂拱三年十二月。

状。武后叹曰：‘御史乃能如是乎！’擢为右肃政台中丞”^①。

由上述记载可知，从隋末唐初以来，凡御史台官员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和监察御史等均可出使监军。监军御史官卑权重，凡“军中大小之事”，统军将领均须向其“承禀”，受其“控制”。监军御史当是皇帝牢固掌握军权的有力工具。

大约从开元末年或天宝初年开始，唐玄宗以御史监军有“以卑制尊，理便不可”为由，遂以宦官出任监军，谓之“监军使”。天宝六载（747年），高仙芝奉命率兵进攻小勃律国（位于今克什米尔巴尔提斯坦），宦官边令诚即任监军使^②。这当是宦官监军的最早记录。其实，监军制度的这一变化是唐朝前期军事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结果。因为自从武则天当政以后，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加剧，均田制度逐渐受到破坏，府兵制亦随之崩溃。到开元末年大多折冲府已无兵可交，府兵制名存实亡，募兵制代之而兴。于是，不仅内重外轻的军事布局发生了变化，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失控局势，领兵统帅也不再是“事解辄罢”，而是长期领兵，甚至终身不替。监军御史已失去了“以卑制尊”的作用，逐渐变成了统军将帅的附庸。最高统治者为了改变这种失控局面，遂派出家奴，监察军事，用以牵制统兵将领，这就是宦官监军产生的历史背景。但监军制度的这一演变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尾大不掉的军事局势，却由此导致了宦官势力的恶性膨胀，唐王朝的集权统治更加衰弱。

二、兵部的职能及其组织机构

尚书省所辖六部之一的兵部是全国主管军政的最高领导机关。初称兵部，唐高宗龙朔二年（662年）改为司戎，咸亨元年（670年）复故；武则天光宅元年（684年）改称夏官，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复故。其长官有兵部尚书1人，侍郎2人。该部

^① 《新唐书》卷一一一《张仁愿传》。

^② 参阅《新唐书》卷一三五《高仙芝传》。

职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军官的选拔。正如《新唐书》卷四十五《选举志下》所云：“凡选有文武，文选吏部主之，武选兵部主之。”武选于每年十一月举行，其中尚书主中铨，两侍郎分掌东、西两铨。三铨的内容有五：一曰长垛，二曰马射，三曰马枪，四曰步射，五曰应对。录取的标准有三：一曰骁勇，二曰材艺，三曰可为统领之用。对所选五品以上的武官，皆奏闻而制授；六品以下，则量资注拟。对落选或“考试不堪，还送吏部”^①。

2、军籍管理和兵马调遣。凡各军事单位的编制定额、兵源的招募减省以及兵马的征遣调动，均由兵部审定、签发。每年十一月府兵的基层组织折冲府都要将本府卫士的籍账“上于兵部，以俟征发”^②。募兵制实行以后，宿卫京师的羽林飞骑，也要由“兵部召补”，所在军司“不合擅有违越”，“辄自召补”^③。凡调发兵马，均要“降敕书于尚书（兵部），尚书下文符。放十人，发十马，军器出十，皆不待敕”^④。

3、军训讲武。据《唐开元礼》卷八十三《皇帝讲武》条载：“仲冬之月，讲武于都外”，“銮驾至埽所，兵部尚书介冑乘马奉引至讲武所，入自都埽之北。”开元元年（713年）十一月，唐玄宗讲武骊山，兵部尚书郭元振“坐军容不整”^⑤，被配流边州。

兵部所属又有4司：即兵部司、职方司、驾部司和库部司。其中兵部司为头司（本司），其余为子司。

兵部司的长官有郎中2人、员外郎2人。其中郎中一人掌兵马名帐和武官的勋禄品命及选授之事。凡天下折冲府的等级编制、宿卫、番代、征集、训练以及军行器物的装备配发等事宜，均受其指纵审核。凡内外武官品命共有29阶；其中最高的从一品骠骑

① 《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

② 《唐会要》卷七十二《府兵》。

③ 《唐会要》卷七十二《京城诸军》。

④ 《新唐书》卷四十六《百官志一》。

⑤ 《旧唐书》卷九十七《郭元振传》。

大将军，最低的从九品陪戎副尉，均由其定立番等。上番期满者，六品以下并听预简选，或留本司，或送吏部。五品以上则奏闻制授。郎中另一人掌管判簿，专责兵马调遣，包括边防兵马的补充和临时军团的屯驻。员外郎一人掌管武举，选拔武官。另一人掌判南曹，即管审核选人的资历档案。

职方司设郎中一人，员外郎一人。该司主管天下地图的绘制和城隍、镇戍、烽燧的设置及数量、州县城门、仓库的守护等。凡天下地图委各州府3年一造，随当地户籍一起上报都省。内附少数民族的番官至京后，委鸿胪寺询问当地的山川、风土，并绘制地图正、副二册，以副册报省。凡天下州府的区域、都鄙的废置、疆界的争议，都由该司举正裁决。州县城门及仓库须守护者，取当地中男及残疾人分为番第，轮流充任，免除本人赋役。

驾部司亦设郎中一人，员外郎一人。该司“掌邦国之舆辇车乘及天下之传驿廐牧官私马牛杂畜之簿籍，辨其出入、阑逸之政令，司其名数”^①。全国有驿1600余所，驿务归所在州县管理，驿政则总于该司；全国监牧之务归太仆寺管理，监牧政令则总于驾部。正如《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志三》所云：“凡监牧羊马所通籍账，（太仆寺）每岁则受而会之，以上尚书驾部，以议其官吏之考课。”

库部司亦设郎中一人、员外郎一人。该司“掌邦国军州之戎器仪仗”，“凡冬至、元正之陈设，并祠祭、丧葬之羽仪，诸军州之用仗，皆辨其出入之数，量其缮造之功以分给焉。”^② 掌武器仪仗的卫尉寺要“大事承制敕，小事则听于尚书省（库部）”^③。

三、军队组织指挥体系

唐前期的军队组织指挥体系在中央是十六卫和东宫十率，在

① 《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驾部员外郎》。

② 《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库部郎中员外郎》。

③ 《新唐书》卷四十六《百官志一》。

地方则是都督与都护。

十六卫创设于唐高祖武德年间，太宗时一仍其旧，高宗、武后时数易其名，其设官员亦有增减。一般是每卫设大将军一人，正三品，将军二或一人，从三品。另有长史一人，从六品上，掌判诸曹，为大将军和将军助手。录事参军一人，正八品上，掌勾稽诸曹。另有仓、兵、骑、胄四曹参军各一至二人，正八品下，仓曹掌文职军官的勋考、禄俸、医药及过所，兵曹掌武官宿卫番第，骑曹掌府马杂畜簿籍，胄曹掌兵械及其修缮。四曹与录事参军并号卫佐。其下又有司阶、中候、司戈、执戟，并为卫官，号称四色官，分别为六、七、八、九品。

十六卫中的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和左右金吾卫，皆领府兵。府兵分内府与外府两种。内府为中郎将府，以亲卫、勋卫、翊卫为名，通谓之三卫。皆取五品以上子孙年满21岁以上的成年男子充任。外府为折冲府，一般以地区为名，取六品以下子孙及白丁无职役者充任。

左右卫，掌宿卫宫禁、内廊、正殿诸门，并防守皇城四面。统领亲、勋、翊卫5府和武成、武安等50府。军号骁骑。

左右骁卫，掌同左右卫。凡分兵守卫宫门，在皇城四面、宫城内外与左右卫分知助铺。统领翊府1，永固等外府49。军号豹骑。

左右武卫，掌同左右卫。统领翊府1，凤亭等外府49。军号熊渠。

左右威卫，掌同左右卫，分兵主守皇城东面。统领翊府1，宜阳等外府50。军号羽林。

左右领军卫，掌同左右卫，分兵主守皇城西门及京苑城门。统领翊府1，万敌等外府60。军号射弓。

左右金吾卫，掌宫中、京城巡警及京畿烽候、道路。统领翊府1，同轨等外府50。军号饮飞。

左右监门卫和左右千牛卫四卫不统领府兵。监门卫掌宫禁诸门禁卫及门籍。千牛卫掌执御刀，宿卫皇帝左右。四卫皆以中郎将统直长和千牛备身供其职。

东宫十率仿十六卫建制。即太子左右卫率、太子左右司御率、太子左右清道率、太子左右监门率和太子左右内率。每率置率各一人，正四品上，副率各一人或二人，从四品上。亦有长史及诸曹参军，品秩稍低。10率府中唯左右卫率、左右司御率和左右清道率统领府兵，其中左右卫率统领亲、勋、翊府3，外府5，其余皆不领内府，仅领外府3。而左右监门率和左右千牛率不领府兵，仅分领监门直长和千牛备身。东宫十率的主要任务是宿卫东宫。

唐前期地方的军队组织指挥体系是都督，全称为都督某某诸州诸军事。始置于曹魏，两晋南北朝直至隋朝则改称总管府，唐初一仍其旧。武德七年（624年），唐高祖始改总管府为都督府，且将管10州以上的名为上都督府，不满10州的只称都督府。到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著令，户满2万以上为中都督府，不满2万户为下都督府。各都督府前后改易废置，相当繁冗，难以备述，大致说来，开元时代有并州（治今山西太原）、益州（治今四川成都）、荆州（今属湖北）、扬州（今属江苏）、潞州（治今山西长治）5大都督府，另有5个上都督府，13个中都督府，16个下都督府。

睿宗景云二年（711年）六月下制分制天下24都督府，令都督纠察所管州刺史以下官吏善恶，实际上是州县以上的监察机构，并不总军戎，故制下不久，以权重难制而罢。

都督府的职能是“掌所管都督诸州城隍、兵马、甲仗、食粮、镇戍等”^①，即负责管内诸州镇防城戍的行政事务，亦对当地边防部队负统领之责。

唐代前期还于边疆地区设置了若干都护府，旨在管理周边已经归附的少数民族事务，诸如“诸蕃慰抚、征讨、斥堠、安辑蕃人及诸赏罚、叙录勋功”^②等，均由都护府负责管理。它同“缘边及襟带之地”设置的都督府相互配合，构成了边疆地区互为补充的军事指挥体系。

① 《通典》卷三十二《职官十四·都督》。

② 《通典》卷三十二《职官十四·都护》。

如果遇有重大战事，皇帝亦偶有御驾亲征之举，多数情况下或派亲王出任元帅，或以文武大臣出任总管，率兵出征。凡将帅出兵满1万人以上者，须置长史、司马、仓曹、胄曹和兵曹参军各一人，协助将帅管理军务；发兵在5000人以上、万人以下，则仅减司马。参战诸军、诸镇之兵，则由各军使及镇使、副镇使统领。凡诸军、镇每500人又置押官一人，1000人置子总管一人，5000人置总管一人。

凡将帅出兵之前，都要奏告太庙，并向齐太公之庙辞行，当晚须宿于军营，而“不反宿于家”，翌日出征。临敌对阵，将帅应召集属下将领计议方略，小事由将帅专决，大事还要上奏朝廷，待诏准后方可实施。对于违背军令、擅自行动以及临阵怯逃、贻误军机的将士，统兵将领有权“专行其罚”。战事结束以后，则“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渐，绝祸乱之萌也”^①。但是，在开元、天宝年间，由于府兵制逐渐崩溃，募兵制代之而兴，唐玄宗又先后在沿边设置了10个节度使，于是节度使始专边兵，统领府兵的十二卫和周边都督府名存实废，内轻外重的军事局势形成。安史之乱后，节度使大都拥兵自重，形成了蕃镇割据的混乱局面，唐王朝从此一蹶不振。

四、军队后勤领导机构

按照唐前期府兵制的规定，宿卫京师（番上）和戍守边防（番代）的府兵要自备衣粮，这就是所谓的府兵“随身七事”^②。另外，府兵的基层组织折冲府还须自备“火具”和“队具”^③之物。这些军资用具都要随同府兵贮存于服役之京师或各边防军镇的军资库中，管理军库的官员司库、司佐等要按照规定发给“食券”，府兵

^{①③} 《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② 《唐律疏议》卷十六《擅兴》。“七事”内容见本章第六节之二《兵器与装备》。

则凭食券领取自己存入的粮饷物资。而军库官要对入库的军用物资须认真“封署点检，勿令广费”。如果因为保管不善导致损坏而不堪使用者，或“(私自)取兵士十钱以上，绢一尺以上”者，都要“重罪”。府兵阵亡或因病致死者，军库官员还要“具录随身资财及尸，付本府人将还。无本府人者，付随近州县递送”。否则，如果私自吞没、挪用，则按赃论减一等处罪，如贪占绢一尺笞十，一疋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半。如果“以诈欺取财物者，论减一等”^①。此外，设在京师和诸州军镇的军资库还保管国家支付临时召集的兵募、义征以及补助府兵的军用物资。据载，开元以前，中央国库每年调拨给诸军镇的军资费约有 200 万贯，开元末年到天宝年间，增至 1260 万疋段^②，几乎增加了五倍有余。以上事实说明，设在京师和地方军镇的军资库是唐朝前期军队后勤的基层领导机构，随着兵制的逐渐变化，这个基层领导机构的后勤供应作用愈益增大。

唐前期由国家配发给府兵的重兵器则由隶属于少府监之下的军器监负责制造，隶属于中央卫尉寺的两京武库和武器署负责保管、贮存，而负责调拨和分配这些兵器甲仗的则是尚书省兵部所辖的库部司。至于唐前期军马的饲养、管理及分配的后勤领导机构，详见本章第五节，此处不赘述。

第三节 军事制度与军事布局

府兵制是唐前期主要的军事制度。唐朝建立之初，高祖李渊继承隋制，恢复并建立了府兵制。唐太宗即位以后，经过对府兵制的不断改革，遂使这一制度进入全盛时期。不仅府兵制的组织机构更趋完善，府兵的征集与训练更加严格，府兵的任务与作用亦更加明确，而且府兵的分布亦更趋合理，形成了“内重外轻”的军事格局，大大强化了专制主义的集权统治。与此同时，唐朝统

① 《唐律疏议》卷二十六《杂律》。

② 参阅《通典》卷六《食货·赋税下》。

治者为了适应战事需要，还兼行募兵和团结兵，作为对府兵制的补充形式。开元、天宝年间，随着均田制的日益破坏，府兵制也迅速崩溃，终于被募兵制所代替。

一、府兵制的恢复及其全盛

隋王朝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迅速土崩瓦解，隋朝的府兵组织亦随之瘫痪解体。一部分府兵兵士因生活所迫纷纷加入到农民起义的行列，一部分则为各地的大小军阀所控制，成为割据势力的私人武装。李渊在晋阳起兵之时有兵3万，其中2万即是晋阳地区的隋朝府兵，另有一万为临时招募。在此基础上，李渊曾置大将军府作为最高军事领导机构，自为大将军，其下又设左、中、右三军，以建成和世民分别任左、右领军大都督，四子元吉为中领军大都督，镇守太原。在挺进关中途中，李渊又相继收编了大量归降的隋朝地方军队和农民起义军部队。攻克长安后，兵力已达20多万。

唐朝建立之初，李渊为了进行削平群雄割据的统一战争和摆脱军饷匮乏的严峻形势，遂着手恢复和建立隋时的府兵制。武德二年（619年），李渊分关中为12道：即万年（今陕西西安）道，长安（今属陕西）道，富平（今陕西富平东北）道，醴泉（今陕西礼泉北）道，同州（治今陕西大荔）道，华州（治今陕西华县）道，宁州（治今甘肃宁县）道，岐州（治今陕西凤翔）道，豳州（治今陕西彬县）道，西麟州（治今陕西麟游）道，泾州（治今甘肃泾川西北）道，宜州（治今陕西宜君）道。每道各置1军，共12军。原属各道的军府均隶12军统领。第二年，12军各立军号，即万年道为参旗军，长安道为鼓旗军，富平道为玄戈军，礼泉道为井钺军，同州道为羽林军，华州道为骑官军，宁州道为折威军，岐州道为平道军，豳州道为招摇军，西麟州道为苑游军，泾州道为天纪军，宜州道为天节军^①。每军置军头、

^① 参阅《新唐书》卷五十《兵志》、《通典》卷二十八《职官十·将军总叙》。

副军头各一人，取威名素重者为之，以督耕战。不久，又仿照开皇旧制，重新设置了骠骑将军府，改军头为骠骑将军，副军头为车骑将军。军下有坊，置坊主一人，由本坊五品勋官担任，以检查户口，劝课农桑。于是，唐朝的府兵制基层组织，遂初具规模。

武德六年（623年），李渊“以天下既定，废十二军”。八年，因东突厥入侵，关中告急，又恢复了十二军的建制。此后，遂常设不废，构成了唐初府兵基层组织的骨干力量。他们战时出征，平时习武，兼耕农桑，耕战并重，具备了隋朝府兵“寓兵于农”和“兵农合一”的基本特征。

就在关中十二军建立前后，李渊又在中央设立了府兵的最高领导机构，即十六卫和东宫十率，并分别任命军将。至此，隋时府兵制的规模大体完备。

李渊所置关中十二军是唐初最基本的府兵编制，也是比较固定的禁卫部队。它们与十二卫以及东宫六率、秦王、齐王六府系统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但是，由于秦王世民和太子建成以及齐王元吉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因而也常使十二卫、十二军同亲王六府之间形成对立之势，严重干扰了皇帝对府兵的控制与指挥。

唐太宗即位以后，在选贤任能，整饬吏治，轻徭薄赋，发展生产的同时，又大力改革府兵制，其中包括重建府兵的基层组织——折冲府，完善府兵的编制体系，并建立了“内重外轻”的军事布局，进一步加强了对府兵的征集和训练，明确了府兵的任务与作用，从而使府兵制度进入了全盛时期。

二、折冲府的建立与“内重外轻” 军事布局的形成

唐前期府兵制的基层组织折冲府是唐太宗在贞观十年（636年）建立的。这是由唐高祖李渊所设统军府演变而来。有人认为这“是继骠骑改统军、车骑改别将之后进一步贬抑军府长官的措

施”，且“有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意义”^①。

折冲府设于有关州府，以设置地的山川地形或名胜古迹命名。各折冲府的兵源和府兵家室居处亦有一定范围，称为“地团”、“军团”、“乡团”，即在一定地域内定为团伍，其户籍属于州县，军籍则属于卫府。地团的范围大小要按折冲府分布的疏密和兵役的轻重而定。凡兵役重、兵源多的“有军府州”，折冲府设置的就多，地团区域就小。反之，地团区域就大。

折冲府按地团的大小和领府兵人数的多少又分上中下三等，兵满 1200 人者为上府，1000 人为中府，800 人为下府。每府置折冲都尉一人，上府正四品上，中府从四品下，下府正五品下；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上府从五品下，中府正六品下，下府从六品下；别将一人，上府正七品下，中府从七品上，下府从七品下。另有长史和兵曹参军各一人。折冲都尉为折冲府最高长官，掌五校之属，总戎具、资粮、差点和教习之政令。每年十一月，要向尚书兵部上报所领卫士和兵马之数。冬季农闲之时，率所领卫士教练军阵战斗之法，并维持当地治安。左、右果毅都尉为卫府副长官，协助折冲都尉处理府务。长史主管仓储、车马、介冑之事及簿书、会要之法。兵曹掌兵吏粮饷、公廨财物和田园课税之事，并将应该番上府兵的名籍上报卫所。如遇征发当府卫士参加征行，则折冲都尉与当州刺史察验符契，相合乃发。若全府征发，则折冲都尉以下全府官吏从行；若征发部分府兵，则果毅都尉从行，少则别将从行。番上或番代府兵当配发马匹者，由官府拨给马价，由服役卫士购买，每匹马予钱 2.5 万。

关于唐前期在全国设置的折冲府数量，诸史记载不一：其中所载数字最少的为 574 府^②，最多的可达 800^③。据《新唐书·地

① 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2 年 7 月版第 137、138 页。

② 参看《通典》卷二十九《职官十一·折冲府》。

③ 参看陆贽：《论关中事宜状》，载《陆宣公奏议》卷十一。

理志》记载和近人考校补逸^①，唐朝有名称和位置可考的折冲府共627个，其分布大致如下：

关内道共置289府，分布在2府17州。

其中京兆府有府131，《新唐书·地理志》共列出真化、匡道、水衡等11府名，近人又辑补义阳、萨宝、宣平等50府名，合计共得府名61；华州有普乐、丰原、义仓等20府，后人辑补怀旧府1，合计共得府名21；同州有济北、唐安、秦城等26府，近人辑补隆安、望之府2，合计共得府名28；商州（治今陕西商县）有洵水、玉享府2；凤翔府（府治今属陕西）有岐山、雍北、道德等府13，后人辑补积善、杜阳府2，合计共得府名15；邠州（治今陕西彬县）有嘉阳、宜禄、公刘等府10，后人辑补邠州府1，合计共得府名11；陇州（治今陕西陇县）有大堆、龙盘、开川、临沂等府4，后人辑补大候、源沂府2，合计共得府名6；泾州有泾阳、四门、兴教等府6，后人辑补临泾府1，合计共得府名7；原州（治今宁夏固原）有彭阳、安善府2；宁州有彭池、高望、静难等府11，后人辑补罗川府1，合计共得府名12；庆州有龙息、交水、同川等府8；鄜州（治今陕西富县）有洛昌，龙交、葦川等府11，后人辑补洛交府1，合计共得府名12；丹州（治今陕西宜川）有宜城、通天、同化等府5，后人辑补通化府1，合计共得府名6；坊州（治今陕西黄陵）有杏城、仁里、永平等府5，后人辑补嘉禾府1，合计共得府名6；延州有敦化、延川、宁戎等府7，后人辑补白羌部落、阎门府2，合计共得府名9；灵州（治今宁夏灵武西南）有武略、河间、鸣沙等府5；盐州（治今陕西定边）有宁朔、顺化府2；绥州（治今陕西绥德）有伏路、义合、万古、大斌等府4，后人辑补信义府1，合计共得府名5；会州（治今甘肃靖远），《新唐书·地理志》阙载军府，后人辑补黄石府1。

河南道有府73，分布在1府4州。

^① 参看劳经原：《唐折冲府考》；罗振玉：《唐折冲府补考》；谷霁光：《唐折冲府考校补》，载《二十五史补编》第六册。

其中河南府有武定、复梁、唐城等府 39，后人辑补箕山、公路、金墉等府 8，合计共得府名 47；汝州（治今河南临汝）有龙兴、鲁阳、梁川、郟城府 4；虢州（治今河南灵宝）有鼎湖、全节、金门、开方府 4；陕州（治今河南三门峡西）有曹阳、华望、桃林等府 15，后人辑补开方府 1，合计共得府名 16；郑州（治所今属河南），《新唐书·地理志》阙载军府，后人辑补溱州、临泗府 2。

河东道有府 166，分布在 2 府 14 州。

其中河中府有兴东、德义、胡壁等府 33，后人辑补安远、桑泉、朔陂府 3，合计共得府名 36；晋州（治今山西临汾）有神山、平阳、丰宁等府 16，后人辑补平宁、交城、羊邑府 3，合计共得府名 19；绛州（治今山西新绛）有新田、大平、正平等府 33，后人辑补冯翊、长祚、西河府 3，合计共得府名 36；慈州（治今山西吉县）有忤城、吉昌、平昌府 3，后人辑补隰川、太义、孝敬等府 6，合计共得府名 9；太原府有兴政、复化、宁静等府 18，后人辑补白马、太原府 2，合计共得府名 20；汾州（治今山西汾阳）有嘉善、六壁、介休等府 12，后人辑补崇儒府 1，合计共得府名 13；沁州（治今山西沁源）有延双、安乐府 2，后人辑补延卫府 1，合计共得府名 3；仪州（治今山西左权）有辽城、清谷、龙城府 3；岚州（治今山西岚县）有岚山府 1；石州（治今山西离石）有离石、昌化府 2；忻州（今属山西）有秀容、高城、漳源、定襄府 4；代州（治今山西代县）有五台、东冶、雁门府 3，后人辑补清凉府 1，合计共得府名 4；云州（治今山西大同），《新唐书·地理志》置府阙载，后人辑补金河、云中、尚德府 3；朔州（今属山西），《新唐书·地理志》阙载军府，后人辑补尚德、石井府 2；潞州（治今山西长治）有勘黎府 1，后人辑补礼会、铜鞮、从善、上党府 4，合计共得府名 5；泽州（治今山西晋城）有丹川、永固、沁水等府 5，后人辑补高平府 1，合计共得府名 6。

河北道有府 51，分布在 13 州内。

其中怀州（治今河南汝阳）有丹水、吴泽府 2，后人辑补南阳、景福、河内等府 9，合计共得府名 11；易州（治今河北易县）有

遂城、安义、修武等府 9；幽州有昌平、涿城、德闻等府 14，后人辑补润德、延俊、英乐等府 4，合计共得府名 18；平州（治今河北卢龙）有卢龙府 1；妫州（治今河北怀来东南）有密云、白檀府 2，后人辑补妫泉府 1，合计共得府名 3；蓟州（治今天津蓟县）有渔阳、临渠府 2；邢州（治今河北邢台）、魏州（治今河北大名）、赵州（治今河北赵县）、相州（治今河南安阳）、洺州（治今河北邯郸东北）和恒州（治今河北正定），《新唐书·地理志》阙载，后人辑补平乡、六城、大陆等府 7。

山南道有府 15，分布在 1 府 9 州。

其中江陵府有罗含府 1，后人辑补夷陵府 1，合计共得府名 2；夔州（治今重庆奉节）有东阳府 1；襄州（治今湖北襄樊）有汉津府 1；均州（治今湖北郧县）有至诚府 1；金州（治今陕西安康）有洪义府 1；梁州（治今陕西汉中）有丽水府 1，后人辑补光义、汉中、廉让府 3，合计共得府名 4；凤州（治今陕西凤县）有归昌府 1；成州（治今甘肃成县）有平阴府 1；扶州（治今四川南坪）有安川、会川府 2；利州（治今四川广元），《新唐书·地理志》阙载军府，后人辑补嘉川府 1。

陇右道有府 33，分布于 11 州内。

秦州（治今甘肃秦安西北）有成纪、修德、清德等府 6；渭州（治今甘肃陇西）有渭源、平乐、临源等府 4，后人辑补渭川府 1，合计共得府名 5；兰州（今属甘肃）有金城、广武府 2；洮州（治今甘肃临潭）有安西府 1；岷州（治今甘肃岷县）有祐川、临洮、和政府 3；叠州（治今甘肃迭部）有长利府 1；芳州（治今甘肃迭部东南），《新唐书·地理志》阙载军府，后人辑补甘松、扶松府 2；凉州（治今甘肃武威）有明威、洪池、姑臧等府 6，后人辑补显美府 1，合计共得府名 7；沙州（治今甘肃敦煌）有龙勒、效谷、悬泉府 3；瓜州（治今甘肃安西东南）有大黄府 1；甘州（治今甘肃张掖），《新唐书·地理志》阙载军府，后人辑补合黎、甘峻府 2。

淮南道有府 9，分布于 4 州之内。

扬州有江平、新林、方山等府 4；和州（治今安徽和县）有新

川府 1，后人辑补和川府 1，合计共得府名 2；寿州（治今安徽寿县），《新唐书·地理志》置府阙载，后人辑补安城府 1；安州（治今湖北安陆）有义安府 1，后人辑补宝城府 1，合计共得府名 2。

江南道有府 7，分布于 6 州之内。

润州（治今江苏镇江），《新唐书·地理志》阙载军府，后人辑补金山府 1；越州（治今浙江绍兴）有浦阳府 1；温州（今属浙江）、福州（今属福建），《新唐书·地理志》阙载军府，后人辑补泉山、三州等府 3；潭州（治今湖南长沙）有长沙府 1；吉州（治今江西吉安），《新唐书·地理志》阙载军府，后人辑补永泰府 1。

剑南道有府 11，分布于 1 府 5 州。

成都府有威远、归德、二江府 3；彭州（今属四川）有天水、新兴府 2；蜀州（治今四川崇庆）有金堰、广隆、灌口府 3；邛州（治今四川邛崃）有兴化府 1；汉州（治今四川金堂西北）有玉津府 1；松州（治今四川松潘），《新唐书·地理志》阙载军府，后人辑补交川府 1。

岭南道有府 6，分布于 5 州之内。

广州（今属广东）有绥南、番禺府 2；贵州（治今广西贵港）有龙山府 1；桂州（治今广西桂林）、澄州（治今广西上林南）、潘州（治今广东高州），《新唐书·地理志》阙载军府，后人辑补淮南、上林、潘水府 3。

由此可知，唐都长安所在之关内道共置府 285，有府兵 26 万，占全国折冲府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京兆府有 131，又占关内道折冲府及府兵总数的一半以上。这就形成了“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①和“内重外轻”的军事布局，加强了朝廷集权。置府次多的是河东道，这不仅因为这里是唐王朝的发迹之地，重要的还在于该道的太原地区历来是突厥南侵的要冲地带，在这里重设军府，无疑是为了加强对突厥的防御力量。河南道是隋唐两朝的东都所在地，武则天执政以后，又迁都洛阳，因而这里置府多于他道，自

^① 《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然也有“重首轻足”之意。

据《玉海》卷一三八《兵制》引苏冕《会要》和李繁《邺侯家传》诸书云，河北道“不置府兵”。征诸《新唐书·地理志》及有关史书，《会要》和《邺侯家传》的这个说法是不足为凭的。因为与河北道毗邻的东北地区从武则天执政以后，居住在这里的奚与契丹等少数民族逐渐强盛，大肆入寇河北州县，而“河北之地，人多壮勇”^①，唐朝在这里置府是显而易见的。也许这里置府比其他诸道为晚，《会要》等书所说当为未置军府时事。

三、府兵制的编制体制

唐朝的府兵编制大体可分卫、府、团、旅、队、火6个组织机构。其中朝廷十二卫^②和东宫六率是府兵的最高领导机构，折冲府是府兵的基本建制单位，团、旅、队、火则属于折冲府之下的基层组织。

朝廷统领府兵的十二卫和东宫六率的官员设置与所统军府以及职能已详述于上节第三项。这里需说明的是这些府兵的最高领导机构所统军府均散布诸道，并不集中一地。如左右卫所领50外府，多分布于关内、河东、河南、河北、陇右、剑南等6道之地；左右骁卫所领49府亦分布在关内、河东、河南、江南、山南五道；左右武卫所领49府，亦分布在关内、河东、河南、山南四道。余皆如此。同时，对某道某州而言，折冲府虽有多少之分，但所隶卫、率的系统均不相同，而战时出征的统军将帅亦往往不是本卫将领。这样，“将虽有名而权实去，兵将在内而京师实重”^③，不易形成割据势力。故有人认为这是唐前期以卫统府的一个重要方略^④。

① 《唐会要》卷七十二《府兵》。

② 唐十六卫中，左右监门卫和左右千牛卫不领府兵。

③ 杜牧：《原十六卫》，载《樊川文集》卷五。

④ 参阅《府兵制度考释》第160页。

唐朝折冲府的建置时间、数量、分布地区以及具体编制、职能等已详述于本节第二项。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折冲府虽直属诸卫统领，但折冲府所在的地方官即州刺史对折冲府仍具有一定的督察和牵制职能。如府兵平时的军事训练，州刺史有权进行检查督促，如“其艺非精，士不教习，则罪其折冲”^①；折冲府的马匹出入，要由州刺史和折冲、果毅共同审验查阅决定；“凡发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与折冲勘契乃发”^②。由于州刺史的官品一般高于折冲，故折冲都尉也要对州刺史形成一种从属的习惯。这种地方官对折冲府军事行政拥有一定监督检查的权力，乃是唐前期中央集权政治的加强在兵制上的具体体现。

折冲府所辖的军团以校尉任主官，辖两旅，有兵200人；旅以旅帅为主官，辖两队，有兵100人；队以队正为主官，队副为副官，辖五火，有兵50人；火以火长为主官，有兵10人。

四、府兵的征集与训练

唐朝的府兵有内、外之分。内府指中央的五府三卫及东宫的三府三卫。五府三卫为亲卫、勋卫、翊卫，而勋卫、翊卫又分为一、二两府，故名五府三卫。东宫的三卫不再分府，故为三府三卫。而设在地方的折冲府则为外府。但无论外府还是内府府兵在拣点、征集时，都有资产、材力和丁口三项标准，而在法令上最重资产的比较和选择。

内府三卫的卫士均为品官子弟，仅限于二品至五品的子孙，故“非权势子弟辄退番，柱国子有白首不得进者”。正因为三卫卫士的征集条件太高，一般士大夫家的子弟只能望而兴叹，很多人便宁可做流外官，由此迁转入仕，亦不失为入仕之径。故到后来，府兵崩坏之时，“三卫益贱，人罕趋之”，走向了另一极端。

^① 《玉海》卷一三八《兵制》引《邺侯家传》。

^② 《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外府府兵主要“取六品以下子孙及白丁无职役者点充”^①，这和内府三卫的点充二至五品官的子孙正好衔接。在拣点时又要根据资产、材力和丁口三项标准而定，即“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②。府兵兵士一般从21岁入军，60岁出军。折冲府每3年简点一次，主要办理入军和出军的有关手续。

凡简点入军的府兵丁壮除农忙时参加生产外，冬季农闲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习武练兵。正如《新唐书》卷五十《兵志》所云：“每岁季冬，折冲都尉率五校兵马之在府者，置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为步队十，骑队一，皆卷稍幡，展刃旗，散立以俟。角手吹大角一通，诸校皆敛人骑为队；二通偃旗稍，解幡；三通旗稍举。左右校击鼓，二校之人，合噪而进。右校击钲，队少却，左校进，遂至右校立所。左校击钲，少却，右校进，逐至左校立所。右校复击钲，队还。左校复薄战，皆击钲，队各还。大角复鸣一通，皆卷幡、摄矢、弛弓、匣刃，二通旗稍举，队皆进；三通左右校皆引还。是日也，因纵猎，获各入其人。”由此可知，府兵平时在军府进行的冬季训练主要有“薄战”和“纵猎”两个部分。其中“薄战”是军训的主要内容。因为当时的军队出征，队形变化极为重要。所谓“阵间容阵，队间容队，曲间容曲；以长参短，以短参长；回军转阵，以后为前，以前为后，进无奔进，退无趋走，以正合，以奇胜，听音睹麾，乍合乍离”。因此，士卒只有“目见旌旗，耳闻鼓角，心存号令”^③，才能临阵有序，随阵入战。否则，紊乱阵角，就会给敌人造成可乘之机。因此，“薄战”训练当是府兵参加征行的战前演习。“纵猎”则是府兵近似实战的个人武艺训练，它可以提高兵士的战斗技能。

另外，府兵在番上或番代之前，还要由折冲府官员“率而课试”。这既是对府兵平时进行军训成绩的最后考察，也是服役前进行的一次实战演习。

① 《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

② 《唐律疏议》卷十六《擅兴》。

③ 《通典》卷一六二《兵典》引《卫公兵法》。

府兵在服役期间,无论是宿卫京师还是戍守边防,其多数时间仍要进行骑射训练。唐太宗即位之初,就曾经常亲引卫士在殿廷教习骑射,并经常告诫他们说:“戎狄侵盗,自古有之,患在边境少安,则人主逸游忘战,是以寇来莫之能御。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筑苑,专习弓矢。居闲无事,则为汝师;突阙入寇,则为汝将,庶几中国之民可以少安”。据说,从此“人思自励,数年之间,悉为精锐”^①。

唐初统治者不但极其重视府兵的军事训练,而且对府兵的技艺和体力要求亦很严格。当时一般力士的头等标准是力负 630 斤,行 50 步^②。其次是引弓 240 斤,弩射及 230 步,四发二中;单弓弩射及 160 步,四发二中。步兵的骁捷之士也要“左持粮,右持械,日越七百里”^③。唐前期对边疆地区的战事多能获胜,当与唐政府对府兵的严格训练和严格要求不无关系。

五、府兵的任务与作用

唐朝府兵的任务主要是番上宿卫和番代征防。

番上宿卫京师是府兵的一项经常性的任务,故有一套严密的规定和固定的办法。正如《新唐书》卷五十《兵志》所云:“凡当宿卫者,番上兵却以远近给番。五百里内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为十二番,皆一月上。”这里所说的番是以在京师宿卫的实际天数为一月计算的。例如一个距京师 500 里的上折冲府,按规定应是每年五番,即这个折冲府应将全府卫士 1200 人分作五组,轮流上番,每组平均宿卫京师的实际天数应为 73 天,加上卫士往返旅途和休息时间以 24 天计算^④,两次往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唐纪八》,武德九年九月。

② 参阅李筌:《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二《选士篇》。

③ 樊衡:《为幽州长史薛楚玉破契丹露布》,载《文苑英华》卷六四七。

④ 《唐律疏议》卷一《名例》:“行程依令:马日七十里,驴及步人五十里,车三十里。”这里以步行计算,每人每天旅程当为 50 里。

返当为48天，加上宿卫京师的73天，那么该府每位府兵每年的兵役负担，当在120天以上，约4个月。由于距离京师愈远的折冲府卫士用于往返旅途和休息的时间越长，故番上的次数也应越多，实际服役的时间也会增加。为了解决距离京师过于遥远军府府兵的沉重兵役，唐王朝遂将番上军府按照距离京师的远近分为两类：一类是亲身上番府，一类是纳资代番府。正如《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所载：“凡诸卫及率府三卫贯京兆、河南、蒲、同、华、岐、陕、怀、汝、郑等州，皆令番上，余州纳资而已。”上述番上的府州分属关内、河东、河南和河北四道，多数距长安较近，最远的怀州亦在千里之内，仍属七番之列。其余军府均可纳资代番。纳资的具体钱数如何征收，史书阙载，已无可考，但以三卫违番和文武散官不上番的规定推算，一个府兵每年的代番钱当在2000到3000文之间。府兵的负担之重，可以想见。

番代征防是府兵的另一任务。其中防是固定上番，即每个折冲府都要在固定地区防守戍卫；征是临时差遣，即遇有紧急军务，由尚书兵部按照皇帝诏敕，向各军府颁下符契，折冲府长官和州刺史勘验无误后，府兵遂得出征。由于戍防有番期规定，征行为临时差遣，具体日期又很难确定，故又有按征行时日“免番”的规定：“若征行及使，经两番以上者免两番。其不免番，还日即当番者，免上番”，“若征行之镇守者，免番而遣之”^①。征行最多可免三番。如果“出征多不逾时，远不经岁”，免一至三番尚可相抵，如超过一年，便成超期服役。在边功频繁、战事屡兴时期，府兵超期服役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杜甫诗中讲的“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就是对府兵所受征役之苦的生动写照。

唐朝的府兵无论是在宿卫京师、戍守边防以及征行作战方面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唐前期政局稳定，边境安固，经济繁荣，与府兵的作用密不可分。贞观初年，李靖袭击突厥于碛口，即

^① 《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

以匡道府折冲苏定方所率的 200 骑兵为先锋,而大获全胜的^①;贞观七年(633 年),嘉(州治今四川乐山)、陵(州治今四川仁寿)二州僚族起兵叛乱,邗江府统军牛进达率部将其镇压^②;贞观十五年(641 年),在唐对吐谷浑的战斗中,果毅都尉席君买以精骑 120 击败了吐谷浑的优势兵力^③;贞观十九年(645 年),唐太宗对高丽的战争中,府兵战士最为活跃:在辽东城之战中,果毅都尉马文举勇于冲击;新城之役,折冲都尉曹三良引十余骑直压城门。表现了极强的战斗力。类似这些府兵将士屡立战功的事例,不绝于史,举不胜举。这说明府兵在巩固边防和内外战争中确实起到了中坚作用。

六、唐前期的兵募

唐前期的府兵按每个折冲府千人计算,总数约为 60 余万。但这数十万府兵却分散在 600 多个折冲府中,且按番服役。有人推算,“每番总人数至多八万到十二三万,而宿卫京城的经常需要好几万人,所以可资调遣出征或防守外地的人数不会很多,即使集中调遣,充其量也不能超过两番总数,除留供宿卫外,不可能多于十万人”^④。为了弥补府兵兵员的不足,在遇有重大战事时,唐王朝遂行招募之法,征集兵源,史称兵募。如唐太宗在用兵辽东时,就曾“发天下甲士,招募十万,并趋平壤,以伐高丽”^⑤。当时,“远近勇士,应募及献攻城器械者不可胜数”。唐太宗曾自豪地说:“朕今征高丽,皆取愿行者,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从军者,皆愤叹郁邑,岂比隋之行怨民哉!”^⑥唐高宗在灭亡百济

① 参阅《旧唐书》卷八十三《苏定方传》。

② 参阅《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唐纪十》,太宗贞观七年十二月。

③ 参阅《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唐纪十二》,太宗贞观十五年四月。

④ 《府兵制度考释》第 174 页。

⑤ 《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下》。

⑥ 《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唐纪十三》,太宗贞观十八年十二月。

和高丽的作战中，都有大量兵募参加，其中河南、河北、淮南 10 余州，就“募得四万四千六百四十六人”^①；咸亨三年（672 年），又发梁、益等 18 州兵募 5300 人，遣右卫副率梁积寿往姚州出击叛蛮^②。总之，唐前期的兵募同府兵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在保卫边防、稳定政局和中外战争中，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唐前期的兵募在武德、贞观年间大致以自愿投募为主，但已出现了“背军逃亡”的现象，故李渊曾在武德二年发布过对“义士、募人”关于“罪无轻重，皆赦除之”^③的诏书。到唐高宗显庆五年（660 年）以后，到州县发遣兵募时，就已出现了“人身少壮，家有钱财参逐官府者，东西藏避，并即得脱，无钱参逐者，虽是老弱，推背即来”^④的现象。明显带有强制性质。到唐玄宗开元年间，强制征发，渐以成制：“凡天下诸州差兵募，取户殷丁多，人材骁勇。选前资官、勋官部分堪统摄者，节级权补主帅以领之”^⑤。并规定兵募的“军行器物”，“皆于当州分给之，不足则自备，贫富必以均焉”^⑥。直到府兵制瓦解以后，募兵遂代之以兴，成了唐后期的主要兵制。

七、团结兵

唐代团结兵是在武则天统治时期由于战争频繁、征发府兵及兵募已不能满足军事需要的情况下出现的一种地方军团。其兵员从当地丁户殷实、材力强壮中挑选。享有蠲免征赋的优待。春夏归农，秋冬集中训练，每日供给口粮、酱菜。允许在家练习弓矢，每年按期进行考核。如有战事，则应召出征。

万岁通天元年（696 年）五月，由于契丹首领李尽忠和孙万荣举兵叛乱，败唐将曹仁师、张玄遇、麻仁节诸部，攻陷营州（今

①② 《旧唐书》卷四《高宗本纪上》。

③ 《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三。

④ 《旧唐书》卷八十四《刘仁轨传》。

⑤⑥ 《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

辽宁朝阳)。武则天遂于九月“初令山东近边诸州置武骑团兵，以同州刺史建安王武攸宜为右武威卫大将军，充清边道行军大总管，以讨契丹”^①。这是团结兵设置之始。圣历元年（698年）十二月，又令“河南、河北置武骑团”，每150户出兵15人，马一匹。唐玄宗时，团结兵进一步扩大，“凡关内团结兵，京兆府六千三百二十七人，同州六千七百三十六人，华州五千二百二十三人，蒲州二千七百三十五人”，“黎、雅、邛、翼、茂五州有镇防团结兵”^②，剑南节度使统团结营，有兵1.4万人，马1800匹。“陇右通共团结马步三万九千人”，“河西道蕃汉兵团结二万六千人”^③。总计遍布全国的团结兵当不下10万。这些团结兵士协助府兵和兵募，在唐前期的诸多作战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又设团练使和都团练使等，统领团结兵士，使之成为协助正规军抵御少数民族入寇、平定藩镇叛乱及镇压农民反抗斗争的重要力量。

第四节 边防体制及军屯制度

唐朝在开元以前的边防体制由都督与都护以及军、镇、守捉、城、戍等多种机构组成。再加上完备而严格的烽燧和军屯制度，促进了边防体制的加强和巩固。开元以后，为了适应大开边功的需要，统治者又相继招募边兵，设置节度使，遂使边防力量更为强大，但由此也造成了边将和节度使拥兵自重的局势，为安史之乱的发生埋下了祸根。

一、边防组织体制

唐前期在沿边及“襟要之地”设置的都督府是边防地区最高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五《唐纪二十一》，则天后万岁通天元年九月。

② 《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

③ 《册府元龟》卷九九二《外臣部·备御五》。

的领导机构，详见本章第二节第三项。军及守捉设置稍后，其将领称使，为带职而非官称，故无品秩。而城、镇与戍袭自前代，其将领称将、称主，皆有品秩^①。凡 5000 人以上的军又置副使一人，万人以上置营田副使一人，每军皆有仓、兵、胄曹参军各一人；镇、戍又按领兵多少分为上、中、下三等。上镇置将一人，镇副一人，录事一人，仓、兵、胄曹参军各一人，中、下镇各减仓曹参军一人；上戍置主一人，戍副一人，中、下戍各减戍副。据《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职方员外郎》条载：“凡天下之上镇二十，中镇九十，下镇一百三十有五；上戍十有一，中戍八十有六，下戍二百三十有五。”

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朝上述边防机构的名称及其设置位置大致如下：

关内道：置白草军、朔方经略军、丰安军、定远军、新昌军、新泉军、天柱军、延恩县经略军、义勇军、横野军、天德军、天安军等 12 军；丰宁城、保宁城、羊马城、乌延城、宥州城、临塞城、阴河城、陶子城、三受降城等 11 城。

又有单于都护府，唐高宗永徽元年（650 年）置，领狼山、云中、桑乾 3 都督府及苏农等 14 州；安北都护府，高宗总章二年（669 年）由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647 年）所置燕然都护府改置，领瀚海、燕然、金微、幽陵、龟林、卢山等 6 都督府及狼山等羁縻州府 27。

河东道：置天兵、大同、天安、代北、横野、清塞等 6 军，雁门、云中、楼烦等 3 守捉。

河北道：置恒阳、横海、北平、幽州经略、纳降、安塞、瀚海、卢龙、柳城、清夷、怀柔、威武、镇远、静塞、雄武、平卢、镇安等 17 军；宗王、乾涧、殄寇、淮北、爱川、周夔、白阳度、云冶、广边、大王、北来、保要、鹿固、赤城、西峡石、东峡石、绿畴、米砖、长杨、黄花、紫蒙、白狼、昌黎、辽西、横河、柴城、临河、黄岩等 21 戍；赫连、三叉、横山、米城等 4 城；洪水、

^① 唐长孺：《唐书兵志笺正》卷二，科学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33 页。

盐城、渝关、汝罗、怀远、巫间、襄平等 7 守捉。

又有安东都护府，唐高宗总章元年（668 年）以高丽之地置，治今平壤，领都督府 9、州 42，县 100。又有怀远、保定 2 军，安东守捉。

陇右道：置镇西、天成、振威、安人、威戎、河源、白水、天威、莫门、神策、宁边、威胜、金天、武宁、曜武、积石、赤水、大斗、白亭、豆卢、墨离、建康、宁寇、伊吾、天山等 25 军；平夷、绥和、合川、乌城、张掖、交城、百帐、豹文山、萼泉、罗护、赤亭、狼山、张三城等 13 守捉；临塞、绥戎、定戎等 3 城；武安、石会汉等 2 戍。

又有北庭都护府，武则天长安二年（702 年）置于庭州（治今新疆吉木萨尔），统天山以北濠池、昆陵 2 都护府及匭延、温鹿州、洁山等 21 都督府。设瀚海、静海 2 军，沙钵城、冯洛、耶勒等 4 守捉；安西都护府，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 年）置于西州（治今新疆吐鲁番东南），后移龟兹（今新疆库车）。统龟兹、于阗（今于田）、疏勒、焉耆（后改碎叶）等安西四镇及西域月支、大汗、条支等 16 都督府。并有保大军；兰城、坎城、葱岭、于术、榆林、龙泉、东夷僻、西夷僻、赤岸等 9 守捉；胡弩、固城、吉良、且末、皮山等 5 镇兵。

江南道：有三河、上亭、湖口、湓城、百丈、淶口、花石、戎分、洞口、平阳、雷石、卢洪等 12 戍；犹口、桥口 2 镇。

剑南道：有威戎、威胜、安夷、昆明、宁远、洪源、通化、松尚、平戎、天保、静戎、威远等 12 军；羊灌田、朋竿、绳桥、合江、谷埕、三谷、乾溪、白望、暗桶、赤鼓溪、石梯、达节、鷓口、质台、骑安、通耳、瓜平、乾溪、侏儒、箭上、谷口、澄川、南江等 23 守捉；尚风戍；犍为、沐源、寺庄、牛径、铜山、曲滩、阆和、平戎、依名、利云、婆笼、马鞍、始犁、峨眉、和川、始阳、灵关、安国、定蕃、飞越、和孤、陇东、益登、清溪、御藩、吉超、宁塞、姜维、石门、龙腾、和戎、马湖、移风、伊禄、义宾、可封、泥溪、开边、平寇等 47 镇；七盘、安远、龙溪、新安、三阜、沙野、苏祁、保塞、罗山、西泸、蛇勇、遏戎、晏山、临通、统塞、集重、伐谋、制胜、龙游、尼阳、武侯、廓清、铜山、

肃宁、大定、要冲、潘仓、三碭、杖义、琉璃、和孤、峨和、白岸、都护、祚鼎、苻坚等 36 城。

岭南道：有广州经略、清海、邕州经略、桂州经略、容州经略等 5 军；屯门、勤连等 2 镇卫及西零戍。

又有安南都护府，唐高宗调露元年（679 年）改交州都督府为安南都护府，治交州（今越南河内）。统安南德化、郎茫、龙武等羈縻 41 州。

从武则天执政以后，新罗崛起于朝鲜半岛东南部，与唐争夺高丽故地；吐蕃也加强了对河西和西域的入侵，后突厥默啜可汗与铁勒回纥部相继复兴，经常南入长城寇掠；奚与契丹亦大肆进犯河北地区。于是从唐睿宗景云年间开始，到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为了加强边防力量，遂在周边地区设立 10 个节度使，派驻长征健儿，企图大开边功，整饬边防。于是节度使便成了这一时期边防驻军的最高统帅。其属僚有副使一人，行军司马一人，掌书记一人，参谋一至二人等。这 10 节度的名称、设置时间、位置及统兵情况大致如下：

河西节度使，唐睿宗景云二年（711 年）置，治凉州，统赤水、新泉、大斗、建康、宁寇、玉门、墨离、豆卢等 8 军及张掖、交城、白亭 3 守捉。有兵 7.3 万，马 1.94 万匹。主要为隔断吐蕃与回纥诸胡的联系，保卫河西安全。

范阳节度使，唐玄宗先天二年（713 年）置，治幽州。统经略、威武、清夷、静塞、恒阳、北平、高阳、唐兴、横海、怀柔、怀远等 11 军。有兵 9.14 万，马 6500 匹。主要防卫奚与契丹。

陇右节度使，唐玄宗开元元年（713 年）置，治鄯州（治今青海乐都）。统临洮、河源、白水、安人、积石、莫门、振武、威戎、镇西、神策、宛秀、保义等 12 军，绥和、合川、平夷等 3 守捉。有兵 7.5 万，马 1.06 万。主要防卫吐蕃。

朔方节度使，开元元年（713 年）置，治灵州。统经略、丰安、定远、东西受降城、安北都护、振武等 7 军府。有兵 6.47 万，马 2.43 万匹。主要防卫漠北突厥诸部。

剑南节度使，开元五年（717年）置，治成都。统天宝、平戎、昆明、宁远、澄州、南江等6军及团结营和松、维、蓬、恭、雅、黎、姚、悉等八州兵马。西抗吐蕃，南抚蛮獠。

安西四镇节度使，开元六年（718年）置，治龟兹。统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及伊吾、天山、瀚海、天山等4军、葱岭等守捉。有兵2.4万，马2700匹。主要为镇抚西域诸国。

平卢节度使，开元七年（719年）置，治营州。统平卢、卢龙2军。有兵3.4万，马5300匹。主要防卫室韦、靺鞨等族。

河东节度使，开元十一年（723年）置，治太原。统大同、横野、苛岚、天兵、清塞等5军及忻、代、岚三州兵马、云中守捉。有兵5.5万，马1.4万匹。与朔方节度使互为犄角，防卫漠北。

北庭节度使，开元十五年（727年）置，治庭州。统瀚海、天山、伊吾3军。有兵2万，马5000匹。主要防卫西域突骑施等部。

岭南五府经略使，天宝元年（742年）置，治广州。统经略、清海军2军。有兵1.54万。主要防卫夷獠，绥靖海南诸族。

二、烽燧制度

烽燧亦称烽火，为古代边境地区报警的信号设施。早在商周时期即已有之。据唐人李贤《后汉书·光武帝纪下》注云：“前书音义曰：边方备警急，作高土台，台上作桔皋，桔皋头有兜零，以薪置其中，命低之，有寇即燃之，举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积薪，寇至即燔之，望其烟，曰燧。昼则燔燧，夜乃举烽。”由此可知，烽用于夜间放火报警，燧用于白昼施烟报警。由于烽燧一般均设在用土筑成的高台之上，故又称烽火台。据唐人段成式著《酉阳杂俎·广动植》中云：“狼粪烟直上，烽火用之。”故唐代的燧烟亦有燃烧狼粪者。比喻战争发生的“狼烟”一词大概即由此而来。故薛逢有《狼烟》诗云：“三道狼烟过碛来，受降城上探旗开”，当指此。

唐朝的烽燧制度在继承前代制度的基础上，更趋完善。大凡每30里置一烽燧，如有山冈阻隔，可于适宜、近便之处设置，以

能够相互望见为宜，不必局限此制。临近边境的烽燧要在附近筑城，严加保护。唐代设在全国的烽燧究竟有多少数目，史书阙载。这可能由于烽燧经常增减的缘故。唐中宗神龙三年（707年），摄御史大夫张仁愿在黄河北岸修筑三受降城后，又“于牛头朝那山北置烽候一千八百所”^①；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年），河源军经略大使黑齿常之“以河源冲要，欲加兵戍之，而转输险远，乃广置烽戍七十余所”^②。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唐玄宗“以边隅无事，寰宇乂安，内地置烽，诚为非要”，下敕“量停近甸烽二百六十所，计烽帅等一千三百八十八人”^③。以此推算，唐朝设在边境和内地的烽燧当在1万以上。

唐朝于每烽置帅一人，副一人，还有烽子若干人。均归尚书兵部职方司管理。烽燧官吏主要掌管烽燧的保护、修缮和报警。其放烽有1炬、2炬、3炬、4炬的规定，烽炬的多少应根据入侵敌军的多少决定。施燧的规定大致与此相同。这样，接到烽燧报警以后，朝廷就可以决定派遣抵御部队的多少。另外，设在关内的烽燧，还须在每日初夜，放烽一炬，报告平安，故“谓之平安火”。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八日，由于潼关失守，烽燧吏卒皆溃，“无人复举火”，故至夜暮，“平安火不至”^④，杨国忠始首倡幸蜀之策。

总之，由于唐朝建立了一套严密而又完备的烽燧制度，故对边防安全和国内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军屯制度

唐代的军屯是指在军、镇、城、戍和守捉等边防要地适宜耕垦的土地上由番代士兵进行的屯田形式。目的在于充足军粮，减

① 《旧唐书》卷九十三《张仁愿传》。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二《唐纪十八》，高宗永隆元年七月。

③ 《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职方员外郎》。

④ 《资治通鉴》卷二一八《唐纪三十四》，肃宗至德元载六月。

少转输，节省财力。唐高祖武德初年，并州大总管府长史窦静以“突厥数为边患，师旅岁兴，军粮不属”，上表请求在太原附近开垦屯田，“以省馈运”。诏准后，“岁收数千斛”^①。这当是唐朝开垦屯田之始。嗣后，唐王朝遂在边境地区大开军屯，并在军防令中规定：“防人在防，守固之外，唯得修理军器、城隍、公廨、屋宇。（并）各量防人多少，于当处侧近给空闲地，逐水陆所宜，斟酌营种，并杂蔬菜，以充粮贮及充防人等食”^②。故至开元末年，沿边地区的屯田已达 1037 屯，其分布如下：

河东道 131 屯，其中大同军 40 屯，横野军 42 屯，云州 37 屯，朔州 3 屯，蔚州 3 屯，岚州 1 屯，蒲州 5 屯。

关内道 256 屯，其中北使 2 屯，盐州监牧 4 屯，太原 1 屯，长春 10 屯，单于 31 屯，定远 40 屯，东城 45 屯，西城 25 屯，胜州 14 屯，会州 5 屯，盐池 7 屯，原州 4 屯，夏州 2 屯，丰安 27 屯，中城 41 屯。

河西道 154 屯，其中赤水 36 屯，甘州 19 屯，大斗 16 屯，建康 15 屯，肃州 7 屯，玉门 5 屯，安西 20 屯，疏勒 7 屯，焉耆 7 屯，北庭 20 屯，伊吾 1 屯，天山 1 屯。

陇右道 172 屯，其中渭州 4 屯，秦州 4 屯，成州 3 屯，武州 1 屯，岷州 2 屯，军器 4 屯，莫门军 6 屯，临洮军 30 屯，河源 28 屯，安人 11 屯，白水 10 屯，积石 12 屯，富平 9 屯，平夷 8 屯，绥和 3 屯，平戎 1 屯，河州 6 屯，鄯州 6 屯，廓州 4 屯，兰州 4 屯，南使 6 屯，西使 10 屯。

河北道 208 屯，其中幽州 55 屯，清夷 15 屯，北郡 6 屯，威武 15 屯，静塞 20 屯，平川 34 屯，平卢 35 屯，安东 12 屯，长阳使 6 屯，渝关 10 屯。

剑南道 9 屯，其中嵩州 8 屯，松州 1 屯。

河南道 107 屯，其中陈州 23 屯，许州 22 屯，豫州 35 屯，寿

① 《旧唐书》卷六十一《窦威附从孙静传》。

② 《唐律疏议》卷十六《擅兴》。

州 27 屯^①。

按照唐朝规定，军屯每一大屯 50 顷，小屯 20 顷，民屯每屯 20~30 顷，取军、民屯每屯平均数 30 顷计，这一时期的屯田可达 3 万余顷，每亩按岁收一石计算，屯田收获当有 300 万石以上。开元二十五年（737 年）以后，由于唐王朝在西北地区大兴和采之法，使军屯顷亩大为减少。到天宝八载（749 年），天下屯收仅有“百九十一万三千九百六十石”^②，比开元初年相比，减少了将近三分之一以上。安史乱后，河西、陇右被吐蕃占领，河北地区亦为藩镇盘踞，故军屯数量当更为减少。

唐朝的尚书省工部屯田司是管理全国屯田事务的最高领导机构。该司专责“天下屯田之政令”的长官是屯田郎中和员外郎。屯田司之下又有两个具体的领导机构：凡属中央皇室的屯田均隶司农寺管，该寺设屯监一人，丞二人，每屯又有屯主、屯副各一人；设在地方的屯田则属当地总管、都督、刺史和军、镇长官管理。唐高宗仪凤年间，由于娄师德任河源军司马并知营田事，军镇遂开始出现了“营田”职称的官员。到延载元年（694 年），娄师德升任河源军营田大使，“营田使”遂成为管理军屯事务的专职官员^③。营田使之下的属吏还有营田副使、营田判官和营田巡官及屯主、屯副等。

军屯上的耕作者主要是本军、州的士卒，其所用耕牛、农具、种子等均由国家供给，收获一般存于本军州，充作军粮。军州长官要按照所营屯田面积和不同农作物的品种，合理给所属士卒分配功役。其计算役力的标准是：“凡艺稻一顷，料单功九百四十八日；禾，二百八十三日；大豆，一百九十二日；小豆，一百九十六日；乌麻，一百九十一日；麻，四百八十九日；床黍，二百八十日；麦，一百七十七日；荞麦，一百六十日；蓝，五百七十日；蒜，七百二十日；葱，一千一百五十六日；瓜，八百一十八日；蔓

① 以上参阅《唐六典》卷七《尚书工部·屯田司》。

② 《通典》卷二《食货·屯田》。

③ 参阅《旧唐书》卷九十三《娄师德传》。

菁，七百一十八日；苜蓿，二百二十八日”^①。务使“苦乐均平，量力驱使”，否则，如果“使不以理，致令（士卒）逃走者”，要处以“杖六十”以至“徒一年半”^②的刑罚。

由于唐前期对军屯生产严格管理，极为重视，故相继出现了很多以善于经营屯田而著称的官吏。如唐高宗时期的娄师德在“检校屯田”期间，“收率既多，京坻遽积，不烦和采之费，无复转输之艰，两军及北镇兵数年咸得支給”^③；武则天大足年间，凉州都督、陇右诸州大使郭元振在大开屯田以后，“数年丰稔，乃至一匹绢余（粟麦）数十斛，积军粮数十年”，大大改变了“旧凉州粟麦斛至数千”^④的粮荒局面。由此可以看出，唐前期的军屯制度对充足军粮和巩固国防起了重要作用。

第五节 马政制度与骑兵发展

唐朝建立之初，即开始马政建设。唐太宗即位后又大兴马政，不仅马政制度更趋完善，而且监牧养马多达20多万匹，创历史最高纪录。唐朝管理军马的最高领导机构是中央的太仆寺，专责养马的监牧多设在关内、陇右和河东诸道。由于唐初马政的复兴发展，使军队的骑兵装备更加精良，不但极大地提高了战斗能力，而且也进一步巩固了边防安全。

一、唐代马政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在中国古代，马匹不仅是交通运输和通信联络的工具，而且也是进行战争的有生力量。加之历代中原王朝在同西北游牧民族

① 《唐六典》卷七《尚书工部·屯田司》。

② 《唐律疏议》卷十六《擅兴》。

③ 《旧唐书》卷九十三《娄师德传》。

④ 《旧唐书》卷九十七《郭元振》。

强大骑兵的长期角逐中，深深懂得只有训练和配备骑兵劲旅，才能抵御边患，开拓疆宇。因此，从秦汉直至晋隋以来，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马政建设。

早在隋朝末年李渊任太原留守之时，他就已经认识到了配备骑兵的重要性。他曾对马邑郡丞王仁恭说：“突厥所长，惟恃骑射，见利即前，知难便走，风驰电卷，不恒其阵；以弓矢为爪牙，以甲冑为常服”，“无警夜巡昼之劳，无构垒馈粮之费”。因此，他主张在抵御突厥入侵时，应“同其所为，习其所好”。故经挑选以后，便迅速组建了一支 2000 多人的骑兵部队，“饮食居止，一同突厥，随逐水草，远置斥埃”。果然，大“曜威武”^①。晋阳起兵前夕，他又派刘文静出使突厥，购得突厥良马 2000 余匹，再加之西突厥史大奈又从会宁率众骑前来归附^②，骑兵阵容更加强大。在后来的攻占霍邑、围攻河东以及克复长安等重大作战中，这支骑兵部队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③。

唐朝建立以后，在李世民指挥的一系列统一战争中，装备精良而训练有素的骑兵部队更加英勇善战，它与步兵相互配合，形成两支突击力量，并以骑兵的快速冲击，多次克敌制胜，立下了显赫战功，以致使李世民对良马善骑喜爱不已，他曾派人把他一生中曾经乘坐的 6 匹骏马的形体雕刻在昭陵石壁上，这就是驰名中外的“昭陵六骏”。

正是基于对骑兵的高度重视，故在唐朝建立之初，高祖李渊便把从突厥获得的 2000 匹战马以及从赤岸泽（今陕西大荔西南、渭河北岸）获得的 3000 匹隋马，徙于陇右，开始了马政建设。

唐太宗即位以后，又大兴马政。他一方面挑选贤能，破格重用精通养马的刘武周降将张万岁，让其担任太仆少卿之职，专掌

①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

② 参阅《通典》卷一九九《突厥下》。

③ 参阅汪篾：《唐初之骑兵》，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汪篾隋唐史论稿》。

监牧养马达 24 年之久，“恩信著于陇右”。经过数十年的饲养蓄息，到唐高宗麟德年间（664～665 年），监牧马匹增至“七十万六千匹”^①。如果加上军镇、驿站和闲厩等马，国马总数当不啻百万。另一方面，又建立了一套严密而完备的马政机构和养马法令，使马政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他还大量而成功地引进沿边少数民族优良马种，“既杂胡马，马乃益壮”^②，极大地提高了中原马匹的质量。由于上述措施的实施，使马政建设盛况空前。“于斯之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③，正是对这种盛况的生动写照。

但从麟德元年（664 年）张万岁被免职以后，由于“马官乱职，或夷狄外攻，或师围内寇”，致使牧马“潜耗太半，所存盖寡”^④。到唐玄宗开元初年，牧马仅存“二十四万匹”^⑤，马政中衰。

唐玄宗即位以后，从整顿马政机构入手，选拔“奉公正直，不避权贵”^⑥的王毛仲担任检校内外闲厩并知监牧使，以精通养马的张景顺为副职，专职马政，其下又置“明闲牧马者”担任基层监牧官吏，迅速恢复并提高了马政机构的效能。然后又“择张氏（万岁）之旧令”，恢复了原来行之有效的养马法规，因而出现了“郡牧孳息，遂数倍其初”^⑦的复兴局面。到开元十三年（725 年），不但监牧马匹由开元初年的 24 万匹，猛增至 43 万匹，而且王侯将相、府兵将校以及庶民百姓的私马，也“牧布诸道，百倍于县官”^⑧。

安史之乱后，边兵内调，西北空虚，吐蕃乘机东侵，陇右被占，监牧陷没，“监牧使与七马坊名额尽废”^⑨，马政从此一蹶不振。

①③ 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载《张说之文集》卷十二。

②⑧ 《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④⑤ 郗昂：《岐邠泾宁四州八马坊碑》，载《全唐文》卷三六一。

⑥⑦ 《旧唐书》卷一〇六《王毛仲传》。

⑨ 《唐会要》卷六十五《闲厩使》。

二、军马的管理机构及其马场分布

唐朝管理军马的最高领导机构是尚书兵部的驾部司和中央的太仆寺。驾部司的职责是掌管“厩牧官私马、牛、杂畜之簿籍，辨其出入阑逸之政令，司其名数”^①；太仆寺设太仆卿一员，太仆少卿二员，“凡监牧羊马所通籍账，每岁则受而会之，以上尚书驾部，以议其官吏之考课”^②。太仆寺之下又设马坊、牧监等机构。牧监按所养马匹数量，分为上中下三等，养马5000匹以上为上监，5000匹以下、3000匹以上为中监，3000匹以下为下监。每监设牧监、副监、丞、主簿等若干人，专职牧马。牧监之马分群放牧，凡马、牛以120为群，驹、骡、驴以70为群，羊以620为群。群设牧长、牧尉、掌闲等，负责调教马牧。唐高宗仪凤年间，牧监始置诸牧监使，后又有群牧都使、闲厩使等职，诸使均置副使、判官等。又立南使15，西使16，北使7，东使9，分别统领牧监、马坊。

唐前期不但建立了一套完备的马政机构，而且还制订了一系列严密的管理制度：牧监官吏每年都要对马的年齿、数量登记造册，由群牧使统一上报太仆寺。太仆寺官员据册要对马的孳生和死耗进行检查。凡孳生繁息超过规定数量者有奖，死耗减少超过规定数量者有罚。每年年终，监牧使都要对所属牧监“巡行孳课之数，以功过相除，为之考课”^③。这就大大促进了养马效率的提高和马政的迅速发展。

唐前期的牧监马坊在贞观至麟德年间主要分布在泽茂草丰、地域开阔的关内和陇右二道。当时从首都长安到陇右的岐、豳、泾、宁4州之间共置保乐、甘灵、南普润、北普润、岐阳、太平、宜禄、安定等8坊48监，地广千里，有田1230顷，募民耕种，以

① 《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驾部司》。

② 《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志三》。

③ 《唐六典》卷十七《太仆四》。

给刍秣。后因马多地狭，又增置 8 监，布列于河西丰旷之野。高宗仪凤年间，在设置东、西、南、北四牧监使的同时，又增置 8 监于盐州（治今陕西定边）、8 监于岚州，置盐、岚二使以统之。唐玄宗恢复和复兴马政以后，又将所购的突厥马匹放牧于朔方、河东和陇右诸道，与胡马杂交，不但扩大了牧监的范围，而且也提高了马匹的素质。

三、马政制度与骑兵和边防斗争的关系

唐代的监牧马匹除少数供给皇室闲厩用马以外，主要补充军镇战马。“凡征伐而发牧马，先尽强壮，不足则取其次。”^①而监牧饲养马匹的粮料则主要依靠军镇的屯田供给，多数军镇长官和节度使又兼领屯田和监牧事。这样，军镇、屯田和监牧就构成了唐前期边防体制中 3 个相互配合、相互渗透的组成部分。又因为沿边军镇主要的作战对象是周边地区游牧民族的骑兵部队，故监牧的盛衰和骑兵配备的强弱在边防体制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贞观至麟德年间，由于马政兴盛，骑兵精良，加之以唐太宗李世民为代表的唐初统治者又特别重视骑兵的建设和训练，因而相继取得平突厥、灭吐谷浑、进驻西域和征服高丽等赫赫战绩，充分体现了边防力量的强大。唐高宗后期特别是唐中宗时期，由于马政中衰，边防力量受到严重削弱，故出现了吐蕃再次占据吐谷浑故地，久久不能恢复的状况；武则天执政以后，虽对吐蕃、突厥连年用兵，但由于骑兵不足，却经常出现“燕代迫匈奴之侵，巴蜀婴吐蕃之患”，“秦之首尾，今不完矣，即所余者独三辅之间”^②的被动局面。因此，朝廷中一些有识之士，竟大声疾呼：“师行必藉马力，不数十万，不足与虏争”^③；“马者，国之武备，天去其备，

① 《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② 陈子昂：《谏灵驾入京书》，载《陈伯玉集》卷九。

③ 《新唐书》卷一二二《魏元忠传》。

国将危亡”^①；“自古与匈奴战，非士马相资不可”^②等。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其所以出现“虏不敢乘月犯边，士不敢弯弓报怨”，“西蕃君长，越绳桥而竞款至关；北狄酋渠，捐毳幕而争趋雁塞”^③的局面，与复兴马政不无关系。至于安史乱后，马坊尽失，国马耗尽，藩镇林立，唐王朝从此一蹶不振，史书共载，人所共知，不再赘述。

第六节 其他国防设施与后勤建设

唐前期的国防设施和后勤建设除严密的边防组织体制、完备而兴盛的烽燧、军屯和马政制度以外，尚有充足的仓储与屯田，精良的兵器与装备以及四通八达的军事交通运输。这一切都构成了唐朝坚强的国防设施和周密的后勤建设，是唐前期取得中外战争一系列重大胜利的可靠保证。

一、仓储

唐朝建国以后，逐步建立了一套完备的仓廩体系：既有接纳租税的正仓，又有中转东南漕粮的转运仓以及接纳地税的义仓、常平仓和贮备军饷的军仓等。此处主要叙述的是和供应军饷有关的军仓和正仓。

唐朝的军仓是在戍边兵驻防地和屯田处设置的固定仓储，因为该仓以供应军饷为主要职能，故以军仓命名。

唐代的军仓按其贮粮数量和仓储规模大致可分为3种类型：即大型的军镇仓、中型的镇戍仓和小型的烽铺仓。

军镇仓是军仓中规模最大的仓储。由于该仓主要收贮军镇屯

① 《新唐书》卷三十六《五行志三》。

② 陈子昂：《谏曹仁师出军书》，载《陈伯玉集》卷十。

③ 《旧唐书》卷九《玄宗纪·史臣曰》。

田所获粟米，故该仓约与高祖武德初年并州大总管府长史窦静首倡在并州屯田同时产生。由于这里的屯田“岁收数千斛”，故该仓的储粮规模也应在数千斛以上。又因为该仓储粮是由当地军镇戍兵经营的屯田所获，故名军镇仓。武德六年（623年），由于秦王世民奏请扩大并州屯田^①，故这里的军镇仓规模亦相应扩大。唐太宗贞观初年，随着这一带抗击突厥的战线逐渐北移，唐朝又陆续在代州和朔州屯田置仓。

高宗、武后时期，由于东突厥已经内附，边防战事移向西南、西北和辽东地区，因此，唐廷又在陇右、河北、河东和剑南诸道，增置军镇，扩大屯田，于是一批新的军镇仓储遂在这些地区相继出现。永隆元年（680年），黑齿常之曾在河源军处“开营田五千余顷，岁收百余万石”，故其军镇仓的规模当亦随之增加。此外，凉州、甘州、瓜州、肃州等河西诸州亦相继出现了一批军镇仓储。

军镇仓的最盛时期是在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这是因为府兵制崩溃以后，唐玄宗为了大开边功，遂用募兵之法，广置军镇，增派健儿，又设节度使，专制兵权。由于这些招募兵健，不再自备衣粮，军饷物资全靠国家供应，故军费开支亦大为增加。为了节省正仓粮饷和运输费用，唐玄宗一面行和采之法，在边地大购粟米，供应边兵，另一面又大开屯田，兴师务农。到开元末年为止，全国沿边八道的屯田达到一千多屯（详见本章第四节第三项）。据《通典》卷一七二《州郡序目》载，开元天宝之际，“大凡镇兵四十九万，戎马八万余匹”。以每兵岁食粟12石、一马粮料相当三兵口粮计算，全国镇兵与战马每年当需粮料800多万石。这些军粮大致由军屯、正租与和采等三种途径筹集。但都须储于军镇仓中，故该仓的数量之多和规模之大可以想见。

镇戍仓是中型的军仓。据唐玄宗在开元年间发布的《定屯官叙功诏》云：“镇戍地可耕者，人给十亩以供粮。方春，令屯官巡

^① 参阅《册府元龟》卷五〇三《邦计部·屯田》。

行，谪作不时者”^①。由此可知，这种由镇戍兵所耕屯田“以供粮”的收获粟米当储于镇戍仓中无疑。

烽铺仓当是储存烽铺刷田粟米的仓廩。据吐鲁番发现《开元某年伊吾军典王元惊牒为申报当军诸烽铺刷田亩数事》（七二TAM 二二六：六四、六九）文书载，伊吾军“诸烽铺今年刷田总壹顷〈下残〉”，其迷独、故亭、花泉3烽刷田各6亩，青山烽5亩，怪埵烽8亩。以每烽3人计算，人均刷田2~3亩。这些刷田所获当就地储于烽铺仓中。由于烽铺刷田面积较小，故烽铺仓的储量也应最少。

上述3种军仓当归所在军镇的仓曹参军和仓督管理，由军镇长官负责领导。

唐朝的正仓是指接纳正租粟米的仓储。主要设于州、县，故正仓应是县仓和州仓的统称。唐初武德年间始行租庸调制，当同时在州县两级置仓受纳正租。唐朝正仓除主要出给官禄、供给驿递运夫口粮以及和籴、赈济等职能外，另一项主要开支就是供给军饷。其供应对象主要是征行军和戍边军。征行军由于随战事转移，既无固定居址，又无一定时限，不便设仓供给，故只能靠战时转输，或就近取给于正仓。戍边军一般由军仓供饷，但在战事频繁、兵员云集，军仓不敷供给时，往往也要借当处正仓补给。开元天宝以后，由于兵制变化，原来府兵自备衣粮的制度由国家供给衣廩所代替，故正仓供饷的比例大为增加。这一时期的清河郡（治今河北清河西北）仓由于专贮江淮诸郡租布“以备北军”，故“相传谓之天下北库”^②。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三月，唐玄宗曾下敕说：“关内诸州庸调资课，并宜准时价变粟取米，送至京逐要支用。其路远不可运送者，宜所在收贮，便充随近军粮。”^③其实，当时不唯关内，河北、陇右、河西诸州的正仓都在为附近军镇供饷。

① 《全唐文》卷三十一。

② 《颜鲁公文集》附殷亮撰《行状》。

③ 《通典》卷六《食货六·赋税下》。

唐王朝为了加强对仓储的保护，不仅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监督管理机构，而且还制订了严格的诸仓管理法令，因而使之较好地发挥了军需保障作用。

二、兵器与装备

唐前期的府兵装备主要是府兵的随身七事和折冲府所配备的“队具”和“火具”。府兵所使用的兵仗器械则由中央军器监制造，卫尉寺保管贮存，由尚书兵部配发。

据《新唐书》卷五十《兵志》载，番上宿卫和番代征戍府兵的随身七事和折冲府配备的“队具”、“火具”大致如下：“凡火具乌布幕、铁马孟、布槽、锤、镬、凿、碓、筐、斧、钳、锯皆一，甲床二，镰二；队具火钻一，胸马绳一，首羈、足绊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禄、横刀、砺石、大觶、毡帽、毡装、行滕皆一，麦饭九斗，米二斗，皆自备，并其介冑、戎具藏于库。有所征行，则视其入而出给之。其番上宿卫者，惟给弓矢、横刀而已。”另外，每火还要“备六驮马”等。文中所谓“队”、“火”，乃是折冲府下属的两个基层组织，每队50人，每火10人。“队具”和“火具”显然为府兵以队、火服役时的集体用物。而“人具”乃为府兵随身七事。该文所列虽为九事，但弓、矢、胡禄三者均为射时用具，故三者实为一事。砺石虽以砺刀，但亦可以取火，故亦为一事。此外大觶是解开绳结的铁锥，毡帽可以代作头盔，毡装为御寒之物，行滕为绑腿之用，各为一事，恰符“随身七事”之数^①。但也有人根据《通典》卷一四九《兵典·杂教令》所引《李卫公兵法》载，认为府兵随身七事应指服、被、资、物、弓箭、鞍辔、器仗等七件物资^②。这两种说法，虽有差异，但均属府兵自用

^① 参阅陈仲安：《唐府兵随身七事辨》，载《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

^② 参阅《府兵制度考释》第194页。

之物，这点却是相同的。按唐律规定：“随身七事及火幕、行具细小之物，临军征讨，有所阙乏，一事不充，即杖一百”^①。以此而贻误军机者，还要处以斩刑。其实，在“队具”、“火具”和随身七事中最为重要的是六驮马。隋初定为八驮，隋末由于“马少不充八驮，而许为六驮”^②。唐初继承隋制，一律改用六驮马匹，偶亦用驴充之。六驮主要用于运输军用物资，跟国家供作战马截然不同，故可以驴充数。

唐前期军队的武器装备主要有鼓、革、弓、弩、箭、刀、枪、甲、排、旗、袍及器用等12类。其中军鼓有铜鼓、战鼓、饶鼓3种；金革有鐃、鐙、铙、铎4种；射弓有长弓、角弓、梢弓、格弓4种；弩机有臂张弩、角弓弩、木单弩、大木单弩、竹竿弩、大竹竿弩和伏远弩7种；箭矢有竹箭、木箭、兵箭、弩箭4种；军刀有仪刀、鄣刀、横刀、陌刀4种；枪矛有漆枪、木枪、白干枪、朴头枪4种；铠甲有明光甲、光要甲、细鳞甲、山文甲、乌钹甲、白布甲、皂绢甲、布背甲、步兵甲、皮甲、木甲、锁子甲和马甲13种；彭排有膝排、团排、漆排、木排、联木排和皮排6种；军旗有青龙旗、白兽旗、朱雀旗、玄武旗、黄龙负图旗、应龙旗、龙马旗、玉马旗、凤凰旗、鸾旗、鹓鹓旗、太平旗、麒麟旗、飞麟旗、飞黄旗、馱馱旗、白泽旗、五牛旗、犀牛旗、金牛旗、兕旗、三角兽旗、角端旗、吉利旗、驪驪旗、驹牙旗、黄鹿旗、白狼旗、赤熊旗、辟邪旗、苕文旗、刃旗23种；战袍有青袍、绯袍、黄袍、白袍、皂袍5种；器用有大角、纛、钺斧、铁蒺藜、棒、钩、铁盂、水斗8种^③。还有攻城的器械如云梯、冲车以及护身的楯牌等。总之，在这些兵器中既有指挥战斗、布置军阵的军鼓、金革、战旗等，又有杀伤敌人有生力量的弓、弩、枪、箭、军刀等，既有长兵器，又有短兵器，既有进攻性的兵器，又有防御性的装备。可

① 《唐律疏议》卷十六《擅兴》。

② 《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③ 参阅《唐六典》卷十六《卫尉寺·武库令》。

以保证部队的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进退自如。唐前期的边防部队其所以能够取得一系列辉煌战绩，与其兵器和装备的精良有密切关系。

三、军事交通运输及管理

唐朝拥有发达的军事交通运输设施，这就是遍及全国各地的广阔驿道和星罗棋布的众多驿站。据《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驾部员外郎》记载，开元年间，每30里设置一驿，全国共有馆驿1643所，其中陆驿1297所，水驿260所，水陆相兼者86所。如果在地势险要及须依附水草的地方，则不必以30里为限。即以每30里置一驿推算，全国驿道的长度可达近5万里。其实，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唐王朝修建在边地和偏僻之地的驿路以及后来新修的馆驿。如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就曾于突厥以北、回纥以南开辟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置66驿，“以通北荒”^①；安史之乱后，唐宪宗和唐宣宗时期都先后修文川谷路和自夏州至丰州分别置8驿^②和11驿^③等。由此可知，唐朝的驿道之广，驿站之多，军事交通之发达，可以想见。

唐王朝为了加强对驿道驿站的管理，还相继设立了一套严密的管理机构。

尚书省兵部驾部司是管理驿站交通的最高领导机构，“驾部郎中、员外郎掌邦国之舆辇、车乘及天下传驿、厩牧官私马牛杂畜之簿籍”^④。尚书兵部直辖驿馆，说明馆驿的主要职能在于备军事之用，且驿站多需驿马，兵部既主兵事，又管马政，故兼主馆驿交通，指挥较为灵便。同时，这也体现了馆驿交通的军事性质。

① 《旧唐书》卷三《太宗纪下》。

② 参阅《旧唐书》卷十五《宪宗纪下》。

③ 参阅《旧唐书》卷十八下《宣宗纪》。

④ 《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驾部员外郎》。

开元十六年(728年)七月,唐玄宗又下敕令御史台御史出使,监察馆驿。到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年),遂成定制,监察馆驿的御史被称为“馆驿使”^①。于是在兵部驾部司之下又增设了一级监察机构。

开元末年沿边节度使设立之后,又在节度使之下设馆驿巡官4人,巡察驿馆^②。

地方州、县的兵曹、司兵参军和县令亦兼管传驿^③。县以下则由驿长专责管理,选取“州里富强之家”^④担任。驿长之下又有驿夫若干名,均由一般百姓充役。

唐朝的驿长不唯事务繁剧,外则“告至告去之役,不绝于道,送往迎劳之礼,无旷之日”^⑤;对内还须负责修理驿舍、饲养和增补驿马以及指挥驿夫等事宜。而且驿中马驴偶有死亡,还要负赔偿之责。但辛苦最甚的莫过驿夫。唐代诗人王建有《水夫谣》一诗云:“苦哉生长当驿边,官家使我牵驿船。辛苦日多乐日少,水宿沙行如海鸟。逆风上水万斛重,前驿迢迢后淼淼。半夜缘堤雪如雨,受他驱遣不复去。夜寒衣湿披短蓑,臆穿足裂忍痛何!到明辛苦无处说,齐声腾踏牵船歌。”生动地揭示了驿夫牵挽驿船的辛苦之状。

唐代馆驿的交通工具陆驿主要为驿马,兼有驿驴,水驿为驿站船舟。

陆驿的马匹数量要按馆驿的规模和事务闲剧配给。其中设在东西两京城内的都亭驿为全国最大驿站,故备马多达75匹。以下诸道馆驿共分6等:第一等64匹,第二等45匹,第三等30匹,第四等18匹,第五等12匹,第六等8匹^⑥。处在险峻山岭、不便

① 《唐会要》卷六十一《馆驿使》。

② 参阅《新唐书》卷四十九下《百官志》。

③ 参阅《唐六典》卷三十《三府督护州县官吏》。

④ 《通典》卷三十三《职官典·乡官》。

⑤ 柳宗元:《馆驿使壁记》,载《全唐文》卷五八〇。

⑥ 参阅《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驾部员外郎》。

健壮高大之马行驶者，可用体小灵活的蜀马。驿马之外，还有“传马”，即驾车之马。但无论乘坐驿马或传马，均须按驿使者的官品大小配备驿骑。大致一品官给马8匹，二品6匹，三、四品5匹，五品4匹，六品3匹，七品以下2匹^①。如果违犯规定，随意增置驿马，则按律治罪：“一匹徒一年，二匹加一等”^②。

驿站马匹主要由诸监牧拨充，马颊左右皆“以‘出’字印”^③作为标志。配充各驿之马则由驿夫自养，每匹马皆于驿站附近给地40亩，种植苜蓿，以供饲草。为了确保驿站马匹的运输功能，唐王朝对驿马的管理及保护制订了严格的法令：如每年各州刺史和折冲府官员都要会同驿长对驿站马匹进行检查，老病不堪乘用者，“随便货卖”，及时补充。如果检拣“不以实者”，“一（匹）笞四十，三（匹）加一等，罪止杖一百”；乘坐驿马、驴者，私驮物不得超过10斤，违者，“一斤笞十，十斤加一等，罪止杖八十”；如驿畜“脊破领穿，疮三寸，笞二十，五寸以上，笞五十”；如果有意屠杀马牛者，“徒一年半”^④等。

水驿所用之船亦按驿站事务闲剧配给，最多者4艘，其次3艘，最少2艘。至于江河川渚津要之处的渡船配置，亦有定数：“白马津船四艘，龙门、会宁、合河等关船并三艘，渡子等皆以当处镇防人充；渭津关船二艘，渡子取永丰仓防人充；渭水冯渡船四艘，泾水合泾渡、韩渡、刘控坂渡、睦城坂渡、覆篱渡船各一艘；济州津、平阴津、风陵津、兴德津船各两艘；洛水渡口船三艘，渡子皆取侧近残度中男解水者充；会宁船别五人，兴德船别四人，自余船别三人；蕲州江津渡，荆州洪亭、松滋渡，江州马颊、檀头渡，船各一艘，船别六人；越州、杭州浙江渡，洪州城下渡、九江渡，船各三艘，船别四人，渡子并须近江白丁便水者

① 参阅《新唐书》卷四十六《百官志》。

② 《唐律疏议》卷十《职制》。

③ 《唐六典》卷十七《太仆寺·诸道牧监》。

④ 《唐律疏议》卷十五《厩库》。

充，分为五番，年别一替”^①。至于往来官吏应给船数、船只的保护、修造以行船的有关规定，亦很周密。

唐代馆驿的食宿设施及规定亦相当完备。馆驿内大致有驿舍、东厅、西厅、上厅、别厅及楼阁台榭等建筑，同时又设酒库、茶库、菹库等，供旅客食饮住宿。过往官吏留居驿舍者，公家例给食宿，但仅限三日，家口不在给例。“诸不应入驿而入者，笞四十，辄受供给者，杖一百。赃重者，准盗论。”^②

凡须乘坐驿站车马、船舟和住宿驿舍者，统称驿使。驿使发遣均要在中央门下省或地方留守及诸军州处领取符券。唐之符券共分4种：即纸券、角符、传符和银牌。纸券、角符以纸为之；传符形似龙身，以铜制作；银牌阔2.5寸，长5寸，其上隶书5字：“敕走马银牌”。驿使持此符券交付有司查验签署后，方可通行。

由于唐代的驿站数量众多，驿道四通八达，管理机构系统严密，驿站设施臻于完善，驿站管理法令严明，因此，驿站得以在军饷兵器的运输以及军事情报的传递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① 《唐六典》卷七《水部郎中》。

② 《唐律疏议》卷二十六《杂律》。

第四章 太宗、高宗时期巩固边疆的战争

唐朝建国之初，周边地区的形势亦很严峻：东突厥汗国和薛延陀汗国相继雄据漠北，骚扰北境；西突厥汗国控制西域，威胁西北；吐谷浑领有青海等地，觊觎西境；吐蕃政权崛起于西藏高原，方兴未艾。唐高祖武德年间和唐太宗贞观初年，唐廷由于忙于国内的统一战争，无暇他顾，因此，面对这些少数族政权的侵犯，除必要时发兵抵抗外，在多数情况下则采取纳贿求和或许婚和亲等策略。随着内部割据势力的相继平定和国家实力的逐渐恢复，从贞观三年（629年）以后，唐太宗首先对威胁最大的东突厥汗国开始用兵，经过贞观四年（630年）和贞观二十三年（649年）的两次大规模进攻，相继灭亡了东突厥汗国的颉利可汗及其余部车鼻可汗；贞观十九年（645年）、二十年和二十一年，唐军又对继东突厥汗国以后兴起的薛延陀汗国发动连续进攻，不但使其灭亡，而且也使铁勒回纥部的叛乱得以平定。从此，漠北大定。东突厥汗国灭亡以后，唐太宗又于贞观八年（634年）和贞观九年（635年），先后对西面的吐谷浑发动两次进攻，使其由敌对势力变为藩属之地。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太宗又出兵西域，曾一举征服高昌、龟兹等国。接着，又从贞观十六年（642年）开始，对肆虐西域的西突厥汗国发起进攻，经遏索山之战，咄陆可汗败亡。唐高宗继位以后，又经永徽二年（651年）的牢山之战、显庆元年（656年）的榆慕谷、鹰娑川之战和显庆二年（657年）的曳咥河之战，终于击灭了西突厥汗国，解除了西北边疆的最大边患。对崛起西南的吐蕃政权，唐太宗采用和亲政策，于贞观十五年（641年）把宗女文成公主嫁给了松赞干布，缔结了汉藏两族人民的友好关系。唐高宗继位以后，吐蕃政权为了开拓疆土，曾与唐在西域和河陇地区多次作战。唐军由于将帅不和或指挥失误，故在咸

亨元年（670年）的大非川之战和仪凤三年（678年）的承风岭之战中，连遭败北。但在开耀元年（681年）的良非川之战和永淳元年（682年）的白水洞之战中，唐军大获全胜，在一定时期内遏制了吐蕃的进攻势头。总之，经过太宗和高宗时期巩固边疆的一系列战争，使唐朝的疆宇达至今天的贝加尔湖以北，西与波斯（即伊朗）毗邻，南至交、广，东到大海，成为当时世界上疆宇最为辽阔、国力最为强盛的封建帝国。

第一节 唐初边防形势与唐太宗的边防战略

一、唐初边防概况及斗争形势

唐朝于高祖武德元年（618年）立国以后，不但国内军阀林立，拥兵割据，而且周边地区的东、西突厥汗国、吐谷浑以及西域地区的高昌、龟兹和刚刚兴起的吐蕃等少数族政权，也趁机大举内侵。他们或者相互联结，内应外合，肆意掠夺人畜财富；或者竞相深入，大张杀伐；或者相互攻战，残酷屠戮。致使唐初的边防斗争形势盘根错节，更趋复杂。

地处漠北的东突厥汗国是在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由突厥汗国的分裂而形成的。其首领号为可汗，妻号可贺敦，犹如古代匈奴之单于和阏氏。可汗弟子谓之特勤，别部领兵者均谓之设，其大官称屈律啜，其次称阿波、颉利发、吐屯、俟斤等。各级官吏都世代相袭，父兄死后由子弟继承。隋文帝在位期间，东突厥启民可汗“岁遣朝贡”，与隋保持友好关系。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启民可汗死，其子咄吉世继立，是为始毕可汗。此后不久，由于炀帝接受裴矩建议，欲封始毕弟叱吉为南面可汗，企图分化突厥，以弱其势，未遂。继而又利用互市之机，诱杀了突厥谋臣、粟特人史蜀胡悉，始毕遂愤而与隋结怨。大业十一年（615年），发

兵南下抄掠，曾将炀帝围困雁门（今山西代县）达一月有余，炀帝遣使求救于隋宗室女、可贺敦义城公主，又遍召勤王兵赴援，始毕可汗才解围而去。从此，“朝贡遂绝”。隋末政局动荡，内地避战乱者络绎不绝地奔赴漠北，东突厥愈益强盛，“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焉，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高视阴山，有轻中夏之志。”^①当时，在内地起兵反隋的众多军阀和农民起义军首领如薛举、薛仁杲父子、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等，都竞相称臣，企图借助突厥扩充自己的势力。李渊、李世民父子在晋阳起兵前后，亦向始毕可汗称臣，甚至不惜牺牲“子女玉帛”，向突厥乞求援助兵马。

西突厥汗国也是在隋文帝开皇三年由突厥汗国分裂后形成的一个少数族政权。该汗国建立之初，东以金山（今阿尔泰山）为界，与东突厥毗邻，西以乌浒河（今阿姆河）为界，与波斯相接，占有今天我国新疆和葱岭以西广大地域。汗国内部以碎叶川（今中亚楚河流域）为界，分为东、西二部。川东称左厢咄陆部，川西称右厢弩失毕部。每厢各辖5姓，合共10姓。其中左厢咄陆五姓为处木昆、胡禄居、摄舍提、突骑施、鼠尼施，右厢弩失毕五姓为阿悉结阙、哥舒阙、拔塞干噉沙钵、阿悉结泥孰、哥舒处半。可汗牙帐建于鹰娑川（今新疆境内开都河流域）上游，以右厢弩失毕部为依靠力量。此外，尚拥有都陆、歌逻禄、处月、处密等杂种诸部。其官制大致与东突厥相同。

隋末唐初之际，西突厥汗国已历四世：即达头可汗、泥利可汗、处罗可汗和射匮可汗。

隋文帝开皇十九年（599年）年底，西突厥达头可汗利用东突厥都兰可汗为部下所杀之际，率部东越金山，占领漠北地区，自立为步迦可汗，原居于漠北与都兰对峙的东突厥突利可汗（即启民可汗）也进入漠南受隋庇护，突厥全境重归统一。但由于达头对外执行穷兵黩武的扩张政策，对内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境内各部

^① 《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

落族人，不但极大地消耗了国力，而且也迅速地激化了社会矛盾。故在隋文帝仁寿三年（603年）被隋军击败，部众溃散，达头被迫西奔吐谷浑，不知所终^①。启民可汗在隋朝的支持下，又恢复了东突厥故土。

继达头以后任西突厥大可汗的泥利可汗，与东突厥启民可汗约和分境，划疆而治。但泥利任职不到半年，中道崩殁，其子达曼立，号泥撅处罗可汗。处罗在位期间，由于不善御众，又对所属薛延陀等铁勒诸部厚税其物，残杀其酋长数百人，终于使族人和铁勒诸部发动叛乱，迫使其在炀帝大业七年（611年）入降隋朝。

西突厥的第三任可汗是达头之孙射匮可汗。从这时起，西突厥汗国开始强盛，拓地东至金山，西至西海（今里海），自玉门以西诸国均被征服，建汗庭于龟兹以北的三弥山（今新疆库车东北200余里处），遂与东突厥汗国为敌。

隋朝末年，射匮可汗死，其弟统叶护可汗继立。统叶护可汗是西突厥汗国历史上一代最为著名的英主。他即位不久，即把汗庭由三弥山移向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一带）以北的千泉（今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西），是为北牙。这里地势开阔，碎叶川横贯其间，水草肥美，极利畜牧。其南牙建在缚喝国（今阿富汗北巴尔赫）附近。汗庭西移以后，不仅更易控制西域地区，而且可以直接指挥嫡系右厢五姓的兵力，进行拓地战争。在做了上述准备以后，统叶护可汗首先把兵力指向西北边境，“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罽宾，悉归之，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据旧乌孙之地”^②。武功达于极盛。为了防止东突厥汗国的侵扰，统叶护可汗又极力同唐朝结好，旨在从南面牵制东突厥汗国的兵力。

总之，隋末唐初之际，由于东、西突厥汗国占据漠北和西域地区，给唐朝的北境和西北边疆带来严重威胁。但是，由于东、西

^① 参阅《资治通鉴》卷一七九《隋纪三》，文帝仁寿三年九月及《隋书》卷八十四《突厥传》。

^② 《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下》。

两突厥汗国之间矛盾重重，兵戈屡动，也为唐朝的巩固边防以至开拓疆土，提供了可乘之机。特别是东、西突厥汗国内部存在的尖锐复杂的争权夺利的矛盾斗争以及反对压迫的阶级斗争，不但内耗了两国的国力，也为唐朝最后征服东、西突厥汗国提供了可供借助的力量。其中散居于突厥境内的薛延陀等铁勒诸部的武装起义，就是导致东突厥汗国最后灭亡的重要因素。

薛延陀原是铁勒族的一部分，由薛和延陀两部构成。隋时散居于东起蒙古草原、西至里海之间的广袤地域。突厥分裂后，分别臣属于东、西突厥汗国。两突厥汗国对其境内的薛延陀等铁勒诸族居民进行野蛮统治，而以东突厥汗国的统治最为残酷。他们不但把可汗的子弟分封为小可汗或“设”等官职，令其坐镇铁勒诸部，对铁勒薛延陀诸部进行直接统治，而且还把铁勒薛延陀诸部原有的部落酋长全部诛除，故铁勒诸部“虽姓氏各别”，但“并无君长”。同时，他们还对铁勒诸部民众“厚税敛其物”，以致东突厥汗国用以维持庞大的统治机构、供给奴隶主贵族的奢侈生活以及对外发动战争的大量经费，都主要依靠掠夺薛延陀等铁勒民众的人力、物力来支付。这样残暴的奴隶统治，自然会使薛延陀等铁勒人民“仇敌怨偶，泣血拊心，衔悲积恨”^①。因此，他们的群起反抗自然也就带有反抗民族压迫的正义性质。随着薛延陀等铁勒人民反抗斗争日益高涨，东突厥汗国内部的统治危机也日趋严重。

居住于青藏高原西北部吐谷浑族原属辽东慕容鲜卑族的一支。晋末西迁后，逐渐向今甘肃南部、四川西北和青海等地发展。其最盛时的疆宇东起今甘南、川北，南达今青海南部，西到今新疆若羌、且末，北隔祁连山与河西走廊相连。政治中心在今青海湖西布哈河河口附近的伏埃城。

吐谷浑族历来以畜牧业著称于世，其中养马业最为发达，产于青海湖一带的“龙种”、“青海骢”等善马，名闻史册。另外，吐

^① 以上参阅《隋书》卷八十四《铁勒传》及《隋书》卷八十四《突厥传》。

谷浑所居的青海地区，其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从青海西行经柴达木盆地通西域有3条道路可行，一是由伏埃城经白兰（今青海都兰、巴隆一带），西北至今小柴旦、大柴旦，到今甘肃之敦煌，由敦煌西出阳关至西域鄯善（今新疆若羌），合传统的通西域南道；二是由伏埃城经白兰，西至今格尔木，再西北经尕斯库勒湖，越阿尔金山至西域鄯善，与前一路合；三是由伏埃城经白兰、今格尔木，又经布伦台，泝今楚拉克阿干河谷，西越阿尔金山，沿今阿牙克库木湖至且末，再与上述一、二条路相向。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青海路”。这条联系中西交通的道路自从南北朝时期被开通以后，日趋兴盛，由此吐谷浑在中西陆路交通上的地位也日趋重要。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在西巡途中，率军击败吐谷浑，占据伏埃城，迫使伏允可汗南逃党项，炀帝遂于吐谷浑故地设置了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其目的就是为了打通交往西域的道路，开始他经营西域的伟业的。但隋末大乱以后，吐谷浑伏允可汗又卷土重来，乘机复其故土，进入复兴阶段。不久，伏允又进入河西，与割据军阀李轨联合，骚扰唐朝西北边境。同时，又东经黄河之南，横切河西走廊，北越阴山，向漠北的东突厥汗国称臣纳贡，在其庇护下，大肆扩张，威胁河陇。因此，吐谷浑便成了威胁唐朝西境并阻碍唐朝向西域发展的重要边患。

以上即是唐朝初年的周边概况及斗争形势。

二、唐太宗的边防战略

唐太宗即位以后，面对边疆地区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相继采取纳贿求和、整顿武备、分化瓦解、自卫反击以及和亲羁縻等军政战略，灵活机动地对待周边各少数民族政权，因而使边防得以逐渐巩固，疆宇也随之不断扩大。

唐太宗即位后的贞观初年，唐朝虽已立国10载，但因经历了隋末长时间的社会动荡和唐初连绵不断的统一战争，社会经济一片萧条，“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

断绝，鸡犬不闻”^①；“秦陇之北”，城邑破败，亦“非复有隋之比”^②。不但广大百姓啼饥号寒，食不果腹，而且国家的财政经费也严重支绌。故唐太宗遂把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改善民众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以及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作为当务之急，对周边少数民族上层首领的大肆侵扰、寇掠，除去在迫不得已时偶尔派兵抵御外，大多采取纳贿求和的策略，用以求得边境的安宁。这同唐高祖武德年间的边防策略是一脉相承的。这个策略的实施运用，一方面是根据唐初经济的虚弱和百姓的穷困等具体国情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唐太宗汲取隋炀帝的好大喜功和穷兵黩武而导致败亡的反面教训的结果。正如他在《政本论》^③一文中所说：“为政之要，务全其本。若中国不静，远夷虽至，亦何所益？隋炀帝篡祚之初，天下强盛，弄德穷兵，以取颠覆”，“目睹此辈，何得不戒惧乎？”他还经常对大臣们谈及于此：“隋后主欲开葱岭以西，镇守俱未当，死者道路相继。如闻流沙以西，仍有隋破坏车毂，其边即有白骨狼藉。北筑长城，东渡辽水，征战不已，人无聊生，天下叛之，聚而为盗，炀帝安然，恣其所欲，遂至灭亡”，“朕以此事永为鉴戒”^④。这个策略同当时对内实行的轻徭薄赋、大兴均田、任贤纳谏以及崇尚节俭等发展经济和整饬吏治的诸多政策相辅相承，对唐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人民生活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国家财政收入的日益增加，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是，唐太宗深知，单靠纳贿求和，决不能使边境地区得到真正安宁，只有富国强兵，才能最终立于不败之地。正如他在《帝范》中所说：“土地虽广，好战则民凋；中国虽安，忘战则民殆。凋非保全之术，殆非拟寇之方，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因此，他在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又大力整顿府兵制，加强府兵

① 《贞观政要》卷二《纳谏》。

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唐纪十一》，太宗贞观十四年八月。

③ 载《全唐文》卷十。

④ 《魏郑公谏录》卷三《对西蕃通来几时》。

的军事训练，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改善国防设施，为开展自卫反击、保卫边防而积极备战。

为了有效地削弱入侵边境的少数族政权的军事力量，唐太宗在发展国内经济和增强武备的同时，还辅之以分化瓦解的策略。或者在各少数族首领之间制造矛盾，使其彼此相疑，相互攻击，坐收渔利；或者在各少数族首领中培植亲唐势力，使其内部产生分裂，以弱其势；或者在各少数族政权中联合被压迫民族的反抗力量，从其内部进行牵制，使其分散兵力。由于各少数族政权中的固有矛盾由来已久并不断加深，这些分化瓦解策略也往往奏效，遂成为唐太宗建立赫赫边功的重要因素。

当上述策略相继得以实施，周边各少数族政权的势力受到削弱，唐朝的国力迅速强盛以后，唐太宗不失时机地果断派兵出击，首先对威胁最大的东突厥汗国发动进攻，一举获胜；接着又挥师西进，征服了占据青海地区的吐谷浑；不久，又进军西域，平定了高昌、龟兹等国的叛乱，击败了西突厥咄陆可汗的武装挑衅；贞观末年，唐太宗再次出兵漠北，相继灭亡了薛延陀汗国和东突厥余部车鼻可汗，漠北大定。这些自卫反击战争的接踵胜利，使唐太宗的边功达于极盛，不但有力地巩固了边防安全，而且也使唐朝的疆宇大为拓展。

对已被征服、且又愿意归附的少数族政权，唐太宗则采取羁縻统治的方法，予以怀柔。即既不将其迁徙异地，又不改变其原有的生活方式，而是委派其降服的首领继续统治，是为“以夷制夷”。对于地处险地的少数族政权，还派驻唐朝军队予以保护。对于愿意入京宿卫的少数族首领，唐太宗则对其封官晋爵，赏赐田宅，让其与汉族官员一起参与朝政或统领军队。对于仰慕华风、热衷汉族文化的少数族首领，唐太宗则采取和亲政策，出嫁宗女，与其结为秦晋之好，诚心发展汉族与少数族之间的友好交往。这些政策的相继实施，不但减少了战争的破坏，保证了边境的安宁，而且也有力地推动了少数族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因此，也赢得了少数族人民和广大汉族百姓的拥护。正如唐太宗在对大臣

总结他“平定中夏”和征服戎狄的经验时所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①这个自我总结，虽有过誉之处，但他的民族政策比起那些推行赤裸裸的大汉族主义，对少数民族百姓进行残酷屠杀的政策来，总要开明一些，二者所取得的社会效果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第二节 巩固漠北的作战

唐太宗即位后，在各方面作了周密准备，并联合薛延陀首领夷男，于贞观四年（630年）派将军李靖率兵北进，俘颉利可汗，东突厥灭亡。接着，他又接受温彦博等人的建议，将突厥降众安置在黄河以南，设置四州，进行羁縻统治，又在颉利故地设置定襄、云中都督府，统领六州之地。不久，薛延陀汗国崛起漠北，威胁唐朝北境。唐太宗又于贞观十六年（642年）和贞观十九年（645年），两次派兵五路，进军漠北，俘夷男真珠可汗及其侄咄摩支伊特勿失可汗等，薛延陀汗国灭亡。唐太宗又在漠北薛延陀故地设置了羁縻统治的六府七州，归燕然都护府统辖。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正月，唐太宗又派将军高侃率部北进金山之北，一举灭亡了东突厥余部车鼻可汗，漠北从此大定。

一、唐军二击东突厥

（参见附图5）

（一）东突厥的强盛及其不断南侵

唐朝建立之初，东突厥由于获得了从内地逃奔漠北的大量人口，迅速强盛。始毕可汗又在马邑刘武周和朔方梁师都的引诱下，趁唐朝国力虚弱和忙于国内统一战争、无暇北顾之机，大肆入侵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五月。

唐朝北境。从武德二年（619年）到武德九年（626年）期间，东突厥汗国几乎每年都要在夏秋季节草肥马壮时期，率兵南下，入唐抄掠，有时竟深入到唐朝腹地关中渭水北岸，不仅给北境居民带来很大苦难，而且也给唐朝统治者带来很大威胁。

唐高祖武德二年二月，东突厥始毕可汗率众渡过黄河，行至夏州（治今陕西靖边白城子），与军阀梁师都会合，又拨给军阀刘武周 500 骑兵，企图从句注山（今山西代县北）入侵太原。行军途中，始毕猝卒，其弟俟利弗设立，是为处罗可汗。这时，唐高祖所遣出使突厥的使者、右武侯将军高静携带钱币绢帛等物，行到丰州（治今内蒙古五原南），听到始毕死亡的消息后，遂将携带之物“敕纳于所在之库”。处罗闻讯大怒，欲大举入寇。丰州总管张长逊立即派高静将所带钱物送给突厥，“突厥乃还”^①。

武德三年（620年）六月，李世民率部扫平了军阀刘武周后，撤回关中。处罗可汗趁机率众入侵并州（治今山西太原南晋源镇），大掠城中子女财货而去。不久，处罗可汗死，其弟咄苾继立，是为颉利可汗。

颉利可汗是位极富野心而又贪婪无厌的人，他凭借突厥的兵马强盛，“有凭陵中国之志”^②。唐高祖鉴于中原初定，无力北顾，遂常赏赐金帛，以求安宁，但颉利却言词傲慢，求请无厌。

武德四年（621年）四月，颉利可汗率众万余，与刘武周余部苑君璋所率 6000 人合围雁门，被代州（治今山西代县）总管李大恩所率唐军击败，抄掠未遂。

武德五年（622年）四月，颉利可汗又发骑兵数万，将代州总管李大恩部围于新城（今山西朔州南）。大恩由于孤军无援，在突围中被杀，部众溃散。同年八月，颉利又率骑兵 15 万经雁门进犯并州，并分兵直入汾（州治今山西汾阳）、潞（州治今山西长治）二州，掠夺男女五千余口。唐高祖当即派秦王李世民率兵出蒲州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七《唐纪三》，高祖武德二年二月。

^② 《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

(治今山西永济西)道，太子李建成率兵出豳州(治今陕西彬县)道，联兵讨伐。颉利遂引兵撤退。

武德六年(623年)六月，苑君璋部将高满政率部夜袭君璋，归降唐朝，被唐任为朔州(今属山西)总管。君璋逃奔突厥。同年七月，苑君璋引突厥兵进犯马邑(今山西朔州东北)，被朔州总管高满政及唐右武侯大将军李高迁败于腊河谷(马邑北)。同年十月，颉利可汗亲率大军，再次向马邑发起进攻。唐将李高迁见突厥兵马强盛，率部南逃，途中遭突厥伏兵袭击，士卒损失大半。颉利率兵攻城，高满政孤守马邑，虽奋力迎战，但终因寡不敌众，粮饷殆尽，大有不支之势。派往援救的行军总管刘世让率部抵达松子岭(今山西代县附近)后，亦畏惧不进，还保崞城(今山西代县西南)。马邑守将、右虞侯杜士远在危困之中，袭杀满政，以城降于突厥。不久，颉利为了向唐求请和亲公主，又将马邑归还唐朝。

武德七年(624年)八月，颉利趁唐太子建成唆使庆州(治今甘肃庆阳)刺史杨文干发动叛乱，企图杀害世民，争夺太子地位的斗争日趋激烈之机，大举入寇：他派突厥吐利设与苑君璋合兵南下进犯朔、并、忻(今属山西)3州；自己与其侄突利可汗率部从西北面进犯原(州治在今宁夏固原)、陇(州治在今陕西陇县)、绥(州治在今陕西绥德)三州。兵锋直指豳州境内，大有南下进犯关中和京师长安之势。致使唐高祖和部分大臣一度产生了迁徙都城以避其锋的打算，只是在李世民的坚词进谏下，才放弃了这一念头。接着，李渊一面诏令京师戒严，一面派秦王世民和齐王元吉率兵征讨。当时，关中霖雨不止，粮道受阻，士卒疲惫，唐廷和军中都愁云密布。唐军行至豳州，与突厥骑兵遭遇。由于双方兵力众寡悬殊，元吉大惧。而李世民却亲率百余骑直奔颉利营寨，一面责备其违背和亲之约，另一方面又对突利可汗“以恩意抚之”，答应和亲，离间其与颉利的关系。致使颉利“欲战不可”，只得“请和”^①罢兵。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一《唐纪七》，高祖武德七年八月。

武德八年(624年)四月以后,突厥颉利可汗又扬言大肆入寇。唐高祖被迫在关中复置12军,征兵备战。并派燕郡王罗艺屯华亭(今属甘肃)及弹箏峡(在今甘肃平凉西),水部郎中姜行本断石岭道(在今山西忻州南),封锁突厥南侵的东、西两条通道。不久,突厥兵分四路向南进攻:一路从灵州(治今宁夏灵武西)趋彭州(治今甘肃镇原东);一路从东南犯幽州(治今北京市西南);一路沿凉州(治今甘肃武威)、鄯州(治今青海乐都),进攻兰州(今属甘肃);颉利可汗则率主力沿朔州南下,进扰并、沁(州治在今山西沁源县)、韩(州治在今山西襄垣)、潞等州。对此,唐高祖调集重兵,抵御突厥主力:安州大都督李靖出潞州道,行军总管内任瓌屯守太行,行军总管张瑾率部北山,助姜行本守卫石岭,右武侯大将军李高迁趋太谷(今属山西)。秦王李世民率部屯驻蒲州殿后。张瑾率部行至太原,与颉利所率突厥主力遭遇,全军覆没。不久,李靖率部到达并州,出师拒战,突厥被阻。接着,李世民又率部抵达蒲州。颉利看到唐军有备,只得引兵撤退。其余三路突厥骑兵也相继退出塞外。

武德九年(626年)八月,颉利可汗又乘唐太宗新继帝位之机,率大军10万,沿灵州、原州南下,经泾州(治今甘肃泾川西北)、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进入关中,兵临渭水便桥北岸。其别部亦抵达高陵(今属陕西),进至距唐都长安北70里处。唐太宗一面派泾州道行军总管尉迟敬德率部在泾阳(今属陕西)设防,阻击突厥。另一方面,又把长安城中可为“胜兵”的数万居民武装起来,大张旗鼓,开赴便桥,准备与突厥决战。并拘捕了颉利派来长安窥探虚实的使者执失思力,亲率侍中高士廉、中书令房玄龄、将军周范等六骑驰至便桥渭水南岸,与颉利隔渭水对话,责其负约。唐太宗深知颉利率众深入关中,目的在于“唯贿是求”,便“倾府库以求和”^①。颉利看到唐太宗身后尘土飞扬,旌旗遍野,以为唐军有备,又得到了大量府库金帛,便放弃了进攻长安的打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一《唐纪七》，高祖武德九年八月。

算。于是，双方“又幸城西，（太宗）刑白马，与颉利同盟于便桥之上，颉利引兵而退。”^① 事后，唐太宗将这次与颉利订立的便桥之盟称为“渭水之耻”^②。

（二）唐朝的反击准备及部署

唐太宗经“渭水之耻”以后，一方面积极训练府兵，整饬兵制，大力加强军备力量，准备伺机对东突厥汗国的侵扰进行大规模的自卫反击。另一方面又精心在东突厥汗国内部进行离间工作，极力拉拢和颉利可汗之间矛盾日益加深的突利可汗。还在漠北地区扶植反抗突厥压迫的薛延陀等铁勒诸部的起义势力，并在西方结好西突厥汗国，借以牵制东突厥兵马，从内、外两个方向对颉利可汗进行分化瓦解。

突利可汗名叫什钵苾，为东突厥汗国前可汗始毕嫡子、颉利可汗之侄。曾被始毕可汗封为泥步设，居幽州之北，统东牙之兵，管辖奚、霫、契丹、靺鞨等数十部所属族人。武德三年（620年）颉利继汗位后，始封什钵苾为突利可汗，仍居东方。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奚、霫、契丹等东方诸部由于不堪忍受东突厥汗国的“征税无度”，聚众叛乱，纷纷南下，归附唐朝。居住于漠北地区的薛延陀诸部也揭竿起义，反抗颉利的残暴统治。颉利对突利丧失部众，愤怒不已，遂遣其率东牙之兵北击延陀诸部，突利又大败而归。颉利可汗借此对突利处以鞭捶之刑，并囚禁良久，然后放回东牙。这时，东突厥境内由于连年遭受自然灾害，赤地千里，人畜死亡，民不聊生。因此，居住在东突厥境内的薛延陀、契丹、靺鞨等数十部居民又相率起义，颉利政乱，只得向突利处征调兵众，突利拒之不与，叔侄二人“因起相攻”^③，怨隙愈深。贞观三年（629年），突利遂遣使向太宗求救。唐太宗立即派将军周范进驻太原，“以图进取”。是年年底，突利终于脱离突厥，归附

① 《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

② 《新唐书》卷九十三《李靖传》。

③ 《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

唐朝，削弱了颉利可汗的力量。其实颉利与突利二可汗之间的矛盾，李世民早有觉察。武德七年（624年）八月当突利随颉利入寇关中时，在豳州城西五陇阪曾与李世民相遇，世民即向突利陈说利害，进行离间，突利也“因自託于世民，请结为兄弟”，二人“与盟而去”^①。因此，突利的这次归附唐朝，并非偶然，当是唐太宗对其长期进行离间的结果。

贞观二年（628年）四月，唐太宗又乘“突厥政乱，不能庇梁师都”之机，派兵消灭了割据朔方的军阀梁师都（详见第二章第二节第三项）。不仅拔除了唐朝北境的心腹之患，也扫清了北击突厥的道路。

贞观二年年底，唐太宗遣游击将军乔师望携带册书从间道潜入漠北，册拜起义的薛延陀首领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并“赐以鼓纛”。夷男大喜，遣使入贡，又在郁督军山（今蒙古境内杭爱山东脉）建立牙帐。于是，东突厥汗国的背后又兴起了一个“东至靺鞨，西至西突厥，南接沙碛，北至俱伦水”^②，地域辽阔而又兵力强盛的薛延陀部落。

在此期间，西突厥汗国内部也内乱迭起。相互攻击的莫贺设与肆叶护二可汗，连兵不已。俱遣使入唐，请求和亲，企图依靠唐朝的支持战胜对方，独掌大权。唐太宗均一一拒绝，仅谕其“各守部分，勿复相攻”。旨在继续维持西突厥国内的分裂局面，借以消除唐朝的西顾之忧，得以专力攻击颉利。

贞观三年（629年）八月，专门监视突厥动静的大州都督张公瑾向唐太宗上表，陈述了应该立即向东突厥汗国发起进攻的6条理由，即：颉利暴虐无道，诛害忠良，“主昏于上”；被其统治的同罗、仆骨、回纥、薛延陀等部族皆聚众起义，“众叛于下”；突利被迫南下归降，拓设、欲谷等突厥将领多次被薛延陀等起义部族打败，“兵挫将败”；漠北连年灾害，粮草缺乏；颉利疏远本族，

^① 事见《资治通鉴》卷一九一《唐纪七》，高祖武德七年八月。

^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纪九》，太宗贞观二年十二月。

亲信诸胡，“大军一临，内必生变”；隋末逃奔漠北的华夏之人，亦多有造反，如果大军北征，“自然有应”^①。接此重要情报以后，唐太宗便在北境的五处边防要塞上布置重兵：以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屯兵定襄（今属山西）；以行并州都督李勣为通汉道行军总管，屯兵云中（今山西大同）；以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屯兵金河（今内蒙古清水河县附近）；以营州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屯驻营州（治今辽宁朝阳）；以任城王李道宗为大同道行军总管，屯兵灵州。五路大军，共10多万，统归李靖和张公瑾统率，伺机进攻。唐朝与东突厥汗国之间的决战已迫在眉睫。

（三）李靖一击颉利可汗

贞观四年（630年）正月，唐军统帅李靖率精骑3000突然由马邑进至恶阳岭（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向颉利可汗盘踞的北定襄城（即大利城，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20里处）发起攻击。颉利对唐军的突然兵临城下，惊恐不已，以为唐军“倾国而来”，便携牙帐北遁磴口（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北与沙漠交界处）。李靖率部乘胜追击，又派间谍离间其心腹。颉利的亲信康苏密等挟持隋炀帝萧皇后及其孙杨政道前来归降，李靖当即将萧后及政道送往长安。与此同时，李勣又率部北出云中，与突厥战于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北），大破其众。颉利率残部退保阴山。二月八日，颉利残部又在阴山脚下遭到李靖部的重创，只得北逃铁山（今内蒙古固阳北），部众仅有数万。这时，颉利自知危在旦夕，便派使者执失思力入朝谢罪，表示愿意举国内附，身自入朝。唐太宗当即遣鸿胪卿唐俭等前往慰抚，又诏令李靖率部迎接颉利归降。

但颉利虽表面归降，实则心怀叵测，企图缓至草青马肥之时逃入漠北，以图东山再起。李靖与李勣在白道会师后，认真分析了颉利“外为卑辞，内实犹豫”的狡诈心态后，决计乘胜进攻，不给颉利喘息之机。于是，“勒兵夜发”，唐军前锋进至距颉利牙帐

^① 《旧唐书》卷六十八《张公瑾传》。

10里处，派将军苏定方率200骑为前锋，乘雾而进。颉利乘马先逃，李靖率军继至，突厥大溃，被俘10余万口，获杂畜数十万。颉利逃至碛口，北路已被李勣阻断，只得折而向西，投奔驻守灵州附近的沙钵罗设苏尼失处，企图由此南下，往依吐谷浑。屯驻灵州的大同道行军总管李道宗闻讯，一面派人指使苏尼失执送颉利，一面发兵北进。颉利慌忙连夜逃遁，藏匿于荒谷之中。苏尼失恐怕李道宗兴师问罪，派人搜获颉利。三月十五日，大同道行军副总管张宝相进至苏尼失营寨，将颉利执送长安，苏尼失亦举兵归降。至此，东突厥灭亡，唐朝“斥地自阴山北至大漠，露布以闻。”^①

唐军在对东突厥汗国的这次作战，其所以能够迅速取胜，固然由于颉利可汗的倒行逆施，使其陷入内外交困，已成强弩之末。但唐军统帅李靖等率领精锐骑兵，出其不意，奇兵突袭，穷追猛打，不给敌以喘息之机，这些果断军事策略的运用，也是加速东突厥汗国灭亡的重要原因。另外，唐军的这次作战属于自卫反击，带有正义性质，唐军将士怀着保卫边疆、保卫北境百姓生命安全的决心，人百其勇，也是这次战役取胜的因素之一。

（四）高侃二击车鼻可汗

东突厥汗国灭亡以后，唐太宗采纳中书令温彦博的建议，将突厥降众置于塞下，设置州府，对其进行羁縻统治（详见本章本节第五点）。其余不愿归附的突厥余众则逃奔漠北，共推原突利部人、世为小可汗的突厥贵族酋帅斛勃为大可汗，企图恢复昔日故土，重建东突厥汗国。但因雄据漠北的薛延陀汗国势力正盛，斛勃惧怕担任大可汗后，会招来杀身之祸，故“不敢当”，只得率众归附了夷男真珠可汗。由于斛勃“有勇略，为众所附”，薛延陀中有人担心斛勃将来会成为心腹之患，便劝夷男将其“杀”死，以绝后患。斛勃得知这一消息后，率部北逃。夷男发兵追击，反为斛勃所败。于是，斛勃便在金山之北（今蒙古西北科布多河一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纪九》，太宗贞观四年二月。

带)建立牙帐,自称乙注车鼻可汗。留居漠北的突厥余众逐渐归附,数年之间,拥胜兵3万,辖境西至西突厥葛逻禄部,北至结骨。并经常南下寇掠薛延陀边境。贞观十五年(641年),薛延陀汗国衰落以后,车鼻可汗的势力更加强盛,贞观二十年(646年),薛延陀汗国被唐灭亡。贞观二十一年十一月,车鼻可汗恐怕唐军继续北上,用兵金山,遂派其子沙钵罗特勤来到长安,进贡方物,并请身自入朝。唐太宗当即派云摩将军安调遮和右屯卫郎将韩华北行迎降。但车鼻的这些“好言”、“饰词”仍为缓兵之计。因为“初无来意”,故屡招“不至”^①。韩华见状,遂与西突厥葛逻禄部首领合谋,企图设计劫持车鼻入唐,完纳使命,立功北境。不料中途事泄,韩华与车鼻之子陟苾特勤对射而死,安调遮亦被杀害^②。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正月,唐军在打败西突厥射匮可汗和征服焉耆、龟兹以后,太宗遂以车鼻可汗拒绝入朝为由,派遣右骁卫郎将高侃征发漠北回纥、仆骨等部骑兵,向东突厥车鼻可汗腹地开进。在唐大兵压境之际,被车鼻征服的西突厥葛逻禄部酋长泥孰阙俟利发以及拔塞匐、处木昆、莫贺咄俟斤等相率归降。统领拔悉密部的车鼻之子羯漫陀也泣谏车鼻,劝其降唐,车鼻不听。羯漫陀被迫背父降唐,唐廷以拔悉密部置新黎州(在今内蒙古乌拉特中旗境内),以羯漫陀之子、左屯卫将军庵铎统领其众^③。是年五月,太宗病逝,高宗继位。高侃继续率兵北进。

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年)六月,高侃率军进至阿息山(约在今蒙古察斯图博格多峰东麓),突厥诸部众叛亲离,车鼻可汗被迫携爱妾与数百骑逃遁。高侃挑选精骑紧追不舍,终于在金山之下将车鼻擒获,其余众均降。是年九月,车鼻被执送长安,唐高宗赦而不罪,并拜为左武卫将军。从此,漠北大定。

唐太宗在这次对东突厥汗国余部的作战中,采取“以夷制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一年十一月。

②③ 参阅《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

夷”的策略，征发臣服唐朝的回纥、仆骨等少数民族骑兵作为主力部队，又派遣“俭素自处、忠果有谋”^①的唐将高侃作为统帅，遂迅速地击败车鼻，平定漠北。而唐军却未出动主力，由此节省了大量军费开支。

（五）战后唐朝巩固漠北统治的军政措施

贞观四年（630年）颉利可汗败亡以后，唐太宗就曾召集大臣，针对如何安置突厥降众及巩固漠北地区的统治诸问题进行讨论。在讨论中大臣们大致提出了以下3种意见：多数大臣认为，突厥为患已久，现在好不容易将其击败，迫其归降，应该乘此将他们迁徙中原，使其分散居住在兖（州治在今山东兖州）、豫（州治在今河南汝南）一带，与汉族百姓一起从事耕织。这样，10万突厥之众就可全部变成编户齐民。不但“中国有加户之利”，而且可使“塞北常空”^②，永绝后患；第二种意见认为，如果将突厥降众迁居中原，数年之后，就会繁衍一倍有余。那时数十万突厥之众，“居我肘腋”，逼近王畿，必将变成“心腹之疾”，“后患”无穷。因此，主张将其遣返漠北，“居其旧土”^③，然后，“分立酋长，领其部落，则永永无患矣”^④。其中秘书监魏徵和中书侍郎颜师古是这种意见的代表。第三种意见与以上两种截然相反，认为如果将突厥之众迁至中原，使其耕织，就会和突厥的生活习性大相径庭，“非含育之道”；如果遣返漠北，“弃而不纳”，不但“阻四夷”归降“之意”，而且亦非“天地之道”。因此，他们主张将突厥降众应全部安置在黄河以南，使其“任情居住”，“不相统属”，又“选其酋长，遣居宿卫”。这样，既可使突厥“怀我德惠，终无叛逆”，又使其“力散势分，安能为害”^⑤。中书侍郎温彦博力主此说，礼部侍郎李百药亦相附和。

① 《旧唐书》卷一九〇中《文苑·贾曾传》。

② 《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

③⑤ 《贞观政要》卷九《安边》。

④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纪九》，太宗贞观四年四月。

经过激烈辩论，唐太宗最终采纳了温彦博等人的意见。不久，便将突厥降众安置在从幽州到灵州之间的广袤土地上，在此期间共设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以突利任顺州（侨治营州，治今辽宁朝阳）都督，并告诫其“善守中国法，勿相侵掠，非徒欲中国久安，亦使尔家族永全也！”^①接着，又在突厥原来居住的漠北故地分置北开、北宁、北抚、北安、北丰等六州，六州又分左右二部，左属定襄都督府，右属云中都督府。又以苏尼失为怀德郡王、北宁州都督、右卫大将军，以阿史那思摩（与颉利一起被俘的突厥酋长）为怀化郡王、北开州都督、右武侯大将军，使居黄河以南，遥领颉利旧部。并以右武卫大将军史大奈为丰州都督，率部监视和保护突厥诸部。最后，还把突厥诸部归降的其余大小酋长，徙居长安，拜为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其中五品以上的高级官吏就有100余人，几乎占据了朝官的一半。随从这些酋长入居长安的“近万家”^②。

唐太宗其所以采纳温彦博等人的建议，对突厥降众作了上述处置，一方面体现了他对“万物”进行“天覆地载”的泱泱大国天子风度和对华夏、夷狄“爱之如一”的民族政策，但更重要的还是在东突厥汗国灭亡以后，漠北地区的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以夷男为可汗的薛延陀汗国正在崛起漠北，给唐朝北境带来日益严重的威胁。唐太宗对突厥降众如此安置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在唐朝北境筑起一道屏障，用以防御薛延陀汗国夷男可汗的南侵。这从后来夷男可汗对唐太宗的这一处置表示极大不安的态度上可以得到证明。唐太宗就是这样把既“保护”突厥又利用突厥的策略巧妙地结合起来，收到了一举两得的社会效果。唐太宗的多数大臣所建言的第一种意见和魏徵等人提出的第二种意见，由于对薛延陀汗国日益强大这一客观事实熟视无睹，终被拒绝，当是不难理解的。

贞观十三年（639年）四月，由于发生了阿史那结社率的谋反

^{①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纪九》，太宗贞观四年五月。

叛逆，又使唐太宗改变了对突厥降众的上述处置。

阿史那结社率原是突利之弟，贞观初年随其兄入塞降唐，被封为中郎将。结社率由于“居家无赖”，曾受到其兄突利的训斥，遂记恨在心，诬告其兄“谋反”。唐太宗知道结社率挟私陷害，“由是薄之，久不进秩”。结社率感到升迁无望，便在暗中联络同族40余人，企图在唐太宗巡幸九成宫时发动叛乱，谋害太宗，然后拥突利之子贺逻鹳返回漠北。但当其深夜进犯御营时，遭到折冲孙武开所率卫士的奋力反击，谋叛失败，只得渡渭水北逃。结果，被捕获斩杀，贺逻鹳被贬于岭外。这时，多数大臣又旧调重弹，竭力攻击温彦博等人提出的安边方略，再次提出将突厥降众迁往漠北的主张。唐太宗也一再表示“悔处其众于中国”，于是在同年七月，诏令将散居黄河以南的突厥降众全部迁至黄河以北，沙磧以南。又在故定襄城设立牙帐，立阿史那思摩为乙弥泥熟俟利苾可汗，并赐李姓，使其统领突厥部众。又以阿史那苏尼失之子、左屯卫将军阿史那忠为左贤王，以左武卫将军阿史那泥熟为右贤王，辅助思摩^①。其实，促使唐太宗对突厥降众的处置策略发生变化，结社率的叛乱只不过是一个很小的因素。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漠北薛延陀汗国的势力日益增强，已对唐朝北境构成了严重威胁。唐太宗把突厥降众北迁漠南，实际是向夷男可汗发出的警告信号，同时也是唐朝把防线北移，突厥降众实际已成为唐太宗设置在薛延陀汗国南面的缓冲地带，可避免唐朝北境遭受夷男可汗的直接攻击。

二、唐军二击薛延陀

（一）薛延陀的崛起及其对唐北境的侵扰

如前所述，居住于漠北地区的薛延陀等铁勒诸部，由于不堪忍受东突厥汗国残酷的民族压迫，于隋末唐初聚众起义，曾给予

^① 参阅《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

东突厥汗国的统治以沉重打击（详见本章第一节第一项第二点）。贞观元年（627年），东突厥境内又发生了一场特大的自然灾害，“盛夏而霜”^①，枯地千里；冬季“大雪，平地数尺，羊马多死，民大饥”^②。薛延陀、回纥等铁勒诸部与汉族人民“相率”起义，并接连打败颉利可汗派来镇压的10万骑兵。翌年，居住于金山西南的薛延陀部也乘西突厥汗国内乱之机，揭起反叛大旗。不久，这部分7万余帐的薛延陀部众为了躲避西突厥汗国的武力镇压，保存实力，遂在酋长夷男的率领下，东逾金山，迁徙漠北。由于夷男骁勇善战，多次“反攻颉利”，大获全胜，致使“颉利部诸姓多叛颉利，归于夷男，共推为主”^③。夷男在颉利诸部和漠北薛延陀的支持下，势力日盛。颉利由于“国人离散”，势力大衰，遂“扬言会猎”，率兵而南，进入漠南地区，薛延陀等铁勒诸部全部控制了漠北地区。东突厥汗国陷入了唐朝与薛延陀的南北夹击之中。

贞观二年（628年）年底，唐太宗为了联合薛延陀夹击颉利，遂遣使潜入漠北，册封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详见本章本节第一项第二点）。

贞观三年（629年）八月，真珠毗伽可汗夷男遣其弟统特勤入朝贡物，唐太宗赐以宝刀、宝鞭，并转告夷男说：“卿所部有大罪者斩之，小罪者鞭之。”^④夷男大喜，遂借唐朝支持，整饬内部，日益强盛。

贞观四年（630年）三月，在唐朝和薛延陀的联合夹击下，东突厥汗国灭亡，薛延陀汗国崛起漠北。

但薛延陀汗国真珠毗伽可汗夷男是个狂妄自大而又野心勃勃的人。他在东突厥汗国灭亡以前，虽然对唐表示恭顺，经常遣使通好，但其真正目的却在借唐威望，稳定内部。一旦东突厥灭亡、

① 《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

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唐纪八》，太宗贞观元年十二月。

③ 《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北狄·铁勒传》。

④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纪九》，太宗贞观三年八月。

薛延陀汗国日益兴盛以后，夷男的野心便日益显露，产生了与唐争锋的欲望。夷男深知，要想成为强大的游牧帝国，必须首先占据富庶的西域之地并控制丝绸之路，才能阻止唐朝势力的向西发展，进而与唐争夺中原。为此，他于贞观六年（632年）出兵击败了西突厥肆叶护可汗，将势力伸入到准噶尔盆地，又征服了占据今额尔齐斯河、乌伦古河一带的葛逻禄部和今叶尼塞河上游的黠戛斯部，使薛延陀汗国的疆宇在东面和北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扩张。贞观十二年（638年），夷男又将他的嫡子拔灼遣居东部，统领部族强盛的延陀诸部；又将其庶子曳莽遣居西方，统领部落稀少的诸杂种部落，并请求唐太宗将拔灼和曳莽分别封为回叶护可汗和突利失可汗。夷男重新所作的这种东重西轻的军事力量部署，其目的显然是为了与唐在西域地区加强争夺^①。

对于夷男的上述种种扩张和军事行动，唐太宗已明察秋毫。贞观十三年（639年）四月，当阿史那结社率发动叛乱失败以后，唐太宗遂断然决定：将散处黄河以南的突厥降众全部遣返黄河以北的漠南地区，使“复其故庭，继其先绪”^②。这无异是给夷男发出的警告信号。夷男害怕这些突厥人“奔亡度磧”，“翻覆漠北”，立即“勒兵以待”，作出了将要南下攻击的姿态。太宗闻讯，亦遣司农卿郭嗣本持节赐书，告诫夷男说：“尔在磧北，突厥在磧南，各守本境，若其逾越，故相抄掠，即将兵各问其罪。此约既定，非但有便尔身，贻厥子孙长守富贵。”^③夷男接书后，虽表面“顿首奉诏”，但却仍坚持要唐“宜收（突厥）种落皆为奴婢，以偿唐人。”^④其真正用意是要借唐朝之手，消灭突厥降众，清除薛延陀汗国在漠北发展的障碍。这个要求，唐太宗当然不会接受。

贞观十五年（641年）正月，李思摩率部来到磧南地区。突厥

① 参阅《唐会要》卷九十六《薛延陀》。

② 《唐会要》卷九十六《薛延陀》。

③ 《通典》卷一九七《边防·突厥上》。

④ 《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

降众回到这块“南至大河，北有白道川”的富庶故土后，虽然“咸竞其地”，但李思摩由于对薛延陀的威胁忧心忡忡，故一面表示“竭诚奉国，作国家一狗，北门守吠”，但同时又乞求如果一旦“延陀侵逼，请家口徙入长城。”^①唐太宗为了给李思摩壮胆，也为了向夷男示威，便在朔、灵、夏等缘边驻屯大军，作出将要以武力干涉的姿态。

贞观十五年六月十八日，唐太宗下诏，准备在来年二月举行庆贺国泰民安的泰山封禅。夷男可汗闻讯后，企图利用太宗封禅之机向漠南李思摩部发动袭击，并谋于国中曰：“天子封太（泰）山，万国必会，士马皆集，边境空虚，我于此时，取思摩如拉朽耳。”^②六月二十六日，唐太宗突然以星象不吉下诏“停封泰山”^③，并在漠南各战略要地集结军队，擢并州都督长史李世勣为兵部尚书，总领北方军事。同时，还指示李思摩部待薛延陀军队南下侵扰时，当即“烧薶秋草”，坚壁清野。于是，唐与薛延陀汗国之间的战争就一触即发了。

（二）唐军五路一击薛延陀

贞观十五年（641年）十一月十六日，薛延陀汗国夷男真珠毗伽可汗借口李思摩部突厥人“数窃羊马”^④，率本部及其子大度设征发同罗、仆骨、回纥、靺鞨等族共20万兵马，逾漠南下，入侵白道川（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北）。李思摩部根据唐太宗在战前的部署，“先合辄退”，弃白道川，南入长城，退守朔州，“遣使告急”。夷男以为唐朝果真“边境空虚”，遂长驱追击。其子大度设率精骑3万追至长城，“度不可得，乃遣人乘长城骂之”^⑤。十一月十七日，唐太宗派兵五路，迎击夷男：以兵部尚书李世勣为朔州道行军总

① 《太平御览》卷九〇四《兽部十六·狗上》。

② 《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北狄·铁勒传》。

③ 《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

④ 《册府元龟》卷九九六《外臣部·责让》。

⑤ 《新唐书》卷二一七下《回鹘传下》。

管，率兵 6 万、精骑 3000，屯朔州；右屯卫大将军张庆贵为庆州道行军总管，出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营州都督张俭率所部骑兵及奚、霫、契丹等族兵，压其东境；凉州都督李袭誉为凉州道行军总管，率部出其西；右卫大将军李大亮为灵州道行军总管，率兵 4 万、骑 5000，屯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北）。其中屯驻朔州和云中的李世勣、张士贵部为主力部队，担负迎击薛延陀汗国入侵漠南军队的主要任务。张俭和李袭誉部为侧翼部队，策应唐军主力和防御薛延陀从东西方向入塞抄掠。屯驻灵武的李大亮部则阻挡薛延陀沿灵武道渡河入侵关中。诸军将发之际，唐太宗针对薛延陀“逾漠而南，行数千里”，“马鬣林木枝皮略尽”，战骑已经“疲瘦”的弱点，向李世勣等诸军统帅面授作战策略说：“卿等当与思摩共为犄角，不须速战，俟其将退，一时奋击，破之必矣。”^①

贞观十五年（641 年）十二月中旬，即薛延陀军队攻入漠南一月之后，唐军由防御转入反攻。唐军主力李世勣部首先派出 6000 轻骑，渡过腊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南之图尔格河），直趋白道川（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北）。夷男之子大度设望见长城内“尘埃连天”，知是唐军出击，急忙派人通报夷男先还，自己率部度青山（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北之大青山），殿后北撤。唐军轻骑在诺真水（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艾不盖河）追及薛延陀殿后部队，大度设自知不能脱免，遂列阵 10 里，变骑战为步骑，即“每五人，以一人经习战阵者使执马，而四人前战，克敌即授马以追奔，失应接罪至于死”^②。两军交战之初，唐军由于轻骑对大度设的战术变化缺乏思想准备，故战马伤亡惨重。但时隔不久，唐轻骑统帅、朔州道行军副总管薛万彻亦指挥唐军改变战术，“去马步战”，以数百人编为一队，兵士皆手持长稍，“齐奋以冲之”。薛延陀军队的 10 里长阵在唐军的猛烈冲击下，四散溃逃。薛万彻乘机率领唐军“尽收其执马者”，追歼 3000，俘获战马 1.5 万匹。大度设夺路逃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唐纪十二》，太宗贞观十五年十一月。

^② 《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北狄·铁勒传》。

遁，“其余众大奔走，相腾践而死者甚众，伏尸被野”^①。接着，李世勣所率唐军主力又在回师定襄途中，击败了由代州（治今山西代县）五台（今属山西）北逃漠北的突厥思结部4万余众。唐军出击薛延陀南侵的作战以大获全胜而告结束。李思摩部突厥人在唐军的护送下，仍返回碛南。十二月十九日，当诺真水大捷的消息传到长安后，唐太宗将留驻京师的薛延陀使者全部礼而遣之，并当着他们的面郑重地驳斥了薛延陀南侵的借口，指出薛延陀在这次作战中的“致此狼狽”，完全是夷男“将军逾漠，违负要约”的恶果自食。最后，还从唐与薛延陀关系的大局出发，向夷男提出了今后要“举措利害，尔当自思”^②的警告。

薛延陀在诺真水被唐军击败后，汗国内部的各种矛盾迅速激化，使夷男可汗的统治地位受到极大削弱。他为了“将倚大国，用服其众”，遂于贞观十六年（642年）四月，“以前扰漠南，遣使谢罪”^③。同年九月，又遣其叔父沙钵罗泥熟俟斤献马3000匹，貂皮3.8万张，玛瑙镜一面，向唐“请婚”^④。唐太宗当即召集大臣商议，并首先向大臣们问道：“选徒十万，击而虏之，涤除凶丑，百年无患，此一策也；若遂其来请，与之为婚媾，朕为苍生父母，苟可利之，岂惜一女？北狄风俗，多由内政，亦即生子，则我外孙，不侵中国，断可知矣。以此而言，边境足得三十年来无事。举此二策，何者为先？”^⑤经过讨论，多数大臣都竭力赞成和亲，唐太宗便最后决定以新兴公主出嫁漠北，并遣兵部侍郎崔敦礼前往薛延陀向夷男通报。又派人将对夷男“和亲”的决定“报吐蕃，告思摩”，以致唐国境内“五尺童子，人皆知之”。贞观十七年（643年）闰六月，夷男可汗遣侄突利设献马5万匹，牛、橐驼万头，羊

① 《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北狄·铁勒传》。

② 《册府元龟》卷九九六《外臣部·责让》。

③ 《册府元龟》卷九八〇《外臣部·通好》。

④ 《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唐纪十二》，太宗贞观十六年九月。

⑤ 《贞观政要》卷九《安边》。

10万口，入唐谢婚，并敬献盛饌。唐太宗在相思殿接见使者，大飨群臣，百官大臣和各少数民族使者济济一堂，“口歌手舞，乐以终日”^①，表示庆贺。但是就在新兴公主将要赴亲漠北之际，由于铁勒契苾部酋长契苾何力的慷慨进谏，使唐太宗最终收回了和亲的成命。

原来契苾何力是在贞观六年（632年）随母率部众千余家归附唐朝，被安置在甘（州治今甘肃张掖）、凉诸州居住。何力入京后，被授左领军将军。后来，又因在征吐谷浑和高昌诸战中屡立战功，被调遣守卫宫城北门，并尚临洮县主。贞观十六年（642年），契苾何力奉诏赴凉州觐省其母。途中被叛唐北逃的部众劫持漠北。夷男可汗见到何力后，迫其归降，何力严词拒绝，夷男大怒，“欲杀之，为其妻所抑而止”^②。唐和亲大使崔敦礼到达漠北，始将何力救回。由于目睹薛延陀以夷男为首的上层统治阶层对唐朝的深仇敌意，何力入朝后，遂向唐太宗揭示了夷男请婚的真正意图，这就是想用“大国子婿”的身份，“增崇其礼，深结党援”，巩固汗位。一旦得逞，“微不得意，勒兵南下，所谓养兽自噬也”^③。唐太宗接受了契苾何力的进谏，决定拒婚。但又为了避“失信”之嫌，又采纳何力建议，命夷男备齐聘礼后，亲自送至灵州，并声称自己也要赴灵州与夷男“礼会”。唐太宗预计夷男必不会亲迎公主，那时他就可以此拒婚。但不料夷男得知唐太宗将要亲至灵州“礼会”的消息后，大喜过望，“厚敛诸部，以充聘礼”^④，积极准备按规定日期前往灵州。由于薛延陀汗国“先无府藏，调敛其国，往返且万里，既涉沙碛，无水草，羊马多死”，夷男终因聘礼未备而未能成行，唐太宗以此而遂“绝其婚”^⑤。

① 《旧唐书》卷八十《褚遂良传》。

② 《旧唐书》卷一〇九《契苾何力传》。

③ 《通典》卷一九九《边防·薛延陀》。

④ 《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北狄·铁勒传》。

⑤ 《唐会要》卷九十四《沙陀突厥》。

唐太宗对薛延陀夷男可汗的拒婚消息传出后，使已经渐趋平静的唐朝北境的形势又复紧张起来。先是李思摩部突厥人在唐边陲官吏的唆使下，多次派兵抄掠延陀。接着，夷男可汗又于贞观十八年（644年）遣突利失率军逾漠向李思摩牙帐定襄发起进攻，掳掠人畜和财产。同年十二月，李思摩部10余万众在薛延陀的多次侵扰下，悉数渡河遁入“胜、夏二州之间”，李思摩本人也因“失众”，“轻骑入朝”^①。唐太宗只得另派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统领突厥之众，居于夏州之北，防御薛延陀。

唐太宗的拒婚使夷男“将倚大国，用服其众”的目的未能得逞，因而就使薛延陀汗国同被统治的回纥、同罗等铁勒诸部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夷男为了治理内部，无暇南侵。于是，在李思摩部突厥迁居河南以后，唐朝北境曾维持了一段平静局面。夷男亦多次遣使朝贡，主动改善与唐的关系。贞观十九年（645年），当唐对高丽发动大规模战争以后，虽然高丽王“潜令鞞鞞诳惑夷男，啖以厚利”，使其出兵袭击唐军，但夷男不为所动，始终对唐保持善意中立。同年九月，夷男病死，唐与薛延陀的关系再趋紧张，战争阴云又笼罩了漠南地区。

（三）唐军五路二击薛延陀

贞观十九年（645年）九月，夷男可汗死后，其嫡子四叶护可汗拔灼乘“会丧”之际，突然发兵袭杀了庶长兄突利失可汗曳莽，自立为颉利俱利失薛沙多弥可汗。拔灼生性残忍，专横暴戾，其父夷男时期的亲信大臣，多为所杀，“国人不安”，内部矛盾急剧尖锐。为了转移国内部众的不满情绪，缓和矛盾，借以维护他的残暴统治，拔灼遂于贞观十九年（645年）十二月，乘唐太宗率唐军远征高丽尚未返回之机，向唐北境发动袭击。突厥部统帅、唐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极富谋略，他指挥部众先是“羸形伪退，诱之深入”，继则又与左武侯中郎将田仁会部屯兵夏州境内，列阵以待。结果，多弥可汗拔灼所率薛延陀兵众一触即溃，思力与仁会

^① 《唐会要》卷九十四《北突厥》。

率部追击 600 余里，“耀威碛北而还”^①。不久，多弥可汗再次发兵进攻夏州。这时，已从高丽前线返回并州的唐太宗当即派兵五路，迎击拔灼：礼部尚书、江夏王道宗发朔、并、汾（州治今山西汾阳）、箕（州治今山西左权）、代、忻（今属山西）、蔚（州治今河北蔚县）、云（州治今山西大同）等 9 州兵镇守朔州；右卫大将军、代州都督薛万彻与左骁卫大将军、突厥人阿史那社尔发胜（州治今内蒙古托克托西南黄河南岸）、夏、银（州治今陕西榆林南）、绥、丹（州治今陕西宜川）、延（州治今陕西延安北）、鄜（州治今陕西富县）、坊（州治今陕西黄陵）、石（州治今山西离石）、隰（州治今山西隰县）等州兵镇守胜州；胜州都督宋君明与左武侯将军薛孤明发灵、原、宁（州治今甘肃宁县）、盐（州治今陕西定边）、庆等 5 州兵镇守灵州。又令执失思力发灵、胜 2 州突厥兵，与李道宗部相互策应。于是，在从灵州到朔州之间的唐朝北境上，布置了一道牢固的防线。多弥可汗拔灼率部入塞后，听到唐军已有防备，只得退却。

贞观二十年（646 年）正月初九，仍在并州养病的唐太宗下令夏州都督乔师望与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率部北进，出击拔灼。结果，大破其众，俘获 2000 余人，多弥可汗拔灼轻骑逃走。在唐军的猛烈打击下，薛延陀汗国内部更加动乱不安。同年六月，薛延陀汗国内部的回纥酋长吐迷度联合仆骨、同罗等铁勒诸部举兵叛乱，进攻拔灼，拔灼大败。这时，已经返回长安的唐太宗决定乘薛延陀汗国内大乱之机，向多弥可汗发起进攻。六月十七日，太宗诏令江夏王李道宗、左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为瀚海安抚大使，率本部唐军，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将突厥部众，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率凉州及胡兵，代州都督薛万彻、营州都督张俭各率本部兵，分别从朔州、夏州、凉州、代州和营州五路，向漠北进发。又派校尉宇文法前往已经归附的乌罗护和靺鞨部，发当地兵从东面推进。宇文法率部首先突入薛延陀东境，并击败了阿波设所率的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纪十四》，太宗贞观十九年十二月。

薛延陀东部边兵。汗国国内听说唐军大出，更加骚乱，一日数惊。多弥可汗在内外交困之际，无计可施，只得率数千骑逃奔突厥阿史那时健部。途中被叛乱的回纥部众攻而杀之，其宗族亲党几乎被诛灭殆尽。

薛延陀国内叛乱诸部相互攻击，并争先遣使至唐军归降。其余众7万余人共立夷男真珠毗伽可汗之侄咄摩支为伊特勿失可汗。不久，咄摩支又去掉汗号，遣使奉表唐廷，请求率部居住于郁督军山之北。太宗接表后，立即应允，并派兵部尚书崔敦礼前往安集。但世代居于郁督军山北的敕勒九姓部众由于不堪忍受薛延陀的残酷压迫，听说咄摩支将要迁徙故乡之地，皆恐惧不已，并遣使奏告，拒绝延陀入境。这时，唐太宗也担心咄摩支将来变“为碛北之患”，便收回成命，派李世勣率部与九姓敕勒夹击延陀，并指示唐军要随机应变，“降则抚之，叛则讨之”。六月二十九日，唐太宗又颁示手诏，督促李世勣和李道宗、薛万彻等部“乘机”进军，而其余曾赴辽东参战部队均不“调发”，休整待命。李世勣接到诏令后，迅速北进。军至郁督军山之下时，薛延陀酋长梯达真率部归降。咄摩支见唐军奄至，进退失据，慌忙匿于荒谷之中。李世勣遣通事舍人萧嗣业前往招慰，咄摩支被迫出降。对首鼠两端的未降之众，李世勣纵兵追击，前后歼灭5000余级，俘获男女3万余口。七月，咄摩支被俘至长安，唐太宗赦而不罪，拜为右武卫大将军。八月，李道宗和薛万彻率部北渡沙碛后，遇到了薛延陀阿波达官所率数万人的抵抗。道宗、万彻指挥唐军击杀1000多人，追击200余里，延陀大溃。道宗遣使招慰敕勒诸部，诸部酋长欣然听命，各自顿首归降，并请求入朝宿卫。至此，薛延陀汗国灭亡。

贞观二十年（646年）八月二十一日，唐太宗乘车驾北进，准备亲赴灵州会见漠北诸部酋长。行抵泾阳（今属陕西），与漠北的回纥、拔野古、同罗、仆骨、多滥葛、思结、阿跌、契苾、跌结、浑、斛薛等十一姓铁勒部落所遣入贡使者相遇。太宗大喜，当即派右领军中郎将安永寿慰问诸部使者，并下诏自颂功德，欣慰之

情，溢于言表。九月，唐太宗抵达灵州，先期到此的敕勒诸部酋长所遣使者已有数千人之多，他们一致推举唐太宗为“天可汗”，表示诚心归附，“死无所恨”^①。十二月二十日，回纥的俟利发（酋长）吐迷度、仆骨俟利发歌滥拔延、多滥葛俟斤（酋长）末、拔野古俟利发屈利失、同罗俟利发时健啜、思结酋长乌碎及浑、斛薛、奚结、阿跌、契苾、白霫酋长，均入朝贡物，唐太宗在芳兰殿设宴款待，极欢而散，此后又“五日一会”，接待极为隆重热情。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正月初九，唐太宗下诏在漠北铁勒诸部设立6府7州：回纥部为瀚海府（府治在今蒙古哈尔和林），仆骨为金微府（约在今蒙古境内鄂嫩河上游），多滥葛部为燕然府（约在今蒙古乌兰巴托北），拔野古部为幽陵府（约在今蒙古境内克鲁伦河上游），同罗部为龟林府（燕然府北），思结部为卢山府（瀚海府西南）。浑部为皋兰州（今蒙古乌兰巴托西），斛薛为高阙州（龟林府北），奚结部为鸡鹿州（龟林府东北），阿跌部为鸡田州（燕然府西北），契苾部为榆溪州（今蒙古乌兰巴托南），思结别部为踰鹿州（位置不详），白霫部为寘颜州（今蒙古塔木察格布拉克东南）。各州府均以本部酋长任都督、刺史，对漠北实行羁縻统治。诸部酋长临行前夕，唐太宗在天成殿设宴饯行，诸酋长欣喜若狂，欢呼雀跃，宛转尘中。他们一直请求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路，谓之参天可汗道，途中置68驿，驿中均备酒肉，以供过往使者，每年通过此道向唐进贡貂皮，以充租赋。并请委派文学之士，以便起草表疏。对这些要求，唐太宗都一一答应。四月十日，唐太宗又置燕然都护府（府治在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东北），以扬州都督府司马李素立为都护，统领6府7州。由于素立安抚有方，深得铁勒诸部拥戴，故相率竞献牛马牲畜，素立唯受酒一盅，其余如数退还。八月十七日，距唐境最远的铁勒骨利干部遣使入贡，二十二日，唐太宗即以骨利干部为玄阙州（在今贝加尔湖附近），以骨利干俟斤为州刺史。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二月，自古未与中国通使的结骨部听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年九月。

说铁勒诸部皆归附唐朝后，其俟利发失钵屈阿栈亦入朝京师，唐太宗于天成殿设宴接待。失钵屈阿栈请于该部册立一官，太宗遂于二月七日以结骨部为坚昆都督府（在今叶尼塞河上游一带），任失钵屈阿栈为右屯卫将军、坚昆都督。又以阿史德时健俟斤部置祁连州（今内蒙古境内，具体位置不详），隶云中都督府。三月九日，又分瀚海都督府俱罗勃部置烛龙州（今俄罗斯赤塔东）。是年八月，回纥部酋长吐迷度以击薛延陀之功，自称可汗，完全依照突厥设置众官，企图摆脱唐朝统治，雄据漠北。八月二十三日，太宗派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率部出金山道，进攻吐迷度。是年十月，回纥部内发生叛乱。吐迷度之侄乌纥与俱陆莫贺达官俱罗勃合谋袭杀了吐迷度，他们二人都是突厥车鼻可汗之婿，他们企图投靠车鼻。燕然副都护元礼臣闻讯，当即派人引诱乌纥，假意要替乌纥奏请瀚海都督之职。乌纥信以为真，轻骑来见元礼，被元礼执而杀之。唐太宗恐怕回纥部由此离散，遂派兵部尚书崔敦礼前往安抚。不久，俱罗勃入朝贡物，被留而不遣。十月二十八日，太宗以吐迷度之子、前左屯卫大将军婆闰为左骁卫大将军、大俟利发、瀚海都督，回纥平定。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年初，唐太宗派将军高侃率铁勒诸部兵进攻盘踞金山的突厥余部车鼻可汗，直到高宗永徽元年（650年）六月，车鼻被俘，漠北大定（详见本章本节第一项第四点）。高侃部在击败车鼻主力，在被征服的突厥诸部置舍利、思辟、阿史那、绰、白登5州（在今内蒙古包头以东至集宁之间），隶定襄都督府；又置苏农、阿德、执失、拔延（史阙二州）等6州（在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及宁夏东南之间），隶云中都督府。终唐之世，唐与漠北各族基本保持友好关系，很少有战争发生。

第三节 经略西北的战争

唐朝于贞观四年（630年）击灭了东突厥汗国以后，即把战略目标移向西北地区。为了扫清唐朝进入西域的道路，唐太宗曾于

贞观八年（634年）和贞观九年指挥唐军两次攻入青海地区，征服了居住在这里的吐谷浑族，迫使其成为唐朝藩属。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太宗又挥师西北，一举征服了地处西域东部的高昌故国，开始了与西突厥争夺西域的作战。贞观十三年（639年），唐军在遏索山之战中击败了西突厥汗国咄陆可汗对唐伊州的进攻，咄陆政权覆亡。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军乘胜西进，相继攻占焉耆。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军又乘西突厥内乱之际，攻占龟兹。唐高宗继位以后，又先后对西突厥发动三次进攻：永徽二年（651年），唐军在遏索山之战中，击败了西突厥处月、处密诸部；显庆元年（656年），唐军在与西突厥进行的榆慕谷和鹰娑川之战中，由于唐军将帅不和及指挥失误，先胜后败，被迫班师；唐高宗经过精选统军将帅和周密准备以后，又于显庆二年（657年）发动曳咥河之战，最终击败了西突厥可汗阿史那贺鲁，西突厥汗国亡。唐对西突厥长达10多年的战争至此结束。唐朝的西北边界由此与波斯相接。

一、唐军二击吐谷浑

（一）唐初吐谷浑的复兴及其对唐的侵扰

隋朝末年，吐谷浑伏允可汗乘天下大乱，重建政权，进入复兴阶段（详见本章第一节第一项）。唐朝建立后，伏允又与割据河西的军阀李轨联合，骚扰唐西北边境。武德二年（619年），唐灭李轨，伏允可汗为了从唐获得茶、盐等生活必需品，频繁遣使，请求在边界互市。由于“中国丧乱，民乏耕牛”，而吐谷浑又是以游牧为主的少数民族，盛产牛马，唐高祖遂慨然答应。于是吐谷浑通过互市，从唐境获得了大量生活必需品，而唐朝也“资于戎狄，杂畜被野”^①。唐朝为了保持与吐谷浑的友好关系，还主动放回了从隋末一直为质的伏允可汗的儿子慕容顺。但是，随着吐谷浑势力的不断强盛，伏允可汗逐渐不满足从互市中获得的财富。于是，

^① 《唐会要》卷九十四《吐谷浑》。

他便乘着唐朝忙于统一战争之机，勾结吐谷浑之南的党项羌人，大肆侵扰唐西北边境。见于史书记载的，吐谷浑在唐高祖武德年间的侵扰大致有以下几次：

武德三年（620年），吐谷浑与党项进犯松州（治今四川松潘），被唐益州道行军总管窦轨及扶州（治今四川南坪）刺史蒋善合击败①。

武德四年（621年），吐谷浑又与党项寇扰洮（州治在今甘肃临潭）、岷（州治在今甘肃岷县）2州，被唐岐州（治今陕西凤翔）刺史柴绍击退②。

武德五年（622年）六月、八月，吐谷浑曾多次侵扰洮、旭（州治在今甘肃临潭附近）、叠（州治在今甘肃迭部）、岷等州，先后被唐益州总管窦轨、渭州（治今甘肃陇西）刺史且维生及武州（治今甘肃武都）刺史贺拔亮等击退③。

武德六年（623年）四月，吐谷浑先后攻陷芳州和侵扰洮、岷二州④；五月，又与党项侵扰河州（治今甘肃临夏），为刺史卢士良所败⑤。

武德七年（624年）五月、六月、七月、八月和十月，吐谷浑又与党项联兵，先后五次侵扰松州、扶州、岷州、鄯州、叠州等，不但攻陷了叠州合州郡，大掠而去，且击杀了唐骠骑将军彭武杰⑥。

武德八年（625年）正月、十月和十一月，吐谷浑又先后三次侵扰叠州和岷州⑦。

① 参阅《旧唐书》卷六十一《窦宪附兄子轨传》。

② 参阅《旧唐书》卷五十八《柴绍传》。

③ 参阅《册府元龟》卷九九〇《外臣部·备御三》。

④ 《资治通鉴》卷一九〇《唐纪六》，高祖武德六年四月。

⑤ 《新唐书》卷一《高祖纪》等。

⑥ 《资治通鉴》卷一九一《唐纪七》，高祖武德七年六月、十月；《册府元龟》卷九八五《外臣部·征讨四》；《新唐书》卷一《高祖纪》。

⑦ 《资治通鉴》卷一九一《唐纪七》，高祖武德八年正月、十月、十一月。

武德九年（626年）三月、五月和六月，吐谷浑又先后三次侵扰岷州、河州等^①。

唐太宗即位以后，伏允可汗虽然曾遣使入贡，又为其子尊王请婚，但仍继续侵扰唐境。面对吐谷浑的大肆入侵，唐太宗一面加紧整饬内政，增强武备，壮大军力，一面又对吐谷浑之南的党项羌人不断进行策反活动，削弱吐谷浑的同盟力量，积极准备对吐谷浑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反攻。

（二）唐军一击吐谷浑

经过贞观初年的休养生息，唐朝国力逐渐恢复，军事力量也日益强盛。贞观四年（630年）东突厥汗国已被唐灭亡，唐朝北方的严重威胁业已解除，加之唐对党项羌人的策反又连连奏效，唐太宗遂于贞观八年（634年）决定对吐谷浑发动反攻。

贞观八年三月，伏允可汗在其宠臣天柱王的唆使下，发兵进犯凉州。又执留唐朝使者，拒不放还，虽经多次派人招谕，伏允“终无悛心”。这时，唐鄯州刺史李玄通表称吐谷浑正“牧马青海，轻兵掩之，可尽致”^②。六月，唐太宗遂派左骁卫大将军段志玄为西海（今青海湖）道行军总管，左骁卫将军樊兴为赤水（今青海共和附近）道行军总管，率边兵及契苾、党项之众，沿黄河南北二道西进，向吐谷浑发动进攻。十月二日，段志玄率部由鄯州沿北道向西挺进800余里，在西海东30里处，击败吐谷浑部众。但由于士马疲惫，志玄逗留不进，致使吐谷浑尽驱牧马西遁。只有志玄亚将、兰州（今属甘肃）都督李君羨率精骑乘胜追击，在西海南悬水镇大败其众，虏牛羊2万余头而还。唐军在这次对吐谷浑的作战中，由于主帅贻误战机，吐谷浑并未受到重创，故在唐军刚刚退回鄯州以后，伏允可汗又驱兵入侵凉州。两天以后，即十一月二十一日，唐太宗发布《讨吐谷浑诏》，历数其“肆情拒命”、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一《唐纪七》，高祖武德九年三月、五月、六月。

^②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上·吐谷浑传》。

“剽掠边鄙”和“拘我行人”^①等罪行，决定对吐谷浑再次用兵。

（三）唐军三路二击吐谷浑

贞观八年（634年）十二月三日，唐太宗派兵六支，分三路向吐谷浑发动第二次进攻：以兵部尚书侯君集为积石（今甘肃积石山县）道行军总管，刑部尚书、任城王李道宗为鄯善（今新疆若羌）道行军总管，凉州都督李大亮为且末（今属新疆）道行军总管，岷州都督李道彦为赤水道行军总管，利州（治今四川广元）刺史高甑生为盐泽（今青海茶卡盐湖）道行军总管，又以老将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统帅诸路大军，分三路进攻吐谷浑：即积石道侯君集部、鄯善道李道宗部、且末道李大亮部以及行军大总管、西海道李靖部为一路，在鄯州（治今青海乐都）集结，向西海进发；盐泽道高甑生部为一路，经洮州向盐泽进发；赤水道李道彦部为一路，经松州向赤水进发。三路唐军兵力达10多万人。

贞观九年（635年）正月，当唐朝诸路大军正在集结和西进途中，伏允可汗又拉拢已归附唐朝的党项羌人发动叛乱，旨在给西进唐军设置障碍。三月十四日，洮州羌杀刺史孔长秀以叛。十九日，被行经洮州的盐泽道高甑生部所击破。与此同时，集结鄯州的李靖诸部统帅正在商议进军策略。积石道总管侯君集建言应乘敌军“尚未走险”之时，“简精锐，长驱疾进，掩其不虞，可有大利，此破竹之势也”^②。李靖从之。闰四月初，李靖命令鄯善道李道宗部先进。四月初八，道宗部与吐谷浑在库山（今青海湟源县南）遭遇。伏允可汗凭借有利地形，率兵拼死抵抗。道宗潜引千骑从山后袭击，伏允大败^③，遂“悉烧野草，轻兵走入磧”^④中，企图疲惫唐军。李靖率部抵达库山后，集众将商议。李道宗说：伏允西走柏海（今青海鄂陵湖、札陵湖），此近河源，自古未有至者。

① 《全唐文》卷五，太宗《讨吐谷浑诏》。

② 《册府元龟》卷九八五《外臣部·征讨四》。

③ 参看《旧唐书》卷六十《宗室·道宗传》。

④ 《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唐纪十》，太宗贞观九年闰四月。

如今唐军兵马疲惫，又乏粮草，不可深入。不如回军鄯州，“须马壮更图之”^①。众将大多附和此说。但积石道统帅侯君集却认为应乘吐谷浑“鼠逃鸟散，斥候亦绝，君臣携离，父子相失”之际，进军“取之”，否则，“此而不乘，后必悔之”^②。最后，李靖采纳了君集之策，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李靖率李大亮、薛万均、万彻兄弟及契苾何力等部从北道进击；另一路由侯君集和李道宗率部由南道进击。

贞观九年（635年）四月二十三日，李靖部将薛孤儿在夏头山（似今青海东日月山）追及伏允，大败其众，缴获杂畜，以供军用。二十八日，李靖部又败吐谷浑于牛心堆（今青海湟中西南）和赤水源（今青海东南恰卜恰河上源）。五月初，李靖部将薛万均、薛万彻兄弟率部到达赤水后，由于轻敌冒进，被吐谷浑天柱王所围，兄弟二人“皆中创坠马”，只得“步斗”，兵士损失十之六七。后因契苾何力率部拼死援救，吐谷浑才被击溃，并获杂畜30万^③。

在此期间，由凉州南下的且末道李大亮部在蜀浑山（在今恰卜恰河上源）击败吐谷浑部，获名王20人。然后，两路唐军在赤水会合。不久，李靖率二路唐军攻克了吐谷浑首府伏埃城，伏允可汗被迫北逃突伦磧（今新疆且末、和田之间）中。李靖坐镇伏埃城，命李大亮、薛万均兄弟及契苾何力率部北上追击伏允可汗，命侯君集和李道宗率部西进柏海追歼吐谷浑余部。

北路军在抵达突伦磧前时，薛万均兄弟鉴于赤水之败，不敢深入。但契苾何力却挑选精骑千余，独自向突伦磧挺进，薛氏兄弟只得率部相从。唐军进入磧中以后，由于饮水缺乏，兵士只得刺马血而饮。伏允不虑唐军猝至，被袭破牙帐，丧师数千，又失杂畜20余万，只得率千余骑向沙磧深处逃遁。伏允嫡子、大宁王慕容顺眼看大势已去，遂率众击杀天柱王，举国请降。十多天后，

①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上·吐谷浑传。》

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唐纪十》，太宗贞观九年闰四月。

③ 参阅《新唐书》卷一一〇《契苾何力传》。

伏允亦被随从骑将所杀。唐北路军大获全胜。

西路军侯君集和李道宗率部由库山出发后，经破逻真谷（约在今青海共和大非川东）、汉兴山（今青海苦海东），于五月一日，抵达乌海（今青海冬给措纳湖），与吐谷浑部遭遇，唐军大败其众，获其名王。后又继续西进，行程 2000 余里，入空虚无人之境，盛夏而霜，山多积雪，转战过星宿川（今黄河河源附近之星宿海），至于柏海，“北望积石山，观河源之所出焉”。接着，又折而回师，至大非川与李靖军会合。至此，唐军二击吐谷浑的战斗胜利结束。

其余两路唐军，即盐泽道高甑生部和赤水道李道彦部均因逗留不进，以致贻误会合日期，而分别受到“诬罔得罪”^①和“以勋减死”^②的处罚。

由此可知，实际参加贞观九年（635 年）对吐谷浑第二次作战的唐军，只有 4 支部队，总兵力仅有 4 万余众。这 4 支唐军在主帅李靖的指挥下，采取“长驱疾进”和出其不意的方略，克服了行军途中遇到的乏粮断水和“盛夏而霜”等千难万险，历时半载，行程五六千里，终于取得了这次作战的胜利，不仅保卫了唐朝西部边境的安全，而且也提高了唐军在困难环境中的作战能力，为以后继续挺进西域以及对西突厥汗国的作战，积累了丰富经验。

贞观九年（635 年）五月十八日，唐军主帅李靖所遣报捷使者到达长安。二十一日，唐太宗下诏恢复吐谷浑国号，并以伏允嫡子慕容顺为西平郡王、赧胡吕乌甘豆可汗。但又恐怕国人不服，仍命李大亮率精兵数千为其声援。

慕容顺虽为伏允嫡子，但早年为质于隋，久不得归，故伏允遂以他子为太子。慕容顺归国后，长期不受重用，故心怀怨恨。被册封可汗后，他虽“长自中土，早慕华风”^③，但却“遽怀二志”^④，

① 《旧唐书》卷六十七《李靖传》。

② 《旧唐书》卷六十《宗室·淮安王神通附子道彦传》。

③ 《唐大诏令集》卷一二九，太宗《原吐谷浑制》。

④ 《唐大诏令集》卷一三〇，太宗《宥吐谷浑诏》。

加之国人不服，于贞观九年十一月被其部下所杀。国人又推立其子、燕王诺曷钵。但因诺曷钵年幼，大臣争权，国内大乱。是年十二月，唐太宗派兵部尚书侯君集率兵“绥抚经略”，很快便平定了这场内乱。次年三月，诺曷钵遣使请颁唐历，行唐年号，并派子弟入侍宿卫。太宗遂封诺曷钵为河源郡王，授乌地也拔勤豆可汗。至此，吐谷浑对唐的藩属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这不但保证了西部边境的安全稳定，而且也对周边其他少数民族的内附发生了有益的影响。

贞观十三年（639年）十二月，诺曷钵入京，朝拜太宗，妻以弘化公主。从此以后，直至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年）吐谷浑被吐蕃所灭以前，吐谷浑一直同唐保持着和平友好的关系。

二、唐军征高昌、焉耆、龟兹

（一）西域概况及其与唐的关系

隋唐时期的西域是个范围十分辽阔的历史地域，从广义上说，东起我国的甘肃敦煌，西到地中海东岸，其中包括我国今天的新疆地区以及中亚、西亚和欧洲以南部分地区，都属于西域地区。隋朝著名的地理学家裴矩在他的《西域图记》序言中曾记载从敦煌西行，到达西海（今地中海）东岸的北、中、南三条道路：由伊吾经蒲类海、铁勒等部西行，沿天山北麓而至西海，此为北道；由高昌经焉耆、龟兹等，沿天山南麓而至西海，此为中道；由鄯善经于阗、朱俱波等地，沿昆仑山北麓而至西海，此为南道。其中的中道和南道，越过葱岭后分别到达波斯（今伊朗）和拂菻（即古罗马帝国）等西亚、欧洲各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当时的中原王朝就是通过“丝绸之路”，加强对西域地区的统治和进一步密切同西域各国的友好交流的。而狭义西域则指敦煌以西，葱岭以东，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地区，其基本范围即在今我国新疆南部。在这个地区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北两缘走廊，自古以来就存在着高昌、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等数

十个城邦国家。

隋唐时期，西域大部地区被西突厥汗国所统治，其疆宇东到金山，西与波斯毗邻，奄有今我国新疆和葱岭以西广大地域。但是，由于从两汉以降，中原王朝便在葱岭以东和敦煌以西广大地区设置行政机构，进行行政管理，所以这些地区和中原王朝的联系从未间断，直到隋唐时期，这里的很多城邦国家“并因商人，密送诚款，引领翘首，愿为臣妾”^①。其中地处西域东部、和内地最为接近的高昌、焉耆和龟兹等地和隋唐王朝的关系最为密切。

高昌国本车师前王地，汉开西域，成为汉军驻屯重地。其地汉军城堡高昌壁，高昌即由此得名。最早由汉族人麴氏建国，都城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南）。这里正处在连接中西交通的丝路要道，土壤肥沃，盛产谷麦，以酿造葡萄酒和纺织白叠布最为著称。高昌王麴伯雅在隋炀帝时入朝，被拜光禄大夫、车师太守，封弁国公，并妻以华容公主。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麴伯雅卒，其子麴文泰继立。有胜兵万人，统辖21城。

焉耆国东接高昌，西邻龟兹，位控丝路中道咽喉，拥山带湖，“颇有鱼盐之利”^②。其王龙姓，名突骑支，拥胜兵2000余人。

龟兹国在西域数十个城邦国家中面积最大，“横千里，纵六百里”^③。居民多有城郭屋宇，以耕田、畜牧为业。其王白姓，名苏伐勃馱，唐初曾遣使入朝。不久，勃馱卒，其子苏伐叠继立，号时健莫贺俟利发。

（二）唐军征服高昌

高昌国在唐朝初年虽然臣属于西突厥汗国，但仍与唐保持着密切的友好交往。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高昌王麴文泰曾派人献雌雄拂菻狗各一，“中国有拂菻狗，自此始也”^④。唐太宗即位以后，文泰及其妻宇文氏又贡玄狐裘、玉盘等，“西域诸国所有动

① 《隋书》卷六十七《裴矩传》。

② 《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焉耆传》。

③④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龟兹传》。

静，辄以奏闻”，实际上已成为唐朝设在西域地区的重要耳目。贞观四年（630年）十二月，唐灭东突厥以后，魏文泰又入京朝觐。唐太宗在其“归蕃”之际，不仅赏赐甚厚，而且还诏赐其妻李姓，封常乐公主，使预宗亲。

但从贞观六年（632年）开始，高昌与唐朝的关系却出现裂痕。原来在此以前，西域诸国都是经由高昌向唐朝贡的。由于高昌王魏文泰经常与西突厥相互勾结，阻断道路，凡是经此入唐朝贡的西域诸国使者，“咸见壅掠”^①。有鉴于此，焉耆王龙突骑支在贞观六年经向唐太宗请示后，遂重新恢复了在隋末以前交通内地的“大碛”之路。这条道路经焉耆以南至罗布泊，再经白龙堆沙碛直达玉门和敦煌，而不再通过高昌。高昌国和西突厥汗国的“壅掠”之利因此而受到“侵害”，魏文泰“遂与焉耆结怨，遣兵袭焉耆，大掠而去”^②，焉耆王只得向唐“上表诉之”。另外，唐灭东突厥后，原臣属于东突厥汗国的伊吾（今新疆哈密）城主举七城之地降唐，唐以其地置西伊州（贞观六年改名伊州），这是唐在西域之地首次设置的行政机构。高昌王魏文泰由此亦对伊吾心怀叵测，贞观十三年（639年）二月，文泰又与西突厥叶护连兵进犯唐朝伊州。这时，唐朝已出兵征服了吐谷浑，解除了西顾之忧，正欲经营西域，故唐太宗听到高昌叛唐的消息后，当即下诏谴责魏文泰的“反覆”行径，并要求其护送隋末入居高昌的华人返回中原。文泰拒不奉诏。不久，高昌又与西突厥乙毗咄设联兵攻破了焉耆三城，掠其居人，焉耆王又派人奏报唐朝。唐太宗当即派虞部郎中李道裕质问文泰，文泰仅派使者谢罪，以此进行敷衍。太宗向使者揭露了高昌王的无礼行径后，又警告说：“明年我当发兵虏而（尔）国，归谓而（尔）君善自图。”^③

贞观十三年（639年）三月，薛延陀汗国夷男可汗派人上言，表示愿作向导，进攻高昌。十一月，唐太宗又下玺书，向文泰谕

①③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上·高昌传》。

② 《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焉耆传》。

以祸福，并征其入朝，文泰竟称疾不至。十二月四日，唐太宗以吏部尚书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左屯卫大将军薛万彻、萨孤吴仁为副总管，以契苾何力为葱山道副大总管，武卫将军牛进达为行军总管，率左屯营将军姜行本、沙州（治今甘肃敦煌东）刺史刘德敏、中郎将伯屈昉、前开州刺史刘德銜等汉军将士 15 万、突厥和契苾部数万骑兵讨伐高昌，并将山东善于制造攻城器械的工匠“悉遣从军”^①。临行前，唐军统帅侯君集遣使急赴焉耆，与之相约，东西夹击。焉耆王大喜，愿为声援。

唐军出发以后，“铁骑亘原野，金鼓动天地”，自秦汉出师以来，未有如此之盛。

贞观十四年（640 年）五月，唐军抵达磧口（今新疆哈密东南）。高昌王麴文泰听到唐军出发的消息后，自以为国土悬远，与唐都长安相隔 7000 余里，其间又有 2000 里沙磧，粮草运输极为困难，兵多则“粮运不给”，兵少则“吾能制之”，遂不设防备，企图“以逸待劳，坐收其弊”。这时，当他听到唐朝大军已经逼近的消息后，惊恐发病而死，其子麴智盛继立。唐军行至柳谷（今新疆吐鲁番东南），正值文泰葬日，高昌国人悉集于此。侯君集拒绝了诸将偷袭柳谷的建议，麾军西进，很快便兵临高昌田地城（今新疆吐鲁番东南）下。高昌田地城兵众婴城自守，君集派人谕之不下，遂削木架桥，用推撞车撞其城墙，墙颓数丈，又用抛石车向城中抛射石块。城上守军被迫退入城中，唐军乘胜攻占田地城池，俘获男女 7000 余口。接着，唐军又继续西进，很快将其王城高昌团团围定。高昌王麴智盛一面向侯君集致书，请求“哀怜”，停止攻城。另一面却犹豫观望，仍在等待屯驻可汗俘图城（今新疆吉木萨尔破城子）的西突厥欲谷设的援助。侯君集察知麴智盛在玩弄缓兵之计，遂麾军攻城。又制作了 10 丈高楼，俯视城中，指挥抛石车向城中攻击，城内兵民都入室躲避。这时，麴智盛已经得知西突厥欲谷设带兵西逃 1000 余里，高昌孤立无援，计无所

^① 《册府元龟》卷九八五《外臣部·征讨四》。

出，只得于八月八日开门出降。“君集分兵略地，遂平其国，俘智盛及其将吏，刻石纪功而还。”^①唐军共破高昌 22 城，得户 8046，口 1.77 万，拓地东西 800 里，南北 500 里^②。捷报传至长安，太宗遂以高昌为西州，以可汗浮图城为庭州，各置属县。九月二十一日，又置安西都护府于西州，留兵镇守。十二月五日，唐军统帅侯君集凯旋班师，返回长安，将所俘麴智盛及其高昌大臣献于观德殿。太宗以智盛为左武卫将军、金城郡公，并将所获高昌乐工付于太常寺，增九部乐为十部。

唐朝平定高昌之役之所以能够迅速取得胜利，一方面是由于唐朝的国力强盛，唐军统帅采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等正确的策略；另一方面是以麴氏为首的高昌统治集团的腐败。他们滥用民力，“缮造宫室，劳役日兴，修营舆辇，僭侈无度，法令深刻，赋敛繁重”，以致“众力既尽，人财已竭”^③，从而激化了社会矛盾，使高昌政权处在了岌岌可危的境地。正如战前流行于高昌国内的一首民谣所说：“高昌兵，如霜雪，唐家兵，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几何自殄灭！”^④

（三）唐朝出兵焉耆

唐朝初年，焉耆国亦对唐采取友好态度，两国间开展和平交往。唐军平定高昌后，侯君集将高昌所虏焉耆居人全部放归，焉耆王“由是遣使谢恩，并贡方物”，友好关系更加密切。但时隔不久，西突厥重臣屈利啜为了拉拢焉耆，破坏其与唐的友好关系，将焉耆王之女娶为弟媳。于是，焉耆王遂在西突厥汗国的威逼利诱之下，叛离唐朝，归附了西突厥欲谷可汗，对唐“朝贡稀至”。唐安西都护郭孝恪上表请求讨伐，唐太宗遂于贞观十八年（644 年）八月下诏：以孝恪为西州道行军总管，率步骑 3000 出银山（今新

① 《旧唐书》卷六十九《侯君集传》。

② 参阅《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唐纪十一》，太宗贞观十四年八月。

③ 《册府元龟》卷九八五《外臣部·征讨四》。

④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上·高昌传》。

疆焉耆东)道进击焉耆。适逢焉耆王之弟颉鼻、栗婆准、叶护均等三人奔西州归降，孝恪遂以栗婆准为前导，于八月十一日向焉耆进发。焉耆王龙突骑支自恃焉耆城四面环水，易守难攻，不设防卫。唐军倍道兼行，于八月二十二日深夜抵达焉耆城下。孝恪当即下令将士浮水渡河，拂晓时分，唐军已全部登上城墙。当即鼓角齐鸣，杀声四起。龙突骑支慌忙之中，还未来得及整军抵抗，即被擒获，同时被俘斩者达 7000 多人。唐军主帅郭孝恪留栗婆准摄领国事，率军返回。这次作战，唐军往返仅用 20 天时间，就取得了攻占焉耆的胜利，与唐太宗在战前的估计完全相符，足见唐军主帅采用战略战术的正确无误和唐军将士的勇敢善战。

唐军撤出焉耆 3 天以后，西突厥屈利啜引兵赴援。囚捕了栗婆准，又以劲骑 5000，追击唐军，结果在银山被郭孝恪击败。西突厥遂派其吐屯统领焉耆。但吐屯唯恐唐朝兴师问罪，遂遣使入贡，企图获得唐朝的认可。唐太宗严词拒绝，不予承认，吐屯只得返回其国。不久，焉耆又立栗婆准堂兄薛婆阿那支为王，仍依附于西突厥。唐朝这时已无力用兵，只得待机而动。

(四) 唐军平定龟兹

唐朝初年；龟兹国亦同唐保持着友好交往。贞观四年（630 年），龟兹王苏伐叠遣使献马，唐太宗赐以玺书，抚慰甚厚，“由此岁贡不绝”^①。但随着西突厥汗国势力的日益强盛，龟兹也逐渐改变了对唐的友好关系。贞观十八年（644 年），当唐朝出兵焉耆时，龟兹王遣兵“与焉耆影援”^②，抵抗唐军。贞观二十一年（647 年）十二月，龟兹王苏伐叠死，其弟诃黎布失毕立，又“浸失臣礼，侵渔邻国”。太宗大怒，遂于是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下诏：以左骁卫大将军、东突厥降人阿史那社尔为使持节、昆丘（即昆仑山）道行军大总管，左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副大总管，率安西都护郭孝恪、司农卿杨弘礼、左武卫将军李海岸等五将军，并发

^① 《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龟兹传》。

^②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上·龟兹传》。

铁勒、突厥、吐蕃、吐谷浑等部兵 10 多万，连兵进讨。

贞观二十二年（648 年）四月，西突厥汗国内乱迭起，其重臣阿史那贺鲁率数千帐内附，诏处于庭州莫贺城（今新疆吉木萨尔西）。贺鲁听说唐军讨伐龟兹，请为先导。同年七月，西突厥相屈利啜亦请率所部从讨龟兹。九月二日，阿史那社尔率部行经西州（治所在今新疆吐鲁番东南）时，击破了西突厥处月、处密二部。十月，唐军兵分五路，从焉耆之西突然直趋龟兹北境。焉耆王薛婆阿那支慌忙弃城逃奔龟兹，保其西境。社尔派兵追击，擒而斩之，立其堂弟先那准为焉耆王，使修贡职。由此龟兹大震，境内守城兵士纷纷弃城逃跑。社尔率部抵达西部磧口（今新疆轮台西），大军屯于距龟兹王都伊逻卢（今新疆库车）300 里处，命伊州（治所在今新疆哈密）刺史韩威率千余骑为前锋，右骁卫将军曹继叔次之，继续西进。韩威部行至多褐城（今新疆库车东 80 里处），与龟兹王所率 5 万余众相遇，韩威引兵伪退。龟兹王见唐军寡少，率部追击。韩威退至 30 里处，与曹继叔部会合，联兵迎击，大破其众，龟兹王率部退保伊逻卢城，婴城自守。

十一月中旬，阿史那社尔率唐军主力抵达伊逻卢城下，布失毕见唐军兵势甚盛，锐不可当，遂轻骑西逃。社尔遂拔其城，仍派安西都护郭孝恪留守，又令沙州刺史苏海政、尚辇奉御薛万备率精骑追击布失毕，西行 600 余里，社尔率主力殿后。布失毕在穷困之际，据守拨换城（今新疆阿克苏）。社尔麾大军西进，将拨换城团团围定，接连攻打 40 多天。闰十二月初一，拨换城终被攻破，布失毕及其大将羯猎颠等龟兹大臣全部被擒，只有其相那利单骑北逃。不久，那利潜引西突厥之众及龟兹国之兵 1 万多人，袭击伊逻卢城，企图恢复故土。伊逻卢唐军守将、安西都护郭孝恪不听劝阻，率兵营于城外。当那利率部突然兵临城下之时，孝恪才慌忙整军入城。但为时已晚，那利已捷足先登，城内龟兹人与之相应，共击孝恪，矢如雨下。孝恪抵挡不住，死于西门之下，城内大乱。仓部郎中崔义超迅速募得 200 余人，与龟兹战于城中。曹继叔与韩威等亦率部从西北隅攻入城中，双方展开巷战，或白刃相见，或徒手肉

搏，战斗异常激烈。直战至第二天黎明，龟兹军逐渐不支，那利始率部撤退。10多天后，那利又引兵来攻，曹继叔率部迎击，龟兹死伤8000，那利被龟兹降众执送唐军。至此，龟兹始被平定。

阿史那社尔所率唐军对龟兹的这次作战，历时3个月，前后共破龟兹大城5所，遣使说降700余城，俘获男女数万口。社尔在伊逻卢城召集龟兹父老，宣谕唐朝国威，告以伐罪之意，又立布失毕之弟叶护为龟兹王，龟兹人大喜。高昌、焉耆和龟兹等国相继平定，西域震惊。于是西突厥、于阗、安国等争献驮马军粮，慰问唐军，“社尔勒石纪功而还”^①。

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年）六月，由于龟兹王叶护不善御国，酋长争立，相互攻击，国内大乱。八月十六日，唐高宗下诏：以布失毕为龟兹王，放遣归国，统领其众。

显庆三年（658年）正月，龟兹王布失毕因与其相那利不协，君臣猜忌，各树党羽，均遣使向唐高宗奏告。高宗派人将龟兹王、相同时召至长安，并囚禁那利，又派左领军郎将雷文成护送布失毕归国。当行至龟兹东境泥师城时，降于西突厥的龟兹将领羯猎颠率众阻断道路，不许唐军和布失毕入境，布失毕只得据城自守，不敢西进。高宗闻讯，当即诏令左屯卫大将军杨胄率兵征讨。杨胄率兵抵达龟兹东境后，羯猎颠率部逆战。结果，龟兹大败，羯猎颠被擒，其党羽全部被诛，龟兹大定。唐高宗遂以其地置龟兹都督府。布失毕这时已发病而死，高宗遂以其子素稽为龟兹王兼都督。是年五月二日，又徙安西都护府于龟兹，统领龟兹、于阗、焉耆和疏勒四镇，是为安西四镇。以原安西复为西州都督府，镇高昌故城。

三、唐军对西突厥的作战

（一）西突厥概况及其对唐朝的威胁

如前所述，统叶护在隋末唐初继射匮担任西突厥可汗以后，为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唐纪十五》，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十二月。

了牵制东突厥汗国的兵力，使其无力西侵，曾对唐采取友好态度（详见本章第一节第一项）。武德三年（620年）三月，统叶护曾与高昌王麴伯雅一起遣使朝贡，并献“条支巨鸟”^①，向唐高祖发出了结盟的信号。这时，唐军正在秦王李世民的率领下与马邑刘武周及东突厥颉利可汗交兵晋北。唐高祖亦为了与统叶护“并力以图北番”，遂“厚加抚结”。统叶护当即表示将在武德五年冬出兵相助。当大军将发之际，颉利可汗闻之大惧，被迫“与统叶护通和，无相征伐”^②。不久，统叶护可汗又遣使朝贡，并求“请婚”。唐高祖采纳了宰相封德彝“远交而近攻”之策，派高平王李道立申秦晋之好，统叶护大悦。但由于东突厥频繁入寇，通往西突厥的道路受阻，和亲未果。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统叶护又“遣真珠统俟斤与高平王道立来献万锭宝钿金，马五千匹”，作为聘礼，迎接和亲公主。颉利闻讯，多次派兵入寇唐境，向唐施加压力，破坏唐与西突厥和亲。并派人威胁统叶护说：“汝若迎唐家公主，要须经我国中而过！”竭力进行阻挠。再加之统叶护连年对西北用兵，“部众咸怨”。先是歌逻禄部起兵叛乱，接着左厢咄陆诸部又阴谋政变，统叶护的统治危机四伏，故终“未克婚”^③。

贞观二年（628年）年底，统叶护的伯父莫贺咄在左厢咄陆诸部的支持下，发动政变，杀死统叶护可汗，自立为侯屈利俟毗可汗^④。

莫贺咄虽用政变手段夺取汗位，但因他原来仅为左厢咄陆部的小可汗，故右厢弩失毕诸部对他的大汗之位并不承认，仍推本部阿史那泥孰为大可汗，与莫贺咄以相抗衡。但泥孰不肯接受汗位，遂派人迎回避难康居（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城）的统叶护之子啜力特勤，立为肆叶护可汗。由是，西突厥汗国又一分为

① 《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

② 《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下》。

③ 《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传下》。

④ 参阅《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纪九》，太宗贞观二年十二月。

二，西为肆叶护可汗，东为俟毗可汗。两可汗相互攻杀，连兵不已，又俱遣使至唐请婚。这时，唐太宗正积极部署对东突厥汗国的军事反攻，不想在西方再树新敌，故对西突厥东西二部仅谕以“各守部分，勿复相攻”，均不许婚。

贞观四年（630年）冬，肆叶护可汗率右厢弩失毕部向俟毗可汗莫贺咄部发起进攻。由于肆叶护可汗是西突厥正统可汗之子，深得众心，故原先支持莫贺咄的左厢咄陆部在大兵压境之际，纷纷倒戈，莫贺咄很快便被击败，逃于金山，为肆叶护所杀。于是东西诸部“共推肆叶护为大可汗”^①，西突厥汗国重归统一。

肆叶护可汗“猜狠信谗”，无统御方略，又好大喜功，穷兵黩武。贞观六年（632年）七月，肆叶护在北征铁勒诸部时，被薛延陀部打败。兵败之后，肆叶护又加罪臣下，并以“非其种类”为由，诛灭了定国有功的小可汗乙利可汗。不久，又猜忌迎立他为可汗的泥孰，泥孰被迫逃奔焉耆。由是，诸部震骇，“皆不自保”。接着，肆叶护又“欲图珍宝”，率其军旅，“奄袭伽蓝”^②。对于肆叶护的倒行逆施，西突厥境内的左右两厢诸部纷纷起兵反抗，“设界达官与突厥弩失毕二部酋帅潜谋击之，肆叶护以轻骑遁于康居，寻卒。”^③

肆叶护死后，国人遂从焉耆迎回泥孰，立为咄陆可汗。泥孰曾在唐初到达过长安，与秦王李世民结为兄弟。立为可汗后，遂遣使入唐，请求内附。贞观六年（632年）七月二十三日，唐太宗派鸿胪少卿刘善因册立泥孰为奚利邲咄陆可汗。不久，咄陆可汗又将牙帐由原来石国千泉，东移于多逻斯川（今新疆境内额尔齐斯河流域），旨在加强同左厢咄陆部的联系，以此控制桀骜不驯的右厢弩失毕诸部。但由此却再次加剧了左右两厢的矛盾，致使右厢诸部转而支持泥孰之弟同娥设。这时，泥孰又因对东突厥阿史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纪九》，太宗贞观四年十二月。

② 《大唐西域记》卷一《缚喝国》。

③ 《通典》卷一九九《边防十五·北狄六·突厥下》。

那社尔所率余部的诈降缺乏警惕，使其长驱直入，“半有其国”^①，亦使左厢诸部蒙受了巨大损失。于是，左右两厢联合推翻了泥孰统治。贞观八年（634年）十二月，泥孰在众叛亲离的困境中，忧郁而死，其弟同娥设继立，是为沙钵罗啜利失可汗。

同娥设继汗位以后，汲取其兄泥孰的教训，在西突厥境内实行了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体制改革：即将全国正式划分为咄陆和弩失毕左右两厢，每厢各辖五姓，合为十姓。每姓酋长各颁令箭一枝，表示各自授予一定权力，故又合称十箭。目的是在维持两厢势力的均衡，便于居中控制。在此期间，他又为了结援强国，遣使至唐，请求册封。唐太宗先后派使者刘善因和桑孝彦等持册封拜，并“令与焉耆为援”^②。但由于西突厥地方割据势力的根深蒂固，左右两厢积怨太深，故一些失势的两厢贵族遂在贞观十一年（637年）拥立啜利失可汗同娥设的重臣统吐屯发动政变，聚众偷袭可汗牙帐，迫使同娥设及其弟步利设投奔焉耆。在汗位虚阙之际，统吐屯与右厢弩失毕部阿悉吉阙俟斤等将立欲谷设为大可汗，但由于统吐屯不久为人所杀，啜利失遂在焉耆的支持下，又复得汗位。贞观十二年（638年）年底，右厢弩失毕部竟擅自立欲谷设为乙毗咄陆可汗，并与啜利失可汗相互攻击，双方伤亡惨重。最后，双方以伊丽水（今伊犁河）为界，河以东属啜利失可汗，河以西属乙毗咄陆可汗，西突厥汗国又东西分裂。

贞观十三年（639年）十二月，西突厥东部啜利失可汗境内又爆发内乱，啜利失被迫逃奔拔汗那（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城附近），并客死于此。国人又立啜利失之侄薄布特勤为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建牙于睢合水（即碎叶水，今中亚楚河）北，谓之南庭。而乙毗咄陆可汗则建牙于馘昆山（今吉尔吉斯山）西，谓之北庭。

贞观十四年（640年），唐灭高昌后，势力逐渐进入西域地区。

^① 《册府元龟》卷九九五《外臣部·交侵》。

^② 《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焉耆传》。

而咄陆与叶护可汗仍为争夺大可汗之位，交战不已，并相继遣使向唐求援。唐太宗遂派使者来到叶护可汗南庭，持节册命，并令双方各自罢兵。但咄陆可汗却凭借自己的“兵众渐盛”和“西域诸国复来归附”的军事政治优势，拒不听命，不断对叶护可汗发起进攻。是年七月，咄陆遣石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一带）吐屯攻杀叶护可汗，兼并其国。于是西突厥汗国又重归统一，咄陆可汗君临两厢，成了西突厥汗国名副其实的大可汗。

咄陆可汗欲谷设是个极富野心而又狂妄自大的人，他在统一了西突厥全境以后，“自恃强大，遂骄傲，拘留唐使者，侵暴西域”，逐渐对唐西北边境构成了严重威胁。

（二）唐军四击西突厥

遏索山之战 贞观十六年（642年）九月十日，唐太宗得知咄陆可汗“侵暴西域”的行径后，即以凉州都督郭孝恪为行安西都护、西州刺史，并向西州和庭州大量集结军队，准备对咄陆可汗的侵扰进行反击。不久，咄陆可汗即派兵进犯伊州。进军途中，又攻占了庭州治所可汗伏图城，迅速兵临伊州境内。行安西都护郭孝恪闻讯，当即率轻骑 2000，在伊州西北的乌骨地区设伏，进行阻击。结果，咄陆中伏兵败，率部西逃。败逃途中，咄陆又征发处月、处密二部兵围攻西州天山县（今新疆托克逊东北），孝恪又派西州守将将其击败。接着，孝恪乘胜追击，沿途收复了庭州治所可汗伏图城，直追至遏索山（今新疆乌鲁木齐西南天山山脉中段），又败其众，并收降了处密之众而归^①，取得了遏索山之战的胜利。

遏索山之战的失败，并没有使咄陆可汗冷静下来。不久，他又率部西征康居。结果，侥幸得胜，并掠得康居的大量资财、人口。他曾对拘留的唐朝使者元孝友炫耀说：“我闻唐天子才武，我今讨康居，尔视我与天子等否？”^② 咄陆不但妄自尊大，而且贪得无厌。他把从康居掠得的财富全都占为己有，并不分给部下。其

^① 参阅《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下》。

^② 《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传下》。

部将泥孰啜心怀不满，率众抢夺，被斩首示众，遂激起众怒。泥孰啜属将胡禄屋举兵袭击咄陆，国内大乱，死伤甚众。咄陆败逃石国，率残部袭取白水胡城（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东北、阿雷斯河上游附近）以居。右厢弩失毕部不愿咄陆继续担任可汗之职，遂遣使至唐，请求太宗另行册立。太宗派通事舍人温元隐至其国，与弩失毕诸部大臣共立乙屈利失乙毗可汗之子为乙毗射匮可汗。乙毗咄陆可汗的统治至此灭亡。这不仅标志着西突厥汗国的全面衰亡，而且也是西域和中亚诸国全面摆脱西突厥汗国的羁绊，转而事唐的历史开端。

射匮可汗继位以后，立即向咄陆盘踞的白水胡城发起进攻。但由于他继位日浅，不为众附，将士不为所用，反被咄陆击败。而咄陆在遭受重创之余，亦众叛亲离，只得逃往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射匮可汗为了利用强国的声威，巩固汗位，故在继位后不久，即将原来咄陆可汗时期拘留的唐朝使者全部放遣归国，并多次遣使贡献方物，又请求和亲。但射匮可汗上述行动的真正目的是要假借唐朝声威，对国内的反对派施加压力，一旦局势稳定以后，他便凶相毕露，极力想把唐朝的势力逐出西域。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对焉耆用兵，射匮派兵援救，致使唐军无功而还。对于射匮可汗这种表里不一的两面手法，唐太宗早有觉察。贞观二十年（646年）六月，射匮可汗又“遣使入贡，且请婚”^①。唐太宗虽然答应了和亲请求，但却要射匮可汗向唐割让龟兹、于阗、疏勒及朱俱波（在今新疆叶城）、葱岭（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等5国作为聘礼，和亲始能成行。这个条件当然是射匮可汗所绝对不能接受的。于是双方由此决裂，为后来的唐与西突厥汗国之间的再次交兵埋下了祸根。

射匮可汗不但对外欺诈哄骗，而且对内也排除异己，竭力打击反对他的政治势力，致使内部矛盾重重，内战不已。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四月，唐军利用西突厥内乱之际，在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年六月。

叛归唐朝的西突厥重臣阿史那贺鲁的支持下，一举攻占龟兹，使射匮可汗受到重创。这就为后来阿史那贺鲁的卷土重来和君临汗位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牢山之战 阿史那贺鲁是西突厥汗国始祖室点密的第五世孙，啞利失可汗之侄。贞观十三年（639年）年底，当啞利失可汗因内乱逃奔拔汗那后，他即投靠了乙毗咄陆可汗，被册为泥伏沙钵罗叶护，建牙于多逻斯川，统处月、处密、异失、姑苏、歌逻祿等东部5个杂姓部落。贺鲁为人狡谲奸诈，善于审时度势，是一个很有心计而野心勃勃的人。咄陆可汗败走吐火罗，射匮可汗继立以后，阿史那贺鲁迫于射匮可汗的武力镇压，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四月率部降唐，并导引唐军取得了攻占龟兹的胜利，以功被封为昆丘道行军总管、左骁卫将军，并恢复了泥伏沙钵罗叶护的官爵。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二月十一日，唐置瑶池都督府隶安西都护府。二月十三日，即以阿史那贺鲁为瑶池都督。

但贺鲁的降唐并非出自真心实意，他只不过是想要利用唐朝赐给他的政治地位，征服政敌射匮可汗，进而实现他统治西突厥汗国的目的。所以他在接到唐太宗赐给他招讨突厥的诏令后，即以瑶池都督府治所莫贺城为其牙庭，“密招携散，庐幕益众”^①，逐渐奄有西突厥汗国半壁河山，成了与射匮可汗对峙东面的政治集团。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五月，唐太宗薨，唐高宗即位。阿史那贺鲁这时羽翼逐渐丰满，始谋叛唐，企图进攻西、庭二州。庭州刺史骆弘义侦知后，当即上表举奏。唐高宗遣通事舍人桥宝明前往慰抚，并持弓矢、杂物以赠，要其长子啞运入朝宿卫。贺鲁无奈，只得遣啞运与宝明一起赴京。行至中途，啞运反悔，企图叛走。宝明“内防御而外诱谕，羈以至京”，高宗遂以啞运为右骁卫中郎将，厚加礼遇。为了感化贺鲁，使其不叛，高宗将啞运“寻又放归”^②。

① 《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传下》。

② 《册府元龟》卷九九八《外臣部·奸诈》。

永徽元年（650年），贺鲁在其子啞运的鼓动下，举兵西征，击败了乙毗射匱可汗而并其部众，建牙于双河（今新疆博乐西之博尔塔那河）及千泉，自号泥伏沙钵罗大可汗，统两厢十姓，拥胜兵数十万。以其子啞运为莫贺咄叶护，与其婿胡禄屋酋阙啜俱领重兵。

永徽二年（651年）七月，泥伏沙钵罗可汗阿史那贺鲁遣其子啞运统处月、处密、姑苏、昇失、歌逻禄等五部兵东犯庭州，相继攻陷了金满城（今新疆奇台西北）和蒲类县（今新疆奇台），杀掠数千人^①，严重威胁到了唐安西都护府和西、庭二州的安全。唐高宗决计征讨，遂以左武侯大将军梁建方、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弓月（城在今新疆霍城西北）道行军总管，右骁卫将军高德逸、右武侯将军薛孤吴仁为副总管，率秦（州治在今甘肃秦安西北）、成（州治在今甘肃西和西北）、岐（州治在今陕西凤翔）、雍（州治在今陕西西安）四州府兵3万人，又发燕然都护府所属回纥5万骑兵，取道天山北路，向沙钵罗可汗贺鲁发起进攻。大军将发之际，庭州刺史骆弘义曾向高宗上言，应对西突厥所属处月、处密及处木昆等诸杂部进行策反离间，使其归附，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专攻贺鲁，“贺鲁进退无路，理可成擒，有胜之谋，在斯一举”^②。高宗赞同，当即派出使者分路“宣谕”。十二月二十四日，处月部不愿降唐，其酋长朱邪孤注率先“杀（唐）招慰使、果毅都尉单道惠而与贺鲁连合”^③，接着，处密、处木昆等其他诸部亦先后杀唐使者，举兵叛乱。唐高宗只得下令梁建方和契苾何力等率部进攻处月诸部，暂不触动沙钵罗可汗。

永徽三年（652年）正月初五，梁建方部进抵牢山（约在今新疆奇台东北中蒙交界处之阿尔泰山），处月酋帅朱邪孤注率众据险抵抗。建方分兵数道，从四面登山，向处月进攻。结果，处月兵

① 参阅《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唐纪十五》，高宗永徽二年七月。

② 《册府元龟》卷三六六《将帅部·机略六》。

③ 《册府元龟》卷九九七《外臣部·悖慢》。

寡不敌，部众大溃，被歼 9000 余人，被俘酋帅 60，朱邪孤注挟妻子及家人夜遁。梁建方派副总管高德逸率轻骑紧追，行至 500 余里，擒杀孤注。唐军赢得了牢山之战的胜利。与此同时，契苾何力部亦讨平了处密部的叛乱，“擒其渠帅处蜜时健俟斤、合支贺等以归”^①。这时，唐军所带粮饷已经用尽，只得班师。

永徽四年（653 年）三月十三日，唐废瑶池都督府^②。这实际上也就是撤销了阿史那贺鲁的瑶池都督之职，也是唐对贺鲁发起再次进攻的前奏。

榆慕谷、鹰娑川之战 永徽四年（653 年），乙毗咄陆可汗客死于吐火罗，其子颉苾达度设建号真珠叶护可汗，并率右厢弩失毕五姓兵进击沙钵罗可汗。结果，初战告捷，斩首千余级。但由于沙钵罗可汗士马强壮，真珠叶护一时难以取胜。于是他便多次遣使入唐，请唐出军，以便对沙钵罗形成东西夹击之势。永徽六年（655 年）五月十四日，唐高宗遂命左屯卫大将军、卢国公程知节为葱山（即葱岭）道行军大总管，王文度为副总管，主持西征事务，备粮调兵，务期穷讨。十一月八日，高宗又派丰州都督元礼臣前往册拜颉苾达度设真珠叶护可汗之号。礼臣行至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北部托克马克附近），沙钵罗发兵阻击，礼臣不得进。颉苾达度设部亦被沙钵罗击败，余众寡弱，礼臣只得返回，册拜未果^③。

显庆元年（656 年）正月，唐军西行征讨，唐高宗亲至宫城玄武门，为唐军统帅、葱山道大总管程知节等饯行。八月一日，唐军与贺鲁旧部歌逻禄、处月二部在榆慕谷（今新疆霍城果子沟）遭遇，唐军奋勇厮杀，大破其众，俘获牲畜以万计。接着，唐军副将周智度又在咽城（今新疆博尔塔拉）击败了西突厥突骑施和处木昆诸部，攻拔其城，虏获甚众。

① 《旧唐书》卷一〇九《契苾何力传》。

② 参阅《唐会要》卷七十三《安西都护府》。

③ 参阅《资治通鉴》卷二〇〇《唐纪十六》，高宗永徽六年十一月。

榆慕谷大捷以后，程知节继续率军西进。显庆元年（656年）十二月，唐军抵达鹰娑川（今新疆境内开都河上游），贺鲁派兵2万迎战。唐军前锋苏海政率部首先与敌遭遇，双方经过多次激战，互有进退。这时西突厥鼠尼施部2万骑兵突至，唐军兵寡难支。正在隔岭驻屯歇马的唐前军统帅苏定方远远望见尘土蔽天，遂率500精骑急驰参战，突厥兵众大败。唐军乘胜追奔20多里，歼敌1500余人，突厥死马及所弃甲仗，横亘山野，不可胜计。

唐军副大总管王文度接到捷报后，猜忌定方之功，遂千方百计在程知节处恶意中伤，硬把鹰娑川之捷说成是唐军“致有伤损”。他还鼓动程知节改变战术，把唐军全部“结为方阵，辎重并纳腹中，四面布队，人马被甲，贼来即战，自保万全”^①。这样一来，束缚了唐军手脚，遏制了主动进攻的锐气。另外，王文度又勾结监军宦官，“矫称别奉圣旨”，篡夺了对唐军的指挥权。对此，苏定方曾向程知节建言，严厉指出王文度的这种作战方略只能使唐军的“马饿兵瘦”，“士卒疲劳”，如此“怯懦”，“何功可立”！并劝告知节“囚执文度，飞表奏之”。但知节已为文度胁制，对定方不能相从。唐军行至恒笃城时，有突厥人前来归降，王文度又不听定方劝阻，下令将其“尽杀，取其资财”。此后，唐军所至，西突厥境内守城兵士拼死抵抗，拒不投降，致使唐军行动迟缓，靡费军资，士气低落。贺鲁乘机发兵反击，唐军大败，只得班师。结果，王文度“坐矫诏当死，特除名”，知节也因迟缓逗留，“追贼不及，减死免官”^②。

曳咥河之战（参见附图6） 显庆二年（657年）正月，唐高宗决心对西突厥汗国发动更大规模的再次征讨。针对唐军在鹰娑川之战失利的教训，唐高宗对这次西征作了周密准备和精心安排：他首先在已经归附的歌逻禄部和炽侯部分别设置阴山和大漠二都督府，对其进行羁縻统治；接着，又破格擢用在鹰娑川之战中功劳卓著的苏定方为伊丽道（今伊犁河流域）行军大总管，统率燕然都督

① 《旧唐书》卷八十三《苏定方传》。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〇《唐纪十六》，高宗显庆元年十二月。

任雅相、副都护萧嗣业所统汉军及婆闰所部回纥步骑 5 万，为北道大军；以西突厥降将、右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弥射与左武卫大将军阿史那步真任流沙道安抚大使，为南道大军，集结待命。是年六月，高宗又发布《采武勇诏》，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勇冠三军，翹关拔山之力，智兼百胜，纬地经天之才，蕴奇策于良、平，驰功绩于卫、霍”^①的文武人才，充作西征唐军的军事骨干。这时，西突厥汗国内部也出现了乱离迹象，其右厢五姓中最强大的阿悉结部不服贺鲁，举众叛乱，被贺鲁击败，该部酋长泥孰俟斤出逃，妻子被掳。对此，唐代名将、右领军郎将薛仁贵上疏说，汉兵如有在贺鲁诸部落获得泥孰俟斤及其家口者，应“括取送还，仍加赐赉”^②，旨在分化贺鲁势力，离间阿悉部，为最后歼灭贺鲁创造有利条件。这个建议很快便被高宗采用，从而获得了泥孰部的全力支持。一切准备就绪以后，苏定方遂与阿史那弥射等相继率南北两路大军，向西挺进。

显庆二年（657 年）十二月，北路军在苏定方的率领下渡过沙磧，沿金山之南向处月部发起进攻。结果，大破其众，“其俟斤嫩独禄率万余帐皆降”^③，定方发其千骑从征。阿悉结泥孰俟斤在唐朝使者的离间下，亦率残部“请从军共击贺鲁”^④。苏定方遂率唐军及处月千骑和泥孰残部继续西进，行至曳咥河（今额尔齐斯河上游）西，与沙钵罗可汗所率两厢十姓 10 万之众相遇。苏定方看到突厥兵众势盛，便将 5 万唐军分为步、骑两部，令步兵万余占据河谷南岸有利地形，攒稍外向，结阵防守；亲率 4 万骑兵阵于北原。贺鲁看到唐军兵少，有轻视之心，率部将唐万余步兵团团包围，接连发动了三次攻击，但唐军凭借有利地形，巍然不动。待突厥兵势疲惫以后，定方率骑兵向贺鲁发起冲锋，贺鲁大败。唐军乘胜追击 30 多里，歼敌并俘获数万人。次日又整军更进，继续

① 《唐大诏令集》卷一〇二《举荐上》。

② 《旧唐书》卷八十三《薛仁贵传》。

③ 《册府元龟》卷九七三《外臣部·助国讨伐》。

④ 《资治通鉴》卷二〇〇《唐纪十六》，高宗显庆二年十二月。

追击。在穷途末路之际，右厢弩失毕胡禄屋等部相率归降。贺鲁狼狈西遁，从行者仅有其子啞运、婿阙啜及处本昆屈律啜等数百骑。正在这时，气候突变，风雪大作。唐军由于连日作战，兵士疲惫，诸将建言驻军休整。但唐军统帅苏定方却力排众议，令任雅相统领唐军紧追不舍，又遣萧嗣业偕婆闰统回纥精骑直趋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附近），以断贺鲁后路。于是，北路军全体将士不顾疲劳，“勒兵冲雪，昼夜兼进”^①。

南路军在阿史那弥射和阿史那步真的率领下，经伊、西、庭三州亦向西挺进。沿途“宣畅朝风”，处月、处密以及西突厥左厢咄陆诸部“各率众来降”^②。行至双河（今新疆艾比湖东），贺鲁部将步失达干据栅抵抗。弥射、步真麾军急攻，西突厥守军大败。不久，苏定方所率北路军亦相继到达，南北两路唐军胜利会师，合军西进。行至碎叶水（今中亚楚河），唐军又击败了贺鲁守军，顺利地渡过河西，长驱直入，径向贺鲁所居的千泉牙帐挺进。沙钵罗可汗阿史那贺鲁从东线败归后，正待休整。时值大雪，以为唐军不能至此，遂出巡狩猎，在牙帐以东2里处正与唐军相遇。定方与弥射等纵兵大击，“尽破其牙帐，生擒数万人，并获其旗纛器械”^③。贺鲁与其子啞运、婿阙啜并少数亲骑西走，企图逃奔石国。途中被苏咄城城主伊涅达干拘留，执送石国王鼠耨设。这时，唐将萧嗣业与婆闰所帅回纥骑兵已从曳咥河进至怛罗斯一带，与唐军南北二路主力会合，相继抵达石国境内。石国王鼠耨设不敢收留贺鲁，将其缚送唐军。西突厥汗国至此灭亡，唐对西突厥进行长达10多年的讨伐战争亦至此结束。

四、战后唐朝巩固西域的军政措施

唐朝平定西突厥汗国的战争结束以后，唐军统帅苏定方立即奉诏对西突厥降部进行安抚。他首先下令西突厥诸部各自回到原

^{①②③} 《册府元龟》卷九八六《外臣部·征讨五》。

来的居住地，恢复正常生业。然后又恢复交通道路，重新设置驿站车马，消除战争遗迹。他又巡视诸部，询问疾苦，划疆而治，维持社会秩序。西突厥境内各族百姓很快便“安堵如故”^①。

显庆二年（657年）十二月十一日，唐高宗开始在西突厥境内全面设置州府，对归附的西突厥诸部加强羁縻统治：以左卫大将军阿史那弥射为兴昔亡可汗、昆陵都护府都护，统领碎叶川以东的左厢咄陆五姓；以右卫大将军阿史那步真为继往绝可汗、濛池都护府都护，统领碎叶川以西的右厢弩失毕五姓。昆陵、濛池二都护府均隶属于安西大都护府。并遣光禄卿卢承庆持节册命，承庆又与弥射、步真二都护对归降的突厥诸姓，按其部落大小和地位高下，分别授刺史以下官。

显庆三年（658年）十一月，唐高宗又在兴昔亡可汗阿史那弥射统领的昆陵都护府所属的西突厥左厢咄陆部相继设立了以下6个州府：

1、匭延州都督府（在今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附近），以处木昆部置；

2、温鹿州都督府（在今伊犁河流域），以突骑施索葛莫贺部置；

3、絜山州都督府（今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北），以突骑施阿利施部置；

4、盐泊州都督府（在今新疆克拉玛依南），以胡禄属阙部置；

5、双河州都督府（在今新疆温泉、博乐之间），以摄舍提墩部置；

6、鹰娑川都督府（在今新疆境内开都河上游），以鼠尼施处半部置^②。

是年，又分葛逻禄三部置以下3州府：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〇《唐纪十六》，高宗显庆二年十二月。

② 以上参阅《资治通鉴》卷二〇〇《唐纪十六》，高宗显庆三年十一月胡注。

1、玄池州都督府（今哈萨克斯坦东南斋桑泊东南），以葛逻禄踏实部置；

2、阴山州都督府（在今新疆塔城西南一带），显庆二年（657年）正月，以葛逻禄谋落部置；

3、大漠州都督府（在今新疆布伦托海南），显庆二年（657年）正月以葛逻禄炽俟部置^①。

在此期间，在昆陵都护府辖区设置的还有以下州府：

金府州都督府，析大漠州都督府置；

轮台州都督府（在今新疆轮台附近），史失所置部落名称，以地望推测，当以处密部置；

咽麁州都督府（在今哈萨克斯坦境内巴尔喀什湖与阿拉湖之间），以咽麁部置；

金满州都督府（在今新疆奇台西北），以处月部置^②；

蒲类州（治所在今新疆奇台），史书失载，近人于北庭故城发现该州印章，推测当为唐高宗时所置^③。

与此同时，唐朝又在继往绝可汗阿史那步真统领的濛池都护府所属右厢弩失毕五姓中设立以下州府：

千泉都督府，府治碎叶城，以阿悉结泥孰俟斤部置；

俱兰都督府，府治俱兰（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西），以阿悉结阙俟斤部置；

颉利都督府（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北），以拔塞干部置。

以上3州府均未见正史记载，仅见于今陕西乾县乾陵蕃臣石像背后所刻衔名^④。

① 以上二州府参阅《资治通鉴》卷二〇〇《唐纪十六》，高宗显庆二年春正月。

② 以上州府参阅《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七》。

③ 参阅《蒲类州之印小考》，载《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

④ 参阅《唐乾陵石人像及衔名的研究》，载《文物集刊》二辑（1984年4月）。

以下州府史书失载所置部名及地望，它们是：

盐禄州都督府

哥系州都督府

哥舒州都督府

西盐州都督府

东盐州都督府

叱勒州都督府

迦瑟州都督府

凭洛州都督府

沙陀州都督府

答烂州都督府

以上 10 州府《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七》将其全部划归昆陵都护府统辖，但经近人考证，这 10 州府中除凭洛州都督府和沙陀州都督府可划归昆陵都护府外，其余 8 州府均应划归濛池都护府统领^①。故置此俟考。

前已述及，西突厥汗国乙毗咄陆可汗死后，其子颉苾达度设曾于永徽四年（653 年）遣使入唐，并与唐军东西夹击，赢得了榆慕谷之战的胜利。但在西突厥汗国灭亡以后，颉苾达度设却率部西进，兵锋直至双河地区，企图重新控制左厢咄陆诸部，进而恢复西突厥汗国的统治。这样，唐朝册封的兴昔亡可汗和昆陵都护的封地就受到了直接威胁。于是，阿史那弥射遂于显庆四年（659 年）年初率众迎击，双方战于双河。三月五日，唐军大胜，颉苾达度设阵前被斩^②。至此，西突厥的叛乱势力被彻底歼灭，从而结束了西突厥东西长期分裂的局面，完成了两厢十姓全境归唐的曲折历程，并进一步加强了唐对西突厥地区的羁縻统治。

另外，建国于乌浒水（今阿姆河）上游的吐火罗（今阿富汗

^① 参阅薛宗正：《突厥史》，第 600～601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 4 月版。

^② 参阅《资治通鉴》卷二〇〇《唐纪十六》，高宗显庆四年三月。

北)，由于受到波斯（今伊朗）王国的东进威胁，曾于永徽三年（652年）遣使归唐。此后，随着西突厥汗国的灭亡，西域地区的中亚诸国亦相继归附唐朝。唐在这些地区先后设置羁縻州府，其中设在药杀水（今锡尔河）和乌浒水之间及其以北地区的州府大致有以下8个：

休循州都督府（今锡尔河上游东），显庆元年（656年）以拔汗国置；

康居都督府（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显庆二年（657年）以康国置；

贵霜州（在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东），显庆二年（657年）以何国置；

佉沙州（在今乌兹别克斯坦沙赫里夏勃兹南），显庆二年以史国置；

安息州（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显庆三年（658年）以安国置；

木鹿州，州治喝汗城（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东北），显庆三年以东安国置；

南谟州，州治钵息德城（今乌兹别克斯坦朱马巴札尔），显庆三年以米国置；

大宛都督府，府治噉羯城（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显庆三年以石国置。

《资治通鉴》卷二百，高宗龙朔元年（661年）六月条载：“以吐火罗、吠哒、罽宾、波斯等16国置都督府八，州七十六，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并隶安西都护府。”上述8都督州府当是以此16国所置，其州、县、军府并失载。

又据法国人沙畹所编《西突厥史料》一书记载，唐高宗时期在阿姆河南北设置的还有以下16州府：

月氏都督府，府治阿缓城（今阿富汗西北汗阿巴德西北），永徽三年（652年）以吐火罗国置；

大汗都督府，府治活路城（今阿富汗西北阿格查西南），龙朔

元年（661年）以吠哒置；

条支都督府，府治伏宝瑟颠城（今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西南加兹尼），龙朔元年以诃达罗支国置；

天马都督府，府治数瞒城（今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以解苏国置；

高附都督府（在天马都督府西南），以骨咄施国置；

修鲜都督府，府治遏纥城（在今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交界处之喀布尔河中游），以罽宾国置；

雁凤都督府，府治罗烂城（今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东巴米安），以帆延国置；

悦般州都督府，府治艳城（今阿富汗境内兴都库什山东），以石汗国置；

奇沙州都督府，府治遏密城（今阿富汗北迈马纳东），以护时犍国置；

姑墨州都督府，府治怛没城（今乌兹别克斯坦捷尔梅兹东北），以怛没国置；

旅獒州都督府，府治摩喝城（今阿富汗阿格查东），以乌拉喝国置；

昆墟州都督府，府治低宝那城（今阿富汗迈马纳西），以多勒建国置；

玉拔州都督府，府治褚瑟城（今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西北），以俱密国置；

鸟飞州都督府，府治模逵城（今阿富汗境内兴都库什山西北），以护密多国置；

王庭州都督府，府治多师城（今乌兹别克斯坦捷尔梅兹西），以护密多国置；

波斯都督府，府治疾陵城（今伊朗扎博勒），以波斯国置。

《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七》载：“龙朔元年，以陇州南由（县）令王名运为吐火罗道置州县使，自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凡十六国，以其王都为都督府”。上述十六州府，当是此“十

六国”所置。

总之，由于西突厥汗国的灭亡及其叛乱势力被平定，遂使唐朝国境西部和大食（古阿拉伯帝国）、波斯相接，唐朝成了与大食东西辉映的亚洲两大封建帝国。接着，唐朝又在西域地区广泛设置州县，不但进一步加强了唐朝对西域地区的羁縻统治，而且也促进了唐朝同这些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方面的交流。

第四节 巩固西南边疆的和战政策

6世纪后期兴起于我国西南边疆的吐蕃是我国藏族的祖先，吐蕃王朝的建立者松赞干布是藏族历史上一位具有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的政治家。贞观十五年（641年），在松赞干布的多次请求下，唐太宗将宗女文成公主下嫁吐蕃，亲手缔造了汉藏两族人民的友好关系，至今被汉藏各族人民广为流传。唐高宗即位以后，由于吐蕃统治者扩张领土和掠夺财富的野心与日俱增，遂与唐为争夺吐谷浑和西域地区，进入了长达20年的战争状态。经过咸亨元年（670年）的大非川之战、仪凤三年（678年）的承风岭之战、开耀元年（681年）的良非川之战和永淳元年（682年）的白水洞之战，唐军击败了吐蕃的多次侵掠，基本遏制了吐蕃的进攻势头。

一、吐蕃的兴起

吐蕃是西藏地区的最早居民，也是今天藏族的祖先。

根据近年来大量的考古资料证明，早在5000多年以前的母系氏族公社时期，西藏就有土著居民生息繁衍。后来，由于居住在青海和河西地区的羌人不断涌入西藏，和当地的土著居民逐渐融合，遂使吐蕃族日益兴旺起来。大约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西藏地区已进入文明时代。不仅构成国家政权的官吏、军队和司法等相继产生，而且争夺私有财产战争也在经常进行。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西藏地区的奴隶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不仅传

统的畜牧业更加兴盛，而且农业和手工业也有了长足发展。这时的吐蕃族聚居于雅鲁藏布江以南地区，匹播城（今西藏琼结）是他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同崛起于西藏高原北部的苏毗和西北地区的羊同，构成为西藏地区三个最为强大的割据政权。

吐蕃族在长期的生存斗争和繁衍生息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风俗。吐蕃王族姓罕勃野（亦通称悉补野），国人称王为“赞普”，意为“强雄丈夫”，赞普妻曰“末蒙”。赞普以下有相，大相称“大论”，小相称“小论”。由于这里气候寒冷，不宜种粳稻，但盛产“青稞、荳豆、小麦、荞麦”，牲畜有牦牛、羊、马等。吐蕃人英勇善战，性格豪放。兵士以战死为最高荣誉，连世战没者，被视为“甲门”；临阵败逃者，用狐尾垂于头上，以示侮辱。举兵之时，以七寸铁箭为标志，军情紧急时，驿人胸前插戴银鹞，最急时，银鹞增多。两军对垒时，“前队尽死，后队乃进”。社会风俗“贵壮贱老”^①。

南朝陈宣帝太建元年（569年），松赞干布生于都城匹播^②。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其父论赞索（即郎日松赞）赞普死，松赞干布继承赞普之位。松赞干布又称“弃宗弄赞，亦名弃苏农，亦号弗夜氏”^③，他是吐蕃历史上一位具有杰出军事和政治才能的部族领袖。青少年时代，他常喜欢乘马驰杀野马、牦牛，性格雄武果敢而又慷慨豪放。他在继位赞普的第三年，即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将都城从匹播迁至逻些（今西藏拉萨），在他的祖先拉拖徒日赞曾经住过的红山（今布达拉山）顶上建筑碉堡式的布达拉宫，作为统治吐蕃的政治中心。

逻些位于吉曲河（今拉萨河）下游，这里地势开阔，原野秀美，东连娘波、工布，西邻羊同，南依雅隆河谷，北与苏毗相接。布达拉山雄峙原中，居高临下。确实是实现松赞干布扩张领土、统一西藏夙愿的理想之地。

①③ 《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传上》。

② 关于松赞干布的出生时间，藏、汉文献记载不一，此采一说。

迁都逻些以后，松赞干布又对政治和军事制度进行了全面而彻底的改革，遂使吐蕃政权迅速强大起来。不久，他就开始对苏毗和羊同两个政权先后用兵，开始了统一西藏的丰功伟业。

苏毗为羌人一支，原来占有雅鲁藏布江以北大片领土，王城在宇那城堡（今西藏墨竹工卡东北），在江北诸羌中最为强大。论赞索任吐蕃赞普时，曾打败苏毗，苏毗王子被迫逃往西突厥汗国，吐蕃的势力遂由雅隆河谷发展到了雅鲁藏布江以北地区。松赞干布继位之初，苏毗曾利用论赞索新丧之机，勾结吐蕃内部的旧贵族，南下进攻吐蕃。年仅13岁的松赞干布在其叔父论科耳和宰相尚囊的协助下，一举平定了内部旧贵族的叛乱，稳固了内部。接着，松赞干布又亲巡江北，遏制了苏毗的进攻。

经过迁都和一系列政治、军事制度的改革，吐蕃逐渐强盛以后，松赞干布遂派尚囊带兵进攻苏毗。尚囊是一位极富才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用兵击败了苏毗的抵抗后，采用招抚之策，不断扩大战果。结果，未动一刀一枪，就收降了苏毗诸部。

不久，松赞干布又亲自带兵西进，用兵羊同。羊同位于西藏西部，有大、小两部，地接新疆和田，东西千余里。羊同人以畜牧为业，有精兵10万。国王姓姜葛氏，有4个大臣分掌国事。为吐蕃劲敌。松赞干布率兵进入羊同，多次打败了羊同的抵抗，最终迫其臣服。就这样，松赞干布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终于用武力统一了西藏地区，一个强大的吐蕃王朝在祖国的西南兴起。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松赞干布又派兵平定了东方的东女、附国等诸羌部落；武德九年（626年），又征服了西方的尼婆罗（今尼泊尔）。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吐蕃军队又攻占了位于青海河曲一带的党项，更号其名曰“弭药”。至是，吐蕃奄有现在的西藏、四川西部和青海西南部，北以巴颜喀拉山为界，中隔白兰、党项2部余部与吐谷浑相接，东以茂州、岷江西岸之西山8国与唐朝毗邻。

二、太宗时期唐与吐蕃的和亲政策

早在松赞干布的父亲论赞索时期，吐蕃就和中原王朝发生过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汉地的医药、历算等类书籍大量传入西藏^①。当松赞干布威服群羌、统一诸部，正在建立吐蕃王朝之时，唐朝已于贞观四年（630年）灭亡了东突厥汗国，东面的奚、契丹、室韦，西北的高昌、焉耆、龟兹等西域诸国以及西突厥汗国等，皆遣使入朝，称臣纳贡。唐朝的声威远播四方。松赞干布对唐朝的强盛国力和丰富文化早有所闻，遂于贞观八年（634年）派使者入朝进贡，与唐通好。唐太宗这时正欲对吐谷浑用兵，听说吐蕃位于吐谷浑之南，称雄一方，当即派使者冯德瑕前往“抚慰”^②。

冯德瑕来到逻些后，松赞干布心中大悦，隆重接待。他听说突厥和吐谷浑可汗都娶唐朝公主为妻，便再次派遣使者，携带大量金宝，随德瑕入朝，上表请婚。这时，唐朝已于贞观九年（635年）征服了吐谷浑，伏允可汗被部下所杀，其子诺曷钵被立为可汗。唐太宗觉得西境已无战事，吐蕃僻处西陲，距离遥远，遂拒绝和亲。吐蕃使臣未能完成使命，回国后便编造谎言说：唐天子开始待使者甚厚，并答应和亲。但吐谷浑使者入朝后，从中挑拨离间，和亲遂被拒绝。松赞干布听后大怒，亲自率领本部和羊同的军队，向吐谷浑发起进攻。吐谷浑诺曷钵可汗抵挡不住，逃至青海湖北躲避。松赞干布又麾军东进，攻破党项、白兰二部，于贞观十二年（638年）陈兵于唐朝松州（治今四川松潘）西境。再次遣使入唐，要求迎娶公主，并对部下扬言：“公主不至，我且深入。”^③大有逼婚之势。

① 参阅《西藏王统记》，转引自《藏族史略》，第50页，民族出版社1985年12月版。

② 《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传上》。

③ 《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传上》。

唐松州都督韩威听说吐蕃已入州境，不知虚实，率轻骑观察敌情，被吐蕃击败。于是，松州附近原已降唐的诸羌纷纷举兵，叛应吐蕃。松州告急。唐太宗遂于八月二十七日命吏部尚书侯君集为当弥道行军大总管，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为白兰道行军总管，右武卫大将军牛进达为阔水道行军总管，右领军将军刘兰为洮河道行军总管，率步骑5万迎击。吐蕃大臣对松赞干布的犯唐边境惊恐不已，力劝罢兵，但松赞干布却拒不接受，继续东进，致使进谏大臣接连“自缢者凡八辈”^①。九月六日，唐军前锋牛进达部抵达松州，乘吐蕃不备，将其击败。松赞干布这才感到唐军实力雄厚，难以匹敌，用武力绝对不会达到求婚目的，只得引兵退回。不久，第三次遣使入京，向唐谢罪，并诚恳请婚。这时，唐太宗从松赞干布的行动中，看到了其友好的本意，也认识到了吐蕃是西陲强国，为西境安宁计，为加强同吐蕃的交往，便答应和亲。使者回报后，松赞干布大喜过望，立即派宰相禄东赞携带黄金5000两，宝物珍玩数百件，赴长安纳聘。贞观十四年（640年）十月，禄东赞到达长安，陈述了松赞干布仰慕大国、切望结亲的诚意，奏对称旨，太宗遂决定以文成公主出嫁。

贞观十五年（641年）正月十五，文成公主的陪奩齐备以后，西行赴婚，唐太宗命族弟江夏王李道宗持节护送。文成公主一行冒着凛冽的寒风，踏着初春的积雪，经过关中平原、陇东鄯城（今青海西宁）和赤岭以后，进入吐谷浑境内。在河源郡王、吐谷浑可汗诺曷钵奉旨修建的行馆憩息月余，继续西行。松赞干布率众来到柏海（今青海境内札陵湖）亲迎，对李道宗执子婿之礼，十分恭敬。文成公主盛妆会见松赞干布，仪式欢乐而隆重。行过亲迎礼后，道宗回朝复命，松赞干布亦同随行的汉族工匠先程返回，与吐蕃民夫一道为公主平治道路，重设馆驿，开辟了一条连接唐蕃的道路。文成公主沿途向吐蕃居民传授安装碾磑、播种芜菁等农业技术。入藏以后，文成公主又热情向藏族妇女传授纺织、刺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唐纪十一》，太宗贞观十二年八月。

绣等技术，从此，藏族人民逐渐学会了纺织丝麻，服饰有了很大改进。在文成公主的建议下，松赞干布还下令停止了用赭土涂面的风俗。不久，松赞干布又向唐请来蚕种和从事酿酒、碾础、建筑等技术工匠，促进了吐蕃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为了进一步学习中原文化，松赞干布还派遣贵族子弟到长安国子学学习诗书礼仪，并请中原的儒者到吐蕃掌管文书章奏。唐蕃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大为加强。

三、高宗时期的唐蕃战争

唐高宗即位之初，曾授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封西海郡王，赏赐织物 2000 段。松赞干布亦致书司徒长孙无忌，表示“天子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当勒兵以赴国除讨”^①。又献金银珠宝 15 种，请置于太宗灵座之前。高宗称赞不已，又进封为赞王，赐杂綵 3000 段，并刻松赞干布石像，列于昭陵玄阙之下。永徽元年（650 年），松赞干布卒，由于其嫡子早死，故其幼孙被立为赞普。对松赞干布的逝世，高宗曾遣使吊唁，表示哀悼。两族政权仍继续保持友好关系。

但是，数年之后，随着吐蕃国力的不断强盛，吐蕃的执政宰相禄东赞扩张领土的野心亦与日俱增。他曾多次派兵向吐谷浑和西域地区发起进攻。

显庆五年（660 年）八月，禄东赞因与吐谷浑“不和”，遂发兵骚扰其南部边境，作试探性进攻。吐谷浑可汗、河源郡王诺曷钵当即率部抵抗。于是，双方“递相表奏，各论曲直”。唐高宗由于对吐蕃仍持友好态度，故只是“依违”其间，“未为与夺”^②。

龙朔二年（662 年）十二月，唐朝委派统领西突厥的兴昔亡可汗阿史那弥射与继往绝可汗阿史那步真相继死去，突厥十姓无主。龟兹和疏勒诸国阴谋叛乱，唐高宗遂派爬海道总管苏海政率部进

①② 《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传上》。

入西域，进行平叛。这时，吐蕃也在疏勒弓月部的勾引下，进入西域。唐军由于兵寡师老，无力与吐蕃较量，只得纳贿求和，与其签订城下之盟。不久，西突厥余部阿史那都支与李遮匐亦“收其余众，附于吐蕃”^①，吐蕃政权对西域地区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龙朔三年（663年）五月，吐谷浑的叛臣素和贵畏罪逃奔吐蕃，向禄东赞报告了吐谷浑在边防布军的军事情报。禄东赞遂发吐蕃兵众向吐谷浑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诺曷钵抵挡不住，接连败北，遂与弘化公主率数千帐逃奔凉州，“遣使告急”^②。吐谷浑地据要津，为河西屏障，在战略上具有重要地位，唐朝当然不甘心把它拱手让给吐蕃。于是，唐与吐蕃为了争夺吐谷浑和西域等地又进入了战争状态。

（一）大非川之战

唐高宗接到诺曷钵的告急情报后，立即以凉州都督郑仁泰为青海道行军大总管，率右武卫将军独孤卿云、辛文陵等分屯凉、鄯二州，防卫吐蕃。龙朔三年（663年）六月，又从高丽前线召回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任为安抚大使，令其统领诸军，援助吐谷浑。禄东赞率吐蕃之众屯驻青海湖畔，遣使入唐，表陈吐谷浑之罪，且请和亲。唐高宗断然拒绝，并派左卫郎将刘文祥使于吐蕃，对其入侵吐谷浑和西域地区的无理行径进行严厉谴责。

麟德二年（665年）正月二十四日，禄东赞又派使者来到长安，请与吐谷浑和亲，并求割让赤水之地（今青海东南），牧养牲畜，唐高宗再次拒绝。

是年三月，入侵西域的吐蕃兵众在疏勒弓月部的导引下，大举东进，入侵于阗。高宗敕令西州都督崔知辩、左武卫将军曹继叔率兵援救。

总章二年（669年）九月，唐朝因于去岁灭亡高丽，连年用兵辽东，国力虚耗，故高宗下诏将吐谷浑徙居凉州南山，打算暂避吐蕃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一《唐纪十七》，高宗龙朔二年十二月。

^② 《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传上》。

兵锋。但由于不少大臣建议用兵西陲，故“议久不决，竟不果徙”^①。

咸亨元年（670年）四月，吐蕃接连攻陷西域18州之地，又与于阗攻占了龟兹拔换城（今新疆阿克苏），唐朝被迫罢废龟兹、于阗、焉耆、疏勒等安西四镇。四月九日，唐高宗决定对吐蕃的入侵西域进行反击，遂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左卫将军郭待封为副大总管，率兵10万，讨伐吐蕃，并护送吐谷浑返回故地。这时，吐蕃相禄东赞已死，其子论钦陵为相，继掌大权。八月，唐军抵达大非川（今青海兴海大河坝），仁贵命待封率2万人置辎重于大非川上两棚之内，轻装上阵。自率精锐先行，昼夜兼程，准备出其不意，攻敌不备。行至河口（今青海兴海东南），大破吐蕃之众，乘胜进屯乌海（亦称苦海，即今青海冬给措那湖），等候待封增援。郭待封原与仁贵官职相当，这次出征，耻居其下，故对仁贵策略多所违背。这时他又违背军令“将辎重徐进”。由于行动迟缓，途中遭到20万吐蕃兵众的袭击，待封败走，辎重尽失。仁贵在乌海孤立无援，只得退兵大非川，正与吐蕃宰相论钦陵所率40万大军遭遇，唐军大败，死伤殆尽，仁贵、待封与阿史那道真脱身逃走，最后与论钦陵“约和而还”。回朝以后，仁贵等3人均被“免死除名”^②。吐谷浑全境遂被吐蕃占领。

大非川之战以后，吐蕃一面继续用遣使通好的手段麻痹唐朝，另一方面又加紧对唐朝西境进行骚扰。唐朝由于在这次战争中受到重创，一时无力反攻，仅以左相姜恪为凉州道行军大总管，进行防御。咸亨三年（672年）二月，高宗又下诏迁徙吐谷浑于鄯州浩亶水（今青海大通河）南。由于此地靠近吐蕃，诺曷钵遂以“鄯州地狭”为由，不欲迁徙。高宗只得改迁灵州，以其部落置安乐州（治今宁夏中卫鸣沙），以诺曷钵为刺史。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一《唐纪十七》，高宗总章二年九月。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一《唐纪十七》，高宗咸亨元年八月及《旧唐书》卷八十三、《新唐书》卷一一一《薛仁贵传》。

上元二年（675年）年初，西域疏勒、弓月二王及于阗王伏闍雄相继脱离吐蕃，归降唐朝。吐蕃在西域的势力受到削弱，论钦陵遂派大臣入朝请和，并要求与吐谷浑“复修邻好”，唐高宗严词拒绝。

仪凤元年（676年）闰三月，吐蕃又进犯鄯、廓（州治在今青海化隆东南）、河（州治在今甘肃东乡东南）、芳（州治在今甘肃临潭）等州。唐高宗令左监门卫中郎将令狐智通发兴（州治在今陕西略阳）、凤（州治在今陕西凤县西北）等州兵，仍予防卫。

仪凤二年（677年）五月，吐蕃又犯拱州（治今四川南坪西北）临河镇，擒镇将杜孝升，令其说降松州都督武居寂，但孝升固执不从。吐蕃只能舍孝升撤军，孝升又率余众拒守。高宗以孝升为游击将军。是年八月，高宗令宰相刘仁轨镇洮河军（军在鄯州城内），准备对吐蕃大举反攻。

（二）承风岭之战

仪凤三年（678年）正月，镇守洮河军的宰相刘仁轨由于与中书令李敬玄不和，遂向高宗奏称：“西边镇守，非敬玄不可。”敬玄不谙军旅，知是仁轨有意中伤，故而推辞。但高宗却说：“仁轨须朕，朕亦自往，卿安得辞？”^①正月十九日，敬玄遂代仁轨为洮河道大总管兼安抚大使，仍检校鄯州都督。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李孝逸等奉诏发剑南（今四川）、山南（今陕西南部及四川、湖北北部）兵向鄯州集结。二十六日，金吾将军曹怀舜等又分赴黄河南北招募猛士，无论百姓、仕宦，悉募入军，积极增兵备战。

是年七月，唐军统帅李敬玄率部西进，在龙支（今青海民和东南）击败了入侵鄯州的吐蕃之众，遣使告捷。

九月十二日，敬玄率兵继续西进，抵达青海湖畔，与吐蕃论钦陵部遭遇。敬玄派工部尚书、右卫大将军刘审礼率前锋部队继续深入，屯兵濠所，被吐蕃包围，并受到攻击，形势危急。敬玄看到吐蕃兵士众多，懦弱怯战，竟按兵不救。结果，前锋部队全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二《唐纪十八》，高宗仪凤三年正月。

军覆没，审礼被俘。敬玄闻讯，又狼狈撤退，屯兵于廓州广威县（今青海贵德）西南的承风岭，凭借泥沟结阵自固。吐蕃追兵占据高岗，形成居高临下之势。左领军员外将军黑齿常之看到形势对唐军不利，遂率由 500 兵士组成的敢死队，深夜偷袭敌营，吐蕃自恃兵多，不设防备，兵众溃乱，其将跋地设引兵逃走。敬玄这才收集余众，返回鄯州。高宗闻报后，嘉常之之功，擢左武卫将军，充河源军副使，李敬玄被“贬授衡州刺史”^①。不久，唐高宗又遣以猛士从军的监察御史娄师德出使吐蕃。吐蕃将论赞婆迎于赤岭。师德向其宣导上意，谕以祸福，赞婆大悦，由此数年不再犯边。师德被迁殿中侍御史，充河源军司马。后来，黑齿常之和娄师德竟成为抵抗吐蕃入侵的著名将领。

承风岭战败以后，唐高宗常以吐蕃为忧，故多次召集大臣商议对策。在讨论中，有的大臣认为应和亲罢兵，休息百姓；有的主张严设守备，待机而动；有的则想立即进攻，以纾边患。由于争论不休，竟议而未决。太学生魏元忠在上书中提出了防御三策：即“选将当以智略为本，勇力为末”；“赏厚有功”，“罚重有过”；“开畜马之禁，使百姓皆得畜”^②。针对当时“类取将门子弟及死事之家”的“庸人”，“当阉外之任”，“悬不信之令，设虚设之科”以及“禁百姓畜马”等弊政进行了大胆针砭。深得高宗“叹异”，被授秘书省正字，仗内供奉。

调露元年（679 年）二月十一日，吐蕃赞普卒，其子器弩悉弄继立，年仅 8 岁。专制国政的大相论钦陵遣使入朝告丧，唐高宗一面派人入蕃吊唁，一面命吏部尚书裴行俭乘机进讨。但行俭认为吐蕃君臣和睦，不可轻举，遂止。是年六月，波斯王卒，其子泥洹师为质长安。高宗采行俭之策，令行俭送泥洹师归国为王，又兼安抚大食使者。行俭行至西州，擒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其别帅李遮匐，遣波斯王自返其国，留王方翼镇安西，使筑碎

^① 《旧唐书》卷八十一《李敬玄传》。

^② 《旧唐书》卷九十二《魏元忠传》。

叶城以拒吐蕃，西域粗定。

永隆元年（680年）七月，吐蕃又犯河源（今青海贵德），被黑齿常之击败。常之由此被擢为河源军经略大使。此后，常之于河源置烽燧70余所，开屯田5000余顷，岁收粟500余万石。由是军粮充足，防守有备，成为抗御吐蕃的中坚力量。不久，吐蕃又在生羌的导引下，攻占了茂州的安戎城（今四川汶川西南），留兵据守。由是西洱（今云南大理一带）诸蛮均降于吐蕃。吐蕃占有羊同、党项全境及诸羌之地，东接凉、松、茂、巂（州治在今四川西昌）等州，南邻天竺（今印度、巴基斯坦），西临龟兹、疏勒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诸胡之盛，莫与为比。

（三）良非川、白水涧之战

吐蕃对西南边境的大肆侵扰，引起了唐廷的极大关注。唐高宗决意对吐蕃用兵。开耀元年（681年）五月二十一日，河源军经略大使黑齿常之奉命出击，吐蕃大臣论赞婆率众迎战，双方在良非川（今青海共和西南）遭遇。结果，唐军大胜，缴获了大量粮饷和牲畜。常之在河源军前后7年，多次打败吐蕃，吐蕃兵众闻风丧胆，多年不敢犯边。

永淳元年（682年）五月，吐蕃大相论钦陵率众进犯柘（州治在今四川黑水南）、松、翼（州治在今四川黑水东）等州，高宗诏令左骁卫郎将李孝逸、左卫郎将卫蒲山发秦、渭等州兵分道防御。

是年十月，吐蕃又入寇河源军，军使娄师德奉命出击。双方在白水涧（今青海大通西北）相遇，唐军8战8捷。从此，吐蕃的攻势受到遏制。师德以功被擢为比部员外郎、左骁卫郎将、河源军经略副使。

第五节 唐朝巩固边疆作战的胜利原因及历史意义

唐王朝从太宗贞观四年（630年）开始的巩固边疆地区的作

战，到高宗永淳元年（682年）为止，进行历时半个多世纪，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北灭东突厥和薛延陀汗国于漠北，臣服吐谷浑于西境；平高昌，征焉耆，取龟兹，覆亡西突厥汗国于西域，中亚诸国相继归附；唐太宗又和亲吐蕃，缔造了汉藏两族人民的友好关系。唐高宗用兵青海，遏制了吐蕃上层统治者对西域和河陇地区发动的入侵之势。这就极大地巩固了唐朝边疆地区的安全。

一、胜利原因

唐王朝在半个世纪巩固边疆的作战中，其所以能够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唐朝国内的稳定和国力的强盛是胜利的坚实基础

唐朝建国之初，高祖李渊一面派兵平定国内的割据军阀和农民起义军余部，一面继承隋朝，继续在中央设立三省六部制，使三省分掌决政、议政和执行之权，各自发挥定策、封驳和执行的作用，既加强了中央集权，又提高了决策和行政效率，从而强化了封建机制的统治作用。又继续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规定百姓凡丁男、中男均可授田一顷，其中80亩口分，20亩永业；老男笃疾、寡妻妾以及僧尼、道士、女冠和工商业者亦可授予一定数量的均田土地。凡受田百姓均要承受不同数量的租庸调负担。另外，唐高祖又继续实行府兵制，在关中设置12军，“以检察户口，劝课农桑”，坚持“无事时耕于野”，若有战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①这样，不但很快统一了全国，而且还使受到隋末严重破坏的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的苏息与恢复。唐太宗李世民经过武德九年（626年）的玄武门之变，升储登极以后，除继续执行高祖时期的各项基本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政策外，又在官吏的选拔和任用上，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崇尚节俭，虚心纳谏，力倡民本思想，对

^① 《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老百姓轻徭薄赋，鼓励他们占田垦荒，务本勤农，使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他在军事上又进一步完善府兵制，对府兵的组织机构、简点原则、兵力分布和军事训练等都作了认真的整顿和部署，使府兵制“兵农合一”和“农战交修”的性质更加显著，并且形成了“内重外轻”和“居重驭轻”的诸多特点。因而到贞观四年（630年）前后，唐王朝的“府库甲兵”之盛，就远超“隋世”，出现了“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①的太平景象。唐高宗即位以后，仍继承贞观遗制，无所改作，故“海内康宁”，国力仍处上升之势。所有这些，都为唐朝的征讨四夷，取得巩固边疆作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唐朝统治者的斗争策略、战略决策以及具体战术的正确运用是胜利的关键

面对唐初错综复杂的边疆形势，唐朝最高统治者唐高祖和唐太宗始则纳贿求和或嫁女和亲，以集中力量平定内乱，恢复国力；继而先后利用周边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以及这些政权内部存在的根深蒂固的矛盾斗争，大力对其进行策反离间和分化瓦解，削弱了各个少数民族政权的军事力量，这就为唐军的大举反攻并取得最后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东、西突厥汗国虽为同宗，但因争夺最高统治权力、扩张疆宇以及掠夺财富，曾进行一系列激烈而又残酷的斗争。对此，唐高祖采取“远交近攻”的斗争策略，遣使结好西突厥汗国，并答应和亲，这就使东、西突厥汗国之间的矛盾更为加深，从而使东突厥汗国的军事力量受到一定牵制。唐太宗即位以后，继续维持和西突厥汗国的友好关系，专力对付北狄。与此同时，他还特别注意对东突厥汗国内部的亲唐势力和反对派政治势力的拉拢和分化。早在高祖武德年间，李世民就同颉利可汗之侄突利可汗“结为兄弟”，成为盟友。贞观三年（629年），当突利在颉利的胁迫下，走投无路之际，毅然归唐，当是唐太宗进行长期离间分化的结果。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纪九》，太宗贞观四年十二月。

在此之前，唐太宗又于贞观二年遣使潜入漠北，册封揭竿起义反抗颉利残暴统治的铁勒薛延陀部族酋长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这样，就使颉利可汗处在内外交困和南北夹击的危机之中。

在大举进攻吐谷浑以前，唐高祖为了麻痹伏允可汗，也为了在其内部树立亲唐势力，同时，也为了牵制和夹击河西李轨，曾于武德年间主动放回了长期为质中原的伏允之子慕容顺。接着，唐太宗又遣使招抚位于吐谷浑之南的党项羌人，瓦解了伏允可汗的重要同盟力量。因此，当唐军深入吐谷浑腹地，追击伏允可汗之时，慕容顺当即杀死伏允的亲信大臣天柱王，率众归降，导致了吐谷浑汗国的土崩瓦解，当与唐朝统治者分化瓦解斗争策略的正确运用不无关系。

唐太宗对西域地区亦采用过相同的斗争策略。他首先利用西域诸国与西突厥汗国之间的矛盾冲突和西域诸国内部的斗争，相继平定高昌和龟兹等国，接着又在西突厥汗国左右两厢十姓之中培植亲唐势力，致使其内乱迭起，兵力大为削弱，为唐军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三）在制订战略决策时，唐太宗首先把注意力集中漠北，专力对付对唐威胁最大的东突厥汗国

颉利可汗灭亡以后，唐太宗又集中兵力，麾军青海，于贞观九年（635年）征服了吐谷浑，不但解除了西境边患，而且打开了通向西域的道路。此后，他又于贞观十四年（640年）平定高昌，贞观十六年（642年）又赢得了遏索山之战的胜利，使咄陆可汗政权濒临灭亡，并遣使册立射匮可汗，导致了西突厥汗国的全面崩溃。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太宗在征服焉耆和灭亡了薛延陀汗国以后，乘西突厥汗国内乱之际，派兵西进，一举攻占龟兹，进一步扩大了唐在西域的基地。唐高宗继位以后，又专力经营西域，经过多次激战，终于在显庆二年（657年）一举灭亡了西突厥汗国，西域大定。总之，集中主要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决策的制订和实施，使唐军避免了四面出击、分散兵力的被动局面，始终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

（四）任用一批有杰出军事才能的统帅

在选拔军事统帅时，唐朝统治者经过认真总结作战胜败的经验教训，革除了原来“类取将门子弟及死事之家”的“庸人”等弊政，坚持“以智略为本，勇力为末”的原则，先后任用李靖、李勣、侯君集、契苾何力、阿史那社尔、薛万彻、苏定方、高侃、黑齿常之及娄师德等一代名将作为统军将帅。这些将帅大多身经百战，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在多次巩固边疆的作战中，他们根据“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作战原则，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或随机应变，步骑互换；或一鼓作气，乘胜追击；或示弱伪遁，诱敌深入；或深入虏庭，务歼穷寇等，充分发挥了他们的军事才能。再加之唐军兵士的英勇顽强和拼死战斗，成为唐军强大战斗力的基础性因素。

（五）长期以来实行民族大融合是取得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

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住周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人民，就大量迁徙内地，同汉族人民一起进行生产和阶级斗争，形成了一股势不可当的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潮流。入唐以后，在这股民族融合历史潮流的推动下，汉族人民同周边少数民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更加密切，唐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亦信使往来，络绎不绝。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诸方面进行交流，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丰富了各族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例如吐谷浑通过和唐朝的互市，换回了大量的食盐、丝绸等日常生活必需品；而唐王朝也获得了大量牲畜，出现了“资于戎狄，杂畜被野”的景象，缓解了因为“丧乱”，而“民乏耕牛”^①的状况；连接中原和西域地区的丝绸之路上的交通更是繁荣兴盛，友好使者和东西商贾穿梭其间，进行着内容丰富的友好交流。在这些民族融合的大潮流中，汉族地区发达的社会文明对各少数民族人民起着很大的吸引作用，致使他们“引领翘首，愿

^① 《唐会要》卷九十四《吐谷浑》。

为臣妾”^①；有的则自“释毡裘，袭纨绮，渐慕华风”^②等，这就是这一时期民族融合历史趋势的具体体现。但有些少数民族政权上层统治者出于对领土的扩张和财富的掠夺，大肆对边境地区进行入侵和骚扰，极力破坏汉族和少数民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不仅给边疆地区的汉族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而且也损害了少数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唐王朝进行的巩固边疆的作战，不仅会给周边汉族人民带来和平与安宁，而且也符合各少数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特别是唐太宗时期实行的“爱之如一”的民族政策，体现了一定的开明性和进步性；而他所采取的“以夷制夷”的羁縻统治方式，也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因而在争取和团结各少数民族人民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是唐朝在巩固边疆作战中能够取胜的根本保证。

二、历史意义

唐王朝在巩固边疆作战中取得的一系列重大胜利，对唐朝当时和其后封建社会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一）使我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我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由于唐朝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巩固边疆的作战并取得胜利，这就在一定时期内结束了自东晋十六国以来少数民族政权和汉族政权分立、对抗的割据状态，使我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的疆宇得到了更大的拓展，这个多民族国家的成员更为增多。唐王朝在北至贝加尔湖以北，西至青藏高原和葱岭以西，东至大海，南极五岭的广大边疆地区，或与内地一样设置州县，加强封建统治，或者设置州府，进行羁縻统治，在更大范围实现了全国的统一，奠定了宋元以至明清时期的基本疆宇，对进一步促进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① 《隋书》卷六十七《裴矩传》。

② 《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传上》。

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

(二) 加强了国内民族的融合

由于唐朝在巩固边疆作战中的胜利，消除了阻碍中原和边疆地区相互联系的障碍，从而使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大为加强。特别是由于丝绸之路的畅通和参天可汗道的修筑成功，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政治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等大量进入西域地区和漠北一带，居住在青藏高原的吐谷浑和吐蕃政权也吸收了大量的中原文化，大大地促进了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封建化过程，从而使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族成员在不同的起点上基本保持了同步发展。唐王朝也在同各少数民族人民的交往中，吸收了很多风格多异的音乐、舞蹈等文学艺术，也引进了周边地区一些独特的手工业技术。高昌乐、龟兹乐等进入宫廷以及葡萄酒的传入中原，就是例证。这就进一步丰富了汉族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使民族融合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得到了发展。

(三) 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

由于唐朝巩固边疆作战的胜利，西域中亚地区的许多国家同唐结为藩属关系，因此唐与这些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加频繁。特别是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唐与西亚、北非以及欧洲等地的很多国家亦建立了友好关系，经济和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唐朝的丝绸、瓷器、纸张以及印刷术等，相继传入西方。包括兵书在内的文化典籍亦远播海外。大食、波斯、拂菻以及吐火罗等国的汗血马、玻璃、玛瑙、药品以及打马毬、杂技等也相继传入中国。近年来，在我国陕西西安和新疆乌恰等地相继出土了大量的东罗马金币和波斯银币等，就是这一时期唐朝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实物证据。

第五章 唐朝收复辽东和对高丽、百济的战争

唐朝建国以后，经过 20 多年的休养生息，国力不断强盛，边疆亦基本平定。故唐太宗从贞观十八年（644 年）开始，以“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高丽雪君父之耻”为名，相继对侵占中国辽东的高丽军发动了两次大规模进攻，均因粮草不继和气候转冷等原因，无功而还。高宗继位以后，汲取了太宗两次失利辽东的教训，于显庆五年（660 年）出兵百济，先后击败了百济和日本联军，于龙朔三年（663 年）灭亡百济，遂对高丽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乾封元年（666 年），高丽在唐军与新罗大军的夹击之下，内乱迭兴，力量大为削弱。总章元年（668 年），唐军乘高丽虚弱之际，一举攻占平壤，高丽悉平。总计唐收复辽东和对高丽、百济的战争，历经 25 年，至此结束。

第一节 唐初朝鲜半岛的形势

唐朝初年，朝鲜半岛上仍然是高丽、百济和新罗三国鼎立。高丽国占据朝鲜半岛北部，并侵占了我国辽水（今辽河）以东广大地区，都城平壤，在三国中最为强大。新罗国占据朝鲜半岛东南部，都城金城（今韩国庆尚北道庆州）。百济国占据朝鲜半岛西南部，都城泗泚（今韩国全罗北道扶余），在三国中最为弱小。唐朝初年，新罗和百济由于受到高丽南侵的威胁，两国先后归附唐朝，企图依靠大国调停，抑制高丽南侵。后来，由于高丽改变南进政策，转而联合百济，共同进攻新罗。因而新罗更加仰赖唐廷，多次遣使入唐求救。

一、朝鲜半岛三国概况及其与唐朝的关系

(一) 高丽国

高丽，又名高句丽，是扶余族的一个支系，原居两汉玄菟郡（治今朝鲜咸镜南道咸兴）。魏晋南北朝时期，高丽极力扩张领土，先后侵占了中国的辽东郡（治今辽宁义县），攻占了乐浪郡（治今朝鲜平壤）和带方郡（治今朝鲜凤山附近）等地。到5世纪前期，其疆宇东北已侵占至我国松花江和黑龙江以南地区，西南达今韩国京畿道南端，与百济相接，东南至今韩国江原道三陟地区，与新罗对峙。都城平壤（今属朝鲜），亦称长安城。

高丽把中央官吏分为十二等级：有大对庐（亦称吐捩）、郁折、太大使者、帛衣头大兄、大使者、大兄、上位使者、诸兄、小使者、过节、先人、古邹大加等。地方行政机构设有五部：一曰内部，亦号黄部，即汉桂娄部；二曰北部，或号后部，即绝奴部；三曰东部，或号左部，即顺奴部；四曰南部，亦号前部，即灌奴部；五曰西部，亦号右部，即消奴部。中央直辖桂娄部。每部大城置耨萨一人，相当唐之都督，小城置处间近支一人，亦号道使，相当唐之刺史。

唐朝建国之初，高丽正大肆南侵新罗、百济，故与唐保持友好关系。武德二年（619年），高丽王高建武（前高丽王高元之异母弟）遣使入唐；四年（621年），又遣使朝贡。翌年，唐朝相继平定了国内的割据军阀，形势大定。唐高祖李渊鉴于隋末从征士卒失落高丽者甚众，遂致书建武，提出互释流人，并首先将滞留中国的高丽人“追括”、“遣送”，表示要“永敦聘好”。高建武亦“悉搜括华人，以礼宾送，前后至者万数”^①。

武德七年（624年）二月七日，高建武又遣使入唐，请颁唐历。高祖派前刑部尚书沈叔安前往平壤，册高建武为上柱国、高丽王，又将天尊老子像及道士带往高丽，为之讲授《老子》，建武及道、

^① 《旧唐书》卷一九九上《东夷·高丽传》。

俗听讲者有数千人。

武德九年（626年）年底，新罗、百济两国先后遣使入唐，讼告高丽屡相侵掠，又“闭其道路，不得入朝”。刚刚即位的唐太宗遂派员外散骑侍郎朱子屠前往和解，于是“三国皆上表谢罪”^①。

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派兵平定了东突厥汗国，高丽王高建武遣使奉贺，并上封域图。翌年，唐太宗派广州都督府司马长孙师前往高丽，掩埋隋末阵亡辽东的将士尸骨，并毁掉了高丽所筑“京观”^②。高建武为了巩固所占中国辽东地区，在辽东地区修筑长城，东北自扶余城（今吉林四平），西南直至渤海，长达千余里。贞观十四年（640年），高建武又遣其太子桓权入朝，并贡方物，唐太宗盛情接待。

贞观十六年（642年）十一月五日，唐营州（治今辽宁朝阳）都督张俭奏告高丽东部大人泉盖苏文弑其王高建武，立建武之侄高藏为王，自立为莫离支，相当唐兵部尚书兼中书令之职，专制国政。

盖苏文姓泉（亦有称钱氏、渊氏者，皆为音转所致），原为东部顺奴部大人^③。因其性格凶暴，屡犯法禁，高丽王及中央大臣议欲杀之。盖苏文侦知此事后，遂纠集部兵，扬言校阅，盛陈酒饌于都城之南，邀请诸大臣前往观看。结果，诸大臣被“勒兵尽杀”，死者百余人。接着，盖苏文又驰入宫中，手弑建武，砍尸数段，弃置沟中。于是号令国中，操纵政柄。盖苏文体貌雄伟，意气豪逸，身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视。每次乘马，常令贵人、武将伏地，履肩上下。出巡于外，必严整卫队，前导大呼而进，行人皆奔走躲藏，不避坑谷，“国人甚苦之”^④。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唐纪八》，高祖武德九年十二月。

② 京观：用敌军尸体筑起的高丘。

③ 《新唐书》卷二二〇《东夷·高丽传》；《旧唐书》卷一九九上《东夷·高丽传》称为“西部大人”。

④ 《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唐纪十二》，太宗贞观十六年十一月。

唐太宗听说建武被杀后，为之举哀，并遣使持节吊祭。贞观十七年（643年）闰六月二十一日，又下诏以高藏为上柱国、高丽王，遣使持节册命。

同年九月十三日，新罗又遣使至唐，奏告百济攻取其国40余城，又与高丽联兵，企图阻绝新罗入唐之路，乞兵援救。唐太宗当即派遣司农丞相里玄奘持赐高丽书，令其停止对新罗的进攻。贞观十八年（644年）正月，相里玄奘到达平壤，而莫离支盖苏文正率军南侵新罗，已破其两城，高丽王高藏遣使召还京师。盖苏文返回平壤后，即向玄奘表示，如果新罗不能将隋末侵占高丽的500里之地归还高丽，“恐兵未能已”。玄奘劝谕说：“既往之事，焉可追论！至于辽东诸城，本皆中国郡县，中国尚且不言，高丽岂得必求故地。”^①但盖苏文却拒不相从，俨然以东方盟主自居，大有抗衡唐朝之意。唐太宗遂与大臣议伐高丽。

（二）百济

百济国亦为扶余族的一个支系，原居马韩故地。从公元3世纪中叶开始，百济国家的统治机构逐步完备，并完全占有了朝鲜半岛的西南部。进入4世纪后，百济开始从南面蚕食带方郡，并先于高丽占据这一地区。嗣后，由于高丽国的不断兴盛和大举南侵，两国为了争夺这一地区展开了长期而又激烈的战争。直到5世纪下半叶，由于百济在争夺战中屡遭失败，逐渐丧失了汉江流域，只得于6世纪上半期，将都城由锦江流域的熊津城（今韩国忠清南道公州）迁至泗泚，并将国号一度改称南扶余。不久，百济采取积极的对外政策，联合新罗，对高丽展开攻势，终于夺回了被高丽强占的汉江流域。但此时已经增强了国力的新罗，却在策划对外扩张，故不久又从百济手中夺走了汉江流域，使百济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为了改变这种被动局势，百济转而结好高丽，专力对付新罗。

百济中央设有掌管宣纳之事的内臣佐平，掌管礼仪之事的内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唐纪十三》，太宗贞观十八年正月。

法佐平，掌管宿卫之事的卫士佐平，掌管刑狱之事的朝廷佐平，掌管兵马之事的兵官佐平等。地方行政机构置六带方，管辖十郡。

唐朝建国以后，百济为结纳强国，牵制高丽，保卫北境安宁，极力与唐保持友好。武德四年（621年），百济王扶余璋遣使入唐，敬献果下马；七年（624年），又遣大臣奉表朝贡。唐高祖嘉其款诚，遣使册封扶余璋为带方郡王、百济王。从此，每年遣使朝贡，唐高祖抚劳甚厚。

武德九年（626年）年底，百济与新罗俱遣使至唐，“因讼高丽闭其道路，不许来通中国”^①，太宗诏遣朱子屠前往和解。

贞观元年（627年），太宗又颁赐百济王玺书，劝其“忘彼前怨”，与高丽、新罗“共笃邻情，即停兵革”。扶余璋接书后，遣使奉表陈谢，但“虽外称顺命，内实相仇如故”。

贞观十一年（637年），百济王又遣使进献铁甲雕斧。太宗盛情接待，赐綵帛3000段并锦袍等。

贞观十五年（641年）五月，百济王扶余璋卒，其子扶余义慈遣使奉表告哀。唐太宗素服哭之，赠光禄大夫，并赐物200段，助办丧事。又遣使册命义慈为柱国，封带方郡王、百济王。

贞观十六年（642年），百济王义慈发兵攻占新罗40余城，又与高丽和亲通好，欲攻党项城（约在汉江入海口附近），以绝新罗入唐之路。贞观十七年（643年）九月十三日，新罗王遣使入唐，乞求援兵。唐太宗令司农丞相里玄奖致书高丽、百济，令其各自“戢兵”，否则，“明年发兵，击尔国矣！”^②

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率军亲征高丽期间，百济王乘机袭破新罗10城。二十二年（648年），又破其10余城。至此，百济对唐的朝贡遂绝。

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十二月，百济王扶余义慈又遣使入唐朝贡。高宗降义慈玺书，劝其将“所兼新罗之城，并宜还其本

① 《旧唐书》卷一九九上《东夷·百济传》。

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唐纪十三》，太宗贞观十七年九月。

国”，又令新罗王将“所获百济俘虏，亦遣还（百济）王”，最后，再次警告义慈要“审图良策，无貽后悔”^①。

永徽六年（655年）正月，百济与高丽、靺鞨连兵，进攻新罗北界，占领其30余城。新罗王金春秋上表求救，唐高宗遂决计出兵，征讨百济。

（三）新罗

新罗国本弁韩苗裔，汉时居于乐浪郡境内。位于朝鲜半岛东南部，西接百济，北邻高丽。公元2世纪前期，新罗已具备国家体制，首都金城，向北占有乌岭地区，向南奄有洛东江上游，周围被太白山脉和小白山脉所环绕。4~5世纪时期，新罗利用高丽与百济相互争夺之际，向南扩张领土至洛东江流域，向北经海路拓至东海岸中部。6世纪中叶，新罗先与百济联合，从汉江流域驱逐了高丽势力。接着，又在同百济的战争中获胜，从百济手中夺取了汉江流域。由于汉江流域土地肥沃，物产富饶，又从军事上断绝了高丽与百济联合的道路，因此，这对新罗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此期间，新罗大力发展同唐朝的关系，企图依靠唐朝声威，抑制高丽和百济对新罗的联合进攻。

新罗王所居金城，周长七八里，有卫兵3000，设狮子卫队。中央文武官有17等级，并模仿中国的地方建制，实行州、郡、县三级制度，州长官称军主，郡长官为太守，县长官为县令。国人多金、朴二姓，异姓不通婚。

武德四年（621年），新罗王金真平遣使朝贡，唐高祖亲劳慰问，并遣通直散骑侍郎庾文素出使回报，赐以玺书及绘画屏风、锦綵300段。自此朝贡不绝。武德七年（624年），唐高祖又遣使册拜金真平为柱国，封乐浪郡王、新罗王。

贞观五年（631年），新罗王遣使入唐，献女乐2人。唐太宗“愍其远来，必思亲戚”，因而“听遣还家”^②。是岁，新罗王金真

^① 《旧唐书》卷一九九上《东夷·百济传》。

^② 《旧唐书》卷一九九上《东夷·新罗传》。

平卒，无子，立其女善德为王，由宗室大臣乙祭总知国政。唐太宗诏赠金真平左光禄大夫，赠物 200 段。

贞观九年（635 年），唐太宗遣使持节册命善德为柱国，封乐浪郡王、新罗王。

贞观十七年（643 年）九月十三日，新罗王善德遣使入唐，上言高丽、百济连兵攻袭，攻占数十余城，乞兵援救。唐太宗当即派相里玄奘持玺书赴高丽，令其“戢兵”。但高丽不纳。

贞观十八年（644 年），唐太宗亲征辽东，诏令新罗整顿大军，策应唐兵。新罗遣大臣领兵 5 万，进入高丽南界，并攻占了水口城，收降了高丽守军。

贞观二十一年（647 年），新罗王善德卒，唐太宗诏赠光禄大夫，其余官爵封号如故。因立其妹真德为王，加授柱国，封乐浪郡王。

贞观二十二年，真德遣其弟、国相金春秋及其子文正入唐，唐太宗诏授春秋为特进、文正为左武卫将军。春秋请求入国学观看祭奠先圣先师的释奠典礼及讲论经书，太宗因赐所撰《温汤》、《晋祠碑》及新编《晋书》。春秋、文正归国时，太宗又令三品以上大官设宴饯行，优礼甚称。

唐高宗永徽元年（650 年），真德派兵大破百济之众，遣其弟春秋之子法敏入唐奏闻，并带来真德用织锦作成的《太平颂》以献，颂文共 20 句，最后两句云：“五三成一德，昭我唐家光。”^①高宗称赞久之，拜法敏为太府卿。

永徽五年（654 年）闰五月十八日，新罗女王金真德卒，唐高宗诏立其弟金春秋为新罗王。

永徽六年正月，百济与高丽、靺鞨连兵，侵新罗北境，攻占 30 余城。新罗王遣使求救，唐高宗决计发兵征讨百济。

^① 《旧唐书》卷一九九上《东夷·新罗传》。

二、唐朝对朝鲜半岛三国的基本政策

唐朝建国初期，对朝鲜半岛三国均采取和平友好的对外政策。武德五年（622年），当国内形势渐趋平定之际，唐高祖曾在赐高丽王高建武的玺书中说：“方今六合宁晏，四海清平，玉帛既通，道路无壅。方申辑睦，永敦聘好，各保疆场，岂非盛美！”^①后来，他还打算改变隋炀帝“以自尊大”的态度，无令高丽“称臣”，只是在周围诸多大臣进谏下，才未付诸实行。在高丽、百济和新罗三国的激烈争夺和相互斗争中，唐高祖也多次派遣使者，前往和解，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三国矛盾的激化，促进了朝鲜半岛的政局稳定。唐太宗即位之后，仍然执行这一和平友好的对外政策，对朝鲜半岛三国之间的日益激化的矛盾，仍遣使调停。贞观元年，当百济遣使入唐，“讼高丽梗贡道”、侵北境之时，太宗“诏使者平其怨”；新罗与百济世结仇恨，攻战不已，太宗劝其各自“申好”，“宜忘前怨”^②。

贞观十六年（642年），当盖苏文“贼弑其主”，篡夺高丽国政，不但与百济联兵，屡攻新罗，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而且还遣使前往漠北，用“厚利”挑唆薛延陀汗国与唐的关系，大有抗衡唐朝之势。对此，唐太宗始决计对高丽用兵，援救新罗。唐高宗即位以后，继续执行这一政策，进一步联合新罗，专力进攻百济。灭亡百济后，又对高丽实施南北夹击，终于灭亡了高丽，从而胜利地结束了长达25年的对外战争。

三、日本对朝鲜半岛的野心

日本国古称倭奴，后因“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国

① 《旧唐书》卷一九九上《东夷·高丽传》。

② 《新唐书》卷二二〇《东夷·百济传》。

近日所出，以为名。或云日本乃小国，为倭所并，故冒其号”^①。其国王以“天皇”为号，都城治大和州。早在东汉初年，日本国就曾受到东汉光武帝的册封。此后，同中国一直保持友好关系。贞观五年（631年），曾遣使入唐通好。后来，“又附新罗奉表，以通起居”^②。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年），新罗受到高丽和百济连兵的暴掠，高宗曾致孝德天皇，令其出兵援助新罗。咸亨元年（670年），又“遣使贺平高丽”^③。但日本对朝鲜半岛却一直存有扩张野心。早在4世纪末期，日本国就曾派兵入侵朝鲜半岛南端的伽倻地区，被高丽和新罗联兵击败。入唐以后，日本又转而联合百济，企图在朝鲜半岛三国的角逐中火中取栗。龙朔元年（661年），当唐军击败百济，攻占百济都城以后，日本国王又勾结百济僧人道琛及故将扶余福信，派使者送回了留质日本的故王子扶余丰，立以为王，企图在百济扶植傀儡政权。接着，又悍然出兵百济，抗拒唐军。但终因兵力不足，在白江口之战中被唐军歼灭，遂使日本染指百济的幻想成为泡影。但后来日本国对朝鲜半岛的扩张野心，始终没有收敛，时刻都在窥探方向，寻找时机，企图旧梦重温。

第二节 太宗时期进攻辽东的战争

唐太宗自贞观十六年（642年）盖苏文弑君篡国以后，就决计用兵进攻侵占中国辽东的高丽军。经过部署以后，从贞观十八年（644年）开始，他曾对高丽军发动了两次大规模进攻。在第一次进攻中，唐太宗所率唐军虽在辽东之战、白岩之战等作战中多次获胜，接连攻占了盖牟、辽东、卑沙、白岩等城，但在安市之战中却遇到了高丽军的顽强抵抗。最后，因粮草不济和天气转冷等原因，只得班师归营。后来，唐太宗改变策略，从贞观二十一年

^{①③} 《新唐书》卷二二〇《东夷·日本传》。

^② 《旧唐书》卷一九九上《东夷·日本传》。

(647年)开始,又派出小股部队对高丽军连续发动了两次骚扰战,致使高丽举国困弊。

一、双方作战方略

(一) 高丽方面

早在贞观五年(631年),当唐太宗派人至辽东收殓隋末阵亡辽东的兵士骸骨并捣毁高丽所立京观之时,高丽王建武就在辽东地区修筑了一条长达1000余里的长城,作为防御唐军进攻的第一道防线。贞观十六年(642年),盖苏文弑君篡国以后,又在辽东和鸭绿水(今鸭绿江)以及千山山脉之间广大地区集结兵力,构筑军事据点,并大力加强辽东城(今辽宁辽阳)、白岩城(今辽宁辽阳东)、扶余城(今吉林四平)、新城(今辽宁抚顺北)、盖牟城(今辽宁抚顺)、安市城(今辽宁盖州东北)以及乌骨城(今辽宁凤城)、卑沙城(今辽宁普兰店西南)等诸城的防御力量,以此作为第二道防线,企图封锁唐军的水陆进攻路线和登陆港口,并在这些地方实行坚壁清野,企图在唐军粮饷匮乏之时乘机反攻。与此同时,盖苏文又与百济结为同盟,亲自率军南侵新罗,企图消灭唐朝在朝鲜半岛上的藩属之国,解除其南顾之忧。另外,他又遣使潜入漠北,争取薛延陀汗国与东北地区的靺鞨等部族,企图从北面和东北方面牵制唐军。

(二) 唐朝方面

贞观十六年(642年),当盖苏文弑君篡国和抗衡唐朝,企图称霸东亚之时,唐太宗遂以吊民伐罪为名,决计对高丽用兵。为了避免重蹈隋炀帝三伐高丽的失败覆辙,唐太宗在战前制订了周密的作战方略。

首先,他在首都长安、东都洛阳以及定州(今属河北)、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等地屯驻重兵,进行严密控制,稳定国内形势。

其次,又在全国各地征募天下骁勇之士,扩充军队,弥补府兵力量之不足,同时,也可以避免各地因强征府兵而可能引发的

动乱。

复次，大量向幽州（治今北京市西南）、营州等地运输粮饷和集结军队，以此作为陆军的进军基地；又在莱州（今属山东）大量集结战船，作为水军的进攻基地。准备水陆并进，攻击高丽。

与此同时，又遣使新罗，令其“纂集士马，应接大军”^①，从南面牵制高丽，以分其势。

当进攻高丽的战争打响以后，唐太宗又采用释放和优待战俘等政策，用以瓦解敌人军心、民心；当对安市城久攻不克，唐太宗在班师以后，又遣兵在高丽境内不断进行骚扰，待其疲惫之时，再图进讨。

唐高宗即位之后，除继续执行骚扰之策外，又大力扩充水军，与新罗联兵，专力攻击百济，对高丽造成南北夹击之势。最后，乘其内乱之际，终于取得了灭亡高丽的胜利。

二、唐军的战前准备及进攻部署

唐太宗在贞观十五年（641年）灭亡高昌以后，就已经产生了用兵辽东之意。这年七月，他即派遣职方郎中陈大德利用出使高丽之机，侦察其“山川风俗”。大德进入高丽境内后，先以丝绸绫绮贿赂当地官员，并告说：“吾雅好山水，此有胜处，吾欲观之”。于是，各地官员便甘为向导，带其游历，“无所不至”。所到之处，大德又遇到了很多留居高丽的华人，即向这些华人讲述了中国国内的变化及其“亲戚存没”消息。临别之时，华人“望之而哭者，遍于郊野”^②。经过一个多月的侦察探听，于八月十日回到长安，向太宗全面而又详尽地汇报了高丽境内的山川地理形势。

贞观十七年（642年），唐太宗在废立太子以后，欲乘盖苏文篡权之机，进军高丽，但因长孙无忌谏止，遂“为之隐忍”，使其

^① 《旧唐书》卷一九九上《东夷·新罗传》。

^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唐纪十二》，太宗贞观十五年八月。

“得以自安，必更骄惰，愈肆其恶，然后讨之”^①。

贞观十八年（643年）二月，唐太宗派往高丽的使者相里玄奘返回长安，向他报告了对盖苏文的劝阻无效后，遂决计亲征高丽，并相继进行了如下进攻部署：

贞观十八年七月二十日，敕将作大监闫立德前往洪（州治今江西南昌）、饶（州治今江西鄱阳）、江（州治今江西九江）3州，督造运输军粮的船舰400艘；七月二十三日，诏遣营州都督张俭等率幽、营2都督兵及契丹、靺鞨等部族兵众对辽东作试探性攻击，“以观其势”^②；又以太常卿韦挺为馈运使，民部侍郎崔仁师副之，专责河北诸州的粮草运输；命太仆少卿萧锐运输河南诸州粮餉入海，贮于乌湖岛（今山东南、北隍城岛）中，以供水军之需。与此同时，又下诏在全国募兵，“皆取愿行者”，结果，诏令发布以后，“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从军者，皆愤叹郁邑。”^③共募得天下甲士10万。

同年十月十四日，唐太宗乘车驾由长安行幸洛阳，欲御驾亲征，留宰相房玄龄和右卫大将军、工部尚书李大亮守卫京师。

十一月初，营州都督张俭等帅唐军进至辽水西岸，正值河水泛滥，久不得渡。太宗以其畏惧怯懦，召回洛阳，欲治其罪。张俭到达洛阳后，向太宗具陈了辽水沿岸的山川险易和水草美恶，太宗大悦，令其重返辽西，待机渡河东进。

贞观十八年十一月十四日，诏令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泸州（今属四川）都督左难当为副，率江淮、岭南及碭中诸州兵及长安、洛阳3000募兵，战舰500艘，从莱州渡海趋平壤；又令太子詹事、左卫率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江夏王李道宗为副，率步骑6万及兰（州治今甘肃兰州）、河（州治今甘肃临夏）二州降胡兵趋辽东。然后，两军合势并进。十一月三十日，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唐纪十三》，太宗贞观十七年六月。

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唐纪十三》，太宗贞观十八年七月。

③ 《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唐纪十三》，太宗贞观十八年十二月。

诸路陆军集于幽州。太宗又遣行军总管姜行本、少府少卿丘行淹督众工匠在安萝山制造云梯、撞车等攻城器械。这时，天下各处前来应募的勇士及贡献攻城器械者不可胜数，唐太宗均亲加阅视，逐次取舍。不久，下诏布告天下，陈述了这次东征高丽的五条必胜之道：“一曰以大击小，二曰以顺讨逆，三曰以治乘乱，四曰以逸待劳，五曰以悦当怨”^①。用以动员民众，增强士兵必胜信念。

十二月二日，下诏水陆诸军及新罗、百济、奚、契丹等分道进击高丽。

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馈运使韦挺由于事先未能巡视漕渠，600余艘运粮船舰行至卢思台（今天津宁河）侧，渠水浅塞不通，贻误军期，被械送洛阳，以将作少监李道裕代之。副使崔仁师亦被免官削职。

二月十二日，唐太宗亲统六军从洛阳北上，三月十九日，抵达定州，留太子在此监国，令房玄龄与高士廉、刘洎、马周、张行成、高季辅等共同辅政，得以便宜从事，不复奏请。三月二十四日，太宗率部从定州北进，向辽东进发。

三、唐军第一次进攻

（一）围攻辽东之战

贞观十九年（645年）三月底，唐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李勣率部由幽州抵达营州后，取声东击西之策，多张声势，遣小股部队东进，假装要从怀远镇（今辽宁辽阳西北）渡过辽水，而暗趋大军由柳城（今辽宁朝阳）北上，经甬道向通定（今辽宁新民）进发。唐军渡过辽水的消息传到高丽后，举国震惊，城邑均闭门自守，不敢出击。四月五日，辽东道副大总管、江夏王李道宗将兵数千人抵达新城（今辽宁沈阳东），帐下折冲都尉曹三良引10余骑直压城门，城中军民惊恐骚乱，不敢抵抗。营州都督张俭将胡兵为前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唐纪十三》，太宗贞观十八年十一月。

锋，向建安城（今辽宁盖州西南）进发，途中击败了前来迎战的高丽兵众，歼敌数千。

四月十五日，李勣和李道宗率唐军主力从西、北两面进攻盖牟城。经过激战，李勣部率先攻入城中，俘获高丽 2 万余口，缴获粮饷 10 余万石。接着，又麾军南下，向辽东城进发。这时，唐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张亮所率水军从东莱（今山东莱州）渡海，袭击卑沙城。该城四面环绝，唯西门可登。唐军前锋程名振引兵深夜抵达城下，副总管王文度率部捷足先登。五月二日，攻拔其城，俘城内男女 8000 余口。大总管张亮又分遣总管丘孝忠等耀兵于鸭绿水，骚扰高丽都城平壤以北的最后一道防线。

贞观十九年五月初，李勣和道宗率前锋部队 4000 余骑抵达辽东城下。五月初八，盖苏文派步骑 4 万援助辽东守军。这时，唐军诸将都觉得敌众我寡，因此，主张深沟高垒，等主力部队全部集结以后，再行出击。唯副总管李道宗认为应乘敌军援兵“远来疲顿”之时，主动迎战，“击之必败”^①。李勣表示赞同，遂派果毅都尉马文举策马向敌阵冲击，所向披靡。由此，众心稍安。接着，4000 余骑全部冲入敌阵。行军总管张君义部遇到高丽优势兵力的反击，向后稍退，唐军不利，全军溃乱。李道宗收集散卒，登高瞭望，看到高丽军阵紊乱，率骁骑冲入，左右出入，势不可当。李勣率众相助，高丽军大败，被歼 1000 余人。五月十日，唐太宗亲率六军经北平（今河北卢龙）、辽泽（今辽宁北镇与辽中之间泽地），渡过辽水，留大军于马首山（今辽宁辽阳西南），自将数百骑驰至辽东城下，对李道宗慰劳赏赐，超拜马文举为中郎将，并奖励了有功将士，处斩了临阵退却的总管张君义。

击退了高丽援军以后，李勣当即指挥唐军将士“负土填堑”，准备向辽东城发起进攻。唐太宗也在马上负土递送，于是，随从官员一起与将士负土致于城下。不几日，城下沟堑俱被填满。接着，李勣下令先用抛车攻城。该攻城抛车体积庞大，可将重达 300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唐纪十三》，太宗贞观十九年五月。

余斛的巨石抛出一里之外，所至皆摧，高丽守军十分惧怕。为了防御巨石袭击，守军用巨木在城上筑以为楼，但仍被抛车所发巨石击溃。随后唐军又用撞车撞其城上楼阁，无不倾倒。就这样，唐军接连攻城 20 多天，昼夜不息。唐太宗亦率所统六军相助，将辽东城包围数十百重，水泄不通，鼓噪之声，震天动地。五月十七日，南风劲吹，唐太宗下令精锐士卒登上冲竿之顶，用火把点燃了西南城楼，大火燃及城中住宅，火光冲天。唐军将士乘机登上城墙。高丽守军抵挡不住，被歼 1 万余人，俘获城中男女 5 万余口，唐军一举攻占辽东城。唐太宗遂以辽东城置辽州，并举燧入塞，向太子所居定州通告捷报。

（二）围攻白岩之战

贞观十九年（645 年）五月二十八日，唐军在辽东城稍事休整后，又向白岩城（今辽宁辽阳东）挺进。次日，右卫大将军李思摩被流矢所中，唐太宗亲自为其吮血，唐军将士无不感动，故人百其勇。盖苏文遣乌骨城万余守军援救白岩。唐将契苾何力奉命率劲骑 800 迎击，并挺身冲入敌阵，被敌刺中腰部，血流如注，尚辇奉御薛万备单骑往救，在万众之中，将何力救回。何力勇气益奋，束疮再战，从骑奋击，高丽援军抵敌不住，退遁数十里，被歼千余人。正值日暮，何力鸣金收兵。

六月初一，李勣率部抵达白岩城下。该城依山临水，四面险绝。但城主孙代音却胆小如鼠，当他听说辽东城被唐攻破的消息后，即遣使请降。但当唐军抵达白岩城下以后，他又“既而中悔”，企图凭险抵抗。李勣遂命兵士用抛车、撞车攻城，飞石流矢，雨集城中。不久，唐太宗亦率六军抵达白岩西北，怒其反复，诏令军中：“得城当悉以人物赏战士！”于是，唐军攻势更加猛烈。孙代音看到唐军攻势大盛，城池将要不守，遂遣心腹请降，约定唐军临城后，以“投刀钺为信”。唐太宗遂把唐军旗帜交给使者，并说：“必降者，宜建之城上。”李勣看到太宗将要受降，帅甲士数十人进谏说：“士卒所以争冒矢石，不顾其死者，贪虏获耳。今城垂拔，奈何更受其降，孤战士之心。”但太宗表示“纵兵杀人而虏

其妻孥，朕所不忍”，只答应对立功将士，“以库物赏之，庶因将军赎此一城”^①。李勣遂退。

不久，孙代音果然把唐军旗帜插于白岩城上，城中兵民都以为唐军已经登城，遂相率归降。由此，唐军获城中男女数万。唐太宗临水设置帐幄受降，给城中百姓赏赐食物，年八十以上赐以缯帛。他城之兵在白岩者，全加慰谕，分给粮饷器仗，予以释放，任其所之。又以白岩城为岩州，以孙代音为刺史。原被盖苏文所遣援助盖牟城而被唐军俘获的加尸城（今朝鲜平壤西南）700多名高丽兵士，被唐太宗的优抚战俘的政策所感动，均请从军效力。但唐太宗却说：“汝为我战，莫离支必杀汝妻子”，故对其赏赐粮饷，全予遣放。

六月三日，唐太宗又将盖牟城改为盖州。

（三）围攻安市之战

贞观十九年（645年）六月十一日，唐太宗率军从白岩出发，向安市城挺进。二十日抵达城北，立即发兵攻城。次日，盖苏文遣高丽北部绝奴部靺萨高延寿和南部灌奴部靺萨高惠贞统高丽、靺鞨之众15万援救安市。高丽军中有一老谋深算的对卢官劝延寿等“顿兵不战，旷日持久”，待唐军疲惫之时，分遣勇士，断绝粮道。不过旬日，唐军粮饷必尽，就会陷入“求战不得，欲归无路”的境地，并说，这是“不战而取胜”^②之策。但延寿却拒不相从，引兵直进。唐太宗为诱敌深入，诏令左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将突厥千余人在安市南40里处挑战。刚一接触，唐军即向后撤退。高丽兵众以为唐军不堪一击，竞相追击，直进至安市城东8里的六山（位于今辽宁海城东南），依山结阵，绵亘40余里。

唐太宗与长孙无忌等率数百骑登上高岗，观察地形，对可以伏兵及出入之所，均了如指掌。然后遣使对延寿说：“我以尔国强臣弑其主，故来问罪。至于交战，非吾本心。入尔境，刍粟不给，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纪十四》，太宗贞观十九年六月。

② 《旧唐书》卷一九九上《东夷·高丽传》。

故取尔数城，俟尔国修臣礼，则所失必复矣！”延寿信以为真，遂不设备。这时，江夏王李道宗认为高丽倾全国兵力援救安市，都城平壤守备必然空虚，因此请拨给精兵 5000，直取平壤。但唐太宗却拒不答应。当晚，唐太宗作了如下部署：

令李勣将步骑 1.5 万在西岭布阵，引诱敌军出击；

令长孙无忌将精兵 1.1 万为奇兵，伏于山北狭谷之中，待发起攻击时，从敌后冲出。

自己亲率步骑 4000，挟带鼓角，收卷旗帜，登上北山。并下令诸军，以鼓角之声为号，一齐出击。又命有司在朝堂之侧设置受降帐幄，胸有成竹地说：“明日午时，纳降虏于此矣！”

六月二十二日，高延寿发现李勣在对面布阵，遂整顿军士，准备迎战。唐太宗登上北山后，看见狭谷中尘土飞扬，知是长孙无忌率部已进入指定地点，当即命令鼓角齐鸣。于是，唐军诸路兵马鼓噪而进。高延寿见状大惧，慌忙分兵抵抗，但阵角已乱。这时，风云突变，阴云四起，雷电交加。龙门（今山西河津）人薛仁贵穿着奇服，大声疾呼，冲入敌阵，所向披靡。李勣令 1 万步兵手持长矛，向敌进攻。长孙无忌率部又从敌后杀出，太宗亦率部自山顶冲下。高丽援军大败，被歼 2 万余人。薛仁贵以功被拜游击将军。

高延寿收集余众，依山自固。唐太宗率唐军将高丽军余众团团包围。长孙无忌部又拆除了所有桥梁，断其归路。高延寿和高惠贞等在走投无路之际，只得率其 3.68 万人请降，并躬身膝行，进入军门，拜伏请命。唐太宗挑选耨萨以下酋长 3500 人，授之军职，迁居内地，其余兵士全部释放，使还平壤。这些获释兵士皆举手顿地，欢呼雀跃。唐军获马 5 万匹，牛 5 万头，铁甲万领，其他军用器械不计其数。经此大败，高丽举国震惊，后黄城（今辽宁沈阳南）和银城（今辽宁铁岭南）守军全都自拔逃遁，数百里内无复人烟。

经此六山大捷以后，唐太宗渐有骄色，在向定州高士廉等人

的书信中曾自豪地说：“朕自将若此，云何？”^①因号六山为驻蹕山，又令将作监造《破阵图》，命中书侍郎许敬宗为文勒石以纪其功。以高延寿为鸿胪卿，高惠贞为司农卿。

在此期间，唐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张亮所率水军在攻占卑沙城后，继续向西北推进。在抵达建安城下时，唐军壁垒尚未加固，兵士大多出外樵采放牧，建安城内高丽守军突然杀出，唐军惊扰。张亮平素胆怯懦弱，踞坐胡床，直视不言，将士以为他沉稳勇健，军心稍定。总管张金树等鸣鼓整军，向敌进攻。高丽守军抵挡不住，只得败逃城中，婴城自守，不敢出战。

七月五日，唐太宗将军营移至安市城东，与李勣等商议攻城方略。唐太宗提议舍安市而西攻建安，“建安得，则安市在吾腹中”；但李勣却认为若西攻建安，则距唐军的粮饷基地辽东城过分遥远，如果高丽断我归路，情势必定危机，故坚持“先攻安市”^②。最后，唐太宗接受了李勣的建言。

八月十日，唐太宗又将军营移于安市城南，切断了安市与建安两城之间的联系。然后下令李勣攻城。李勣等拥高延寿等高丽降众营于安市城下，招降城中将士。但城中坚守不动，且每次看见太宗旌旗麾盖，必乘城鼓噪，以弓矢相拒。太宗大怒，李勣乘机请求克城之日，男子尽诛。此话传入城中，守军益愤，人皆死战，故久攻不克。这时，高丽降将高延寿献策：应释放高丽降将与妻子团聚，以动安市守军之心；然后移兵进攻乌骨城，该城守军弱少，可朝至夕克。最后麾军南下，平壤可唾手而得。群臣诸将亦建言应与张亮所率水军会师，并力攻拔乌骨，“渡鸭绿水，直取平壤，在此举矣”。唐太宗正要采纳这一建言，但长孙无忌却极力谏止。他认为如移兵乌骨，则建安、新城的高丽守军必“蹶吾后”，我军则有腹背受敌之忧。因此，他主张先破安市，再取建安，然后长驱而进，“此万全之策”^③。唐太宗遂打消了移兵乌骨的念

^{①②} 《新唐书》卷二二〇《东夷·高丽传》。

^③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纪十四》，太宗贞观十九年八月。

头，仍命诸军急攻安市。

当日午后，安市城中传出猪、鸡鸣叫之声，唐太宗估计高丽守军可能夜袭唐营，遂严兵设备。果然，高丽数百人于夜半缒城而下。唐太宗亲自驰至城下，麾军急击，高丽见唐军有备，只得退回。

第二天，唐太宗又令江夏王道宗督众在安市城南修筑土山，以逼城内。城内守军亦增高其城，与唐军相拒。双方兵士又分番交战，每天都要六七回合。唐军兵士用冲车炮石，摧毁楼堞，城中守军即用木栅塞堵其缺。李道宗在修筑土山时，足部受伤，唐太宗亲自为其针灸。因此，筑山昼夜不息，先后历时 60 多天，用工 50 多万，山顶距城仅有数丈，下临城中。道宗派果毅傅伏爱将兵屯土山之顶备敌。由于山顶过高，根基不固，屯兵过多，土山塌倒，压坏了城墙一角。这时正值伏爱擅离职守，高丽守军数百人从城缺处杀出，占据了土山，“堑而守之”。太宗闻讯大怒，将傅伏爱斩首示众，令诸将率兵夺回土山。但接连 3 天进攻，均未奏效。道宗赤脚行至旗下请罪，太宗以其破盖牟和辽东之功，特予赦而不罪。

这时，辽东地区寒霜早降，草枯水冻，加之军粮将尽，士马难以久留，太宗遂于九月十九日，下诏班师，围攻安市之战至此结束。唐军在这次东征中，共攻拔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等 10 城，迁徙辽、盖、岩三州户口 7 万人入山海关内。共歼敌 4 万，唐军损兵 2000，战马死者十之七八。

四、唐军第二次进攻

(一)唐军作战方针的改变

唐军在辽东对高丽军的第一次进攻结束以后，盖苏文更加骄恣专横。他虽于贞观二十年(646年)五月，遣使谢罪，并献二美女入朝，但却言词傲慢，对唐使者骄倨不恭。并窥视边隙，又对新罗侵扰不已。对此，唐太宗不但遣还其所献美女，而且又于同年十月十四日下诏：勿受其朝贡，更议征讨。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二月,唐太宗派兵平定薛延陀汗国后,准备再次亲征高丽军。这时,朝廷有的大臣献策说:“高丽依山为城,攻之不可猝拔。前大驾亲征,(高丽)国人不得耕种,所克之城,悉收其谷,继以旱灾,民大半乏食。今若数遣偏师,更迭扰其疆场,使彼疲于奔命,释耒入堡,数年之间,千里萧条,则人心自离,鸭绿之北,可不战而取矣。”^①唐太宗接受了这一建议,遂放弃了原来用大兵团攻城略地的攻坚战术,改用小股部队进行骚扰的作战方针。

同年三月,太宗以左武卫大将军牛进达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右武侯将军李海岸为副总管,率水军万余人,乘楼船从莱州出海;又以太子詹事李勣和右武卫将军孙貳朗为正副行军大总管,率陆军3000,并营州都督府兵从新城道东进,执行骚扰之策。

(二)唐军第一次骚扰战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五月,李勣部渡过辽水后,经南苏(今辽宁新宾)、木底(今辽宁新宾)等数城,高丽守军皆背城拒战,李勣击破其兵,焚其罗城而还。

同年七月,牛进达等所率水军从鸭绿水口登陆,进入高丽国内,经百余战,每战皆捷,先后攻拔石城(位于鸭绿江南)等数城。进至积利城(位于今朝鲜平壤西)下时,高丽守军万余出战,被李海岸率部击退,歼敌2000。不久,亦从海路回国。

经此骚扰战后,高丽举国不安,民废耕业,纷纷进入城堡躲藏。同年年底,高丽王高藏只得派其子、莫离支高任武入唐谢罪。

(三)唐军第二次骚扰战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九月十五日,唐太宗敕令宋州(治今河南商丘)刺史王波利等发江南12州工匠制造战船数百艘,准备对高丽再次实施骚扰。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正月二十五日,唐太宗又诏令右武卫大将军薛万彻、右卫将军裴行方为青丘道正、副行军大总管,率水军3万及楼船战舰,自莱州泛海出击高丽。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二月。

同年四月，薛万彻等率水军由莱州出海，经大谢岛（今山东南、北长山岛）、龟岛（今山东砣矶岛）和乌湖岛，折而东北行，仍由鸭绿水入海口登陆，进破泊灼城（今辽宁丹东东北），俘获甚众。四月十四日，唐乌湖岛镇古神感率部浮海进击，在易山（似在今朝鲜平壤东北之马山里）与高丽 5000 守军遭遇，唐军大胜。当晚，高丽万余水军夜袭神感所率船队。神感设伏，将其击败。至此，唐军结束了第二次骚扰战斗，胜利班师。

贞观二十二年（648 年）七月，唐太宗遣右领左右府长史强伟在剑南道伐木制造船舰，最大的舟船其长可达 100 尺，其宽约 50 尺。另遣使沿江而下，把舟船从巫峡运至江、扬二州，然后从海路齐集莱州。同年八月，又敕越州（治今浙江绍兴）都督府及婺（州治今浙江金华）、洪（州治今江西南昌）等州造海船及双舫 1100 艘。并遣陕州（治今河南三门峡西）刺史孙伏伽招募勇士，莱州刺史李道裕运输粮饷及攻城器械，贮于乌湖岛，准备乘高丽举国困弊之际，于来年发兵 30 余万，再征高丽。

贞观二十三年（649 年）春，太宗染疾，五月驾崩，遂罢东征之役。

第三节 高宗时期对百济、高丽的战争

一、高宗即位后对朝鲜半岛的政策

太宗死后，其太子李治即位，是为高宗。唐高宗即位之初，继续唐太宗后期对高丽实施的骚扰之策，曾于永徽六年（655 年）和显庆三年（658 年）出兵辽东，先后对高丽发动两次骚扰作战。在此期间，高宗一直与新罗保持友好关系。显庆五年（660 年），百济大举侵犯新罗，新罗王向唐求救，唐高宗遂出兵百济，同年八月，经熊津江口之战，灭亡百济。龙朔三年（663 年），又经白江口决战，歼灭入侵日军与百济残余势力，既巩固了在百济的胜利，又对高丽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此后，唐高宗又用兵高丽，经过龙朔元年（661 年）的

平壤之战、乾封元年(666年)的金山之战以及总章元年(668年)的攻克平壤,终于灭亡高丽。后来,在新罗和百济遗民的强烈反抗下,唐高宗被迫放弃了溟水(今大同江)以南,退守溟水以北,朝鲜半岛南部遂为新罗所统一。

二、唐军继续对高丽进行的两次骚扰战

(一)唐军第三次骚扰战

唐高宗即位之初,唐与朝鲜半岛三国之间曾保持了一段和平关系。永徽二年(651年),百济遣使入贡,高宗告诫其使者说:“勿与新罗、高丽相攻,不然,吾将发兵讨汝矣。”^①翌年正月,新罗、百济与高丽俱遣使入贡。但从永徽五年(654年)开始,高丽由于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国力逐渐增强,遂对唐及新罗取进攻态势。此年十月,高丽遣其将安固率高丽、靺鞨之兵北击契丹,与唐松漠都督李窟哥所率契丹兵战于新城,高丽大败,“人死相藉,积尸而冢之”^②。李窟哥遣使告捷,高宗张贴露布于朝堂;永徽六年(655年)正月,高丽又与百济、靺鞨连兵,向新罗北境发起进攻,接连攻占33城。新罗王金春秋遣使入唐,乞求援救。高宗遂决定对高丽继续实行骚扰之策,以疲弊其国。

同年二月二十五日,高宗遣营州都督程名振和左卫中郎将苏定方率兵出击高丽军。五月十三日,程名振等率部渡过辽水后,高丽的新城守军见唐军兵少,遂打开城门,渡过贵端水(今辽宁铁岭西南)迎战。名振等率部奋击,大破其众,歼敌千余人,焚其罗城及附近村落而还。

(二)唐军第四次骚扰战

显庆三年(658年)六月,唐高宗又派营州都督兼东夷都护程名振和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率兵渡辽水,向高丽军发动进攻。沿途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唐纪十五》,高宗永徽二年十二月。

^② 《新唐书》卷二二〇《东夷·高丽传》。

占据了新城西北的赤峰镇，歼灭高丽守军 400 余人，俘获百余人。高丽遣其将豆方娄帅众 3 万迎击，名振以所率契丹兵出击，大败其众，歼敌 2500 人，引兵而还。翌年十一月，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又率部渡辽水，与高丽大将温沙门战于横山（今辽宁辽阳之华表山），大破其众而还。

三、唐军击败百济、日本联军

（一）熊津江口之战

显庆五年（660 年）三月，百济依靠高丽援助，大举侵犯新罗。新罗王金春秋向唐高宗上表求救。三月十日，唐高宗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帅左骁卫将军刘伯英、右武卫将军冯士贵、左卫将军庞孝泰等 10 万大军，分水陆两路，讨伐百济；又以新罗王金春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率新罗之众，与唐军合势，对百济实施东西夹攻。新罗王派太子金法敏及大将军金庾信等，率兵 5 万，迎接唐军。

同年八月，苏定方引兵从成山（今山东荣成东北）渡海，向百济进发。百济王扶余义慈派兵在熊津江（今韩国锦江）口阻击唐军。唐军在此强行登陆后，歼敌数千，余众溃逃。定方遂率水陆大军，一齐向熊津城（亦曰俱拔城、固麻城，位于今韩国公州）推进。百济倾全国兵力迎战，唐军在新罗兵士的配合下，奋勇冲杀，将其击败，歼敌万余，并乘胜入其郭城。百济王及其太子扶余隆逃于北境，唐军遂将熊津城团团围定。义慈次子扶余泰自立为王，率众固守。太子扶余隆之子文思劝其叔父扶余泰归降唐军，扶余泰不从，文思遂率左右兵众逾城投降，城中百姓皆从，泰不能止。苏定方乘百济离乱、兵力削弱之际，令唐军登城树旗，扶余泰在走投无路之时，开门请命。于是百济王义慈、太子隆及百济诸城城主相继归降。高宗下诏将其五部所统 37 郡 200 余城 76 万户分置熊津、马韩、东明、金连、德安五都督府，以其酋长任都督、刺史。平定百济后，苏定方率众归国，留郎将刘仁愿镇守百济府城（即熊津城），又以左卫中郎将王文度

为熊津都督，统领余众。文度渡海卒后，又以刘仁轨代之。是年十一月，唐高宗御洛阳则天门楼，接受百济战俘，自百济王义慈以下，皆释而不罪。

（二）百济联合日军抗唐

龙朔元年（661年）三月，百济僧人道琛及故将扶余福信拥众据周留城（今韩国全州西）抗唐，又派人前往日本，迎回故王子扶余丰，立以为王。这时，日本国亦欲乘朝鲜半岛三国内乱之时，火中取栗，遂派阿昙比罗夫率日军护送扶余丰回到百济。

百济西部人黑齿常之原为本番达率兼郡将，犹如中国的州刺史之职。当苏定方平定百济之初，常之亦率部归降。但定方纵兵劫掠，杀戮丁壮，常之遂与左右10余人逃归本部，纠集流亡，共保任存山（在今韩国全州西），筑栅自固，10天左右兵众即发展到3万余人。苏定方遣兵围剿，常之率部抵抗，唐军大败，“遂复本国二百余城，定方不能讨而还”^①。

苏定方归国以后，道琛与福信引众围攻百济府城，刘仁愿遣使告急。唐高宗诏令刘仁轨统王文度部众，便道发新罗兵援救仁愿。道琛在熊津江口树立两栅，抗拒唐军。仁轨率部及新罗兵四面夹击，道琛大败，士卒争入栅内，由于便桥狭窄，落水及被歼一万余人。道琛连失两栅，遂解围而去，退保任存城（今韩国全州西）中。仁愿与仁轨会师百济府城，“合军休息”^②。于是道琛自称领军将军，福信自称霜岑将军，招集叛亡，其势益张。这时，高宗又诏新罗出兵，援助仁轨。新罗王遂遣将军金钦率兵向百济府进发。行经古泗（今韩国泗川），遭受福信部阻击，金钦只得由葛岭道（今韩国泗川县与晋州县之间）退回，由此不敢复出。不久，福信杀死道琛，兼及其众，专制政柄，扶余丰“但主祭而已”^③。

龙朔二年（662年）二月，唐平壤道行军总管苏定方久攻平壤

① 《旧唐书》卷一〇九《黑齿常之传》。

② 《旧唐书》卷八十四《刘仁轨传》。

③ 《旧唐书》卷一九九上《东夷·百济传》。

不克，解围归国。唐高宗也以百济府城“不可独固”，诏令刘仁轨“宜泛海还”，唐军将士亦“咸欲西归”。但仁轨却认为“福信凶暴，残虐过甚，（扶）余丰猜惑，外合内离，鸱张共处，势必相害”，因此，主张“宜坚守观变，乘便取之，不可动也”^①。众将觉得仁轨说得有理，只得相从。不久，扶余丰与福信俱遣使探问唐军“何时西还”。仁愿、仁轨知百济防卫松弛，遂于龙朔二年（662年）七月，率部突袭，相继攻克克罗城（今韩国怀德）及尹城、大山、沙井等栅，歼敌及俘获甚众。福信等退守真岬城（今韩国大田），凭借该城临江高险，又当冲要，严兵守卫。仁轨引新罗之兵，乘夜逼近城边，驱众从四面攀草而登，天亮前入据其城，终于打通了通往新罗的运粮道路。仁愿遣使归国报捷，又奏请增兵。高宗诏发淄（州治今山东淄博西南）、青（今属山东）、莱、海（州治今江苏连云港西南）诸州兵 7000 人增援熊津。

（三）白江口决战歼灭日军

福信等丢失真岬城后，处境日窘，又与扶余丰之间的猜忌与日俱增。福信遂装病不出，企图趁扶余丰前来问疾之时，伏兵杀之。不料此谋泄露，扶余丰便帅亲信袭杀福信，遣使分赴高丽、日本，乞师援助。唐高宗亦遣熊津道行军总管、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部援助仁轨。

龙朔三年（663年）四月十二日，唐高宗在新罗国置鸡林大都督府，以新罗王金法敏为大都督。同年八月，又以连年用兵海东，百姓困于征调，士卒死者甚众，诏罢 36 州制造船舰，并遣司元太常伯（即户部尚书）窦德玄等分赴 10 道，询问疾苦，黜陟官吏。

是年九月，孙仁师率部抵达熊津城，与刘仁愿、仁轨会合，兵势大振。嗣后，即聚众商议进取之策。诸将都提议先攻水陆要冲加林城（今韩国锦江入海口），但刘仁轨却认为加林城地势险峻，急攻则伤亡士卒，缓之则旷日持久。因此，他主张先攻“群凶所

^① 《旧唐书》卷八十四《刘仁轨传》。

聚”的窠穴——周留城，“若克周留，诸城自下”^①。于是，唐军兵分两路：由孙仁师、刘仁愿与新罗金法敏率陆军向周留进发，由刘仁轨与别将杜爽、扶余隆率水军及漕船，由熊津沿白江（今韩国锦江）而下，以会陆军，同赴周留城。

刘仁轨所率水军行至白江口时，正与百济王扶余丰所引日军遭遇。经过四次激战，日军大败，战船被焚400余艘，火焰冲天，海水尽赤。扶余丰脱身逃奔高丽，其子扶余忠胜、忠志等帅众投降。西部人黑齿常之亦与部将沙吒相如率部归降。百济悉平，唯其别帅迟受信犹据任存城，抗拒唐军。刘仁轨遣常之和相如率部讨伐任存，仍以军粮、器仗相助。刘仁愿与孙仁师认为黑齿常之等不可靠，因此极力劝止，但仁轨坚执不从。结果，常之和相如很快便攻占该城，迟受信抛弃妻子，逃奔高丽。战后，诸将都佩服仁轨有识人之明。

这次白江口大捷，不但彻底消灭了百济的残余势力，而且也粉碎了日本国企图侵入朝鲜半岛的野心。刘仁轨以功被加官六阶，正除带方州刺史，为其筑私第于长安，重赏其妻子，并遣使持书慰劳。不久，高宗诏令刘仁轨镇守百济，召孙仁师与刘仁愿归国。仁轨看到百济经兵燹之后，百姓凋残，尸骨满野。始命埋葬骸骨，整顿户籍，构筑村落，设置官长，建立桥梁，畅通道路，修补堤堰，兴复陂塘，劝课农桑，赈济贫乏，恤养孤老，立唐社稷，颁布唐历。由此，百济举国大悦，阖境安居乐业。然后，修屯田，储粮饷，训练士卒，进图高丽。

四、唐军击灭高丽

（参见附图7）

（一）平壤之战

显庆五年（660年）十二月十六日，当唐军在熊津江口击败百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一《唐纪十七》，高宗龙朔三年九月。

济以后，唐高宗就对征讨高丽作了如下部署：

以左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涿江道行军大总管，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左骁卫将军刘伯英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蒲州刺史程名振为镂方（今辽宁辽阳东）道总管，各率本部兵马，准备出击高丽。青州刺史刘仁轨因在上次征百济时，督海运覆船，以白衣从军，立功自效，后代王文度赴百济参战。

龙朔元年（661年）正月，高宗下诏募兵河南、河北及淮南67州，共得4.4万余人，赴平壤、镂方行营。二十二日，又以鸿胪卿萧嗣业为扶余道行军总管，帅回纥等诸部兵赴平壤行营。

同年四月十六日，当刘仁轨等正与百济叛将道琛及福信在百济苦战之时，高宗又对征讨高丽的作战部署作了如下调整：

以兵部尚书任雅相为涿江道行军总管，契苾何力为辽东道行军总管，苏定方为平壤道行军总管，左骁卫将军、白州（治今广西博白）刺史庞孝泰为沃沮道总管，率萧嗣业及诸胡兵共35军，分水陆两路并进。高宗还欲御驾亲征，皇后武则天抗表谏止。

是年八月十一日^①，平壤道行军总管苏定方率水军在涿江击败高丽守军，攻占马邑山等，屡战皆捷，迅速兵临平壤城下。

是年九月，高丽莫离支盖苏文派其子男生率精兵数万防守鸭绿水，唐军被阻。辽东道行军总管契苾何力在江水冰合之时，引众乘冰渡水，大呼而进，高丽守军大溃，唐军乘机追击数十里，歼敌3万，余众悉降。男生仅以身免。不久，铁勒族回纥、同罗、仆骨等九姓叛唐犯边，高宗急召何力为铁勒道安抚大使，萧嗣业为仙萼道行军总管，与铁勒道行军总管郑仁泰等率部北讨。何力与嗣业奉诏班师。

龙朔二年（662年）二月十四日，涿江道大总管、兵部尚书任雅相卒于军中。十八日，沃沮道总管庞孝泰率岭南兵与高丽军战于蛇水（今辽宁境内浑河），唐军失利，孝泰及其子13人皆阵亡。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〇《唐纪十六》，高宗龙朔元年七月载“七月，甲戌”，是年七月无甲戌，当为八月甲戌（十一）之误，故改。

苏定方在平壤城下，孤立无援，久攻不克，又值天降大雪，兵士不堪寒冷，遂解围归国。

（二）金山之战

麟德元年（664年）十月，留守百济的带方州刺史刘仁轨向高宗上表说，留守百济唐军将士的“冬衣仅可充事，来秋以往，全无准拟”，请求“有所更张，厚加慰劳”^①。高宗深纳其言，当即遣右威卫将军刘仁愿率兵渡海，以代百济唐兵，仍令仁轨率部归国。并以扶余隆仍任熊津都督府都尉。

麟德二年（665年）七月，高宗诏令扶余隆与新罗王金法敏消除旧怨。八月十三日，双方在熊津城会盟，并缔结盟约，表示“各除宿憾，结好和亲”，如果今后“兴兵动众，侵犯边陲，明神鉴之，百殃是降，子孙不昌，社稷无守，禋祀磨灭，罔有遗余”^②。不久，刘仁轨遂同新罗、百济及日本国使者渡海西还，准备参加将要举行的泰山封禅。高丽王高藏亦遣太子高福男前来助祠。

乾封元年（666年）五月，高丽莫离支盖苏文卒，长子泉男生代领其职。男生初掌国政，出巡诸城，令其弟男建、男产执留后事。男生原与二弟不睦，有人乘机挑唆，男建、男产遂收捕男生亲信，以王命征召男生。男生恐遭不测，未敢返京。于是男建自为莫离支，并发兵讨伐男生。男生走保国内城（今吉林集安），遣其子泉献诚入唐求救。

六月七日，唐高宗派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辽东道安抚大使，率兵援救男生，以泉献诚为右武卫将军，充当向导；又以右金吾将军庞同善、营州都督高侃为行军总管，率左武卫将军薛仁贵及左监门将军李瑾行等，同讨高丽。

是年九月，庞同善率部首先渡过辽水，大败高丽守军，与泉男生在国内城会合。高宗诏以男生为特进、辽东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抚大使，封玄菟郡公。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一《唐纪十七》，高宗麟德元年十月。

② 《旧唐书》卷一九九上《东夷·百济传》。

十二月十八日，为了加强唐军兵力，高宗又以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司列少常伯郝处俊为副，与庞同善及契苾何力等，并力同击高丽。其水陆诸军总管及运粮使窦义积、独孤卿云、郭待封等，并受李勣调遣。河北诸州租赋全部调归辽东军用。

乾封二年（667年）九月，李勣率部渡辽水后，向“高丽西边要害”——新城发起进攻，并筑栅为阵，且攻且守。城中形势逐渐危机，不断有人缒城投降。最后，城人师夫仇等缚城主投降，唐军遂拔新城。接着，李勣留庞同善和高侃留守新城，自率本部兵马出击，所至皆捷，连下16城。

这时，泉男建亲率国兵，夜袭同善、高侃军，新城告急。李勣当即派薛仁贵率部援救。仁贵纵兵大击，男建败走。同善与高侃带兵出城追击，行至金山（今辽宁本溪东北之老秃顶山），与高丽守军遭遇。唐军初战不利，向后撤退。这时，正值薛仁贵率部至此，麾军将高丽追兵拦腰截断，高侃、同善回军夹击，高丽军大败，被歼5万余众。唐军乘胜攻占南苏、木底、苍岩（今辽宁新宾境内）3城，与泉男生部会合，赢得了金山之战的胜利。后来，唐高宗手敕嘉奖说：“金山大阵，凶党实繁。卿（指薛仁贵）身先士卒，奋不顾身，左冲右击，所向无前，诸军贾勇，致斯克捷。宜善建功业，全此令名也。”^①

（三）唐军攻占平壤与高丽败降

乾封二年（667年）九月，水军总管郭待封所率水军由鸭绿水入海口登陆，向平壤推进。但运粮使所遣别将冯师本在运粮途中，因船破误期，故待封军中乏食，兵士饥困，行动迟缓。待封欲给李勣作书求援，但又恐怕被高丽军截获，得知军中虚实，乃作离合诗句，即离析字画，令之成文，以见其意，派人送达李勣。李勣接诗大怒说：“军事方急，何以诗为？必斩之。”^②行军管记、通事舍人元万顷为其解释诗义，李勣始悟，遂别遣粮仗资助。后来，

^① 《旧唐书》卷八十三《薛仁贵传》。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一《唐纪十七》，高宗乾封二年九月。

李勣又让万顷作《檄高丽文》，其中有“不知守鸭绿之险”语句，泉男建接书后，回报说：“谨闻命矣！”即刻加强了鸭绿津防务，故唐军不得顺利渡江。唐高宗听后，即将万顷“流于岭外”^①。

唐军行军副大总管郝处俊在率部行至高丽城下之时，兵士尚未成列，高丽守军突然从城中杀出，唐军大惊。处俊踞坐胡床，正食干粮，匆忙之中，潜简精锐，奋力迎战，将高丽守军击败，将士均服其胆略。

总章元年（668年）二月，李勣又派薛仁贵率兵2000进攻扶余城（今吉林四平）。诸将皆言兵少，纷纷劝阻。但仁贵却说：“兵不在多，顾用之何如耳！”^②当即率部起程。抵达扶余城下后，城内守军倾城而出，仁贵奋勇迎战，大破其众，歼敌万余人，于二月二十八日攻拔该城。扶余川40余城，一时俱惊，纷纷向唐纳款请降。

泉男建听说扶余有失，遂派劲旅往救，与李勣部在薛贺水（今辽宁太子河）遭遇。经过激战，唐军大胜，歼敌3万余人，并乘胜攻占了大行城（今辽宁凤城西南）。接着，李勣下令诸路唐军向南挺进，九月会师平壤。

李勣率唐军主力进至鸭绿水渡津后，遇到了高丽守军的拼死抵抗。李勣麾军奋击，大破其众，追击200余里，并攻占了辱夷城，沿途诸城守军逃遁及归降者相继不断。

同年八月，辽东道安抚大使兼副行军大总管契苾何力率先引兵抵达平壤城下。李勣等亦率部继至。卑列道行军总管刘仁愿因逗留不进，贻误军期，被流于姚州（治今云南姚安）。

唐军将平壤包围一月有余，城内粮饷将尽，高丽王高藏只得遣泉男产率首领98人，持白旗向唐军请降，李勣以军礼接待。但泉男建却闭城拒守，多次遣兵出战，屡遭失败。男建遂委军事于僧人信诚，信诚暗中派人来到李勣军营，约定5日之内，开门投

^① 《旧唐书》卷一九〇中《文苑中·元万顷传》。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一《唐纪十七》，高宗总章元年二月。

降。信诚如期打开城门，李勣纵兵乘城鼓噪，焚烧城楼。九月十二日，泉男建自知城池不守，自杀未遂，被唐军俘获，于是高丽悉平。

同年十月，李勣率部归国。唐高宗诏令先以高丽王高藏等献于昭陵，以慰太宗亡灵。然后整顿军容，高奏凯歌，进入京师，献于太庙，告慰列祖列宗。十二月七日，唐高宗在大明宫含元殿接受降俘。以高丽王高藏政非己出，赦而不罪，并任为司平太常伯（即工部尚书）员外同正；以泉男产、僧信诚和泉男生能主动归降，分别任为司宰少卿（即光禄少卿）、银青光禄大夫和右卫大将军；以泉男建顽抗不降，流于黔中（今贵州省内）。分辽东和高丽 5 部、176 城、69 万余户为新城州（治今辽宁沈阳东）、辽城州（治今辽宁辽阳东北）、哥勿州（治今吉林通化西北）、居素州（治今辽宁抚顺东）、建安州（治今辽宁盖州）、卫乐州、舍利州、越喜州、去旦州等 9 都督府，南苏（治今辽宁新宾）、盖牟、代那、仓岩（治今吉林通化）、磨米、积利（治今辽宁瓦房店）、黎山、延津、木底、安市、诸北、识利、拂涅、拜汉等 42 州，100 县，又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以统之。选拔其有功酋帅担任都督、刺史、县令，与华人共同治理。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检校安东都护，总兵 2 万镇守平壤。李勣以下有功将士，均有封赏。唐收复辽东和对高丽的战争至此结束，共计历时 25 年，实为唐历时最久的对外战争。

五、唐军镇压高丽、百济军民的 反抗斗争与新罗的争夺之战

唐军征服百济、高丽以后，由于对当地居民实行残酷统治，遂激起了当地居民大规模的反抗斗争。新罗统治者也乘机与高丽、百济军民联合，企图驱逐唐军，统一朝鲜半岛。唐朝为了继续维持对高丽和百济的统治，遂对高丽和百济军民的反抗斗争进行大规模镇压，并对新罗展开了争夺朝鲜半岛控制权的激烈斗争。

（一）唐军镇压高丽、百济军民的反抗斗争

总章二年（669年）四月，即唐灭高丽的第二年，高丽人民不堪忍受唐军统治，大量结队南迁，逃奔新罗，请求庇护。于是，高宗下诏，迁徙高丽民户3.82万于江淮之南及山南、京西诸州空旷之地，仅留其贫弱者，使守安东。

咸亨元年（670年）四月，唐安东都护薛仁贵奉命归国，征讨吐蕃。高丽酋长剑牟岑趁机拥众起义，立高丽王外孙安舜为主。唐高宗遂以左监门大将军高侃为东州道行军总管，右领军大将军李谨行为燕山道总管，率兵分道征讨。在唐军大举压境之时，安舜杀剑牟岑，逃奔新罗。

咸亨二年（671年）七月初一，高侃部在安市城大败高丽余众。接着，又麾军南下，转战一年有余，于咸亨三年十二月，又败高丽和百济余众于白水山（今韩国全州西）。新罗王金法敏派兵援救，企图牵制唐军，亦被高侃击败。

咸亨四年（673年）闰五月，燕山道总管李谨行亦破高丽与百济起义军民于瓠芦河（今韩国洛东江中游）之西，俘获数千人，余众皆奔新罗。这时，谨行之妻刘氏留守伐奴城（今朝鲜平壤西北），高丽军民引靺鞨之众来攻。刘氏身披甲胄，率众守城，高丽与靺鞨之众久攻不克，只得撤退。高宗闻奏，深嘉其功，封燕国夫人。

（二）唐军与新罗的争夺之战

唐灭百济、高丽以后，新罗王金法敏不断接纳这两国军民，又占据百济故地，派兵守卫，大有兼并朝鲜半岛三国之势。高宗大怒，遂于上元元年（674年）正月，诏削法敏官爵，以其弟、右骁卫员外大将军、临海郡公金仁问为新罗王，从长安归国继位。接着，又以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刘仁轨为鸡林道大总管，卫尉卿李弼、右领军大将军李谨行为副大总管，发兵征讨新罗。

上元二年（675年）二月，刘仁轨率部在七重城（今韩国大丘北）大破新罗兵。又派靺鞨之众渡海，进攻新罗南部边境。接着，高宗又诏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屯驻新罗买肖城（今韩国陝

川)以经略之。谨行率部对新罗发起三次进攻,三战皆捷。新罗只得遣使入贡、谢罪。唐高宗又复新罗王金法敏官爵,其弟金仁问中道而还。

仪凤元年(676年)二月六日,由于高丽军民的反抗斗争如火如荼,方兴未艾,留守高丽的唐军孤立无援,处境日窘,高宗只得将安东都护府由平壤迁至辽东故城,又将原任东土官职的汉人全部撤回国内。接着,又将熊津都督府由熊津城迁至建安故城,并将原来迁徙徐(州治今属江苏)、兖(州治今属山东)等州的百济民户全部安置在建安城中。

仪凤二年(677年)正月,刘仁轨奉诏率部由熊津城归国,高宗以扶余隆代仁轨镇守熊津。扶余隆恐怕新罗侵逼,不敢滞留,不久,亦返回京师。二月二十五日,高宗又以工部尚书高藏为辽东州都督,封朝鲜王,遣归辽东,安辑高丽余众。原被迁居内地的高丽居民,与高藏俱归;并以司农卿扶余隆为熊津都督,封带方王,亦遣归安辑百济余众,仍移安东都护府于新城以统之。这时百济经兵燹之后,荒残破败,遂命扶余隆寓居高丽之境。

高藏到达辽东以后,暗中勾结靺鞨,阴谋叛乱。事泄后,被召回长安,徙邛州(治今四川邛崃)而死,其余众亦被徙于河南、陇右诸州。此后,新罗不断兴兵西进北上,逐渐奄有原百济全境,并占据了原高丽浞水以南故地,完全统治了朝鲜半岛南部,唐朝退处浞水以北。高丽高氏和百济扶余氏政权遂亡。

第四节 唐对高丽、百济及新罗战争的性质及其作战指导的得失

由于中国与朝鲜半岛领土相连,相互关系渊远流长,历史上和战不已,故使唐对朝鲜半岛三国的战争呈现了错综复杂的多元性质。概括地说,唐对高丽的战争初期,是收复辽东失地和巩固东北边防性质,故属正义战争;但在唐军击败百济和灭亡高丽以

后，唐朝统治者相继在征服地区推行残暴政策，企图扩张疆域，兼并邻国，遂使战争性质发生质变，由正义之战变成了野蛮侵略。最后，在百济和高丽人民强烈反抗下，唐军被迫退守浞水以北，朝鲜半岛南部终被新罗所统一。

一、战争性质

要揭示唐对朝鲜半岛三国的战争性质，首先得搞清中国与古朝鲜之间的关系史以及唐与朝鲜半岛三国的政治斗争形势。

根据成书于汉代的《尚书大传》和《史记》等书记载，古朝鲜原为西周时期的诸侯箕子及其子孙所建，其中心地带位于今天的平壤及其附近地区。战国时期，古朝鲜乘中国内乱之机，将其版图扩张到了中国的辽河以西，并以满潘汗（今辽河西）与燕国划界。西汉初期，曾将古朝鲜的势力赶至浞水以东，并将浞水定为两国国界。汉武帝即位以后，又派兵征服朝鲜，于元封三年（前108年）在其境内设置了乐浪、真番、玄菟和临屯4郡。汉武帝始元五年（前82年）撤销了真番、临屯2郡，玄菟郡治亦由沃沮城（今朝鲜咸镜南道咸兴）移至辽河流域，但浞水以东地区仍为汉所有。兴起于公元前一世纪的高丽政权又趁汉末大乱之时，积极扩张领土，相继占据了汉玄菟郡全境，并迁都于该郡的国内城。原真番郡部分境地及朝鲜半岛南部亦被百济和新罗2国瓜分。魏晋南北朝时期，高丽国又先后向曹魏、西晋、北魏和北燕等中国封建王朝发起进攻，终于侵占了中国辽河以东广大地区。故在隋文帝“开皇之末，国家殷盛，朝野皆以辽东为意”^①；隋炀帝时期，大臣裴矩也曾疾呼：“高丽之地，本孤竹国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汉世分为三郡，晋氏亦统辽东。今乃不臣，别为外域，故先帝疾焉，欲征之久矣。”^②唐高祖武德年间，中书侍郎温彦博等人也曾

^① 《隋书》卷七十五《刘炫传》。

^② 《隋书》卷六十七《裴矩传》。

建言：“辽东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家玄菟郡耳！魏晋已前，近在提封之内，不可许以不臣。”^①贞观十八年（644年），唐朝使者相里玄奘也对盖苏文说：“辽东诸城，本皆中国郡县。”^②翌年，唐太宗在渡辽水前夕，亦对侍臣说：“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高丽雪君父之耻耳！”^③由此可见，唐对高丽的战争具有反对侵略、收复辽东失地的性质。

再从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来看，高丽统治者对唐采取的敌对态度，亦是唐对高丽发动战争的重要因素。早在隋文帝开皇末年，高丽王高汤听说陈朝被灭的消息后，即“治兵积谷，为拒守之策”，且言“辽水之广，何如长江，高丽之人，多少陈国？”企图霸占辽东，抗拒杨隋；翌年年初，新继立的高丽王高元又“帅靺鞨之众万余，寇辽西。”^④企图扩张领土至辽河以西。唐朝建国以后，高丽王虽表面遣使通好，但实质却敌意如故：武德九年（626年），高丽派兵多次侵犯新罗、百济，又“闭其道路，不得入朝”^⑤，极力阻挠新罗、百济与唐的和平交往；贞观二年（628年），高丽王又在辽东境内修筑长城，与唐抗衡；贞观十六年（642年），盖苏文弑君篡国以后，不但大肆南侵新罗，抗拒唐使，而且还在辽东派遣重兵，致使唐使、太常丞邓素归国后请于怀远镇增加“戍兵，以逼高丽”^⑥。上述事实说明，到唐太宗贞观末期，高丽的敌对行动已对唐造成严重威胁。唐初期对高丽的战争，是捍卫国家主权的自卫反击战争。

①⑤ 《旧唐书》卷一九九上《东夷·高丽传》。

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唐纪十三》，太宗贞观十八年正月。

③ 《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唐纪十三》，太宗贞观十九年三月。

④ 《资治通鉴》卷一七八《隋纪二》，文帝开皇十七年十二月、文帝开皇十八年二月。

⑥ 《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唐纪十三》，太宗贞观十七年六月。

二、作战指导得失

(一) 唐朝方面

唐收复辽东和对高丽、百济的战争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作战指导方面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在战争开始以前，唐太宗在兵力部署、后勤供应、敌情侦察以及宣传舆论等方面都作了充分准备。

早在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即派人以出使为名，侦察敌情，详细了解高丽境内的山川地形和民情风俗，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作战的盲目性；从贞观十八年（644年）开始，又频繁调遣军队，向营州集结，以此作为陆军的进攻基地；又遣使在江南诸州督造船舰，组建水军，集结莱州，并以此作为水军的进攻基地。这就保证了唐军在水陆两条战线能够对高丽和百济实施攻击；另外，唐太宗还把河北、河南诸州的租赋调归军饷，并组建了一支水陆兼有、装备齐全的后勤部队，保证了作战部队的物资供应；不久，唐太宗又下诏在全国招募勇士，增强作战能力；东征前夕，又向全国发布东征宣言，公开宣布5条“必胜之道”，并向大臣们表示了“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高丽雪君父之耻”的作战宗旨，用以安定民心，鼓舞士气，争取高丽人民的同情。

其次，在战争开始以后，唐太宗及其统军将帅运用周密设计的作战方针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并实施了诸如优待俘虏、安慰居民、严肃军纪等一系列瓦解敌军的怀柔政策，从而使唐军初战告捷。

唐军进入辽东以后，唐太宗即派遣斥候，侦察敌情，故虽深入作战，却未受到敌军袭击；在安市之战中，面对敌人强大的援军，唐太宗果断采取围城打援的作战方法，亲自观察驻蹕山及其附近的山川形势，选定伏兵之处，分遣一部断敌归路，一部布阵诱敌，然后以主力出敌不意而猛击，终于粉碎了敌人援军；对被俘的高丽军民，唐太宗悉予慰谕，并赏赐食物、绢帛、粮仗，任

其所往。即使有的战俘自愿随军效力，唐太宗也以他们的家室为虑，全部放归，使还平壤。此后，当唐军再渡辽水后，高丽将士虽在“降敌者死”的严刑威逼下，犹望风而降，当是这一优抚政策取得实效的有力证明；在战争进行期间，唐太宗对立功将士，赏不逾时，而对违纪军人，罚不旋踵，故唐军将士人百其勇，所向无前。

复次，唐朝统治者对东征将领精加选择，用人得当，充分发挥了这些军事将领的指挥和作战才能。如薛仁贵“勇冠三军”，庞同善“持军严整”，高侃“勤俭自处，忠果有谋”，契苾何力“沉毅能断”、“有统御之才”，李勣“夙夜小心，忘身忧国”^①等，都是唐军将帅中之佼佼者。特别是带方州刺史刘仁轨，不但智勇双全，且有较高的政治才能，虽孤立百济，却能使当地百姓“大悦”，立于不败之地。所有这些，都是唐军能够取胜的组织保证。

最后，在第一次东征结束以后，唐太宗能够认真汲取经验教训，及时调整作战方针：一方面采用更迭骚扰战术，用以疲惫高丽，另一方面又大量制造船舰，扩充水军，增强海上攻击力量。高宗继位以后，又继续沿用这些作战方针，在高丽困急之时，遂先后取得了灭亡二国的胜利。

但是，唐军在作战指导方面亦不乏失误：

第一，在第一次东征期间，唐太宗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而过低地估计了高丽的防御能力，犯了胜利时骄傲的错误。特别是在安市城下打败了高丽援军之后，唐太宗自以为逢坚必克，筹算必胜，遂不再注意发挥水军的牵制和配合作用，亦不再接受部将建议，出奇兵取胜，只是将军队屯于坚城之下，致使唐军势摧气竭，久攻不克，终在粮草不继，漠北骚动之时，被迫班师。

第二，在唐军班师之后，唐太宗在扩充水军，积极备战之时，又犯了操之过急和好大喜功的错误。以致“北阙初建，南营翠微，曾未逾时，玉华创制”，“东有辽海之军，西有昆丘之役”，出现了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一《唐纪十七》，高宗总章元年二月。

“力役兼总”，“黎庶”“嗷嗷”^①的状况。不但分散了兵力，而且加重了人民的赋役负担。贞观二十二年（648年），遣使在剑南造船时，由于州县督迫严急，民至卖田宅，鬻子女而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骚然，终于激起了剑南人民的强烈反抗。

第三，唐军在灭亡百济、高丽以后，唐高宗不但在当地推行残暴的统治政策，而且对留守唐军亦“枷锁推禁，夺赐破勋，州县追呼，无以自存”，致使他们“唯思西归，无心展效”^②。

（二）高丽、百济方面

高丽、百济与唐相比，不但领土狭小，而且国力虚弱，但能抗拒唐军达20多年，完全凭借天时地利之便和陆上的三道防线，将唐军阻于坚城之下，又施坚壁清野之策，终使唐军兵力疲惫，粮草不继，久攻不克，无功而退。

高丽军陆上的三道防线，一为高丽王在辽东所筑长城，二为千山山脉，三为鸭绿江。而以辽东的长城防线最为重要。因为长城防线，难以逾越，粮草运输更为困难。加之辽东秋天多雨，辽河泛滥，常为泽国。唐军正于此时首次进入该地，结果，“泥淖二百余里，人马不可通”^③。滞留冬季，这里又值冰雪时期，唐军行进于冰天雪地之上，受阻于坚城之下，入无用武之地，只得被迫班师。

但在强国逼境之际，高丽与百济不知联合邻国，却大肆侵犯新罗，削弱了抵御强国的军事力量。乾封元年（666年），盖苏文死后，诸子争权，内部分裂，遂致灭亡。

① 《贞观政要》卷九《征伐》。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一《唐纪十七》，高宗麟德元年十月；《旧唐书》卷八十四《刘仁轨传》。

③ 《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唐纪十三》，太宗贞观十九年五月。

第六章 武则天、中宗时期的军事斗争

武则天于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8年）入宫以后，开始步入最高统治层。唐高宗即位不久，再次将她接纳入宫，永徽六年（655年）立为皇后，从此参预处理朝政，宫中呼为“二圣”。唐高宗死后，武则天曾将继立为帝的第三子唐中宗李显废为庐陵王，立第四子李旦为帝（即唐睿宗），自己临朝称制。光宅元年（684年），她镇压了以徐敬业为首的扬州叛乱；垂拱四年（688年），又平定了唐宗室、越王李贞父子的豫州起兵。接着，她便大开告密之门，推行酷吏政治，大杀反对派。天授元年（690年），改唐建周，终于登上了女皇宝座。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居住在辽河流域的契丹族在其首领李尽忠和孙万荣的率领下，聚众叛乱。第二年，武则天派兵将其平定。长寿元年（692年），武则天又派大将王孝杰率兵进入西域，从吐蕃手中夺回了唐朝设置的安西四镇，并多次击败吐蕃对西域和河西地区的进攻，巩固并加强了东北和西北地区的边防安全。但在反击漠北东突厥余众的入侵时，由于武则天先后诛杀了善于用兵、使突厥闻风丧胆的边将程务挺和黑齿常之等，致使东突厥日益强盛，从而成为武周时期北方的严重边患。直到唐中宗继位以后，任命边将张仁愿，在黄河北岸修筑了3座受降城，才遏制了东突厥的入侵。

第一节 武则天的代唐及其施政情况

武则天于天授元年（690年）改唐建周，登上皇帝宝座，直到神龙元年（705年）中宗复位为止，前后专制朝政20多年。在此期间，她曾推崇佛教，广建寺院；改革科举，创立武举，不拘一格，搜罗人才；又改革官制，整饬吏治；勘察均田，检括逃户；睦

邻友好，巩固边防。遂使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政治统治日益巩固。但由于她重用酷吏，推行酷吏政治，实行恐怖统治，也使武周政权充满了政治危机。

一、武则天的代唐建周及其内外政策

武则天姓武名曩，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东）人。其父武士彠曾与同乡贩卖木材，“因致大富”^①。隋炀帝大业末年又任鹰扬府队正。李渊担任太原留守后，武士彠“投刺往谒”^②，故而结识。不久，李渊曾多次休止其家，武士彠均殷勤接待，故“恩情愈重”^③。后来，武士彠又多次劝李渊起兵，并“自进兵书及符瑞”^④，被李渊任为中郎将、晋阳宫留守司铠参军。晋阳起兵后，士彠又任大将军府铠曹参军。唐朝建国后，士彠以“元从功臣”累迁工部尚书，封应国公。武德二年（619年），武士彠的前妻相里氏亡故，留下长子元庆、次子元爽。不久，由高祖李渊作媒，为他选择杨达之女续弦。杨达籍贯弘农（今河南灵宝北），世为门阀著姓。隋末曾任纳言、东都副监、右武卫将军等要职。杨达之女生于北周武帝宣政元年（578年），自幼不习女工，却“明诗习礼”，“阅史披图”，满腹经纶，下笔成文。武德三年（620年），她与武士彠结为伉俪时，年已42岁。后来，杨氏相继生下三女，武则天排行第二。

武则天降临人世时，其父武士彠不久即由工部尚书出任扬州（今属江苏）大都督府长史。后来，由于太子废立、新帝登基，武士彠又先后调任豫州（治今河南汝南）、利州（治今四川广元）都督和荆州（治今湖北荆州）大都督等职。由于父亲职务频繁调动，武则天随同辗转不定，所以有关武则天的生时、生地，史书均没有明确记载。

① 《太平广记》卷一三七《武士彠》。

②③ 李峤：《攀龙台碑》，载《全唐文》卷二四九。

④ 《旧唐书》卷五十八《武士彠传》。

武则天死于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这是史书明载的，并无歧议，但对她的享年却众说纷纭：约有80岁、81岁、82岁和83岁4种说法。唐人吴兢的《则天实录》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书均说她活了82岁，故此说较为可信。据此推算，武则天应生于武德七年（624年）。因为这时武士彠仍任工部尚书，故武则天的出生地应为京师长安。至于有人认为武则天生于今天的四川广元，那只是一种推测而已，不足为凭。

武则天童年时代曾随父母辗转于长江两岸，游历于巴山蜀水之间。贞观九年（636年），武士彠死在荆州大都督任所，年仅12岁的武则天及其姐妹便同母亲杨氏一起回到长安。从此，杨氏潜心教育爱女，对视若掌上明珠的武则天更是百般教诲，诵颂经典，舞弄文墨。武则天后来的谳通文史当与此密不可分。

贞观十一年（638年）十一月，武则天被唐太宗召入宫中，立为四品才人，并赐给她一个称号“武媚”。后来，宫内外均称之为“武媚娘”。据说，唐太宗有一匹“肥逸”难驯的烈马，名叫狮子聪，无人制服。武则天在一次“侍侧”时，唐太宗曾谈及此马。武则天立即对太宗说：“妾能制之，然须三物：一铁鞭，二铁槌，三匕首。铁鞭击之不服，则以槌槌其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①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太宗逝世后，武则天按照惯例随后宫众多嫔妃剃度为尼，入居感业寺，为先帝祀修冥福，在青灯黄卷中度过了悠悠3个春秋。永徽二年（651年），唐高宗孝期满后，派人迎武则天再度入宫。第二年，武则天生下长子李弘。不久，即被封为二品昭仪。入宫以后，武则天运用权谋手段登上了皇后宝座，不久，她又利用在握的权力，残酷地杀害了被废的王皇后和萧淑妃，贬杀了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一大批反对派官员。显庆元年（656年）正月，武则天又协同高宗将太子李忠废为梁王，立其长子李弘为皇太子。并大力扶持支持他的寒门士子：李义府由中书舍人擢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许敬宗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六《唐纪二十二》，则天后久视元年正月。

加太子宾客，不久又册拜侍中、中书令，相继升为手握重权的宰辅。此外，崔义玄、王德俭、袁公瑜等也都得到升迁。显庆四年（659年），武则天又协助高宗，将太宗时期的《氏族志》修改为《姓氏录》，“命礼部郎中孔志约等比类升降，以后族为第一等，其余悉以仕唐官品高下为准，凡九等”^①，于是，“兵卒以军功致五品者，尽入书限”^②。这样，就在朝廷中迅速兴起了一批显赫新贵，从而使武则天的皇后地位得到了空前巩固。

显庆五年（660年），唐高宗染上“风眩头重”之疾，目不能视，苦不堪言，遂将军国大事让皇后参预处决。从此，武则天开始批阅百官奏疏，参决军国大计，凭借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渊博的文史知识，她对政事的处理“皆称旨”^③。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权势欲的日益膨胀，武则天开始对唐高宗的气指颐使感到不满，她想“专作威福”，甚至要“制”服高宗。这就必然要使高宗“不胜其忿”了，由此，帝后之间始有芥蒂。麟德元年（664年）年底，宰相上官仪窥出了唐高宗的忡忡忧心，上疏请求废黜武后，立即得到诏准。但诏书尚未发出，武则天即赶来向唐高宗质问。一贯懦弱成性的唐高宗不但立即取消了废后的诏令，而且还替自己辩白说：“我初无此心，皆上官仪教我。”^④武则天遂指使许敬宗将上官仪处死，受到株连的还有宦官王伏胜、上官仪之子上官庭芝以及尚书左丞郑钦泰、左相兼吏部尚书刘祥道等。上官庭芝之女上官婉儿尚在襁褓之中，亦被没入掖庭为婢，后来以文章出众而为武则天所重用。从此，唐高宗每次临朝理事，武则天均垂帘听政，政无巨细，皆参预决策，“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⑤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〇《唐纪十六》，高宗显庆四年六月。

② 《旧唐书》卷八十二《李义府传》。

③ 《资治通鉴》卷二〇〇《唐纪十六》，高宗显庆五年十月。

④ 《资治通鉴》卷二〇一《唐纪十七》，高宗麟德元年十月。

⑤ 《资治通鉴》卷二〇一《唐纪十七》，高宗麟德元年十二月。

上元元年（674年），群臣尊称高宗为天皇，武后为天后。为了争取人心，提高声望，武则天向高宗“建言十二事”：“一、劝农桑，薄赋徭；二、给复三辅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费力役；六、广言路；七、杜谗口；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十、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覆；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廩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①

武则天还多引文学之士如元万顷、刘祎之、范履冰、周思茂、胡楚客等，让他们著书立说。这些人按照武则天的旨意，先后编撰了《列女传》、《臣轨》、《百僚新戒》、《孝子传》等，为武则天壮扬声势，作舆论宣传。同时，又“密令参决”政事，以分宰相之权，时人谓之“北门学士”^②。

上元二年（675年）四月，年仅24岁的太子李弘死于合璧宫。关于李弘的死因，《资治通鉴》卷二〇〇是这样记载的：“太子弘仁孝谦谨，上甚爱之，礼接士大夫，中外属心。天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请，数忤旨，由是失爱于天后。义阳、重城二公主，萧淑妃之女也，坐母得罪，幽于掖庭，年逾三十不嫁。太子见之惊恻，遽奏请出降，上许之。天后怒，即以公主配当上翊卫权毅、王遂古。己亥，太子薨于合璧宫，时人以为天后鸩之也。”文中“时人”当指后来肃宗时谋士李泌。因为李泌曾对肃宗说过：“天后方图临朝，乃鸩杀孝敬（即太子李弘），立雍王贤为太子。”^③由此可知，李弘之死，当与他“失爱于天后”有关。因为按照武则天的倔犟性格和不容违忤的权势欲望，她决不会把对自己已构成威胁的人物留在身边，连她的亲生子女亦不例外。

上元二年（675年）六月，武则天的第二子、23岁的李贤被立为太子。永隆元年（680年）八月，即5年之后，李贤又被废为

① 《新唐书》卷七十六《则天顺圣皇后武氏传》。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二《唐纪十八》，高宗上元二年三月。

③ 《旧唐书》卷一一六《肃宗代宗诸子·承天皇帝倓传》。

庶人。不久，又贬徙巴州（治今四川巴中）。文明元年（684年）二月，武则天派左金吾将军丘神勣去巴州，逼李贤自杀。

永隆元年八月，武则天的第三子李显（即后来的唐中宗）被立为太子。弘道元年（683年）十二月四日，唐高宗死于洛阳宫城之贞观殿，享年56岁。两天后，太子遵遗诏于柩前即帝位，年28岁，是为唐中宗。中宗即位以后，并没有汲取他的两个哥哥的教训，于嗣圣元年（684年）正月上旬，相继册立韦氏为皇后，擢韦后之父玄贞为豫州刺史。还将韦氏同宗韦弘敏由左散骑常侍擢为宰相，后来还欲将韦后之父擢为侍中，将其乳母之子均授五品京官。宰相裴炎见此强谏固争，惹得这个血气方刚的皇帝大动肝火，怒气冲冲地说：“我以天下与韦玄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这句话虽为愤激之词，并非真要拱让社稷，但却触犯了武则天的大忌。二月六日，武则天勒兵入宫，宣令废中宗为庐陵王，当即被扶出宫殿。刚作了两个月皇帝的李显至此尚未明白，出宫前还质问母后说：“我何罪？”武则天回答说：“汝欲以天下与韦玄贞，何得无罪！”^①第二天，武则天又将她的最小一个儿子李旦立为皇帝，是为唐睿宗，时年23岁。为了避免前3个儿子因“失爱”而被废杀的事再次发生，这一次武则天干脆“居睿宗于别殿，不得有所预”，而“政事决于太后”^②。于是，在皇帝年逾弱冠之时，武则天破例地临朝称制了。

武则天临朝称制以后，相继镇压了徐敬业的扬州叛乱和唐宗室李贞父子的豫州起兵，又推行酷吏政治，大杀反对派（详见本章第二节）。与此同时，她还把两个堂侄武承嗣（即武元爽之子）和武三思（武元庆之子）召来京师，委以重任，倚为心腹；又将支持她的刘祎之、骞味道、裴居道、韦方质、韦思谦等任为宰辅；并“改东都为神都，官名大易”，在洛阳修建明堂，作为“布政之新”。又铸造九鼎，制作玉玺，作为皇权象征。显然，她要把洛阳作为她的登基之地了。载初元年（690年）九月初，侍御史傅游艺

^{①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唐纪十九》，则天后光宅元年二月。

揣摸到了武则天的心意，率领关中父老 900 多人来到洛阳宫门上表，请求武则天代唐称帝，改唐帝李姓为武氏。接着，朝廷百官及帝室宗亲、四夷酋长、僧尼道士等共 6 万余人，相继上表，如游艺所请。九月五日，群臣又上表有凤凰从明堂飞入上阳宫，又有赤雀数万聚集朝堂，这都是女皇登基的祥瑞之兆。九月七日，武则天表示接受百官大臣的请求。九月九日，她登上洛阳宫则天楼，大赦天下，改唐为周，改元天授，史称武周“革命”。九月十二日，武则天接受了大臣们给她所上尊号“圣神皇帝”，又“以皇帝为皇嗣，赐姓武氏，以皇太子为皇孙。”^① 武则天就这样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女皇帝，时年 67 岁。

自从弘道元年（683 年）唐高宗死，直到神龙元年（705 年）唐中宗复位为止，武则天前后专制朝政 20 多年。在此期间，她所施行的内外政策主要有以下几点：

推崇佛教，制造舆论 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和母亲荣国夫人杨氏都笃信佛教，武则天“幼小时已被缙服”^②。四川广元皇泽寺至今还端坐着武则天的圆雕石像，双手交于腹前作禅定状，俨然是位虔诚的佛教徒。她的母亲杨氏更是“心持宝偈，手写金言，字落贯花，词分半月”，“将佛日而长悬，共慈灯而不灭”^③，对佛教笃信不贰。所有这些，都使武则天从幼年起就受到佛教的熏陶。武则天曾说：“朕爰自幼龄，归心彼岸”^④，此话不诬。太宗逝世，武则天剃度为尼，青灯黄卷，悠悠数载，佛学修养，当有所加深。再次入宫以后，唐高宗对佛教的崇信更是狂热。为了给母后祀福，他主持修建了大慈恩寺；他对玄奘法师“礼敬愈隆，中使朝臣问慰无绝”^⑤；又赐给西明寺“田园百顷，净人百房，车五十辆，绢二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〇《唐纪二十》，则天后天授元年九月。

② 伦敦博物馆藏敦煌写本《大云经疏》，载罗福苾《沙州文录补》。

③ 《大周天上孝明高皇后碑铭并序》。

④ 《方广大藏正经序》，载《全唐文》卷九十七。

⑤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九。

千匹”^①，由此，寺院经济迅速膨胀。所有这些，都不能不对武则天发生重大影响。但是，从幼童时开始直到唐高宗死后一段时间，武则天的崇信佛教和一般佛教徒，并无异趣，只不过是慰藉心灵，祈求福寿而已。但最迟从临朝称制以后，武则天的推崇佛教，却另有意图，这就是为她的登上女皇宝座制造舆论。这时，东魏国寺有个聪明绝顶的僧人名叫法明的，他在诵颂后秦沙门竺佛念所译佛教经典《大云经》时，发现经文中有“女既承正，威伏天下，所有国土，悉来承奉，无违抗拒者”的文字，于是他便同武则天的一个男宠薛怀义疏证经文说：“此明当今大臣及百姓等，尽忠赤者，即得子孙昌炽”，“如有背叛作逆者，纵使国家不诛，上天降罚并自灭”^②。意思是说佛祖已经授命武则天作天下女主，文武百官及天下百姓都应俯首听命，这样才能家业兴旺，子孙繁衍，否则，上天就要降罪惩罚。这个经疏一出，与武则天的心意一拍即合。因此，天授元年（690年）七月，当法明上表说武太后乃弥勒佛降生，应代唐称帝时，武则天立即下制将《大云经》“颁于天下”，“怀义与法明等九人并封县公，赐物有差”^③。同年十月，她改唐建周后，又“敕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一区，藏《大云经》”^④。天授二年（691年）四月，又诏令佛教在道法之前，缙服处黄冠之首。后来，她又在全国大修佛寺，广建浮屠，制作经像；组织中外僧人，翻译佛经，并亲自为这些经文作序；她还多次召集无遮大会，聚僧讲经，每次用钱“万缗”，“府藏为之耗竭”^⑤。武则天时期佛教势力得到空前发展，成了压倒其他宗教的最大教派，其原因即在于此。

改革科举，搜罗人才 武则天深知，登上女皇宝座，并非易

① 苏頲：《唐长安西明寺塔碑》，载《全唐文》卷二五七。

② 英国伦敦博物馆藏：敦煌写本《大云经疏》。

③ 《旧唐书》卷一八三《外戚·武承嗣附薛怀义传》。

④ 《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唐纪二十》，则天后天授元年十月。

⑤ 《资治通鉴》卷二〇五《唐纪二十一》，则天后天册万岁元年正月。

事，巩固女皇地位，更为艰巨。因此，单有僧侣、佛教的拥护还是不够的，还须取得世俗官僚和广大士人的支持，故在登基建周前后，即对科举选官制度大加改革。首先，她把由吏部员外郎主持的“常举”制度化，每年定期开科取士，决不以任何理由中止贡举；其次，又重视制举，创立殿试。武则天执政以前由皇帝主持选官的制举虽名实俱存，但却偶尔为之，或数年一试，或取士甚少，在科举选官中并不占重要地位。武则天执政以后，几乎每年都要举行一次制举考试，并增加考试科目，扩大录取人数。天授元年（690年）二月，武则天又亲自“策贡士于洛城殿”^①，于是，开贡士殿试之端，制举在科举选官中的地位大为提高。垂拱元年（685年）五月，武则天又下“制内外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举。”^②从而扩大了选官范围，为各种人才提供了多种入仕途径。长寿元年（692年），她又派出10道巡抚使，选拔人才，“无问贤愚，悉加擢用，高者试凤阁舍人、给事中，次者试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试官自此始。”^③经过上述改革以后，极大提高了科举制度在广大士人中的声望，故在武周时期，“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④。武则天为了防止科举考试中作弊行为的滋生蔓延，还创立试卷糊名制度，“仍令试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判之糊名，自此始也”^⑤。由于这种办法对抑制考试作弊行之有效，故一直沿用至今。另外，武则天虽宽于选官，但却严格控制。对不称职者，一经发现，则大加贬黜。所以，虽然由于大开科举，使武周时期曾出现过官吏冗滥的局面，但也确实录用了一批贤能之士。久负盛名的狄仁杰、姚崇、宋璟、张柬之、张说、裴耀卿等，都是在武则天时期科举及第，或是由她亲自选拔的著名宰相。正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唐纪二十》，则天后天授元年二月。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唐纪十九》，则天后垂拱元年五月。

③ 《资治通鉴》卷二〇五《唐纪二十一》，则天后长寿元年正月。

④ （唐）刘肃：《大唐新语》卷八。

⑤ （唐）刘餗：《隋唐嘉话》卷下。

如著名史学家司马光所说：“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①

改革官制，整饬吏治 武则天执政时期对官制的改革主要包括改变中枢机构和职官名称，扩充使职等两个方面。光宅元年（684年）九月，武则天改“尚书省为文昌台，左、右仆射为左、右相，六曹为天、地、四时（即春夏秋冬）六官；门下省为鸾台，中书省为凤阁，侍中（门下省长官）为纳言，中书令（中书省长官）为内史；御史台为左肃政台，增置右肃政台。其余省、寺、监、率之名，悉以义类改之”^②。在这一改革中，三省六部仅为机构和职官名称的变易，但御史台显然有所加强，其左台专知监察京官，右台专知监察地方官。这就充分发挥了监察机构的监察职能。为了适应政治形势的需要，武则天还大力增设使职，在继续保留唐初就有的安抚使、巡察使、经略使、按察使、军使等使职外，又相继设立了知匭使、理匭使、督作使、园苑使、庄宅使、飞龙使、闲厩使、防御使、招讨使、巡抚使、括逃户使等。这些使职除少数因事而设、事解辄罢以外，其中常设的如巡抚使、巡察使等，都是为检察地方官的政绩设立的。武则天赋予他们“褒贬得失”的权力，因而对整饬吏治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改革军制，扩充兵源 大致从唐高宗即位以后，由于均田制的逐渐破坏，均田农民的日益贫困，府兵制亦由盛转衰，兵源枯竭，朝廷拥有的府兵人数急剧减少，军队素质亦大为降低。武则天执政以后，边疆形势吃紧，烽烟四起。为了扩大兵源，保卫边防，巩固政治统治，武则天从垂拱年间（685~688年）开始扩大募兵，不但在普通百姓中征集“白丁”入军，而且就连佐、史、里正、仓督、仓史、白直、执衣、学生等“杂任”以及由散官五品、勋官二品以上子孙充当的亲、勋、翊三卫等也列入募兵对象。万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五《唐纪二十一》，则天后长寿元年正月。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唐纪十九》，则天后光宅元年九月。

岁通天元年（696年）以后，武则天又相继在山东、河南、河北诸州设置武骑团，规定每150户出兵50人，马1匹。同时，又下制“天下系囚及庶士家奴骁勇者，官偿其直，发以击契丹”^①。另外，武则天还十分重视对军队的控制。唐高宗死后不久，她就派“遣左威卫将军王果、左监门将军令狐智通、右金吾将军杨玄俭、右千牛将军郭齐宗分往并、益、荆、扬四大都督府，与府司相知镇守”^②，旨在镇压地方上可能发生的武装叛乱。只要发现军队将领中有异心者，她就果断撤换，直至处以极刑。她还重视储粮备战，曾先后派娄师德、郭元振等担任河源军司马并知营田事、凉州都督等职，故使边镇兵“数年咸得支給”^③，“积军粮支数十年”^④。武周时期其所以能够取得收复安西四镇及平定契丹叛乱等军事胜利，与此不无关系。

勘察均田，检括户籍 唐高宗时期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发展，均田农民逐渐丧失了原有土地，加之赋役剥削的不断加重，农民纷纷破产。到武周时期，已经出现了“天下户口，亡逃过半”^⑤的现象。由此，不仅影响国家的赋税收入，而且还直接威胁武周政权的封建统治。对此，武则天曾接纳臣下的建议，从圣历二年（699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勘察均田运动，旨在通过检括各类籍外占田和对客户田地的荫庇，使土地所出，利归官府，而不致流入私家。从长安三年（703年）开始，武则天又派遣“括逃御史”在全国进行检括户籍，并对所括逃户、隐丁、漏户及客户等流动人口提供许多优惠条件，如“逃人括还，不问户等高下，给复二年”^⑥；逃户田宅可保留10年；由狭乡迁往宽乡者，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五《唐纪二十一》，则天后万岁通天元年九月。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唐纪十九》，高宗弘道元年十二月。

③ 《旧唐书》卷九十三《娄师德传》。

④ 《资治通鉴》卷二〇七《唐纪二十三》，则天后长安元年十一月。

⑤ 《旧唐书》卷八十八《韦嗣立传》。

⑥ 《长安三年三月十六日括逃使牒并敦煌县牒》。

只要在时限内出首，即可在当地州县附籍，并“给复一年”^①，鼓励人口流动。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土地兼并，改变了逃户的社会地位，促进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

睦邻友邦，巩固边防 武则天对毗邻的新罗、日本、天竺、波斯等国采取平等交往、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经常亲自接见外国使节，每次都赏赐大量珍品作为回礼，还按照路程远近，拨给粮料，如天竺、波斯、大食使者，给6个月粮，真腊等国给5个月粮，林邑诸国给3个月粮等。因此，武则天时期始终同邻近诸国保持了和平友好的关系，特别同日本国的和平交往更为频繁。长安三年（703年）十月，日本执节使栗田真人率第八批遣唐使来华，武则天在麟德殿设宴接待，并授予他司膳郎之职，赐谷1000斛，田20顷，作为其留居长安期间的生活费用。此后，日本来华的学问僧接踵而至，大大促进了佛教在日本的传播。

武则天对周边少数民族也采取怀柔政策，广泛吸收其上层首领在朝廷作官，并通好和亲，大力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对骚扰边境、抢掠财物的少数民族政权，武则天也予以坚决的武力反击，有力地保卫了边境安全。

二、武举的设立及其意义

创设武举是武则天对科举制度的重要改革之一。

唐朝以制举荐择武臣始于唐太宗时期。据《册府元龟》卷六十七《帝王部·求贤一》载：“（贞观）三年四月诏曰：‘白屋之内，闾阎之人，但有文武才能、灼然可取，或言行忠谨，堪理时务……亦录名状，官人同中’。这是唐代诏荐文武之士的最早诏令。显庆二年（657年）二月，唐高宗又下诏说：“宜令京官五品以上及诸州牧守，各举所知，或勇冠三军，翘关拔山之力；智兼百胜，

^① 武则天：《置鸿宜鼎稷等州牒》，载《全唐文》卷九十九。

纬地经天之才；蕴奇策于良、平，驰功绩于卫、霍；跼二起于吴、白，轨双李于牧、广……如有此色，可精加采访，各以奏闻。”^①这是唐朝专为选拔武臣而颁布的最早诏令。此后，唐高宗还于仪凤元年（676年）、仪凤二年、调露元年（679年）、弘道元年（683年）多次诏举武臣。但这时的诏举武臣既无具体的考试内容，又无正式科目和法定的选任程序，只是皇帝偶尔为之，但却为武则天的创设武举开了先河。

武则天执政以后，于光宅元年（684年）始令京官九品以上及诸州长官各举“武艺驰声”^②等科各一人，制举荐择；垂拱元年（685年）五月，又诏“内外文武九品已上及百姓，咸令自举”。^③其后，又令天下“文可以臣邦国，武可以定边疆，蕴梁栋之宏才，堪将相之重任”者，“无隔士庶，具以名闻”^④。由此可知，以“自举”和“无隔士庶”等方式，荐择武臣，均始于武后之世。到了长安二年（702年）正月十七日，武则天又将武举列为科举选官的正式科目，这是她对唐朝科举制的最大贡献之一。正如《资治通鉴》卷二九七《唐纪二十三》所载，长安二年“春正月乙酉，初设武举”。按照当时科举制的规定：参加武举的乡贡举人，于每年十月齐集洛阳，十一月在尚书省兵部参加考试。其考试科目分为平射和武举二种。其中平射只“试射长垛三十发，不出第三院为第”。武举考试的内容共有七项：即射长垛、骑射、马枪、步射、材貌、言语和举重。所谓射长垛，就是在500步外设垛，列坐引射，“三十发不出第三院为第，入中院为上，入次院为次上，入外院为次”；所谓骑射，就是在垛上置鹿皮，驰马射之，“发而并中为上，或中或不中为次上，总不中为次”；所谓马枪，就是立四木人于垛上，木人头上有板，应试者驰马入垛，举枪左右刺，刺掉

① 《册府元龟》卷六十七《帝王部·求贤一》。

② 《唐大诏令集》卷三《改元光宅诏》。

③ 《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

④ 武则天：《求贤制》，载《全唐文》卷九十五。

“三板四板为上，二板为次上，一板及不中者为次”；所谓步射，就是徒步箭射草人，“中者为次上，虽中而不法，虽法而不中者为次”；所谓材貌，即“以身长六尺以上者为次上，以下为次”；所谓言语，即“有神采堪统领者为上，无者为次”；举重亦称翘关，即制长一丈七尺、径三寸半大木一根，凡十举，“举以五次上为第”^①。由此可知，这时的武举考试主要以骑射、臂力和枪法优劣为依据，旨在选拔能够冲锋陷阵的猛将，而非运筹帷幄的统帅，这和武举制科的选拔韬略之士和将帅之才正好相辅相承。

可应武举考试的既有勋官、品子，也有百姓“白丁”，只是无职事官应举之例。武举及第后，即取得了作官的出身，亦可以直接参选授官。

在创设武举的同时，武则天还“教人习武艺”，“制土木马于里闾”^②，组织百姓在农闲时经常演练骑射。

总之，武则天的创设武举，不但为唐王朝选拔了大批“智勇兼资”和“才略并运”的军事人才，充实了兵源，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也为一般官僚地主子弟中长于骑射的人才，广开了入仕之门，扩大了统治基础，加强了中央集权。而且也进一步促进并发展了唐初的尚武之风，增强了朝野内外以至广大百姓的居安思危的战备观念，对稳定社会秩序和促进边防安全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三、武则天时期的经济、政治形势

武则天懂得“建国之本，必在于农”的道理，因而比较重视兴农务本。垂拱二年（686年）四月，武则天曾组织人力，推广农业生产的先进技术，编写农书《兆人本业记》，付梓印行，发给各地来京的朝集使，指导农业生产。她还规定州县境内“田畴垦辟，

① 《唐六典》卷五《尚书省·兵部员外郎》。

② 《通典》卷十五《选举三·历代制下》。

家有余粮”，则升奖地方官吏；如“为政苛滥，户口流移”，则必加惩处，“轻者年终贬考，甚者非时解替”^①。武则天很重视兴修水利，据有关史书记载，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全国兴建的各类水利工程，就有近20项之多^②。在这些措施的推动下，武则天时期农业生产得到了一定发展。高宗永徽初年全国有户385万，到神龙元年（705年）增至615万户。神都洛阳的仓粮“积年充实”^③。所有这些都为后来唐朝的开元盛世，奠定了物质基础。故连反对武则天的《新唐书》作者也不得不承认她“僭于上而治于下”^④。

但是，也应看到，武则天执政以后，由于极力推崇佛教，大肆兴建寺院、天枢，使寺院经济恶性膨胀，致使“逃丁避罪，并集沙门”^⑤。加之她生活奢侈，铺张挥霍，糜费了大量民脂民膏，也给农业生产带来严重破坏。更重要的是，由于官僚地主大肆兼并土地，掠夺农民，破坏均田，逃亡农户日益增多，阶级矛盾不断加深，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武则天时期门阀士族的势力受到压抑，庶族地主的势力有所发展，地主阶级内部出现的这种阶级变动，是这一时期政治形势的重要变化。唐初虽然也从寒门庶族中选拔了一批将相大臣，打破了士族门阀垄断的政治局面。但“族望为时所尚，终不能禁”。一些“衰家落谱”的高门著姓，往往反“自称禁婚家，益增厚价”^⑥。武则天出身“寒微”，其父虽“家富于材”，但由于门第卑贱，故在隋末虽热衷功名利禄，但历尽坎坷，终未腾达。武则天再次入宫以后，又受到以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关陇士族集团的强烈反对。这就决定了她在执政以后，必然要对门阀士族采取抑制政

① 《唐大诏令集》卷一一〇《诫励风俗敕》。

② 《新唐书·地理志》。

③ 《陈子昂集》卷九十四《谏灵驾入京书》。

④ 《新唐书》卷七十六《后妃传上赞》。

⑤ 《旧唐书》卷八十九《狄仁杰传》。

⑥ 《资治通鉴》卷二〇〇《唐纪十六》，高宗显庆四年十月。

策。显庆四年（659年），她在协助高宗修订《氏族志》时，不仅以“后族为第一等”，而且还以“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①，从而提高了庶族官员的地位。另外，她又通过改革科举制度，为庶族地主子弟大开入仕之门，不但加速了地主阶级内两大阶层势力的消长，又为武周政权培植了一大批依靠力量。

在镇压了徐敬业的扬州叛乱和唐宗室的起兵以后，武则天推行酷吏政治，对全国上下进行严密统治，在朝廷内外形成了恐怖的政治气氛（详见本章第二节）。但在武则天晚年，由于她在立嗣问题上犹豫不决，致使朝臣中派别对立，支持拥立中宗和极力推戴武氏的两派斗争日益尖锐，也使最高统治层内潜在着极大的政治危机。

另外，在武则天执政以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形势也日趋紧张。居住在西藏高原上的吐蕃政权已日益强大，时常侵扰西域和河西地区；东突厥汗国的残余势力频频南侵西攻，企图摆脱唐朝的统治，重建漠北政权；居住在东北地区的契丹族上层首领也在策动部族造反，攻州略县，进犯中原。因此，安抚周边地区，巩固边疆安全，也就成了武则天巩固政治统治的重要任务。

第二节 武则天执政后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

光宅元年（684年），武则天废中宗为庐陵王，立唐睿宗为帝，自己临朝称制以后，徐敬业等人以“匡复庐陵王”为名，发动扬州叛乱。但在强大官军的进攻下，仅历时一个多月，即被镇压。垂拱四年（688年），即在武则天改唐建周前夕，以越王李贞和琅邪王李冲为首的李唐宗室亦相继在博州（治今山东聊城东北）和豫州起兵，向洛阳进攻。但因准备不周，缺乏统一号令，故短促而亡。此后，武则天大开告密之门，重用酷吏，推行残暴的酷吏政治，大杀反对派。终于在天授元年（690年），迁移唐祚，建立大周。

^① 《旧唐书》卷八十二《李义府传》。

一、徐敬业扬州起兵及其失败

(参见附图 8)

光宅元年(684年)九月,由徐敬业、骆宾王、唐之奇、杜求仁、魏思温等人发动的扬州起兵,是武则天执政后统治集团内部爆发的第一次武装叛乱。

徐敬业原是唐初名将李勣的孙子,曾随父、祖改姓李氏,名李敬业。他自幼随祖父戎马征战,以骁勇著称,累迁太仆少卿、眉州(治今四川眉山)刺史等职,袭爵英国公。为人狂妄,贪图权势,利欲熏心。李勣生前曾说:“破我家者必此儿。”^①嗣圣元年(684年)初,徐敬业坐赃被贬为柳州(今属广西)司马,其弟、周至(今属陕西)县令徐敬猷亦受到株连,被削职免官。兄弟二人与前周至尉魏思温偕行南下,寄居扬州。这时,坐事贬官的给事中唐之奇、詹事府司直杜求仁以及怀才不遇的临海(今属浙江)丞骆宾王等亦麇集扬州。他们共述衷肠,“各自以失职怨望”,遂企图在政局变迁、朝廷更迭之际,以匡复庐陵王为辞,阴谋叛乱。

为了扫除反叛障碍,他们首先计谋捕杀唐扬州长史陈敬之。徐敬业先派其党羽、监察御史薛仲璋装扮成朝廷派往扬州的使者,然后又派雍州(治今陕西西安)人韦超至仲璋处告变,声称“扬州长史陈敬之谋反”。仲璋遂以使者身份将陈敬之逮捕入狱,从而使扬州的行政机构和武装力量陷于瘫痪。数日后,徐敬业乘坐驿站车马,假扮成新任的扬州司马,来到扬州官邸,扬言“奉密旨,以高州(治今广东高州北)酋长冯子猷谋反,发兵讨之”^②。于是,派人打开扬州府库藏,又令士曹参军李宗臣率众占据扬州钱坊,驱赶囚徒、工匠当兵,授以兵甲器仗,作为叛乱的军事力量。随后将陈敬之杀死狱中,枭首示众,扬州府长史属吏均俯首听命,无

^① 《隋唐嘉话》卷中。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唐纪十九》,则天后光宅元年九月。

敢动者。接着又调遣扬州之兵，齐集扬州，大开三府：即匡复府、英公府、扬州大都督府。徐敬业自称匡复府上将，领扬州大都督，以唐之奇、杜求仁为左、右长史，李宗臣、蒋仲璋为左、右司马，魏思温为军师，骆宾王为记室。10多天内，兵力即达10万之众。徐敬业又命文才横溢、被称为“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撰写《代李（徐）敬业讨武氏檄》文，对武则天大肆攻击，极尽诬蔑中伤之能事；又厚谀徐敬业是“皇唐旧臣，公侯冢子”，由他发动的扬州起兵，是“暗鸣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何城不克”；最后还号召天下要“共立勤王之勋，无废旧君之命”，如果“眷恋究城，徘徊歧路”，“必贻后至之诛”。全文以“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①作结，文笔犀利，一气呵成，极富煽动性。连武则天阅后，都产生了深深的遗才之憾，不无惋惜地说：“宰相之过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②

这时，徐敬业又在扬州城内找到了一个和已故的太子李贤面貌相似的人，欺骗众人说：“（李）贤不死，亡在此城中，令吾属举兵。”因奉以发号施令。于是，楚州（治今江苏淮安）司马李崇福帅所属山阳（今江苏淮安东）、盐城（今属江苏）、安宜（今江苏宝应）3县响应敬业。惟盱眙（今属江苏）人刘行举据县不从，敬业遣其将尉迟昭率部进攻，行举拼死抵抗。武则天下诏以行举为游击将军，以其弟行实为楚州刺史。

光宅元年（684年）九月六日，武则天以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为扬州道大总管，将兵30万，以将军李知十、马敬臣为副大总管，讨伐徐敬业。并派人将宰相裴炎逮捕入狱，并于九月十八日，将其斩于洛阳都亭驿。

裴炎原为唐高宗末年的顾命大臣。他在武则天废黜唐中宗时，是支持武则天的。但在武则天临朝称制，并大封诸武之时，裴炎

^① 《骆临海集》卷十。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唐纪十九》，则天后光宅元年九月。

遂与武则天发生嫌隙。他曾向武则天进谏说：“皇太后天下之母，圣德临朝，当存至公，不宜追王祖祢，以示自私。且独不见吕氏之败乎？臣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①引起武则天“不悦”，裴炎由是得“罪”。武则天之侄武承嗣和武三思忌恨唐高祖李渊的两个儿子、韩王元嘉和鲁王灵夔“属尊位重”，多次劝武则天诛杀他们。武则天集宰相商议此事，刘祎之、韦思谦等人均唯唯诺诺，缄默不语。只有裴炎固执力争，激烈反对。致使武则天“愈不悦”^②。当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叛乱以后，裴炎的外甥蒋仲璋也为骨干之一。因此，裴炎对发兵征讨一事，持消极态度。当武则天向他询问对策时，他回答说：“皇帝年长，未俾亲政，乃致猾竖有词。若太后返政，则此贼不讨而解矣。”^③这就触犯了武则天的大忌，因此她必欲致之死地而后快。监察御史崔察猜中了武则天的心意，便上言裴炎心怀“异图”，武则天据此便捕杀了裴炎。但也有记载说，裴炎与“敬业合谋，扬州兵起，炎以内应，书与敬业等合谋，唯有‘青鹅’，人有告者，朝廷莫之能解，则天曰：‘此青字者，十二月，鹅字者，我自与也。’遂诛之。”^④还有记载说，裴炎打算“乘太后出游龙门，以兵执之，还政天子，会久雨，太后不出而止。”^⑤但这些记载都没有确凿根据，不足为凭。正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则天后光宅元年十月条所加《考异》说：“此皆当时构陷者所言耳，非其实也。”

正当武则天调兵遣将，准备赴扬州讨叛之际，叛军内部也在讨论起兵计划时发生分歧：军师魏思温主张率10万之众，北进中原，直指洛阳，以匡复庐陵王为号召，可得到“四面响应”；而右司马蒋仲璋却认为“金陵有王气”，又有长江天险作为屏障，因而主张先攻常（今属江苏）、润（州治今江苏镇江）二州，然后以此

①③ 《旧唐书》卷八十七《裴炎传》。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唐纪十九》，则天后光宅元年十月。

④ （唐）张鷟：《朝野僉载》卷五。

⑤ 《新唐书》卷一一七《裴炎传》。

为基地，再北图中原，这样就可“进无不利，退有所归”^①。显然，魏思温的起兵计划较为合理。因为在武则天调遣兵将之际，可乘虚取胜，又可得到中原军民以及唐宗室诸王的响应。而江淮一带远离东都，受政局变化影响较小，大多不肯响应叛军，因而很难发展。但徐敬业却最终采纳了蒋仲璋的建议，令唐之奇镇守扬州，自己带兵南下，攻打润州。

这时的润州刺史李思文是敬业叔父，当他得知敬业叛乱的阴谋后，立即派人向武则天“间道上变”。徐敬业率兵抵达润州后，思文婴城拒守，拼死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于十月十四日城破被擒。前来援救的曲阿（今江苏丹阳）令尹元贞亦兵败被俘，不屈而死。

光宅元年（684年）十月十九，武则天下诏追削徐敬业父、祖官爵，发冢砍棺，收回国姓，复姓徐氏。这时，唐扬州大都督李孝逸正率部向扬州进发。徐敬业也已从润州渡江北上，屯兵于高邮（今属江苏）下阿溪，又命其弟徐敬猷率兵进驻淮阴（今属江苏），别将韦超、尉迟昭屯都梁山（位于今江苏盱眙南），布成犄角之势，抵抗唐军。

李孝逸部抵达临淮（今江苏洪泽西）后，即派偏将雷仁智渡江向徐敬猷发动进攻，初战失利，只得退回江北。孝逸大惧，遂按兵不动。殿中侍御史魏元忠对孝逸说：“天下安危，在兹一举。四方承平日久，忽闻狂狡，注心倾耳以俟其诛。今大军久留不进，远近失望，万一朝廷更命他将代将军，将军何辞以逃逗挠之罪乎！”^② 孝逸接受了这一建议，立即麾军渡江。十月二十四日，唐将马敬臣击杀尉迟昭，进抵都梁山下。敬业别将韦超犹占据都梁山，抵挡官军，唐军不能进。李孝逸召集将佐，商议作战方案。多数将领主张分兵防守韦超，“大军直趋江都，覆其窠穴”；但支度使薛克杨和魏元忠却认为韦超虽然据险抵抗，但“其众非多”，“其势必举，举都梁，则淮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唐纪十九》，则天后光宅元年九月。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唐纪十九》，则天后光宅元年十月。

阴、高邮望风瓦解”，然后再攻徐敬猷所守卫的淮阴。因为徐敬猷“出于博徒，不习军事，其众单弱，人情易摇，大军临之，驻马可克”^①。李孝逸最后采纳了薛、魏的建议，引兵先向都梁山发起进攻。经过激战，韦超大败，连夜逃遁。孝逸又继续东进，进攻淮阴，敬猷又败，脱身逃走。接着，唐军向高邮进发。

十一月十三日，唐军先锋部队抵达高邮，与徐敬业部隔溪对峙。后军总管苏孝祥带领 5000 先锋部队，用小舟渡溪，向叛军发起夜攻。由于徐敬业早有防备，官军败绩，士卒赴溪而死者过半，孝祥战死，左豹韬卫果毅成三郎被俘。叛军左长史唐之奇为了鼓舞叛军士气，指着成三郎对士兵说，这就是官军主帅李孝逸！但成三郎却大呼道：“我果毅成三郎，非李将军也。官军今大至矣，尔曹破在朝夕。我死，妻子受荣；尔死，妻子籍没，尔终不及我。”戳穿了唐之奇的谎言，也大灭了叛军的锐气。

不久，李孝逸所率官军主力抵达下阿溪北，并接连向叛军发起了多次进攻。但由于叛军占据有利地势，致使官军的多次进攻均遭失利。孝逸又恐惧不已，打算撤退。监军魏元忠和行军管记刘知柔再次劝说孝逸坚定平叛信心，抓住时机与叛军展开决战，并建议采用火攻。孝逸接受了魏、刘建议，率官军全线出击，“因风纵火”，焚烧叛军营寨。叛军由于置阵既久，士卒疲惫，阵营不整，因而大败，被歼 7000 余人，赴溪而死者不可胜数。徐敬业率残部逃回扬州，然后携妻子再逃润州，企图从润州乘船出海，逃奔高丽。李孝逸率部紧追，进屯扬州后，分遣诸将搜歼叛军。

十一月十四日，敬业率残部行至海陵（今江苏泰州）县界，正欲乘船出海，但逆风强劲，无法行船，眼看追兵已到，亡在旦夕。叛将王那朝在危急时刻，斩敬业、敬猷及骆宾王之首^②，投降官军，余党唐之奇、魏思温亦相继被捕，传首神都。徐敬业扬州起兵，从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唐纪十九》，则天光宅元年十一月。

② 《新唐书》卷二〇一《文艺上·王勃附骆宾王传》载：“敬业败，宾王亡命，不知所之。”今从《资治通鉴》。

九月三十日开始，到十一月十四日灭亡，首尾不过 44 天^①。

徐敬业的扬州起兵是在“海内晏然”和“百姓思安久矣”的政治形势下发动的，严重干扰和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故得不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叛军统帅徐敬业缺乏战略决策才能，起兵后未能抓住有利时机，挺进中原，扩大军事基地，争取中原地区唐宗室诸王的配合、支持，而是南下争夺江淮一隅之地，故在强大官军的攻击下，短促而亡，亦非偶然。

二、唐宗室的起兵及其失败

镇压了徐敬业的扬州叛乱以后，武则天当女皇的欲望更加强烈。因此，她一面指示心腹为她的登基称帝大造舆论，一面推行更加残酷的专制统治，严厉打击异己势力。自然，李唐宗室就首当其冲了。

唐朝初年，对皇家宗室子弟实行食封户地租和担任地方州县长官的分封制度。这时的宗室成员主要有：唐高祖之子绛州（治今山西新绛）刺史、韩王元嘉，青州（今属山东）刺史、霍王元轨，邢州（治今河北邢台）刺史、鲁王灵夔；元嘉之子、黄国公李譔，元轨之子、江都王李绪，灵夔之子、范阳王李蔼；唐太宗之子豫州刺史、越王李贞，贝州（治今河北清河西北）刺史、纪王李慎以及李贞之子博州刺史、琅邪王李冲等。他们在武则天临朝称制以后对李唐社稷形成步步进逼之势时，均“内不自安，密有匡复之志”^②。其中以越王李贞父子最为活跃。他们经常与诸王交通串连，又在本州“数奏免所部租赋以结人心，家僮千人，马数千匹，外托以畋猎，内实习武备”^③。加之李贞“少善骑射，颇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唐纪十九》，则天后光宅元年十月条《考异》。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唐纪二十》，则天后垂拱四年七月。

③ 《新唐书》卷八十《太宗诸子·越王贞传》。

涉文史，兼有吏干”，在宗室中享有美名，被称为“材王”^①，故很快便成为宗室领袖。另外，在反对武则天的政治势力中李唐外戚亦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如高祖之女常乐公主及其婿、驸马都尉、寿州（治今安徽寿县）刺史赵瑰，越王李贞之婿、汝南（今河南汝南西）丞裴守德以及唐高宗之女太平公主之婿薛绍等，都相继参加到李唐宗室的起兵中来。他们相互煽动，相互勾结，推波助澜，一场武装叛变是在所不免了。

垂拱四年（688年）四月，武则天之侄武承嗣导演了一出河“洛出书”的闹剧。他先派人在一块白色卵石上雕刻了“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八个大字，又以碎紫石和药物填之，然后派心腹唐同泰连同表章，一起献给武则天。声称该石获于洛水，正与《周易·系辞上》所云“洛出书”相符，是武则天称帝的祥瑞之兆。武则天看后，当然喜不自胜，立即将唐同泰擢为游击将军，并命其石为“宝图”。五月十一日，武则天下诏：亲拜洛水，接受“宝图”，并命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在拜洛受图前十日齐集洛阳。

李唐宗室诸王及外戚接此诏书后，均大惧不安，“密有匡复之志”。有人还散布流言说：武则天打算在拜洛大飨之际，“尽收宗室，诛之无遗”。黄国公李譔又诈为唐睿宗玺书说：“神皇欲移李氏社稷以授武氏”。唐高祖之孙申州（治今河南信阳）刺史、东莞郡公李融还派人潜入洛阳，向其亲信成均助教高子贡打探说：“可入朝以否？”子贡回答说：“来必取死”^②。这就更加坚定了宗室诸王起兵的决心。

垂拱四年（688年）八月上旬，琅邪王李冲命令长史萧德琮等招募兵士，并派人分头转告韩王元嘉、鲁王灵夔、霍王元轨、越王李贞及纪王李慎，各令起兵，进攻洛阳。李贞亦派人与东莞公李融、寿州刺史赵瑰等人相约。赵瑰之妻、常乐公主对来说：“为我报越王，与其进不与其退。尔诸王若是男儿，不应至许时尚

^① 《旧唐书》卷七十六《太宗诸子·越王贞传》。

^② 《旧唐书》卷六十四《高祖二十二子·虢王凤传》。

未举动”，“诸王必须以匡救为急，不可虚生浪死，取笑于后代。”^①于是，李唐宗室与外戚俱秣兵厉马，磨刀霍霍，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不久，范阳王李蔼亦遣使谒李贞父子，建议诸王同时举兵，“若四方诸王一时并起，事无不济”^②。李贞父子遂与诸王约期同时起兵。

就在李唐宗室诸王紧锣密鼓地酝酿起兵的关键时刻，鲁王灵夔之子、范阳王李蔼知越王必败，就派人向武则天揭发了诸王准备起兵之事。李冲得知事机泄漏后，匆忙于八月十七日起兵发难，李贞闻讯亦在豫州起兵响应。

武则天接到李蔼的密奏后，立即以左金吾将军丘神勣为清平道行军大总管，率兵征讨。

李冲率所募 5000 兵马准备从博州渡过黄河，与济州（治今山东东阿西北）刺史薛颢联兵东进，薛颢也正在积极准备接应。但博州所属武水（今山东聊城西北）县令郭务悌却婴城自守，拒不响应。故李冲只得率部东进，先攻武水。郭务悌急忙向魏州（治今河北大名东北）求救。魏州刺史立即派莘县（今属山东）令马玄素将兵 7000 赴援，准备在中道截击李冲。但玄素恐兵力不敌，故率兵直入武水，与郭务悌一起闭城自守。李冲率部抵达武水后，派兵士推草车堵塞武水南门，顺风纵火，欲乘火势冲入城中。但火起不久风向逆转，叛军不得入城，士气受挫。这时叛军将领董玄寂对部下兵士散布说：“琅邪王与国家交战，此乃反也。”^③李冲立即将玄寂斩首示众，于是叛军兵士纷纷逃入草泽之中，不可禁止，最后仅留下数十名家僮。李冲自知兵力不支，只得返回博州。八月二十三日，李冲刚入博州城门，即被守门者所杀。这时，丘神勣亦率官兵抵达博州城下，博州官吏均素服出迎，被丘神勣全部处死，凡破千余家。

九月一日，武则天又派左豹韬大将军魏崇裕为中军大总管，岑

① 《旧唐书》卷七十六《太宗诸子·越王贞传》。

②③ 《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唐纪二十》，则天后垂拱四年八月。

长倩为后军大总管，将兵 10 万，征讨越王李贞，以张光辅为诸军节度。并削去李冲属籍，更姓虺氏。

越王李贞在豫州起兵后，曾攻占上蔡（今属河南），且兵力有所发展。但当他听说李冲兵败的消息后，却惶恐不安，甚至“欲自锁诣阙谢罪”^①。正在犹豫之际，适逢新蔡（今属河南）县令傅延庆募得勇士 2000 余人，举众响应。李贞遂打消了“谢罪”之意，准备继续起兵。他一面欺骗兵众说：“琅邪王已破魏、相数州，有兵二十万，朝夕至矣”，另一面又将征发所属县兵 5000 余众分为 5 营，派汝南县丞裴守德等分别率领，并署置九品以上官 500 余人。但所署官员均受胁迫，莫有斗志，只有守德与之同心，李贞将其女嫁他为妻，署为大将军，委以腹心。为了鼓舞叛军士气，李贞还强令道士、僧人诵经念佛，乞求事成。左右心腹及叛军士卒皆佩带辟兵祥符。当麴崇裕率领官军抵达豫州城下时，李贞派其少子李规及裴守德率叛军出战。结果，叛军一触即溃，大败而归。李贞闻讯大惧，婴城自守，不敢出城迎战。崇裕乘胜将豫州团团包围。李贞心腹看到亡在旦夕，即对李贞说：“王岂可坐待戮辱！”于是李贞、李规、守德及其妻皆自杀。官军兵不血刃，收复豫州，将李贞、李冲父子之首传送东都阙下。韩王元嘉、鲁王灵夔、黄国公李譔以及常乐公主等均被捕入狱，迫其自杀。李唐宗室的起兵至此失败。

事后，武则天以文昌左丞狄仁杰为豫州刺史。当时正在清查李贞党羽，株连者有 700 家，被籍没者达 5000 余口，刑部派人催促行刑。仁杰赴任以后，向武则天上奏说这些株连者皆为“诬误”，代为“申理”。武则天诏准，遂将这些被株连者全部开成活罪，流放丰州（治今内蒙古五原南）。这些被“诬误”之人途径狄仁杰曾任刺史的宁州（治今甘肃宁县）时，宁州父老迎劳说：“我狄使君活汝邪”，并相携哭于仁杰德政碑下，“设斋三日而后行”^②。

越王李贞父子的起兵其所以迅速失败，主要由于这些宗室诸

①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唐纪二十》，则天后垂拱四年九月。

王多是纨绔子弟，他们或生性“贪鄙”、残暴，或放荡不羁，专事斗鸡走狗，畋猎耽乐；有的虽“好学”不倦，“聚书至万卷”，但仅能“修身洁己”，不谙军事。他们在起兵前未能制订周密的作战部署和统一的行动计划，仓促举兵，缺乏统一号令，因而被官军各个击破。另外，这些宗室诸王在担任地方长官期间，大多鱼肉百姓，虐待下属，有的甚至“所在或偏受谗言，官僚有正直者，多被贬退，又纵诸僮侵暴部人”^①，因而得不到百姓同情和支持。临时招募的兵士既缺乏训练，又多为“胁迫”之人，毫无战斗力。因而在强大官军的进攻下，迅速败亡。

三、武则天的专制统治

武则天镇压了徐敬业的叛乱以后，“疑天下人多图己，又自以久专国事，且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诛杀以威之，乃盛开告密之门”^②。

垂拱二年（686年）三月，原侍御史鱼承晔之子鱼保家曾向武则天上书，请求铸造铜匱，接受天下密奏。武则天立即采纳，遂在洛阳乾元殿旁朝堂前，置一铜匱。该匱为正方形，内有一室，中分4隔，每隔各有一窍，供告密者投递告密奏书。其东隔叫“延恩”，专供“献赋颂、求仕进者投之”；南隔叫“招谏”，专供“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隔叫“伸冤”，专供“有冤抑者投之”；北隔叫“通玄”，专供“言天象灾变及军机秘计者投之”^③。窍空仅容奏书，可进不可出。又命正谏、补阙、拾遗一人轮流掌管开启。于是，铜匱就成了武则天接纳洛阳及其附近吏民告密奏书的工具。

接着，武则天又诏令给全国各地的告密者广开门路：凡官民有告密者，地方官不得过问；告密者皆可乘坐国家驿马，沿途供给五品官的待遇，即每天供细米2升，白面2升3合，酒一升半，

^① 《旧唐书》卷七十六《太宗诸子·越王贞传》。

^{②③} 《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唐纪十九》，则天后垂拱二年三月。

羊肉3分，瓜两颗，其余盐、豉、葱、韭、葵、姜等各有差。到达洛阳后，均在鸿胪寺或典客令的客馆下榻，即使农夫、樵人，武则天“皆自召见”。如果告密者合于“旨”意，即可破格提拔，迁官进爵。就是随意捏造，诬告不实者，亦不追究。于是天下告密者蜂拥而起，“人皆重足屏息”^①。

武则天通过奖励告密，网络了一大批以残酷著称的官吏。与此同时，她还设置了凌驾于尚书刑部和大理寺以上的“制狱”。放手让这些酷吏利用“制狱”，对被告者罗织罪名，严刑逼供。于是这些官吏便狐假虎威，大肆杀戮，无恶不作。史称“酷吏政治”。

在武则天豢养的大批酷吏中，以来俊臣、周兴、索元礼、侯思止、王弘义等最为著称。

来俊臣，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从小“凶险不事生产，反覆残害，举无与比”。曾因犯“奸盗”被捕，后“遂妄告密”。武则天以为“忠”，累迁侍御史、朝散大夫、左台御史中丞等职。曾主持武则天设在丽景门的推事院，并招集无赖数百人，“令其告事，共为罗织，千里响应”，“冤滥之声，盈于海内”^②。

周兴，雍州长安（今属陕西）人。少习法律，曾任尚书省都事、司刑少卿、秋官侍郎等职。自“垂拱已来，屡受制狱，被其陷害者数千人”^③。

索元礼，胡人。生性残忍，因告密称旨，被破格擢为游击将军，专于洛州牧院推案制狱。每审讯一人，逼迫其供出数十百人。因而“衣冠震惧，甚于狼虎”^④。

侯思止，雍州礼泉（今陕西礼泉北）人。原为“闾巷庸奴”，以卖饼为业。后因诬告唐高祖之子、滑州刺史、舒王元名及裴贞谋反，被武则天任为游击将军，累迁朝散大夫、左台侍御史等职。在主持“制狱”期间，“苛酷日甚”^⑤。

此外，尚有“谲异险诈”的万国俊、“白兔御史”王弘义、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唐纪十九》，则天后垂拱二年三月。

②③④⑤ 《旧唐书》卷一八六上《酷吏传上》各自本传。

“四其御史”郭霸、“阴毒敢言事”^①的吉项等。

这些酷吏在武则天的纵容下，利用掌管的“制狱”，对被告者大搞严刑逼供。仅所作大枷就有 10 种之多：“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胆，六曰实同反，七曰反是实，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枷上又连接“铁笼头”，被捕入狱者，“见之魂胆飞越，无不自诬”^②。其所用刑法，更是名目繁多，苛酷无比。将囚犯的手足捆绑在木椽上，让狱吏扭转木椽，谓之“凤凰晒翅”；用绳索绊住囚犯腰部，引枷向前，谓之“驴驹拔撅”；让囚犯跪在棒枷上，头顶大瓮，谓之“仙人献果”；使囚犯站在高木上，引枷向后，谓之“玉女登梯”；将囚犯倒悬于梁柱之上，脖项缒石，以醋灌鼻；或用铁圈套囚犯之首，四周加楔，有的囚犯“至有脑裂髓出者”^③。有的酷吏还让囚犯“卧邻秽溺，曾不聊生，号为‘狱持’。或累日节食，连宵缓问，昼夜摇撼，使不得眠，号曰‘宿囚’”^④。有的“每暑月系囚，必于小房中积蒿而施毡褥，遭之者斯须气绝矣，苟自诬引，则易于他房”^⑤。真是骇人听闻，酷绝人寰。

据载在武则天统治时期，被酷吏迫害甚至处死的将相大臣就有狄仁杰、张光辅、徐敬真、张虔勖、范云仙等，受到株连的中外大臣有益州长史任令暉、冬官尚书李游道、秋官尚书袁智宏、司宾卿崔神基、文昌左丞卢献、御史中丞魏元忠、凤阁侍郎李元素、夏官侍郎孙元通、给事中周浚、泾州刺史王勔、监察御史王助等数十百人，被涉嫌流放的海内贤士、名家及其亲故有千余人。酷吏万国俊在天授二年（691 年）一次就杀死岭南流人 300 多，其党羽刘光业杀 900 人，王德寿杀 700 人。此外，还有鲍思恭、王大

① 《旧唐书》卷一八六上《酷吏传上》各自本传。

② 《旧唐书》卷一八六上《酷吏上·来俊臣传》。

③ 《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唐纪十九》，则天后垂拱二年三月。

④⑤ 《旧唐书》卷一八六上《酷吏上·索元礼传》、《王弘义传》。

贞、屈贞筠等“少者咸五百人”^①。至于李唐宗室，更是被杀略殆尽。这样，在全国范围内就形成了恐怖的政治气氛，神都洛阳更是危机四伏，“朝士人人自危，相见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辄与家人诀曰：‘未知复相见否？’”^②

武则天大开告密之门和推行酷吏政治的目的是为她登上女皇宝座而扫清道路，而一旦政敌伏首、女皇宝座得到巩固以后，她也会适应“省刑尚宽”的政治需要，对酷吏予以翦除。其中“请君入瓮”^③就是典型一例。大致到神功元年（697年），武则天诛杀了最后一个酷吏来俊臣，酷吏政治遂告结束。

第三节 巩固边疆的作战

万岁通天二年（696年）六月，武则天派军讨平了东北地区的契丹叛乱；在此之前，即长寿元年（692年）十月，武则天又派兵出征西域，从吐蕃手中收复了安西四镇，恢复了唐朝在西域的行政建制，巩固了西北边疆的安全。但由于武则天对东突厥汗国余众的入侵采取消极防御政策，加之接连诛杀了在抵御突厥入侵中屡立战功的著名边将程务挺和黑齿常之等，自毁长城，故使突厥的入侵愈演愈烈，以致酿成了北方的严重边患。直到唐中宗复位以后，任命张仁愿担任北方唐军统帅，修筑了三受降城后，突厥的南侵才受到一定遏制。

一、契丹的侵扰与武则天的对策

（一）契丹的兴起及其与唐朝的关系

契丹为东胡族的一支，与鲜卑宇文氏为同一族源，北魏时始

① 《旧唐书》卷一八六上《酷吏上·万国俊传》。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唐纪二十》，则天后天授元年四月。

③ 参阅《新唐书》卷二〇九《酷吏·来俊臣附周兴传》。

称契丹，含有镔铁或刀剑之意。另外，由于契丹最先居住于辽河流域，故有认为“契丹”一词亦有水草丰美之地的含义。同时，契丹与奚族东西相邻，故“契丹”亦有“奚东”之意。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契丹族以经营畜牧业著称于世。他们不但以“名马、文皮”进献中原王朝，而且也以这些畜牧产品同中原地区进行“互市”，维持他们逐水草迁徙的游牧生活。但由于这时的契丹仍处于原始社会的末期阶段，生产力十分低下，故经常受到中原封建王朝和漠北突厥奴隶主政权的侵扰和欺凌。降及隋朝，契丹族为了防御外族侵扰，各部落经过长期的离析合并，逐渐由原来的“古八部”发展为10个部落。到唐朝初年，契丹族又由隋时10部演变为新的“八部”^①。这八部的共同君主为大贺氏，拥“有胜兵四万”^②，东为千山山脉，西与奚族相接，南临营州（治今辽宁朝阳），北距靺鞨、室韦，阻冷陁山（位于今辽宁与内蒙古赤峰之间的努鲁儿虎山）以自固。大贺氏凡调发攻战，则诸部毕集；平时畜牧、狩猎，则各部自行。称臣于东突厥汗国，被封为俟斤。但与西邻奚族经常征战不已，“每斗不利，辄遁保鲜卑山”^③。

契丹族兴起之初，与唐朝保持着良好的朝贡关系。

武德四年（621年），契丹氏族贵族、部落长之一的“别部酋帅孙敖曹”，曾“与靺鞨酋长突地稽俱遣使内附”，唐高祖“诏令于营州城傍安置，授云麾将军，行辽州总管”^④。武德六年（623年），契丹族君长大贺氏“咄罗遣使贡名马、丰貂”^⑤。

贞观二年（628年），契丹族君长摩会摆脱了东突厥汗国的控制，“率其部落来降”。东突厥颉利可汗遣使请以梁师都交换契丹。唐太宗回答说：“契丹、突厥，本是别类，今来降我，何故索之？师都本中国人，据我州城，以为盗窃，突厥无故容纳之，我师往

① 参看《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志一》、《辽史》卷三十二《营卫志中》。

②③ 《新唐书》卷二一九《北狄·契丹传》。

④⑤ 《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北狄·契丹传》。

讨，便来救援。计不久自当擒灭，纵其不得，终不以契丹易之。”^①严辞予以拒绝。

贞观三年（629年），“摩会入朝，赐鼓、纛，由是有常贡”^②。

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东征辽东，契丹和奚族均派首领率部参战。唐太宗在回师途中，路过营州，特地接见契丹酋长和耆老，“赐物各有差，授其酋长窟哥为左武卫将军”。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契丹酋长“窟哥等部咸请内属”，唐太宗乃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为左领军将军兼松漠都督、无极县男，赐姓李氏。

显庆初年，唐高宗“又拜窟哥为左监门大将军”^③。在此期间，契丹8部相继归附，分别被封为峭落州、天逢州、羽陵州、白连州、徒何州、万丹州、匹黎州、赤山州等8部，统隶于松漠都督府^④。与此同时，契丹西邻奚族首领可度者亦率部内附，高宗置饶乐都督府，以可度者为右领军将军兼饶东都督，封楼烦县公，赐姓李氏。接着，唐高宗“复置东夷都督府于营州，兼统松漠、饶乐地，置东夷校尉”^⑤。管辖契丹和奚两族事务。

显庆五年（660年），松漠都督、契丹族酋长窟哥死，继任松漠都督的阿卜固率契丹诸部与奚族连兵反叛。同年五月，唐高宗遣突厥降将阿史德枢宾为沙砖道行军总管，讨伐契丹。不久，契丹兵败，阿卜固被擒送洛阳。唐高宗遂以窟哥之孙李枯草离为左卫将军、弹汗州刺史，封归顺郡王；另一孙李尽忠为武卫大将军、松漠都督，继统契丹8部。

垂拱初年，武则天又将契丹别部酋帅孙敖曹曾孙孙万荣授予右玉铃卫将军、归诚州刺史，封永和县公。从此，契丹与唐又恢复了藩属关系，保持着正常的朝贡往来。

①③ 《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北狄·契丹传》。

② 《辽史》卷六十三《世表》。

④ 参阅《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七下》。

⑤ 《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北狄·奚传》。

（二）契丹的起兵与武则天一讨契丹的失利

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年初，契丹发生饥荒，广大百姓生活无着，穷困潦倒。刚愎自用的营州都督赵文翊不但不予赈给，反而“视酋长如奴仆”^①，又多次侵侮其管辖的契丹部属，遂激起了契丹松漠都督李尽忠和归诚州刺史孙万荣的不满。孙万荣曾以侍子入朝中原，颇知中国山川险易，早有叛离之心。借此与其妹婿李尽忠相互勾结，煽动契丹部族反叛。于五月十二日率部攻陷营州，杀文翊。

消息传至洛阳，武则天大怒。五月二十五日诏遣左鹰扬卫将军曹仁师、右金吾卫大将军张玄遇、左威卫大将军李多祚、司农少卿麻仁节等28将率兵征讨。七月十一日，又以春官尚书、梁王武三思为榆关（位于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南）道安抚大使，纳言姚瑋为副使，屯兵胜州（治今内蒙古托克托西南），作为第二道防线。同时下诏改李尽忠为李尽灭，孙万荣为孙万斩。

不久，李尽忠自称无上可汗，占据营州，以孙万荣为前锋，率众东进，攻城略地，所向皆下，10多天兵至数万，进围檀州（治今北京密云），被清边道前军副总管张九节击败。

八月，李尽忠听说武周大军北讨的消息后，一面在西碛石黄麀谷（在今河北卢龙西）埋伏兵力，准备伏击官军；一面设计麻痹官军将领。原来李尽忠在攻陷营州后，曾获俘数百，囚之地牢。这时他便派守牢狱吏欺骗这些俘虏说：“吾辈家属，饥寒不能自存，唯俟官军至即降耳。”接着，就将这些战俘从地牢中放出，饲以糟糠之粥，并叮嘱说：“吾养汝则无食，杀汝又不忍，今纵汝去。”说罢遂将这些俘虏全部释放。这些战俘逃至幽州（治今北京西南）后，正与官军相遇，遂把契丹乏食之状俱告官军统帅曹仁师等。“诸军闻之，遂生轻视之心，争欲先进”。八月二十八日，唐军行抵黄麀谷西。这时李尽忠又派老弱之众迎降，还有意将老牛、瘦马置于道侧，示以饥馑疲惫之状。官军见此，诸将遂弃步卒，将骑兵进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五《唐纪二十一》，则天后万岁通天元年五月。

入谷口。埋伏在谷中的契丹军队从四面出击，官军大败，张玄遇和麻仁节被飞索擒获，将士跌入山谷而死者，不计其数，几乎全军覆灭。契丹又将官军军印诈为军牒，并强迫被俘的张玄遇和麻仁节等官军将领在牒上署名，对官军的殿后部队总管燕匪石和宗怀昌等牒告云：“官军已破贼，若至营州，军将皆斩，兵不叙勋。”匪石、怀昌得牒后，信以为真，遂率步卒，昼夜兼行。契丹乘官军士马疲惫之时，于中道设伏邀击，官军“全军皆没”^①。

（三）契丹侵扰河北与武则天反击的胜利

万岁通天元年（696年）九月，武则天下诏以同州刺史、建安王武攸宜为右武威卫大将军，充清边道行军大总管，以右拾遗陈子昂为总管府参谋，率部征讨契丹。

这时，龙山军讨击副使许钦寂与契丹战于崇州（治今辽宁义县境内），军败被擒，契丹兵众乘机进围安东（今河北卢龙），强令钦寂在安东城劝守军投降。安东都护裴玄珪率众守城。钦寂在城下对官军大声喊道：“狂贼天殃，灭在朝夕，公但励兵谨守，以全忠节。”^②不屈而死。

十月二十二日，契丹李尽忠卒，孙万荣代领其众，并收集余众，军势复振，并遣别帅骆务整、何阿小为前锋，攻陷冀州（今属河北），杀刺史陆宝积，屠吏民数千人。又向魏州挺进，河北震动。武则天下制以彭泽县（今江西彭泽东北）令狄仁杰为魏州刺史。前魏州刺史独孤思庄惧怕契丹猝至，遂将附近百姓驱入城中，修缮守备。仁杰至，全部遣民归农，并说：“贼犹在远，何烦如是，万一贼来，吾自当之。”^③百姓大悦。

万岁通天二年（697年）三月初，武则天又遣清边道总管王孝杰、苏宏晖等将兵17万，讨伐契丹。三月十二日，孝杰率部与契丹孙万荣部在东硖石谷（在今河北卢龙东）遭遇。谷道狭窄险峻，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五《唐纪二十一》，则天后万岁通天元年八月。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五《唐纪二十一》，则天后万岁通天元年九月。

^③ 《资治通鉴》卷二〇五《唐纪二十一》，则天后万岁通天元年十月。

契丹凭险守卫，孝杰亲率精锐为前锋，奋勇冲杀，且战且进。及出谷口，契丹四面围攻，孝杰布置方阵，拼死抵抗。但后军总管苏宏晖畏敌兵众凶悍，弃甲而遁，孝杰孤立无援，阵脚大乱。最终因寡不敌众，孝杰坠谷死，官军将士被杀及跳崖而死者殆尽。节度管记张说驰奏其事，武则天下诏追赠王孝杰为夏官尚书，封耿国公。并遣使斩苏宏晖以徇。使者尚未到达幽州，而宏晖已立功赎罪，“竟免诛”^①。

清边道行军大总管武攸宜率部抵达渔阳（今天津蓟县），听到王孝杰部败没的消息后，军中震恐，不敢前进。孙万荣遂于柳城（营州治所，今辽宁朝阳）西北400里险要之处修筑新城，将其老弱、妇女留住城中，并贮存了大量物资器仗，派其妹夫乙冤羽守卫。并遣使说突厥默啜，与其连兵。然后亲引精兵，进犯幽州。沿途攻城略地，抢掠吏民。武攸宜遣将击之，不克。

万岁通天二年（697年）四月十八日，武则天又遣右金吾卫大将军武懿宗为神兵道行军大总管，与右豹韬卫将军何迦密将兵增援河北。五月八日，又以娄师德为清边道副大总管，右武威卫将军沙吒忠义为前军总管，将兵20万，讨击契丹。

六月下旬，武懿宗率部抵达赵州（治今河北赵县），听说契丹别将骆务整率数千骑将至冀州，心中大惧，打算向南逃遁。有人劝止他说：“虏无辎重，以抄掠为资，若按兵拒守，势必离散，从而击之，可有大功。”^②但懿宗不从，退据相州（治今河南安阳），并丢弃了大量军资器仗。契丹军遂屠赵州。

这时，孙万荣所遣出使突厥的五名使者中的前3人先至默啜黑沙（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北）牙帐，对默啜说：“我已破王孝杰百万之众，唐人破胆，请与可汗乘胜共取幽州。”默啜大喜，赐以绯袍。另二名使者后至，默啜怒其迟缓，将欲杀之。二人曰：“请一言而死”。默啜问其故，二人遂将李尽忠已死，官军正在大举征讨等，一一俱

^① 《旧唐书》卷九十三《王孝杰传》。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六《唐纪二十二》，则天后神功元年六月。

实相告。默啜遂杀前三人而赐后二人绯袍，并使为向导，发兵攻占了孙万荣在营州西北400里处修筑的新城，尽俘以归，军势大振。

孙万荣此时正与武攸宜所率官军在幽州相持，听说新城有失，惶恐不安。被孙万荣挟持叛乱的奚族兵众又叛归武周。于是，武周神兵道总管杨玄基击其前，奚族兵众击其后，获其将何阿小，契丹大溃，孙万荣帅轻骑数千东逃。六月三十日，武周前军总管张九节率兵于中道阻击，万荣穷蹙，与其家奴逃至潞水（今北京东之潮白河）东，息于林下，叹曰：“今欲归唐，罪已大，归突厥亦死，归新罗亦死，将安之乎！”^①家奴斩其首以降，其余众及奚、霫等皆降于突厥。

契丹初平，武则天制命河内王武懿宗以及娄师德、魏州刺史狄仁杰分道安抚河北。懿宗生性残暴，所到之处，凡是被契丹胁迫而复来归者，懿宗均以为同反，“总杀之，仍生刳取其胆，后行刑，流血盈前，言笑自若。”时人都把他同契丹“多屠杀士女”的别帅何阿小相提并论，为之语曰：“唯此两何，杀人最多。”^②

万岁通天二年（697年）七月，武攸宜率众从幽州凯旋而归。武懿宗奏请将被契丹胁迫的河北百姓全部族灭。左拾遗王求礼在朝堂当众折之曰：“此属（指河北胁迫百姓）素无武备，力不胜贼，苟从之以求生，岂有叛国之心！懿宗拥强兵数十万，望风退走，贼徒滋蔓，又欲委罪于草野诘误之人，为臣不忠，请先斩懿宗以谢河北。”^③司刑卿杜景俭亦奏请“悉原”河北胁迫百姓。懿宗不能对。武则天最后接受了杜景俭的奏言，将河北胁迫百姓全予赦免。

二、对东突厥侵扰的反击作战

（一）东突厥的再兴及其对唐朝的侵扰

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年），唐将高侃击灭东突厥车鼻可汗以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六《唐纪二十二》，则天后神功元年六月。

② 《旧唐书》卷一八三《外戚·武承嗣附从祖弟懿宗传》。

③ 《资治通鉴》卷二〇六《唐纪二十二》，则天后神功元年七月。

后，曾将跟随车鼻返回漠北的突厥部众安置在郁督军山之下，置狼山都督府领其部众。不久，又分置单于、瀚海二都护府，其中单于都护府领狼山、云中、桑乾3都督府和苏农等14州；瀚海都护府领瀚海、金徽、新黎等7都督府和仙萼等8州。各州刺史和都督均以突厥各部首长担任，进行羁縻统治（详见本书第四章第三节第四项）。

麟德元年（664年）正月，原居于云中故城（今内蒙古托克托）的阿史德氏部所属300余帐突厥族人势力渐盛。其酋长来到长安，“请如胡法立亲王为可汗以统之”，高宗回答说：“今之可汗，古之单于也”^①。遂于正月十六日改云中都督府为单于大都护府，以幼童殷王李轮遥领单于大都护，而以宿将萧嗣业为单于大都护府长史，具体管理军政事务。

调露元年（679年）十月，单于大都护府所属阿史德温傅和阿史德奉职二部同时叛乱，立突厥阿史那泥熟匐为可汗，14州酋长皆率部响应，人数达到数十万众。

由于这次叛乱猝然而起，唐朝失于防范，故立即陷入被动局面。单于大都护府长史萧嗣业率右领军卫将军花大智和右千牛卫将军李景嘉等仓促将兵镇压。唐军初战获胜，遂生骄心，“因不设备”。不久，天降大雪，粮道又为突厥所阻，士卒冻馁，突厥乘机发动夜袭，嗣业狼狈拔营逃走，兵众大乱，被突厥叛众杀死者不可胜数。花大智和李景嘉率部且战且退，终于奔回单于大都护府。三将回朝复命，“嗣业减死，流桂州，大智、景嘉并免官”^②。

突厥叛众击败萧嗣业后，声势益振。又向定州（今属河北）进攻，刺史、霍王元轨下令守城军队开门偃旗，突厥疑有伏兵，惧而宵遁。不久，奚与契丹亦起而响应，进犯营州。唐高宗急忙派右金吾将军曹怀舜率兵前往恒州（治今河北正定），守卫井陘（今河北井陘西北）；又派右武卫将军崔献前往绛州（治今山西新绛），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一《唐纪十七》，高宗麟德元年正月。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一《唐纪十八》，高宗调露元年十月。

守卫龙门，阻河为固，屏卫京畿。营州都督周道务遣户曹唐休璟出御奚和契丹，“破之于独护山，斩获甚众”^①，叛乱者的攻势虽被遏制，但漠南广大地区已非唐所有。

调露元年（679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唐高宗又以礼部尚书兼检校右卫大将军裴行俭为定襄（今属山西）道行军大总管，将兵18万，并西军检校丰州（治今内蒙古五原南）都督程务挺、东军幽州都督李文暕，总30余万大军，讨伐突厥。诸路大军“连亘数千里，并受行俭节度，唐世出师之盛，未之有也”^②。

裴行俭这次汲取了萧嗣业兵败的教训，先固粮道。当他率部抵达朔州（今属山西）后，诈为粮车300乘，每辆车内藏伏壮士5人，各带陌刀、劲弩，以老弱之兵数百护送，粮车周围险要之处埋伏精兵。突厥看见官军粮车缓缓而行，护送兵士均老弱疲惫，不堪一击，遂向粮车扑来。护送兵士弃车逃走，突厥叛众遂驱车而去。行至泉水处，解鞍牧马，正欲从车中取粮，车中壮士一齐杀出，埋伏在附近的官军精锐亦同时赶到，里应外合，突厥叛众被杀获殆尽，余众奔溃。从此以后，“续遣粮车，无敢近之者”^③。因而保证了粮草供应，使诸路唐军得顺利深入漠南腹地。

调露二年（680年）三月，唐军抵达黑山（今内蒙古包头西北）后，与云中都督府叛军遭遇，经过激战，突厥大败，其酋帅阿史德奉职被擒，可汗泥熟匐被部下所杀，“以其首来降”^④；另一叛首阿史德温傅率残部退保狼山（今内蒙古包头东）葛逻禄部。裴行俭率部屯驻单于都护府城，亦不穷追，飞书报捷。唐高宗派户部尚书崔知悌驰赴定襄，宣慰将士，处理善后事宜。裴行俭奉诏凯旋归国。

同年七月，突厥余众又在阿史德温傅的率领下，东山再起，围攻云州（治今山西大同），被代州（治今山西代县）都督窦怀悫和

① 《旧唐书》卷九十三《唐休璟传》。

②③ 《旧唐书》卷八十四《裴行俭传》。

④ 《资治通鉴》卷二〇二《唐纪十八》，高宗永隆元年三月。

右领军中郎将程务挺“将兵击破”^①。

调露二年（680年）八月二十三日，唐高宗改元永隆。此后不久，阿史德温傅又迎突厥已故可汗颉利之侄阿史那伏念于夏州（治今陕西靖边北古白城子），立为可汗，“诸部落复响应之”^②。

永隆二年（681年）正月，突厥叛众进寇原（州治今宁夏固原）、庆（州治今甘肃庆阳）等州，关辅震动，唐高宗被迫停止封禅大典，令右卫将军李知十、右威卫将军李杲分往泾（州治今甘肃泾川北）、庆二州，防“备突厥”^③。四月二十二日，又以裴行俭出任定襄道行军大总管，右威卫将军曹怀舜、幽州都督李文暕为副，率兵出讨。行俭派曹怀舜与李文暕率前军北行，自率主力屯驻代州陁口（今山西代县西北）。

同年三月，曹怀舜与裨将窦义昭率前军行至瓠芦泊（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北）后，有人传言阿史那伏念与阿史德温傅在黑沙躲藏，左右只有30余骑，可径直轻取。怀舜信以为真，便将老弱之兵留驻瓠芦泊，自率轻骑，昼夜兼行，直奔黑沙。行至该地，人困马乏，一无所见，遂引兵撤退。途中又与正欲投奔阿史那伏念的薛延陀部相遇，延陀酋帅看到唐军兵马众多，因而请降，怀舜遂与其偕行南下。抵达长城以北时，又与阿史德温傅所率突厥叛众遭遇。双方仓促交战，因互不知对方虚实，各自退兵。

阿史那伏念听到唐军轻骑北进的消息后，率精锐掩袭，在横水（今山西朔州平鲁北）追及唐军。曹怀舜与裨将窦义昭以及李文暕与裨将刘敬同将唐军分为四路，布为方阵，且战且退。相持一日，伏念乘顺风麾军大击，唐营溃乱，死者甚众。怀舜等收集余众，敛集金帛，厚赂伏念，与之约和，杀牛为盟，伏念北去，怀舜等始得返回。不久，怀舜以罪免死，流于岭南。

这时，屯军于陁口的唐军主帅裴行俭一面遣使问道诣回纥可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二《唐纪十八》，高宗永隆元年七月。

② 《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

③ 《资治通鉴》卷二〇二《唐纪十八》，高宗开耀元年正月。

汗牙帐，约“磧北回纥南向逼之”^①；一面又派裨将何迦密自通漠，程务挺自石地道，北进金牙山，掩取阿史那伏念妻室、辎重。伏念与曹怀舜约和而还后，到达金牙山，妻室、辎重全失，士卒又多染疾疫，遂引兵北走，保聚细沙（今山西右玉北长城杀虎口外）。裴行俭又派副总管张虔勗与程务挺等将单于都护府之兵追击。漠北回纥亦如期南下，南北合围。裴行俭又亲率唐军主力继至，阿史那伏念处境日窘。行俭乘机施用反间计，挑拨伏念和温傅之间的关系，使其相互猜忌。伏念恐惧，秘密送款，仍请自效。行俭不泄其事而密表以闻。几天以后，烟尘大起，行俭召三军谓曰：“此是伏念执温傅来降，非他。然受降如受敌，但须严备。”^②仅遣单使迎前慰劳。伏念果然率部缚温傅诣军门请罪。于是，行俭尽平突厥余众。

同年九月二十七日，裴行俭将突厥降俘献于洛阳。十月一日，将突厥叛将阿史那伏念、阿史德温傅等 54 人斩于都市。当初在阿史那伏念欲降而未降时，行俭曾许以不死。但献俘洛阳以后，宰相裴炎忌行俭之功，奏言说：“伏念为副将张虔勗、程务挺所逼，又回纥等自磧北南向逼之，穷窘而降耳。”遂诛之。行俭叹曰：“但恐杀降，无复来者”，遂“称疾不出”^③。

唐高宗永淳元年（682 年）十月，突厥叛将阿史那骨咄禄及阿史德元珍又收集余众，纠合 700 人，占据黑沙城，出掠九姓铁勒的马畜，势力逐渐壮大，乃自立为颉跌利施可汗，随后突厥部民归之者约数万人，又经东击契丹，北征铁勒，最后占领了漠北的乌德鞬山（即郁督军山，亦称都斤山，即今鄂尔浑河上游杭爱山之北），并建牙于此，以黑沙城为南牙，派其弟突利设默啜驻守其地。重新建立起一个奴隶制的突厥政权，史称“后突厥汗国”。

不久，骨咄禄派兵南寇并州（治今山西太原南晋源镇）及单

① 《旧唐书》卷八十七《裴炎传》。

② 《旧唐书》卷八十四《裴行俭传》。

③ 《资治通鉴》卷二〇二《唐纪十八》，高宗开耀元年十月。

于府北境，杀死了前来镇压的岚州（治今山西岚县北）刺史。右领军卫将军、检校代州都督薛仁贵奉命在云州邀击，仁贵率众奋力进攻，歼敌万余人，俘获2万。元珍大败。

弘道元年（683年）二月，突厥叛众又相继入寇定州、妫州（治今河北怀来东南），被定州刺史、霍王元轨击却。三月，骨咄禄与元珍又率部围攻单于都护府，执杀司马张行师。高宗遣胜州都督王本立、夏州都督李崇将兵分道援救，亦为突厥击败。

同年五月，骨咄禄又寇妫州，杀刺史李思俭。丰州都督崔智辩将兵在朝那山（在今内蒙古五原南、黄河北）截击，官军大败，智辩被俘。

阿史那骨咄禄连败唐三大都督，朝廷震动，以致多数大臣提议废罢丰州，迁其百姓于灵（州治今宁夏灵武西南）、夏二州。丰州司马唐休璟固争说：“丰州控河遏贼，实为襟带，自秦汉已来，列为郡县，田畴良美，尤宜耕牧。隋季丧乱，不能坚守，乃迁徙百姓就宁、庆二州，致使戎羯交侵，乃以灵、夏为边界。贞观之末，始募人以实之，西北一隅，方得宁谧。今若废弃，则河傍之地复为贼有，灵、夏等州人不安业，非国家之利也。”^①高宗从之，废弃之议乃止。

同年六月，骨咄禄又派突厥别部寇掠岚州，被偏将杨玄基击走。

十一月十五日，高宗又以右武卫将军程务挺为单于道安抚大使，征讨突厥。骨咄禄的南侵势头始被遏制。

是年十二月四日，改元弘道。不久，高宗崩于贞观殿，太子李显柩前继位，是为中宗，武则天专决军国大事。

（二）武则天对后突厥汗国的和战政策

武则天执掌国政以后，以骨咄禄为首的后突厥汗国继续大举入侵，河北、河东和西域地区均受其害。武则天为了实现自己改唐建周的政治目的，只是专心在国内推行酷吏政治，大杀反对派，

^① 《旧唐书》卷九十三《唐休璟传》。

甚至不惜诛杀立有赫赫战功的边境宿将，以树其威，这就大大地削弱了边防力量，致使骨咄禄的入侵势头愈演愈烈。改唐建周以后，继任后突厥可汗的默啜在武力南侵的同时，又玩弄和亲手段，麻痹武后，壮大实力。武则天对默啜的入侵仍然采取消极的防御政策，而对默啜施用的和亲伎俩和无理要求不作认真分析，屡屡中计，致使默啜的势力日益增强，以致成为武周时期严重的北方边患。直到唐中宗复位以后，任用宿将张仁愿主持边务，才遏制了后突厥汗国的侵掠势头。

光宅元年（684年）七月，即武则天废中宗为庐陵王，立唐睿宗即位以后不久，阿史那骨咄禄又率突厥叛众入寇朔州。同年九月，武则天又重新以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为单于道安抚大使，防卫突厥。由于程务挺善于御众，威信大行，将帅用命，故多次打败突厥的入侵，骨咄禄相率远去，“不敢近边”^①。同年底，程务挺由于对宰相裴炎下狱事“密表申理”，又与徐敬业叛乱集团中的唐之奇、杜求仁等关系友善，有人便诬告务挺与裴炎和徐敬业通谋叛乱。武则天当即遣左鹰扬将军裴绍业驰赴军中，将务挺斩首，并籍没其家。突厥叛众听到这一消息后，“所在宴乐相庆，仍为务挺立祠，每出师攻战，即祈祷焉”^②。不久，夏州都督王方翼也因与务挺素相友善，被流崖州（今海南琼山东南）而死。

垂拱元年（685年）二月，武则天又以左玉钤卫中郎将淳于处平为阳曲（今山西阳曲西南）道行军总管，讨击突厥。四月八日，突厥叛众又入寇代州，淳于处平率部援救，行至忻州（今属山西），被突厥击败，死伤5000余人。同年十一月，武则天又以韦待价为燕然道行军大总管，出击突厥。不久，引兵而还，被调任出征吐蕃，另委高丽族将领左鹰扬卫大将军黑齿常之主持边务。

垂拱二年（686年）年底，突厥叛众又入寇边塞。黑齿常之率部出击，行至两井（今河北鹿泉北），与突厥3000叛众遭遇。突厥叛众皆下马擐甲，准备步战。常之以200骑兵发起攻击，突厥

①② 《旧唐书》卷八十三《程务挺传》。

均弃甲逃走。傍晚时刻，突厥大至，常之下令营中燃起篝火，东南方向亦有火起，突厥疑有伏兵，连夜逃遁。

垂拱三年（687年）二月，突厥骨咄禄又入寇昌平（今北京昌平西南）。武则天又命黑齿常之率诸军出击，突厥退回。

同年七月，骨咄禄又与元珍率众入寇朔州。武则天以黑齿常之为燕然道行军大总管，以左鹰扬卫大将军李多祚为副，统兵北伐，与突厥在黄花堆（今山西山阴东北）遭遇。唐军奋勇冲杀，突厥大败，追奔40余里。左监门卫中郎将曩宝璧疾常之之功，表请穷追余寇。武则天下诏令其与常之计议，互为声援。但宝璧欲专其功，并不告知常之，自引精兵1.3万先行，出塞2000余里。同年十月，追及突厥。斥候奏报阿史德元珍等部均不设备，但宝璧却自持兵力强盛，派人告知突厥，“使得严备”，然后与战。由于突厥兵马精锐，又事前作好战斗准备，故唐军大败，死伤殆尽，宝璧“单骑遁归”。武则天一怒之下，不但诛杀宝璧，而且又改“骨咄禄曰不卒禄”^①。

永昌元年（689年），武则天又以僧人薛怀义为新平军大总管，于五月、九月两次北征突厥。由于骨咄禄率众西征西域，漠北空虚，唐军两次抵达紫河（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南），均未遇敌，怀义遂“于单于台刻石纪功而还”^②。是年九月，唐边境宿将黑齿常之被酷吏周兴诬告谋反，武则天下诏拘捕入狱。不久，常之自缢而死。

天授元年（690年）九月，武则天改唐建周，接受尊号圣神皇帝。同年十月，后突厥汗国可汗骨咄禄病死，阿史德元珍亦在征讨西域时，临阵战没。骨咄禄之子年幼，其弟默啜自立为可汗。

证圣元年（695年）正月，武则天以王孝杰为朔方道行军总管，讨击突厥。是年十月，突厥默啜遣使请降，则天大悦，册授默啜为左卫大将军、归国公。于是，突厥一度停止南侵。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唐纪二十》，则天后垂拱三年十月。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唐纪二十》，则天后永昌元年五月。

万岁通天元年（696年）九月，默啜乘契丹叛乱之机，又大举入寇凉州（治今甘肃武威）。都督许钦明率部出击，兵败被俘。不久，默啜又遣使请拜武则天为母，并为其女请婚，还悉归河西降户，声称要为国讨伐契丹。武则天当即遣豹韬卫大将军阎知微、左卫郎将摄司宾卿田归道册授默啜为迁善可汗。十月，默啜乘李尽忠新丧之际，袭击松漠，尽虏尽忠、万荣妻室和辎重而还，兵众渐盛。武则天进拜默啜为颉跌利施大单于、立功报国可汗。

神功元年（697年），突厥默啜又相继率兵进攻灵、胜二州，均被平狄军副使安道买击破。默啜看到用武力入寇收获甚微，遂又玩弄求和手段。同年三月，他遣使请求归还原被唐朝安置在丰、胜、灵、夏、朔、代6州的突厥降户及单于都护府之地，并请求赐给谷种、缯帛、农器等物。武则天不顾多数大臣的反对，竟答应了默啜的请求，悉驱6州降胡数千帐归还默啜，并赐给谷种4万斛，杂綵5万段，农器3000件，铁4万斤，还答应了其女的婚事，“默啜由是益强”^①。

圣历元年（698年）六月六日，武则天令其侄孙、淮阳王武延秀北去突厥，纳默啜之女为妃，又派阎知微和右武卫郎将摄司宾卿杨齐庄携带大量金帛，作为聘礼，护送前往。

同年八月一日，延秀一行抵达突厥南牙黑沙。默啜看到延秀后，对知微、齐庄说：“我女拟嫁与李家天子儿，你今将武家儿来，此是天子儿否？我突厥积代已来，降附李家，今闻李家天子种未总尽，唯有两儿在，我今将兵助立。”^②于是收捕延秀，以阎知微伪号南面可汗，率众10余万，进犯静难（军所在今陕西彬县）、平狄（军所在今山西代县）、清夷（军所在今河北怀来）等军。静难军使慕容玄崱闻风率部投降，突厥兵势大振，进而又寇妫、檀等州。默啜又移书朝廷，扬言“欲取河北”^③。河北诸州大恐，纷纷征发民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六《唐纪二十二》，则天后神功元年三月。

② 《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

③ 《资治通鉴》卷二〇六《唐纪二十二》，则天后圣历元年八月。

众缮修城备。武则天闻讯发兵3路：以司属卿武重规为天兵中道（位于今山西太原）大总管，右武卫将军沙吒忠义为天兵西道总管，幽州都督张仁愿为天兵东道总管，将兵30万，讨伐突厥。又以左羽林卫大将军阎敬容为天兵西道后军总管，将兵15万殿后。

八月二十六日，默啜率部入寇飞狐（今河北涞源），二十八日，攻陷定州，杀刺史孙彦高及吏民数千人。

同年九月，默啜派阎知微招谕赵州，被将军陈令英严辞拒绝。不久，默啜率部围攻赵州，长史唐般若翻城响应。刺史高睿与其妻城破被擒，不屈而死。突厥退后，高睿被追赠冬官尚书，谥曰节。唐般若被族诛。

九月十五日，武则天立庐陵王李显为太子。十七日，命太子任河北道元帅，征讨突厥。原先募人月余，兵众不满千人。这次听说太子李显出任元帅，应募者云集，很快便超过5万。二十一日，武则天又以狄仁杰为河北道副元帅，右丞宋元爽为长史，右台中丞崔献为司马，左台中丞吉瑛为监军使。因太子坐镇洛阳，并不出行，故命狄仁杰知元帅事，并亲自为其饯行。

九月二十六日，突厥默啜尽杀所掠赵、定等州男女万余人，自五回（今河北易县西南）道北归，所过之处，杀掠不可胜纪。天兵两道总管沙吒忠义只是引兵追蹶，并不逼近。默啜返回漠北，拥兵40万，拓地万里，西北诸少数民族皆来归附，甚有轻唐之心。

圣历元年（698年）十月，武则天一面下制在洛阳屯兵，命河内王武懿宗和九江王武攸归统领，加强洛阳防务；一面又以狄仁杰为河北道安抚大使，安抚河北州县。当时河北被突厥驱迫而胁从为乱之人害怕杀头，四散逃匿，社会秩序动荡不安。狄仁杰上疏请求“曲赦河北诸州，一无所问”，武则天诏准。仁杰于是“散粮运以赈贫乏，修邮驿以济旋师”，又禁止部下“侵扰百姓，犯者必斩，河北遂安”^①。

不久，阎知微被默啜遗弃，使还洛阳，武则天杀之于天津桥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六《唐纪二十二》，则天后圣历元年十月。

南。

圣历二年（699年），突厥默啜立其弟咄悉匐为左厢察，立骨咄禄之子默矩为右厢察，各领兵2万余人，其子匐俱为小可汗，位在两察之上，领兵4万，统西突厥处本昆等十姓，又号拓西可汗。这说明以默啜为首的后突厥汗国经过对武周政权多年的军事进攻，不但巩固了在碛北、漠南的统治区域，而且其势已伸展到了西域地区，已经建立并巩固了在北亚大陆的霸权地位。

久视元年（700年）十二月，后突厥汗国拓西可汗匐俱率众抢掠陇右诸监牧马万余匹而去，准备再次大举入侵。

大足元年（701年）五月，武则天以魏元忠为灵武道行军大总管，防卫突厥。

长安二年（702年）正月上旬，突厥左厢察默矩率部进犯胜州，杀都督王铕。接着，又“寇盐、夏等州，杀掠人吏”^①，并取得石岭关（在今山西忻县南），进犯并州。唐将韩思忠凭险据守，拼死抵抗，但终因“军孤势弱”，援军断绝而“兵灭”^②，韩思忠仅率少数骑兵突围而出。突厥乘胜鼓噪南下，进围并州。武则天急忙“以雍州长史薛季昶摄右台大夫、充山东防御军使，沧、瀛、幽、易、恒、定等州诸军，皆受季昶节度”；同年四月，又“以幽州刺史张仁愿专知幽、平、妫、檀防御，仍与季昶相知，以拒突厥”^③。默啜始引兵而归。

长安三年（703年）六月，后突厥汗国默啜之子、拓西可汗匐俱西征西突厥的战事全线败退，不仅被侵吞的西突厥部落全部叛去，而且东突厥原有的属地也出现了叛离的危险。故默啜“遣其臣莫贺干来，请以女妻皇太子”^④，并放回了被拘留的淮阳王武延

① 《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

② 参看《张说之集》卷二十二《为魏元忠作祭石岭战亡兵士文》等。

③ 《资治通鉴》卷二〇七《唐纪二十三》，则天后长安二年二、三、四月。

④ 《资治通鉴》卷二〇七《唐纪二十三》，则天后长安三年六月。

秀。武则天当即许诺，制立皇太子李显之子、平恩郡王重俊与义兴郡王重明“盛服立诸朝”^①，接见突厥使者。这就使默啜能够从容地抽调漠南兵力，迅速平定内乱，恢复元气，再图入侵。

（三）中宗复位后收复漠南的作战

长安四年（704年）年底，武则天染病卧床，不能理事，宰相数月不得晋见，只有男宠张易之和张昌宗兄弟侍侧。

神龙元年（705年）正月，武则天病情加重，张易之兄弟更加专权用事。正月二十二日，宰相张柬之、崔玄暉与中台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彦范、相王府司马袁恕己等率左右羽林兵500余人冲入宫中，杀张易之兄弟及其党羽，逼武则天让位，扶太子李显即位，是为唐中宗。后来，张柬之等五人以功同日封王，故史称这一事件为“五王政变”。这一政变的成功，就标志着武周政权的灭亡和李唐社稷的复兴。

突厥默啜虽以拥立中宗复位相号召，向武周政权发动进攻，但这仅是其入寇边境、抢掠财物的口实而已。他并不会因为中宗反正而停止入侵。对此，唐中宗从复位之初，即对突厥保持高度警惕。神龙元年六月四日，中宗曾以左骁卫大将军裴思说充灵武军大总管，“以备突厥”^②。

神龙二年（706年）十二月九日，突厥默啜果然率部入寇鸣沙（今宁夏吴忠西南）。唐灵武军大总管沙吒忠义率部抵抗，双方经过激战，唐军大败，死伤数万。接着，突厥又乘胜南下，进犯原、会（州治今甘肃靖远）等州，抢夺陇右牧马万余匹而去。沙吒忠义坐此免官。

景龙元年（707年）正月，唐中宗为了对突厥大举用兵，一面“制募猛士、武艺超绝者，各令自举”^③，一面又令“内外群官各进破灭突厥之策”^④。右补阙卢甫上疏说，选拔统军主帅，应“不取

① 《新唐书》卷二一五《突厥传上》。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八《唐纪二十四》，中宗景龙元年六月。

③④ 《旧唐书》卷七《中宗纪》。

一夫之勇”；择任边州刺史，“宜精择其人”；当务之急应是“搜卒乘，积资粮，来则御之，去则备之”；要等到“仓廩实，士卒练，然后大举以讨之”^①。中宗表示接纳。

十月十三日，唐中宗选择“善阵能师”的左屯卫将军张仁愿担任朔方道大总管，以击突厥。仁愿到达军所后，立即率部追击掠夺陇右监牧马匹的突厥叛众，大破而归，重新夺回了被掠的监牧马匹。

景龙二年（708年）三月，默啜率众西征西突厥突骑施于西域北境，漠南空虚。张仁愿上疏请求乘虚夺取漠南之地，在黄河以北修筑三座首尾相应的“三受降城”，以断绝突厥的南侵之路。因为朔方军以前一直与突厥以黄河为界，唐军守河南，突厥守河北。河北岸有一拂云神祠，突厥每次入寇，必先在祠堂“祭酹求福，因牧马料兵而后渡河”。如乘虚占领漠南，并在河北岸修筑三城，首尾相应，即可断突厥南侵之路。奏疏送至京师后，中宗集大臣商议。太子少师唐休璟认为在突厥境内筑城，劳人费功，终为“贼虏所有”，因而表示反对。但仁愿执意请求，中宗最后答应了仁愿的奏疏。于是仁愿又上表请留戍边岁满的兵士以助其功。结果“六旬而三城俱就”，遂以拂云祠为中受降城（在今内蒙古包头西），与东、西两受降城相去各400余里，皆据津要，遥相应接，向北拓地300余里，又于牛头朝那山（今内蒙古固阳东）北设烽候1800余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无复寇掠，减镇兵数万人。”^②

景龙四年（710年）五月十五日，唐中宗下诏以金山道行军大总管、北庭都护并碎叶镇守使吕休璟为主帅，统朔方、金山两道诸军兵马及突骑施、黠戛斯二部蕃将共18万兵马，分东、中、西三路北伐突厥，旨在“稽其六月之师，逋寇祸盈，穷此百年之运”^③。但至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八《唐纪二十四》，中宗景龙元年正月。

② 《旧唐书》卷九十三《张仁愿传》。

③ 唐中宗：《命吕休璟等北伐制》，载《全唐文》卷二五三。

六月二日，中宗被韦后和安乐公主合谋毒死，殇帝即位，韦后临朝称制。不久，相王李旦第三子李隆基与其姑太平公主发动政变，废殇帝，杀韦后，扶相王即位，是为唐睿宗，改元景云。张仁愿“以老致仕”，唐休璟接替朔方道大总管之职。默啜可汗又请求和亲，主和派重新抬头，北伐遂告废止。

三、对吐蕃的作战

(一) 收复西域四镇的作战（参见附图 9）

唐高宗于显庆年间灭亡了西突厥汗国以后，曾册拜突厥降酋阿史那弥射与阿史那步真分别任兴昔亡可汗和继往绝可汗，并创设昆陵、濠池二都护府，隶属安西大都护府，对西域实行羁縻统治。同时，又在龟兹、焉耆、于阗、疏勒派驻重兵，保护西域主权，是为安西四镇（详见本书第四章第三节第四项）。此后不久，兴昔亡和继往绝二可汗相继死去，西突厥阿史那都支与李遮旬部收集余众，又勾结吐蕃，侵入西域，使西域地区动荡不安。后来，吐蕃又大举北攻，接连攻陷西域 18 州之地，并占领了于阗、龟兹等地，唐朝被迫罢废龟兹、于阗、焉耆、疏勒等安西四镇。于是吐蕃疆域东抵凉、松、茂、嶲诸州，南邻天竺，北至安西四镇，西抵突厥，幅员万里，诸胡之盛，莫与为比。

弘道元年（683 年）年底，高宗驾崩，中宗即位，武则天专制朝政。这时，西突厥“十姓无主数年，部落多散失”。武则天决心驱逐吐蕃，恢复唐时对西域的羁縻统治。擢授阿史那弥射之子、左豹韬卫翊府中郎将阿史那元庆为左玉钤卫将军兼昆陵都护，令袭兴昔亡可汗，统领左厢五咄陆部落；又以阿史那步真之子阿史那斛瑟罗为右钤卫将军兼濠池都护，令袭继往绝可汗，统领右厢五弩失毕部落。结果，由于阿史那元庆“不能招胁十姓”，致使“四镇尽沦”^①；斛瑟罗西行履职后，采纳金牙道司兵达奚思敬之计，

^① 参看《旧唐书》卷九十七《郭元振传》。

“拔碎叶、疏勒、于阗、安西四镇，皆如所请”^①，再度撤回了安西四镇^②，西域形势又趋混乱。

永昌元年(689年)五月，武则天又命文昌右相韦待价为安息道行军大总管，以安西大都护阎温古为副，督36总管讨伐吐蕃。并在全中国范围内调集兵马粮草和兵甲器仗，还取消了监军制度，把西征的指挥大权完全交由待价掌管。经过两个多月的积极准备，韦待价于同年七月率部从碛西进入西域。他先派兰州(今属甘肃)刺史、行军司马宋师将侦察敌情。师将“倍道据碛，贼逢有备，一战而走，我军追蹶，至于焉耆”^③。但抵达寅识迦河(今新疆霍城西)后，由于待价“非将帅之才”，指挥失据，故与吐蕃接战后，唐军大败。加之粮草不继，“士卒冻馁，死亡甚众，乃引军还”。只有安西副都护唐休璟“收其余众，抚安西土”^④。此战之后，四镇又失，安西大都护府还治西州(治今新疆吐鲁番东南)。武则天盛怒之下，处死了副总管阎温古，韦待价被削职除名，贬流绣州(治今广西玉林北)。

天授元年(690年)十月，即武则天改唐建周的第二个月，唐朝册立的第二任继往绝可汗兼濛池都护阿史那斛瑟罗又在东突厥默啜可汗的侵逼下，率残部六七万人退出碎叶，迁居内地，被拜右卫大将军，改号竭忠事主可汗。

天授二年(691年)五月，武则天又以文昌右相、同凤阁鸾台三品岑长倩为武威道行军大总管，率部西征吐蕃。但军行中道，酷吏来俊臣诬告岑长倩与宰相格辅元、司礼卿兼判纳言事欧阳通等数十人“谋反”，驰驿召还，被捕入狱。同年十月，岑长倩等皆“坐诛”^⑤。

① 《全唐文》卷一六五《达奚思敬碑》。

② 参看吴玉贵：《唐代安西都护府史略》，载《中亚学刊》第二辑，中华书局1987年8月出版。

③ 崔融：《拔四镇议》，载《全唐文》卷二一九。

④ 《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唐纪二十》，则天后永昌元年七月。

⑤ 《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唐纪二十》，则天后天授二年十月。

吐蕃于再克四镇以后，为了进一步向西突厥十姓故地进行扩张，扶立兴者亡可汗阿史那元庆长子阿史那佉子为西突厥可汗，立国碎叶川西弩失毕之地，兴兵犯唐，企图独霸西域。这时，西州都督唐休璟上表朝廷，请求发兵抵御吐蕃，收复四镇。武则天遂于长寿元年（692年）以右鹰扬卫将军王孝杰为武威军总管，与左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节率众讨伐吐蕃。王孝杰曾在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与吐蕃在大非川作战中兵败被俘。因为吐蕃赞普见他相貌很像其父，故厚加“礼之”，竟得放归。故孝杰因久在吐蕃，“悉其虚实”^①。

长寿元年（692年）十月，王孝杰率部抵达西域后，接连“大破吐蕃”，相继克复了龟兹、于阗、疏勒、碎叶等四镇，并“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发兵戍之”^②。王孝杰以功被迁左卫大将军，并升任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封清源男，声名大振。

（二）唐军反击吐蕃的胜利

吐蕃执政论钦陵对丢失安西四镇并不甘心，曾多次发兵反攻，企图重新夺回对西域的控制权。

长寿三年（694年）二月，论钦陵派吐蕃大将勃论赞刃和所立傀儡可汗阿史那佉子各率3万兵马，分别从冷泉和大岭（在今甘肃临潭西）向北进攻，被王孝杰率部击败；与此同时，论钦陵又唆使西突厥泥熟俟斤拥兵叛乱，亦被碎叶镇守使韩思忠率部击破。

万岁登封元年（696年）三月，论钦陵又亲率吐蕃兵马进犯洮州（治今甘肃临潭）。肃边道行军总管王孝杰及副总管娄师德率部抵抗，双方在素罗汗山（今甘肃临潭西）展开激战。结果，唐军大败。王孝杰因此被免为庶人，娄师德被贬为原州员外司马。

万岁通天元年（696年）九月，论钦陵在素罗汗山大捷之后，又遣使请求和亲，并对武则天派来接洽谈判的使者、右武卫胄曹参军郭元振提出：罢安西四镇唐兵，分十姓突厥之地等。郭元振

① 《旧唐书》卷九十三《王孝杰传》。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五《唐纪二十一》，则天后长寿元年十月。

质问说：“（安西）四镇、（西突厥）十姓与吐蕃种类本殊，今请罢唐兵，岂非有兼并之意乎？”钦陵回答说：“吐蕃苟贪土地，欲为边患，则东侵甘、凉，岂肯规利于万里之外乎？”由于双方谈判未成，故钦陵又遣使随元振入朝请之。武则天被吐蕃使者说得迟疑不决，只得集众商议。郭元振深知吐蕃“甚欲”占领四镇、十姓，所谓“岂肯规利于万里之外”云云，只不过是蒙蔽视听而已。但为了避免因“直拒其善意”而导致“边患必深”的不良后果，元振建议要吐蕃“归我吐谷浑诸部及青海故地”，然后“五俟斤部亦当以归吐蕃”，并提出“岁发和亲使”前往吐蕃，以符合吐蕃民众“疲于徭戍，早愿和亲”的愿望，旨在“离间”吐蕃执政与下属百姓之间的关系，“使其上下猜阻，祸乱内兴”^①。武则天接受了郭元振的建议，遂使吐蕃企图利用和亲侵占西域的幻想成为泡影。

神功元年（697年）十月，宰相狄仁杰上疏，以“百姓虚弊”和“远戍劳人”为由，请求放弃安西四镇，撤回驻军。但疏奏不纳，被武则天断然拒绝，其事“不行”^②。

圣历二年（699年）四月，吐蕃内乱。原来吐蕃执政论钦陵在赞普器弩悉弄年幼之时，把持国政，诸子弟亦手握重兵，分据方面，专横跋扈，并不断挑起唐蕃边境争端，又出兵西域，国无宁日，吐蕃民众疲于奔命。因而民怨沸腾，群情忿激。器弩悉弄年长以后，遂与大臣论岩密谋杀之。正值论钦陵外出，赞普诈称出猎，集兵捕杀了钦陵亲党2000多人，并遣使征召钦陵兄弟。钦陵举兵反抗，赞普率部镇压，钦陵兵溃自杀。其弟赞婆率部投降唐朝，武则天派左武卫铠曹参军郭元振与河源军大使夫蒙令卿将骑兵迎接，封赞婆为特进、归德王。不久，钦陵之子弓仁亦率所部吐谷浑7000余帐归降，被拜左玉钤卫将军、酒泉郡公。接着，武则天又以娄师德为天兵军副总管，仍充陇右诸军大使，专掌招抚吐蕃降者。经此乱离以后，吐蕃的兵势大为削弱。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五《唐纪二十一》，则天后万岁通天元年九月。

② 《旧唐书》卷八十九《狄仁杰传》。

久视元年（700年）七月，吐蕃经过一段整顿内政以后，赞普器弩悉弄又派大将麴莽布支进犯凉州昌松（今甘肃古浪西北）。陇右诸军大使、凉州都督唐休璟率兵抵抗，双方在昌松附近的港源谷遭遇。吐蕃兵甲鲜明，气势极盛。唐休璟一面鼓舞唐军士气，一面披甲上阵，身先士卒。结果，六战皆捷，吐蕃大败。唐军“斩首二千五百级，获二裨将而还”^①。

长安二年（702年）九月十五日，吐蕃赞普遣其大臣论弥萨入都求和，武则天宴之于麟德殿。由于吐蕃并无和谈诚意，故不果而止。十月十四日，吐蕃赞普亲率万余兵马入寇茂州（治今四川茂县），都督陈大慈率部抵抗，四战皆捷，歼敌千余人。

长安三年（703年），吐蕃南境诸部一时俱反，赞普器弩悉弄亲自率兵镇压。由于军务繁忙紧迫，卒于军中。诸子争立，国人立其子（时年七岁）弃隶蹶赞为赞普。此后，吐蕃政局再次陷入混乱，兵力大减，唐朝的西部边患亦大为缓解。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七《唐纪二十三》，则天后久视元年七月。

第七章 唐高宗至睿宗时期阶级矛盾的加深与各地人民的起义斗争

从永徽元年（650年）唐高宗继位到延和元年（712年）唐睿宗让位以前这半个多世纪中，伴随着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刀光剑影的宫闱斗争（详见本书第八章第一节第一、二项），唐前期的生产关系也在发生着深刻变化。一方面由于官僚贵族、豪强富贾和僧侣地主等大肆兼并土地，导致了均田制的日益破坏；另一方面，封建统治者为了填补财政开支的巨大亏空和满足自己日益奢侈的贪欲，加重对广大农民进行租庸调剥削，迫使农民大量逃亡。这些逃亡农民在走投无路之际，为了求得生存，只能铤而走险，揭竿起义，用武装斗争的方式反抗唐朝统治者的封建剥削。发生在永徽四年（653年）的由睦州女子陈硕真领导的农民起义，就是唐前期最早爆发的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阶级的武装斗争。接着，各族人民的起义斗争又遍及岭南、西北、西南和江南等地，几乎散布全国各地。这些武装起义由于种种原因，虽然没有汇聚成席卷全国的武装斗争，最终被唐朝统治者所各个击破，相继失败，但却也表现了中国人民勇于反抗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的斗争精神，同时，也迫使唐朝统治者不得不调整统治政策，对广大农民施行一些让步措施，从而为唐朝极盛时期的出现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第一节 封建剥削的加重与阶级矛盾的加深

唐初统治者继承北朝、隋制，于武德七年（624年）颁布的均田制，并没有触及大土地私有者的利益，因而广大百姓受田不足

的现象相当普遍和严重。后来，唐朝历代帝王和最高统治集团成员，或任意将公田攫为私有，或大量赏赐勋亲显贵。于是更进一步加剧了土地兼并之风，贵族官僚、豪强富贾以及僧侣地主都在占有土地上展开角逐，均田制遂出现了瓦解之势。从武则天执政以后，官僚机构日益膨胀，官吏人数急剧增加，加之频繁用兵，官俸军饷严重支绌。另外，这一时期统治集团奢侈之风日益泛滥，挥霍之费，与日俱增。为了应付急剧增加的财政开支，统治者便对广大农民加重剥削，于是社会和阶级矛盾遂不断加深。

一、均田制的变化与土地兼并的激烈

如前所述，由于隋炀帝末年的暴政引起的多年政治动乱，使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无主荒地。故唐高祖于武德年间开始，继续推行均田制。不仅促进了荒地开辟，增加了耕地面积，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土地占有情况，缓解了土地高度集中的矛盾，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详见本书第三章第一节第一项）。但是，均田制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当时土地占有上存在的贫富不均的状况。而且，从唐高宗以后，土地兼并之风愈演愈烈，致使均田制出现了瓦解之势。这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

1、从均田制的具体内容来看，一个一品官吏按规定可占 60 顷的永业田，12 顷职分田和一定数量的公廨田，三者相加，最少也有七八十顷。而一名成年男子却最多只能占田一顷，他们之间相差达七八十倍。这说明唐朝的均田制也和北朝、隋朝的田制并无二致，它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实行平均地权，反而保护了官僚地主对土地占有的绝对优势，而占有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一般百姓却只能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一二十。均田制还规定：家贫无力丧葬者可卖永业田；“卖充宅及碾硃、邸店之类”，可卖口分田；狭乡迁往宽乡者，永业田和口分田均可出卖；官吏的赐田、勋官

的永业田等，“亦并听卖”^①。所有这些，都比前代均田令中对土地买卖的限制更加松弛，这就更加助长了僧俗地主和贵族官僚对土地的兼并欲望，同时，也给均田制的破坏埋下了潜在的祸根。

2、从均田制的实施情况来看，广大百姓占田不足的现象十分严重和普遍。早在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太宗在视察关中临潼灵口村的均田时，就发现老百姓中丁男的受田仅有“三十亩”^②。其他地区百姓受田的数量更少。有人曾对已发现的敦煌户籍残卷中尚未残缺的55户受田者的受田情形作过统计，其中两户老男不课户，完全没有受田；索思礼和令狐进尧两户都有官勋，勋田不计，受田都超过限额；李大娘一户，因为买田，全部受足；其余50户受田农民均受田不足^③。到武周时期，有些地方的“百姓所营之田”，每户才仅有“十亩、五亩”^④。这说明，从均田制颁布之初，唐朝政府用来“授受”的均田仅仅是一些“荒闲无主之田”和“远流配谪、无子孙及户绝者”的“墟宅桑榆”而已，“固非尽夺富者之田，以予贫人也”^⑤。恰恰相反，均田制着重保护的乃是官僚地主的大土地私有制。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在均田制施行的过程中，官僚地主和豪强富贾们利用各种手段对土地进行大肆兼并，也就可想而知了。

3、如果说高祖、太宗时期由于最高统治集团中的多数人都亲身经历了隋末农民战争的洗礼，他们慑于农民起义的巨大威力，还能“惕焉震惊”，对均田制的实施还能认真执行，对土地兼并还能采取一些抑制措施的话，但从唐高宗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最高统治集团励精图治、积极进取的精神逐渐消退，骄奢淫佚、贪

① 《唐律疏议》卷十二《户婚上》。

② 《册府元龟》卷一〇五《帝王部·惠民》。

③ 参阅韩国磐著《隋唐五代史纲要》，第163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④ 狄仁杰：《乞免贫民租疏》，载《全唐文》卷一六九。

⑤ 《文献通考》卷二十四《田赋二》。

图享受的欲望却与日俱增。于是，他们便率先兼并土地。大致从武则天执掌朝政以后，历代皇帝都争先将国家掌握的公田占为己有，在全国各地遍设皇庄和官庄，并委派专人管理，被称为内庄宅使、内园使、内宫苑使、庄宅使、宫使、宫苑使等，其地租收入全归皇室和朝廷有关官员私人所有。不仅如此，他们还把被籍没和收夺的私人土地以及大量官田，任意赏赐给宗室显贵和亲信爪牙，这就更加助长了官僚地主对土地的兼并之风。例如：早在唐朝建立之初，唐高祖李渊就开始了大量赐田的先例。他曾在“京师平”定以后，就给大将军府长史裴寂“赐良田千顷”^①；武德二年（619年），他又给瓦岗军投降将领徐世勣“赐良田五十顷”^②；武德四年（621年），陕东道行台李世民又赐给淮安王李神通“田数十顷”^③，以致和张婕妤发生争执，引起高祖对世民大动肝火。后来，唐朝诸帝都竞相效尤。如武则天对“武家诸王”，不但“封建依旧”，而且“生者既加茅土，死者仍追赋邑，万姓失望”^④。

在封建帝王和最高统治集团的导引下，贵族官僚、豪强富贾以及僧侣地主遂竞相对土地展开角逐，大挖均田制的墙角，遂使土地兼并之风愈煽愈烈。在这场对土地的角逐中，得利最多的当然是身兼要职的贵族官僚了。他们利用显赫的地位和在握的权势，或者以廉价“抑买中书译语人地”^⑤；或者“并占境内膏腴之田”^⑥；或者“比置庄田，恣行吞并，莫惧章程”，打着“借荒”的名义，侵夺有主熟地，利用设置私人牧场之机，抢占山谷，不限多少；或者涂改“籍书”，或者诈称“典贴”，违法买卖“口分永业”田地，“致令百姓，无处安置”^⑦。正如《旧唐书》卷一八三《外戚传》所

① 《旧唐书》卷五十七《裴寂传》。

② 《旧唐书》卷六十七《李勣传》。

③ 《旧唐书》卷六十四《高祖二十二子·隐太子建成传》。

④ 《旧唐书》卷一八三《外戚·武承嗣传》。

⑤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唐纪十五》，高宗永徽元年十月。

⑥ 《旧唐书》卷五十八《长孙顺德传》。

⑦ 《册府元龟》卷四九五《田制》。

载，唐中宗的女儿安乐公主在长安城西的庄园中所兴建的定昆池，“延袤数里”，占地超过数顷，相当于几个丁男所受永业和口分田的总和；唐睿宗时，太平公主的“田园遍于近甸膏腴”。

豪强地主和富商大贾在兼并土地中也毫不示弱，他们利用手中拥有的大量金帛财货，勾结地方官吏，上下其手，大肆“籍外占田”。唐高宗永徽五年（654年），仅洛州一地，被刺史贾敦颐括获的被“豪富之室”抢占的这类土地就有“三千余顷”^①，相当于3000丁男所受均田。洛州如此，其他地区当亦如之。

另外，从唐初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僧侣地主也是兼并土地的一支强大力量。如上所述，唐初颁布的均田令中就有关于僧尼和道士女冠的受田规定。后来，唐朝诸帝为了利用佛教，巩固统治，“除口分地外，别有敕赐田庄，所有供给并是国家供养”^②。例如唐高宗就曾赐给西明寺“田园百顷”^③。到武则天执政以后，由于一些佛教徒为武周政权的建立效尽犬马之劳，故更加受到青睐，遂使寺园经济迅速膨胀。不但“营建寺观，其数极多，皆务取宏博，竞崇瑰丽”^④，而且“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敢亦非少”^⑤。致使“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⑥。寺园占田之多，可以想见。

总之，由于唐朝最高统治集团、官僚地主、富商大贾以及僧侣地主对土地的大肆兼并，从唐高宗至睿宗时期，均田制已出现了瓦解之势，代之而起的是以僧俗地主为代表的大土地私有制。

二、租庸调法加重对农民的剥削

唐朝建立之初，唐朝统治者鉴于隋末赋役繁重、官逼民反因

① 《旧唐书》卷一八五上《良吏上·贾敦颐传》。

② 《法苑珠琳》卷六十二《献佛部》。

③ 苏頲：《唐长安西明寺塔碑》，载《全唐文》卷二五七。

④ 《旧唐书》卷八十八《韦思谦附子嗣立传》。

⑤ 狄仁杰：《谏造大像疏》，载《全唐文》卷一六九。

⑥ 《旧唐书》卷一〇一《辛替否传》。

而亡国的教训，在颁布均田令的同时，还制订了新的赋役制度——租庸调法。这对减轻农民负担，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详见本书第三章第一节第一项）。但从唐高宗以后到中宗、睿宗时期，由于均田制的变化、官俸军饷的急剧增加以及统治集团的大兴土木等原因，致使广大农民的赋役负担日益沉重。

大致从唐高宗后期武则天参政以后，她为了树立私人势力，为其后来的篡夺唐鼎作组织准备，一面任用酷吏，大杀异己，另一方面又改革科举制度，广开入仕之门，大力搜罗各种人才，致使官吏人数急剧增加。以致时人编写了“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把推侍御史，腕脱校书郎”^①的歌谣加以讽刺。唐中宗复位以后，不但皇妃、公主“墨敕”而授的斜封官多至数千员，而且朝廷也“百倍行赏，十倍增官”，遂使官员愈滥，以致“金银不供其印，束帛无充于锡”，“富商豪贾，尽居纓冕之流；鬻伎行巫，咸涉膏腴之地”^②。于是，官俸开支大为增加，以致成了统治者沉重的财政负担。

另外，这一时期又频繁用兵，更是严重增加了农民的负担。永徽二年（651年），进军西域，直到显庆二年（657年），始灭西突厥汗国；永徽六年（655年），又出兵辽东，于显庆五年（660年）灭百济，总章元年（668年）灭高丽。武则天执政以后，先是契丹大举入寇，经过一年多的发兵北伐，于万岁通天二年（697年）始被平定；时隔不久，东突厥余部又叛，虽经连年征讨，但北境终未宁静，直到中宗复位以后，始被遏制。另外，从永徽元年（650年）松赞干布死后，吐蕃又频繁入侵，一度攻陷安西四镇，控制西域，直到武则天长寿元年（692年）才予收复。由于连年用兵，浩大的军饷，沉重的兵役、徭役负担，都一齐落到广大百姓的身上。正如狄仁杰在神功元年（697年）和圣历初年的上疏中所说：“近者国家频岁出师，所费滋广，西戍四镇，东戍安东，调发日加，百姓虚弊”，“家道悉破，或至逃亡，剔屋卖田，人不为售，

①（唐）张鷟：《朝野佥载》卷一。

②《旧唐书》卷一〇一《辛替否传》。

内顾生计，四壁皆空。重以官典侵渔，因事而起，取其髓脑，曾无心愧。修筑池城，缮造甲兵，州县役使，十倍军机。官司不矜，枷杖之下，痛切肌肤。事近情危，不循礼义，愁苦之地，不乐其生”^①。至于随军出征的府兵士卒及其家属的处境，更是苦不堪言。大约从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年）以后，“征役身死，更不借问”，“频经渡海，不被记录”，而且渡海以后，“唯闻枷锁推禁，夺赐破勋，州县追呼，求住不得”。因此，渡海征辽之时，“已有自害逃亡，非独海外始逃”^②。但唐高宗却下诏对逃亡军人严法处治，不但“身并处斩”，而且“家口没官”^③。

这一时期，统治阶级为了推崇佛教，又大修寺塔，广度僧人，糜费了大量民脂民膏。特别是在武则天执政时期，先后修建了长寿寺、大云寺、白马寺、崇先寺、授记寺等，以至“里陌动有经坊，闾阎亦立精舍”^④。而每个寺院“大则费耗百十万，小则尚用三五万余，略计都用资财，动至千万以上”，而且还强迫百姓“转运木石，人牛不停，废人功，害农务，事既非急，时多怨咨”^⑤。正如时人狄仁杰所说：“今之伽兰，制过宫阙，穷奢极壮，画绩尽工，宝珠殫于缀饰，瑰材竭于轮奂。工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来，终须地出，不损百姓，将何以求？生之有时，用之无度，编户所奉，常苦不充。痛切肌肤，不辞箠楚。”^⑥。唐中宗复位以后，依旧“盛兴佛寺”，以致“伐木山空，不足充梁栋，运土塞路，不足充墙壁”，“百姓劳弊，帑藏为之空竭”^⑦。唐睿宗太极元年（712年），又为他死去的金仙、玉真两公主修造道观、寺院，“烧瓦运木，载土填坑”，不但费“钱百余万贯”^⑧，而且“用工巨亿”^⑨。

①④⑥ 《旧唐书》卷八十九《狄仁杰传》。

② 《旧唐书》卷八十四《刘仁轨传》。

③ 《旧唐书》卷八十六《高宗中宗诸子·孝敬皇帝弘传》。

⑤ 《旧唐书》卷八十八《韦思谦附子嗣立传》。

⑦⑧ 《旧唐书》卷一〇一《辛替否传》。

⑨ 《旧唐书》卷一〇一《韦湊传》。

这一时期统治集团还大兴土木,大肆营建宫阙、陵墓,给广大百姓又平添了繁杂的徭役负担。永徽五年(654年),唐高宗为修筑京师罗城,就曾“和雇”京兆府百姓4.1万人,“板筑三十日而罢”^①。其实,“虽云和雇,皆是催迫发遣”^②。上元二年(675年),太子李弘薨,高宗诏令在河南府缙氏县(今河南偃师南)营建恭陵,并征发滑(州治今河南滑县东)、泽(州治今山西晋城)等州丁夫数千人修筑。由于“过期不遣”,丁夫不忍“患苦”,遂于“夜中投砖瓦以击当作官,烧营而逃”^③。由此可知,唐高宗和武则天死后,营建规模巨大的乾陵宫寝,其役使民夫数量之多,助役功作的“患苦”之甚。武则天执政时期,土木之役更加频繁。垂拱四年(688年),她曾下令拆毁东都宫城正殿乾元殿,于其地修建明堂,明堂大屋凡三层,计高300尺,仅役夫就有数万人。明堂之北又筑天堂,“广袤亚于明堂”;证圣年间,薛怀义由于恩宠渐衰,“恨怒颇甚”,遂纵火焚烧了明堂、天堂,“并为灰烬,则天愧而隐之,又令怀义充使督作”^④,所费财帛、人力,不计其数。与此同时,她又大兴离宫,建造殿宇,以致“西幸东巡,人未休息,土木之役,岁月不空”^⑤。另外,这一时期贵族官僚私役百姓的现象亦司空见惯。如唐高宗龙朔二年(662年),宰相李义府将其祖父的坟墓改葬于三原(今陕西三原西北)永康陵侧时,三原县令李孝节私役丁夫车牛,为其载土筑坟,昼夜不息。于是高陵(今属陕西)、华原(今陕西耀县)、栌阳(今陕西临潼)、富平(今陕西富平北)、云阳(今陕西三原西北)、同官(今陕西铜川西北)、泾阳(今属陕西)等7县县令均效法孝节,全都私征丁车赴役。高陵令张敬业因“恭勤怯懦,不堪其劳,死于作所”^⑥,被役死的民

① 《旧唐书》卷四《高宗纪上》。

② 《唐会要》卷四十八《寺》。

③ 《唐会要》卷二十一《诸陵杂录》。

④ 《旧唐书》卷一八三《外戚·武承嗣附薛怀义传》。

⑤ 《旧唐书》卷九十四《卢藏用传》。

⑥ 《旧唐书》卷八十二《李义府传》。

夫、耕牛，当不在少数。唐睿宗时，太平公主的“市易造作器物，吴、蜀、岭南供送，相属于路”，“外州供狗马玩好滋味，不可纪极”^①。

为了填补国家财政的日益支绌，这一时期统治者不但加重对农民的租庸调剥削，而且还于税外加敛，加重征收地税、户税，又利用“和采”、“和雇”、“和市”等名目，掠夺百姓。仅“配户和市”一项，就使长安“百姓苦之”，直到唐玄宗开元初年，裴耀卿担任长安令后，“一切令出储蓄之家，预给其值，遂无奸僦之弊，公私甚以为便”^②。

三、社会阶级矛盾的不断加深

综上所述，由于唐高宗至唐睿宗时期官俸、军饷的大量增加，兵役、徭役的日益繁重，唐初制订的租庸调制远远不能应付日益增加的财政开支，统治者便开始在税外加敛，役外加征，对广大百姓进行超经济的强制掠夺。而贵族官僚和僧侣地主却可凭借权势，豁免赋役。富商豪强也利用各种手段躲避徭赋，他们或者“出财依势”，“尽度为沙门”^③；或“参逐官府”，“东西藏避，并即得脱”。而无钱参逐者，“虽是老弱”，“推背即来”^④，或“所未度者，唯贫穷与善人”^⑤。总之，繁重的赋役全都落在无钱无势的百姓头上。

由于最高统治集团和贵族官僚、豪强富贾以及僧侣地主的大肆兼并土地，广大农民受田不足的现象更加严重，以至出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无立锥之地”的局面。广大百姓即使在“年谷丰登”之岁，仍“未有储蓄”^⑥，如遇灾荒之年，就只有啼饥号寒

① 《旧唐书》卷一八三《外戚·武承嗣附攸暨妻太平公主传》。

② 《旧唐书》卷九十八《裴耀卿传》。

③⑤ 《旧唐书》卷一〇一《辛替否传》。

④ 《旧唐书》卷八十四《刘仁轨传》。

⑥ 《旧唐书》卷九十四《卢藏用传》。

了。但一些地方官吏却并不恤民苦，他们鞭打杖责，强征赋役，致使百姓“亦有佣力客作以济糗粮，亦有卖舍贴田以供王役”^①。田舍卖尽以后，就只有流离道路，逃往异乡。如果仍不能存活，就只有铤而走险，揭竿起义，用武装斗争的形式，以求生存。正如武则天证圣元年（695年）凤阁舍人李峤在上表中所说：“今天下之人，流散非一，或违背军镇，或因缘逐粮，苟免岁时，偷避徭役。此等浮衣寓食，积岁淹年，王役不供，簿籍不挂，或出入关防，或往来山泽，非直课调虚竭，阙于恒赋，亦自诱动愚俗，堪为祸乱”^②。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监察御史韩琬也说，近年以来，由于“军机屡兴，赋敛重数，上下逼促”，“人多失业，流离道路”，“游惰既多，穷诈乃作，既穷而诈，犯禁相仍”^③。

周边内附的少数民族，也在贪官污吏的压榨下，奋起反抗，反对民族压迫（详见本章第三节）。

唐王朝分封制度下封户百姓的处境亦很艰辛。他们不但要承担比一般百姓高达十多倍直至数十倍的地租剥削，而且在灾荒之年也不能按照规定，予以豁免。如唐中宗神龙初年，河北遭受水灾。贝州（治今山东临清西北）刺史“议称”武三思在该州实封数千户的“租庸及封丁并合损免”，但宰相韦巨源却“以为谷稼虽被湮没，其蚕桑见（现）在，可勒输庸调，由是河朔户口颇多流散”。

总之，由于土地兼并引起均田制的变化和租庸调法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致使高宗至睿宗时期的社会阶级矛盾不断加深，遍及全国的农民起义接踵而起，震撼了唐朝的封建统治。

第二节 浙江陈硕真领导的农民起义

发生于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的睦州（治今浙江建德东北）女子陈硕真领导的农民起义是唐前期最早发生的一次规模最

^① 《旧唐书》卷九十四《李峤传》。

^{②③} 《唐会要》卷八十五《逃户》。

大的农民起义。这次起义是在江南地区广大农民的赋役负担日益沉重，生活日益穷困的背景下发生的。起义人数发展到数万人，波及到了周围数州之地，给唐朝统治者以沉重打击。

一、起义爆发的直接原因

陈硕真起义的发生地睦州属唐江南道东部，位于今浙江西部。这里和江南其他地区一样，经过孙吴、东晋、南朝 4 代及隋朝将近 4 个世纪的长期开发，社会经济已经得到长足发展，与北方经济的悬殊差距正在逐步缩小，而且还出现了正在接近和超越北方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势。故从唐高祖和太宗开始，由于关中地狭，所出不足供给京师，每年都要通过隋炀帝时期兴修的大运河，“漕转东南之粟” 20 万石，供应长安。自唐高宗以后，由于官俸和军饷等国家财政的急剧增加，从江南地区漕运的粟米，“岁益增多而功利繁兴，民亦罹其弊矣”^①。这就大大加重了江南人民的赋役负担。正如武则天执政时期的宰相狄仁杰所说：“方今关东饥馑，蜀汉逃亡，江淮以南，征求不息。”^② 不仅如此，江南百姓负责漕运租税的徭役负担和运夫之苦，亦很沉重。大抵江南各地的赋税漕粮由运夫运抵扬州后，每年二月又从扬州出发，八、九月份才得“上河入洛”，其间“漕路多梗，船檣阻隘”，船夫所受艰辛，可以想见。加之“江南之人，不习河事，转雇河师水手，重为劳费”，以至“民间传言，用斗钱运斗米，其糜费如此”^③。有时由于军情急迫，唐政府还强令江南运夫将所运漕粮，“勒往幽州，纳充军粮”^④。故江南运夫往往常年劳累，不得休息。如果漕粮损失，还得负责赔偿。因此，船夫家破人亡的事是屡见不鲜的。陈硕真起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①③ 《新唐书》卷五十三《食货志三》。

② 《旧唐书》卷八十九《狄仁杰传》。

④ 陈子昂：《上军国机要事》，载《陈子昂集》卷八。

二、起义的发展与政权的建立

陈硕真起义酝酿于唐高宗永徽初年。最初，硕真“自言仙去，与乡邻辞诀”^①，准备用仙人救世的封建迷信方式组织民众，揭竿起义。不料被人告发，被捕入狱。但经过审讯，官府并没有获得她发动起义的“罪证”，便“诏释不问”^②。经此挫折以后，硕真没有灰心丧气。永徽四年（653年）十月，她又指使妹夫章叔胤扬言“硕真自天还，化为男子，能役使鬼物”^③。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附近百姓听说陈硕真能够救人苦难，便接踵归附，很快就有2万多人聚集在硕真所擎的大旗之下。接着，陈硕真自称文佳皇帝，以章叔胤为仆射，迅速建立了革命政权。十月二十二日，文佳皇帝陈硕真发号施令，派兵四面出击，由仆射章叔胤率众北上，进攻桐庐（今属浙江）；东路军进攻东阳（今属浙江）；南路军由部将童文宝率领，进攻婺州（治今浙江金华）；西路军进攻歙州（治今安徽歙县）。陈硕真在“撞钟焚香”^④之后，亲率2000余众进攻睦州。这诸路兵马在沿途饥饿百姓的支持下，迅速壮大，官军一触即溃。起义军迅速占领了睦州、桐庐、于潜（今浙江临安西南），兵势波及到了睦、婺、歙、杭（州治今浙江杭州）四州之地。这是起义军发展的鼎盛时期。

三、起义的失败及其历史作用

陈硕真起义军的迅速发展，使唐朝廷惊恐不已。唐高宗急令婺州刺史崔义玄和扬州（今属江苏）刺史房仁裕率兵征讨。由于起义军发展迅速，连战连捷，故在百姓中流传说：“硕真有神灵，犯其兵马无不死门。”^⑤因此，官军更是闻风丧胆，不敢交战。婺

①②③ 《新唐书》卷一〇九《崔义玄传》。

④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唐纪十五》，高宗永徽四年十月。

⑤ 《册府元龟》卷六九四《武功》。

州司功参军崔玄籍为了鼓动官军士气，便声嘶力竭地对士兵说：“起兵仗顺，犹且无成，况凭妖妄，其能久乎！”^①于是，刺史崔义玄便以崔玄籍为前锋，自将州兵为后援，向起义军发起进攻。行至下淮戍（今浙江桐庐东），正与起义军遭遇。双方展开激战，起义军看到官军来势凶猛，便以弓箭手对阵，万箭齐发，矢下如注，企图遏制官军的进攻势头。官军兵士恐怕刺史受伤，急用楯牌遮蔽义玄。义玄立功心切，对兵士说，刺史怕死避箭，谁还能拼死向前！遂命兵士撤掉牌楯。于是官兵随刺史拼死冲锋。起义军虽奋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伤亡惨重，急忙西撤。官军尾随紧追，直至睦州境内。这时，扬州刺史房仁裕率领官军相继到达，两路官军连兵向睦州进攻，并将睦州团团包围。起义军虽奋力抵抗，但仍不能遏制优势官军的进攻。十一月二日，睦州陷落，硕真、叔胤等起义首领被捕，不屈而死，一万多起义军全部被俘，起义失败。崔义玄以功被拜御史大夫。

陈硕真起义虽前后历时仅有十天，终因准备不周，兵力分散，遭到失败。但她的行动却体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忍受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敢于反抗封建统治的革命精神。陈硕真在起义发生不久，就敢于蔑视皇权，自称“文佳皇帝”，这无疑是对封建社会根深蒂固的皇权和夫权思想的一次冲击。另外，这次起义是唐朝前期爆发最早的一次大规模起义，它对后来遍及全国各地的农民反抗斗争，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这次武装起义也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唐朝的封建统治，迫使唐朝统治者不得不对他们施行的某些政策进行调整，收敛他们的贪欲，对广大农民作出一些让步，亦将对农民生产和生活的改善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此后，众多官吏，如狄仁杰、李峤、陈子昂、辛替否等人，都曾针对当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政策方面的失误以及各级官吏的贪暴行为，提出针锋相对的批评，就是这种作用的曲折表现。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唐纪十五》，高宗永徽四年十月。

第三节 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

陈硕真起义被镇压以后，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反抗斗争，不但没有停息，反而此起彼伏，方兴未艾，有边疆各地少数民族参加的全国各族人民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武装起义，犹如无数星星之火，遍及大河上下和长江南北。其中岭南地区有柳州吴君解起义、琼州僚民起义、闽广人民起义、安南俚户暴动和始安欧阳倩起义；西北地区有关中民变、绥州稽胡白铁余起义、歧州兵变；西南地区有姚州蛮民起义和蜀川逃户起义；江南地区有常州刘龙子起义和宣州钟大眼起义等。

一、岭南地区的起义

岭南地区属唐朝的岭南道，包括今天的广东、广西、海南3省的全部、云南省的东部和越南的北部等地。这里唐时是汉族和蛮、僚等少数民族杂居之处，而以蛮、僚少数民族为主要居民。由于唐王朝派往这些地区的汉族官吏大多“贪纵”残暴，对当地少数民族人民进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有时亦纵容少数民族首领任意侵渔部众，“百姓有诣府称冤者，府官以先受首领参饷，未尝鞠问”^①，故民族矛盾日趋尖锐，先后爆发了多起蛮、僚等少数民族人民参加的武装起义。

柳州吴君解起义 唐时柳州（今属广西）在岭南道东北部。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年）五月三十日，这里的蛮酋吴君解由于不堪忍受汉族官吏的残酷压迫，聚众起义，攻城略地，多次打败官军，几乎横扫州内的府兵军团，对整个岭南地区造成了极大震动。唐高宗慌忙调遣冀州（今属河北）长史刘伯英和右武卫将军冯士翽南下广州（今属广东），率岭南道大军征讨。起义军因为寡不敌众，

^① 《旧唐书》卷八十九《王方庆传》。

最终被官军镇压^①。

琼州僚民起义 琼州(治今海南定安东北)原为隋珠崖郡。武德四年(621年),唐军平定萧铣后,于此置琼州都督府,管辖崖(州治今海南琼山东南)、儋(州治今海南临高西南)、振(州治今海南乐东南)诸州。唐高宗乾封二年(667年),由于都督李逸“控驭失所”^②,僚民被迫聚众起义。起义民众聚集山洞,壮大力量,伺机袭击官军,先后消灭了唐朝派驻这里的武装力量。僚民起义军在势力壮大后,进攻州城,“遂致沦陷”^③。直到唐德宗贞元十五年(799年),岭南节度使李复派遣判官、监察御史姜孟京、崖州刺史张少逸等率兵“悉力致讨,累经苦战”^④,才收复了州城。后在李复的奏请下,唐德宗始“移镇军在此”,并升琼州为下都督府,仍加琼、崖、振、儋、万安等五州招讨游奕使。这说明唐高宗乾封二年的僚民起义,坚持反抗斗争达130多年,是这一时期历时最久的一次民族斗争。

闽广人民起义 唐高宗仪凤年间(676~679年),广州崖山县的人民举行起义,反抗封建统治。潮州(今属广东)附近民众群起响应,揭竿起义,严惩贪官污吏。潮州刺史派陈元光率兵镇压,起义失败。永隆二年(681年),潮州人民再次起义,并进攻州城。最后,又被陈元光所率官军击败。垂拱二年(686年),武则天接受陈元光的奏请,于潮、泉(今属福建)二州之间设置漳州(今属福建),并以陈元光担任刺史。不久,漳州地区的少数族蛮民又“啸聚”^⑤起义。刺史陈元光率兵镇压,被起义军打得大败,元光被杀。后来,有人作诗云:“当年岭北正危时,数郡生灵未可知,不是有人横义慨,也应无计保藩维。”^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汉族和少数族人民起义斗争的浩大声势和斗争精神。

① 参阅《资治通鉴》卷二〇一《唐纪十七》,高宗龙朔三年五月;《新唐书》卷三《高宗纪》。

②③④ 《唐会要》卷七十一《州县改置下》。

⑤⑥ 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三一《福建路·漳州·官吏》。

安南俚户暴动 安南（治今越南河内）在唐初为交州总管府治所，高宗永徽二年（651年）改为安南都督府。唐初这里居住的多为“俚”^①民。当时规定：“岭南俚户，旧输半课”^②，即缴纳内地百姓租庸调制所定租调数量的一半。但当刘延祐担任安南都护以后，却“遂勒全输”^③。即要岭南俚户和内地百姓一样缴纳租庸调制所定数量的全部。因此，引起了广大俚户的不满，他们准备举行武装起义，进行反抗。不料事机泄漏，被官府侦知，俚民首领李嗣仙遭到捕杀。到了垂拱三年（687年），李嗣仙的挚友丁建、李思慎等再次发动俚民，集众起义。对刘延祐早就怨恨积久的广大俚民群起响应，人数很快就发展到数千人。他们在丁建、李思慎的率领下，攻打安南，并将府城团团包围。当时安南城中仅有数百守军，延祐自知兵力单薄，不是起义军的对手，便“禁门坚守，以候邻境之援”^④。广州大族冯子猷企图待机邀功，遂幸灾乐祸，按兵不动。起义俚户乘机大举攻城，并一举占领了安南，都护刘延祐被杀。后来，桂州（治今广西桂林）司马曹玄静率兵镇压了这次俚户起义。

始安欧阳倩起义 始安（今广西桂林）为唐朝桂州治所。武则天长安三年（703年）十一月，始安人民“为吏所侵逼”^⑤，便在首领欧阳倩的领导下，举兵起义，当地僚民纷纷响应，人数很快即达数万，并相继攻陷了很多州县，岭南震动。武则天闻讯，“思得良吏以镇之”，遂以司封郎中裴怀古为桂州都督，仍充招慰讨击使，前往桂州招抚。怀古一行刚至岭北，即派人“飞书示以祸福”，表示只要起义民众放下武器，自动归降，不但赦而不罪，还可以豁免赋役。欧阳倩等起义首领看到起义的目的已经达到，遂

① 俚：古族名。亦称“里人”。东汉至隋唐屡见于史籍，常与僚并称。主要分布于今广东西南沿海与广西东南等地。至清代渐与壮人融合。一说在海南岛的，发展为今日的黎族。

②③④ 《旧唐书》卷一九〇《文苑上·刘胤之附弟延祐传》。

⑤ 《资治通鉴》卷二〇七《唐纪二十三》，则天后长安三年十一月。

表示愿意归降。怀古知其“诚恳”，便轻骑赴之，厚加抚慰。起义僚民听后“喜悦”，便将所掠财物全部缴出。“诸洞酋长素持两端者，尽来款附，岭外悉定”^①。

二、西北地区的起义

我国的西北地区在唐时为关内道和陇右道境地。这里北与突厥相接，西与吐蕃为邻，西北即是西域。唐朝前期与突厥、吐蕃和西域之间发生的相互战争，多在这里进行。故西北地区的广大百姓所承担的兵役和徭役负担最为沉重，凡有军府的丁壮几乎扫地为兵。结果是“一人就役，举室捐业。籍军者督戎仗，课役者责粮资，竭资经纪，犹不能济”^②，出现了“十万兵在境，则百万家不得安业”^③的状况。再加之“河西供役之年，飞鸟挽粟，十室九空，数郡萧然，五年不复”^④，广大百姓更是不堪重负。特别是唐都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不但要承担皇室和朝廷百官的多数官俸开支和挥霍之费，而且“差科非一”^⑤，农民“所出”，不下“百役”^⑥，因而“劳弊尤甚”^⑦。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加剧和最高统治集团的奢侈腐化，关中人民的赋役负担更为沉重。再加之连年“荒馑”，数岁不登，到武则天执政之时，“自河以西，莫非赤地；循陇以北，罕逢青草。莫不父兄转徙，妻子流离，委家丧业”，“白骨纵横，阡陌无主”^⑧。因而这里就成了各种社会矛盾的交织点，农民起义接连发生，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几次：

① 《旧唐书》卷一八五下《良吏下·裴怀古传》。

② 《新唐书》卷九十九《戴胄传》。

③ 陈子昂：《上军国机要事》，载《陈子昂集》卷八。

④ 《旧唐书》卷八十《褚遂良传》。

⑤ 《旧唐书》卷七十八《高季辅传》。

⑥ 《册府元龟》卷八十王《赦宥》。

⑦ 《新唐书》卷九十七《魏徵传》。

⑧ 《旧唐书》卷一九〇中《文苑中·陈子昂传》。

关中民变 唐高宗永淳元年（682年），关中遭受了一次特大的自然灾害。是年六月，先是霖雨不止，待收割的小麦全被“涝损”，接着，又连续大旱，蝗灾继至，“食苗并尽”，加之疫病流行，“死者枕藉于路，诏所在官司埋瘞”。京师长安城内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饥寒交迫的广大百姓无以自存，只得铤而走险，聚众抢劫，打富济贫，以求存活。故史书记载“寇盗纵横”^①。唐高宗一面诏“罢朝会。关内诸府兵，令于邓、绶等州就食”，一面东巡洛阳，逐粮东都。由于“出幸仓猝，扈从之士有饿死于中道者”。唐高宗害怕东幸途中遭受饥民抢劫，“命监察御史魏元忠检校车驾前后”^②。不久，雍州长史苏良嗣“为政严明，盗发三日内无不擒搃”^③。硬是用武力将这次民变镇压下去。后来宰相魏玄同向高宗上疏说：“方今人不加富，盗贼未衰，礼谊寝薄者，下吏不称职，庶官非其才，取人之道有所未尽也。”^④深刻揭示了激起这次民变的原因不唯天灾，亦有人祸。

绶州稽胡白铁余起义 白铁余者，延州（治今陕西延安北）稽胡族人。他曾于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年）在深山一柏树之下埋一鍍金铜佛像，数年之后，草生其上。他便对乡党们说：“吾于此数见佛”，但乡党们多不相信。不久，他便邀请众人，选择吉日，当众掘地，果然挖出了一座佛像，前来观看的人都惊奇不已。于是，白铁余便对大家说：“得见圣佛者，百疾皆愈。”^⑤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便传遍了周围数州之地，前来“布施”者络绎不绝。但白铁余却将佛像用杂色绫绢包裹得严严实实，足有数十层之厚。如有前来欲观者，则剥去一层，亦布施一回，直到收布千端以后，始见佛像。二年以后，终使多数乡人“归伏”，亦积蓄了大量物资。

① 以上均见《旧唐书》卷五《高宗纪》。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唐纪十九》，高宗永淳元年四月。

③ 《旧唐书》卷七十五《苏良嗣传》。

④ 《新唐书》卷一一七《魏玄同传》。

⑤ 以上均见《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唐纪十九》，高宗永淳二年四月。

永淳二年（683年），白铁余遂率领饥饿的乡人及附近百姓揭旗造反，并迅速攻占了城平县（今陕西清涧西）。铁余自称光明圣皇帝，署置百官，建立了农民政权。接着，起义军又挥师北上，进攻绥德（今属陕西）、大斌（今陕西子洲西南）2县，沿途诛杀贪官污吏，焚烧地主庄园，陕北震动。唐高宗急忙派遣宿将、右武卫大将军程务挺与夏州（治今陕西靖边白城子）都督王方翼率兵镇压。历经“数年”^①，这次起义才被平定。

岐州亡卒兵变 唐高宗仪凤年间（676～679年），数百逃亡士卒在岐州（治今陕西凤翔）哗变，剽劫行旅，道路不通。官府派兵擒捉，并对被捕的亡卒进行严刑“穷讯”^②，但亡卒的兵变却始终没有被平息。奉命出使岐州的狄仁杰当即上奏高宗，请求张贴露布，公开赦免亡卒首领，释放被捕者，并“稟而纵之”^③。高宗诏准。逃亡士卒便“皆自缚归”^④，兵变始渐平息。

三、西南地区的起义

我国的西南地区唐朝属剑南和黔中二道。这里距离京师遥远，交通不便，又是少数民族杂居之地，故民族矛盾较为尖锐。特别是巴蜀四川地区，自然条件优越，物产富饶，自古即有天府之国的称号。在这里任职的官吏大多贪得无厌，对百姓大肆搜刮，拼命聚敛。正如武则天时期陈子昂在《上蜀川安危事》中所说：“蜀中诸州百姓所以逃亡者，实缘官人贪暴，不奉国法，典吏游客，因此侵渔，剥夺既深，人不堪命，百姓失业，因即逃亡。”^⑤就连武则天自己也说，蜀中“久缺良守，弊于侵渔，政以贿成，人无厝足。”^⑥因此，这里也是唐前期农民和少数民族百姓举兵起义较为集

①（唐）张鷟：《朝野僉载》卷三。

②③④《新唐书》卷一一五《狄仁杰传》。

⑤《陈子昂集》卷八。

⑥《旧唐书》卷八十九《姚珣传》。

中的地区之一。

姚州蛮民起义 姚州(治今云南姚安)位于唐剑南道西南,始置于唐高宗龙朔年间(661~663年)。主要是蛮族聚居之地。从唐初开始,由于这里“西通大秦,南通交阯,奇珍异宝,进贡岁时不阙。”^①加上唐王朝为了防卫吐蕃,“每岁差兵募五百人往姚州镇守,路越山险,死者甚多”。另外,唐廷在“姚府所置之官,既无安边静寇之心,又无(诸)葛亮且纵且擒之伎。唯知诡谋狡算,恣情割剥,贪叨劫掠,积以为常”。他们或者“扇动酋渠,遗成朋党,折支谄笑,取媚蛮夷,拜跪趋伏,无复惭耻”;或者“提挈子弟,啸引凶愚,聚会蒲博,一掷累万”。因而,致使阶级和民族矛盾日趋尖锐。置州不久,姚府官吏“李孝让、辛文协并为群蛮所杀”^②。唐高宗当即派遣郎将赵武贵率蜀兵征讨,才把这次起义平息下去。咸亨三年(672年)春,姚州永昌(今云南保山)蛮民再次起义。起义蛮民在其首领的率领下,向东挺进,惩治贪吏,烧毁官府,官军不能制。有史籍记载说:“咸亨之变,犬羊大扰,泉将失律,元凶莫惩”^③云云,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次蛮民起义的原因和声势。唐高宗闻讯,急忙派右卫副率梁积寿发梁(州治今陕西汉中)、益(州治今四川成都)等18州兵募5300人,前往镇压。由于起义蛮民寡不敌众,被官兵打败^④。不久,蛮民再次起义,而且声势更为壮大,唐军“郎将刘惠基在阵战死,其州乃废”^⑤。武则天长寿年间(692~694年),姚州蛮民又联合巂州(治今四川西昌)蛮众“反叛”^⑥,被唐监察御史裴怀古所率官军镇压。唐睿宗即位以后,姚州西洱河(今云南洱海)周围的蛮民叛附吐蕃。摄监察御史李知古请兵征讨。叛乱被平定以后,知古又奏请于姚州

①②⑤ 《旧唐书》卷九十一《张柬之传》。

③ 《金石萃编》卷六二《王府君(仁求)碑铭并序》。

④ 参阅《旧唐书》卷五《高宗纪》;《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唐纪十八》,高宗咸亨三年正月;《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蛮·两爨蛮传》。

⑥ 《旧唐书》卷一八五下《良吏·裴怀古传》。

修筑城池，派驻军队，重征租税。黄门侍郎徐坚以为“劳师涉远，所损不补所获，独建议以为不便”^①。但睿宗不从，仍诏令知古征发剑南府兵前往筑城，并企图在姚州像内地一样设置州县，对这里进行封建统治。知古到达姚州后，“因欲诛其豪杰，掠子女为奴婢”^②，于是，蛮民愤怒，蛮酋傍名导引吐蕃攻入姚州，杀死知古，并以其尸祭天。从此，姚、嵩2州路绝，多年不通。

蜀川逃户起义 武则天圣历元年（698年），由于蜀川诸州地方官吏对广大百姓严征赋税，急发徭役，迫使3万多户农民背井离乡，纷纷聚集在蓬（州治今四川仪陇南）、渠（州治今四川渠县）、果（州治今四川南充东北）、遂（州治今四川遂宁）等州交界的山林之中，结为“光火大贼，依凭林险，窠穴其中”，“劫杀公行”，甚至“攻城劫县，徒众日多”^③，反抗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不久，眉州（治今四川眉山）刺史冯元常被派往剑南，对这些起义逃户“喻以恩信，许其首露，仍切加捕逐，贼徒舍器杖，面缚自陈者相继。”^④ 起义才逐渐平息。

四、江南地区的起义

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睦州女子陈硕真领导的起义被镇压以后，江南地区的人民起义不但没有就此平息，而且随着阶级矛盾的日益加深，农民起义仍此起彼伏，接连而起，几乎燃遍了江南大地。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几次：

常州刘龙子起义 唐高宗开耀元年（681年）五月，常州（今属江苏）人刘龙子看到当地百姓穷困不堪，到处流亡，遂准备聚众起义。为了组织民众，他特意制作了一个金龙头首，藏在袖中，

① 《旧唐书》卷一〇二《徐坚传》。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一〇《唐纪二十六》，睿宗景云元年十二月。

③ 陈子昂：《上蜀川安危事》，载《陈子昂集》卷八。

④ 《旧唐书》卷一八五上《良吏上·冯元常传》。

并将盛装蜜水的羊肠缠绕在龙头之上，每在众人相聚之处，便将龙头取出，说是圣龙吐水，饮之可治疗百病。于是，逐渐便得到了不少百姓的信赖。正当刘龙子将要率众起义前夕，不料有人告密，官府闻讯缉捕，龙子逃走。但不久被捕，被杀于常州街市。这次起义被扼杀于摇篮之中^①。

宣州钟大眼起义 钟大眼，宣州（今属安徽）人。他于武则天天授年间（690～692年），率众起义，附近百姓纷纷参加，很快波及到常州、湖州（治所今属浙江）等数州之地。武则天急派汝州（治今河南临汝）武兴县主簿张昭道出使宣州，率兵讨击。昭道到达宣州后，采用剿、抚结合之法，最后镇压了这次起义^②。

① 参阅《新唐书》卷三《高宗纪》；《朝野僉载》卷三。

② 参阅《旧唐书》卷一〇一《薛登传》；《千唐志斋藏石·唐故太子舍人张府君（昭道）墓志铭并序》。

第八章 唐玄宗统治前期巩固边疆安全的战争

武周政权被推翻以后，唐中宗和唐睿宗相继即位。此后，李隆基经过平定韦、武集团和太平公主之乱，升储登极，是为唐玄宗。唐玄宗在开元年间（713～741年），励精图治，任用精于吏治的姚崇、宋璟以及韩休、张说等人为相，选用贤才，整饬吏治，革除奸滥，改革财政，遂使唐朝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并达到鼎盛时期，出现了盛唐气象；与此同时，玄宗又变府兵为募兵，在沿边地区设置10节度，大兴马政，扩充军队，严格军法，训练士卒，增强了边防力量。经营州之战、抱白山之战和都山之战，击败了契丹和奚族的入侵，收复了辽西；开元二十年（732年）以后，玄宗又派兵深入渤海，接连打败了渤海郡王大武艺的反叛，迫其就范；在北方边疆，唐军经呼延谷之战以后，又相继打败了后突厥汗国毗伽可汗、登利可汗、骨咄叶护可汗和乌苏可汗；在西域地区，唐军又击败了突骑施苏禄可汗和吐火仙可汗，收复了碎叶镇，加强了对西域地区的统治；在河西、陇右、安西和小勃律地区，唐军又多次击败了吐蕃的进攻，使开元边功达于极盛。

第一节 “开元之治”与玄宗的强兵方略

一、韦、武集团乱政时期的内外形势

唐中宗虽然在张柬之等人的支持下，复位建唐，但他在登基以后却转而依靠韦皇后、武三思以及安乐公主和上官婉儿等人，遂使政局大坏。

韦皇后是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年）被纳为太子李显之妃。嗣圣元年（684年），李显即帝位后，立为皇后。是年中宗李显被废为庐陵王，韦氏随帝同被发配房州（治今湖北房县）。李显到达房州后，惶恐不安，每闻武则天遣使出巡，即欲轻生。韦氏经常劝谕说：“祸福倚伏，何常之有，岂失一死，何遽如是也？”李显听后，精神受到很大安慰，曾感激地对韦氏发誓说：“一朝见天日，誓不相禁忌。”^①

神龙元年（705年），中宗复位后，成为皇后的韦氏由于地位变迁，权势日隆，遂产生了攫取最高政治权力，以女主而君临天下的野心。

武三思是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与前妻相里氏所生第二子武元庆的儿子，武则天之侄。武周时期官至特进、太子宾客、监修国史。中宗复位后，三思又在上官婉儿的荐引下，并利用其子武崇训娶妻安乐公主的姻亲关系，进拜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又与韦后结为死党，玩弄权柄，树立私人势力，诛杀正直大臣，狐假虎威，为非作歹，紊乱朝纲。

上官婉儿是唐高宗时西台侍郎上官仪的孙女。麟德元年（664年），上官仪因谏废武后被杀后，婉儿与其母郑氏被没入掖庭为婢。后因“天性韶警，善文章”^②，受到武则天的青睐。圣历元年（698年）以后，开始参决政事。中宗复位后，婉儿因善于奉迎谄媚，深得中宗和韦后的信赖，令其专掌制命，不久，又拜为昭容，其母亦被封为沛国夫人。她因与武三思“淫乱”不止，故在草拟制敕时，往往推尊武氏而排抑皇族，并将武三思引荐给了韦后，使韦、武结成了一个强大的政治集团，上官婉儿在这个集团中当然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安乐公主是韦氏随庐陵王李显刺配房州途中所生，因道途仓

① 《旧唐书》卷五十一《后妃上·中宗韦庶人传》。

② 《新唐书》卷七十六《后妃上·韦皇后附上官昭容传》。

促，解衣裸之，故起名“裹儿”^①。渐长以后，生性惠敏，容质秀绝，被中宗和韦后视为掌上明珠，于诸子女中最为宠爱，“恣其所欲，奏请无不允许”^②。这样，就使她的政治野心恶性膨胀，以至产生了想当“皇太女”的奢望。在这种私欲的驱使下，安乐公主很快便成了韦、武集团中的骨干力量。

神龙元年（705年）五月中旬，即中宗复位的第三个月，武三思和韦后在中宗处诬陷张柬之等人“恃功专权，将不利于社稷”^③，中宗信以为真，遂于五月十六日将张柬之、敬暉、桓彦范、袁恕己、崔玄暉等5位功臣同时罢知政事，用明升暗降的手段，收夺了他们的军政大权。与此同时，武三思还把被张柬之等贬逐的官员全部官复原职，把依附张柬之等人的官员全部驱逐出京。于是，“大权尽归三思”^④。侍御史周利用、太仆丞李俊、光禄丞宋之逊、监察御史姚绍之等5人为其耳目，时人呼为“三思五狗”^⑤。宰相韦巨源、杨再思以及宗楚客、纪处讷等亦趋炎附势，党附韦、武。安乐公主也趁机卖官鬻爵，不但挟制中宗墨敕大授“斜封官”，而且“自王侯、宰相以下，除拜多出其门”^⑥。上官婉儿等人还大竞奢侈，强夺民宅，“建宅第、山池”，“穿沼筑岩，穷饰胜趣”^⑦。遂使吏治大坏，统治集团内部亦危机四伏，宫闱斗争日益加剧。

神龙二年（706年）三月，驸马都尉王同皎（尚中宗定安公主）对武三思的专权跋扈，心怀不满，遂密招壮士，准备在武则天的灵柩发引之际，劫杀三思。因为同谋者冉祖雍中途告变，被三思奏告中宗，中宗“遂斩同皎于都亭驿前，籍没其家”^⑧。

同年七月，武三思又派人在洛阳天津桥张贴疏文，罗列韦后

① 《新唐书》卷八十三《中宗八女·安乐公主传》。

②⑥ 《旧唐书》卷一八三《外戚·武承嗣附三思子崇训传》。

③④ 《资治通鉴》卷二〇八《唐纪二十四》，中宗神龙元年五月。

⑤ 《旧唐书》卷一八三《外戚·武承嗣附三思传》。

⑦ 《新唐书》卷七十六《后妃上·韦皇后附上官昭容传》。

⑧ 《旧唐书》卷一八七上《忠义上·王同皎传》。

“秽行”，请求将其废黜。企图嫁祸于张柬之、敬暉等人。中宗闻讯大怒，当即命令御史大夫李承嘉重按其事。李承嘉由于早已被武三思用重金收买，故在未作任何调查的情况下，诬告是张柬之等5人所为，并请将其全部“族诛”。中宗鉴于这5人有拥戴之功，不忍加诛，只是将其全部贬出京师，发配边州。不久，武三思又以大理丞周利用为出巡使者，矫制将此5人诛杀。

神龙三年（707年）七月，皇太子李重俊举兵造反。李重俊为后宫妃子所生，因韦后无子，故被立为太子。韦后以太子非己所生，心怀厌恶，武三思亦颇忌恨。安乐公主因为想当皇太女，把太子更加视为眼中钉，故与其婿、驸马左卫将军武崇训经常凌侮太子，甚至呼太子为奴。太子不堪欺凌，遂于七月六日同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将军李思况、独孤祗及沙吒忠义等矫制征发羽林千骑兵300余人，将武三思、武崇训父子杀死在宅第里。同时，还杀死了三思党羽10余人。接着，重俊又派左金吾大将军、成王千里及其子天水王禧分别守卫宫城诸门，自己与多祚引兵从肃章门斩关而入，并急叩阁门，搜索上官婉儿。婉儿闻讯，当即对中宗和韦后说：“观其意欲先索婉儿，次索皇后，次及大家（指中宗）。”^①于是，中宗遂与韦后、安乐公主及上官婉儿登上玄武门，躲避兵锋，并派右羽林大将军刘景仁帅飞骑百余人屯楼下以自卫。宰相杨再思、苏瑰、李峤与兵部尚书宗楚客、左卫将军纪处讷亦拥兵2000余人，屯于太极殿前，闭门自守。多祚率兵先至玄武门楼下，企图冲入楼内，但被守卫飞骑所阻，不得登楼。不久，太子继至，同多祚在楼下狐疑不定，按兵不战，企图向中宗说明起兵缘由。未等太子开口，站在中宗身旁的宫闱令杨思勗请求出击，并首先从楼内冲出，杀死了李多祚之婿、前锋总管、羽林中郎将野呼利，多祚部众士气顿衰。这时，唐中宗凭楼向多祚所率千骑兵士劝谕说：“汝辈皆朕宿卫之士，何为从多祚反？苟能斩反者，勿患不富贵！”^②于是千骑兵士倒戈，群起杀死了多祚、承况、祗之、忠义等人，其

^{①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八《唐纪二十四》，中宗景龙元年七月。

余部众全部溃散。进攻右延明门的成王千里及其子天水王禧亦因久攻不克，被宗楚客和纪处讷部所杀。太子李重俊看到大势已去，遂率百余骑向终南山方向逃走。行至鄠县（今陕西户县）之西，身边只剩数人相随。当他倚树歇息之时，被随从所杀。李重俊的政变至此结束。韦氏集团的势力不但未被削弱，反而更为增强，她的权势欲亦随之愈加炽烈。

同年八月，宗楚客率百官表请加韦后尊号为顺天翊圣皇后。

景龙二年（708年）春，右骁卫将军、知太史事迦叶志忠又奏请尊韦后为国母，主蚕桑之事，又上《桑韦歌》12篇，“请编之乐府，皇后祀先蚕则奏之”^①。中宗应允。上官婉儿亦从婕妤升为昭容。

景龙四年（710年）五月，许州（治今河南许昌）司兵参军燕钦融上言，揭露韦后、安乐公主、公主之婿武承嗣之子武延秀及宗楚客等“干预国政”、“图危宗社”等罪行，被宗楚客矫制发飞骑将其捕杀。中宗闻讯，“怏怏不悦”，“由是韦后及其党始忧惧”^②。

同年六月二日，安乐公主伙同党羽散骑常侍马秦客、光禄少卿杨均等，于御饼中进毒，鸩死中宗。韦后秘不发丧，自总朝政。六月三日，韦后又征发诸府兵士5万人屯驻京师，派驸马都尉韦捷、韦蕴、韦后族弟卫尉卿韦璿、族侄长安令韦播、外甥郎将高嵩分领；又令左监门大将军兼内侍薛思简等率兵500，驰驿防卫均州（治今湖北丹江口西北），以备中宗第二子、谯王李重福。又以刑部尚书裴谈、工部尚书张锡知政事，留守东都。然后，她便召集宰相，讨论修改中宗遗制。原来中宗遗制最早是由太平公主和上官婉儿起草的，内容是“立温王重茂为皇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旦参谋政事”^③。

太平公主是武则天幼女，曾支持“五王政变”，协助中宗复位。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九《唐纪二十五》，中宗景龙二年二月。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九《唐纪二十五》，中宗景云元年五月。

③ 《资治通鉴》卷二〇九《唐纪二十五》，睿宗景云元年六月。

此后，她便发展自己势力，与韦武集团相互诋毁，各树党羽，展开角逐。上官婉儿虽属韦武集团中坚，但在太子李重俊起兵杀了武三思父子以后，加之其姨表兄弟、左拾遗王昱的劝谕，觉得韦后集团犹如冰山，并不可靠，政治立场开始转向以相王李旦（即后来的唐睿宗）和太平公主等人为代表的李唐王室一边。故在草拟中宗遗制时，力主相王参谋政事。但这样一来，必然会给韦后的专权以至君临天下带来障碍。故在韦温和宗楚客等人的支持下，遂将遗制修改成由韦后临朝称制，罢相王政事。

六月四日，韦后在进行了上述篡位准备后，召集百官发丧，大赦天下，改元唐隆。又令族兄韦温总知内外兵马事。六月七日，立李重茂为帝，由韦后临朝摄政。不久，宗楚客又与武延秀及司农卿赵履温、韦氏宗族诸人共同劝韦后遵武后故事，以太后君临天下。还阴谋废杀重茂，加害相王及太平公主。李唐社稷又面临倾覆的危险。

另外，韦武集团乱政时期的边疆形势亦很严峻。居住在北方蒙古草原的后突厥汗国不断入侵河套和西域地区，给唐的北部边防带来严重威胁。兴起于碎叶川地区的突骑施汗国亦杀唐使者，举众叛乱。甚至有的部族还用贿赂手段收买唐廷的执政宰相，勾结吐蕃进入西域，西域告急（详见本章第四、第五节）。

二、玄宗即位与“开元之治”

唐玄宗李隆基是唐睿宗李旦的第三子，生于武则天垂拱元年（685年）八月五日。神龙元年（705年），中宗复位后，隆基被封临淄王，任卫尉少卿。景龙二年（708年）四月，隆基由于受到太子李重俊起兵的株连，被逐出长安，贬为潞州（治今山西长治）别驾。景龙三年（709年）冬，唐中宗将要举行祭祀南郊的典礼，隆基奉诏入京。这时，在韦后集团的干扰和破坏下，朝政败坏，一片混乱。多数大臣趋炎附势，追随韦后，少数正直大臣，遭到排挤陷害。隆基对此当然不会无动于衷。他凭借对唐廷宫闱政变的

耳闻目睹，已经敏锐地觉察到李唐社稷又一次面临被异姓女皇篡位的危险。因此，早在他担任潞州别驾时，就“常阴引材力之士以自助”^①，准备随时投入到维护李唐社稷的斗争中去。回到长安以后，隆基又把主要精力放到了争取最为精锐的宫廷部队——北衙军万骑之中。他曾“数引万骑帅长及豪俊，赐饮食金帛，得其欢心”^②。因此，很快便赢得了万骑将领的信任和拥戴。另外，他又与交游广泛、具有一定影响的尚衣奉御王崇晔深相结纳，并通过崇晔，“遂遇利仁府折冲麻嗣宗、押万骑果毅葛福顺、（苑）总监钟绍京”^③。在李隆基的苦心经营下，逐渐聚集了一股力量，为日后战胜政敌奠定了基础。

景龙四年（710年）六月二日，中宗遇毒身亡，韦后临朝摄政，李唐社稷危如累卵。为了清除篡位道路上的障碍，韦后派人相王、太平公主和李隆基的府第“设兵潜备”，使其“内外阻绝”^④。但李隆基在严兵包围的紧急形势下，仍巧妙地通过东明观道士冯处澄、宝昌寺僧普润等人和外界保持密切联系。他先派人同他的姑姑太平公主接头，公主大喜，立即指示他的儿子、卫尉卿薛崇简出面协助。这时，原为韦武集团党羽的兵部尚书崔日用转向隆基一边。当他得知李隆基和太平公主将要举事的消息后，“乃因沙门普润、道士王晔密诣藩邸，深自结纳，潜谋翼戴”，并向隆基建言：“事必克捷，望速发，出其不意，若少迟延，或恐生变。”^⑤在这种剑拔弩张的形势下，李隆基决定立即发动政变。

唐隆元年（710年）六月二十日傍晚，李隆基派人通告薛崇简、麻嗣宗、前朝邑（今陕西大荔东）尉刘幽求、万骑果毅葛福顺、陈玄礼、李仙凫等齐集苑总监钟绍京宅第，商议政变计划。他也在道士冯处澄的掩护下，乔装改扮，秘密来到钟宅，向众人说明了

① 《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上》。

② 《新唐书》卷一二一《王毛仲传》。

③④ 《册府元龟》卷二十《帝王部·功业二》。

⑤ 《旧唐书》卷九十九《崔日用传》。

诛杀诸韦的打算，到场诸人全都表示愿意以死自效。接着，李隆基便提出了首先夺取玄武门，然后冲入宫城，诛杀韦党的政变方案。因为众人都知道宫城北面的玄武门地势高昂，俯视宫城，有高屋建瓴之势，为北衙禁军的屯防重地。玄武门的得失是政变成败的关键。因此，这个政变方案很快便得到了众人的赞同。

夜半时分，万骑果毅葛福顺和李仙凫等人手执刀剑直入玄武门羽林营，一举杀死了正在宿卫的羽林军首领韦播、韦璿、高嵩等韦后党羽，并对羽林兵士说：“韦后鸩杀先帝，谋危社稷，今夕当共诛诸韦，马鞭以上皆斩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怀两端助逆党者，罪及三族。”^①万骑兵士当即表示欣然从命。李隆基看到万骑兵士已全部归附，便带领刘幽求等人离开钟宅，从禁苑南门出发，向玄武门进发。钟绍京率丁匠、户奴 200 余人，执斧锯相从。隆基来到羽林营后，先派葛福顺率左万骑进攻玄德门，李仙凫率右万骑攻白鲁门，约定在凌烟阁前会合。福顺、仙凫等斩关而入，未遇多少抵抗，即按期到达凌烟阁前。接近三鼓时分，李隆基率总监工匠和羽林兵士，出禁苑南门，向玄武门发起进攻。由于得到守门兵士的响应，很快便占领该门，并向太极殿大呼而进。宿卫中宗灵柩的诸卫兵听到喊声后，均披甲响应。韦后闻讯，慌忙逃入飞骑军营。已经归附的飞骑兵士立即将其斩首，送于隆基。政变兵士冲入安乐公主住处时，公主正在照镜画眉，亦被斩首。接着，武延秀和内将军贺娄氏相继被杀于肃章门外和太极殿西。上官婉儿听到政变消息以后，执烛率宫人迎接，并拿出她和太平公主草拟的中宗遗制给刘幽求等人观看，乞求不死。但隆基不许，也被斩于旗下。当晚，隆基率兵在宫内悉诛诸韦及其党羽，拂晓时分，宫内平定。这时，隆基入见其父相王李旦，叩头告知不事先奏报之罪。相王抱头痛哭说：“社稷宗庙不坠于地，汝之力也。”^②这一天，相王下令关闭宫门及京师诸门，搜捕诸韦亲党。韦温、宗楚客、宗晋卿、赵履温、韦巨源、马秦客、杨均、叶静能等先后

^{①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九《唐纪二十五》，睿宗景云元年六月。

被杀。兵部侍郎崔日用率兵在长安杜曲韦氏聚居之地诛杀韦氏，虽襁褓婴儿亦无幸免。

六月二十三日，少帝重茂禅位于相王。次日，相王登基，是为唐睿宗。六月二十七日，李隆基被立为太子。七月，大赦天下，改元景云。

睿宗即位不久，刚趋平静的政局又出现危机。导致政局混乱的根源主要来自太平公主。

原来太平公主是个权势欲极强的女人。武则天统治时期即“每预谋议”，且极富“权谋”。只是由于当时“宫禁严峻，事不令泄”，故她尚能“畏惧自检”^①。神龙元年（705年），因参与“五王政事”，以预诛张易之密谋有功，被进号镇国太平公主，权势日隆。平定韦武集团以后，她更加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不但取得了大量财富，过着骄奢淫佚的糜烂生活，而且权势欲恶性膨胀。史载“公主所欲，上无不听，自宰相以下，进退系其一言，其余荐士骤历清显者，不可胜数，权倾人主，趋附其门者如市”，甚至“军国大权，事必参决，如不朝谒，则宰臣就第议其可否”^②。这种贪得无厌的权势欲必然驱使她要 and 已被立为太子的李隆基之间发生冲突。景云元年（710年）十月，即隆基被立为太子的第四个月，太平公主就散布流言说：“太子非长，不当立。”^③既而又派人严密监视太子行动，就连太子的东宫官属也多被收买。因此，太子的举动言行，她都了如指掌。并时常在睿宗处密告太子，隆基被弄得深不自安，唐睿宗也觉得无所适从。

景云二年（711年）正月下旬，太平公主在大明宫光范门内会见宰相，公开提出改易太子的念头。只是因为受到了宋璟的据理驳斥，才遭到宰相拒绝。但这就标志着太平公主和太子李隆基之间的冲突已经公开化了。

由于太平公主步步进逼，李隆基的处境日益困窘。宰相姚崇

①② 《旧唐书》卷一八三《外戚·武承嗣附攸暨妻太平公主传》。

③ 《资治通鉴》卷二一〇《唐纪二十六》，睿宗景云元年十月。

和宋璟遂秘密向睿宗上言，请求将睿宗长子、宗王成器和高宗的长孙、邠王守礼由左右卫大将军出为州刺史，罢去隆基之弟岐王隆范和薛王隆业左右羽林大将军之职，使其任东宫左、右率之职。企图以此巩固太子地位，削弱太平公主的威胁。并请将太平公主和武攸暨夫妇于洛阳安置。这个建议被睿宗当即采纳，只是将太平公主移置蒲州（治今山西永济西）。

李隆基在太平公主的进逼下，采取退让策略，先示之以弱。因为隆基知道他的太子地位掌握在睿宗之手，如果在没有得到睿宗示意的情况下，主动向太平公主展开进攻，一旦得罪睿宗，就会给自己带来不利。因此，他把稳固自己地位和裁抑太平公主的希望，在开始时寄托在睿宗身上。故当太平公主听到将她要安置蒲州的消息后，怒气冲冲地责问隆基时，隆基十分恐惧地将责任推到了姚崇和宋璟身上，并向睿宗请求将姚、宋二人处以极刑。其实，这是隆基有意试探睿宗的态度，究竟是偏袒儿子，还是倾向妹妹。睿宗心里自然明白，姚、宋的建议是以社稷为重的正义之辞，绝无离间之意，而且未必受隆基指示。但为了应付太平公主，他还是将姚、宋贬为外州刺史。接着，他还是坚持要太平公主移居蒲州。从这些举措可以明显看出，睿宗在儿子和妹妹两边天平的权衡上，还是倾向儿子一边的。

景云二年（711年）二月，睿宗在召见三品以上大臣时说：“有术者上言，五日内有急兵入宫，卿等为朕备之。”宰相张说回答说：“此是谗人议计，拟动摇东宫耳。陛下若使太子监国，则君臣分定，自然窥觊路绝，灾难不生。”^①这个建议使睿宗豁然醒悟。因为这样既可使太子的地位得到巩固，又可使睿宗摆脱裁抑太平公主的责任，可谓一举两得。所以睿宗当即接受了这一建议，诏令太子监国，六品以上官的除拜和徒罪以下的量刑，都取太子处分。不久，睿宗又将左、右万骑和左、右羽林军编为北门四军，派太子的心腹葛福顺率领。

^① 《旧唐书》卷九十七《张说传》。

同年四月，唐睿宗又在召见三品以上大臣时，提出了要传位太子的打算。虽然由于太平公主党羽、殿中侍御史和逢尧的竭力阻挠，传位没有实现，但在四月十三日的制文中却说：“凡政事皆取太子处分，其军旅、死及五品以上除授，皆先与太子议之，然后以闻。”^① 再次将更大权力移交太子。

景云二年（711年）五月，在太子李隆基的请求下，唐睿宗将太平公主由蒲州召至京师。

延和元年（712年）七月，太平公主利用彗星出现这一天象，派方术之士对睿宗说：“彗所以除旧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变，皇太子当为天子。”^② 她的本意是想借此挑拨睿宗和太子的关系，但结果却弄巧成拙，反而加速了睿宗传位的决心。所以睿宗当即回答说：“传德避灾，吾志决矣”^③，并对太子意味深长地劝谕说：“社稷所以再安，吾之所以得天下，皆汝力也。今帝座有灾，故以授汝，转祸为福，汝何疑邪！”^④李隆基对这些语重心长的话语当然是心领神会的，这说明这对父子之间已经达到了无言的默契。

延和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唐睿宗正式下制传位太子。太平公主看到太子即位已不可逆转，遂劝睿宗仍应自总大政。

同年八月三日，隆基即位，是为唐玄宗。八月七日，改元先天。尊睿宗为太上皇，并下制说，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决于上皇，余皆决于皇帝。

唐玄宗即位以后，利令智昏的太平公主仍在做着女皇梦。她将当时的7个宰相中的窦怀贞、岑羲、萧至忠、崔湜等4人拉为自己私党，朝中“文武大臣，大半附之”。她又控制了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知右羽林将军李慈、左金吾将军李钦等将领，掌握了部分军权。她企图利用结帮拉派等手段，架空玄宗，进而达到君临天下的目的。

先天元年（712年）八月，宰相刘幽求和左羽林将军张晔看到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〇《唐纪二十六》，睿宗景云二年四月。

②③④ 《资治通鉴》卷二一〇《唐纪二十六》，玄宗先天元年七月。

太平公主的权势日隆，密谋利用羽林军诛之，并向玄宗奏告了这个计划。玄宗这时已对睿宗的意图了如指掌，当即表示应允。但还未等计划实施，即被张晔泄露出去。为了防止事态扩大，玄宗只得将刘、张二人贬出京师。太平公主听到这个消息后，也在秣兵厉马，密谋举行兵变。于是，双方的斗争已成剑拔弩张之势。

经过一阵紧锣密鼓的准备以后，太平公主及其党羽决定在先天二年（713年）七月四日举事。其部署是先派常元楷和李慈率羽林军进攻玄宗所在的武德殿，再由宰相窦怀贞、萧至忠和岑羲等于南衙举兵响应。但还未等动手，即被宰相魏知古所侦知，立即向玄宗作了报告。玄宗觉得事情紧急，遂与其弟、岐王隆范和薛王隆业以及宰相郭元振、龙武将军王毛仲、殿中少监姜皎、太仆少卿李令问、尚乘奉御王守一、内给事高力士等密议对策。最后众人一致决定提前动手，先发制人。

先天二年（713年）七月三日，唐玄宗令王毛仲领闲厩马及兵士300余人，从武德殿入虔化门，收斩了常元楷和李慈，并在内侍省捕杀了散骑常侍贾膺福和中书舍人李猷，在朝堂捕杀了宰相萧至忠和岑羲。窦怀贞闻讯，自缢而死。太平公主逃入山寺，三日后出首，被赐死于家。她的儿子薛崇简及其党羽被杀者数十人。七月四日，唐睿宗以太上皇的身份宣布：“朕将高居无为，自今后军国刑政一事以上，并取皇帝处分。”^①同年十月十三日，唐玄宗将贬为外州刺史的姚崇召回长安，任为宰相。十二月一日，改元开元，开始了治理大唐的辉煌业绩。

姚崇是陕州（治今河南三门峡西）硤石（今河南三门峡东）人，武则天时曾两度出任宰相。又曾先后担任宋、常、越、许等州刺史。任职地方官时，“为政简肃，人吏立碑纪德”，任宰相时，更是“吏道敏捷”，“善应变成务”^②，具有丰富的从政经验。尽管从武则天后期开始，宫闱斗争此起彼伏，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但姚

① 《旧唐书》卷七《睿宗纪》。

② 《旧唐书》卷九十六《姚崇传》。

崇却能“颇涉履于中，克全声迹”^①。说明他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唐玄宗选择姚崇任相，确是独具慧眼。

拜相之日，姚崇即向玄宗提出了“十事要说”，即“先仁义”、后“刑法”；“三数十年不求边功”；“中官不预公事”；“国亲不任台省官，凡有斜封、待阙、员外等官，悉请停罢”；对“冒犯宪纲”的“近密佞幸之徒”，“请行法”严惩；“除租庸赋税之外，悉杜塞”一切“贡献求媚”；“凡寺观宫殿，臣请止绝建造”；对朝廷大臣，应“接之以礼”；“凡在臣子，皆得触龙鳞，犯忌讳”，大胆“进谏”；后族乱政之事，应“书之史册，永为殷鉴”^②。这个“十事要说”既是姚崇针对武则天后期和中、睿二宗时期的弊政提出的施政纲领，也是当时整饬吏治、稳定政局和增强国力的当务之急。故唐玄宗均一一应允。这说明这对君臣已经达成了心理上的相互默契。

姚崇还是当时一位杰出的无神论者。开元三、四年（715～716年），山东、河南地区两次蝗虫成灾，田中禾苗顷刻即被食尽。当地百姓和地方官眼看蝗虫肆虐，却手不敢近，只是在田旁设祭祀恩，焚香膜拜。有的则背井离乡，流寓异地。姚崇当即建议：“蝗既解飞，夜必赴火，夜中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瘞，除之可尽。”^③并奏请派御史到受灾地区督促州县官员组织民众实施灭蝗。但这一建议提出后，却受到朝野官员的反对。有的认为蝗虫众多，用人力捕杀，除不可尽，有畏难情绪；大多数人认为“蝗乃天灾，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禳之”^④，反对捕杀蝗虫。面对这些异议，姚崇毫不动摇，他对唐玄宗立下军令状说：“若除不得，臣在身官爵，并请削除。”^⑤终于坚定了玄宗灭蝗的决心。于是，在唐玄宗的支持下，姚崇的灭蝗方案得到实施，并取得了显著成绩。仅汴州（治

①③⑤ 《旧唐书》卷九十六《姚崇传》。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一《唐纪二十六》，玄宗开元元年十月《考异》引吴兢《升平源》。

④ 《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唐纪二十七》，玄宗开元四年二月。

今河南开封)一地即捕蝗 14 万石。故虽“连岁蝗灾，不至大饥”^①。有的地方，庄稼还颇有“收获”，人“不甚饥”^②。

不久，唐玄宗又将“守法持正”的宋璟任为宰相。从此，姚崇和宋璟二人相互配合，协力辅佐，被誉为“一代贤相”。

为了煞住从武则天后期形成的“奢靡”之风，唐玄宗于开元二年（714 年）七月下制说：“乘舆服御，金银器玩，宜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锦绣。”^③不久，又罢废了东西两京的织锦坊。于是，风俗大变，宫廷内外，人自节俭，国家的财政开支大为减少。

为了整饬吏治，唐玄宗还明确宣布：“官不滥升，才不虚受，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左贤右戚，岂资于谬贡。”^④根据这一原则，他大革奸滥，裁汰冗官，精简机构，把武周以来所置的员外官、试官及斜封官等数千人，一律罢免。另外，他又把一批曾参加过诛除韦、武集团和太平公主之乱的所谓“唐元功臣”中居功自傲、利欲熏心者如刘幽求、钟绍京、姜皎、王毛仲、葛福顺等，或贬官削职，或清除赐死，大大地加强了中央集权。

在整顿吏治中，唐玄宗尤其重视对县令、刺史等地方官的选用。开元四年（716 年），有人上疏说：“今岁吏部选叙太滥，县令非才，全不简择。”玄宗当即对新选县令出题复试。结果，只有一人合格，其余 200 多人均不称职。其中 45 名成绩太差者，被“放归学问”^⑤。为了提高地方官的素质和声望，改变当时重京官而轻外官的风气，唐玄宗还下令“选京官有才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为恒式。”后来，还进一步规定：“三省郎官有阙，先求曾任刺史者；郎官阙，先求曾

①⑤ 《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唐纪二十七》，玄宗开元四年五月。

② 《旧唐书》卷八《玄宗纪》。

③ 《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唐纪二十七》，玄宗开元二年七月。

④ 《唐会要》卷八十一《阶》。

任县令者”^①；“京官不曾任州县官者，不得拟为台省官”^②。与此同时，唐玄宗还特别重视对官吏政迹的考核与监察。为此，他还专门颁布了《整饬吏治诏》，规定“每年十月，委当道按察使较量理行殿最，从第一等至五等奏闻较考，仍使吏部长官总详覆”^③，考核结果要作为官员任免升降的依据。真正做到“有善必赏，所以劝能；有罪必诛，所以惩恶。”^④在这些改革措施的推动下，开元时期的吏治日益清明，出现了官得其人、人尽其才的生动局面。

为了消除财政危机，增加财政收入，唐玄宗从开元九年（721年）到开元十二年（724年），在全国范围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检查均田和检括户籍的运动。他任命宇文融为全国覆田劝农使，下设10道劝农使和劝农判官，分头到全国各地检查豪强地主的“籍外占田”和荫庇逃户。结果，增户80余万，“田亦称是”，“岁终征客户钱数百万”^⑤。

为了解决边兵军粮不足的困难，唐玄宗诏令兵民垦荒屯田。史载开元年间，在河东道、关内道、陇右道、河北道、剑南道等边远州县和军镇等地共设置屯田1037屯，如按每屯30顷计算，全国共有3.111万顷军屯土地，大大地丰富了边境地区的军粮供应，同时，也节省了百姓的运输费用。与此同时，唐玄宗还征发民夫，大力兴修水利工程。总计这一时期全国共建56项水利设施，相当于整个唐朝所修水利工程的五分之一以上。对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鉴于从武周时期开始的佛教势力及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唐玄宗接受了姚崇的建议，于开元二年（714年）二月下诏，裁汰天下僧尼，结果，以伪妄还俗者12000余人。同年八月，又下令严禁新造佛寺，禁铸佛像，禁抄写佛经。同时又禁止贵族官僚与僧

① 玄宗：《重牧宰资望敕》，载《全唐文》卷三十五。

②③ 玄宗：《整饬吏治诏》，载《全唐文》卷二十七。

④ 玄宗：《诛裴景仙敕》，载《全唐文》卷三十四。

⑤ 《旧唐书》卷一〇五《宇文融传》。

尼交往。

由于上述改革措施的相继施行，不但使唐朝的政治日益清明，而且也使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史载“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人家储粮，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较量”^①；粮价低廉，物资丰盛，全国各地商贾云集，“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②。正如唐代大诗人杜甫在《忆昔》一诗中所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小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唐朝在这一时期达到鼎盛。

三、玄宗的强兵方略

唐玄宗即位之初，边疆地区的形势仍很严峻：居住在蒙古高原上的东突厥余部时时都在窥测方向，伺机入侵，企图恢复突厥汗国时期的广袤疆宇；契丹族上层首领也在积极备战，梦想越过辽河，进占辽西地区；兴起于西域地区的突骑施势力也在蓄积力量，妄图吞并西域；吐蕃奴隶主贵族也想染指河西、陇右和西域地区。为了巩固边防，唐玄宗采取了一系列战略步骤。

改变军制，召集募兵 从武周时期开始，随着土地兼并的迅速加剧，均田制逐渐破坏，农民被迫逃亡的现象日趋严重，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府兵制也出现了瓦解之势。加之应役府兵受到种种剥削，地位低下，“上番多别驱使”，以致被“京师人耻之，至相辱骂，必曰侍官”^③。于是府兵丁壮“逐渐逃散，年月既久，逃死者不补，三辅渐寡弱，宿卫之数不给”^④。到了开元十一年（723年），府兵丁壮逃亡现象更加严重，致使折冲府无兵可交，兵源枯竭。故宰相张说奏“请一切招募强壮，令其宿卫，不简色役，优

① 元次山：《问进士第三》，载《全唐文》卷三〇八。

② 《通典》卷七《食货典》。

③ 《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④ 《唐会要》卷七十二《府兵》。

为条例”^①。即停止府兵番上，改行募兵，用以解决京师的宿卫问题。这个建议被玄宗接受。次年十一月，玄宗命尚书左丞萧嵩会同京畿蒲、同（州治今陕西大荔）、岐（州治今陕西凤翔）、华（州治今陕西华县）等州地方长官招募当地丁壮入伍。结果，逃亡百姓“争来应募”，很快就募得兵士12万人，分为两番，宿卫京师，号称长从宿卫。开元十三年（725年），又将长从宿卫改称彍骑。不久，征戍边兵也由募兵充任，称为长征健儿。到天宝八载（749年），“折冲府至无兵可交，李林甫遂停上下鱼书。其后，徒有兵额官吏，而戎器馱马锅幕糗粮并废矣”^②。至此，府兵制名存实亡，募兵制代之而兴。

唐玄宗在开元年间顺应历史的发展趋势，改变军制，不仅使农民的负担大为减轻，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而且也大大地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唐玄宗在位期间，边功最为兴盛，当与实行兵农分离的募兵制度不无关系。

设置节度，增强边兵 为了增强边防力量，唐玄宗在改变军制的同时，又在周边地区相继设置节度使。到天宝元年（742年）为止，共设置了10节度，重新布局并进一步完善了边疆地区的防卫体制。关于10节度的设置地点、时间、统军及防卫任务详见第三章第四节第一项。

节度使始设时主要管理军务，不涉及行政、财务。后来，唐玄宗往往让节度使身兼营田使、支度使、采访处置使等职，兼营屯田、营田、军资及督察地方的行政事务。于是，节度使权力大增，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地区最高的军政长官。这无疑对解决边兵的军粮供应和提高兵士的战斗力的促进作用。从当时的边疆形势来看，设立节度使和扩大边兵，仍然不失为一个巩固边防的正确步骤。只是唐玄宗在采取这一步骤时，没有重视京师防卫力量的配置，没有建立一整套对节度使进行督察、控制的约束

① 《旧唐书》卷九十七《张说传》。

② 《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机制，以致形成了天宝末年的内轻外重之势，为安史之乱的发生埋下了祸根。

大兴马政，扩充骑兵 玄宗即位以后，唐朝的养马业正处于低谷。唐高宗永隆年间（680~681年），仅夏州（治今陕西靖边白城子）一地的牧马，就因管理不善，死失18.499万匹。武则天垂拱年间（685~688年），诸监牧马更是“潜耗太半”。到开元初年，全国的监牧马匹仅有24万匹，仅及唐初最盛时的三分之一。对此，唐玄宗于先天二年（713年）七月任命王毛仲为检校内外闲厩兼知监牧使，派其总领马政。王毛仲在任职期间，精心养马，经过10多年的勤恳饲养，到开元十三年（725年），监牧马匹增至43万。王毛仲因罪免职后，养马业不但没有衰落，反而更加发展。这是因为唐玄宗在继续选用能吏、制订马政法规、发展监牧养马的同时，又批准以朔方军西受降城（今内蒙古乌拉特中旗西南）为互市马场，每年用钱帛换取突厥的优良马种，使唐马的素质大为提高。到天宝十三载（754年），仅陇右监牧就有诸畜共60.65万头（匹），其中牧马32.17万匹。

为了复兴马政，唐玄宗还于开元九年（721年）正月下诏，以“诸州民勿限有无荫，能家蓄十马以上，免帖驿邮递征行，定户无以马为资”等优待政策，鼓励民间养马。到天宝年间，“王侯、将相、外戚牛驼羊马之牧布诸道，百倍于县官，皆以封邑号名为印自别，将校亦备私马”^①。私人养马业得到了空前发展，为边防部队提供了大量精良马匹，形成了强大的骑兵力量。史称“秦汉以来，唐马最盛”。

严格军法，训练士卒 唐玄宗十分重视军容、军纪等军法的贯彻执行，认为这是提高军队战斗力的重要途径。早在开元元年（713年）十月，他在新丰（今陕西临潼）骊山之下讲武阅兵之时，就因“怒军容不整”，当即下令将兵部尚书郭元振缚于旗下，欲立威斩首。虽在张说等人的劝谏下，元振被开成活罪，但仍被贬流

^① 《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新州（治今广东新兴）。后来，他又发布《练兵诏》，令“西北军镇宜加兵数，先以侧近兵充，并精加简择，其有老考等色，所司具以条例奏闻。战兵别简为队伍，专令教练，不得辄有使役”^①。大大提高了边防部队的作战能力。

第二节 战契丹奚族收复辽西

唐玄宗即位之初，奚与契丹族上层首领率众入侵，向辽西地区大举进攻。从开元二年（714年）开始，唐军接连对奚与契丹发动营州之战、抱白山之战和都山之战，击退了奚和契丹的入侵，收复辽西地区，巩固了东北边防。

一、营州之战

武则天神功元年（697年），契丹首领孙万荣在唐军的打击下，部众溃散，万荣被其家奴所杀，契丹余众不能自立，遂与奚、靺鞨等族降于突厥（详见本卷第六章第三节第一项）。唐睿宗景云元年（710年），奚族首领李大酺遣使进献方物，睿宗待以嘉宾之礼，宴赐甚厚。但时隔不久，大酺又联合靺鞨族大举犯塞，抢掠渔阳（今天津蓟县）、雍奴（今河北廊坊东），出卢龙塞（今河北遵化东北和宽城西南）而去。

延和元年（712年）六月二十二日，幽州都督孙佺率兵12万，征讨奚族，与大酺部在冷陁相遇。孙佺先令副将李楷洛率4000骑兵出击，大酺以8000骑迎战，唐军不利。孙佺生性怯懦，不敢相救，引兵欲还。大酺乘胜追击，唐兵大败，全军覆没。孙佺和副将周以悌被俘，大酺将其献于突厥，默啜可汗将其全部处死。只有副将李楷洛和乌可利率残部逃归。睿宗遂以宋璟接替幽州都督之职。

^① 玄宗：《练兵诏》，载《全唐文》卷二十六。

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年）十一月，契丹与奚族2万余众又入寇渔阳，幽州都督宋璟闭城不出，契丹与奚众大掠而去。

开元二年（714年）正月，唐并州（治今山西太原南晋源镇）长史、和戎与大武等军节度大使薛讷奏请出击契丹，复置营州。营州地势险要，“据天下之脊，控华夏之防，钜势强形，号称天府”^①，南面又有隋时所修运河永济渠，军需粮饷运输便利，为唐朝东北边防重镇。但在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年）五月，由于都督赵文翔刚愎自用，对契丹族所遇灾荒不仅不予赈济，反而将其酋长视如奴仆，肆意凌侮，激化了民族矛盾。故契丹族酋长李尽忠和孙万荣率众叛乱，攻陷营州，杀都督赵文翔，迫使唐朝把营州治所从柳城（今辽宁朝阳）移至渔阳城。营州治所东移以后，唐失去了防卫奚与契丹的有利地势，奚与契丹的叛乱得以持续多年，长期不能平定。李尽忠和孙万荣相继败死以后，东北地区的各少数民族又由于“无所依投”，被迫归附突厥。所以当薛讷关于“复治营州”的建议提出以后，很多人都随之附和，认为“若唐复建营州，（东北各族）则相帅归化矣”^②。只有姚崇等少数大臣表示反对。但唐玄宗欲雪去年的冷陞之耻，已有讨击契丹之意，遂拒绝接受姚崇等人的意见，当即以薛讷为紫微黄门三品，令其与左监门将军杜宾客、定州（今属河北）刺史崔宣道等率众6万，讨击契丹与奚。于是唐为兴复营州与奚、契丹进行了多次作战。

开元二年（714年）七月，薛讷率部抵达檀州（治今北京密云）。杜宾客建言：“士卒盛夏负戈甲，赍资粮，深入寇境，难以成功”，劝其休整部伍，伺机再进。但薛讷却说：“盛夏草肥，羔犊孳息，因粮于敌，正得天时，一举灭虏，不可失也。”^③ 拒绝接受宾客建言，继续麾军前进。经盐城守捉（今河北遵化西北），行至滦水（今滦河）以东山峡中时，契丹伏兵从山上冲出，唐兵大

① 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十一。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唐纪二十七》，玄宗开元二年正月。

③ 《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唐纪二十七》，玄宗开元二年七月。

败，死伤十之八九，薛讷仅与数十骑突围逃出。后军将领崔宣道得唐军败北的消息后，亦向后撤退。逃至幽州后，薛讷将罪责归于崔宣道及胡将李思敬等8人，玄宗下制将其全部在幽州处死，削除薛讷在身官爵，仅赦免了杜宾客之罪。

开元四年（716年）八月二十八日，契丹首领、李尽忠堂弟李失活及奚族首领李大酺各率所部归降，唐玄宗复置饶乐（治今内蒙古赤峰南）、松漠（治今内蒙古翁牛特旗西北）二都督府，以失活为松漠郡王、行左金吾大将军兼松漠都督，又置静折军，以失活为经略大使；以大酺为饶乐郡王、行右金吾大将军兼饶乐都督。又以将军薛泰督军镇抚。契丹8部落酋长均拜为刺史。

开元五年（717年）三月，唐玄宗接受了贝州（治今河北清河西北）刺史宋庆礼的建议，下制复置营州都督府于柳城，并以太子詹事姜师度为营田、支度使，与庆礼共同发民伋修筑柳城城池，三旬而毕。营州管内州县、镇戍皆依旧制。庆礼清正勤谨，在营州柳城附近开屯田80余所，招辑流散，数年之间，仓廩充实，商贸兴盛。同年十一月，契丹王李失活入朝，玄宗以东平王李续外孙女、永乐公主杨氏嫁失活为妻。

开元六年（718年）五月，李失活死，玄宗下诏以其弟李娑固袭任其职。

开元八年（720年）十一月，李娑固与契丹牙官、静折军副使可突干发生火并，可突干先发制人，首先率众袭击娑固。娑固兵败，逃奔营州。营州都督许钦澹当即遣安东都护薛泰率骁勇500与奚王李大酺部偕娑固余众前往征讨，又被可突干击败。娑固与大酺均临阵战死，薛泰被擒，营州震恐。许钦澹闻讯后即率部由营州退入渝关（今河北抚宁东），柳城失守。可突干立娑固堂弟郁干为主，并遣使谢罪。唐玄宗看到可突干势力强盛，一时不可制服，只得赦免其罪，以郁干为松漠都督，以李大酺之弟鲁苏为饶乐都督。

开元十年（722年）闰五月，契丹主郁干入朝，玄宗以余姚县主之女慕容氏为燕郡公主，嫁郁干为妻。开元十二年（724年）郁

干死，其弟吐干袭位，复妻燕郡公主。

开元十三年（725年），契丹王吐干因与可突干相互猜忌，携公主来奔，不敢复还。玄宗封其为辽阳王，留京宿卫。可突干立李尽忠之弟邵固为主。同年十一月，玄宗东封泰山，邵固南下参加封禅大典，被拜左羽林大将军、静折军经略大使，改封广化郡王，又嫁宗室外甥女东华公主为妻。邵固返回契丹后，又遣可突干入朝进献方物，中书侍御史李元绂不甚为礼，可突干怏怏而归。

二、抱白山之战

开元十八年（730年）五月二十六日，可突干杀契丹主邵固，立屈烈为主，并率国人及奚众叛降突厥。奚王李鲁苏投奔唐朝。唐玄宗闻讯，立即下制，令幽州长史、知范阳节度事赵含章率部征讨，又命中书舍人裴宽、给事中薛侃等于关内、河东、河南、河北等分道招募勇士。六月二十三日，玄宗又以单于大都护忠王李浚（即后来的肃宗李亨）遥领河北道行军元帅，御史大夫李朝隐、京兆尹裴奂先为副元帅，率程伯献、张文俨、宋之悌、李东蒙、赵万功、郭英杰等18总管继讨奚与契丹叛乱部众。

开元二十年（732年）二月，唐军前锋、幽州长史赵含章部与奚族契丹叛众相遇，可突干望风遁去。这时，平卢先锋将乌承玼对含章说：“二虏（指奚、契丹），剧贼也。前日遁去，非畏我，乃诱我也，宜按兵以观其变。”^①但含章却执意不纳，仍率部追赶，遂与契丹和奚众在抱白山（今河北蔚县北口外）展开激战。可突干帅伏兵一齐杀出，唐军大败。乌承玼率本部兵马从西面向契丹发动突然袭击，契丹与奚众抵挡不住，遂向后逃走。这时，代忠王李浚为河东、河北行军副大总管的朔方节度副大使信安王李祎和副总管、户部侍郎裴耀卿率唐军主力继至，奋勇追击，又大败契丹、奚众，可突干率残部逃脱，余众流窜山谷。奚酋李诗琐高率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三《唐纪二十九》，玄宗开元二十年三月。

5000 余帐来降。李祎引兵还归。唐玄宗赐李诗琐高归义王，充归义州（治今北京房山东南）都督，将其部落徙于幽州境内安置。

同年六月，玄宗又命裴耀卿载绢 20 万匹，分赐奚族降部有功将领。耀卿奉命后先期而往，分道并进，一日之内，赐给完毕。等到突厥和室韦闻讯派兵在隘路阻截绢帛时，耀卿已返回幽州。

三、都山之战及张守珪、安禄山 对奚、契丹进行的作战

开元二十一年（733 年）闰三月，契丹首领可突干又率部东进抄掠。唐幽州长史薛楚玉遣副总管郭英杰及副将吴克勤、邬知义、罗守忠等率精骑万人和归降奚众，从渝关出发迎击。双方在都山（位于今河北青龙西北）遭遇。由于可突干勾引突厥参战，兵力强盛，而唐军中的奚族降众临阵哗变，四散而逃，退居险要，唐军孤立奋战，终因寡不敌众，部伍溃散。英杰及克勤被杀，知义及守忠仍率 6000 余众拼死抵抗。尽管可突干多次出示英杰首级招其投降，但唐军将士无一人缴械，最后全军覆灭，无一生还。唐玄宗将薛楚玉削夺官爵，以鄯州都督、陇右节度使张守珪继任幽州长史兼御史中丞、营州都督、河北节度副大使，不久，又加河北采访处置使。

张守珪是开元年间一位著名边将。他“仪形瑰壮，善骑射，性慷慨，有节义”^①。开元初年，曾建功西域，由一名低级军官升任左金吾员外将军，充建康军使；开元十五年（727 年），又屡败吐蕃，由瓜州（治今甘肃安西东南）刺史升任陇右节度。他到幽州赴任后，训练士卒，修缮城堞，多次率部出击并击败契丹叛众。赵含章和薛楚玉任职时期屡屡失败的局面有了明显改观，士气大振，以致引起了契丹主屈烈和可突干的极大恐惧。

^① 《旧唐书》卷一〇三《张守珪传》。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十二月，可突干在屡败之后，采用诈降之计，企图争得喘息之机。守珪当即派管记王悔前往接洽。王悔到达契丹牙帐后，看到契丹君臣上下不但没有归降之意，而且还将军营向西北迁徙，秘密派人勾结突厥，企图杀死王悔，举兵入侵。为了粉碎可突干的这一阴谋，王悔拉拢分典兵马的契丹牙官李过折，利用他和可突干之间相互猜忌的矛盾，唆使他袭杀可突干。李过折遂在深夜时分，率部包围了屈烈牙帐，将屈烈、可突干及其党羽悉杀无遗，并率部向唐军归降。张守珪闻讯，亲率大军进至紫蒙州（治今河北卢龙北），大耀兵力，镇摄契丹余众。同时将屈烈及可突干的首级派人送往东都，唐玄宗悬其首于天津桥南示众。

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正月，契丹牙官李过折入京献捷，被玄宗任为北平王、松漠州都督。但为时不久，过折及其诸子又被其大臣涅礼（亦称泥里）所杀，只有一子名刺乾者逃奔安东得免，被封左骁卫将军。涅礼派人向唐廷上言说，过折用刑残酷，众心不安，以故杀之。玄宗赦免其罪，以其为松漠都督，并赐书责之曰：“卿之蕃法多无义于君长，自昔如此，朕亦知之。然过折是卿之王，有恶辄杀之，为此王者，不亦难乎！但恐卿为王，后人亦尔。常不自保，谁愿作王！亦应防患后事，岂得取快目前！”^①不久，突厥引兵东击奚与契丹，被涅礼和奚王李归国率众击败。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三月，幽州长史张守珪派平卢讨击使、左骁卫将军安禄山率众讨伐奚与契丹。安禄山恃勇轻进，反为所败。四月二日，守珪奏请将禄山处斩。禄山临刑大呼道：“大夫不欲灭奚、契丹邪，奈何杀禄山！”^②守珪亦惜其骁勇，遂将其解送长安。宰相张九龄批示按军法处斩，但唐玄宗却下诏赦免。张九龄虽多次固争，玄宗最终赦之。

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六月，幽州部将赵堪、白真陁罗矫节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唐纪三十》，玄宗开元二十三年十二月。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唐纪三十》，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四月。

度使张守珪之令，派平卢使乌知义率部出击奚族叛众，知义不从。白真陁罗迫其出兵，知义不得已率众出讨，与奚众战于潢水（位于今内蒙古翁牛特旗之北）之北，先胜后败。守珪闻讯，遂隐瞒败状，反以大获全胜奏闻。事泄后，白真陁罗自缢而死，守珪被贬为括州（治今浙江丽水东南）刺史。以安禄山为幽州副节度大使。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八月，安禄山又被任为营州都督，充平卢军使。不久，又升任平卢节度使。天宝二年（743年），又兼范阳节度使。因为安禄山多次以设会、饮酒为名，诱杀奚与契丹之众，有时多至数千人，并以此向朝廷谎报军功，由是宠遇日隆，权势渐盛。

天宝四载（745年），契丹大酋李怀秀归降，被拜松漠都督，封崇顺王，又以宗室之女独孤氏为静乐公主，嫁怀秀为妻。不久，怀秀杀公主叛去，被禄山率部击败。玄宗又以契丹首领李楷洛为恭仁王，代松漠都督。

天宝十载（751年）八月，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率兵6万，讨击契丹，并以奚族骑兵2000人为先导。从平卢军（在今内蒙古赤峰南）北行千余里，抵达土护真水（今老哈河）时，天降大雨。禄山率部冒雨昼夜兼行300余里，行至契丹牙帐，契丹大惊。由于霖雨如注，弓弩水湿皆弛，不能使用，大将何思德对禄山建言说：“吾兵虽多，远来疲惫，实不可用，不如按甲息兵以临之，不过三日，虏必降。”^①禄山听后大怒，欲杀思德，思德只得自请前驱效命，才被赦免。思德貌类禄山，故契丹之众竞相向思德进攻，思德被杀。契丹以为禄山已死，士气倍增，加之前导奚骑2000余众临阵倒戈，与契丹夹击唐军，唐军大败，伤亡殆尽。禄山马鞍中箭，冠簪射落，靴履亦失，仅率20余骑突围而出，狼狈逃至师州（在今北京房山），契丹兵众仍紧追不舍。平卢守将史定方率精骑2000赴援，契丹退去，禄山才被救出。事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唐纪三十二》，玄宗天宝十载八月。

后，禄山将罪责归于突厥降将、左贤王哥解和河东兵马使鱼承仙，并将其斩首示众。

天宝十一载（752年）三月，安禄山又发蕃、汉步骑20万出击契丹，欲雪去秋败师之耻。但因突厥降将阿布思叛归漠北，禄山只得顿兵不进。原来阿布思归降以后，颇受玄宗赏识，给他赐名李献忠，爵奉信王，并累官朔方节度副使。李献忠亦恃才傲物，不甘心居禄山之下，常出言不逊，辱骂禄山，遂引起禄山忌恨。故这次出征契丹，禄山特意奏请玄宗，诏令李献忠率数万同罗骑兵，同他一起出征。献忠恐怕途中被禄山所害，遂率部大掠库藏，叛归漠北，禄山只得罢兵休战。

从此以后，直到天宝十四载（755年）安禄山起兵反唐为止，奚与契丹叛、附不定，所谓复治营州，亦不过是有名无实而已。

第三节 击渤海巩固东北

渤海国是由靺鞨族粟末部在唐前期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始称震国，后改渤海，亦称靺鞨。其创始人是大祚荣，曾被唐玄宗封为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因此，渤海国从一开始就是在唐朝管辖之下的一个地方政权，并同唐保持着密切的藩属关系。但在大祚荣去世，其子大武艺继立以后，渤海国企图摆脱唐朝控制，并向四邻大肆扩张。唐军奉命出击，很快便将其击败。武艺之子大钦茂继位以后，又重新恢复了渤海与唐朝的藩属关系，并仿照唐朝建立了一整套军政制度，不但进一步促进了渤海国社会的发展，也大大加深了渤海与唐朝的进一步融合。

一、渤海国的兴起及其军政制度

靺鞨族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一个古老民族，先秦时称肃慎，汉晋时称挹娄，南北朝称勿吉，隋唐时期又称靺鞨。世居白山（或称不咸山、徒太山、太白山、长白山）黑水（今黑龙江）之间。

隋时靺鞨拥有数十个部落，其中以伯咄、安车骨、拂涅、号室、白山、黑水、粟末等七部最为强大，而这七部中又以居于粟末水（今松花江）流域的粟末部最为强盛。

隋朝初年，靺鞨诸部相率遣使朝贡，受到隋文帝杨坚的盛情款待。其使者曾向隋帝表示：“臣等僻处一方，道路悠远，闻国内有圣人，故来朝拜，既蒙劳赐，亲奉圣颜，下情不胜欢喜，愿得长为奴仆也。”^①这说明靺鞨在隋时已臣服中原王朝。不久，靺鞨诸部由于受到契丹族的频繁劫掠，被迫依附高丽。只有粟末部在其首领突地稽（又作度地稽）的率领下，自扶余城（今吉林四平）西北南下，降服于隋，被安置在柳城一带，突地稽也被隋文帝封为右光禄大夫、辽西太守。留在故地的部分粟末人则与白山、伯咄、安车骨和号室等与靺鞨先后沦为高丽附庸。

唐朝初年，靺鞨诸部散布在粟末水和黑龙江中下游广大地区，南与辽东地区相接，北与室韦为邻，西与东突厥汗国相连。当时，由于唐朝忙于国内的统一战争，无暇北顾，故靺鞨诸部“或附于高丽，或臣于突厥”^②。

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年），高丽灭亡，靺鞨诸部溃散。粟末、白山等靺鞨诸部与部分高丽人被移居营州附近，而地居最北面的黑水靺鞨却乘机大举南下，入居安车骨和伯咄故地，并与高丽遗民暗中联络，逐渐向粟末部所居营州方向推进。

天授二年（691年），武则天命令靺鞨籍将领李多祚率部征讨黑水靺鞨，唐军大胜，安车骨、伯咄诸部故地均被唐军占领，与粟末水及辽河流域的辖地连成一片。为了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政治统治，武则天又在这里设置营州都督府和10多个羁縻州府，用以安置靺鞨诸部。万岁通天二年（697年），契丹首领李尽忠和孙万荣的叛乱被平定以后，武则天又把胁从叛乱的靺鞨降酋乞四比羽封为许国公，粟末降酋乞乞仲象封为震国公，并赦免了他们的反

① 《隋书》卷八十一《靺鞨传》。

② 《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北狄·靺鞨传》。

叛之罪。但乞四比羽和乞乞仲象却拒不受命，他们趁靺鞨故地空虚之际，叛离营州，东渡辽水。武则天遂命契丹降将李楷固率兵追击。结果，乞四比羽被杀，乞乞仲象病死。乞乞仲象之子大祚荣继领其众。大祚荣骁勇善战，长于用兵，他率领靺鞨与高丽部众在天门岭与唐军大战，唐军战败退回。大祚荣乘机兼并靺鞨余众，收容高丽遗民，东渡辽河，返回靺鞨故地，占有长白山（今长白山）东北和奥娄河（今牡丹江上游）一带，在今吉林敦化的敖东筑城以居，这就是粟末靺鞨的最初都城，后来被称为“旧国”^①。圣历元年（698年），大祚荣自立为震国王，仍称靺鞨，实则已承认受唐之封，为唐属国。

大祚荣为了巩固震国政权，不但遣使与突厥结盟，而且又通好新罗，巧妙地在强权林立的四邻之间斡旋，故在数年之间，势力得到了迅速发展。其疆宇南接新罗，北邻黑水靺鞨，西连契丹、突厥，地方二千里，编户十余万，胜兵数万人，以至成了东北地区不可轻视的政治力量。

唐中宗即位以后，为了专力对付突厥，曾派侍御史张行岌出使震国，进行招抚。大祚荣当即表示愿意归附，并派遣他的儿子大门艺随行岌入唐为质，宿卫京师。不久，因契丹、突厥连年寇边，道路被阻，使命不达，册封未果。

先天二年（713年），刚刚即位的唐玄宗又派郎将摄鸿胪卿、敕持节宣慰靺鞨使崔忻前往震国，册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以其地置忽汗州（治今吉林敦化），并加授大祚荣为忽汗州都督。从此，震国始去靺鞨之号，专称渤海。渤海国正式成为唐朝版图内的一个羁縻府州。忽汗州都督府，即渤海，从此便成了唐王朝设在东北地区的一个最高军政机构。

渤海国在极盛之时，南以泥河（今朝鲜咸镜南道龙兴江）为界，与新罗毗邻，西南以鸭绿江之泊沟口及长岭府南境与唐相接，

^① 王承礼：《吉林敦化牡丹江上游渤海遗址调查记》，载《考古》1962年第十一期。

东至海，西界契丹，东北至黑水靺鞨，西北至室韦，地方 5000 里。在大钦茂执政时期，渤海还仿照唐朝，建立了一整套军政制度。

渤海国的行政制度称国王为“可毒夫”、“圣王”、“基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国王的诏令称“教”，在世有尊号，死后有谥号，葬墓称“陵”。国王之下，设有三省六部。三省为中台、宣诏、政堂。中台省草拟和制订政令，其行政长官为右相；宣诏省与中台省职掌同，行政长官为左相；政堂省执行政令，其长官为大内相。三省之下设忠、仁、义、智、礼、信六部，为具体的职能部门，统归政堂省总管，其行政长官称“卿”。

渤海国在中央还设有中正台，为监察机构，负责监察内外百官，行政长官为大中正。此外，还设有殿中寺、宗属寺、太常寺、司宾寺、司藏寺、引膳寺、大农寺等 7 寺。还有文籍院、胄子监、巷伯局等机构。

渤海国设置上京、东京、中京、南京和西京等 5 京之制。5 京之下，又设 15 府，领 62 州。上京龙泉府（治今黑龙江宁安渤海镇），以肃慎故地置，领龙、湖、渤三州；中京显德府（治今吉林和龙西城子），位于上京之南，领卢、宜、铁、汤、荣、兴 6 州；东京龙原府（治今吉林珲春八连城），领庆、盐、穆、贺 4 州；南京南海府（治今朝鲜咸镜南道德源），以沃沮故地置，领沃、晴、椒 3 州；西京鸭绿府（治今吉林临江），以高丽故地置，领神、桓、丰、正 4 州。其中上京龙泉府为渤海首都，其余 4 京为京畿地区，分别控制东南西北四方。5 京、5 府之外，尚有 10 府。这 10 府分别实行两种不同的统治方式：即建国初期在渤海本土设置的扶余、郑颉、长岭 3 府，由唐廷派都督、刺史直接统治；其余在新开拓的地区设置的其余 7 府则任用和依靠各部落的首领，进行羁縻统治。除 10 府之外，又设郢、铜、涑三州，由渤海王廷直接管辖。

渤海国的兵制仿照唐朝的府兵十六卫建制，设左右猛贲卫、左右熊卫、左右黑卫、南左右卫、北左右卫等十卫。后期还有左右神策军、左右三军等编制，兵力多达数十万。每卫设大将军一人，将军一人。全国各地设折冲府，隶属十卫之下。每个折冲府设折

冲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别将、兵曹、参军各一人，校尉五人。

由此可知，渤海国的军政制度均模仿唐朝，虽略有变革，但大致相似。史实证明，渤海国从建立之初就是唐朝统治下的一个地方政权，是唐王朝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二、唐朝与渤海国的关系

如前所述，震国王大祚荣于先天二年（713年）接受唐朝的册封，将国号改称渤海以后，渤海国便成了唐朝所辖的地方政权。渤海郡王既是靺鞨粟末部的最大酋长，又是唐王朝的地方长官。因此，在渤海国建立以后，特别是在大祚荣任渤海郡王期间，一直和唐保持着良好的藩属关系。故以后渤海郡王之位虽可世袭，但均须向唐朝奏报，得到认可，经过册封，才能正式继位。大祚荣被册立以后，每年都要遣使入贡。开元七年（719年）三月，大祚荣死后，渤海遣使入唐告哀，唐玄宗派左监门军率上柱国吴思谦摄鸿胪卿赴渤海吊唁，并册封其子大武艺承袭父职。大武艺即位以后，曾一度寇掠唐境，但不久即向唐廷上表谢罪，继续履行臣节。大武艺在位18年，曾先后派遣入唐朝贡的使团共有23批之多。此后继任的渤海郡王大都恪守藩臣之礼。特别是在继大武艺以后担任渤海郡王的大钦茂曾多次派人到唐都长安抄写唐礼、《汉书》、《三国志》等文化典籍，积极学习汉族文化，并仿照唐朝建立了三省六部和五京之制，推行京、府、州、县行政机构和府兵制度，进一步促进了渤海国政治、军事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渤海在建国以前就曾受到唐文化的深刻影响。建国以后，随着与唐政治联系的加强，文化交流日益密切。渤海国曾派遣大批留学生来到长安，进入太学，学习儒家经典，研究中原王朝的古今制度。有的还参加唐朝举行的科举考试，考中宾贡进士。他们回到渤海国后，积极参加社会改革，努力传播汉族文化，为促进渤海与唐朝之间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贡献。唐朝众多诗人的诗

作也大量传入渤海，在唐诗的熏陶下，渤海国也出现了一批诗作丰盛、造诣高深的诗人。正是由于唐文化与渤海文化的频繁交流，使渤海文化与唐文化日趋接近，以至融为一体。正如唐朝诗人温庭筠在饯送渤海王归国时所赠诗中所说：“疆里虽重海，车书本一家，盛勋归旧国，佳句在中华。”

三、唐军击败渤海国进攻

开元七年（719年）三月，大祚荣去世。同年八月，唐玄宗遣使册封其嫡子大武艺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承袭父位。大武艺继位以后，自恃国力强盛，遂不再接受唐朝管辖，擅自改年号为“仁安”，一反其父大祚荣岁岁朝贡的惯例，与唐分庭抗礼，并四出向诸邻耀武，大肆向外扩张。唐朝为了打击大武艺的叛逆行径，进一步控制渤海，遂遣使联合新罗与黑水靺鞨，从南、北方向夹击渤海。新罗与黑水靺鞨为了抵御渤海侵掠，积极与唐结盟。开元十四年（726年），唐王朝正式设立黑水都督府，以黑水靺鞨酋长为都督。于是，渤海国就处在了唐朝的钳形包围之中。

大武艺为了摆脱腹背受敌的困难境地，派遣其弟大门艺及其舅父任雅率兵北进，企图首先制服黑水靺鞨。大门艺由于早年曾在长安宿卫，知道唐国力兴盛，不可为敌，便劝阻武艺说：“黑水请唐家官吏，即欲击之，是背唐也。唐国人众兵强，万倍于我，一朝结怨，但自取灭亡。昔高丽全盛之时，强兵三十余万，抗敌唐家，不事宾伏，唐兵一临，扫地俱尽。今日渤海之众，数倍少于高丽，乃欲违背唐家，事必不可。”^①但大武艺拒不听从。门艺被迫带兵北进。当进至黑水靺鞨边境之时，又一次上书固谏。武艺大怒，当即另遣堂兄大壹夏代大门艺出征，并将门艺从前线调回，企图将他处死。门艺在走投无路之时，被迫抛弃部众，间道奔唐，被诏授左骁卫将军。由于临阵易帅，将士不服调遣，故渤海国的

^① 《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北狄·渤海传》。

北进失利。大武艺在兵败黑水靺鞨以后，又遣使向唐朝贡，并上表极言门艺“罪状”，请求玄宗将其处死。唐玄宗为敷衍武艺，遂暗中派门艺前往安西（今新疆库车东），并遣使对武艺回报说：“门艺穷来归我，谊不可杀，已投之（岭南）恶地。”^①不料事机泄露，武艺又上书说：“大国示人以信，岂有欺诳之理！今闻门艺不向岭南，伏请依前杀却。”^②唐玄宗只得将门艺遣送岭南，又将出使渤海的使者李道邃和源复贬为外州刺史。

开元二十年（732年）八月，渤海郡王大武艺遣其将张文休率海盗渡海进攻登州（治今山东蓬莱），登州刺史韦俊率众抵抗，兵败被杀。唐玄宗当即派右领军将军葛福顺发兵征讨。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正月，又遣使至幽州发兵，与葛福顺部联合讨伐渤海。正月二十二日，又命太仆员外卿金思兰出使新罗，发兵进攻渤海南境。这时幽州一带连降大雪，雪深一丈有余，加之山路阻险，士卒冻饿而死者超过一半，故无功而还。大武艺率本部兵马趁势进攻，行至马都山（今河北山海关附近）时，被唐军击退。大武艺把这次战争归罪于大门艺，怒恨不已，密遣刺客潜入东都，在天津桥南对门艺行刺，门艺拼死格斗，刺客逃走，行刺未遂。玄宗下令河南府严厉搜捕，最后将刺客全部捕杀。不久，大武艺上表向唐廷谢罪，重新与唐恢复藩属关系。

四、战后唐对渤海国的政策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大武艺死，其子大钦茂继立。第二年，唐玄宗遣内侍段守简持册封大钦茂为渤海郡王、左骁卫大将军、忽汗州都督，并敕令他“永为藩屏，长保忠信，效节本期，作范殊俗”^③。此后又对渤海实行优待政策，允许渤海使者到内地进

^① 《新唐书》卷二一九《北狄·渤海传》。

^② 《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北狄·渤海传》。

^③ 《册府元龟》卷九六四《外臣部·封册》。

行参观访问，并提供种种方便；允许渤海贵族子弟进入太学，学习汉族文化，其中学业优长者，还鼓励他们参加科举考试，用以促进渤海地区文化事业的发展。在这些和平使者和贵族子弟的带动和协助下，大钦茂一反父辈穷兵黩武和侵掠四邻的扩张政策，实行偃武修文的方针，并仿照唐制建立了一整套包括政治、经济和军事在内的统治制度，不但促进了渤海地区的社会发展，而且也进一步加强了同唐朝的友好关系。

第四节 平后突厥汗国巩固大漠南北

后突厥汗国是指东突厥叛将阿史那骨咄禄和阿史德元珍于唐高宗永淳元年（682年）纠集东突厥余众在漠北建立的又一个东突厥政权。武则天天授元年（690年）骨咄禄可汗死，其弟默啜可汗继立。以骨咄禄和默啜可汗为首的后突厥汗国曾在武周时期大举入侵，对唐朝的北部边境和西域地区带来严重威胁。直到唐中宗即位以后，接受了边将张仁愿的奏请，在黄河以北修筑了三受降城后，后突厥汗国的入侵势头才受到一定抑制（详见本书第六章第三节第二项）。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年），后突厥汗国毗伽可汗又策动河曲地区的突厥降户返回漠北，势力大振，相继对唐境南侵西扰，致使边民少有宁日。对此，唐玄宗一面加强北部边防，一面增派西域驻军，对毗伽可汗的侵扰给予了有力还击。开元末年，后突厥汗国内部内乱迭兴，国力削弱。唐朝乘机联合漠北的回纥、葛逻禄和拔悉密等部对后突厥汗国发动进攻，突厥大败。天宝四载（745年），回纥怀仁可汗又乘后突厥汗国衰亡之际，大举进攻，白眉可汗被杀，后突厥汗国灭亡。

一、唐朝的备战政策

唐睿宗即位以后，后突厥默啜可汗企图趁唐廷内乱甫定、无暇北顾之机，亲率大军西进，进攻西域地区的突骑施和黠戛斯等

部。同时又遣使入唐，请求和亲，用以麻痹唐廷，为西线战事创造有利条件。景云二年（711年）十一月，唐睿宗接见了默啜的和亲使者后，当即答应以宋王成器之女为金山公主，许嫁默啜，又遣御史中丞、摄鸿胪卿和逢尧出使漠北。和逢尧到达默啜牙帐后，对默啜说：“处密、坚昆闻可汗结婚于唐，皆当归附，何不袭唐冠带，使之闻之。”^① 默啜遂穿戴唐朝衣冠，南向再拜称臣，并遣其子杨我支及国相随逢尧入朝。延和元年（712年）八月，睿宗禅位，玄宗登极，遂绝其和亲。默啜的西征亦被大食（古阿拉伯帝国）所败。

开元元年（713年），默啜可汗又故伎重演，一面派其子杨我支特勒入朝宿卫，并请金山公主和亲，一面秣兵厉马，准备对西域地区发动再次西征。唐玄宗早已识破了默啜伎俩，遂许以蜀王之女南和县主出嫁，坚决不嫁金山公主。默啜便以和亲未成为由，准备大举入侵。面对默啜的武装挑衅，唐玄宗积极加强北部边防，又在西域地区增派军队，准备迎击默啜的西侵。

开元二年（714年）二月七日，默啜遣其子同俄特勒及妹婿火拔颉利发、石阿失毕率兵进入西域，围攻北庭都护府（治今新疆吉木萨尔破城子），被都护郭虔瓘率部击败。同俄特勒恃勇邀功，单骑驰至北庭城下，虔瓘指挥埋伏于道侧的唐军壮士突然杀出，同俄授首。突厥将士听说同俄有失，当即派人向唐军言和，表示愿意以军中所有资粮赎回同俄。虔瓘以同俄首级相示，突厥将士遂恸哭而去。火拔颉利发不敢返回漠北，只得投奔唐军，被玄宗封为左卫大将军、燕北郡王，并赐宅一区，奴婢10人，马10匹，缯帛1000段。

同年闰二月，唐玄宗又以鸿胪少卿、朔方军副大总管王峻兼安北大都护、朔方道行军大总管，令丰安（军所在今宁夏永宁西）、定远（军所在今宁夏永宁北）和三受降城及附近诸军皆受王峻统领，并徙大都护府于中受降城（今内蒙古包头西），置兵屯田，

^① 《唐会要》卷九十四《北突厥》。

防备突厥。

这时，后突厥默啜可汗自恃兵强将勇，遂穷兵黩武，虐用其众，愈到晚年愈加昏暴。致使部落叛离，渐多逃散。先是漠北地区的葛逻禄等部至凉州降唐，接着，西突厥十姓部落及其十姓之婿高丽莫离支高简文与跌跌都督思太、高丽大酋高拱毅等相继归唐，前后共万余帐。后来，位于西域北部的胡禄屋酋长支匍忌、漠北地区的铁勒首领阿布思等，亦因屡遭默啜侵袭，归附唐朝。唐玄宗把其中大多数归降部落安置在河曲地区（今黄土高原东部、黄河南岸），对其酋长封官拜爵，赏赐物品，进行安抚。于是默啜的势力大减，对唐的威胁亦随之缓解。

开元二年（714年）四月二十五日，默啜又遣使入唐，请求和亲，并自称“乾和永清太驸马、天上得果报天男、突厥圣天骨咄禄可汗”^①。玄宗拒之不许。同年十月十五日，默啜又遣使求婚。唐玄宗鉴于西南吐蕃的入侵之患日益加深，陇右、河西等地皆被寇掠，西北战事吃紧，遂答应于来年出嫁公主。

开元三年（715年）四月，唐玄宗在击败了吐蕃的入侵、西线战事得以缓解之时，即以右羽林大将军薛讷为凉州镇总管，领赤水（在今甘肃武威西南）等军，居凉州；以左卫大将军郭虔瓘为朔州（今属山西）镇大总管，领和戎等军，居并州。勒兵以备突厥。在此期间，默啜以西突厥接踵反叛降唐，遂发兵西击葛逻禄、胡禄屋和鼠尼施三部。这三部西突厥诸族抵挡不住默啜的进攻，向唐求救。唐玄宗当即派北庭都护汤嘉惠、左散骑常侍解琬等发兵援助。五月十二日，玄宗又令汤嘉惠及定边道大总管阿史那献与葛逻禄、胡禄屋、鼠尼施三部相互策应，以拒突厥。默啜看到唐军大批出动，只得退回漠北。

同年七月，唐玄宗又以凉州大总管薛讷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大仆卿吕延祚、灵州刺史杜宾客为副大总管，率兵北征。向默啜发动主动进攻。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唐纪二十七》，玄宗开元二年四月。

开元四年（716年）年初，当北击突厥的唐军正在调动途中，刚从西域东返漠北的默啜可汗又率部北上，进击已经降唐的铁勒拔曳固部。同年六月，双方在独乐水（今蒙古境内土拉河）遭遇，拔曳固大败，兵众溃散。默啜恃胜轻进，不设防备。拔曳固被冲散的将领颉质略率残部突然从柳林中冲出，默啜猝不及防，被颉质略杀死，颉质略将其首级献于奉命出使突厥的大武军（位于今山西代县北）副将郝灵荃，灵荃立即派人送往京师。唐玄宗下令将默啜首级悬于大街示众，庆贺胜利。地处漠北的回纥、同罗、霫、仆骨及拔曳固等铁勒五部皆来归降，玄宗将其置于大武军之北。

二、呼延谷之战

默啜死后，其子匐俱小可汗立。但默啜兄子阙特勤因战功卓著，不服调遣，并率部袭杀了匐俱，默啜诸子及其亲信几乎被诛杀殆尽。不久，阙特勤立其兄、左贤王默棘连即汗位，是为毗伽可汗，国人称为“小杀”。毗伽以国固让其弟，阙特勤不受，毗伽遂以阙特勤为左贤王，专典兵马。

毗伽可汗即位之初，漠北的形势仍对后突厥汗国不利。不仅默啜的旧部心怀怨愤，时图报复，而且东方的奚族、契丹和北方的拔曳固等亦相率降唐，西方的突骑施苏禄亦自立为可汗，脱离了突厥的羁绊。对此，毗伽重新起用了默啜时期的重臣噶欲谷，稳定内部。又派人策反河曲地区的突厥降户，唆使其返归故土。而这时河曲地区的突厥降户也因地少人多，过着“无马、无衣”的穷困生活，正在渐生叛意。

开元四年（716年）八月，并州长史王峻得知河曲降户企图叛离的消息后，立即上疏朝廷，奏告了河曲“却逃者甚众，南北信使，委曲通传，此辈降人，翻成细作”的情状，并预言他们即将“来逼军州，虏骑凭凌，胡兵接应，表里有敌”的发展趋势，唐军将会陷入“进退无援”的困境。最后还请求朝廷诏令“朔方军盛陈兵马，告其祸福”，并将这些降户“分配淮南、河南宽乡安置，

仍给程粮，送至配所”。这样，“虽复一时劳弊，必得长久安稳”^①。但这条疏文却没有引起唐廷的应有重视，故疏奏未报。

同年八月底，肩负边防重任的单于副都护张知运对河曲边境地区日趋紧张的局势忧心忡忡，并采取了强有力的防范措施：“悉收降户兵仗，令渡河而南”^②。知运主兵多年，素以“宽厚沉毅，外方内直，威而勇决”^③而著称，局势不到至关严重的地步，决不会采取如此强硬的手段。但突厥降户却在奉命巡边的御史中丞姜晦到来以后，抢先告状，“诉无弓矢，不得射猎”^④。姜晦既对河曲形势缺乏了解，又未向张知运询问情况，即轻率地作出了将突厥降户被收夺的弓矢“悉给还之”的决定。故突厥降户在获得“抗敌之具”以后，立即聚众叛乱，向单于副都护张知运部发起突然袭击，知运仓促应敌，双方在青刚岭（今甘肃环县北）展开激战，唐军大败，知运被擒。突厥降户押送知运北行，打算献给突厥。行至绥州（治今陕西绥德）境内时，受到朔方道行军大总管薛讷部将郭知运的截击，突厥降户在黑山呼延谷（位于今陕西清涧境内）被唐军打败，张知运获救。突厥降户遂分左右二队渡过黄河，北投突厥。这就是震动唐廷的河曲降户叛乱事件。同年十月，唐玄宗下令朔方大总管薛讷发兵追讨，并州长史王峻亦率部渡过黄河，昼夜兼行，进行追击。结果，破其左队，斩获3000余众，其余均逃奔漠北。事后唐玄宗竟以“丧师”之罪，将张知运“斩之以徇”^⑤，而对导致这次事件的罪魁祸首、御史中丞姜晦却置之不问。

三、平后突厥汗国收复失地

毗伽可汗在河曲降户蹙跌思泰和阿悉烂等诸部返回漠北后，

① 《旧唐书》卷九十三《王峻传》。

②④⑤ 《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唐纪二十七》，玄宗开元四年十月。

③ 《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

势力渐强，即欲南下大举犯唐。但其谋主噶欲谷却认为突厥国力同唐相比，仅及“百分之一”，加之降户诸部初来乍到，“犹尚疲惫”。因此，建议“息养三数年，始可观变而举”。小杀（即毗伽可汗）又欲修筑城池，建立寺庙，噶欲谷又加劝阻说，突厥之所以能与唐朝抗衡，就是因为“随水草射猎，居处无常，习于武事，强则进取，弱则遁伏，唐兵虽多，无所用也”。如果修造城池，“我一败，必为所擒”；“且佛、老教人仁弱，非武强术”^①。毗伽可汗完全接受了噶欲谷的建言，改用默啜故伎，以和亲麻痹唐朝，以武力进攻铁勒九姓，使其重新臣服后突厥汗国。

开元五年（718年）七月，并州长史张嘉贞上言，对散居太原以北的突厥降户应增驻重兵，加强镇抚。玄宗接受上次河曲降户叛乱的教训，立即应允，并于七月二十四日置天兵军于并州，派兵8万，以嘉贞为天兵军大使。

开元六年（719年）正月初六，毗伽可汗遣使入唐，请求和亲，唐玄宗“答而不许”^②。二月十一日，唐玄宗将横野军由蔚州（治今山西灵丘）移向山北（今河北蔚县南），并屯兵3万，牵制突厥，援助铁勒九姓降户。又令拔曳固都督颉质略、同罗都督毗伽末啜、霫都督比言、回纥都督夷健颉利发、仆固都督曳勒哥等各出骑兵，分别任前、后、左、右军讨击大使，皆受天兵军调遣。有事则随时出征，无事则各归本部牧猎，仍常加存抚。

开元六年（718年）夏，唐朝册立的契丹首领、松漠郡王李活死。毗伽可汗乘机率部向奚族、契丹发动进攻，奚族由于孤立无援，被突厥击败。接着，毗伽可汗又遣使与突骑施和吐蕃政权缔结和亲盟约，加强了他的政治地位，出现了中兴之势。

开元八年（720年）六月，散居在受降城侧的降户仆固都督勺磨和跌跌部落暗中勾结突厥，企图攻占军城。朔方大使王峻秘密向玄宗奏请，发兵围剿。诏准后，王峻遂在受降城中设宴，引诱勺磨等入城宴饮，设伏将其全部杀死，由是河曲降户散亡殆尽。居

^{①②} 《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传下》。

住在大同军（位于今山西朔州东）和横野军侧近的拔曳固、同罗诸部降户闻讯大惧。同年七月，并州长史、天兵节度大使张说亲引 20 余骑前往慰抚，诸部始安。

不久，朔方大使王峻又奏请玄宗，发西域和奚族、契丹之众，联合进攻毗伽可汗。玄宗当即令西突厥拔悉密部首领右骁卫大将军金山道总管处木昆执米啜、坚昆都督右武卫将军右贤王阿史那毗伽特勒、燕山郡王火拔石失毕、契丹都督左金吾大将军松漠郡王娑固、奚都督右金吾大将军饶乐郡王李大酺等率蕃、汉兵 30 万，以御史大夫朔方道大总管王峻为元帅，约期于开元八年（720 年）八月齐集稽落河（位于今蒙古乌兰巴托西），分道袭击毗伽可汗牙帐。毗伽可汗听到唐军大举出动的消息后，惊恐不已。但老谋深算的噉欲谷却胸有成竹地说：“拔悉密今在北庭，与两蕃（指奚与契丹）东西相去极远，势必不合；王峻兵马，计亦无能至此。必若能来，候其临到，即移衙帐向北三日，唐兵粮尽，自然去矣。且拔悉密轻而好利，闻命必是先来，王峻与张嘉贞不协，奏请有所不愜，必不敢动。若王峻兵马不来，拔悉密独至，即须击取之，势易为也。”^① 后来，形势的发展果如所料。唐军主帅王峻由于受到宰相张嘉贞的处处掣肘，使之难以按时出击。奚族新败，疮痍未复。契丹国由于可突干把持国政，与李娑固相互猜忌，皆意存观望，迟迟不能出军。只有拔悉密酋长执米啜由于对毗伽怀有破国之恨，志在复仇，遂按期到达指定地点。但由于奚和契丹及唐军主力均未到达，孤军无援，只得仓皇引退。毗伽可汗采纳噉欲谷的建议，率部尾随追击。行至据北庭 200 里处，毗伽又分兵从间道攻占北庭府城，主力直向拔悉密部发起进攻，大破其众。执米啜率残部逃至北庭，看到府城已失，只得向突厥投降。毗伽可汗在回军途中，又绕道河西，入寇甘（州治今甘肃张掖）、凉等州，并打败了唐河西节度使杨敬述部，大掠契丹部落而去。

唐朝这次北征失利，主要由于战线拉得过长，诸军不能相互

^① 《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

配合，唐军统帅又和朝廷宰相之间相互猜忌，掣肘内耗，致使拔悉密部深入漠北后，孤立无援，招致惨败。东突厥经过这次胜利以后“尽有馱馱之众”^①，势力大振。

开元九年（721年）二月九日，后突厥毗伽可汗又遣使求和。唐玄宗在复书中严厉指出馱馱时期“口和心叛，数出盗兵，寇抄边鄙，人怨神怒”的卑劣行径，警告毗伽可汗不要故伎重演，并希望他如果真“有诚心，则共保遐福”，否则，“无烦使者徒尔往来。若其侵边，亦有以待，可汗其审图之。”^② 毗伽接书后与噶欲谷认真分析了突厥和唐朝的国力对比，深感不能再对唐犯边寇掠，急须改弦更张。于是唐与后突厥汗国之间的战争状态开始缓解，出现了和平友好局面。

唐玄宗由于对毗伽可汗所表示的友好姿态深怀戒心，遂于开元十一年（723年）二月置天兵、大武等军，以大同军为太原以北节度使，领太原（今属山西）、辽（州治今山西左权）、石（州治今山西离石）、岚（州治今山西岚县北）、汾（州治今山西汾阳）、代（州治今山西代县）、忻（今属山西）、朔、蔚、云（州治今山西大同）等10州。

开元十二年（724年）七月，毗伽可汗遣使臣哥解頡利发入唐求婚，玄宗“以其使者轻，礼数不备，未许”^③。

开元十三年（725年）四月，唐玄宗准备东封泰山，宰相张说担心东突厥乘机南侵，建议增兵备边。玄宗采纳兵部郎中裴光庭的建议，遣中书直省袁振摄鸿胪卿出使漠北，征其大臣入朝，参加封禅大典。毗伽遂派其大臣阿史德頡利发入贡，并扈从东巡。同年十二月，頡利发辞归，玄宗只是厚加赏赐，并不许婚。

开元十四年（726年）四月，唐玄宗又于定（今属河北）、恒（州治今河北正定）、莫（州治今河北雄县北）、易（州治今河北易

① 《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一二《唐纪二十八》，玄宗开元九年二月。

③ 《资治通鉴》卷二一二《唐纪二十八》，玄宗开元十二年八月。

县)、沧(州治今河北沧州东南)5州分别置北平军、恒阳军、唐兴军、高阳军、横海军等5军,加强河北边防,以备突厥。

开元十五年(727年)九月,吐蕃大举入寇河西,并遣使持书约毗伽可汗联合侵唐。毗伽派大臣入唐朝贡,并献吐蕃之书,玄宗大悦,诏令在北境与东突厥进行绢马互市,每年用数十万匹绢帛换取突厥马匹,以助军旅,且为监牧种马,由是国马益壮。

此后,后突厥汗国内乱迭兴,国力渐弱。

开元十九年(731年)三月,东突厥左贤王阙特勤死,唐玄宗遣使吊唁,并派出宫廷画师和石匠为其营建祀庙,镌刻《阙特勤碑》。陵基地面的石人、石马、侍俑及碑铭至今犹存,当是中原王朝与东突厥友好关系的实物证据。接着,毗伽可汗又频繁遣使请婚。玄宗看到毗伽诚心和亲,遂许婚。毗伽遂派哥解粟必入朝答谢,并请约订婚期。

毗伽可汗虽一面向唐频繁请婚,但另一方面却又插手奚与契丹的叛乱,武装干涉唐朝的平叛战争。

开元二十一年(733年)闰三月,当唐军与契丹在都山发生激战时,东突厥就在可突干的勾引下,夹击唐军,致使唐军不利,几乎全军覆没。这就在唐与东突厥之间的关系上又蒙上了一层阴影。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十二月,东突厥大臣梅禄啜在毗伽可汗的饮食中下毒,企图毒死小杀。小杀中毒未死,发兵征讨,梅禄啜及其党羽全被诛杀。不久,毗伽可汗亦死。其子伊然可汗继立,未几亦死。毗伽之弟登利可汗又立,并遣使向唐告哀。

登利可汗即位以后,在频繁向唐派遣和平使者的同时,又伺机向唐发动侵掠。

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八月,登利趁契丹王李过折死,其子涅礼继位之机,发兵4万,向契丹进攻,企图将契丹变成东突厥的属国。由于契丹和奚族奋勇反击,加上唐军的协同作战,突厥大败,使登利的幻想化为泡影。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登利可汗又向契丹发动了第二次东侵。这时由于唐军正在西线同突骑施展开决战,无暇东顾,玄宗

只得告谕蕃、汉诸军“须有严备，远加斥堠，动静须知”^①。与此同时，又致书登利，邀其“出师西行”，助唐击突骑施，答应“事成之日”，赏赐“羊马土地”和“子女金帛”^②。但登利全不理睬，坚持向契丹和奚族进兵。结果，“奚既破伤，殆无遗噍，契丹孤弱，何能自全”^③。于是，东突厥的气焰益炽。

开元二十九年（741年）七月，登利可汗被其叔父、左杀判阙特勤所杀。原来早在登利即位之初，他的两个叔父分典兵马，号称左、右杀。登利恐怕两杀专兵，势力渐盛，形成强臣逼主之势，遂与母亲设谋，首先诱杀了右杀，夺其兵权。左杀闻讯，当即勒兵向登利发起进攻，登利兵败被杀。判阙特勤遂立毗伽可汗之子为可汗。不久，骨咄叶护又杀毗伽之子，更立其弟，旋即又杀其弟，骨咄叶护自立为可汗。唐玄宗决定乘后突厥汗国内乱之际，大举北伐。同年七月二十五日，诏令左羽林将军孙老奴招慰回纥、葛逻禄、拔悉密等部，征讨突厥。

天宝元年（742年）七月，回纥、拔悉密及葛逻禄三部联兵向东突厥发起进攻，骨咄叶护兵败被杀。于是三部共推拔悉密酋长为颉跌伊施可汗，回纥、葛逻禄酋长分别为左、右叶护。东突厥余众则立叛阙特勤之子为乌苏未施可汗，以乌苏之子葛腊多为右杀。唐玄宗遣使谕令乌苏内附，乌苏不从。唐朔方节度使王忠嗣在磧口（位于今内蒙古苏尼特右旗西）陈盛兵威之，乌苏大惧，遂遣使请降，但却心怀观望，迁延不至。忠嗣知道乌苏并无诚意，遣使说拔悉密、葛逻禄和回纥三部酋长，向乌苏发起进攻。结果，乌苏兵败逃遁，国中大乱。忠嗣乘机出兵北击，取其右厢以归。

同年八月十五日，后突厥汗国乌苏可汗的西叶护阿布思及右杀葛腊多、默啜之孙勃德支、毗伽可汗之女大洛公主、登利可汗之女余烛公主等率部众千余帐，接踵归降。九月九日，唐玄宗在

① 张九龄：《敕平卢使乌知义书》，载《曲江集》卷五。

② 张九龄：《敕突厥可汗书》，载《曲江集》卷六。

③ 张九龄：《敕张守珪安禄山书》，载《曲江集》卷五。

兴庆宫花萼楼设宴招待突厥降者，赏赐甚厚，并以葛腊多为怀恩王。同年十二月，回纥叶护骨力裴罗遣使入贡，玄宗赐爵奉义王。

天宝三载（744年）八月，拔悉密部酋长率兵向东突厥发动进攻，阵斩乌苏可汗，传首京师。东突厥余众又立乌苏之弟鹘陇匍白眉特勒，是为白眉可汗。这时，东突厥国内更加衰弱。唐玄宗诏令朔方节度使乘机北伐，王忠嗣率部行至萨河内山，与东突厥左厢阿波达干等11部相遇，大破其众。这时，回纥与葛逻禄部酋长同拔悉密颉跌伊施可汗发生火并，联兵向其进攻，拔悉密部众大败，颉跌伊施可汗被杀，回纥骨力裴罗自立为骨咄禄毗伽阙可汗，并遣使向唐奏报。玄宗册拜裴罗为怀仁可汗。于是回纥遂占据突厥故地，立牙帐于乌德犍山（今蒙古境内杭爱山）。其后又兼并了拔悉密和葛逻禄二部，加上旧统药逻葛等九姓，共11部，各置都督，每有战事，则以拔悉密和葛逻禄二客部为先。

天宝四载（745年）春，回纥怀仁可汗率众向后突厥汗国余部发起进攻，白眉可汗被杀，传首京师。东突厥毗伽可汗之妻率余众归降。后突厥汗国亡。于是，“北边晏然，烽燧无警”^①。总计后突厥汗国自武则天天授三年（692年）由默啜可汗创立，至此灭亡，历时50余年。

第五节 攻突骑施收复碎叶镇

（参见附图10）

突骑施是武则天统治时期崛起于西域地区的西突厥别部。景龙三年（709年），唐中宗正式册拜突骑施首领娑葛为贺腊毗伽钦化可汗，突骑施汗国正式成立。唐玄宗开元初期，在唐朝廷安抚政策的感召下，突骑施苏禄可汗政权在抵抗大食、吐蕃的入侵、平定内部叛乱的斗争中作出了贡献，保卫了西部边疆的领土完整和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唐纪三十一》，玄宗天宝四载正月。

社会稳定。但从开元十四年（726年）以后，由于唐朝边将的妄自尊大和突骑施可汗的恃勇傲慢，遂使唐与突骑施汗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一度破裂，陷入战争状态。经过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斗争，至天宝元年（742年）突骑施大臣都摩度转而降唐，苏禄可汗之子吐火仙骨咄被立为十姓可汗，从而使唐在西域地区的统治更为加强。

一、突骑施的兴起

突骑施原是突厥的别种，由突骑施、车鼻施和处木昆三大主姓组成，故有“三姓突骑施之称”。这三大主姓最早居住漠北，统称铁勒。突厥汗国建立以后，被征服的铁勒诸部纷纷改变原有族名，被称为异姓突厥。在这些异姓突厥中以“三姓突骑施”的势力最为强大。

三姓突骑施中的车鼻施部最先游牧于贪汗山下的可汗俘图城（今新疆吉木萨尔）一带。突厥泥撅处罗可汗时曾聚众反抗，被击败以后，部众离散，一支北徙金山（今阿尔泰山），转依东突厥；一支远徙热海（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伊塞克湖），不久，又迁居甘、凉二州降唐，为唐将契苾何力所统；留居故地的车鼻施余部则成为阿史那贺鲁的基本部曲，并随贺鲁西迁伊丽水（今伊犁河）流域。

原居漠北的突骑施和处木昆二部曾于6世纪中叶随突厥木杆可汗西征，后来遂留居西域。唐太宗贞观年间，西突厥啜利失可汗整理两厢十姓时，突骑施和处木昆被划为碎叶川以东的五咄陆部落。高宗显庆初年，唐军平定贺鲁叛乱后，突骑施被一分为二：以莫贺索葛啜部置温鹿州，位于热海以东的库纳萨尔一带；以阿利施啜部置洁山州，位于伊丽水西。以处木昆部置匭延州，亦在碎叶水（今楚河）东。

武则天执政以后，唐朝册立的兴昔亡可汗兼昆陵都护阿史那弥射和继往绝可汗兼濠池都护阿史那步真由于相互火并，接踵败亡，西突厥十姓无主，动乱迭兴。吐蕃乘机攻陷安西四镇，尽有

西域南道诸国。后突厥汗国亦向西域扩张势力。为了巩固唐对西域的统治地位，改变西突厥的内乱局面，武则天曾擢授阿史那弥射之子元庆为左铃卫将军兼昆陵都护，袭兴昔亡汗位，统押五咄陆部落；阿史那步真之子斛瑟罗为右铃卫将军兼濛池都护，袭继往绝汗位，统五弩失部落。企图通过元庆和斛瑟罗二可汗恢复对西突厥的统治，并南拒吐蕃，东抗后突厥汗国。西域的形势一度有所好转，相继从吐蕃手中收取了安西四镇，后突厥汗国的势力亦受到遏制。但由于元庆与斛瑟罗久在长安宿卫，不谙边事，又无统御之才，所以西突厥很快又陷入混乱。元庆狼狈逃归长安，斛瑟罗也在吐蕃和东突厥的夹击下，率残部六七万人，入居内地，改号竭忠事主可汗。元庆和斛瑟罗的相继失败，说明了在西域曾显赫一时的阿史那家族已全面衰微，而异姓突厥突骑施却在首领乌质勒的率领下，迅速崛起。

乌质勒原为突骑施莫贺索葛啜部的酋长，隶属于继往绝可汗斛瑟罗，号为莫达干。斛瑟罗为政暴虐，部众惧恨。而乌质勒却善于抚恤其众，威信大增，远近诸胡争相归附，部落渐盛。乌质勒遂将部众分为20都督，各领7000人，共有精兵14万。协助唐军先后击败吐蕃和东突厥，克复四镇，攻占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西南）。又将牙帐设于碎叶，称碎叶川为大牙，而以弓月城（今新疆霍城西北）和伊丽水为小牙（即故牙）。这时，另一主姓车鼻施也徙居于此，于是三姓合流，势力更盛。

圣历二年（699年），乌质勒遣子庶努入朝，武则天厚加慰抚，授以瑶池都督。

久视元年（700年），武则天又以斛瑟罗为平西道行军大总管，还镇碎叶，重新入主西突厥十姓部落。不久，吐蕃支持西突厥弩失毕五俟斤之一的阿悉吉酋长薄露发动叛乱。斛瑟罗不能抵挡，最后在唐将田扬名和封思业的支持下，才平定了这次叛乱。但斛瑟罗用刑严酷的恶性不改，因而众叛亲离。长安三年（703年），乌质勒率领突骑施三姓与西突厥诸部相攻，斛瑟罗大败，再度入唐，不敢回归西域。这样，乌质勒就取代了阿史那家族，取得了对西

突厥十姓部落的实际统治权和全部故地。唐廷也不得不承认突骑施对西域的统治地位，于神龙二年（706年）正月，诏令摄御史大夫解琬持册赴碎叶，册立乌质勒为怀德郡王。乌质勒此时虽未称可汗，但已尽占西突厥故地，为突骑施汗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神龙二年（706年）十二月，唐中宗派安西大都护郭元振到突骑施牙帐商议军事事宜。当时正值天降大雪，元振立于帐外，同乌质勒会谈。大雪愈积愈深，元振足不移地，而乌质勒年老体弱，不胜严寒，会罢而卒。其子娑葛以为其父是被元振陷害而死，遂勒兵将攻元振。副使、御史中丞解琬闻讯，劝元振连夜逃走，但元振却说：“吾以诚心待人，何所疑惧？且深在寇庭，逃将安适！”^①第二天一早，他就到突骑施牙帐行吊唁之礼，哭之甚哀。娑葛终被元振的诚心所感动，和好如初。十二月二十八日，唐中宗以娑葛袭爵怀德王、嗚鹿州都督。

景龙二年（708年），娑葛与其父乌质勒时的部将阿史那阙啜忠节不和，多次发生武装冲突。阙啜忠节由于兵少将微，渐不能支。安西大都护郭元振遂奏请将忠节召入京师宿卫，移其部落于瓜、沙（州治今甘肃敦煌）等州，中宗应允。阙啜忠节奉命率部东撤，行至播仙城（今新疆且末西南），同唐西域经略使、右威卫将军周以悌相遇。周以悌劝忠节以重金贿赂朝廷宰相宗楚客和纪处讷，请求留在西域，发安西都护府之兵，并招引吐蕃之众，进攻娑葛。然后求立阿史那元庆之子阿史那献为可汗，招集西突厥余众，恢复西突厥汗国。这样，“既不失部落，又得报仇，比于入朝，岂可同日语哉！”^②忠节听从了以悌的建议，遣使厚贿楚客、处讷，宗、纪二人果然答应了忠节的请求。

安西大都护郭元振听到这个消息后，当即上疏，指出如果将吐蕃引入西域，“恐四镇危机，将从此始”，而忠节所求立的阿史那献同他的父兄阿史那元庆和阿史那斛瑟罗一样，都是“非有过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八《唐纪二十四》，中宗神龙二年十二月。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九《唐纪二十五》，中宗景龙二年十一月。

人之才，恩威不足以动众，虽复可汗旧种，众心终不亲附”。因此，忠节所请，实为“不体国家中外”的“非计”^①之举。但疏奏不纳。最后，宗楚客等人仍坚持派遣摄御史中丞冯嘉宾持节安抚忠节，侍御史吕守素处置四镇，又以将军牛师奖为安西副都护，发甘、凉二州及其以西诸州之兵，兼征吐蕃之众，征讨娑葛。这时娑葛所遣向唐献马的使者娑腊正在长安，闻讯后立即驰回碎叶，通报娑葛。娑葛当即派5000骑向安西进发，5000骑向拨换城（今新疆阿克苏）进发，5000骑向焉耆进发，5000骑向疏勒进发，对西域唐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安西大都护郭元振在疏勒赤河（今克孜勒河）河口树栅防守，不敢出击。阙啜忠节率本部兵马在计舒河口（位于今新疆库车东南）迎接安抚大使冯嘉宾，娑葛派兵偷袭，忠节被擒，嘉宾被杀，侍御史吕守素亦在僻城（今新疆库车附近）被擒杀。不久，安西副都护牛师奖所率甘、凉诸州兵继至，与娑葛战于火烧城（今新疆库车东南），唐军大败，师奖战死。娑葛乘胜攻陷安西，四镇路绝。娑葛然后遣使上表，请求唐廷处死楚客、处讷。但宗、纪二人依仗韦后之势，又奏请以周以悌代郭元振为安西大都护，征元振入朝，并以阿史那献为西突厥十姓可汗，派军进驻焉耆，讨伐娑葛。

娑葛在唐军将要抵达焉耆时，上书安西大都护郭元振，揭露了宗楚客和纪处讷接受阙啜忠节贿赂的罪恶，希望元振设法阻止唐军。元振遣子携带娑葛书信间道至京，通过太平公主上奏中宗，终于扭转了朝议。周以悌被贬流白州（治今广西博白），复以元振为安西大都护，赦娑葛之罪。不久，咽面、葛逻禄、车鼻施和弓月四姓部落又归附娑葛，娑葛自立为贺腊毗伽十四姓可汗。

景龙三年（709年）七月，娑葛遣使降唐，唐中宗册拜娑葛为贺腊毗伽钦化可汗，赐名守忠，其弟遮弩赐名守节。突骑施汗国正式建立，西域经过短暂动乱以后，又重新安定下来。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九《唐纪二十五》，中宗景龙二年十一月。

二、唐对突骑施的安抚政策

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立国仅二年的突骑施汗国内部发生叛乱。钦化可汗娑葛之弟遮弩对他所领部落少于其兄心怀不满，怒而叛投东突厥，并导引默啜可汗率兵攻打突骑施。结果，娑葛兵败被擒。默啜对遮弩说：“汝于兄弟尚不和协，岂能尽心于我。”^①遂将娑葛与遮弩同时在漠北杀死。

娑葛死后，西域地区的十四姓部落又陷于混乱。景云二年（711年）十二月，唐睿宗又遣兴昔亡可汗阿史那献为招慰十姓使，不久又擢为碛西节度使，使其安抚西域。

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年）三月，西突厥十姓酋长阿史那都担率部叛乱，被阿史那献率兵击败，都担被杀，碎叶川以西的西突厥部落一时归降约2万余帐。同年十月，西突厥十姓胡禄屋等部相继至北庭归降，玄宗命北庭都护郭虔瓘厚加抚存。十一月，又遣左散骑常侍解琬至北庭，宣慰突厥降户，便于区处有关事宜。

开元三年（715年）四月，唐玄宗鉴于西突厥十姓部落归降者不断增多，遂以右羽林大将军薛讷为凉州镇大总管，统兵驻守凉州，又以左卫大将军郭虔瓘为朔州镇大总管，统兵驻守并州，东西配合，防备默啜，保卫西域。

不久，后突厥汗国默啜可汗发兵西进，向西突厥葛逻禄、胡禄屋和鼠尼施三部发动进攻，屡破其众。玄宗敕令北庭都护汤嘉惠和左散骑常侍解琬率兵援救。同年九月，又以凉州大总管薛讷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太仆卿吕延祚、灵州刺史杜宾客副之，征讨默啜。并派左羽林大将军郭虔瓘兼安西大都护、四镇经略大使，抵抗默啜。虔瓘奏请自关中招募兵士一万多人，皆给递馱、熟食，向安西进发。

这时，吐蕃与大食（古阿拉伯帝国）在早已归附唐朝的拔汗

^① 《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下》。

那国（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内扶立阿了达为王，并发兵向拔汗那王遏波之进攻。遏波之兵败后逃奔安西，向唐军求救。正奉命在安西巡察的监察御史张孝嵩立即对安西都护吕休璟说：“不救（拔汗那），则无以号令西域。”^①遂自帅附近戎落之兵万余人，由龟兹出发，西行数千里，连克数十城，长驱而进。开元三年（715年）十一月，到达拔汗那境内。孝嵩又指挥兵士向阿了达盘踞的连城发起进攻，孝嵩跃马擐甲，率部急进，与城内守军展开激战。孝嵩部连克3城，俘斩千余人，敌兵溃散，阿了达与数骑逃入山谷躲避。孝嵩传檄诸国，威震西域。大食、康居（位于今巴尔喀什湖与咸海之间）、大宛（位于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罽宾（位于今阿富汗东北）等8国皆遣使请降。默啜闻讯，遂退兵漠北。

突骑施钦化可汗娑葛及其弟遮弩被默啜杀死以后，原娑葛部将、车鼻施首领苏禄鸠集余众，自立酋长。由于苏禄善于“绥抚”部下，西突厥十姓部落渐相归附，势力浸盛，有兵力20余万，成为西域地区一支很有实力的军事力量。同年年底，苏禄遣使入京，朝见玄宗，被任为左羽林大将军、金方道经略大使。

开元四年（716年）八月，突骑施苏禄自立为可汗。

开元五年（717年）三月，苏禄自恃部众强盛，虽职贡不阙，但却暗中存有叛唐之心。十姓可汗阿史那献准备征发葛逻禄部众讨击苏禄，玄宗不许。

同年七月，苏禄勾引大食、吐蕃之众，包围了拨换和大石城（今新疆乌什），企图占领安西四镇。安西副大都护汤嘉惠发葛逻禄等西突厥三姓兵及阿史那献部进行迎击。阿史那献对苏禄的心怀叵测忌恨不平，必欲灭亡而后快，遂身自入朝，请求给西域增派军队。但唐玄宗这时正欲对东突厥大举北伐，故对苏禄实行安抚政策，拒绝了阿史那献的请求，仅派左武卫中郎将王惠持节抚慰苏禄。开元六年（718年）五月，又册封苏禄为顺国公。

开元七年（719年）十月，玄宗又册拜苏禄为忠顺可汗。在玄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唐纪二十七》，玄宗开元三年十一月。

宗安抚政策的感召下，苏禄终于翻然悔悟，拒绝大食、吐蕃之众入境，向唐纳款效忠。

开元八年（720年）四月，大食国遣使分赴乌长（即乌菴、乌荼，在今克什米尔西北）、骨咄（又称阿咄罗，在今阿姆河上源瓦罕、喷赤二河之间）、俱位（又称商弥，在今吉尔吉斯山北）三国，企图诱其叛唐。三国国王在突骑施苏禄可汗的支持下，拒不相从。唐玄宗遣使赐册命给三国国王。同年十二月，玄宗又以继往绝可汗三世阿史那怀道之女为金河公主，嫁苏禄可汗为妻，作为对其镇守西域和抗拒大食入侵之功的褒奖。

开元十一年（723年），大食国又进犯拔汗那国，苏禄率兵驰援，大败其军；翌年，大食再犯拔汗那，苏禄又率部将其击败，大食将领赛义德仅以身免。史称此役为“渴水日之战”。

三、唐军收复碎叶镇

开元十四年（726年）以后，由于唐朝边将在处理同突骑施汗国的关系时妄自尊大，加之苏禄可汗的恃勇逞强，遂使双方关系破裂，又使西域地区陷入战争状态。

同年十二月，突骑施可汗之妻金河公主遣牙官驱赶战马千余匹至安西互市，使者要求按照金河公主指定的价格进行贸易。继任安西副大都护、碛西节度大使、同平章事的杜暹听后大怒道：“阿史那（怀道之）女，何得宣教于我！”^①并派人杖其使者，拘留不遣，还拒绝与突骑施进行绢马交易。结果，1000多匹战马在风雪中冻饿而死，无一生还。苏禄可汗闻讯大怒，遂发兵进犯四镇。适逢杜暹奉命入京，代理安西副大都护的赵颐贞率部婴城自守。安西四镇的人畜储积，被苏禄掠夺殆尽，安西仅存。当苏禄听说杜暹已入相回朝的消息后，才率部撤退，并遣使入贡。

开元十五年（727年）闰九月，苏禄可汗又与吐蕃连兵，围攻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三《唐纪二十九》，玄宗开元十四年十二月。

安西，被赵颐贞率部击破。翌年正月，唐军又大败吐蕃于曲子城（今新疆库车东）。

开元十八年（730年）十一月，吐蕃赞普由于入寇西域之众连遭失败，遣使和亲。突骑施苏禄可汗亦遣使入贡。唐玄宗在长安大明宫丹凤门设宴款待。

开元二十二年（733年）四月，突骑施酋长阿悉吉阙俟斤驱马至北庭互市，因马多绢少，同监护市易的北庭都护刘涣发生冲突。这时，前来归降的突骑施将领何羯达密告阿悉吉阙“图陷庭州”^①。刘涣未经奏请，遂勒兵将其擒杀，并夺其马匹。这时，突骑施另一首领阙伊难如携带厚礼，翻越唐界，准备结好吐蕃，被唐军截获，礼物全被扣留。苏禄可汗闻讯，遂大举犯唐，“自夏以来，围逼疏勒”^②，并向安西都护府治所龟兹发起进攻。唐玄宗为了平息这场战事，便以“擅杀彼使”之罪，诛杀刘涣，传首苏禄，又以“一州庸调”偿还马价，所扣阙伊难如及其厚礼，均派人送还吐蕃赞普，“一物不留”^③。至此，苏禄可汗始引兵撤退，遣使请和。

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十月，苏禄可汗又发兵进攻北庭、安西及拨换城，并射杀了拨换守将朱仁惠。这时，唐廷已识破了苏禄“外示求和，内将诱我”的“奸诈”^④伎俩，决定对其实施全面反击：玄宗一面指示北庭都护盖嘉运整顿部兵，“扬声大入”，分突骑施之势，以救安西；又征调河西、朔方诸军，齐集西（州治今新疆吐鲁番东南）、庭等州，加强碛西的防御力量；又传谕岭右诸国及后突厥汗国，经略大食，约其合兵攻击突骑施；另外又重新扶立西突厥阿史那献之子阿史那震袭继汗位，招辑西突厥诸部，抗击苏禄。突骑施苏禄可汗在中外大军的夹击下，东败于唐，西败于大食，国势渐衰。

① 《册府元龟》卷九十五《外臣部·褒异》。

② 唐玄宗：《敕河西节度使牛仙客书》，载《全唐文》卷二八四。

③ 唐玄宗：《敕突骑施可汗书》，载《全唐文》卷二八六。

④ 唐玄宗：《敕四镇节度王斛斯书》，载《全唐文》卷二八六。

随着国力的日益衰弱，突骑施汗国内部的矛盾斗争也在不断加剧。苏禄早年“爱治其人，性勤约，每战有所得，尽以予下，故诸族附悦之，为尽力”，但到晚年，“愁窆不聊，故卤获稍留不分，下始贰矣”^①。因此，汗国内部导致分裂，逐渐形成黄、白二姓部落。国人以娑葛部为黄姓，以苏禄部为黑姓。黑姓中又以酋长莫贺达干和都摩度（又称都摩支）两部最为强大。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六月，莫贺达干和都摩度率两部兵马夜袭苏禄，苏禄兵败被杀。但时隔不久，两部酋长又因汗位继承问题发生离异。莫贺达干立尔微特勒为黑姓可汗，都摩度立苏禄之子骨啜为吐火仙可汗，相互攻击。莫贺达干部抵挡不住都摩度部的进攻，遣使向唐碛西节度使盖嘉运求救。唐玄宗诏令嘉运招集突骑施和拔汗那以西诸国赴援。在唐军和碎叶以西诸国的强大攻势下，吐火仙可汗与黑姓可汗由相互对立变成相互联合，吐火仙与都摩度占据碎叶城，尔微特勒与莫贺达干占据怛罗斯城（今哈萨克斯坦东南江布尔），连兵以拒唐军。

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八月，碛西节度使盖嘉运率本部及石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一带）王莫贺咄吐屯及史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南）王斯谨提两国之兵，协助莫贺达干向碎叶发起进攻。吐火仙可汗出兵迎战，兵败被擒。接着，盖嘉运又分遣疏勒镇守使夫蒙灵督与拔汗那王阿悉烂达干引兵攻入怛罗斯城，生擒黑姓可汗尔微特勒，并乘胜占领曳建城，取金河公主，将所俘获的突骑施数万之众全部交给了拔汗那王。同年九月，原隶属于突骑施汗国的西域处木昆、鼠尼施、弓月等部皆帅众内附，仍请徙于安西都护府境内。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三月，盖嘉运献俘长安。唐玄宗将吐火仙可汗赦而不罪，又任为左金吾卫员外大将军、修义王。又擢莫贺达干为右骁卫大将军，册封石国王莫贺咄吐屯为顺义王，加拜史国王斯谨提为特进。不久，唐玄宗又接受了盖嘉运的奏请，册立阿史

^① 《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传下》。

那怀道之子阿史那昕为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昕之妻为交河公主。

同年十一月，莫贺达干听到阿史那昕被立为十姓可汗的消息后，大怒道：“首诛苏禄，我之谋也。今立史昕（即阿史那昕），何以赏我！”^①遂率诸部又叛。玄宗闻讯，又改立莫贺达干为可汗，使统突骑施部众。十二月，莫贺达干虽表面声称愿意内附，但内心不服。因为莫贺达干虽被封为突骑施可汗，但仅为小可汗，阿史那昕十姓可汗的头衔并未取消，而且还是大可汗，位居莫贺达干之上。

天宝元年（742年），唐玄宗派兵护送十姓可汗阿史那昕赴突骑施就任。行至俱兰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东）时，遭到莫贺达干部的袭击，阿史那昕被杀，西突厥阿史那氏汗位遂绝。这时，突骑施大纛官都摩度转而降唐，是年六月被册为突骑施三姓叶护，授左羽林大将军之职，并放还苏禄之子吐火仙骨咄还番，立为十姓可汗，称伊里底密施骨咄禄毗伽可汗。又令都摩度辅政，安定西域诸部。此后，突骑施归顺唐朝，唐在西域的统治便趋稳定。

第六节 战吐蕃保卫河西巩固西域

吐蕃在唐中宗和唐睿宗时期，由于内乱迭兴，国力削弱。唐廷内部也发生过多次数宫闱斗争，无力外顾，所以双方保持了一段友好关系。后来，由于吐蕃用欺骗手段取得九曲之地，国力复盛。玄宗即位以后，经过改革军制，设置节度，边防力量大为加强。双方遂在河西、陇右和安西、小勃律地区展开激战，唐军最终打退了吐蕃对这些地区的进攻，巩固了唐对河西、西域和小勃律地区的统治。

一、保卫陇右、河西之战

武则天长安三年（703年）年底，吐蕃赞普器弩悉弄率部在镇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唐纪三十》，玄宗开元二十八年十一月。

压南境诸部叛乱时，卒于军中，诸子争立。结果，国人立器弩悉弄之子弃隶踏赞（亦称尺带珠丹）为赞普，时年7岁。

景龙元年（707年）三月，吐蕃赞普的祖母遣大臣悉薰热入唐廷贡献，并为其孙请婚。唐中宗许将所养雍王守礼之女金城公主嫁弃隶踏赞赞普为妻，并于景龙四年（710年）正月命左骁卫大将军杨矩为使，送公主入藏，中宗亲自送至始平（今陕西兴平），敕改始平为金城县。

唐睿宗即位以后，接纳了摄监察御史李知古的奏请，派其征发剑南兵募经略原先叛附吐蕃的姚州（治今云南姚安北）诸蛮，被蛮酋傍名招引吐蕃兵众攻杀。在此期间，安西都护张玄表亦与吐蕃在边境地区有过多次数交锋，互有胜负。吐蕃在这段时期虽与唐军经常发生摩擦但表面上仍保持友好姿态。景云元年（710年）年底，吐蕃又派人贿赂鄯州都督杨矩，请求割让河西九曲之地（在今青海湖南黄河河曲之处），作为金城公主的汤沐之所，杨矩奏与之。九曲地区土壤肥沃，水草丰盛，利于屯兵畜牧，又与唐境接壤，吐蕃得之，国力复兴，由是复叛，大举入寇。相继与唐在河西陇右地区发生了九曲、河源之战，甘州、瓜州之战和青海、石堡城之战。

九曲、河源之战 开元元年（713年）十二月五日，吐蕃遣使入京，请求结盟友好，刚刚即位的唐玄宗当即应允。翌年五月二十三日，吐蕃相盆达延又在写给唐宰相的书信中，要求先遣原朔方大总管解琬赴河源（今青海西宁）划定双方疆界，再订盟约。这时解琬已年老致仕，玄宗遂将其召入朝中，拜为左散骑常侍，令其赴河源划界。解琬久居边任，深知吐蕃必怀不测，故临行前多次请求在秦（州治今甘肃秦安西北）、渭（州治今甘肃陇西）等地屯兵10万，以备吐蕃发动突然袭击，但并未引起朝廷重视。同年六月十一日，吐蕃遣相尚钦藏来到长安，进献盟书，但到八月二十日，吐蕃相盆达延及大将乞力徐却率兵10万，进驻兰州（今属甘肃），进攻临洮（今属甘肃），先头部队直抵渭源（今甘肃渭源东北），掠取唐监牧马匹。玄宗闻讯，立即起用曾在滦水之战中被

契丹击败、以罪免官的前并州长史薛讷，将其任为摄左羽林将军、陇右防御史，以右骁卫将军郭知运为副，与太仆少卿王峻率兵出击吐蕃。并在全国大募勇士，补充河、陇兵力。同年十月，吐蕃又入寇河源。十月二日，唐玄宗下诏准备御驾亲征，并发兵 10 万，马 4 万匹，迎击吐蕃。十月十日，薛讷率部在武街（今甘肃临洮东）与吐蕃军遭遇。当时吐蕃盆达延所率 10 万大军屯于武街南面的大来谷。唐太仆少卿、陇右群牧使王峻选勇士 700，穿着吐蕃战服，于深夜向盆达延部发动偷袭，又于前锋部队之后 5 里处多置鼓角。先遣部队接近吐蕃军营时大声呼喊，后面的鼓角闻声齐鸣。吐蕃以为唐军主力已至，惊慌逃遁，自相残杀，死伤万计。驻军武街的薛讷率主力与王峻部两面夹击，吐蕃大败。盆达延率残部向洮水逃窜，唐军紧追不舍，前后俘斩数万。

十月十四日，唐玄宗又接受宰相姚崇和卢怀慎等人的奏请，派人焚毁了吐蕃架设在黄河上的桥梁和设置在九曲附近的独山、九曲等军所。不久，玄宗又令左骁卫郎将尉迟瑰出使吐蕃，宣慰金城公主。吐蕃借此遣大臣宗俄因予至洮水请和，并要求使用敌国之礼，订立盟约。玄宗不许。由是吐蕃连年犯边，频开边衅。

开元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唐廷设置陇右节度大使，领秦、河（州治今甘肃东乡西南）、渭、兰、临（州治今甘肃临洮）、武（州治今甘肃武都南）、洮（州治今甘肃临潭）、岷（州治今甘肃岷县）、廓（州治今青海化隆西南）、叠（州治今甘肃迭部）、岩（州治今甘肃舟曲西北）等 12 州，防卫吐蕃。

开元四年（716 年）二月，吐蕃发兵东进，入寇松州（治今四川松潘），被唐松州都督孙仁献率部大破于松州城下。

开元五年（717 年）七月，吐蕃又犯九曲，被唐陇右节度使郭知运部击败。

开元六年（718 年）十一月，吐蕃遣使奉表请和，乞求双方以甥舅关系签署友好盟约，彼此宰相均署名其上，玄宗又不许。翌年六月，吐蕃遣使又请结盟。玄宗回答说：“昔岁誓约已定，苟信

不由衷，亟誓何益！”^①再次拒绝。

开元十年（722年），吐蕃在小勃律（在今克什米尔西北）丧师（详见下）以后，转而向河西侵扰，又开甘州、瓜州之战。

甘州、瓜州之战 开元十四年（726年）九月七日，吐蕃大将悉诺逻及烛龙莽布支又率兵攻陷瓜州，执刺史田元献及河西节度使王君奂之父。接着，又进攻玉门军（军所在今甘肃安西东），并将所俘唐军将士放归凉州，有意引君奂出战。君奂登上凉州城西向而哭，竟不敢出兵。烛龙莽布支又率别部进攻常乐（今甘肃安西南），县令贾师顺率众拒守。瓜州陷落后，悉诺逻又率吐蕃全军会攻常乐。由于城内军民拼死守卫，吐蕃兵众攻城10多天，竟不能克，最终退去。回军途中，又焚烧了瓜州城池。当吐蕃刚离城之时，师顺即派人打开城门，收取器械，修缮守备。果然，吐蕃又遣精骑驰至城下，企图偷袭，但看到城中有备，只得撤走。

同年（726年）冬，吐蕃大将悉诺逻率众从大斗谷（在今甘肃民乐东南扁都口）北上，进犯甘州，并大肆焚掠，企图从积石军（在今青海贵德西）西归。甘州都督王君奂在吐蕃兵士因焚掠而疲惫之际，率部兵尾随追击。正值天降大雪，吐蕃兵士冻死者甚众。行至大非川（在今青海湖南切吉平原）时，悉诺逻下令休整士卒，但道旁的刍草、饲料已被王君奂派人焚烧殆尽，吐蕃战马得不到喂养，死亡过半。悉诺逻只得驱兵西进，当前军踏冰渡过青海（今青海湖）西岸时，君奂所率唐军继至，击破未及渡湖的吐蕃后军，缴获辎重、羊马万计而还。君奂以此役之功迁羽林大将军，其父王寿亦被拜为少府监致仕。

开元十五年（727年）闰九月，吐蕃军在安西城下被唐军击败后，又遣使间道来到漠北，企图与东突厥连兵入寇。王君奂闻讯后，即伏兵肃州（治今甘肃酒泉），企图截击。但行至甘州南之巩笔驿时，却遭到回纥瀚海司马护输余众的袭击。唐军由于寡不敌众，虽力战半日，最终全军覆没，君奂被杀。护输载着君奂尸体，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二《唐纪二十八》，玄宗开元七年六月。

投奔吐蕃。凉州唐军闻讯，出城追赶，护输弃尸而走。唐军此役失利，使河、陇震动。

不久，唐玄宗以左金吾大将军信安王祜为朔方节度等副大使，以朔方节度使萧嵩为河西节度等副大使。萧嵩又将刑部员外郎裴宽引为判官，与君奭的原判官牛仙客俱掌军政，河、陇地区的人心才逐渐安定下来。接着，萧嵩又奏请以建康军（军所在今甘肃高台西南）使张守珪为瓜州刺史，率余众修缮城池。筑城工作刚刚开始，吐蕃引兵突至城下，城中守军相顾失色。张守珪急中生智，于城上置酒作乐，迷惑蕃兵。吐蕃以为唐军有备，不敢攻城而去。守珪麾军追赶，吐蕃败逃。于是守珪又继续督众修缮城池，并收合离散，士农工商各归旧业，秩序井然。朝廷为了嘉奖守珪之功，遂以瓜州为都督府，以守珪为瓜州都督府都督。

由于吐蕃在河西之战中接连获胜，使吐蕃大将悉诺逻的威名大振。萧嵩为了消除这一心腹之患，施用反间之计，派人潜入吐蕃，散布悉诺逻与唐将通谋反叛等流言蜚语。赞普果然中计，将悉诺逻收而斩之，吐蕃兵力由是渐衰。

开元十五年（727年）十二月十一日，唐玄宗又制令陇右道及诸军团出兵5.6万人，河西道及诸军出兵4万人，并征发关中兵万人，齐集临洮；朔方兵万人集会州（治今甘肃靖远），于秋季戍边，至冬初无寇而罢。如遇吐蕃入寇，则相互连兵，腹背夹击。是为“防秋”。这样，河西、陇右地区的防卫力量大为加强。

开元十六年（728年）七月，吐蕃入寇安西之兵被击败以后，又遣大将悉末朗率兵入寇瓜州，被瓜州都督张守珪所败。七月十一日，唐河西节度使萧嵩及陇右节度使张忠亮又大破吐蕃于渴波谷（今青海湖西），吐蕃败走。张忠亮率部尾随追击，乘胜攻占了大莫门城（今青海共和东南），守卫该城的吐蕃兵众全部被俘，吐蕃架设在黄河上的骆驼桥亦被唐军烧毁。同年八月二十八日，唐左金吾将军杜宾客所部强弩手4000余众又与入寇河西的吐蕃之兵在祁连城（今甘肃民乐东南）遭遇。双方从辰时战至傍晚，吐蕃大溃，士卒逃入山谷，哭声四起。

青海、石堡城之战 为了扩大对吐蕃作战的胜利成果，唐玄宗下令河西、陇右诸军对吐蕃进行全面反击。

开元十七年（729年）三月，瓜州都督和沙州（治今甘肃敦煌西南）刺史贾师顺奉命率军向吐蕃的大同军（军所在今甘肃敦煌附近）发动进攻，大破其众。与此同时，玄宗又诏令朔方节度使信安王祗与河西、陇右诸军共议攻取吐蕃石堡城（今青海湟中西南）事宜。众将大多认为该城不但地形险要，而且道途遥远，如果兵临城下，久攻不克，难以生还。因而认为应按兵观望，相机行事。但信安王祗却力排众议，引兵深入，迅速抵达石堡城下，并督军四面攻城。守城蕃兵猝不及防，纷纷投降，石堡城遂落入唐军之手。信安王祗又分兵据守要害，吐蕃由是不敢轻易东进。从此，河西、陇右诸军的占地向西拓展了1000余里。唐玄宗闻讯大悦，更名石堡城为振武军。

开元十八年（730年）五月，吐蕃在河西、陇右连吃败仗以后，遣使持书在边境求和，玄宗不许。大臣皇甫惟明进谏说：“兵连不解，日费千金，河西、陇右由兹困敝。陛下诚命一使往视公主，因与赞普面相约结，使之稽颡称臣，永息边患，岂非御夷狄之长策乎！”^①玄宗应允，当即命皇甫惟明与内侍张元方出使吐蕃。

同年九月，皇甫惟明与张元方抵达逻些讲明来意后，赞普大喜，遂将贞观以来唐朝诸帝写给吐蕃赞普的敕书全部拿出来给惟明观看。十月，赞普遣大臣论名悉猎携表章与方物随惟明入京朝贡。表中称道：“甥世尚公主，义同一家。中间张玄表等先兴兵寇抄，遂使二境交恶。甥深识尊卑，安敢失礼！正为边将交构，致获罪于舅。屡遣使者入朝，皆为边将所遏。今蒙远降使者，来视公主，甥不胜喜荷。倘使复修旧好，死无所恨！”^②从此，吐蕃又纳款归附。

开元十九年（731年）正月，吐蕃遣使向唐求请《毛诗》、《春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三《唐纪二十九》，玄宗开元十八年九月。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一三《唐纪二十九》，玄宗开元十八年十月。

秋》、《礼记》等汉族文化典籍。同年九月，吐蕃宰相论尚它碑又至长安，请求于赤岭（今日月山，位于今青海湖东侧）开放互市。唐玄宗均予应允。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二月，金城公主遣使请求在赤岭立碑，划分双方边界，亦得到玄宗诏准。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二月，河西节度使崔希逸遣使对吐蕃边将乞力徐说：“两国通好，今为一家，何必更置兵守捉，妨人耕牧，望皆罢之”^①。乞力徐始则不可，但在崔希逸的再三劝说下，双方才杀白狗为盟，各自去掉守备。这时，吐蕃正派兵西攻勃律，勃律向唐求救，玄宗诏令吐蕃退兵，吐蕃不肯，玄宗大怒。适逢崔希逸的使者孙海因奏事正在京师，听说玄宗盛怒吐蕃的消息后，便想乘机邀功，遂将吐蕃在河西边境地区罢除武备的事情奏告朝廷，并请发兵偷袭。玄宗当即诏令内侍赵惠琮与赵海一起察看边境形势。到达边境后，赵惠琮矫诏令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出兵袭击吐蕃，希逸不得已只得率部从凉州南下，向西深入吐蕃之境2000余里，直至青海西岸。由于吐蕃守兵寡弱，守备不修，一触即溃，死伤2000余人，乞力徐单骑逃走。惠琮、孙海以此役之功均受到厚赏，吐蕃亦从此断绝朝贡。

开元二十六年（738年）三月，吐蕃为了对唐军实施报复，大举入寇河西，但被节度使崔希逸率部击败。鄯州都督、知陇右留后杜希望乘胜又攻占了吐蕃新城（今青海门源），并以其地置威戎军，派兵千人驻守。是年五月，崔希逸调任河南尹，但希逸自认为失信吐蕃，内怀愧恨，未几而卒。玄宗遂以岐州刺史萧灵为河西节度使总留后事，鄯州都督杜希望为陇右节度使，太仆卿王昱为剑南节度使，分道经略吐蕃，并派人捣毁了赤岭碑。

同年七月，陇右节度使杜希望率鄯州唐军又攻占了吐蕃盘踞的黄河大桥，并在黄河东岸修建了盐泉城（今青海贵德西）。吐蕃发兵3万向盐泉城发起反攻，守城唐军兵力寡弱，将士皆惧。这时，左威卫郎将王忠嗣率所部冲锋陷阵，所向披靡，接连杀伤吐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三《唐纪二十九》，玄宗开元十八年十月。

蕃兵士数百人，番阵大乱。杜希望率部乘胜出击，吐蕃大败。于是置镇西军于盐泉，忠嗣以功迁左金吾将军。九月，剑南节度使王昱亦率众向吐蕃的安戎城（今四川理县西）发起进攻。由于该城地势险要，唐军久攻不克。王昱督众在该城两侧修筑了两座城池，并屯军蒲婆岭下，运输粮饷，步步进逼。吐蕃发大兵援救安戎，唐军大败，死伤数千人，王昱仅以身免，粮饷辎重全被掠夺一空。王昱以此被贬死高要（今属广东）。不久，唐玄宗又遣使册封南诏蒙归义为云南王，使其从西南牵制吐蕃。

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八月，吐蕃又派兵入寇白草军（军所在今宁夏同心东南）和安人军（军所在今青海湟源西北），被陇右节度使萧灵击破。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三月，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暗中与安戎城中吐蕃翟都局和被俘的唐维州（治今四川理县东北）别驾董承约为内应，率兵向安戎城进攻。在翟都局和董承的接应下，唐军顺利进入安戎城中，尽杀吐蕃守军，终于占领了该城，派监察御史许远将兵守卫。同年十月，吐蕃又发兵对安戎城和维州实施反攻。唐玄宗下诏发关中弘骑赴剑南援助。吐蕃兵退去。玄宗更命安戎城为平戎城。十二月，金城公主薨，吐蕃遣使告哀，并请和好，玄宗不许。

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六月，吐蕃出动40万大军，西入长宁桥，经河源军所（今青海西宁），向安人军发起大规模进攻。但被浑崖峰骑将臧希液所率5000唐军击败。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吐蕃又派兵攻陷了廓州达化县（今青海贵德东），尽杀城内军民。接着，又乘胜攻占了石堡城，河西、陇右节度使盖嘉运不能御，只得退走。吐蕃对石堡城失而复得，势力稍振。

天宝元年（742年）十二月，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奏破吐蕃大岭等军及青海道莽布支部3万余众，杀伤5000余人。不久，河西节度使王倕又奏破吐蕃渔海及游弈等军。

天宝二年（743年）四月，皇甫惟明又率军从西平（今青海西宁）出发，进攻吐蕃，推进千余里，在洪济城（今青海共和南）大

破其众。接着，又乘胜进攻石堡城，但久攻不克，副将诸葛诩战死。

天宝五载（746年），陇右、河西节度使皇甫惟明被宰相李林甫陷害贬官，唐玄宗以王忠嗣继任其职，并兼知朔方、河东节度事。忠嗣在朔方、河东任节度使时，持重安边，在同诸胡互市中，高抬马价，故突厥、契丹及奚族等争先卖马于唐，由是胡马愈少，唐马益壮。赴任河西、陇右以后，他又奏请将朔方、河东马9000匹调拨陇右，其军亦壮。忠嗣身兼四镇节度使，控制万里边疆，天下劲兵重镇，皆在掌握。他以郎将哥舒翰任大斗军副使，李光弼为河西兵马使，充赤水军使，专责防卫吐蕃军务。

哥舒翰为突骑施人，40岁时丧父，客居长安。不久，从军河西。由于作战勇猛，屡立战功，官至陇右节度副使。早时积石军附近的麦子每年快要成熟时，吐蕃都要前来强行收割，无人抵御，以致沿边地区都把这一带称为“吐蕃麦庄”。哥舒翰担任陇右节度副使以后，在当年的麦收季节，指挥军队埋伏于积石军附近，待吐蕃强收麦子的兵士到达以后，伏兵四起，前后夹击，吐蕃兵士全被俘获，无一逃归。此后，吐蕃不敢复来。

唐玄宗欲使王忠嗣再次进攻石堡城。但忠嗣上言说：“石堡险固，吐蕃举国守之，今屯兵其下，非杀数万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且厉兵秣马，俟其有衅，然后取之。”^①玄宗不悦。将军董延光为了迎合上意，自请带兵攻打。于是玄宗诏令忠嗣分兵相助。忠嗣虽不得已而奉诏，但因对此举存有异议，故相助不力，延光怨愤。

由于石堡城地势险要，吐蕃守军兵力强盛，故唐军久攻不克。延光遂将责任推到忠嗣身上，说他“沮挠军计”，玄宗大怒，加上李林甫又从中陷害，忠嗣被征召入朝，逮捕入狱。

天宝六载（747年）十一月，唐玄宗以哥舒翰判西平太守，充陇右节度使，以朔方节度使安思顺掌武威（今属甘肃）军事，充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唐纪三十一》，玄宗天宝六年十月。

河西节度使，接替忠嗣之职。

天宝七载（748年）十二月，哥舒翰在青海龙驹岛中修筑应龙城，城中置神威军。并以此为基地，多次击败了吐蕃进攻。此后，吐蕃一度不敢兵临青海。

天宝八载（749年），唐玄宗诏令哥舒翰率河西、陇右及突厥阿布思之兵，更增以朔方、河东兵，共6.3万人，向石堡城发起进攻。石堡城三面临山，均为悬岩峭壁，不可攀登，唯有一面可上。吐蕃在此贮有大量粮饷和滚木礮石，故易守难攻，唐军的多次进攻，均遭失败。这次哥舒翰率兵攻城，亦数日不拔。哥舒翰大怒，欲斩裨将高秀岩和张守瑜。高、张二将请求延期三日，再行军令。结果，如期而克，俘获吐蕃大将铁刃悉诺逻及兵士400人。但唐军也损失了数万士卒。不久，唐廷以石堡城为神武军。从此，河西、陇右的防卫力量大为加强。

二、收复安西之战

安西都护府是唐设在西域地区的最高行政机构，其所辖的安西四镇是唐在西域驻军的主要军事基地。唐王朝就是通过行政机构和军事基地对西域地区实行政治统治的。自从武则天时期唐将王孝杰从吐蕃手中收复了安西四镇以后，吐蕃时刻都在幻想着重新夺回四镇之地，从而把西域纳入他的统治之下。因此，唐玄宗即位以后，安西地区就成了唐与吐蕃进行争夺的重要战场。

开元五年（717年）七月，吐蕃在突骑施苏禄可汗的导引下，再次派兵西域，与大食之兵包围了拨换和大石城，企图进而占领安西四镇。后因苏禄可汗受到唐廷招抚，拒绝吐蕃及大食兵入境，才未果而止（详见本章上节第二项）。

开元十五年（727年）闰九月，吐蕃又派兵进入西域，企图与苏禄可汗连兵围攻安西城，被唐安西副大都护赵颐贞击败。

开元十六年（728年）正月，吐蕃又入寇安西，被唐安西副大都护赵颐贞在曲子城打败。

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六月，吐蕃赞普又以其女嫁突骑施苏禄可汗，企图利用和亲手段，在西域培植自己的代理人，伺机进占西域。但随着苏禄可汗政权的灭亡和突骑施汗国的衰弱，这一企图遂成泡影。故至安史之乱爆发之前，吐蕃入侵西域的企图始终未能得逞。

三、讨小勃律之战

（参见附图 11）

勃律位于今克什米尔地区，有大、小两个国家。其中大勃律国位于今克什米尔巴尔提斯坦，小勃律国位于今克什米尔吉尔吉特。由于勃律介于吐蕃与西域之间，吐蕃从此西进，可与唐争夺乌浒河（今阿姆河）流域的昭武九姓诸国，东进可控制四镇之地。故这里是唐与吐蕃必争的战略要地。

开元初年，小勃律国王没谨忙入唐朝贡，唐玄宗以子相待，并以其地为绥远军，使其防卫吐蕃。吐蕃亦向小勃律地区发动过多次进攻，均为所败。吐蕃赞普曾派人对没谨忙露骨地说：“我非利若国，我假道攻四镇尔。”^①但没谨忙仍勒兵守境，不肯假道。

开元十年（722年）九月，吐蕃在九曲之战被唐军打败以后，继续玩弄结盟友好的伎俩，又被唐廷识破，遂派兵西进，包围了小勃律首府孽多城（今克什米尔西北吉尔吉特），并相继攻占了该国九城之地。小勃律王没谨忙向唐北庭节度使张嵩求救说：“勃律，唐之西门。勃律亡，则西域皆为吐蕃矣。”^②张嵩遂派疏勒副使张思礼率番、汉步骑 4000 往援。思礼驱兵昼夜兼行，与小勃律国兵众联合夹击吐蕃，大破其众，俘斩数万。经过此役，吐蕃以后长时期不敢出兵勃律。

开元末年，吐蕃赞普又以其女嫁小勃律国王为妻，企图利用

^① 《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传上》。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一二《唐纪二十八》，玄宗开元十年八月。

和亲手段，将小勃律拉为附庸。小勃律王贪图美色，纳吐蕃女为妻。勃律国附近的 20 多个国家也都竞相效尤，归附吐蕃，断绝了对唐的朝贡关系，前后几任安西节度使如田仁琬、盖嘉运、夫蒙灵督等都多次发兵征讨，均无功而还。

天宝六载（747 年）三月，唐玄宗下制以安西副都护、都知兵马使、充四镇节度副使、高丽人高仙芝为行营节度使，率军万人，征讨小勃律。

仙芝率部从安西西行，经拨换城、握瑟德（今新疆巴楚）、疏勒、葱岭守捉（今新疆塔什库尔干）、播密水（今阿富汗瓦汉附近），同年六月，到达特勒满川（今瓦罕河）。然后又兵分三路：一路由疏勒守捉使赵崇玘统 3000 骑兵从北谷向吐蕃连云堡（今阿富汗兰加尔）；一路由拨换守捉使贾崇瓏统领，自赤佛堂路南下；一路由高仙芝与中使边令诚率主力从护密国南下。三路兵马约定于七月十三日辰时在连云堡下会合。三路兵按时出发，如期抵达。堡中吐蕃守军仅有千人，不意唐军猝至，一时皆惊，慌乱中只能依山拒战，滚木礮石如雨而下，不可攀登。城南 15 里处据守栅寨的八九千吐蕃兵亦遥相声援。堡城之下的娑勒川水正泛滥大涨，深不可渡。仙芝挑选精锐兵马，各带三日干粮，饱餐早饭以后，强行渡过川水，登上城旁高山，呐喊挑战，城中守军被迫出城。双方激战两个时辰，蕃兵大败。城堡中和栅寨中的吐蕃守军连夜逃跑，唐军奋勇追击，俘斩 6000 余人，余皆逃入山谷。唐军获马千余匹，军资器械不可胜数。但监军中使边令诚认为孤军深入，惧不敢进。仙芝遂留令诚率羸弱兵士守卫连云堡城，自率余众继续南进。疾行三日，到达坦驹岭（在今兴都库什山米尔峰东）上。岭下坡陡路险，两岸悬岩峭壁。仙芝恐怕兵士胆怯不进，便选遣 20 余人装扮成阿弩越城的奉迎使者，从岭下攀援而上，对唐军士兵说：“阿弩越城胡并好心奉迎，婆夷河藤桥已斫讫。”^① 婆夷河即古弱水（今流经克什米吉尔吉特之北的印度河上游支流），水上架有藤桥，桥长数丈。这是吐蕃为了假道小勃

^① 《旧唐书》卷一〇四《高仙芝传》。

律，用了一年时间在婆夷河上修建的一座便桥，也是吐蕃连接小勃律的唯一通道。仙芝听到“使者”的奉迎之语后，假装欢喜，兵士们也以为吐蕃必不赴援，这才一齐下岭，行 40 余里，抵达阿弩越城下。城中守军果然遣使相迎，唐军遂顺利进入城中。入城以后，仙芝首先令将军席元庆、贺娄余润率兵先修桥梁、道路。次日，又令席元庆率 1000 余众行至小勃律首府孽多城下，对小勃律王说：“吾取汝城，亦不斫汝桥，但借汝路过，向大勃律去。”^① 小勃律王派城内首领相迎，元庆按照仙芝命令，将其全部拘捕。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慌忙逃入石窟躲避。仙芝率唐军主力到达后，首先处死了该国与吐蕃关系最为密切的五六个首领，然后又令席元庆督众砍断了通往吐蕃的藤桥。这时，吐蕃兵马已至婆夷水东岸，桥已被唐军砍断，吐蕃兵马只得隔水观望，不能援救。接着，仙芝又派人招谕小勃律王。小勃律王看到吐蕃兵众被隔在水东，援军路绝，生路无望，只得携公主出降，其国遂平。

天宝六载（747 年）八月，仙芝虏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凯旋而归。九月，抵达连云堡，与边令诚会合，一起返回，并遣使告捷。抵达京师后，唐玄宗将小勃律王赦而不罪，拜为右威卫将军，留京宿卫。诏改小勃律国号为归仁，置归仁军守卫。西域诸国又重新归附于唐。高仙芝以此役之功被拜鸿胪卿摄御史中丞，代夫蒙灵督为安西四镇节度使。

^① 《旧唐书》卷一〇四《高仙芝传》。

第九章 唐代前期军事思想与兵学著述

唐代前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兴盛的时期之一，其间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繁荣局面。受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因素制约并影响甚至决定政治、经济、文化等进步情况的军事，在这一时期也以其特有的辉煌彪炳史册：府兵制达到鼎盛；军事法规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创立了武举制度；轻骑兵逐步取代重甲骑兵，军队的机动能力大大增强；发生了唐初统一战争和固防拓边等多次战争；造就了诸如李渊、李世民、李靖、李勣、苏定方、刘仁轨、裴行俭、郭元振等著名军事统帅和将领，其战略谋划能力和作战指挥艺术都有较大发展；出现了一批兵书，有些兵书还传入日本等国。这一时期特有的军事环境产生了丰富多采而又极有价值的军事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前期军事思想具有积极进取和创新求实两大特点。无论从唐初统一天下的战略指导思想看，还是从唐统一全国后实行的国防思想看，抑或从当时主要军事人物的军事思想和兵书的内容看，都体现了这两个特点。

李渊集团在唐初统一战争中，采取了因势借力、以屈求伸、乘虚入关、居险养威、先急后缓、各个击灭群雄的战略，取得成功。李渊在起事之前，首先卑辞厚礼以结交突厥，取得其支持，从而解除了争夺天下的后顾之忧。另外，他推戴李密，“卑辞推奖以骄其志”，使之成为李渊集团南下争夺关中“塞成皋之道，缀东都之兵”^①。李渊攻占关东后，拥代王杨侑为帝等，都体现了为积极进取而因势借力、以屈求伸的战略思想。李渊进入关中后，剪灭群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七月。

雄的基本方略是各个击破，先北后南，先急后缓，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兼施，也获得成功。唐统一天下的战略是从其自身的力量、所处的地位以及当时的形势出发制定的，既积极进取，又从实际出发，因而李渊集团能在激烈的斗争中生存、发展、壮大，并最后统一全国。

唐统一全国后，实行的是积极防御的国防思想。唐太宗时期是如此，高宗、武后等基本都是以此思想为指导。高宗时，苏定方征西突厥，裴行俭用兵西域，武后时用兵突厥和吐蕃等，都体现了唐政府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顺则抚、叛则伐的政策。这些政策从总体上看，是成功的。只是到了玄宗时，才把这一战略指导思想推向极端，发展到穷兵黩武的地步，因而导致自己走向反面。

综观唐代兵学发展情况，大致呈“兴—衰—兴”马鞍形状。唐代初期，兵学兴盛，出现了一批兵书。太宗之后至安史之乱前这一时期，兵书为史籍所著录者甚少，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当时人们在承平日久的情况下对军事问题的轻视和忽略。后来发生战乱，人们才又懂得了军事的重要，于是谈兵者又多起来。所以安史之乱后，又出现了不少的兵书。唐建国初期之所以兵学兴盛，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经过较长时期的战争实践，人们积累了较丰富的军事经验；二是建国后有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为总结这些经验提供了条件；三是当时的统治者及整个社会从切身经历中认识到军事的重要，比较重视武备。唐前期兵书见于著录的虽然不少，但亡佚严重，这对我们了解这一时期兵学研究的情况和军事思想增加了困难。好在还留下了几部重要兵学著作和一些有关资料，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兵学著述也同样体现了积极进取和创新求实的精神。

第一节 李渊的军事思想

李渊（566～635），字叔德，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西北），一说狄道（今甘肃临洮），一说赵郡（治今河北赵县）。7岁

时袭封唐国公，历任隋千牛备身，谯、陇、岐州刺史，荥阳、楼烦二郡太守，殿内少监，卫尉少卿，弘化留守兼知关右诸军事，右骁卫将军，太原留守等职。大业十三年（617年），起兵反隋。成功地指挥了攻取霍邑（今山西霍州）之战和长安（今陕西西安）之战。义宁二年（618年）五月称帝，立国号唐，建元武德。先后派兵击灭割据陇西的薛仁杲、南犯河东的刘武周、据洛阳称帝的王世充和前来援救王世充的河北起义军首领窦建德、据江陵（今属湖北）称梁帝的萧铣、据河北反唐的刘黑闥和丹阳（今江苏南京）的辅公柘等，从而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武德九年（626年）八月传位于太子李世民，为太上皇。卒于贞观九年，庙号高祖。

李渊是唐朝开国创业的军事统帅，沉谋多算、善于决断、既富远见、又善施行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旧史书把大唐创业之功多归于李世民，将李渊描写成一位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从有关史料看，李渊的军事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因势借力、先取关中、后图 天下的兴兵起事思想

李渊早就有起兵代隋以取天下的思想。《大唐创业起居注》说他“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①，李靖和刘文静也早就察觉他有“四方之志”^②，他自己也认为，他们家是“继膺符命”者。当隋炀帝要将其执送江都时，他曾单独对李世民说：“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未集耳。今遭羸里之厄，尔昆季须会盟津之师。”^③他将自己比作周文王，要李世民等像周武王会盟诸侯伐殷一样推翻隋朝，夺取全国政权。他认为，刘武周等称帝是“陈涉狐鸣，为沛公驱

①③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

② 分见《旧唐书》卷六十七《李靖传》、卷五十七《刘文静传》。

除”^①，又将自己比作刘邦。为准备起事，他派李建成、李世民等“潜结英俊”、“密招豪友”；以防御突厥为名，招募士兵；用急而示之不急的策略廉价购买突厥的马匹。为隐蔽企图，他“纵酒纳赂以自晦”^②等。这些都说明，他早有起兵之意，并极富政治和军事才能。晋阳起兵的决策也是他最后决定并付诸实施的。在有了较为充分的准备、时机成熟之后，他以“通突厥”的罪名将反对起兵的副留守虎贲郎将王威、虎牙郎将高君雅斩首，从而正式起兵反隋。从酝酿到起兵，体现了李渊周密计划、积极准备、韬光养晦、乘机起事的思想。

李渊起兵的战略是：因势借力，发展自己，先取关中，号令天下，进而统一全国。所谓“因势”，就是因天下大乱之势；“借力”，是借突厥、李密等外部势力为己所用。当时突厥的力量相当强大，“中国人归之者甚众”；李密领导的瓦岗军是当时实力最强的起义军。另外割据朔方（治今陕西靖边白城子）的梁师都，马邑（今山西朔州）的刘武周，金城（今甘肃兰州）的薛举，武威（今属甘肃）的李轨等，均对李渊构成直接威胁，比较之下，李渊的势力还比较孤弱，他要兴兵起事，必须取得某些外部势力的支援。为了将成为后顾之忧的突厥转化为可以借用的力量，他卑辞厚礼以结交之，甚至许诺：“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战所得子女玉帛可汗有之”；给突厥可汗的信不署“书”，而署“启”，大有“心大能作小”之意。使始毕可汗转而积极主张李渊取隋而代之。他派刘文静去突厥时说：“胡骑入中国，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刘武周引之共为边患。又胡马行牧，不费刍粟，聊欲借之以为声势耳。数百人之外，无所用之。”^③可知派刘文静去的任务名为借兵，实是联络突厥，防止其与刘武周联合南侵。对李密，他则“卑辞推奖以骄其志，使其不虞于我，得入关，据蒲津

①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

② 《新唐书》卷一《高祖本纪》。

③ 《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六月。

而屯永丰，阻崤函而临伊洛，东看群贼鹬蚌之势，吾然后为秦人之渔夫矣”^①。于是他写信称李密为“当今司牧”，希望他“早膺图箮，以宁兆庶”，讲到自己，则称“老夫年逾知命，愿不及此”^②，极尽谦恭吹捧之能事，使李密得意忘形，从而心甘情愿地为李渊充当“拒东都之兵，守成皋之厄”的角色，李渊得以乘虚入关，夺取长安。入长安后，他推戴代王杨侑为帝，倡言“废昏立明”，打着拥隋的旗号，欲行挟天子令诸侯之故事，达代隋之目的，将“弑逆”的罪名留给他人，而把自己竭力塑造成“应天顺人”的新主形象。这些，均体现他因势借力、以屈求伸、发展壮大自己、成就大业的思想，较当时群雄过早地争相称帝高出一筹。

李渊在取得长安后，不但占据了地理上的优势，而且在政治上更是得天独厚，他出身关陇集团贵族，在关中有很大影响，入长安后，可以取得当地人士的广泛支持；同时，占据京城，挟持隋帝，号令天下，有高屋建瓴之势，为统一天下建立了最为理想的根据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二、军政兼施、各个歼灭群雄、 统一全国的战略指导思想

夺取长安是李渊统一全国战略的第一步；歼灭群雄、消除割据则是其第二步。第二步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和好突厥，经略西北，巩固根本；第二阶段是消灭关东、江南等群雄，统一全国。基本方略是各个击灭，先北后南。

李渊入据长安后，曾“以书谕诸郡县，于是东自商洛，南尽巴蜀，郡县长吏及盗贼渠帅，氏、羌酋长，争遣子弟入见请降”^③，用政治招抚手段达到了不战而胜、拓土徕民的目的。在此后征服

①②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中。

③ 《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唐纪一》，高祖武德元年正月。

群雄中，他也多采用军事进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手段，如在派李世民征薛举父子之前，他用认亲和封官的手段招抚了李轨，从而对薛举形成战略牵制；后又派人深入李轨内部，得以不战而降其地。在平萧铣后，他命李靖为岭南道抚慰大使，招抚岭南 96 州等，都体现了军政并用以制胜的策略思想。

当时关东李密与宇文化及、王世充等杀得难解难分。因此，李渊对他们仍采取坐观虎斗、以敌制敌的策略，专力对付西北群雄。他采取各个歼灭、先急后缓的战略，派李世民先消灭对长安威胁较大的薛仁杲；在刘武周南犯时，又“悉发关中兵”，派李世民击灭之。在解除了这些后顾之忧后，才派李世民东出攻打王世充，夺占洛阳。为平定萧铣，他于武德二年（619 年）就派李靖入蜀协助赵郡王李孝恭做水战准备，因准备充分，用人得当，指挥得法，此役亦迅速告捷。而后又平定了刘黑闥和辅公柘，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很明显，李渊在战略上运筹周密，决策正确，用得其人，是取得这些作战胜利、从而统一全国的首要条件。

三、正确料敌、集智用长、先胜 后战的作战指导思想

李渊在作战指导上善于正确料敌，在此基础上作出决策。如大业十二年（616 年），李渊以不足 5000 人迎击占优势的突厥南侵之兵。他分析说：“突厥所长，惟恃骑射，见利即前，知难便走，风驰电卷，不恒其阵，以矢为爪牙，以甲冑为长服，队不列行，营无定所，逐水草为居室，以羊马为军粮，胜止求财，败无惭色，无警夜巡昼之劳，无构垒馈粮之费……今若同其所为，习其所好，彼知无利，自然不来……若不决战，难以图存。”可见他对突厥情况了解甚深。李渊采取这一对策后，突厥兵果然不敢来战。“如此再

三，众心乃安，咸思奋击”，李渊乘机“纵兵击而大破之”^①。他用“空城计”败突厥兵，亦是建立在正确料敌基础上作出的决策。霍邑之战，根据他对宋老生的了解，采取了诱敌出城、断其退路、前后夹击的打法，取得了胜利。南下攻长安时，他派王长谐等从梁山渡河，营于河西以待大军。他对王长谐说：“屈突通精兵不少，相去五十余里，不敢来战，足明其众不为之用。然通畏罪，不敢不出。若自济河击卿等，则我进攻河东，必不能守；若全军守城，则卿等绝其河梁，前扼其喉，后拊其背，彼不走必为擒矣。”^② 他根据屈突通“野战非其所长，婴城善为捍御”^③的特点，采取了避攻坚城、野战歼敌的方略。这些都体现了他正确料敌、因势定策的作战指导思想。

另外，李渊善于听取大家的意见，集众人之智为智，合众人之长为长，从而作出正确决策。如在南下攻霍邑途中，传来突厥联合刘武周进犯太原的消息，他召集众将商议对策，然后择善而从，决定继续南下。大军受阻河东（治今山西永济蒲州镇），众将或言先克河东，然后西进；或言避开河东，直取长安。李渊吸取了两种意见的合理部分，留部分军队围河东，自引军西趋长安，亦是得策。汾阳人薛大鼎、河东县户曹任瓌提出早日渡河以取关中的建议，李渊都虚心听取。倾听各种意见并择善而从，做到多谋善断，先胜后战，正是优秀的军事统帅所必备的素质。

四、因势定制、严明赏罚、 用人所长的建军思想

李渊重视军队制度建设，其基本做法是因势定制，有沿有革。起事初期，为适应战争的需要，他建立大将军府，下设左、中、右

①③ 分见《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卷中。

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八月。

三军，由三个儿子分别统领，形成了有力的统一指挥体制；为扩充兵源，实行募兵政策。武德二年（619年），他提出，为提高军队战斗力，必须“各因部校，序其统属”^①，恢复府兵制，分关中为12道，置12军。三年，12军各立军号，分道治军，耕战结合。建立12卫和东宫6率，完善了中央军事体制和府兵的编制，沿用了隋朝的一些做法，又有所发展。在治军上，为适应兴兵起事的需要，他注重广施恩惠，不惜重赏；同时又强调严肃军纪，禁止侵暴百姓。积极争取起义军的支持，收编其队伍，以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对归顺者封以高官，如对关中起义军首领孙华；对抗逆者，在将其打败后，一般只诛敌首，对其余人采取赦“诖误者”和善待俘虏的政策。强调赏罚公平，不分贵贱。霍邑之战后论功行赏，有人主张应募之奴不能与良人同，李渊坚持按功行赏，因而较大地调动了军队作战的积极性。在用将上，注重用其所长，如对李世民、李靖、李建成、李世勣等人的使用，都体现了这一思想，使他们在唐初几次重大作战中都较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特长。

王夫之认为：“秦王之勇略，志大而功成，不知高祖慎重之心，持之固，养之深，为能顺天之理，契人之情，放道以行，有以折群雄之躁妄，绥民志于未苏，故能折箠以御众尤，而系国于苞桑之固，非秦王之所可及也。”^②这一看法是比较中肯的。李渊作为开创唐朝大业的统帅，提出并实行了许多高明的战略，其军事思想理应受到重视。

第二节 李世民的军事思想

李世民（599～649）是唐朝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唐高祖李渊次子。出生于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幼聪睿，有大志，而

^① 《唐大诏令集》卷一〇七《备御》。

^② 《读通鉴论》卷十一《唐高祖》。

能屈节下士，临机果断，不拘小节，时人莫能测其深远。他曾参与谋划晋阳起兵，参加了攻克霍邑（今山西霍州）之战，攻取长安（今陕西西安）之战，独立指挥了击灭薛仁杲的浅水原（今陕西长武西北）之战，大败宋金刚的柏壁（今山西新绛西南）之战，消灭窦建德和王世充的洛阳（今属河南）、虎牢（今河南荥阳汜水镇西）之战等重大作战。继位后，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府兵制；实行积极防御的国防战略，先后派兵击灭了东突厥和吐谷浑；与吐蕃等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实行和亲政策；平定薛延陀等，使“北荒悉平”，诸蕃内附，从而开创了文治武功均达鼎盛的“贞观之治”的局面。

李世民的军事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乘机起事、夺取天下的思想

李世民是李渊晋阳起兵的主要谋划者和最坚定的执行者之一。他主张，在隋末天下大乱时，应乘机起兵，“本兴大义，奋不顾身以救苍生”^①。他认为，起事必须进行隐蔽、周密的准备，其中主要的是争取人才，“时天下已乱，盗贼起，知隋必亡，乃推财养士，结纳豪杰”^②，为乘机起事积蓄力量。他重视起事战略的谋划与制定，在一开始就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具体的步骤，他与晋阳令刘文静“与图大事”，赞成刘文静提出的“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以成“帝业”^③的起事战略，并坚决将其付诸实施。他认为，一旦兴兵起事，就要坚定不移，有进无退，坚决进行到底。在李渊率军南下途中，雨久不止，又传言突厥与刘武周乘虚袭晋阳，有人主张还救根本（太原），更图后举。李世民分析了当时的形势，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七月。

② 《新唐书》卷二《太宗本纪》。

③ 分见《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七》，恭帝义宁元年四月。

认为“兵以义动，进战则克，退还则散。众散于前，敌乘于后”^①，后果只能是失败。因此，他力主攻克霍邑，继续南下，对李渊定下继续前进的决心，起了重要作用。当军队受阻于河东（治今山西永济蒲州镇），有人主张仍攻河东时，李世民从实际出发，反对顿兵坚城，坚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入长安，也体现了他贯彻既定战略的思想。夺取长安后，他主张暂不介入关东之争，而是先固根本，再图中原。在打败屈突通后，李渊曾派他与李建成率军10余万东征洛阳，“东都闭门不出，遣人招谕，不应”，李世民认为，“吾新定关中，根本未固，虽得东都，不能守也。”^②遂引军还。在先后克平薛仁杲、刘武周，关中巩固、无后顾之忧后，再出兵东击洛阳，逐鹿中原，统一全国。这无疑是正确的战略谋划。

二、灵活机动、因敌制胜的作战指导思想

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正确料敌、因势定谋的战前决策思想 李世民认为，知彼知己是兵家大要，强调临阵“先料敌之心与己之心孰审”，“察敌之气与己之气孰治”^③。为此，他十分重视平时对敌情的掌握和临阵对战场的侦察。从他协助李渊晋阳起兵的情况看，他对当时关中乃至全国的形势有比较全面、准确的了解和把握；从他在战前和战中对宋金刚、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等人情况的分析中，也可看到他平时对这些对手了解之深刻和准确。在战场上，他不仅仅满足于对间接情报的掌握，而是总要亲自进行实地侦察，了解敌军实力和战场形势。在准确料敌的基础上，作出正确决策。如在洛阳、虎牢之战中，当窦建德率军支援王世充时，诸将多为表面现象所迷惑，李世民由于对敌情有全面而准确的掌握，才能力排众议，做出了围城打援、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七月。

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唐纪一》，高祖武德元年四月。

③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下。

一举两克的正确决策；他在此战中为引诱窦建德所采用的“牧马计”，也是在他亲临前线“察敌形势”后制定的策略。

坚壁挫锐、待衰而击的持久防御思想 对力量强力、利在速战之敌，李世民主张“坚营蓄锐以挫其锋”，“以持久弊之”^①，消敌锐气，断敌给养，提高自己军队士气，壮大自己的力量，改变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在敌人粮草不继、士气衰落或准备退却时，以反击取胜。如在二战浅水原时，开始众将请求出战，李世民坚决不同意，他说：“我士卒新败，锐气犹少。贼以胜自骄，必轻敌好斗，故且闭壁以折之，待其气衰而后奋击，可一战而破，此万全计也。”^② 经过 60 多天的相持，薛军果然粮尽，军心动摇，李世民乘机出击，取得了决战的胜利。在打败宋金刚、窦建德等人之战中，他也采用了此法。

正兵相持、奇兵袭后的战术进攻思想 阵后反击，是李世民与敌决战时采取的一个重要战术。他认为，使敌乘己弱，逐奔不过数十百步；己乘敌弱，“必出其阵后反击之，无不溃败”^③。浅水原之战，李世民先令庞玉于原南列阵，与敌将宗罗喉苦战，李世民“亲御大军，奄自原北”，“于是王师表里齐奋，罗喉大溃”^④。介休之战，他令李勣先与宋金刚交手，在李勣军开始退却时，自己“率精骑击之，冲其阵后”^⑤，大败宋金刚军等，都是采用的此法。

兵贵神速、乘胜追击的歼灭战思想 李世民认为“兵法尚权，权在于速”^⑥，主张正确料势，果断决策，迅速行动，使敌“智不及谋，勇不及断”，如此，则可“取之若振槁叶”^⑦。反对犹豫不决，贻误战机。在取得作战决战胜利之后，应乘破竹之势，穷追猛打，

① 《通典》卷一五五《兵八》。

② 《旧唐书》卷五十五《薛举附子仁杲传》。

③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唐纪八》，高祖武德九年九月。

④⑤ 《旧唐书》卷二《太宗本纪上》。

⑥ 《旧唐书》卷五十七《裴寂传》。

⑦ 《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九月。

务求将敌人全部歼灭。他在击败薛仁杲部将宗罗喉后，其舅窦轨劝他不要轻进，李世民回答：“破竹之势，不可失也。”^①坚持乘胜追击，迫薛仁杲献城投降。他在柏壁击败宋金刚后，有人劝他待部队休整后再追击敌人，他认为“功难成而易败，机难得而易失，必乘此势取之”^②，一直追敌至雀鼠谷，一日八战。他本人两天没吃饭，三日没解甲，终于将其歼灭。

三、文武并重、积极防御的国防思想

李世民认为：“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③基于这一认识，为强化国家防卫力量，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内政治、经济、军事建设上，励精图治，自强不息，推行轻徭薄赋政策，恢复并发展生产，较快地扭转了因战争造成的国家经济凋敝的局面。他高度重视国家武装力量建设，认为“中国虽安，忘战则民殆”，要求“农隙讲武”，“知弧矢之威，以利天下”^④。同时，又反对穷兵黩武，认为“自古以来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也”，“甲兵武备，诚不可阙；然炀帝甲兵岂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尽力，使百姓乂安，此乃朕之甲兵也”^⑤。在对周边各部族和国家关系的处理上，主张友好相处，以文德服人，尽量不诉诸战争。贞观四年（630年），林邑（即占婆，在今越南中南部）献火珠，有司以其表辞不顺，请出兵讨伐，唐太宗说：“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故汉光武云：‘每一发兵，不觉头须为白。’自古以来，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也……言语之间，何足介意！”^⑥贞观十七年（643年），有人建议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六《唐纪一》，高祖武德元年十一月。

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八《唐纪四》，武德三年四月。

③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纪九》，贞观三年十二月。

④ 《帝苑》卷下《阅武篇》。

⑤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纪九》，贞观四年十二月。

⑥ 《贞观政要》卷九《征伐第三十五》。

于怀远镇增戍兵以逼高丽，唐太宗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未闻一二百戍兵能威绝域者也。”^①不得已而用兵时，也是“必待有罪，然后讨之”^②。主张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批评“贵中华贱夷狄”的狭隘观念，主张对不同种落“爱之如一”，用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发展强大的国力。对表示臣服的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或和亲政策，使这些地区对唐周边敌对势力形成战略牵制或成为唐抗击外来侵略的缓冲地带，为自己组织反击赢得时间。反对前代帝王“务广土地，以求身后之虚名”的行为，表示，这种虚名即使“于身有益，于百姓有损，朕必不为”^③。对外来侵扰，主张积极防御，反对消极保守。自唐建国以来，突厥多次侵扰唐境，唐王朝起初一直采取退让态度，有人甚至建议采取迁都的措施消极逃避，李世民坚决反对，提出“愿假数年之期，请系颉利之颈，致之阙下”^④。贞观二年（628年），颉利拥兵窥边，有人建议筑长城防御，李世民答：“当为公等取之，安在筑障塞乎？”^⑤他批评隋炀帝不能精选良将，安抚边境，只知筑长城以备突厥的消极做法，认为“朕今委任李世勣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耶？”^⑥在反击外来侵扰的作战中，他主张对敌务必全歼，擒捉首恶，不留后患，以求久安。唐军征东突厥之战和击吐谷浑之战等，都贯彻了他这种积极防御的国防思想。

四、重视军制建设、善于知人用将的建军思想

在军队建设上，李世民高度重视军队的制度建设和对将才的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唐纪十三》，贞观十七年六月。

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唐纪八》，太宗贞观元年十二月。

③ 《贞观政要》卷九《征伐第三十五》。

④ 《资治通鉴》卷一九一《唐纪七》，高祖武德七年七月。

⑤ 《新唐书》卷二一五一《突厥上》。

⑥ 《旧唐书》卷六十七《李勣传》。

提拔使用这两个最重要的环节,从而保证了军队军政素质的提高。李世民认为,“周氏设官,分掌邦事;汉家创制,先定章程”^①,反映了军队建设以制度为先的思想。他在位期间,整顿完善了府兵制,健全了十二卫和东宫六率中央军事统帅机构;遵循中外相维、居重驭轻的原则,合理部署全国武装力量;实行兵农结合、寓兵于农的兵役制和严细的番上措施;统兵权、发兵权、指挥权相分离,以保证皇帝对军权的绝对掌握,“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则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②;大力发展牧马业,建立强大的骑兵队伍等。这些措施的实行,使府兵制达到鼎盛。另外,他十分重视对将才的收罗;培养和使用,在知将、爱将、用将方面有独特的才能和建树,因此,能驱驾英才,诸将都愿为他效力。一些曾是敌对营垒的人,后来也成了他得力的将帅。他对将帅十分爱护,如他听说李靖病后,命“有昼夜视公疾大老姬遣来,吾欲熟知公起居状”^③;听说李勣病后须用胡须灰做药引子,他就剪下自己的胡须烧化后放到药中让李勣吃,事后使李勣感动得“顿首流血”。李道宗在战斗中伤了脚,他亲自给他针灸等。在用将上,他主张舍短取长、“弃怨用才”;他善于知人而后任,既已任用,就“洞然不疑”。主张充分发挥战场指挥员的主观能动作用,反对“将从中御”。太宗赐李靖诏书中讲到:“兵事节度皆付公,吾不从中治也。”^④他认为天下可“逆取”,但必须“顺守”。因此,战乱时期用人偏重于才;和平时时期用人要重视德。反对以卑尊取人,强调“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⑤,即善于因才而用。他不但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没有大杀功臣的开国皇帝之一,而且还善于发挥功臣的作用,使之为国家又立新功。《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下载李世民间李靖之言:“光武中

① 《唐大诏令集》卷一〇七《备御》。

② 《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③④ 《新唐书》卷九十三《李靖附五代孙彦芳传》。

⑤ 分见《帝苑》卷上《求贤篇》、《审官篇》。

兴，能保全功臣，不任以吏事，使之继续发挥作用，此则善于将将乎？”李世民不独强调保全功臣，且“任以吏事”，堪称真正善于“将将”者。他主张对少数民族将领也充分信任，倾心依赖，使他们在军事斗争和国防建设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唐朝少数民族将领之多，发挥作用之大，在中国历史上的汉族政权中是绝无仅有的。他重视军队训练，强调“教得其道”，如赞成根据蕃、汉特点，各施其教；用讲武、狩猎等方法进行训练；适时校阅，根据校阅成绩，赏罚负责训练的官员等。

李世民的军事思想也有其难免的局限性，如他在晚年征高丽之战中，作战指挥有所失误；其用权术驾驭将领的做法也属封建糟粕等。

第三节 李靖与《大唐卫公李靖兵法》

李靖（571～649）是唐朝初期杰出的将领、军事家，字药师，京兆三原（今陕西三原东北）人，通书史，精兵法，未仕时即深得其舅韩擒虎等人的赏识。隋大业末年，任马邑丞，后归唐，被秦王李世民引为三卫，因平王世充有功，被授开府之职，后奉命入蜀，协助赵郡王李孝恭筹划消灭萧铣之事。武德四年（621年）正月，李靖看到萧铣猜疑乱杀手下将领，政局动荡，有机可乘，遂向李孝恭献取萧铣十策。二月，被高祖李渊任命为行军总管兼孝恭长史，委以军事。九月，乘秋天江水上涨、敌疏于戒备之机，发兵攻萧铣，一举平定江汉之地，因功授上柱国，封永康县公，检校荆州刺史。受命度岭分道招抚各州，连下96州，得户60余万。武德七年，协助李孝恭镇压杜伏威余部辅公柘。李渊盛赞李靖用兵“古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何以加”。^①

李世民继位后，李靖任刑部尚书兼检校中书令。贞观三年，东

^① 《新唐书》卷九十三《李靖传》。

突厥发生内乱，李靖以兵部尚书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奉命率李勣等六总管征讨，采用分进合击、骁骑奇袭的战术，擒颉利可汗，平灭东突厥。战后，被人弹劾“持军无律，纵士大掠”，险被加罪。李靖无所辩。后来李世民知此事系人“谮短”李靖，加赐帛 2000 匹，迁尚书右仆射。李靖为人“沈厚”，于此可见一斑。八年正月，任畿内道大使，巡察风俗，以足疾上表辞官，唐太宗称赞他“富贵而知止”，“引大体”，“为一代法”。

不久，吐谷浑入侵，李靖以 65 岁高龄请缨率兵出战，被任命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率侯君集等 5 总管兵远征吐谷浑，采取远程奔袭、攻其无备、穷追猛打的战术，大败吐谷浑，迫其可汗伏允自杀，更立大宁王慕容顺而还。回军后，又遭人诬告，因按验无状，免于治罪。从此，李靖闭门谢客，虽亲戚不能随便进见。十一年，改封卫国公，进开府仪同三司。死后，赠司徒、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谥景武。

李靖在军事上“临机果，料敌明”^①，善于抓住战机，出奇制胜，史书称他与李勣为当时“烟阁之最”^②。他不但在军事实践上表现出杰出的军事才能，为唐朝立下了丰功伟绩，而且在军事理论上也有很深的造诣，所著《大唐卫公李靖兵法》有很高的军事学术价值。另外史籍记载他的著作还有：《六军镜》三卷，《玉帐经》一卷（《旧唐书·经籍志》著录）；《彭门玉帐》（《崇文总目》著录）；《兵铃新书一卷》，《李仆射马前诀》一卷，《卫国公手记》一卷，《韬铃秘术》一卷，《总要》三卷（《宋史·艺文志》著录）；《兵家心术》一卷，《六壬用兵太一心机要诀》一卷，《明将秘要》三卷（《通志·艺文略》著录）；《集太公兵法》（《遂初堂书目》著录）；《李卫公兵机》，《李卫公四门经史》，《李卫公武略》，《李卫公元戎必胜录》（《文渊阁书目》著录）等。这些书因均已亡佚，故难辨其真伪。但即使其中有些是托名之作，亦可看

① 《新唐书》卷九十三《李靖传》赞语。

② 《旧唐书》卷六十七《李靖传》史臣曰。

出李靖在军事上声名影响之大。现存世的《大唐卫公李靖兵法》以及《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反映了李靖的一些军事思想。

《大唐卫公李靖兵法》，或称《卫公兵法》《李靖兵法》。《通典》多称《大唐卫公李靖兵法》。此书新旧《唐书》中均无著录，但《通典·兵典》引文中保存了它的部分内容，说明在唐代确有此书。作者为李靖，素无疑问。清代学者汪宗沂据《通典》引文，参杜牧《孙子注》、宋《太平御览》等书所载该书佚文，辑成《卫公兵法辑本》，全书分为上、中、下三卷，上卷言将务兵谋，中卷讲部伍营阵，下卷谈攻守战具。内容较《通典》有所增益，并大体进行了分类，但仍不系统连贯，非《大唐卫公李靖兵法》原貌。

从我们目前见到的《卫公兵法》内容看，其在军事学术上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强调以谋取胜

该书认为，“将之上务在于明察而众和，谋深而虑远，审于天时，稽乎人理”；反对“不达权变”。指出，“计无所出”、“进退狐疑”的指挥员率兵作战，无异于“趣苍生而赴汤火，驱牛羊而啖虎狼”^①。对如何知彼知己，决策制敌，带兵治军等，进行了具体论述。强调料敌制胜，即“料其彼我之形，定乎得失之计”，其中包括“料彼将吏孰与己和，主客孰与己逸，排甲孰与己坚，器械孰与己利，教练孰与己明，地势孰与己险，城池孰与己固，骑畜孰与己多，粮储孰与己广，工巧孰与己能，秣饲孰与己丰，资货孰与己富”^②等12个方面，较孙子的“五事”“七计”增加了经济因素，对其他因素的论述也更为具体，可操作性更强。强调军队“宁十日而不作，不可一日而不胜”^③，即始终处于战而能胜的状态。书中所提出的“敌有十五形可击”（“新集；未食；不顺；后

① 《孙子兵法·形篇》杜牧注引李靖语。

②③ 《通典》卷一五〇《料敌制胜附》。

至；奔走；不戒；动劳；将离；长路；侯济；不暇；险路；扰乱；惊怖；不定”）；“帅有十过”（“勇而轻死；贪而好利；仁而不忍；知而心怯；信而喜信人；廉洁而爱人；慢而心缓；刚而自用；懦弱多疑；急而心速”）；^①“间之道有五”（“因其邑人，使潜伺察而致词”；“因其仕子，故泄虚假令告示”；“因敌之使，矫其事而返之”；“审择贤能，使覘彼向背虚实而归说之”；“佯缓罪戾，微露我伪情浮计，使亡报之”）^②等，是在总结新的作战经验的基础上，对《孙子》行军察敌、“将有五危”、用间思想的深化阐发。主张“用兵上神，战贵其速”^③，这是在轻骑兵取代重甲骑兵的条件下，对《孙子兵法》速战速决思想的发挥和发展，李靖指挥的平东突厥和吐谷浑等作战，均体现了这一思想。对“形”与“势”也有独到的见解，认为“凡事有形同而势异者，亦有势同而形别者，若顺其可则一举而攻济，如以未可则击动而必败”。从实际作战指挥出发，指出造势、任势之“势”是气势、地势、因势三种，言简而中要，为行家论兵之言。

另外，该书从理论上提出了“持久战”的问题。对“兵之情主速”，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兵之情虽主速，乘人之不及。然敌将多谋，戎卒辑睦，令行禁止，兵利甲坚，气锐而严，力全而劲，岂可速而犯之邪？答曰：若此，则当卷迹藏声，蓄盈待竭，避其锋势，与之持久，安可犯之哉？”^④《孙子》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只言持久之害，未及持久之利。《卫公兵法》总结了后来战争的经验，认为速决与持久应根据情况而定，二者不可偏废，从而在理论上纠正了只讲速战、反对持久的片面观点。在战争指导上将持久与速决统一起来，是《卫公兵法》军事理论上的一个重要贡献。

① 《通典》卷一五〇《敌十五形、帅十过附》。

② 《通典》卷一五一《间谍》。

③④ 《通典》卷一五四《兵机务速》。

二、注重严明治军

《卫公兵法》注重严明治军，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1、严明编制法规。《卫公兵法》十分重视军队编制的合理和法规的健全，体现了以法制统兵治军的思想。如规定，诸大将出征，约授兵2万人，将其分为七军：中军4000人；左右虞侯各一军，每军各2800人；左右厢各二军，每军各2600人；马步军共计14000人，另有6000人守辎重。重视军队基层战斗编组，规定3人相得意者为一小队，3小队为一中队，5中队为一大队，另有押官、队头、执旗副队头、右右谦旗等，每大队共50人组成。每队一旗，行则引队，住则立于阵前；帐幕要按规定的尺寸、位置、方向扎布，每帐按规定的人数住宿等。《卫公兵法》对军队的法令制度都作了详细具体的条令性规定，从而将《孙子兵法》“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①的思想具体化为可以操作的法规。

2、严明赏罚。该书认为“持军之急务，莫大于赏罚”，要做到“善无微而不赞，恶无纤而不贬”；赏罚的关键在于“必行”、“必当”，“赏罚不在重，在必行；不在数，在必当”；赏罚的施行要讲求时效性，“诸有功合赏，不得逾时；有罪合罚，限三日内”。对如何实施惩罚做了详细具体的规定。如，规定：“搴旗斩将，陷阵摧锋，上赏；破敌所得资物仆马等，并给战士”；“与敌斗，旗头被伤，救得者，重赏”；“泄露军事”，“背军逃走”，“后期”，“无故惊军，叫呼奔走，谬言烟尘”，“奸人妻女”等，都要斩首。同时强调爱护吏士，规定“诸将三日一巡本部吏士营幕，阅其食饮粗精，均劳逸，恤疾苦，视医药”等^②。

3、严格训练。《卫公兵法》强调按照实战要求对部队进行严格训练，规定了“教旗法”、“教阵法”及一般教战练兵的内容、方

① 《孙子兵法·势篇》。

② 《通典》卷一四九《杂教令》。

法和步骤。如“教旗法”规定：“凡教旗，于平原旷野，登高远视处，大将居其上，南向。左右各置鼓一十二面，角一十二具；左右各树五色旗，六纛居前，列旗次之；左右衙官，驻队如偃月形，为后骑。下临平野，使士卒目见旌旗，耳闻鼓角，心存号令。”要求“兵刃精，新甲冑，幡帜分为左右箱（厢），各以兵马便长，班布其次，阵间容阵，队间容队，曲间容曲，以长参短，以短参长，回军转阵，以后为前，以前为后，进至奔进，退无趋走，以正合，以奇胜，听音睹麾，乍合乍离。”通过教练，使将卒熟知“离合之势，聚散之形，胜负之理，赏罚之信”^①等。这些均体现了其严格训练、练要得法、练为战用、着眼于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思想。

4、重视攻守战具的制作、配备和使用。《卫公兵法》中以较多的篇幅讲述武器装备问题，特别是对攻守城器具、水战具等论述甚详，说明了作者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作者强调武器的配备要合理，弓、弩、刀、棒、枪等抛射兵器、长短兵器、骑步兵武器等参合配置，以互相取长补短。另外，书中对通讯、侦察手段，如旗鼓、烽台、地听、马铺（驿站）、游弈（侦察巡逻的士兵）等都有具体的规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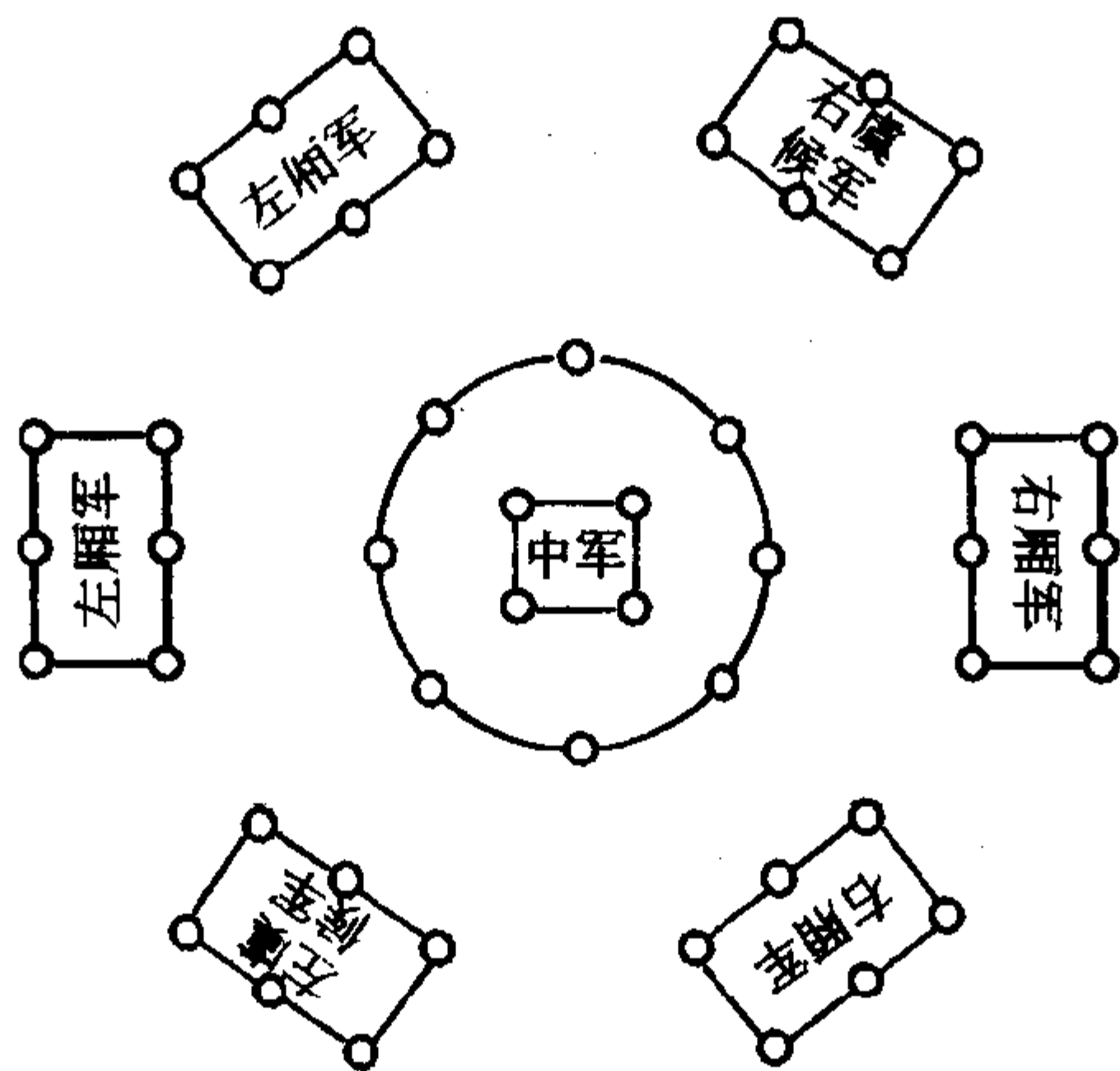
三、战术上多有创新

《卫公兵法》以较多的篇幅论及战术问题，表明了作者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和高深的造诣。强调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敌固无小，蜂虿有毒”，即使对弱小的敌人也必须慎重对待，周密谋划。认为“军无小听，听必审也；战无小利，利必大也”。在交战之前，必须全面详审地“料其彼我之形，定乎得失之计”。根据不同地形特点使用不同兵种，在通常情况下，采取多兵种协同方式：“步为腹心，车为羽翼，骑为耳目，三者相待，参合乃行”。战阵内，通常弩手居前，其次弓手，再次为战锋队步兵；后为马军、跳荡（突

^① 《通典》卷一四九《法制》。

击队。《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说由骑兵组成，似不确）、奇兵；再后为驻队。不同兵种递次配备，灵活运用。提出了使用战术的一般原则：“凡战之道，以地形为主，虚实为佐，变化为辅，不可专守险以求胜也”^①。

《卫公兵法》对六花阵法、行军法、撤退法、行引法、安营法、教战阵法、旗法等多有独到的创见和详备的论述。



六花阵图

所谓六花阵，即“象六出花”的战斗队形。通常以中军居中，六军居外，中军居中，大阵包小阵、大营含小营，各阵营之间互相衔接，不同兵种合理配置，具有协同、集中、机动等特点。据《李卫公问对》及《武备志》说，六花阵有圆阵、方阵、曲阵、直阵（纵阵）、锐阵等五种阵形，这五种阵形又各有五种变化，共有25变，指挥员可根据不同的敌情、地形、攻防需要等布列不同的阵形。从《卫公兵法》看，其基本阵形是横阵和竖阵。

横阵是合七军战兵为170队，分作两梯队，前为战队，后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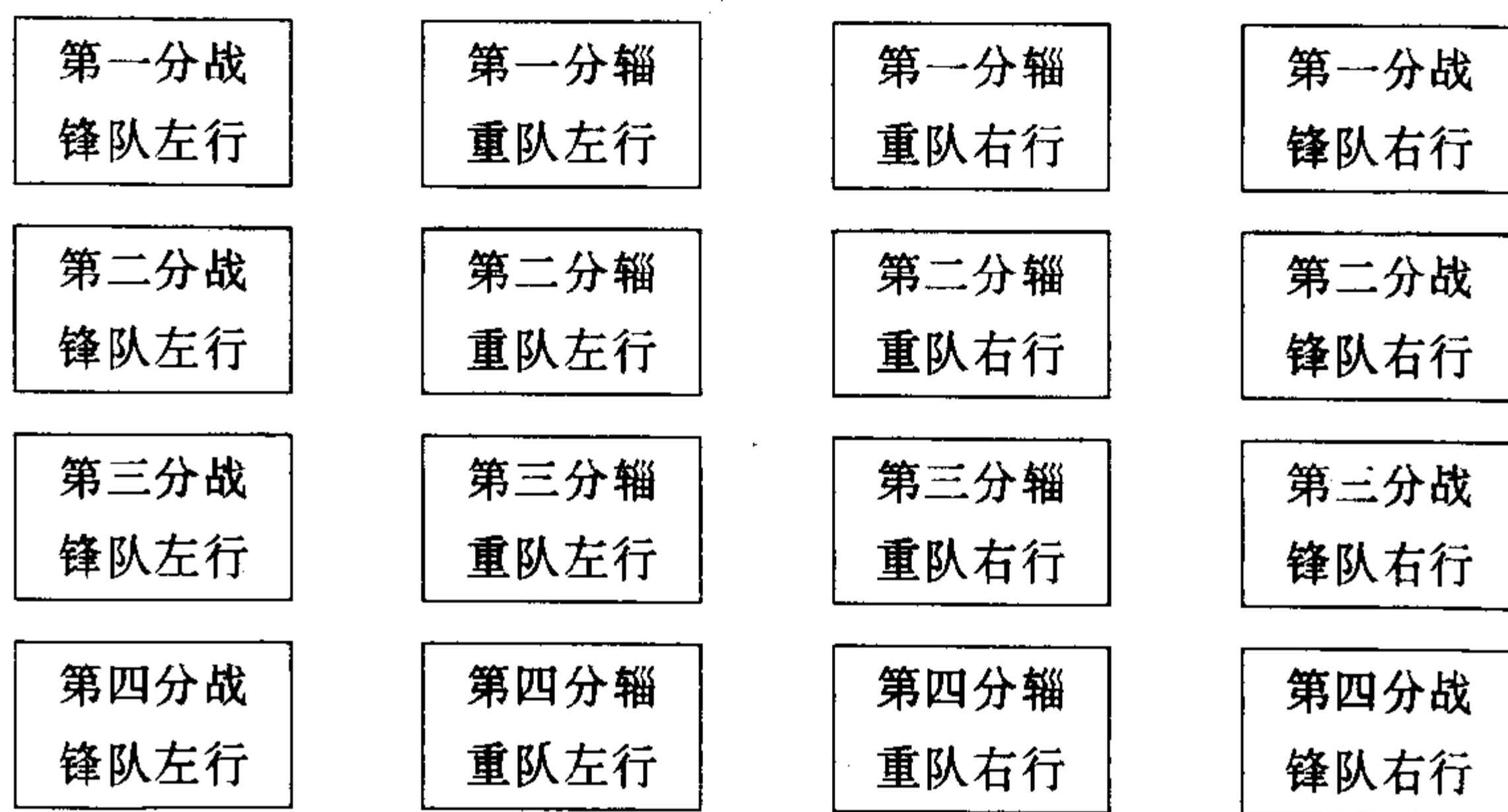
^① 《通典》卷一五九《总论地形》。

驻队。每梯队横列 85 队，每队据地 20 步，85 队共据地 1700 步。每队中按弩手在前、弓手次之、然后步兵的顺序梯次配置。马军各在当队后，驻军左右，骑手下马立。听鼓音响，弩手、弓手先后发箭，步军、马军等依次接战①。

竖阵即纵队阵形。如果遇到恃险固守之敌，因地形险阻，不能列成横阵，就用竖阵。其阵法是：弩手、弓手和战锋队混合编组，相间引前；后为跳荡、奇兵；两驻队两边相翊。进攻时，按横阵之法依次接战②。

另外，李靖还创立了行引方阵和撤退阵法。

所谓行引阵法，是引导护送辎重等的行进阵形。其阵形是，辎重成 4 分队两道中间行，护送辎重的战锋队成 4 分队两道两侧行（并行分队数可根据道路宽窄变化），其阵形如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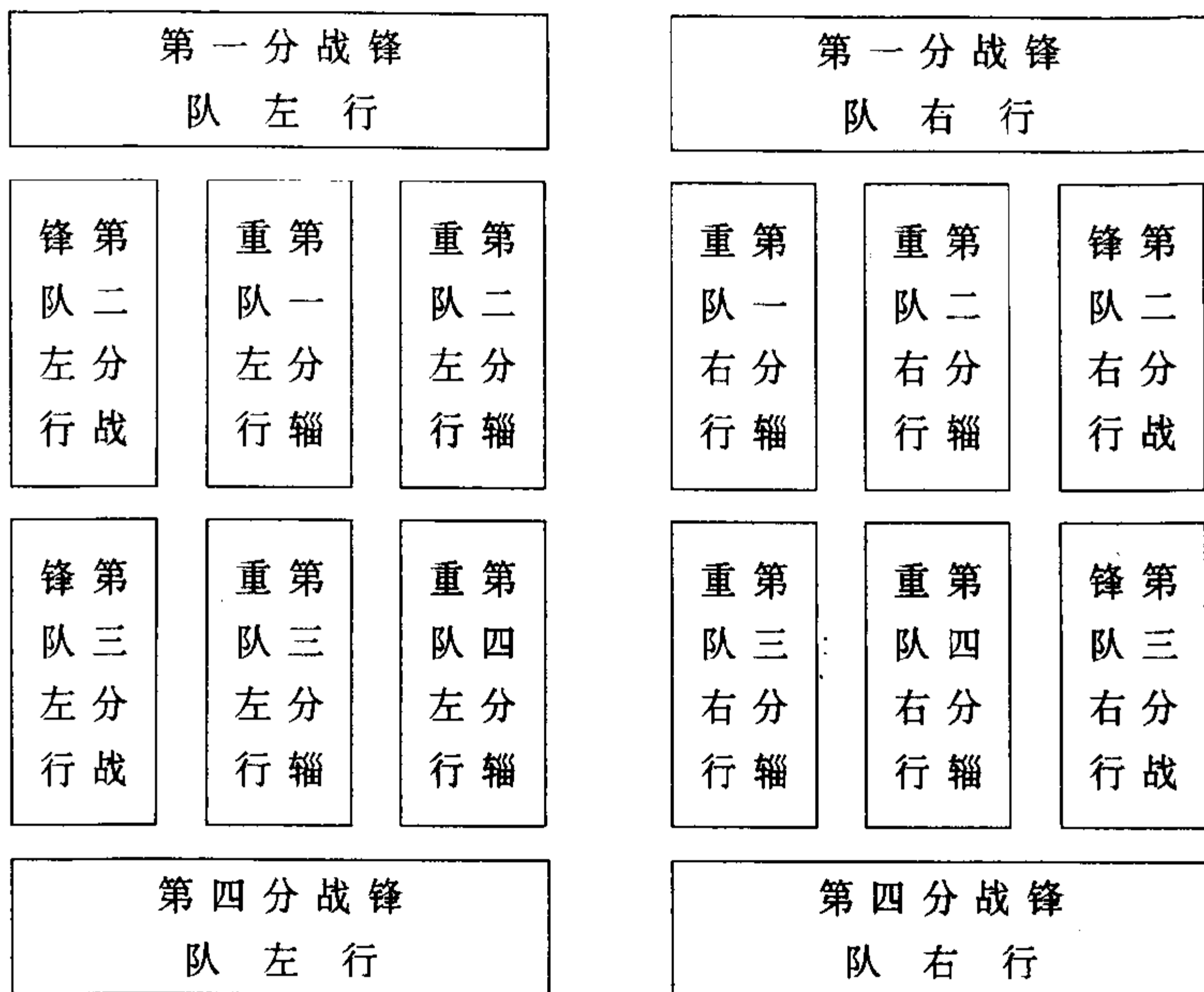


行引方阵甲

如遇敌，第一、三分辎重队分别后缩，插入二、四分辎重队。第一分战锋队横引以挡其前；第四分战锋队横列其后以殿后；第二、三分战锋队各挡其左右。从而组成方阵，以阻击来敌。其阵

①② 《通典》卷一五七《下营斥候并防捍及分布阵附》。

如下图：



行引方阵乙

撤退阵法是在与敌交锋不利、须撤出战斗时，用隔队抽队撤退的阵法。其法是隔一队抽一队，所抽之队撤至阵后百步立阵，未抽之队阻击敌人掩护其撤退。已撤之队到达指定地点后，“持戈、枪、刀、棒并弓弩等张施等贼，张施了，即抽前队”。前队亦后撤阵后百步立阵，准备掩护前队撤退。如此循环往复，撤出战斗。这种隔队抽队、边战边退的阵法可以“免被贼奔蹙”，多为后世兵家作为撤退战术使用。

总之，《卫公兵法》强调以谋取胜，主张严明治军，战术上多有创新。理论联系实际密切，可操作性强，在继承前人军事思想的基础上有新的发挥和发展，对后世有一定影响。

第四节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反映的唐前期军事思想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或称《李卫公问对》，《唐李问对》，简称《问对》，是以唐太宗李世民与卫国公李靖讨论兵法的形式写成的问答体兵书。北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年）被列为武学教科书《武经七书》之一。现存宋、元、明、清以来《武经七书》系统诸本数十种，在国外亦有一定影响。

对此书的作者及成书年代，自宋以来，聚讼不已。一说确为唐太宗与李靖谈话的辑录，成书于唐初，时间在贞观十八年（644年）至贞观二十三年之间；一说为北宋阮逸或他人依托之作。认为此书是伪托之作者，首起于陈师道，他在《后山集》中写道：“世传王氏《元经》、薛氏《传》、关子明《易传》、李卫公《对问》，皆阮逸所著。逸以草示苏明允（苏洵），而子瞻（苏轼）言之”。何遵《春渚纪闻》、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等均持此说。明马端临则认为“非阮逸之假托”。

查此书中有后人撰写的痕迹。如该书卷上载太宗之言：“近契丹、奚皆内属，置松漠、饶乐二都督，统于安北都护。”安北都护府是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时由瀚海都护府改置，时唐太宗和李靖已去世20年，他们绝不会讲出“安北都护府”这一名称。另，《问对》中多次讲到“李勣”。李勣之名也是在高宗时改的。太宗在世时，曾下令天下对自己的名字“不连言者勿避”^①，他不可能率先为避己讳而称“李世勣”为“李勣”。再如，晋阳起兵时，李建成统左军，李世民统右军。而《问对》则称李建成统右军，李世民统左军，显系此书作者疏忽致误，唐太宗自己是不会讲此错话的。总之，此书不是贞观时所作，更不可能是李靖亲著。其问世时间不会早于宋神宗熙宁朝。因熙宁八年（1075年）时，神宗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唐纪十五》，太宗贞观二十三年六月。

诏书中还说“唐李靖兵法，世无完书”^①，《问对》是“完书”，如果此书此时已然问世，神宗不会如是说。他下令要枢密院兵房检详官与检正中书刑房王震“提举修撰”李靖兵法，以供武人将佐学习^②。可知此书系王震“提举修撰”。经义所检讨曾旻（《宋史·兵志九》作“收”，《文献通考·兵九》作“皎”），中书吏房学公事王白、管勾、国子监丞郭逢原参加了校正，最后经朱服等校定，将此书作为《武经七书》之一正式颁行全国。王震等在“提举修撰”过程中，应参考了《通典》所载《卫公兵法》以及其他史籍中所载唐太宗、李靖的事迹和言论，其中也包括由阮逸家中献出的兵书。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所谓“提举修撰”乃提精举要、修订撰写之意，并非编辑一本完整的《李靖兵法》。由此看来，《问对》应是宋朝官方组织人力依据散见的李靖兵法内容进行“提举修撰”而成的一部兵书。修撰者对唐太宗、李靖之事迹和思想有深入研究，在充分占有李靖兵法资料的基础上对他们军事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阐发。因此，应将此书作为反映唐代军事思想的著作来研究。

历史上对此书学术价值的评价也大相径庭。明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说，此书“词旨浅陋猥俗，兵家最亡足采者”。南宋戴少望则认为其“兴废得失，事宜情实，兵家术法，灿然毕举，皆可垂范将来”^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认为“其书分别奇正，指画攻守，变易主客，于兵家微意时有所得”。从此书的内容看，应当说具有较高的军事理论价值。胡氏之言，有失偏颇。

此书的军事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致人而不致于人”的用兵思想

如何用兵，其说繁杂不一，人们往往难得其要。《问对》指出，

①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〇，神宗熙宁八年二月戊寅。

③ 转引自明郑瑗《井观琐言》。

用兵的关键在于争取战争主动权。《问对》卷中记李靖的话说：兵法“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卷下载李世民的话说：“朕观千章万句，不出乎‘多方以误之’一句而已”。两句话的意思是一致的，都是讲示形造势，多方误敌，以争取战争主动权的问题。另外，《问对》中多次讲到“主客”，强调要使己“变客为主”，使敌“变主为客”。《问对》认为，无论进攻还是防御，都有个掌握主动权的问题，掌握者胜，失之者败。书中对奇正、虚实、攻防、阵法等的论述，都是围绕这一战争指导原则展开的。

“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是李靖在讨论奇正问题后作出的结语。这说明，他认为讨论和运用奇正问题的目的是为了达成掌握战争主动权。此书对“奇正”这一军事哲学范畴做了精譬阐发。《孙子》提出了“奇正”这一重要的军事学范畴并对其作了简要论述。后来的兵学家们虽曾对其进行了深入探讨，但在《问对》之前，大抵只为例释，如“静为动奇，佚为劳奇，饱为饥奇，治为乱奇，众为寡奇”^①；“先出合战为正，后出为奇”^②等，未能从理论上对奇正关系做出精确论述。《问对》认为奇正理论的精髓是“奇正相变”，“奇正者，天人相变之阴阳。若执而不变，则阴阳俱废”。它批评那种只知“以奇为奇、以正为正”的形而上学的理解，指出，把这规定为正，把那说成是奇，只有“教阅”时才这样做；到了战场上，就没有固定的划分，而只有“临时制变”。作者认为，正在一定条件下会变成奇，奇在一定条件下会变成正。指挥员如果按照兵书规定的什么是奇、什么是正去用兵，就会出现奇也未必奇、正亦不是正的现象。善用兵者必须善于根据情势运用奇正转变规律，善于因正而为奇，因奇而为正，做到“无不正，无不奇”，而关键在于“使敌莫测”。这样做了，就会无论奇正，均可致胜。《问对》对“奇正”的这种阐发是高于前人的。

《问对》认为，虚实问题也是为达成“致人而不致于人”的目

① 《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奇正篇》。

② 《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势篇》曹操注。

的一个重要策略。“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今诸将中，但能言避实击虚，及其临敌，则鲜识虚实者，盖不能致人，而反为敌所致故也。”因此强调要用“策之”、“作之”、“形之”、“角之”等侦察手段以察敌虚实。在此基础上，以奇正致敌虚实。因“奇正在我，虚实在敌”，故在掌握敌人虚实之后，才能用奇正手段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使“敌意其奇，则吾正击之”；“敌意其正，则吾奇击之。使敌势常虚，我势常实”^①，这样，就可把主动权操在自己手中，做到无往而不胜。

《问对》认为，无论攻防，也都有个争取战争主动权的问题，掌握主动权的手段在于“多方以误之”，即用示形手段欺骗、调动敌人，“守之法，要在示敌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敌以有余”，因而使敌不知其所攻，不知其所守，如此，即可处于主动，避免被动。为争取主动，《问对》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乎胜而已矣”^②。攻和守是矛盾的，但《问对》在“同归乎胜”上将其统一起来，从而深刻地阐明了攻与守的辩证关系。缺乏防御能力的盲目进攻和被动消极的防御都不可取，只有攻中有防，防中有攻，攻防互为手段和目的，才能达到“胜”。另外，在攻防问题上，《问对》还主张：“尽敌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即最大限度地暴露、疲惫敌人，阴蓄我力使之达到精锐充沛状态，后发制人，夺取胜利。

另外，为掌握战争主动权，《问对》还提出了反对迷信、利用迷信的观点，认为阴阳术数不可废，“存之，所以能废之也，若废而不用，诡愈甚焉”^③；主张在考镜源流的基础上，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对阵法进行创新，并灵活运用，书中对鱼丽阵、八卦阵、六花阵、四兽之阵等都有独到的论述；强调安营据地，要选择有利地形，对“丘墓险阻”也要加以利用；重视士气的作用，认为“含生禀血，鼓作斗争，虽死不省者，气使然也。故用兵之法，必

①② 分见《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中、卷下。

③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中。

先察吾士气，激吾胜气”等。

二、训“节制之兵”的治军思想

《问对》十分重视对军队的训练和管理，其基本思想是训练“节制之兵”，正如书中所言：“深乎，节制之兵！得其法则昌，失其法则亡。”^①为此，书中提出了“教得其道”的训练方法和爱威兼施的管理原则。

《问对》首先强调要高度重视军事训练，认为《司马法》“首序蒐狩”，就是因为“重其事也”，“言无事兵不妄举，必于农隙，不忘武备也。故首序蒐狩，不其深乎！”^②强调训练要“教得其道”，只有如此，“则士乐为用；教不得法，虽朝督暮责，无益于事矣”^③。《问对》提出的训练方法，一是循序渐进，分等教练：“先结伍法，伍法既成，授之军校，此一等也；军校之法，以一为十，以十为百，此一等也；授之裨将，裨将乃总诸校队，聚为阵图，此一等也。大将军察此三等之教，于是大阅，稽考制度，分别奇正，誓众行罚。”最后还要由皇帝校阅。如此训练的军队，则“无施不可”^④。二是番汉分教，战时合用。即训练“汉戍宜自为一法，番落宜自为一法，教习各异，勿使混同。或遇寇至，则密敕主将，临时变号易服，出奇击之”^⑤。三是“教正不教奇”，即只教授常法，变法由被教者潜心体会，“盖兵法可以意授，不可以语传”^⑥。四是强调将帅习兵，要循序渐进，“先由下以及中，由中以及上”，以求“渐而深”，反对“重空言、徒记诵”的理论脱离实际的习兵方法。

在对军队的管理上，《问对》强调“爱设于先，威设于后，不可反也”，要“先有爱结于士，然后可以严刑也。若爱未加而独用

①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下。

②③⑤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

④⑥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中。

峻法，鲜克济焉”。对下要“推赤诚，存至公”，不应以杀戮立威，“臣倾讨突厥，总番汉之众，出塞千里，未尝戮一扬干，斩一庄贾”^①。在选将用人上，强调将帅要具有忠义、持重、多谋等素质。李靖推举李勣的首要条件就是“忠义臣”；肯定用兵持重者，批评“幸而成功”者；强调将帅要善于伐谋取胜，“不战而屈人之兵上也；百战百胜者中也；深沟高垒以自守者下也”^②。主张国君要善于将将，不但“能保全功臣”，而且能“任以吏事”^③，即发挥功臣的作用，使之能为国再立新功。对出师任将，既“必与公卿议论”，又“必使之便宜从事”，“假以权重”^④，不搞将从中御等。

从军事学术上看，《问对》提出在兵权谋家中，又可分成两类：“张良所学，太公《六韬》、《三略》是也；韩信所学，穰苴、孙武是也。”从我国古代兵权谋家情况看，大致可以分成以《孙子》、《司马法》为代表的正兵家和以《六韬》、《三略》为代表的政兵家两种流派。这两种流派在战争观上，在对政略、兵略关系的处理上，在培养对象上等，都有所不同。如前者是培养将帅型军事家的摇篮，后者则是哺育“王者师”的乳汁。中国历代都有“张良型”（高参型）和“韩信型”（将帅型）军事家出现，正是这两种不同的军事文化在他们头脑中分别积淀的结果。《问对》对这两种流派的特征虽没有作出明确的概括和论述，但它最早发现并提出中国兵学中的这一重要特征，是应予肯定的。

《问对》有些观点有片面性倾向，如认为“敌实，则我必以正；敌虚，则我必以奇”等，就有些绝对化了。主张驭将使用封建权术，愚弄和驱使士兵为其卖命之类的观点，则属封建性糟粕。

第五节 非兵书言兵

唐前期一些非军事著作中，也有谈兵的内容。如《北堂书

①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中。

②③④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下。

钞》、《艺文类聚》、《群书治要》、《长短经》等书中，都有辑录、阐发兵学思想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书的编撰者们开始按照自己的理解，对先秦至唐以来形成的中国兵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进行了概括和归纳。这种概括和归纳尽管在今天看来还不够准确、完善，但毕竟这是兵学研究的一个良好开端，是一件对军事理论研究和军事实践都很有益的事情，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宋明时期一些大型军事类书的出现，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北堂书钞》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类书。弘文馆学士虞世南抄录。其中卷一百十三至卷一百二十六《武功部》为军事内容。该书将兵学理论体系分为论兵（军事基本理论）、讲武（军事训练）、征伐（战争观）、将帅（将帅修养）、谋策（用兵谋略）、号令（令行禁止之法）、阵（阵法）、骑（骑兵）、军容（军队威仪）、兵势（军队威势）、攻战（攻守谋略）、克捷（战胜后处置方法）、守备（战备）、御边（边防）、降伏（降顺要求）、功勋（庆功封勋）等16个方面。另外，还有关于旗帜、兵器、通讯工具等武器装备方面的内容。每一项中辑录前人有关言论、故事等。如，《谋策》中辑有：“谋谟为剑戟，策略为旌旗”，“上略伐智，下略伐势”，“武之善经，军之善谋”，“始如处女，后如脱兔”，“不动犹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往如岳立”，“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等，每句话后面介绍语句出典及相关论述或事例，使之互相印证，以加深人们对这些军事原则的理解，便于读者分类掌握兵法谋略精要。另外，此书抄录大量古兵书之言，对于校勘兵书原文、整理兵书佚文等，有参考价值。

《艺文类聚》也是一部分类摘引古文献资料的图书。弘文馆学士欧阳询领修。其中卷五十九“武部”为言兵内容，内分“将帅”和“战伐”两类。“将帅”谈将帅的重要、将帅修养、将帅任用等内容；“战伐”讲战争的目的、方略等。两类中，分别摘前代经、史、子、诗、赞、表、论等之言以说明之。卷六十为“军器部”，分别介绍牙、剑、刀、匕首、铍、弓、箭、弩、弹、稍等兵

器的有关知识。这种分类方法，旨在“摘其菁华，采其指要”^①，反映了作者对兵学理论主体内容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当时兵学理论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和浸润。

《群书治要》是一部辑录经史百家中有关国家兴衰存亡重要言论的政书。魏徵主编。它不像《北堂书钞》、《艺文类聚》那样分类辑录前人精言粹语，而是基本按照原著作名称排列，只是摘取作者认为其中之“精要”者。书内摘有《司马法》、《孙子》（在第三十三卷）、《吴子》（在第三十六卷）、《尉缭子》（在第三十七卷）、《三略》（在第四十卷）等兵书内容，另外还有一些非兵书的言兵内容。从摘录内容看，反映了作者偃武修文、重正轻奇等观点，如在《孙子兵法》题下摘录其文近千字，无篇题，一以贯之，并带曹注。选录的主要内容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慎战、爱卒、唯民是保、知彼知己等。作战指挥方面的内容所摘甚少；“兵者诡道”之类一无所取。

《长短经》和以上之书有所不同。它不仅辑录经典言论，而且有作者自己的阐发，较为系统地反映了作者关于军事问题的观点。此书又名《长短要术》，唐赵蕤撰。据宋初孙光宪《北梦琐言》载，赵蕤，梓州盐亭（今属四川）人，博学韬铃，长于经世。夫妇具有隐操，不应辟召。《新唐书·艺文志》亦载，赵蕤，字太宾，梓州人，开元时，召之不赴。《长短经》是一本谈论王霸经权达变之要的著作，内容与体例仿佛《淮南子》而又有某些发展。书成于开元四年（716年）。《长短经》作者自言此书共10卷。《四库全书》存9卷，缺第10卷《阴谋》。书中多论及军事谋略，卷九题为“兵权”，乃专门论兵之作。作者认为，“自古兵书，殆将千计。若不知合变，虽多亦奚以为？故曰少则得，多则惑。所以举体要而作《兵权》云。”

此卷将古兵学理论视为一个整体，分门别类地列举其精要，以便读者阅读和掌握。卷内分24节，体现了作者对古代军事理论体

^① 欧阳询《艺文类聚序》。

系框架的认识。其内容依次为：出军、练士、结营、道德、禁令、教战、天时、地形、水火、五间、将体、料敌、势略、攻心、伐交、格形、蛇势、先胜、围师、变通、利害、奇正、掩发、还师。其中《出军》讲对战争的看法；《练士》谈军队指挥机关的组成和对士卒因材编组；《结营》言安营置阵；《道德》论将帅“恩养素蓄，策谋和同”；《禁令》说令行禁止之法；《教战》谈军事训练问题；《天时》讲对天气风候的利用；《地形》论不同地形条件下的作战原则；《水火》谈水攻火攻问题；《五间》讲用间之道；《将体》论将帅条件和对将帅的考察使用；《料敌》谈对敌情的掌握和判断；《势略》言对兵势的认识与运用；《攻心》谈政治瓦解之术；《伐交》论通过外交斗争结友分敌；《格形》言批亢捣虚、形格势禁之略；《蛇势》谈因势制敌和内部团结之法；《先胜》论先胜后战原则；《围师》讲包围战术；《变通》谈根据形势灵活用兵；《利害》论利害转化问题；《奇兵》讲奇正之变；《掩发》谈突袭谋略；《还师》言战后“全功保首”。在作者看来，这24个问题构成了中国兵学思想的基本框架。这种分法虽嫌烦细，未能深刻揭示各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但大致将中国古代兵学理论的主要方面都讲到了。

作者通过以上各节论述的主要观点是：1、用兵的目的是“诛暴讨乱”，“以义而诛不义”。2、在治军上，主张以“勇智仁信必”的标准选拔将领，任命后，君“不可从中御”，臣“不可怀二心”。而后，“简炼英雄，知士高下，因能授职，各取所长”，组成军队的指挥机关。将对下既要蓄恩不倦，又须禁令严明，对士卒要严格教战，用其所长。3、在作战指导上，强调重天时、地形，以水火助攻；善于用间，明于料敌，长于任势，攻心为上，注重伐交，先胜后战；批亢捣虚，以形格势禁解杂乱纠纷；善陷士卒于“同舟”，以使军队成“率然之势”；围师故阙，以瓦解敌人困兽之志；机动灵活，善于“变通”，以奇兵制胜。另外，该书还主张，人臣在功成名就之后要注意“全功保首”，人主则要以高位显功赎买他们手中的军权而不丧其身等。这些思想在其以前的兵书

中大都论及，《长短经》博采其要，进行分类综合，便于人们系统掌握兵家要义。但创新思想较少。

总之，冷兵器时代的兵学研究至唐代向总结性、阐发性、可操作性方向发展。《卫公兵法》、《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和一些非兵书言兵内容基本体现了这些特征而各有侧重。如《卫公兵法》将《孙子兵法》等古兵书中提出的许多军事原则进行了深入具体的阐发，提出了实现这些原则的方法和规章制度，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则侧重于对《孙子兵法》某些军事原则的理论阐发，特别是对奇正、虚实、主客、攻守等范畴论述较详，有些有独到的见解，以理论性见长。《长短经·兵权》等则偏重于对军事理论进行总结、归纳和分类，以使之更加系统化、条理化，便于人们分门别类地掌握古兵法之精要。总之，这一时期的兵学研究既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又有较强的适用性，在中国兵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第六节 名将事略

一、“料敌应变，皆契事机”的李勣

李勣（594～669）是唐初杰出的开国和卫国拓边将领。他本姓徐，名世勣，字懋功。唐初赐姓李，高宗时，为避唐太宗李世民讳，去“世”字，单名勣。曹州离狐（今山东菏泽西北）人，后迁居卫南（今河南滑县东）。17岁时参加翟让领导的瓦岗起义军，反对起义军侵掠当地乡民，主张在汴水所经过的宋州（治今河南商丘南）、郑州（治所在今河南荥阳汜水西北）一带拦截往来公私船只，以供军需。被翟让采纳。瓦岗军因此军资充足，同时得到当地百姓拥护，兵势大振。大业十二年（616年），他与翟让、李密等打败隋齐郡通守骁将张须陁，歼敌2万人，李勣斩须陁于阵。十三年，他与王伯当向翟让建议，共推李密为瓦岗军首领，并设奇计在洛水打败前来镇压起义军的隋将王世充，被李密封为右武

侯大将军、东海郡公。当时，河南、山东发生水灾，百姓饿死者每天都有数万之多。李勣认为，天下之乱本于饥，建议起义军乘机夺取黎阳仓（在今河南浚县东北），以仓粮募兵，壮大起义军力量。为李密采纳。瓦岗军因此迅速发展到了20多万。十四年，他领兵固守黎阳仓，用地道战术打败宇文化及的进攻。他在瓦岗军期间，为起义军的壮大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瓦岗军失败后，李勣随李密降唐，被授黎阳总管、上柱国、莱国公，寻加右武侯大将军，改封曹国公，赐姓李氏。李密被李渊所杀，李勣穿孝衣，为之举行厚葬，朝野因此盛赞其义。后于黎阳败降窦建德。不久，复归唐。武德四年（621年），随秦王李世民参加洛阳、虎牢之战，击败窦建德和王世充；五年，又从李世民破刘黑闥、徐圆朗，升任为右监门大将军。七年，与赵郡王李孝恭、李靖攻打辅公柘，率步卒1万渡淮，拔寿阳（今安徽寿县），进至碭石（今安徽凤台西南），连破辅公柘将陈正通于梁山（在今山东梁山南），败冯惠亮于江西，并追斩辅公柘于武康（今浙江德清西）。江南悉平。

唐太宗即位后，出任并州都督。贞观三年（629年），李勣为通汉道行军总管，与兵部尚书李靖等共击东突厥。他率军出云中（今山西大同），于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大败突厥军，与李靖会师后，共谋乘颉利可汗松懈无备时突袭其牙帐，李勣至碛口（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南）堵截颉利，俘5万余口而还。高宗为晋王时，李勣为光禄大夫，行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十一年，改封英国公，在并州凡16年，号为称职，太宗称赞他胜于长城。

十五年，李勣任兵部尚书。逢薛延陀部入侵，即受命为朔州道行军总管，率军追歼薛延陀至青山（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北大青山），虏5万余众。十七年，任太子詹事左卫率，加位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十八、十九年，随太宗征高丽，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攻破盖牟、辽东、白崖（均在今辽宁境）等城。二十年，又奉命击薛延陀，在郁都军山（今蒙古杭爱山）大破敌兵，迫其大首领梯真达官率众来降，可汗咄摩支南窜于荒谷。

高宗时，任尚书左仆射、司空、太子太师等职。乾封元年（666年），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兵攻高丽，克其都城平壤（今朝鲜平壤），虏其王高藏等。

李勣少年时性情暴烈强悍；及为将，以忠义律己，为时尚所崇。一生戎马生涯近60年，战功卓著。归唐后，历事高祖、太宗、高宗三朝，为国家所依重。其为将，善于筹算，史称“料敌应变，皆契事机”^①。与人议事，能择善而从，战胜之后，多推功于下，所获财物，分发给士卒，执法严明，严于律己，因此，人乐为用，所向多捷。史书将其与李靖并列，称“英卫二公”，为当时“烟阁之最”^②。

二、“灭三国，皆生擒其主”的苏定方

苏定方（592~667）是唐朝初期著名将领，名烈，字定方，冀州武邑（今属河北）人。曾先后领兵讨灭西突厥、思结、百济三国并活擒其主，为唐初固疆拓边立下了赫赫战功。

苏定方年少时就“骁悍多力，胆气绝伦”^③。15岁跟随其父参加战斗。父死后，代领其众击败农民起义军张金称、杨公卿。后从窦建德，多有战功。为其部将高雅贤养子，雅贤死后，回归乡里。

贞观初年，苏定方为匡道府折冲。贞观四年（630年），随李靖征东突厥，在铁山（在今内蒙古阴山北）奉命率200骑为前锋，乘雾袭击颉利牙帐，杀获甚多，迁左卫中郎将。永徽六年（655年），与营州都督程名振征高丽，因功拜右屯卫将军，封临清县公。显庆元年（656年）十二月，从葱山道大总管程知节讨西突厥，为前军总管，在鹰娑川（今新疆开都河上游）率500骑击败敌2万

① 《新唐书》卷九十三《李勣传》。

② 《旧唐书》卷六十七《李勣传》。

③ 《旧唐书》卷八十三《苏定方传》。

骑，追击 20 里，杀 1500 人，获马 2000 匹。副大总管王文度阻挠进军，苏定方向程知节建议囚文度以待天子之命，知节不从。后王文度又杀俘虏并分其财，定方坚决反对，对俘虏财一文不取。

显庆二年，苏定方被任为伊丽道行军大总管，为征西突厥主帅，在金山（今阿尔泰山北）破处木昆部。进至曳咥河（今额尔齐斯河上游），以万余人破西突厥首领阿史那贺鲁 10 万之众，鏖战 30 里，斩首数万级，并乘胜踏雪追至金牙山（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东北），直抵贺鲁牙帐，袭破敌数万人，贺鲁逃往石国（都柘折城，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苏定方部将萧嗣业迫石国国主将贺鲁执送唐军。西突厥遂亡。苏定方因功拜左骁卫大将军、邢国公。

显庆四年，思结部俟斤都曼逼迫所部及疏勒、朱俱波、喝槃陀三国叛唐。苏定方复任安抚大使，率兵至叶叶水（在今新疆玛纳斯河东），选精卒万人、马 3000 匹，一昼夜行 300 里，进至都曼所据之马头山，击败其军，围马保城，迫都曼投降，葱岭以西遂定。苏定方因功迁左卫大将军。

显庆五年，苏定方出为神丘道大总管，领兵自成山（今山东荣成东北）渡海讨百济，在熊津江口（今韩国锦江入海口）击败百济守军，然后水陆齐进，直取百济都城真都^①。百济倾全国兵力来战，唐军经酣战大破其军，迫百济王扶余义慈投降。

龙朔元年（661 年），苏定方又任平壤道行军总管，破高丽军于浞江（今朝鲜大同江），围平壤，因大雪，解围还。三年，任凉州安集大使，以镇抚吐蕃、吐谷浑。乾封二年卒。赠左骁卫大将军、幽州都督，谥曰庄。

苏定方在唐前期的固疆拓边作战中，所用战术，如正兵对敌，奇兵袭后；不失时机，穷追猛打，务求全歼等，深得唐太宗用兵妙蒂。他不仅智勇兼备，且忠心为国，不辞艰辛，多次远征；敢

^① 百济都城，新旧《唐书》苏定方本传及东夷列传均作真都城。《北史》《百济列传》：百济都居拔城，亦曰固麻城。

于坚持正确的意见，抵制错误的指导，亦为难能可贵。史载他将用兵奇术授裴行俭^①，说明他在兵学研究上亦有心得。惜未见其有兵书传世。

三、“文雅方略，无谢昔贤”的刘仁轨

刘仁轨(602~685)，是唐高宗时期文兼武备的治军安边将领。字正则，汴州尉氏（今属河南）人。仁轨少时贫贱好学，以知识广博而闻名。为息州参军，转陈仓尉。辖区内折冲都尉鲁宁暴横不法，仁轨杖杀之。唐太宗听说后，召仁轨诘责，仁轨据理抗争，太宗以为刚正，擢为栎阳丞。后又因谏止太宗校猎而受赞赏，拜新安令，累迁给事中。显庆四年（659年），因得罪宰相李义府，出为青州刺史。

显庆五年，唐军攻百济，仁轨监统水军，因海运覆船误期免官，以白衣随军自效。苏定方平百济后，留部将刘仁愿镇守百济府城。百济僧道琛、旧将福信反唐，立故王子扶余丰为王，引兵包围仁愿。诏命仁轨为检校带方州刺史，率军救仁愿。仁轨之兵军容严整，所向皆下，迫道琛等解围而去。

龙朔二年（662年），苏定方攻平壤，不克而还。高宗诏仁轨率军去新罗商议去留之计。将士全都想回国，仁轨认为“《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使国家者，得专之”，说服部属继续留在百济坚守观变，乘势图敌。后引新罗之兵，乘夜袭占要塞真岬城（今镇岑），从而打通了通往新罗的粮道。

不久，扶余丰袭杀福信，遣使往高丽及倭国请求援兵。唐高宗命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军浮海支援仁轨。仁轨率军在白江口（今白马江口）击败援救百济的倭军，四战四捷，焚其舟400艘。扶余逃走。百济诸城除任存城外，均降。百济首领沙吒相如、黑齿常之愿率子弟取任存城。仁师提出，二人新降，恐其有诈。仁

^① 《旧唐书》卷八十四《裴行俭传》。

轨认为此二人忠勇有谋，不须猜疑。后二人果然攻克此城。百济平后，仁轨加官六级，任带方州刺史，检校熊津都督，留镇百济。于是，他命葬死者，录户口，置官长，通道路，整理村落，建立桥梁，劝课耕种，赈贷贫乏，修营屯田，积粮抚士等，将当地治得甚有条理。他上书反映兵募情况，切中时弊，为高宗嘉纳。

麟德二年（665年），仁轨领新罗、百济、耽罗、倭四国酋长入朝，参加高宗封泰山仪式，被封为大司宪。乾封元年（666年），迁右相，兼检校太子左中护，封乐城县男。三年，为熊津道安抚大使，兼洺江道总管，辅助李勣讨平高丽。总章二年（669年），回朝，以疾辞职。咸亨元年（670年），复授陇州刺史。三年，拜太子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五年，为鸡林道大总管，率军东伐新罗，破其北方大镇七重城（今韩国积城）。上元二年（675年），拜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兼太子宾客。仪凤二年（677年），为洮河道行军镇守大使，以御吐蕃。武则天临朝，加授特进，复拜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专知留守事，曾上书言“吕后见嗤于后代，禄、产貽祸于汉朝”，被武则天誉为“劲直之风，古今罕比”。重拱元年（685年），按新令改为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死后，册赠开府仪同三司、并州大都督。

刘仁轨的军事活动主要在朝鲜半岛。做为唐前期的一员儒将，他既能统兵打仗，又善从政治上观察、思考、解决问题；既能治军，也善理民，还工文章；既劲直，又圆活。与一般武将和文臣有许多不同之处。史书称他“文雅方略，无谢昔贤”^①。在中国历代名将中当有其特殊的地位。

四、“治戎安边，绰有心术”的裴行俭

裴行俭（619~682）是唐高宗时期文武兼资、治戎安边的著名将领。字守约，绛州闻喜（今山西闻喜东北）人，出身官宦世

^① 《旧唐书》卷八十四《刘仁轨传》史臣曰。

家。贞观时，为左屯卫仓曹参军，从苏定方学习兵法，尽得其用兵奇术。后迁长安令，出为西州都督府长史。麟德二年（665年），累拜安西大都护。总章二年（669年），迁司列少长伯（后复改为吏部侍郎），上元二年（675年），加银青光禄大夫。三年，吐蕃叛唐，诏行俭为洮州道左二军总管，寻又为秦州镇抚右军总管，以御吐蕃。

仪凤四年（679年），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匭延都支及其别帅李遮匭联合吐蕃侵逼安西（治今新疆库车），朝中大臣多主张发兵征讨。裴行俭认为西境连年征战，不宜再动干戈，可乘波斯王去世之际，以送其子去波斯册立为名，至西都时便宜从事，以智取之。高宗因命裴行俭为安抚大食使，册送波斯王子。至西州，裴行俭扬言天气炎热，待秋凉之后再动身。都支果不设备。裴行俭又以狩猎为名，招四镇酋长子弟万人，经短期训练，急行西进，在离都支10余里处，先遣其亲近者前去问安，又派人召见都支，都支仓促不知所措，率子弟500余人出迎，被唐军轻易擒获。然后裴行俭命简精骑奔袭李遮匭，迫其投降，从而大获全胜。高宗因裴行俭提孤军，深入万里，兵不血刃而平定西突厥，有文武才，授礼部尚书兼检校右卫大将军，一身而兼文武两大要职。

调露元年（679年），突厥阿史德温傅反，单于管24州之众响应，叛众达数十万。高宗命裴行俭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率军30余万进讨。为保持粮道畅通，慑止敌人抢掠粮车，裴行俭设伏兵赚杀劫粮者，此后，敌不敢接近唐军运粮车队。唐军进至黑山（今内蒙古包头西北），大败突厥军，泥熟匭可汗为其部下所杀，部众持其首来降；其大首领奉职亦被唐军所擒。裴行俭胜利班师。

永隆二年（681年），阿史那伏念自立为可汗，又与温傅联合反唐。三年，裴行俭再次领兵出击，屯代州陁口（今山西代县西北），用反间计令伏念与温傅互相猜疑，裴行俭许伏念以不死，使伏念执温傅来降。回朝后，唐廷一些人要将伏念和温傅一同斩首，裴行俭坚决反对，认为“杀降则后无复来矣”。力争未果，伏念与温傅俱被杀。裴行俭于是称疾不出。永淳元年（682年），十姓突

厥车薄叛，裴行俭复为金牙道大总管，军未出而疾卒。赠幽州都督，谥曰献。

裴行俭治军主张知人善任，所领偏裨后来多为名将；强调“抚士贵诚，制敌贵诈”^①；对下宽严相济，尤善以宽得人。在作战指导上主张以智取胜，“治戎安边，绰有心术”^②，为唐初西北边疆的稳定作出了卓越贡献。著有论营阵、部伍、料胜负、别器能等内容的兵书《四十六诀》，后被武承嗣取走，不复传世。裴行俭文武兼资，博学多艺，史书称其为“儒将之雄”^③。

五、“武纬文经”，“善于抚御”的郭元振

郭元振（656～713）是武后至玄宗初时的守边将领。名震，字元振，魏州贵乡（今河北大名东北）人。18岁举进士，为通泉尉。因不拘小节，被武后诘责，既与语，甚奇其才；又读其文章，颇为赞赏，授右武卫铠曹参军，进奉宸监丞。

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吐蕃请求和好，但其大将论钦陵要求唐廷解除西北四镇之兵，分十姓之地。郭元振奉命出使吐蕃，回来后，献离间吐蕃之策，被采纳。吐蕃君臣果互相猜疑，论钦陵被诛，其弟赞婆及兄子来降。大足元年（701年），郭元振迁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州大使，于凉州（治今甘肃武威）南境硖口建和戎城（今甘肃古浪），在北界碛中置白亭军（在今甘肃民勤东北），控制要路，将凉州境地由南北400里扩展为1500里，此后，吐蕃、突厥之兵再没侵陵到凉州城下。又令甘州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尽水陆之利，凉州数年丰稔，积军粮可供数十年之用。郭元振在任5年，远近畏慕，令行禁止，牛羊遍野，路不拾遗，对凉州地区的安定和生产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神龙（705年）中，郭元振迁左骁卫将军，兼检校安西大都护。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二《唐纪十八》，高宗永隆元年三月。

②③ 《旧唐书》卷八十四《裴行俭传》史臣曰。

西突厥首领乌质勒部落强盛，其首领乌质勒来郭元振牙帐议事后因年老体弱被冻死。其子娑葛误以为郭元振是故意害死乌质勒，图谋起兵攻打唐军。副使御使中丞解琬劝他乘夜逃走。郭元振说：“吾以诚信待人，何所疑惧？”安卧帐中。第二天，亲自到娑葛帐中吊唁，哭祭甚哀。娑葛感其义，复与唐军通好，并遣使进贡 5000 匹马、200 头骆驼、10 余万头牛羊。郭元振被授金山道行军大总管。后因反对唐廷引吐蕃兵击娑葛，得罪宰相宗楚客，被诬“有异图”，险遭陷害。

睿宗立，宗楚客被诛，召郭元振入朝为太仆卿。离任时，安西酋长多有哭送者，距离凉州还有 800 里，凉州城中居民已经准备壶浆欢迎。景云二年（711 年），进同中书门下三品，迁吏部尚书，封馆陶县男。先天元年（712 年），为朔方军大都督，筑丰安（今宁夏中卫西）、定远城（今宁夏平罗南），使戍守军队得以有屯驻之所。翌年六月，以兵部尚书复同中书门下三品。

同年七月，李隆基诛太平公主，郭元振亲自率兵保护睿宗，因功进封代国公，俄又兼御史大夫，复为朔方大总管，以备突厥。适逢玄宗于骊山讲武，三令后，玄宗亲自擂鼓，郭元振突然出班奏事，致使演练中止，因坐军容不整之罪，免死流放新州（治今广东新兴）。开元元年（713 年），起为饶州司马，抑郁病逝途中。著有兵书《定远安边策》三卷。今佚。

郭元振守边多年，无显赫武功，以建设、安抚见长，故能“克致隆平”，“安远定边”。他“武纬文经”，以诚信对待边疆少数民族，因而深得他们的爱戴，能化干戈为玉帛，不战而屈突厥、吐蕃之兵，这就是所谓的“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①了。此等边将，对于保持边疆稳定、维护国家统一，具有重要作用。

① 《孙子兵法·形篇》。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中国军事通史 第10卷 唐代军事史 上

作者 =

页数 = 4 5 8

S S 号 =

D X 号 =

出版日期 =

出版社 =